新鄉縣志

Fuu 1

卷一 序文
卷二 沿革表 封爵表
卷三 秩官上
卷四 秩官中 秩官下
卷五 選舉上
卷六 選舉下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1 1929

ChL 3145.0222.83

歲在庚申余自湯陰調任新鄉縣志即擬重修而缺[illegible]詎知是者又數年乃得博采群編考搜故簡邑內之遺碑斷碣亦罔不訪求摹搨以資采諸其故家與後學有淵源稍碩彥者判讀餘閒相與詳論商榷復進諸生之賢而有文者令其編纂綴輯而余親加裁定為補舊志之缺刪舊志之訛稍彷史體為十一圖四表十九志廿一列傳夫志以彰往示來亦非徒徵文考獻益其事[illegible]難何可苟焉而已哉卷帙粗完遽移官武陟匆匆付梓深愧踈舛嗣而修之是在作者時乾隆丁卯桐月下浣知新鄉縣事奉新趙開元序

154

舊志序跋

萬曆己卯新鄉縣志後序

嘗謂禹貢地志也乃經中之史自周禮有小史掌邦國之志而後之志郡邑者宗之稽往牒以鏡前修志顧可少哉新鄉古鄘地在金元爲衛輝路隷我皇明混一區宇建縣隷衛當秦晉燕魯之孔道丁丑夏來令茲邑甫下車首詢故志蓋僅自陽谿王公嘗一草創之而竟未就文獻無徵考詢奚賴于用是惴惴懼矣爰謀諸耆秀李公承賢郭公從可相與遠稽古籍近搜舊帙嚴義例覈名實析爲七卷七卷列而邑之大畧備矣夫志者經世之具有裨于實用非徒以觀美爲也是故觀于户口之豐耗而知勞來休息之方觀于賦役之繁簡而守劑量均平之則觀于土田之肥瘠而嚴欺冒隱之禁觀于風俗之美惡而審化導轉移之機觀于人才之

歲歉而急作新課教之法其他循星土以察災祥窺形勢以示守與修陂塘以時蓄洩秩祀典以昭崇報凡此皆邑之大事皆志之所以為訓也予不敏方懷製錦無能乃喜邑有賢者亟成是書朝夕省覽以為酌古準今之助其庶幾可免乎大戾也夫若曰因其舊而文之訂其闕而補之則有俟乎後之君子萬歷己卯知縣會稽余相跋

萬歷甲午新鄉縣志序

新鄉隸衛郡康叔舊封也傳記孔子適衛嘆生民之庶垂富教之訓是民非富教莫以立然文獻無徵即富教曷稽焉此志之所不可缺也乃邑當八省午道供輸繁難有司者惟簿書送迎是鶩志自弘正以前皆不可考嘉靖初邑侯鄒公始輯成編歲久散佚脫略無次萬歷丁丑會稽余侯復徵邑人靈山衛教授李君承贊暨先封君黃岡公彙次遺編參考省郡二志邇與諸生曹陟廣鎰[illegible]成帙歷今幾二十禩中間政治之得失賦役之增減公署之廢置物產之豐耗與夫戶口多寡人物興替俗尚推移前志所不及載者更多也歲甲午廣武盧公蒞政三年績成報最將被內召行矣獨慨于新典曰政以御治志以詳政春秋令尹子文以政告新令尹孔子嘉其忠邑之乘皆政之劍也任其缺略而弗備則治體民風今且不習來將奚鏡乎為禮博士唐君陳君主其事而簡弟子員之醇博者備次焉剟繁補缺視昔益備開卷犁然嗚呼政不在茲哉公因問序於余夫往志旋稽邑序之矣又何加焉雖然志將因時紀事因事宜民昭他圖籍埒一成而不可變者初公之下車也值頻歲荒祲民靡安業公蠲滌煩務休養生息而不妄嘗以懇切之劑如平徭役減價糴裁供應緩徵輸蘇驛遞撫流移興學

造士修廢舉墜要皆一邑之重務而可傳也來者披卷究心嚴甄地之防明建置之規核政教之實鑒宦蹟人物之臧否及選舉藝文之升降並採成事使民者繼庶而富繼富而教追孔聖之訓還康叔之舊皆不朽之澤矣忠款款懇懇焉用冀不揣譾陋而申言之

萬曆甲午季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邑人郭庭梧序

余歷覽吾邑風氣之會左王屋右淇澳黃河經其南衛水絡其北神禹之平成殷湯之允殖康叔文武之作新與夫比干共姜之所爲忠義岳武穆北征之所爲克捷後先耀映而今銷落之餘寥寥盡矣嗟此遺黎一困於災祲再困於饑荒三困於征輸星火之急逃者未歸死者過半令此者扶溺起瘵之不遑何遑於志邑之有志劉自嘉靖茹侯遘萬曆[illegible]余侯重加增訂亦既備美可觀矣然時有久近俗有沿革事有增損制有今適此際正需詞焉方[illegible]纂述任者迺徵南盧侯來令茲土三年政通人和興廢邑志以屬博士歷君傳與邑之博雅者共剖見聞而侯復一一躬勞之既成命余序諸簡余惟史國之大典而志則邑一大典也必其該而核確而贍非可以苟且了局者也嘗聞之汾陽孔氏云邑令之務有急於史者文書盈於几閣則應務之難車馬填於道路則奔走之難掾吏委於刀筆則檢閱之難功課析於米鹽則催辦之難且歲月無久任之時載乘無世家之系欲以博咨精究昭垂不朽可易言哉迺侯於撫字之餘首注於是殫心焦思遠稽近考竟成鉅帙一展卷而新邑之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公私鉅細無不鏡鑑而燭照焉迺今按其所載若躍次敷而欽若昊天者益有資山澤詳而祖識地德者益有據宦蹟續而益可以觀政在國人物倫而益可以觀俗在野賦役戶口舉而益可以驗休息滋養風尚規制列

而益可以勸懲回補教記頌詩賦彙而益可以彰聲勝跡昭著人文土宜產植畢聚而益可以辨人官之能別物曲之利使異才有造於新邑也已若夫畸行異政振微蘇疲庶幾復見先王之舊章事入人心版又豈筆楮所能盡哉萬曆甲午六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邑人梁問孟序

郡邑有志倣列國之史也詎能外言與事哉達白謂言文章亦言書一謂事損益亦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遹其中增廢變遷歲月不同而歸統反正勢必循其近而次以新鄉之水脉習坎而輒止下何以承其波此續志之不可缺也新鄉之志肇修於聖天子己卯之歲則李外翰郭封君徐令三君子纂成之名列志中茲不述歷今 星霜幾二紀矣余庚寅來視邑篆見其地頗膏腴民多遊惰往往健急私鬬公逋末業兼豪甚蕩志詢故老又有未盡然者豈世變為之乎夫三代好尚小人且有斆焉氣運循環盛世不能強也儻紀載有據君子視以為從違世道盛頹之兆矣予始至講究疾苦紓庶務廢閣租賦繁難拮据而未暇越四祀為今之甲午始偕邑博唐君仁暎陳君至言靳君有德採集舊附以續二十年中之言與事遠存剩始之舊近列增益之規上溯旁蒐之畧下咨考據之詳鑿鑿實錄鄉大夫亭諸簡端文獻以彰矣予叨司牧是當為一方悖典則也得以跋之併付剞劂氏云

萬歷甲午知縣永年盧大謨跋

崇正新鄉縣志序

余讀南史謝顯對王著國史記傳及輿地志而江南典章文物賴之以存昔鄭端簡著吾學編凡論述必究悉於其人之家乘輿頌考遺問塞而不敢臆斷是以可信可傳我明興刊行一統志而又

有省志郡志縣志各紀方物不既多與蓋一統志識其大也病畧而不舉至省郡縣而加詳焉則識其偹也然繁而不寡穢而不正亦其病也武功小邑也經康對山操觚而海内推尊然則家乘輿[illegible]考遺問寔固非縣志不偹若關焉若畧焉即有總代手筆黼黻國史又何擬以爲信從乎故寬而不繁正而不穢即足以殫究典實昭示來茲非僅僅小物之勤也吾新邑舊無志始自嘉靖茹公至會稽余公而成帙迨永年盧公復新之一邦之書獲有完纂觀采郭兩中丞序言風雅足述焉迄今四十餘年未經編輯能無盛衰治亂今昔不同時因革損益前後不一規者乎况吾邑于衛稱材藪諸先達簪筆奮起蒸蔚焉郭兩君子皆從先館局司國史而於鄉里風尚顧未有筆削豈其有所俟與方余授館員竊有志而未遂再隸西掖羽書日數上又未能廢置削前徽也安化梁公獨風尚而嫻於武畧保障禦侮之暇披覽邑志遂命一時多聞之士訪故家之傳求長老之說相與討類而修輯之燦然明備矣遂復問序於余余謂茹余草創者也草創者見其大端而已盧公修飾潤色者也將奮起而續顧野王鄭端簡之爲文也爲人豈徒記名姓而已哉異日綜錯總志宣付國史將與武功共稱不朽矣此公弭盜修城清蠹救災善政堪垂青史者不一又何煩錯彥之贅言

崇正十三年季春兵科都給事中邑人張縉彥序

順治新鄉縣新志序

歲在屠維大淵獻少司空坦公先生揖余曰吾邑新鄉舊有志殘於士多畧如牧野汲冢黃沁河渠衛源鄘風等悉不載攬其闕而莫改也是以更爲一編名曰新鄉新志今譜成予其爲之序余受讀未竟作而嘆曰甚矣先生之嫻於史也夫今之志與古之

夫大夫之紀一代之興廢與夫一國之山川土田民物風俗及當時君公卿大夫言動之媺惡以昭勸懲垂將來推之一邑一鄉之有紀載取義皆然典至重也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病杞宋之無徵則往事之不可不詳昭昭已新鄉雖於今爲邑然在成周本康叔封境觀沬作新之化地接太行王屋蘇門百泉諸名勝咸在襟帶間衛水繞北郭瀠洄而東靈秀所鍾今昔一揆觀感之資足述者殆指不勝屈如之何其可或遺也故先生之爲此志也殫精探索自唐虞以降四千年之故實莫不臚若列眉幽而象緯顯而瀛嶠微而淑慝備三才之理綜萬彙之情或略而嚴或簡而該嗣之作者之林蔚宗以還定當避席洋洋巨觀哉乃余讀是編而更不能不有慨於中者前此二十餘年間蓋嘗兩過是地初至之日但見其受東西之衝輪蹄輳轔民戚勞止謠俗存燕趙之舊覺尼山哉一嘆依稀未遠及其後也則滄桑幾更原野非昔獨雉堞巍然郊關以外故壘尚新耳嗟乎有興作即有征輸有變遷必有治亂天下者一邑之積也俯仰興懷何能不望於修救之人今者景運維新新鄉爲河朔名區承流最邇凡蒞是土者攷古證今察戶口登耗之由究治化升降之數往事足師不越几席而得之乃無負先生以志爲史之苦心云爾順治己亥秋日大學士劉正宗序

蓋聞天道無常故星日有薄蝕之變地勢至厚而陵谷有遷移之時然其開闔旋轉運停三辰不失其次河嶽咸循其經則在乎人爲之修舉而已人事修舉責諸君相而史臣之職實爲之龜鑑故曰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宮雖非虛言也史在於朝則爲一代之書史在於邑則爲一邑之志志顧不重哉新鄉古鄘地殷先王之舊澤沐浴最深其後雖染于妹土而保乂之化肇自孟侯殆

與伊洛豐鎬同其熙洽其析汲獲嘉二邑地置新鄉則鄰于脩累代因之山川形勢左孟門而右太行人民風俗勤播種而尚孝弟洵河朔雄邑哉前志雖有可觀兵燹之後圖籍已不同名公碩儒之懿行騷人文士之纂述更多未備適大中丞膠侯賈公持節豫州檄郡縣各修廢志新鄉之志則請于少司空坦公張先生曰先生擁鼐司海內文衡久矣若然藜天祿之閣則當上繼龍門扶風助是非賞罰之權茲一邑之志聊攄所懷其鄧林之一枝而崑山之片玉也歟先生曰是役也余不可以辭于是含毫吮墨纂要鉤元詢諸故老之傳聞與夫貞珉之鐫刻且傍採博蒐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里歌巷謠凡有關涉莫不捃摭網羅無所遺替至於恒星分野七政東行之說則又與余授書辨論而先生獨得其精微然則雖一邑之志君子觀之以為有良史之才焉余敢樂為述

而敘之俾後之覽者知夫一邑之中亦有天地古今之變恠寄瑰偉之觀而斡旋轉運安民阜物必有待于邑之良有司與鄉之耆德而好學者此物此志也夫順治己亥八月大學士柏鄉魏裔介

序

稗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世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久遠而不廢則史是也繇史而降省有通志郡州邑有耑志其取義皆裁于史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于善惡無所不書而志者蓋一邑之中其山川人物文章風俗之美懼後世之淹淪磨滅而無所傳也志而存之苟其山川之陋人物之惡文章風俗之偷薄而不倫皆不書此其所以與史異也然所以存勸懲備觀效使善人喜其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所紀取則以懼且悔蓋亦有微權焉世之衰也子孫欲褒揚其祖父而不本乎理道邑之公卿大夫

擢蓋棺之無以見書於史也思欲托于志以傳立言者皆莫之拒而不爲又且迫于其情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難出于是乎志始不寔志不實而作志之權始不尊後有作者當觀其人苟托之非人其所書非遺則濫遺且濫故不足以行世而傳以遠雖一邑之中其有嘉言善行迄一節之足傳者亦皆湮滅無聞然則受是托者非具識力而能文章鮮能勝任蓋具識力者於人之善固不能欺而於人之惡亦無能掩如是則不遺不濫矣苟其言之不雅馴則難以致遠故又在其文辭之工焉新鄉坦公先生所稱具識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雖奉豫中丞賈公檄寔出先生之手酌舊志之所詳畧而一衷於理道既無所遺又無所濫洋洋乎大觀也哉史家首推班馬嘗考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爲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俠而固謹細固其所也先生今日無功令避於上無子孫陳情於下恣所欲言則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風俗之厚朴而簡重得托先生行世以傳以遠無疑進乎山居爲慶先生雅意貧交一歲中書常三四至爲予會友人魯有游譜爲予刻之濟南及與及門予咨問數則又爲刻之武林會修中州通志中丞公以予爲托予慮不勝任辭之至再先生則移書教予曰此係河洛淵源辭何爲也嗟乎予烏乎無辭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孫文忠修高陽志亦十餘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識力爲何如也矧予識闇力薄衰老不文辭固其宜今於新邑志固不敢謬托曰游夏之弗贊也順治庚子春日徵君容城孫奇逢序

舊史氏曰古今載籍惟經與史而六經之中尚書春秋皆史也自馬遷而下曰紀曰書曰考曰志皆史也迪洵通省有志而郡而縣各

新之已命余書來簡新鄉志寔坦公先生操觚而編次爲舊志輿地建置賦役官師選舉人物藝文七則今增星野河渠而九集成類曰新志明有辨也余讀竟作而言曰此春秋之義何可作邑乘觀也披覽歷代方域諸書皆紀其山川風俗人物之美而史法無關焉以地志而存史法自武功志始今新志倣此意也其文則經其事則史傳其信不傳其疑如虛糧塚蘧瑗里皆舊志之所載而新志之所刪也載於今必稽於古如武穆戰壘漢壽亭侯斬將報曹歸劉皆新志之所詳而舊志之所闕也輿地建置必考其沿革見王者非易地而王也星野不信西學廢占驗見聖人敬天而治也賦役有制河渠有舊見良吏不違民而理也紀選舉不以一事槩生平定人物不以官爵分軒輊官師自長吏下及文學丞尉之不一事必書不敢忽焉不敢褻焉其論嚴以正也俗歎尚書毛詩

紀方土軌物不存史之意微矣何以文爲鄘舊有志自余侯相始延事出草創其意甚勤而考稽未備于事則近畧于簿書案移則近蔓畧與蔓不可以史即不可以志余承中丞賈公命與傅巖許公商確史編之定爲九志輿地則考于郡縣所自始星野則辯於室壁所由分建置粗存其制田賦深究其徹河渠則黃沁衛丹利一而害十焉若官師若選舉若人物跡其行事往往足以垂效法式來玆焉夫東壁古稱文章之府牧誓鄘風以來唐宋元明各有著作或存古人風嶽或著今人姓氏要以嗣美前代風勵後裔而已舊志七今增星野河渠而九其曰新志者雖出別纂終不敢沒前人之志也順治己亥仲秋既望工部右侍郎邑人張縉彥序

新鄉縣有志舊矣代當興革雖山川不改風俗如故而星移物換昔是今非不有作者後何以觀大中丞賈公來撫兩河胥當[illegible]

諸編其藝文又何雅而馴也古者採風問俗貢之天子而歌於朝廟詩亡而春秋作是史而經者也新志以一邑之記遡而關天象災祥人事得失風俗淳駁之大是志而史者也此春秋之義也何可作邑乘觀也順治己亥太僕寺少卿邑人許作梅跋

康熙新鄉縣續志序

新古故朝歌地也周興分北為邶南為鄘而新屬於鄘自漢以後屬河內郡迨隋析置新鄉蓋取諸作新之義云爾其地孟門列其左太行峙其右南望大河美哉洋洋西控上黨雄城百雉斯則一郡之形勢而新與同其勝者也若乃衛水瀠帶丹流旋繞稽仙茅之故績闚百源之清鄰探奇攬異新固未多讓焉夫古者輶軒所歷必諮其地土風俗以鏡其政治而獻之於王今新擅疆域之美當星躔之衝採風者所必及焉顧使其方名人物殘缺不修其[illegible]以備職方之所致儲石室之所藏乎維大中丞閻公叢鎮天中撫夫竽寧民阜物之意日夕孜孜求臻至理利弊興革乃殷殷于文獻之寔將以光玉燭而鄰熾之麟以襮炎承乏茲土捧檄之下蓋其慮其慎也因思夏殷之世有左史右史周則有太史小史內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今省郡州邑咸以志稱做古年表紀列傳志之名而統以志括之是紀傳寓以編年要在繁簡得宜因革互見如憲檄所稱必信必徵始足傳後旨哉言乎夫由省而府而縣若大宗之有小宗也若經星之有纏宿也地嘶則任專故省府之志統其綱而縣志必悉其纖新邑舊有志矣乃延宿儒耆碩鑒舊本參近事遵憲檄所頒義例編緝成書或昔無而今有或昔略而今詳或昔訛而今正總以繼敦慢之心行其無所苟之事而已麟猥以三長罔識捧觚牽與諸賢證據不襲所顧剞劂既施俾斯邑

之士若民披覽而指之曰某星某野是吾世澤之所依也若賦若役吾庶民之所急公也陂澤桑麻吾士女之所沐浴而歌思也人文之美政治之傳是風氣所以日開而太平所以黼黻也其小人服先疇君子脩德業而官斯土者法戒亦以昭焉異日太史採風誌銀管列貞珉光前而示後所繫必非淺鮮然則大中丞重修之檄固于土壤細流將以觀其所積矣

旹康熙庚午孟冬知縣遼東
閻毓麟序

誌何為而作也古者採風有使十五國之歌謠貞滛畢具後之人取一方風土筆之於書以待問俗者之博稽蓋亦有詩意焉古者列國有史故春秋亦列國之書而孔子因之今之郡縣長古諸侯也必文徵獻以彰往而察來不可謂非春秋之遺也得詩之意以法春秋之遺而誌之作於是不可已吾邑古鄘地為衛附庸自衛置以來屢廢屢遷今自南北往來稱孔道焉前代不具論勝國以及我朝其間雖遠近異時質文異致新舊皆有成譜班班可考也邇己亥而後歷年已三十於茲昔梓漸微後事未登將何以備觀覽昭勸戒乎圖臣周侯下車日即有採訪纂輯之意彼時百務方興修廢舉墜之是亟何暇及此越七載政成矣適會大中丞閻公以修乘之役徧檄兩河侯於是爰進薦紳先生博採群說据擬佚文裒舊益新而經營之時則劉子予靜許子紫陽及余小阮羽說謹承侯命共襄厥事開局之初走函京師而聞於余余曾作管見數則以貽之書成復自鄴筒賁稿而屬之序余以為吾邑太行之繞蜿西來衛源之縈迴東注眾目山河之舊風景原自依然即過牧野而興思望岳壘而生悲與夫蘇仙石佛新奇可喜之故事亦無事再為點綴惟是邇來天道不常民生多變如城郭兆灾變之

金湯者誰與廩庾空虛致之充牣者誰與文教廢而武備弛矣若倖人之化而歷不虞之戒者誰與蓋時與事兩值其難官與民交相爲痒矣是編也義例雖不越舊志之遺而一邑中政事損益祥徵應田賦戶口之登耗鹽政河渠之榷劑驛傳晉役之供費官師人物之蕃盛莫不燦然明備而又終以藝文襍志大易臨觀之象受之以賁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至夫關風教切民瘼者則尤其筆削之大端而寔皆周侯體國經野之實政三子者斷不加浮辭攙語於其間耳茲其地而如覩康叔武公之遺觀其民而猶存三代之直寧待曰令之沂篤志僅爲譜也而不可進於經術也哉余以王事驅馳不遑如願今從千里外舉觀其成嘉吾鳳簽深知治體而能不負其守土也更嘉吾三子論次該實饜然於一方獻之所徵實也於是乎書　康熙二十九年孟冬戶部員外郎[illegible]人任端書

纂修名氏

鑒定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碩色（滿洲正黃旗人）

提督河南全省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蔡新（福建漳浦人）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王興吾（江蘇華亭人）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今陞安徽布政使舒輅（滿洲正白旗人）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富明（滿洲鑲黃旗人）

河南分守糧儲驛鹽道金山（滿洲正黃旗人）

河南分守彰衛懷兼管河北河務水利兵備道胡振組（順天大興籍浙江山陰人）

河南分巡開歸陳許兼管河務水利兵備道沈青崕（順天大興人）

河南分巡河陝汝兼管水利道張學林（江南丹徒人）

河南分巡南汝光兼管水利道崔琳（山西永濟人）

河南分巡南汝光兼管水利道任宏業（浙江山陰人）

裁定

衛輝府知府廣安（滿洲正黃旗人）

衛輝府河捕糧鹽水利通判史奕瓌（江蘇溧陽人）

纂修

新鄉縣知縣趙開元（江西泰新人）

參訂

州同管縣丞事楊銘侃（江南武進人）

儒學教諭潘德人（杞縣人）

繪圖

新鄉縣典史韓嘉正（順天大興籍浙江上虞人）

蒐輯

戊午科舉人暢俊（邑人）

分編

辛酉科舉人郭均（邑人）

丁卯科舉人郭泓（邑人）

戊申科拔貢生張應桂（邑人）

丁巳科拔貢生牟文說（邑人）

乙丑科歲貢生李三德（邑人）

廩生王曰俞（邑人）

廩生郭塽（邑人）

廩生郭洲（邑人）

附生張來震（邑人）

附生王體巽（邑人）

舊脩姓氏

明萬歷己卯志知縣余相編次邑人李承寶郭從可纂集梁問孟郭庭梧參閱

明萬歷甲午志知縣盧大謨敎諭唐仁睕訓導陳至言靳有德纂脩邑人梁問孟郭庭梧參閱郭庭檜王鉝岐梁賓孟李一桂趙九德張問善梁旭徵南宿郭澆郭槃蒐採

明崇禎庚辰志知縣米壽圖編次邑人張問仁郭澆張縉彥參閱梁祚明張縉彥郭士標路嘉言李思謙趙民表趙時英楊美才蒐採

國朝順治己亥新志中丞賈漢復鑒定邑人張縉彥纂許作梅閱滎陽張溍鄭陰韓用愈江寧紀映鍾錢塘王嗣槐杭州張綱孫邑人張鳳起蒐[illegible]明郭士標任文曄楊鑛蘭劉源潔南起鳳于

附

生殷元禮邑人

芳劉源湛[illegible]欲會周尉昌參校

摩獻[illegible]酉續志知縣周毓麟李登瀛釐定邑人任昌則劉溯淵許

尚梅劉攀桂趙作楷纂脩邑人任璿許闓洛陽郭如璜邑人周鑾

昌陵　琦郭晉熙白受采暢泰徵南周南馬斯良馬斯徂王爾泰

互候曾王[illegible]校許邑人張翼扆任璐白生色孟鏞王三重趙濟仁

呂方[illegible]所學董棣

凡例

一邑志自明萬曆茹令鳴銘始輯成書余令個復脩之茹志未付剞劂故其書不傳余志亦復散佚今所存者明萬曆盧志崇正米志　國朝康熙新志康熙續志而已盧米二志悉仍余志之舊續志本新志而廣諸志互有短長閒有採用必著所自不敢掠美

一郡縣志必首列圖有圖即不可無說鄭夾漈作圖譜略謂天下學術皆在圖譜有書不可用者十六其一也書以書圖之窮故於圖下綴說以便省覽

一舊志先立輿地天文建置等名乃復以諸類編之然按其全部綜而未該今竊附史例首列圖說表攷之志又次之以列傳終焉

一沿革爲開卷首目新鄭爲古鄶地歷郡隸州分併不一考諸史溯端其原委而立表焉有國邑斯有封建則封爵可類載也秩官一邑之尊者也選舉一邑之賢者也悉表其時代以明鄭重之意

一秩官不論有無宦績例得入表而名宦所著官舊志悉經錄入今食賦已歸縣轄其職久廢無論此之官爵地食期土者不增列不可也舊志列薦辟於科目之前今制縣舉孝每由科第而薦辟則驟與牽達故首科第次辟薦次明經其應例貢選另爲一表附以雜選倣漢郡上之遺意故次以封蔭無軒輊云

一志有星野宜首列以見地統乎天之義舊志系天文於輿地之後今改正之至疆域具幅員之廣形勝亦所以察於地利也鄉都屯營市寨鎮驛坊附載焉

一山川城池關梁學校公署皆志之大綱附以城堡郵傳書院義學社學各以類從也民生休戚尚覩河渠備載今昔創修之不同與工役之先後故卷帙爲特詳

一戶口賦役關係最重歷代貢賦不一前明始有全書　國朝承平日久樂利無疆其沿革損益亦復因時變通衛所歸併縣管丁則永不加賦　廟算鴻謨高出千古茲特條具源流詳爲登記附列郵政紀　殊恩也至兵防識地利之險風俗明民好之同物產詳土宜之性皆切務也徵實紀之用資考鏡

一古人雖遠遺蹟猶存細其風流不令湮沒附以園亭遊勝也坊表爲一邑風教之樹巍萃異觀統以名蹟分爲上中下卷

一藝文志祇宜書目不選詩文各史及鄭氏之志皆然否則是文選體非藝文志體也書目之下附錄原敘蓋藉以參觀作者之

行誼抑於鴻文典冊庶幾窺見一班卷帙雖繁非徒考覈

一祠祀邱墓紀必徵實蔑鬼神重賢哲也邑中事實備矣舊志或異今易爲祥異此外殘編軼事薈蕞而成非敢稱洽聞供博物也

一舊志列官績于秩官志後今爲列傳亦史家紀爾史之意且以示勸也人物以類相從不以先後爲敘非敢區分流品恐有時非同傳之譏也至閨門節烈詳記無遺以列女統之殿以勝朝世廟貴后明有尊也舊志未列方伎仙釋僑寓茲悉增入焉

一舊志簡而未該義例亦未盡善今倣史體爲圖爲表爲志爲傳計三十四卷庶幾綱舉目張若云考據精覈至他志有論有贊昉後漢書然世頗譏其贅不敢尤而效之也

邑志之脩前明爲後 本朝則王令覺綸周令纘麟延邑人增輯其珥筆姓氏志序可考茲今又五十餘年矣余公餘之餘復理殘編濡筆伸紙而此邦人士如暢孝廉俊熟於掌故出其舊纂若干卷頗稱淵雅乃取舊志及暢稿與邑中紳士從事排纂頗以委撥頻仍又兼攝篆馳驅道路作輟者不免焉若夫文章之短淺遜昔人特不敢固陋以就簡更不敢誇多以鬥靡此則余之苦心也

志目

卷首

序　舊序　脩志名氏　舊脩名氏　凡例　目錄

卷第一

圖說　室宿　緯宿　縣境　縣城　縣署　學宮　鄘南書院　山　水　黃河故道　沁河故道

卷第二

表　沿革　封爵

卷第三

表　秩官上

卷第四

表　秩官中　秩官下

卷第五

表　選舉上

卷第六

表　選舉下

卷第七

志　星野　疆域

卷第八

志　形勝　山川

卷第九

志　城池　城堡附

卷第十

志　關梁　驛傳附

卷第十一

志　學校上

卷第十二

志　學校下　書院義社學附

卷第十三

志　公署

卷第十四

志　河渠上

卷第十五

志　河渠下

卷第十六

志　賦役上

卷第十七

志　賦役下　鹺政附
卷第十八
志　兵防　風俗　物產
卷第十九
志　名蹟上
卷第二十
志　名蹟中　名蹟下
卷第二十一
志　藝文上
卷第二十二
志　藝文中
卷第二十三
志　藝文下
卷第二十四
志　祠祀上
卷第二十五
志　祠祀下　寺觀附
卷第二十六
志　邱墓上
卷第二十七
志　邱墓下
卷第二十八
志　祥異　拾遺
卷第二十九

列傳　循吏
卷第三十
列傳　人物上
卷第三十一
列傳　人物下
卷第三十二
列傳　宦望　孝友　儒林
卷第三十三
列傳　文苑　廉介　義行　方伎　仙釋　僑寓
卷第三十四
列傳　列女

目錄終

新鄭縣志卷第一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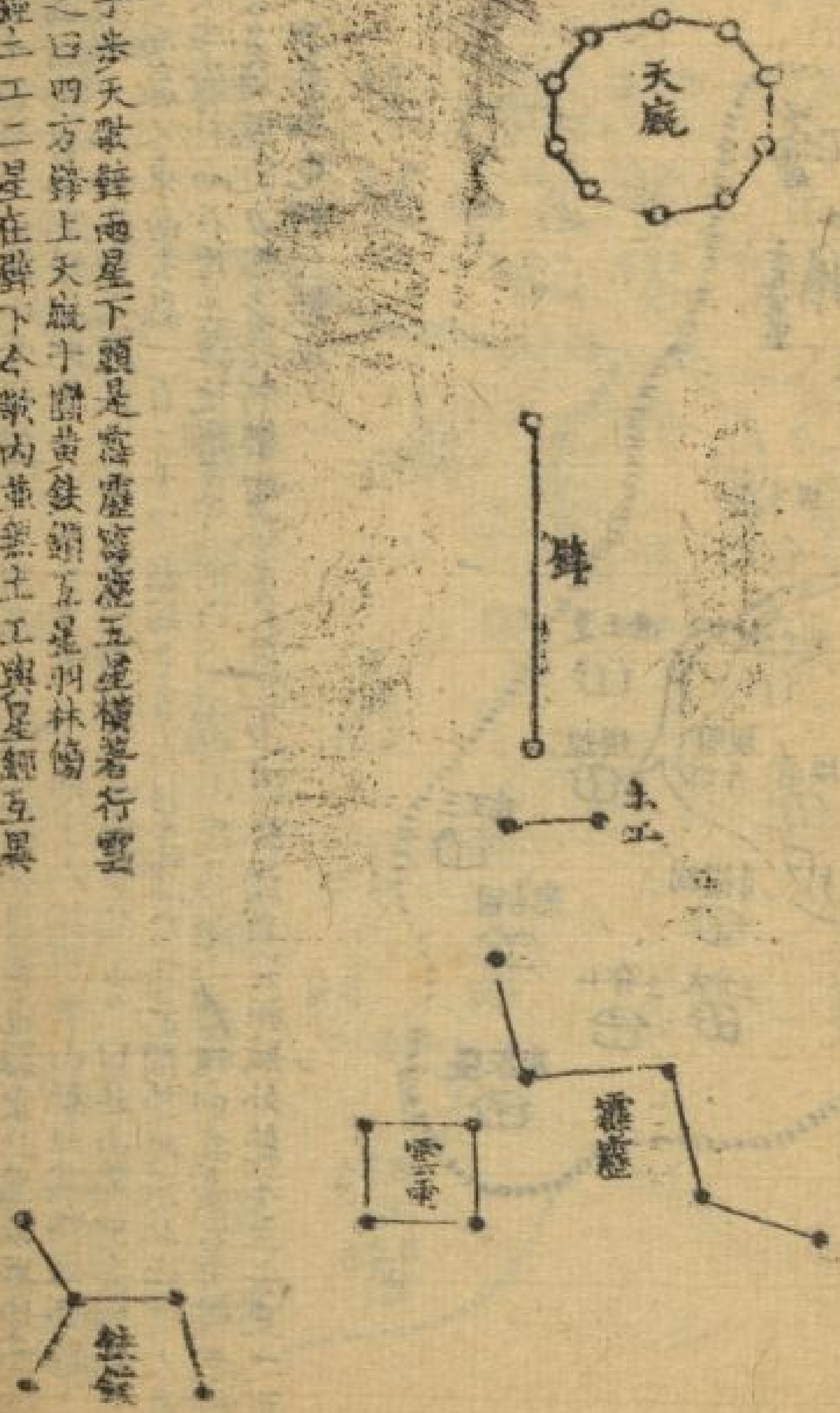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新鄭雖蕞爾邑而分野畫疆與邑中之建置有經有緯志既繪圖復爲之說在圖右書洵不可偏廢也

圖先星野而縣境次之地統於天明有序也縣境之中城池所以衛民廨署所以敷政而學宮之設所以明倫若夫書院之廢興亦有關於文運

聖朝菁莪棫樸樂育人材新鄭一邑之作新足覘化理境內雖無名山大川而近水遥岑可以賦詩即堪入畫至於黃沁兩河之故道可考而知志遷徙於當年尤足慶敉寧於此日矣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宿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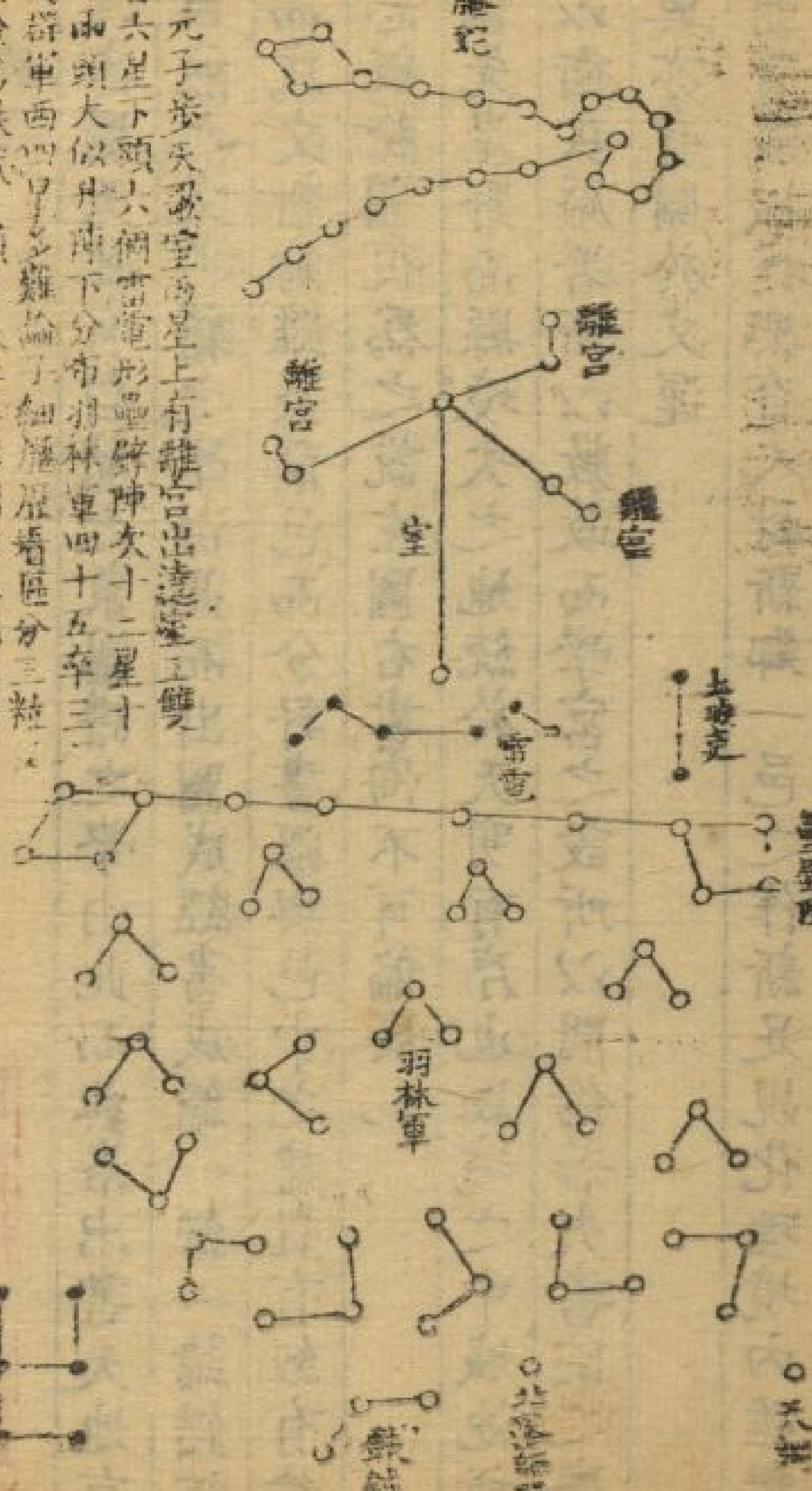

天廐
壁
土工
霹靂
雲雨
鈇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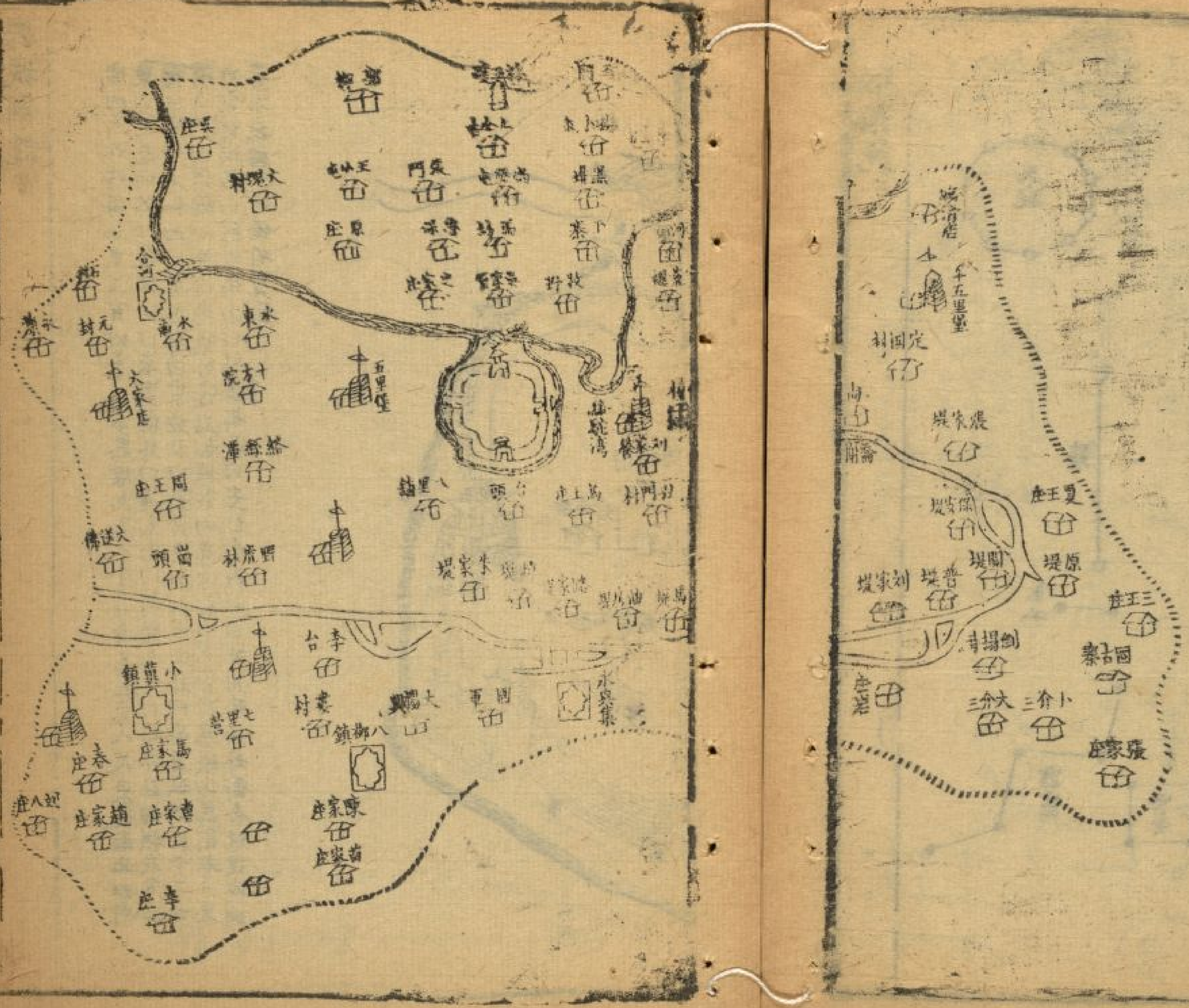
丹元子步天歌壁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横着行雲雨次之曰四方壁上天廐十圓黄鈇鑕五星羽林傍

按星經土工二星在壁下今歌内無土工與星經互異俟考

室宿圖說

丹元子步天歌室兩星上有離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升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為群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電傍兩星土公吏螣蛇室上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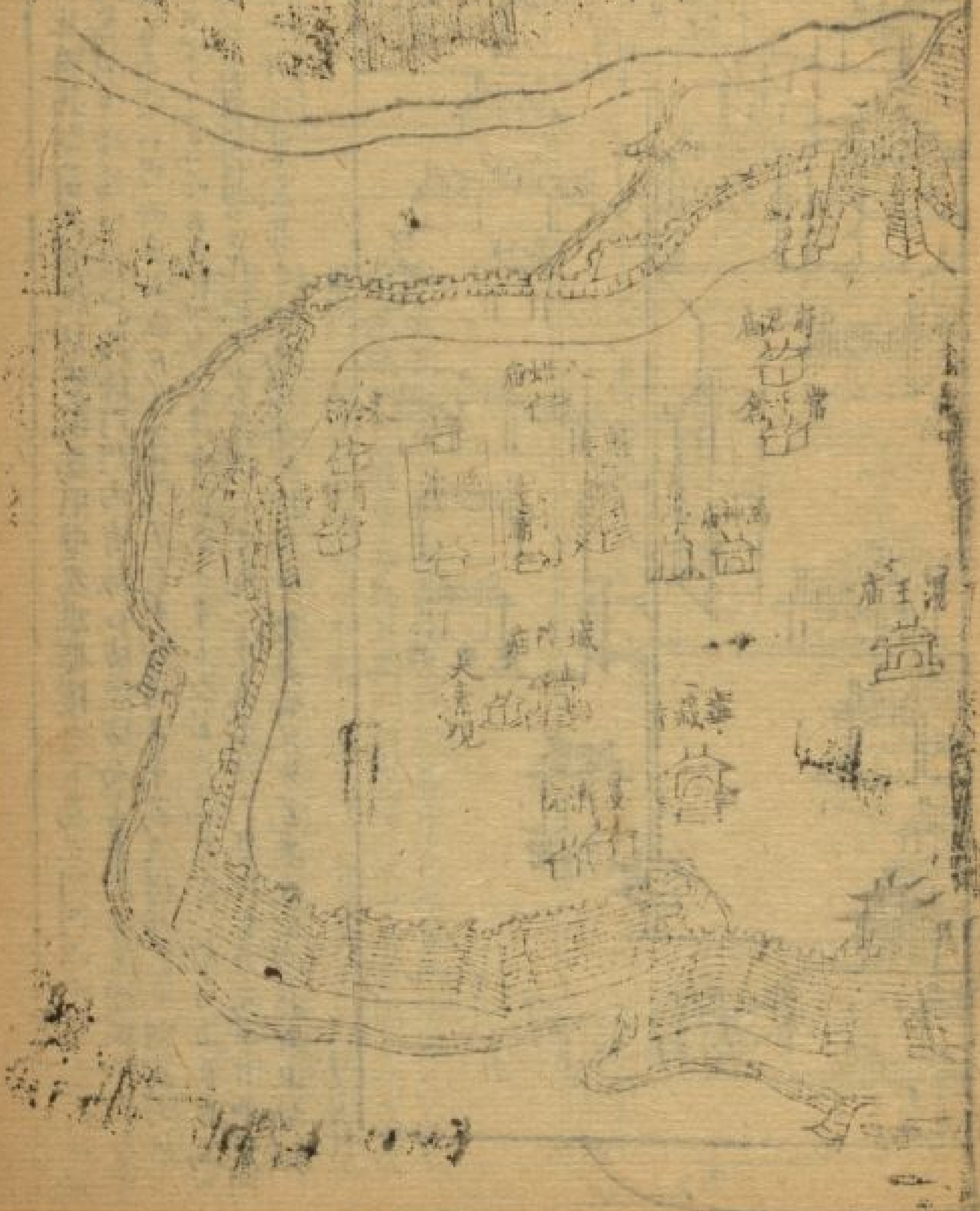

螣蛇
離宮
離宮
離宮
室
土公吏
雷電
壘壁陣
羽林軍
八魁
鈇鉞
北落師門
天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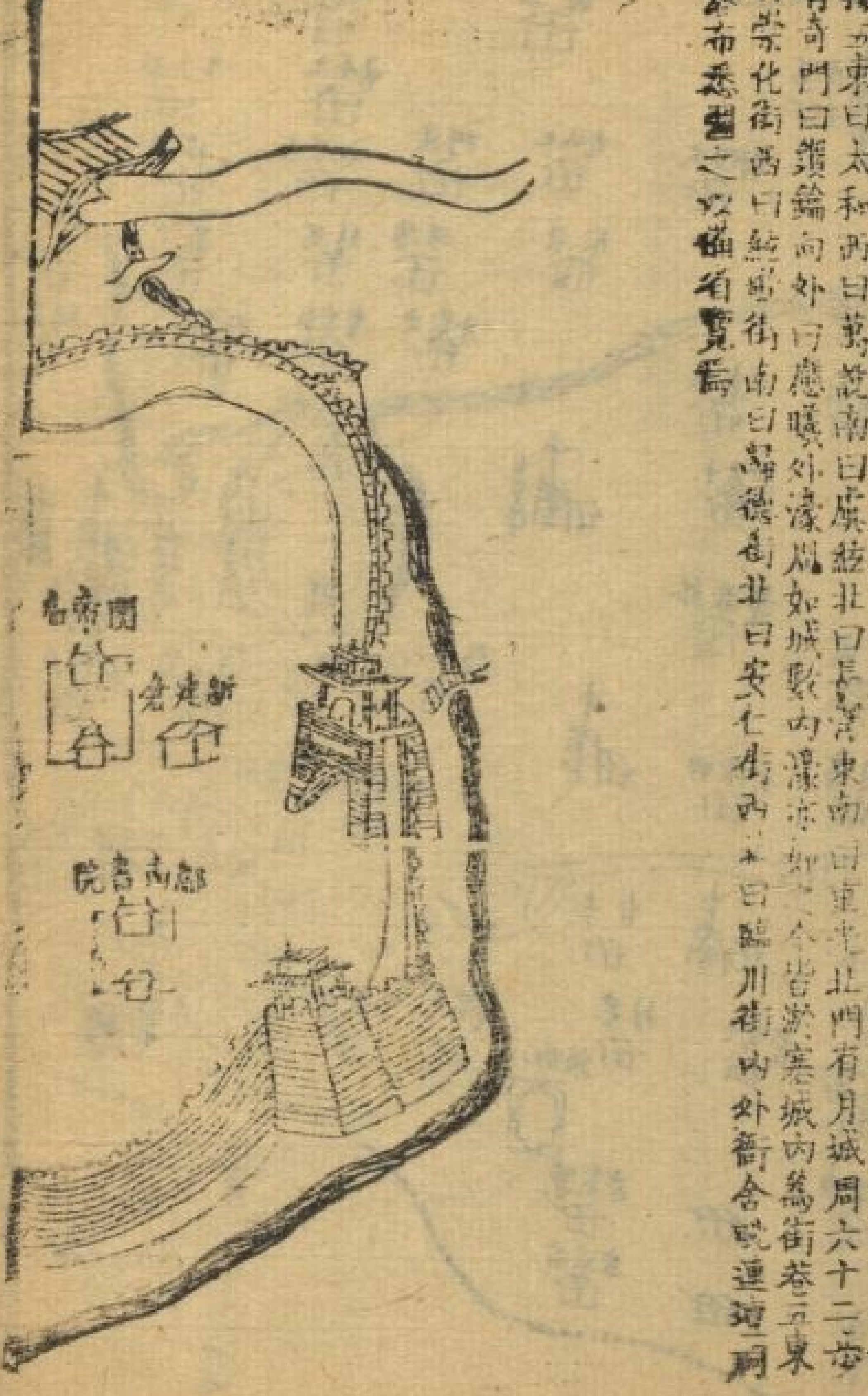

吳庄
原庄
五里堡
八里營
李台
小冀鎮
七里營
八鄉鎮
大召營
馬家庄
春庄
趙家庄
曹家庄
康家庄
苗家庄
李庄
閻王庄
張家堤
夏王庄
原堤
劉家堤
晉堤
關堤
三王庄
古固寨
大介三
小介三
張家庄

縣境圖說

新境界連六縣廣輪一百二十里區東西南北西南為五路中分三十六鄉十八營統村庄三百有六十地皆平衍後山帶河雖大閭閻肖東界衛河洵與匯也縣東北為汲縣境與汲縣之地為新鄉村落有塔見圖等十七處介乎汲淇之間土人稱之東山縣北為輝縣與輝縣之西北則黃水口九村庄在焉或又之西山東西兩山遙相聯屬並名之曰北山焉其地嵩巖絡繹出城百里而羸又東南去縣一百二十里新鄉屯等六村庄錯於鄰邑間於延滑北山之人男耕作大李徐朴而石厚土薄地瘠民貧則西山一帶東山為甚東山之地向為豪右并侵為豪包為人多逋賦近力為清理漸樂輸將至於屋絡之涼終歲自完租賦外絕不至長吏之庭也則北山與新鄉屯同一轍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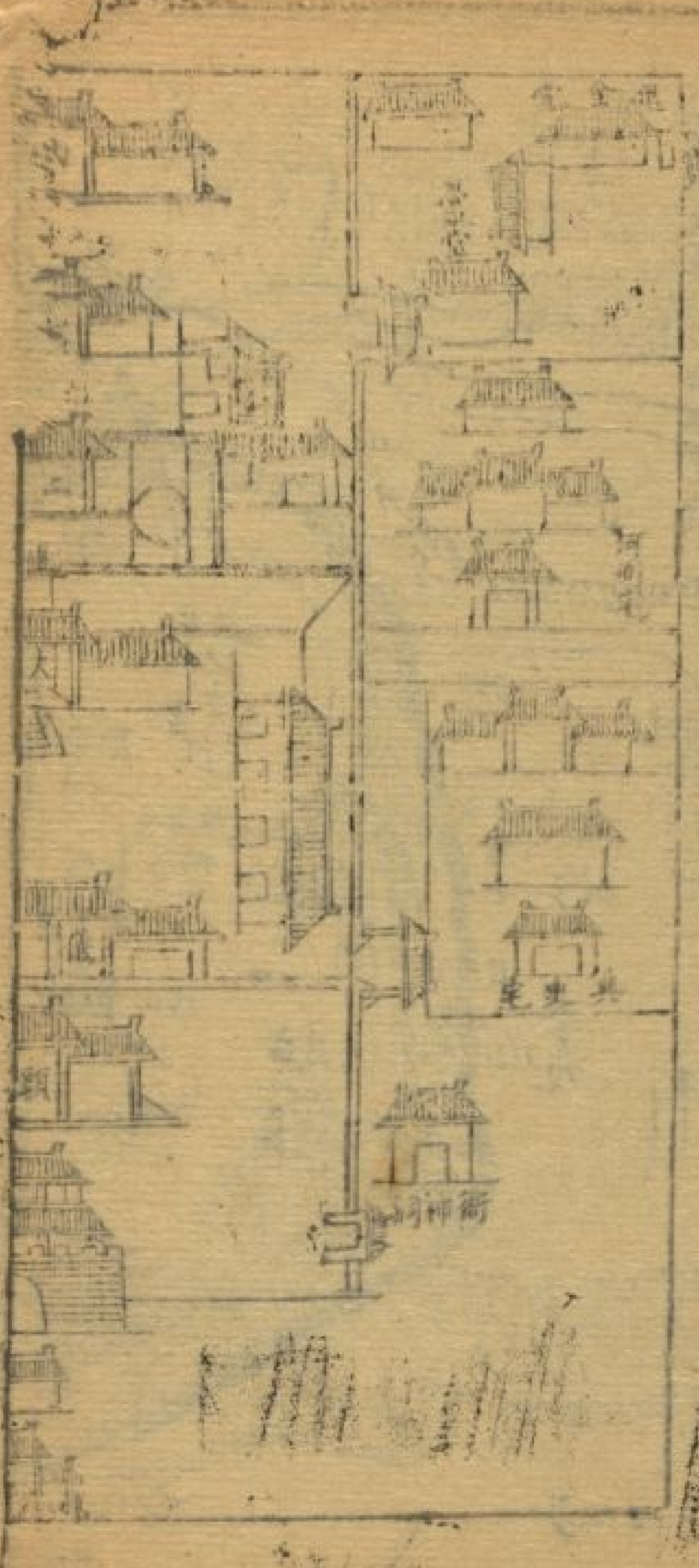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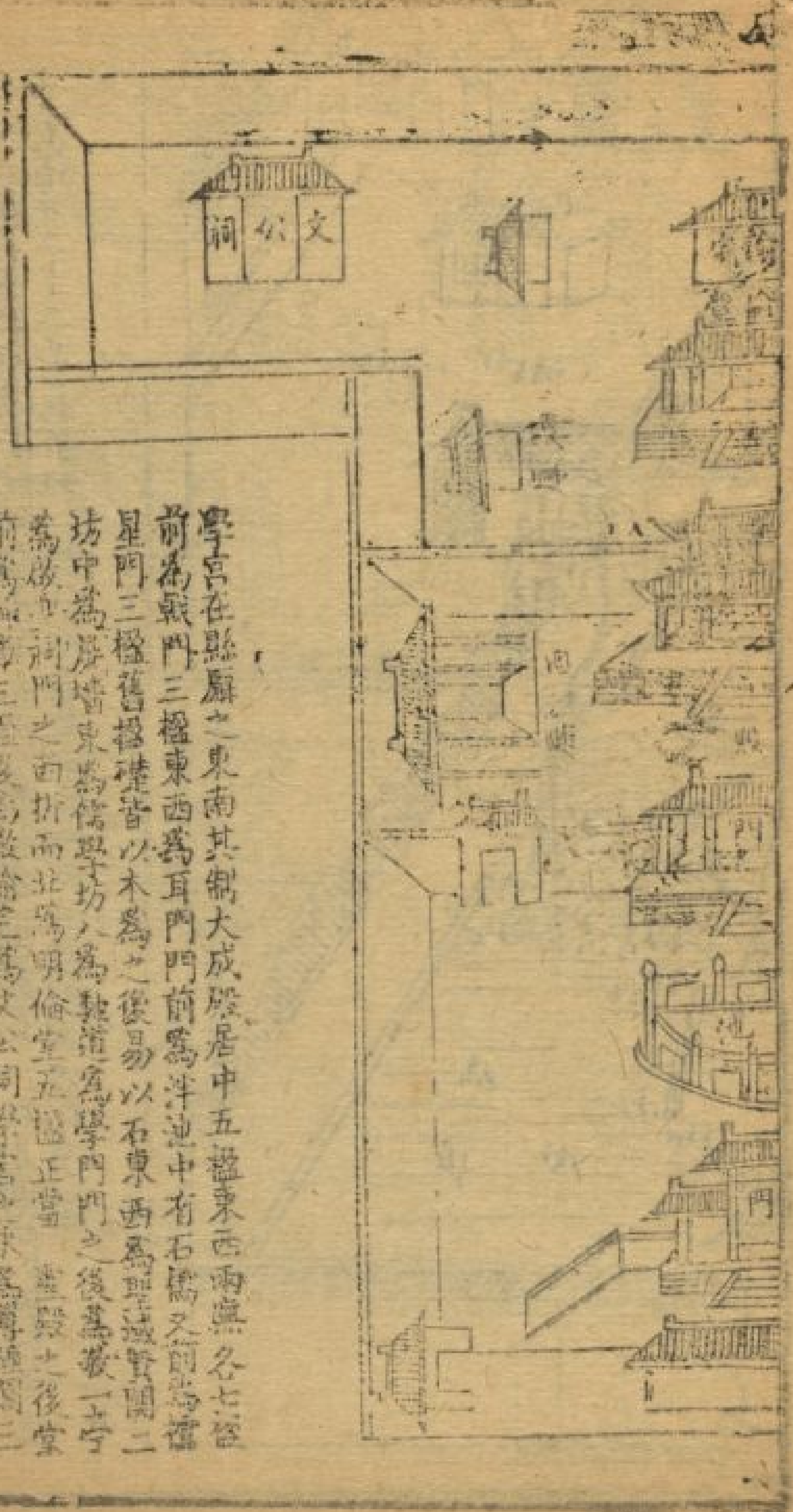
縣城圖說

城内土外磚周五里二百四十二步爲堞九百八十有奇高二丈八尺東西南北四門東曰迎恩向外曰覲暉西曰來賓向外曰通太南曰朝陽向外曰瞻汴北曰拱辰各設譙五東曰太和西曰萬歲南曰廣勝北曰長洪東南曰宜屯北門有月城周六十二步有奇門曰鎖鑰向外曰應曦外濠濶如城數内濠深如之今皆淤塞城内爲街巷五東曰崇化街西曰紹興街南曰觀德街北曰安仁街西北曰臨川街内外衙舍既連道二祠宇布悉圖之以備省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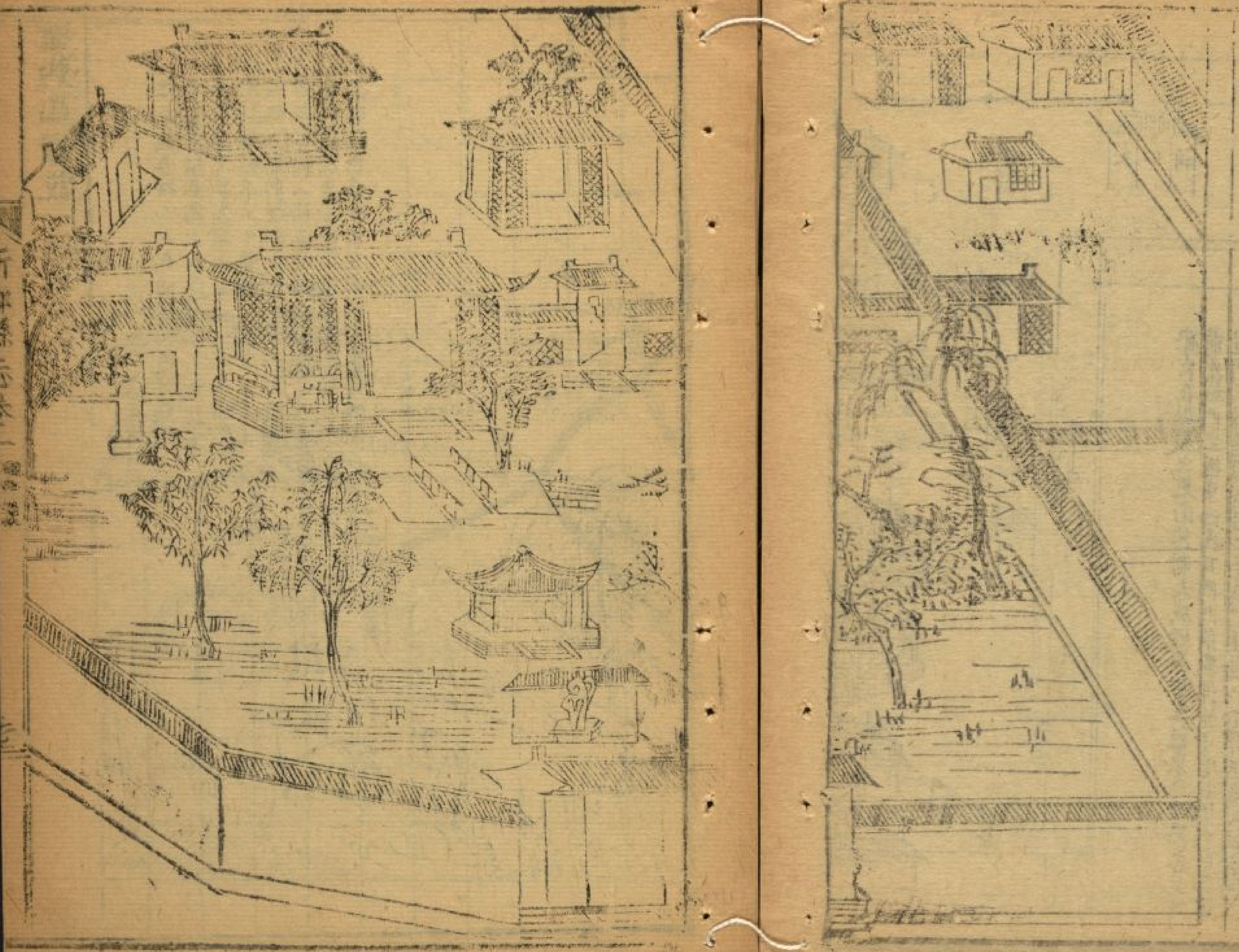
縣署圖說

縣署在城東西北隅其制前爲宣化坊坊後爲照壁爲譙樓樓之下爲正門門以內東爲[illegible]大門入爲甬道[illegible]中爲儀門門內有戒石坊歷坊而上其屋宇三楹[illegible]東西兩廊各爲房[illegible]以居吏[illegible]堂東爲[illegible]則爲[illegible]東西各[illegible]之東[illegible]各三[illegible]又東爲[illegible]門[illegible]又東爲[illegible]後[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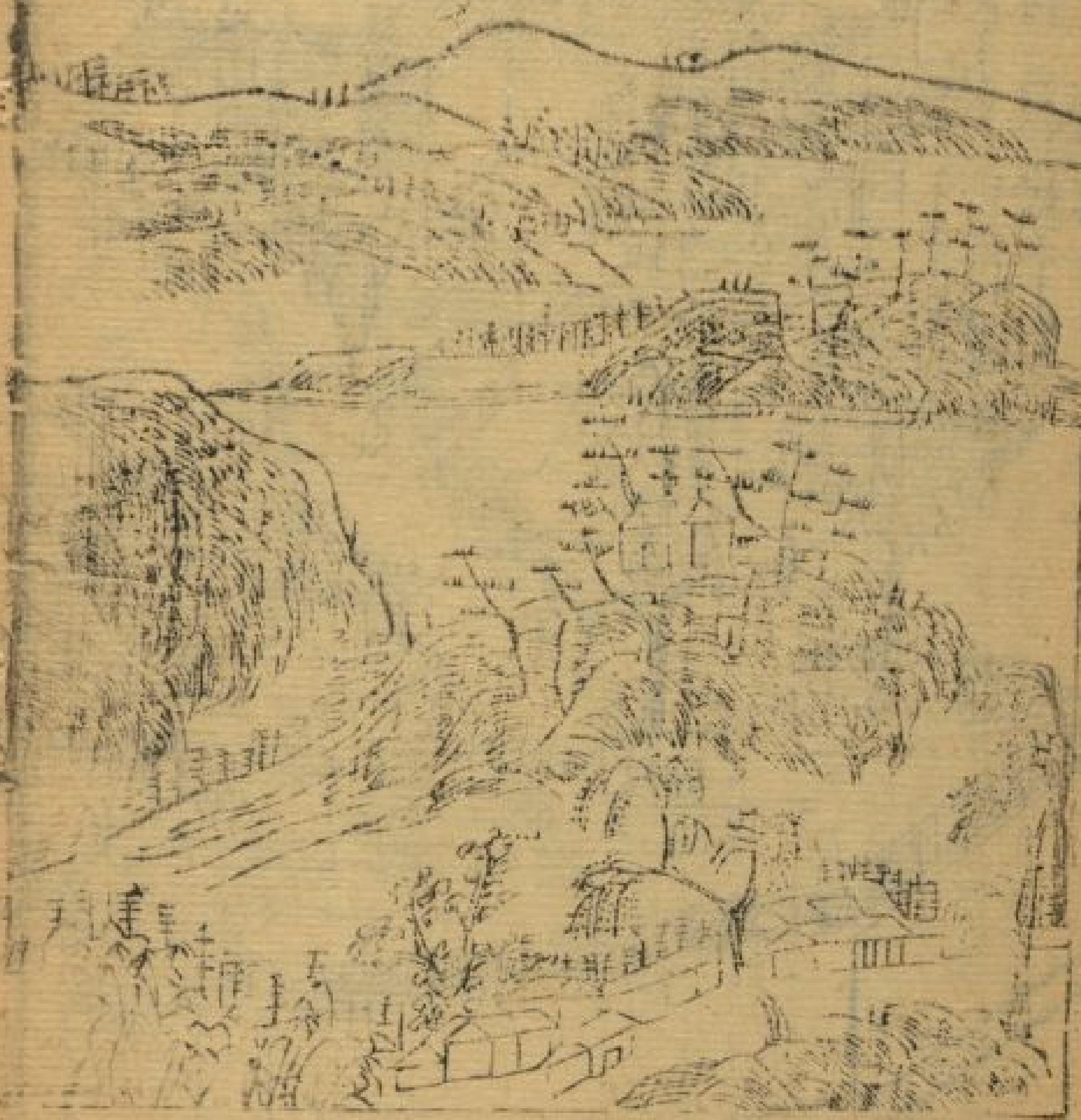
學宮在縣廨之東南其制大成殿居中五楹東西兩廡各七楹前爲戟門三楹東西爲耳門門前爲泮池中有石橋又前爲欞星門三楹舊欞楹皆以木爲之後易以石東西爲聖域賢關二坊中爲屏牆東爲儒學坊入爲[illegible]道宮爲學門門之後爲敬一亭爲後土祠門之西折而北爲明倫堂五楹正當　聖殿之後堂前爲祠廊三楹爲教諭宅之東爲文公祠學宮之東爲尊經閣三楹閣南東爲名宦祠三楹再前之西爲鄉賢祠三楹再前爲忠義孝弟祠三楹前有坊[illegible]祠宇如之在學宮南[illegible]學宮[illegible]祭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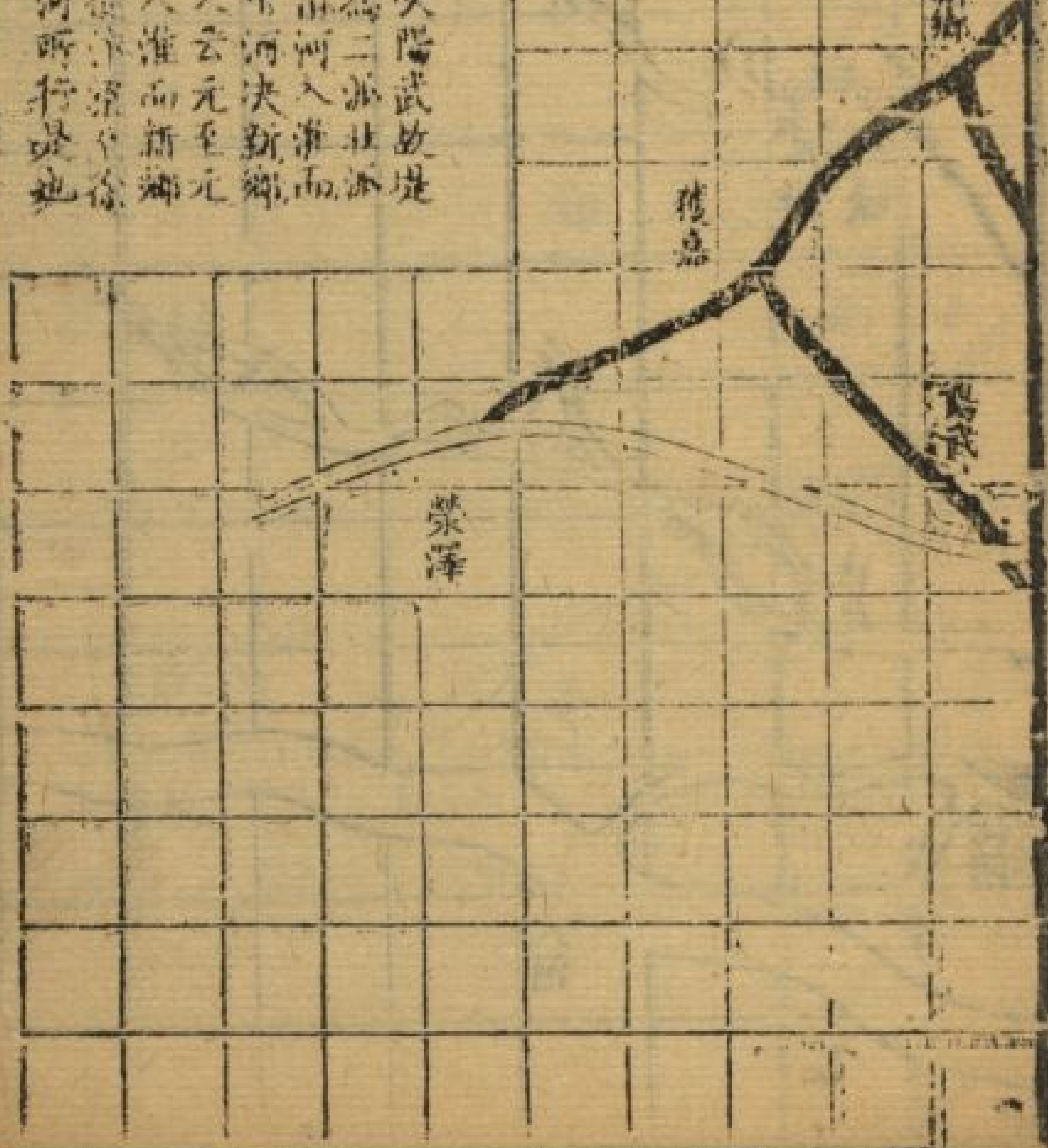
鄘南書院圖說

鄘南書院在城東南隅卽錢園故址前爲頭門三楹乾隆六年知縣題其額并書以縣之八景爲政樹三間八角亭亭之旁有井井旁爲假山石堂爲正廳三楹山長寓後名其堂曰愛棠亭後爲藏修所東西齋舍二十間其地廣袤逕踰之計地二段一段東西二十步三尺寬南北六十三步長東北數步斷地四畝七分九釐三毫依鄰圍牆外又一段東西十八步二尺五寸寬南北二十二步另新地一畝六分五釐五毫十年知縣趙開元續買

鳳凰山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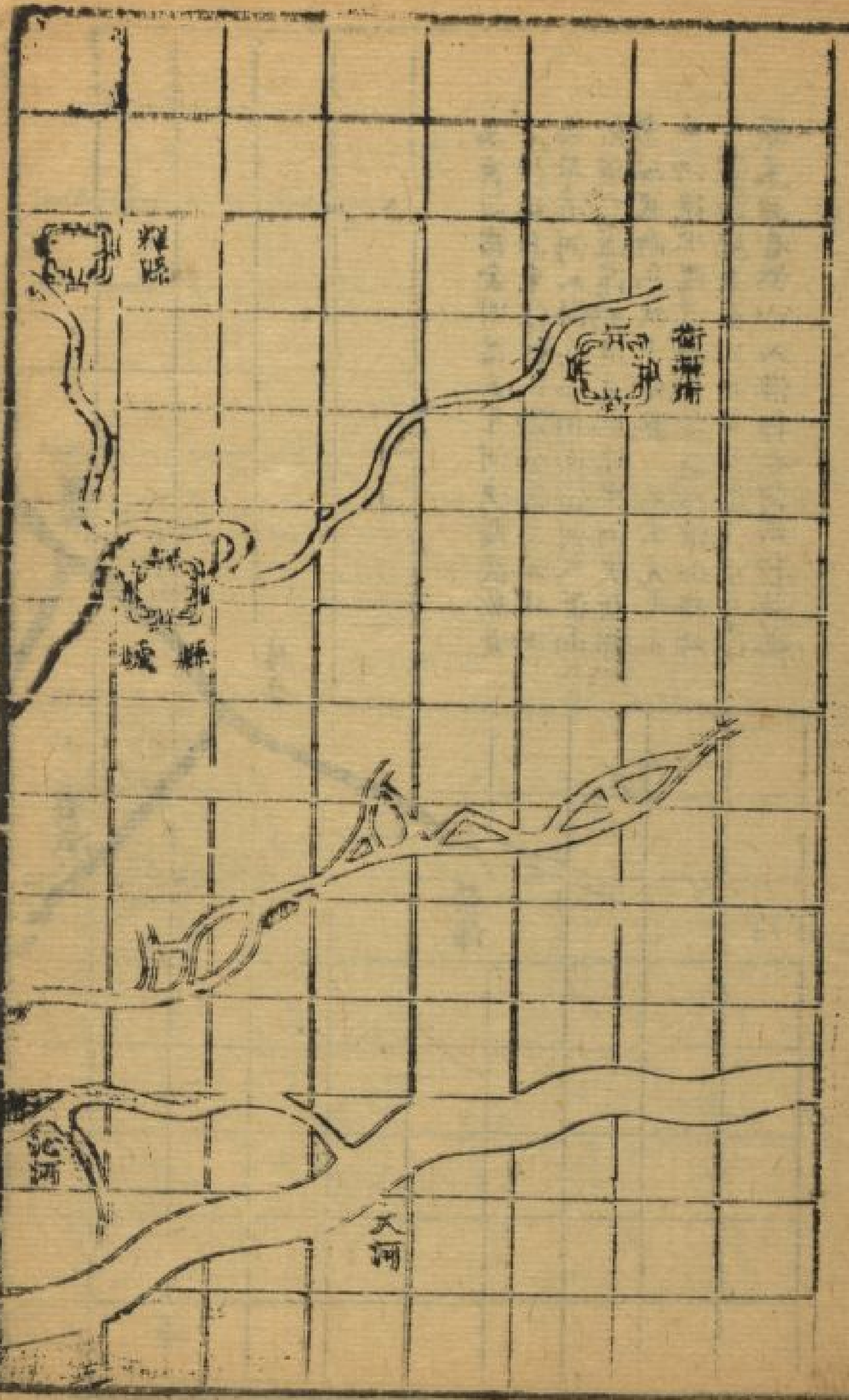


至黃遂猶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而漸微北流遂絕迄元至元中河決新鄉東過武陟及汲中衛縣　又云元至元中河從北陽武縣南分流入淮而新鄉之流遂絕後移以元年後從下濟徐邳宿遷會泗以入淮卽今河所行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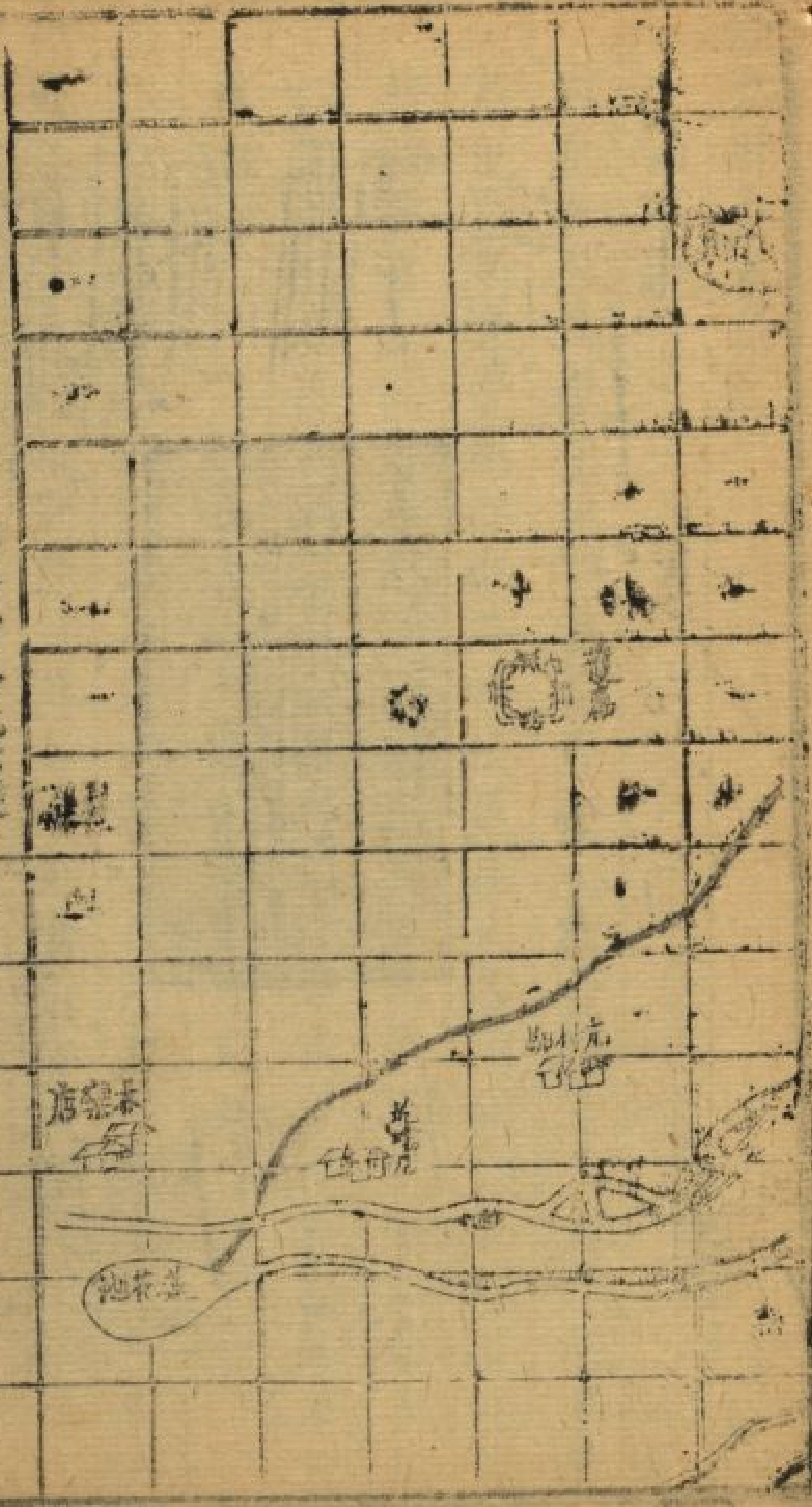


沁河故道圖說

每方十里


輝縣
衛輝府
新鄉縣
沁河
大河

河防一覽萬曆十五年河決蓮花口金圪壋[illegible]
沁新鄉[illegible]俱為[illegible]一道



新鄉縣志卷第二

沿革表

日星在天河嶽在地三綱五常在人萬古相沿帝王之所不能革也自封建變爲郡縣而時代更易又各不同豈非勢使然歟新鄉爲古鄘國春秋屬衛戰國屬魏漢爲獲嘉地隋開皇六年始置爲縣其後或廢爲鎮或復爲縣或分或合可考而知也詳其沿革而封爵附焉古今之變亦於是可見矣

冀州之分不始唐虞文獻通考曰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九州雖判豫梁冀青徐兗揚新鄉蓋古冀州之域也后夏使禹別水土爲九州如舊制舜以冀州之北潤大分衛水（[illegible]）爲幷州地在冀南夏幷州復合於冀與冀同商因之並屬冀周分冀爲幽幷此仍屬冀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　蔡沈傳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是也鄭云其地最廣兖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　禹貢錐指冀南界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冀其河與豫分界

河淇殷分畿內爲邶鄘衛三國此爲鄘春秋時屬衛晉文公有河內地又屬晉

括地志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詩註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　孔頴達正義紂都[illegible]北爲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illegible][illegible]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illegible]自明西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邑孟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　朱子曰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衛故都即今衛縣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分也

路史鄘楚丘城是今衛之汲東北十三里有故鄘城（新鄉鎮西南三十里或云楚丘城在[illegible]之衛南西北七里）有鄘水（出宜蘇山）其後東徙野處漕邑而云在彼中河則衛東矣　前漢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

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澳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于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

晉爲韓趙魏所滅謂之三晉太康地記云卽并冀二州是其地也

此屬魏

前漢地理志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分三十六郡地屬三川郡衛州爲東郡

秦郡

文獻通考衛州秦爲東郡三川二郡之地　玉海呂氏云三川郡在今爲懷衛孟開封鄭河南汝陝虢拱之地　舊志秦爲三川郡　河南通志秦衛輝府屬東郡而舊志以爲河東案史記河渠書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瓠子歌云薪不屬兮衛人罪魏地形志云衛國二漢屬東郡則衛輝之爲東郡無疑

漢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河內武帝元鼎六年以汲之新中鄉名獲嘉莽曰後隊屬司隸部

潛確類書新鄉漢河內地　武帝紀畧春至汲新中鄉時南粵初平將軍路博德獲南粵相呂嘉首遣使獻其首于行在帝喜

以是鄉立縣因名括地志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 獲嘉
縣志漢爲汲縣之新中鄉武帝以是鄉立縣名曰獲嘉屬河內
郡即今新鄉縣西南一十五里故城是也 玉海昭帝始元元
年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並屬司隸部

後漢司隸校尉部河內郡獲嘉侯國隸焉地屬獲嘉侯國
馮魴傳畧建初三年詔魴朝會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子柱嗣
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桂卒子石襲母公主爵封獲嘉侯

三國魏文帝置七郡此爲朝歌郡地屬獲嘉
順治新志三國屬魏隸朝歌郡

晉泰始二年置汲郡隸司州汲領朝歌共林慮獲嘉修武屬滿此爲

獲嘉

晉志註獲嘉故汲新中鄉漢武帝行過時獲呂嘉首因以名
括地志晉自蕩陰敗後寇竊交侵至劉曜陷洛陽于是司冀雍
涼青并兗豫幽平悉營十二州並淪沒矣 晉書地理志永嘉
之後司州淪沒劉聰以洛陽爲荊州及石勒復以爲司州石季
龍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以爲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
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

後魏亦爲獲嘉隸司州汲郡
文獻通考後魏亦爲汲郡 魏書地形志注二漢屬河內晉後
省太和二十三年復治汲城有獲嘉城
按順治新志云後魏屬懷州以隋書河南郡注舊置懷州故
云

後周宣政元年汲郡置衞州又以獲嘉置修武郡開皇初郡廢
文獻通考後周爲衞州又分置修武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

復爲汲河內二郡地　舊志後周以獲嘉置修武郡并改獲嘉爲修武以附郭

按康熙新志改獲嘉爲修武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殷州大業初州廢說本隋書

隋置新鄉縣屬冀州河內郡

隋書地理志註開皇初年置闕官舊有獲嘉縣後齊廢　舊志隋開皇六年割獲嘉汲縣兩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取新中鄉爲名　潛確類書新鄉隋新鄉新樂　康熙續志此邑名新鄉之始與獲嘉分而爲二矣

唐隸河北道衛州汲郡爲望邑

唐書地理志獲嘉注望武德四年以獲嘉武陟修武新鄉共城置殷州并置博望縣貞觀元年州廢以獲嘉武陟[illegible]來屬新鄉共城博望隸衛州　又云衛州汲郡望本治衛貞觀元年徙治汲縣五汲衛共城新鄉黎陽　元史地理志衛輝路唐義州又爲衛州又爲汲郡　舊志武德元年以縣置義州四年州廢以縣隸殷州貞觀元年廢殷州改隸衛州　康熙續志此縣隸衛州之始

五代亦隸衛州屬昭義軍梁屬昭德軍唐屬義寧軍

五代史梁貞明元年三月丁卯趙光逢罷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分其相澶衛州爲昭德軍宣徽使　又符習傳唐莊宗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

宋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此隸河北路衛州汲郡防禦熙寧六年廢爲鎮入汲元祐二年復靖康元年陷于金

宋史地理志河北路衛州汲郡防禦縣四汲新鄉獲嘉共城

文獻通考宋爲汲郡防禦靖康後陷于金

金屬衛州河平軍以河北西路統之

舊志金循其舊　金史地理志衛州河平軍縣五鎮二汲新鄉

蘇門鎮一獲嘉鎮一胙城　元史地理志金改河平軍

元改衛輝路屬中書省燕南河北道

元史地理志中統元年升衛輝路總管府設録司縣四汲縣下

新鄉中獲嘉下胙城下州二輝州下淇州下　明地理志衛輝

府元衛輝路直隷中書省

明屬河南布政使司衛輝府

明史地理志衛輝府洪武元年八月爲府十月屬河南分省領

縣六東南距布政司一百六十里汲胙城新鄉獲嘉淇輝

云洪武五年省獲嘉入新鄉縣十三年十一月復置

按獲嘉縣志洪武十年省入新鄉縣十四年復建疑誤當以

明史爲正

國朝因之編户三十六里

順治新志明傅友德下河北仍爲新鄉縣屬衛輝府　大兵至

縣人執賊官以應井市依然仍縣治如初　康熙續志洪武初

編户五十里後裁併

唐虞	冀州地分冀北為并州時地在冀南屬冀州
三代	冀州地周初為鄘國地
春秋	衛國地
戰國	魏地
秦	三川郡地屬[illegible]
西漢	武帝時始分汲縣新中鄉置獲嘉縣屬河內郡
東漢	[illegible]
三國	[illegible]
晉	[illegible]
南北朝	後魏[illegible]
隋	文帝開皇[illegible]年置新鄉縣[illegible]
唐	武德[illegible]
五代	新鄉屬衛州
宋	新鄉熙寧六年廢為鎮入汲元祐二年復
金	新鄉屬河北西路衛州河平軍
元	新鄉屬中書省燕南河北道衛輝路
明	新鄉縣洪武五年省獲嘉入新鄉十三年

司隸部河內郡皇輿表云按晉志獲嘉縣注故汲新中鄉漢武帝行過時獲呂嘉首因更名前漢志亦云武帝更汲之新中鄉

汲郡置衛州又以獲嘉置修武郡并改獲嘉為脩武以附廓

郡皇輿表云按一統志新鄉縣本漢獲嘉汲二縣地考隋志新鄉縣注有獲嘉城當是分獲嘉縣北置地按明

殷州共城望縣貞觀元年州廢以獲嘉武陟修武來屬新鄉共城博望縣衛州新鄉屬河北道衛州汲郡望此名縣

屬河北路衛州汲郡防禦

復置獲嘉新鄉仍舊地屬河南布政使司衛輝府

同獲嘉漢此邑名獲嘉之始

嘉故城在新鄉縣西南一十二里即新中鄉漢所立縣也今縣西南十二里之故城即其地又獲嘉志云隋開皇初於古新樂

之始

（城置新鄉割縣之東境隸之此邑名新鄉之始）

國朝因之

順治新志曰禹貢荆河自滎波導菏澤被孟豬惟豫州既載壺懷至于衡漳惟冀州今以大河界之雖土壤不同而風物亦變爲新鄉蓋冀野也自殷后建國康叔始封由周迄隋鄉邑屢易開皇貞觀分縣改隸至今繁盛瞻太行于西瞰湖中河于涤土鄘之爲鄘幾四千年康叔武公之德猶無有覽舊址而興思者乎

康熙續志曰自錫姓賜氏以來世代屢更因革不一非帝王意也勢也周有天下裂茅土而爪分之爵九五等及秦易封建爲爲郡縣廢諸侯而爲守宰亦非其意也勢也鄘蕞爾邦自置縣後忽隸於東忽隸於西或遷其地或易其名氣運所至勢必固之覽斯志者不能無古今興廢之感焉

封爵表附

周既滅殷三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乃封康叔於衛而以邶鄘封同姓之國新鄉爲古鄘國封爵自此始

一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

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惟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莅封也封卽管蔡霍是也

西漢封新鄉侯者二人

河南通志新鄉侯豹清河綱王子宣帝時封新鄉侯鯉東平煬王子平帝時封　康熙續志二侯封於前漢宣帝平帝時按武帝以新中鄉名獲嘉東漢始有獲嘉侯國至隋始置新鄉縣宣平之時不宜以此封爵而新志載之或有誤也姑從舊刻不敢卽刪

按續志所論甚正豈漢之新鄉另是一處抑西漢王子固有封鄉亭侯者新鄉卽新中鄉之誤耶

東漢封獲嘉侯一人獲嘉長公主一人

文獻通考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儀服同鄉亭侯章帝惟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漢安

帝姊妹亦封之長公主國之皇女與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爵爲列侯皆傳國于後　康熙續志時獲嘉爲新鄉地

按縣西南十里有馮石城

明封新鄉郡主一人

明史列傳明制親王女曰郡主祿八百石婿儀賓

按各志例無載郡主者茲因續志登錄未便刪去存之

	西漢	東漢
王子侯	新鄉侯劉豹（清河綱王子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己丑封地節四年薨子釐侯步可嗣薨子煬侯章嗣薨子佟嗣始元五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莽纂位賜姓王） 新鄉侯劉鯉（東平煬王子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列侯		獲嘉侯馮石（父柱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石襲公主爵爲侯有寵於安帝建光元年秋帝幸衛尉馮石府拜其子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爲郎中延光三年夏以光祿勳馮石爲大尉四年夏以大尉馮石爲大傅孝順永建元年大傅馮石）
長公主		獲嘉長公主（顯宗女下嫁馮柱官侍中位至將作大匠）
郡主		

元

新鄉郡主（汝寧王女）女儀賓李闓妻闓字時馨輝縣人

右歷朝封王子侯者二人封列侯主者二人封長公主者一人封郡主者一人凡五人

新鄉縣志卷第三

秩官表上

宰相親君其道上行四海治亂之所關也邑令親民其道下濟百里安危之所係也爵有崇卑而道無升降新鄉自邑令而下職官時有增損其可考者悉書之前明衛所武員舊志失載今皆補入

唐新鄉爲望縣置縣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二人經學博士助教各一人以驛長一人

府志唐縣令一人縣丞一人簿一人尉二人中縣一人凡縣皆有經學博士并助教各一人　唐書百官志駕部掌傳驛凡三十里有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爲驛千六百三十九

按隋史地理志新鄉開皇初年置有關官唐志亦云東北有

故臨清關其建置不可考邑之石碑村有唐開元七年碑載臨清驛長石像事升衛州新鄉秋官甚詳附錄之以備攷

大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長孫氏石像之碑原夫贍部神洲薩訶妙境代應賢刼成芥子而滿申旬時現聖雄翰曇花而實希有騰妙雲而潤三卉就微塵數之人天振法鼓而揚一音徽恒沙量之佛土惜哉彼王舍城內或不見不聞善夫我皇唐國中得揔持揔集玉臺金彩具眞儀而畢歸裝簡花編窮秘藏而咸造仍使梵宮妙智變現宰宮帝室仙苗化成落牧有正議大夫行衛州別駕李（端）溫地靈天系應半千而獨高玉樹瓊枝絕得一而孤秀器侔台鉉德並阿衡化勝解刀勢逾展驥歷黃河北岸欲千里浮清鎮太行東隅使百城安肅行君子之道四聖論克從用（素）養人之德三賢謨勿爽[illegible]以悅若流杜母之慈矜孤愍窮如遺鄧父之愛縣令（[illegible]）請[illegible]夫帝（端）胄衛斗奇光早逢博識連城重價速就明時斷錯節而奸盜除製文錦而儒雅服潘河陽之詞彩著述在於多閑姜灌壇之嚴明疾暴避於他境不下堂而人自理豈獨宓齊飭高閣而祥欲棲不孤王阜縣尉宣德郎盧（端）節明如水鏡直類絲繩諤諤當官顯於周舍閣閭理事果似仲由妙稱比乎終童可畏甚乎顏子咸以歷任其於稚衛應捷疾於星奔州縣帶於康莊晨夕侍於天命於慈謹職不易其人非夫富贍若山智慧如海孰能預于斯矣蔡驛長孫璧者周文王之苗裔土卿之裔漢司農寶魏侍中資或分守太原或受封安定門風不變傲松柏而增清代德相資歌鳳凰而轉盛丕祖德嚴考禮父慈子孝積善揚名衛荊之富莫可儔鄭莊之迎

寶足擬爲開元運載區宇廓清九隅未降之天十洲無垢之地咸來貢簾蒙湊廠途豈唯南馳蒼梧北走紫塞麟駒騕子負琛費而玄黃逐日追風觸（缺二字）而委饋助國之寶飛天之種吳欲諸侯之華燕以千金之市可不惜乎壁祖母佰農楊氏出四代五公之門乘採紫綬環之福春秋八十榮桃花而若飛座客千餘泛竹葉而常滿以禮爲國足揚于國風以貞利家已殷于家道扶人有惠樹提伽之業成發心用慈優波離之念重誓告諸佛願及庶官齊十力而救拔四生息三毒而哀矜五苦遂得繡白成（缺二字）鮮花之散滿驛中紫騮應歌如絲雲之奔流攊上誓願斯果功德是崇敬造彌陁一區幷以菩薩兩侍琢之以碧石玉凝若寶山之拔來飾之以黃金凝似蓮河之涌出常提斋悲感在昔雖遙舍利弗喜（缺二字）菸琴覩妙相縱小神力不輕樹千萬里之路傍使百萬衆之傳覽下拜稽顙罪滅無餘若繞至心（缺三字）限庶夫天長地久植善之行恒流海變田移種德之名無朽其詞曰惟唐累慶輔國多賢分枝蔭衛別駕安藩六條代布三德日宣出性明白（缺一字）道幽元（其一）儒門令閥貴代遺芳出從京兆作宰新鄉鳴絃有序製錦無傷依仁撫俗詠德斯彰（其二）孫家慈母族本恒農春秋欲暮聽覺仍聰三堂禮異四海賓同玉（缺一字）常滿依座無空（其三）有尉盧君其若生知黃波萬頃郄桂一枝行仁火速爲國早馳當官有効處事無私（其四）至美孫家善資罪國造彌陁像願感神力天地常清干戈永息敬勒石恐銷豐碑乃勒唐開元七年歲次己未四月八日景寅建

宋爲緊縣置縣令一人主簿一人尉一人

宋史職官志初不置丞熙寧四年繁劇縣令户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又云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户以上置令簿尉咸平四年川陜縣五千户以上請並置簿餘以尉兼　又云建隆三年每縣置尉一員隆興詔邑大事煩則置二尉　府志宋知縣一員縣丞主簿各一員東尉西尉各一員

按宋有知縣有縣令雲麓漫鈔云唐制縣令闕則佐官攝令曰知縣事如今署印之稱唐謂之知印初帶一權字白居易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率非選補時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判及裴克諒以佐本府周知利病宜假銅墨試其才即待有所立方議正人是知縣為攝令之漸也宋則參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金屬衛州河平軍置縣令一人縣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一人

金史百官志諸縣令一員從七品丞一員正九品主簿一員正九品尉一員正九品

元新繁為中縣置達魯花赤一人尹一人簿一人尉一人典史二人教諭一人

元史百官志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丞一員簿一員尉一員典史二員中縣秩正七品不置丞餘悉如上縣之制　續文獻通考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

按府志元典史一員當以元史為正

明置知縣一人縣丞二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儒學教諭一人訓導二人驛丞一人遞運所大使一人陰陽學訓術一人醫學訓科

一人僧會司僧會一人道會司道會一人　寧山衛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四人鎮撫二人所正千戶十人副千戶十人鎮撫二人百戶一十人

明史職官志畧縣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屬典史一人儒學縣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生員廩膳增廣縣學二十人附學生無定額驛驛丞各府州縣有繁多寡不同遞運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衛所戍守軍士傳送軍因太祖以其有妨練習守禦乃令兵部增置各處遞運所以便遞送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驗夫多寡設百夫長以領之後汰副使革百夫長　洪武二十四年更儒學訓導位雜職上　醫學縣訓科一人陰陽學縣訓術一人縣僧會司僧會一人縣道會司道會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設官不給祿　府志明新鄉縣知縣一員縣丞二員裁管馬一員主簿二員一管河一巡捕先年裁一員隆慶二年俱裁典史一員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崇正年裁一　國朝裁一新中驛驛丞一員遞運所大使一員陰陽學訓術一員醫學訓科一員僧會司僧會一員道會司道會一員　皇明典故紀聞國朝之制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二人又設前后左右千戶所以分領士卒後指揮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責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揮使掌印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械不堅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明史兵志後軍都督府所屬在外直隸有寧山衛　大明會典國初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大名兵備一員兼制山東河南直隸鄰境州縣衛所操練防盜馬匹等項兼驛傳　明史食貨志軍

屯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爲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　又云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于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于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

按明初衛所之制聚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使千人者爲千户百人者爲百户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凡一衛統十千户一千户統十百户百户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後更定每衛設前後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爲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自指揮以下有同知僉事鎮撫正副千户百户其官多世襲軍士亦父子相繼爲一代定制寧山衛舊分東西兩屯近滑濬地方者爲東屯近新鄉獲地方者爲西屯明屬直隸大名府統轄洪永兩朝以征戰有功之人授各屯世襲職銜屯田操習以候調遣其指揮千百户有世勳諳武事管屯官不離屯所將士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射步卒必能弓弩鎗刀會其承襲必赴五軍府試驗必年至二十以上方許比試比試不中者降罰有差故有陞遷有降罰有正派相傳有弟姪承襲傳世亦復从暫不一新邑衛所止十一百户卽今歸併縣

管前所之王下吳下閻下姜下宋下龔下後所之李下孫下沈下孔下劉下是也兵不足五千故不設衛觀洪武時官弁止千百户數人而指揮鎮撫無聞焉迨成祖更定屯守之制屯兵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新邑於是始設衛矣

國朝置知縣一人縣丞一人典史一人儒學教諭一人（訓導裁）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僧會道會司道會各一人　營駐防官一人

大清會典各縣正官知縣一員縣丞主簿因事添革無定員首領官典史一員所屬衙門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康熙三年大縣裁訓導陰陽學訓術一員醫學訓科一員僧會司僧會一員道會司道會一員　河南通志國初衛輝營經制千總二員駐防本城一員駐防輝縣新鄉一員　康熙續志順治十一年

新設新鄉縣駐防官一員

撥新輝二汛舊設經制千總一員專管巡防駐劄輝縣因巡防難周復設塘撥外委一員協防駐劄新鄉康熙間將新輝二汛千總移駐淇縣把總巡防新輝二處駐劄輝縣本邑仍係塘撥外委協防雍正七年改置經制外委把總一員十年以地處衝要置經制把總一員隸分防衛輝營參將標下歲支俸薪銀三十六兩

唐				
令	陸璪有傳	韋脩（見石像碑）	裴子雲（有傳）	鄭卓然（榮陽）
丞	鄭叔（見宰相世系表）	一		
尉	李頎有傳	盧節（見石像碑）	王釜（岑參有題）	廳壁詩
驛長 一	孫璧（見石像碑）			

□人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鄭子晉（見宰相世系表）

右唐時可考者令四人丞一人尉四人曙長一人

宋 知縣 縣令

元祐 李夂

晁畋之（補之從弟鉅野人見津逮秘書无咎題跋）

大觀 邵博 有傳

右宋時可考者知縣二人縣令一人凡三人

金 縣令 縣丞

皇統 王廷直

大定 [illegible] 胡□人□出 折元老

張鏃 有傳 有傳 晁文興

有碑

右金時可考者令三人丞一人簿一人凡六人

元 達魯花赤 縣尹 主簿 縣尉 典史

泰定 李□淑

天曆 張吉許理者帖木兒 邢思誠（二年）

[illegible]

至正 也先术（見寺） 姚廷瑞（見志） 李桂（見太素碑） 蓋居仁（見文廟碑） 文倫

慶院碑 夫□（見太素觀碑） 素觀碑 邢澂

補入 文謙（見崇慶院） 吳貝哥（見崇慶）

李琬 有傳 慶院碑

	劉理有傳	賈銑
	羅復禮（元末任明兵前可遂逃去）	

右元時可考者達魯花赤二人尹五人簿四人尉二人典史二人凡十五人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驛丞	大使
洪武	胡南溟（有傳）		王謨（有傳）			
	曹厯（有傳）		易陽			
	李驥（有傳）					
永樂					欒文燦	顧顯
宣德	許宣（見河南通志）					
	忠（有傳）					

正統	諸賢正	王克敬	王銳			
景泰	王政（有傳）	馬憲	趙文			
	李義（有傳）	秦正	李九高			
	侯麟（有傳）	周覞	王錫			
	張拱（有傳）	劉晙				
天順	周述（慶都人舉）	滕瑛	李昂	王忠	莫用堅（見鐘）	呂金（見鐘樓碑）
	人	李可久	范永振	龔順	樓碑	集範（見聖壽寺）
	楊清（有傳）	夏時				碑
		石銘				
成化	王素（有傳）	謝佺（五河人見）	續端（臨朐人見）	薛玹（萬泉人）	顏昱（武岡人見）	陳韻（山陰人見）
	鄺璜（臨武人舉）	定國寺碑	定國寺碑	劉縉（湖廣人）	定國寺碑	定國寺碑
	人		蔡景春（見入）	儀璟（高密人見）		

		弘治								正德	
李全（盩厔人舉）	人	王統（臨川人進）	（士陞衡州府同知）	陳琦（錦衣衛人）	舉人	陳璣（臨清人舉）	人	儲珊有傳		安惟恒（山西）	（人舉人陞運判）
		龐昇	劉穆（俱見清涼）	寺碑						趙繼孟	崔（失其名陞知縣）
於寺碑		張勝	劉銘（俱見清涼）	寺碑	邱源（見定國寺）	[illegible]				師理（清澗人）	李璟（威縣人俱）
定國寺碑		趙繹（見定國寺）	碑							卜朝英（新化）	（人見儲公城碑） （德政碑）
		萬榮	馮淮	鄧中順（見清）	涼寺碑	王憓（見[illegible][illegible]寺）	碑	李楨（見定國寺）	碑	劉繼達（見修）	
		許賓（見清涼寺）	碑	沈秘（見王公去）	思碑	許俊（見定國寺）	碑			張鐸（見修城碑）	侯賢（見高家庄）

楊際元（陝西）	人舉人	李珍（北直隸人）	貢士	吳[illegible]（陝西人舉）	人	尹政（山東人舉）	人	張鏜（宣府人進）	（士陞主事）	楊森（江西人進）	（士陞主事）
李文（見修城碑）	苗實（陝西人）	石學（平陰人見）	儲公德政碑 碑								
（見儲公德政碑）	李佐（見修城碑）	趙項（見高家庄）									
李景化（見高）	家庄碑										
賀惠（見高家庄）	碑										
碑			高勇（文安人）	惠洗（富平人）	李朋（樂陵人）	王受（隆慶州人）	（右高勇以下四）	（人代年未詳）			

嘉靖

周逵（[illegible]人舉）
人
茹鳴金（[illegible]貢士）
金輿（[illegible]人進士）
[illegible]州知州
冀禹（[illegible]州人舉人）
人陞潞州知州
曹敦（浙江[illegible]人貢士）
郭顯賢（[illegible]德州人）

黃禹[illegible]
人
高登（[illegible]州人）
李仁（[illegible]人）
劉光大（[illegible]州人）
人
陶[illegible]（歸德[illegible]）
劉璉（江西人）

馮世臣（延安人）
人
王仲德（山西人）
徐萬鎰（陝西人）
任文（[illegible]州人）
劉廷宗（[illegible]人）

劉玘（[illegible]人）
孫世英（山東人）
人
晁璞（[illegible]州人）
顧玘（[illegible]人）
常惠（湖南人）
郭朝夫（[illegible]人）

[illegible]（[illegible]人）
[illegible]
靖中卒名大
焦桁（廣平人）
徐伯齡（[illegible]）
王溪（扶風人）

陳與（潞州人）
李[illegible]（[illegible]城）
人
韓郭幹（內黃）
人
郭進禮（蒲縣）
人
[illegible]以下四人代字

[illegible]人
[illegible]縣人
鄧承福（[illegible]州人）
人舉人
鄭永恩（[illegible]州人）
人舉人
侯東（蘇州人舉人）
人
盛資汝（常熟人）
人舉人陞[illegible]人
知府
方承恩（有傳）
陳九思（高城）
人貢士

[illegible]縣
劉銘（東光人）
刁濟（[illegible]陽人）
劉獻（[illegible]州人）
陳汝功（[illegible]州人）
人
李遇春（[illegible]安人）
人
賈池（[illegible]人）

人陞知縣
王志賢（[illegible]）
人
蔡奇（江[illegible]人）
朱孔陽（[illegible]人）
人
趙文紳（[illegible]州人）
人
李世熙（[illegible]縣人）
人

張炯（[illegible]縣人）
王用賓（[illegible]平人）
人
何廷（見定[illegible]寺）

[illegible]上處
人
趙洪政（淮陽人）
人
程文會（[illegible]建人）
人
袁積（宜城人）
戴宸（江西人）
錢正宗（寧國人）
人正
[illegible]作宗
顧琳（上虞人）
李槐（黃陂人）

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可
考舊文
之
王天祿（遷安人）
人
荀仁（淮安人見）
四十四年
卒

陳鴻（吳江人舉人）

溫永和（華陽人舉人）

蕭濂（瀘溪人舉人）

許尚學（□□人貢士）

吳世爻（黃岡人舉人陞知府）

施紀（江山人貢士）

馬朝上（射洪人）

右萬曆以下十四人代年未詳據碑可考者著之

梁敬仲 統□

□元□（□□人貢士）

于瑩（見史有傳）

崇禎

張範（有傳）

于應昌（□□人有傳）

萬曆

王開（嘉善人進士）

謝成蔡（□□人）

□□（□□人恩貢士由□庠調任）

薛廷珍（內江人）

主簿員欽（傳相會稽人進士）

舊志云陞主簿

顧一鶴（吳江人）

□□（永年人）

俞尚賀（臨海人）

衛□人

杜良臣（涇州人）

韓士隆（昌邑人）

右萬曆以下五人代年失考

陳元祿（杭州人）

□□□（□□人）

石汝佩（成都人）

劉寄（忠州人）

張文秀（大同人）

右崇禎以下四人代年失考

□纘（遷慶人）

劉德仁（□□人）

余相（有傳）
菴垒（清苑人舉人）
謝士毅（文安[illegible]人）
張𢃄心（[illegible]人舉人）
徐宗[illegible]（[illegible]人）
邵象賢（[illegible]人選貢）
李蘩翔（[illegible]人）
陳昱（濮州人舉人）
吳夢得（[illegible]興國人）
胡績（隆平人[illegible]）
盧大猷（有傳 貢）
周邊邑（[illegible]人舉人）
沈時秀（[illegible]人）

王琬（東平人）
藍朝綱（[illegible]州人）
喬桐（廣西人）
張光善（[illegible]平人）
馬近輝（合肥人）
彭汝孝（吉州人）
李上（黃岡人）
曾三省（[illegible]水人）
潘京龍（[illegible]潤人）
廖愷（藍山人）
王閑（光[illegible]人）
鄭桐（[illegible]人）
郎進州（[illegible]人）
劉釗（[illegible]州人）
李福（[illegible]人）
孫豸（富平人）
張溦揚（[illegible]本人）
陳褒
張養民
汪聯芳
繆志云（[illegible]）
曾茂勳（[illegible]作人）
繆志云缺
邢夢州（[illegible]）
右陳元[illegible]
祿以下

黃曾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周[illegible]
孫可大（有傳）
董用威（有傳）

[illegible]
胡文煥（[illegible]）
李蘇（見[illegible]）
張[illegible]
可考者次之
胡道昌（見[illegible]）
張聰（見[illegible]）

天啟
[illegible]

潘嗣彥（有傳）
李長年（[illegible]）
人選貢
王維[illegible]（[illegible]）
人舉人
李仲彰（見[illegible]）
年[illegible]歲貢
馬自龍（[illegible]）
人貢士

[illegible]叔[illegible]
周士貴
陳士[illegible]
施[illegible]才
[illegible]
陸[illegible]慶
郭[illegible]貴（[illegible]）
劉[illegible]桂
羅[illegible]燦

李[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碑
蘇[illegible]辰（見[illegible]）
[illegible]碑
俞[illegible]（見[illegible]碑）
[illegible]碑
陶[illegible]基
蘭[illegible]先
[illegible]永齡
[illegible]基以下

楊[illegible]（見[illegible]廟）
碑
許[illegible]科
[illegible]國忠（見[illegible]）
[illegible]德政
梁中節
林棟（俱見李公）
德政碑
王熟（見[illegible]村廟）

劉進禄（見[illegible]）
[illegible]廟碑
湯學禮（見[illegible]）
[illegible]碑
李元[illegible]（見李）
公德政碑
王國棟（見[illegible]）
村廟碑

劉文才（[illegible]）安九德（[illegible]）
人貢士　人
房建極（有傳）
郎仕[illegible]（[illegible]）
人選貢
梁壽圖（[illegible]）
崔爾[illegible]（山[illegible]）
人

三人（[illegible]）
[illegible]州入
天[illegible]
[illegible]
李永隆（[illegible]）
人恩貢
[illegible]
倪尚功（[illegible]江）
人
李正春
閻天雲（[illegible]）
人
秦文運（[illegible]）
人

右明時可攷者知縣七十一人丞五十一人簿二十七人典史四十五人驛丞四十四人大使三十八人凡二百十六人康熙續志載陰陽學訓術成化劉清弘治袁綸正德王廷詔嘉靖戚承平隆慶李若梅張澤雄李嘉桂路徽醫學訓科正統趙仲德成化趙璜弘治趙鉞正德趙瀦趙密周禮吳登吳大涌僧會司僧會天順了聰嘉靖寵論萬歷祖琦與孚蕅然凡二十一人並得附書

國朝	順治元年		三年		五年		九年	康熙四年		六年		七年	十年		十三年	
知縣	李春藻（順天人）		梁招孟（香山人監生陞鄭州知州）		顧培元（滿洲人生員陞華州知州）		王克儉（有傳）					白肯輝（有傳）				
縣丞	朱致治	婁元泰	徐延棨（直隸撫寧縣人恩貢生）		勞志仁（山陰人）			江以碩（新城人歲貢）		吳大階（青陽人貢生）					李附鳳（永和人拔貢陞狄道知縣）	
典史	萬里鵬	馬維明（會稽）		趙尚志（[illegible]）	右俱任年失考								張繼齡（仁和人）			
驛丞	王（失其名缺裁）															
大使	張俊（陝西人）	缺裁														

十七年	十九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六年	四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四年	六十一年
	劉之紓（黃陂人貢生）	周毓勝（有傳）				李登瀛（有傳）		閻毅（正紅旗人監生陞常德府通判）	薛堪（濮州人進士）	陳璟（保寧人教習）		
劉芳永（宛平人監生歷大寧知縣）			劉天瑛（宣州衛人監生）	王丹（侯官人貢生）			陳正己（江都人吏員）				吳鉎（丹徒人監生當司河汎缺由總河題補不歸部選）	
	李春植（三原人）				孫有福（太原前衛人）			王國樑		楊思朝（鄒縣人）		朱茂成（貴池）

	雍正元年	二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王榮賜（正定人舉人陞貴州[illegible][illegible]知州歷[illegible]州知府）				徐立御（麗水人甲辰進士調滑縣）
		范昌治（[illegible][illegible]人監生陞臺灣知府）	吳延洙（錢唐人監生）		
人供事				苑文燦（文安人吏員）	

	十三年	乾隆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歷聚平知府	張鉞（有傳）	時正（正黃旗人貢生以知州銜署縣事）			趙開元（奉新人丁巳進士由湯陰調十年改為部選缺）
			孔毓佩（衢封人汎官不迴避本省）		
				韓嘉正（大興人供事）	

七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俞茂和（德平人癸丑進士）	
唐曾銘（海寧人以知縣緬署縣丞事十年補儀封知縣）				楊銘（無錫人貢生以州同銜管縣丞事）		

右　國朝已載者知縣十七人丞十七人典史十一人驛丞一人大使一人凡四十六人康熙續志所載及近時可考者

陰陽學訓術順治梁徵賢康熙馬漢臣雍正段自璽現任吳本誠醫學訓科順治岳燦丁承運康熙丁茂智岳漢生雍正李文獻岳淞生現任岳時榮僧會司僧會順治隆佑永曆康熙遠峒遠馥現任吉祿道會司道會順治李演祿康熙王金順王真香現任陳沖霖凡二十人並得附書

康熙續志曰親民之職莫切於長吏書屏書陛賜緋賜衣凡以嘉惠元元也元明以來綰符鄘土其爲廉潔自修明敏有爲者指不勝屈直道不泯公論在人則處今日而躬際其休謂非斯民之厚幸哉

又曰合一邑之治而分猷佐理則丞有專責矣書曰庶績其凝庶官無曠職雖卑亦存乎人之自勵耳豈必以哦松爲高致歟

順治新志曰古主簿之職捕治豪强佐縣官行部尚有名行可志今代權輕聊以記姓名而已

新鄉縣志卷第四

教官表中

元　教諭

至順　李惟善

右元時教諭可考者一人

明　教諭

天順　孫律

易賢　寧晉人見張學廟題

趙佐　見聖壽寺碑

弘治　范鏞　有傳

于寶　見清源寺碑

正德　張甫　華縣人舉人

訓導

李剛　見循吏傳

陳俊　太谷人歲貢

尚德 陝西人
周榮 遵化人陞知縣
張尚賢 陝西人

嘉靖

馬翺 有傳
張晟 霍邱人
趙琬 陽曲人舉人陞故城知縣
慕容
祝玫 高邑人
薛勛 臨安人舉人陞內鄉知縣
譚應徽 武陵衛人監生
謝臣 楚雄衛人選貢

李錦 江浦人歲貢
鄭秉 福建人歲貢
李勇 浙江人歲貢
邱逢席 見儲公德政碑
劉宗澄 湖廣人
馬伸箕
蔡寬 高邑人
王晃 霑化人
張璣 膠東人
賈本 陝西人
王瓚
張拯 順天人

唐朝烈 廣西舉人陞[illegible]
張雲鳳 襄城人歲貢
王耔 禹城人歲貢
方攸賓 莆田人舉人陞國子監助教

孫瓚 高密人
王瑋 保定人
王詔 永年人
王廷璽 西安人
唐輔賢 江夏人
李廷華 浮梁人
顏仲文 曲阜人
錢萬選 棗陽人
黃恩 深州人
史資化 蒲州人
冀宗顏 榆次人
韓文 見小冀備傳

隆慶

二

萬曆

任濟周 蒲臺人歲貢

顧乃猷 嘉興人陞知縣

馬負圖 南和人舉人陞知縣

趙樺 桐栢人歲貢曾周藩教授

趙昂 靈川人歲貢

趙東濟 息縣人舉人

史可述 偃師人舉人

管以中 河南衛人歲貢

佘大忠 仁和人舉人

孫佳 德州人

耿翕 息縣人

陳芑 泰州人

白卿 靜寧人

劉汝賢 定襄人

任天民 定興人

譚學曾 簡州人

楊夔 孝義人

李惟精 雲南人

冬宜栢 陽武人歲貢

何國璋 晉寧州人歲貢

陳軾 沈邱人歲貢

李維幹 復州人歲貢

唐仕暎 全州人舉人

張彭年 昌黎人歲貢

文鎬 鹿邑人歲貢

羅一田 弋陽人舉人

劉思節 磁州人歲貢

楊鶴 蕪湖人歲貢

侯金 贊皇人歲貢

潘第 萊州府人歲貢

陳至言 鳳陽人選貢

靳有德 臨潼人歲貢

何希古 醴縣人歲貢

陳甲科 長葛人

周鎬 洛南人歲貢

李文官 臨清人

苗子成 新鄭人

施一變 應州人

申先 陝州人

聶永增 平鄉人（右李文官以下五人代年未詳蓋碑碣可考者次之）

孔廷勳 夏邑人

人啟
崔乾　沈邱人歲貢
鄭光溥　有傳
班文炳　杞縣人歲貢
宗止
李素美　臨安人

李玷　有傳
楊天瑞　永昌衛人
趙完璧　高陵人
楊起春　獲鹿人
趙友竹　温縣人
右孔廷勲以下六人代年失考
谷子蕃　宜陽人
何洋　開封府人
蕭元勲　蘭陽人
孫學思　長安人
右谷子蕃以下四人代年未詳據（碑碣可考者次之）
賈朝選　封邱人

楊之桂　蒙陰人歲貢
郭士元　江西人舉人
謝天寵　南宮縣人歲貢
王錠　漢中衛人舉人
右明時可考者教諭四十七人訓導六十二人凡一百九人
國朝
教諭　李以本南人[illegible]選
順治
許務蘭　蘭陽人任年六考
十一年
楊方拱　柘城人舉人
十八年
史紀泰　確山人歲貢
康熙七年
蕭有稗　河內人舉人
九年
高理　伊陽人歲貢
十二年
胡獻猷　禹州人歲貢

[illegible]一員
姚[illegible]　湯陰人
孫廷綸　[illegible]人
李[illegible]　河內人
訓導
王[illegible]　滑縣人[illegible]後裁缺

十七年	二十七年	三十七年	五十年	雍正三年	十三年
常一眞（鄭州人丙午舉人）	郭如岳（洛陽人乙卯舉人中丁丑進士）	楊恩震（商水人乙卯舉人陞墊江知縣）	王瀛客（睢州人舉人）	社亮（河内人乙酉舉人）	潘德人（杞縣人辛卯舉人）

右　國朝可考者教諭十二人訓導一人九十三人

順治新志曰余閱學宮記而嘆大雅之不作也師儒之席教化所自起人才所自出洪永間如曹端孫昺皆以儒行師表當代何吾邑之不競也自嘉靖馬朋以勤學善教著後無聞焉而余所親炙則魏縣鄭先生愛養人才有不可及者余稚幼卽學宮先生嘉嘆親造與語祭則致胙先生于諸博士每以文[illegible]遇之雜稱首于諸博士以此[illegible]先生及余倖一第為邑中長老乃構[illegible]無[illegible]鄉先生者先生每出俸金為棉布給貧而無衣者死則[illegible]至府教授蕭然不能充行李也若延津李垍不受[illegible]豐斷出衆稜盈韜與諸生論文亦學宮之矯矯者歟

秩官表下

明	洪武		永樂			宣德				正統
指揮使						王貴（潁州人）	丁瑛	右二人俱見世	系	
指揮同知										
指揮僉事			楊欽（汝州人）			楊紹宗				
署僉事										
衛鎮撫										
千户	孟英		孟德	孟讓	唐興	唐廣	右五人俱見世	系	臧震（見固城碑）	孟禮
百户	李原（彌[illegible]人）	李本	孔原	孫忠（山[illegible]人）		孔寅	李晟	龔璋（荆門州人）		李芳

景泰 天順 成化

王宣 胡璟 程玉 孟圯 右四人俱見選

朱縉（見定國寺） 碑

楊英 楊昭

臧瑛 臧綸 右二人俱見世系

李鎮 唐浩 右四人俱見世系 黄鎮（見寶國寺） 碑 孟鍈 李瑄 右三人俱見世系 金瑛

李勲 孔瑄 龔寧 孫順 右十二人俱見世系 陶剛（見定樓記） 孔經 楊鐙 孫慶 右三人俱見世系

正德

藏儉（見觀音堂） 碑

右二人俱見世系 王脩 樊俊 右二人俱見玉皇廟碑 樊克勲（見觀音堂碑） 金昱（見圓覺寺） 碑 金旻 金綸

右二人俱見世系 趙義（見興國寺） 碑 宋成（見牛王廟香亭記） 孔璋 劉國寧 李宗 孫昇

[illegible]

熊繼文（見圖）

覺寺碑

楊秉鎔

楊滌

右二人俱見世系

魏邦奇（見圖）

右二人俱見世系

黄麒

姜[illegible]

右二人俱見三宮廟碑

孟言

孟詔

孟講

右二人俱見世系

右二人俱見世系

李隆

王經

姜[illegible]

右三人俱見二宮廟碑

孔清

孔時桂

李忠

韓[illegible]

龔海

覺寺碑二

金昊

金彰

李成市

右三人俱見先賢祠碑

臧紹宗

張燧

碑

右二人俱見東岳廟碑

王爵（見玉帝廟碑）

碑

劉[illegible]（見北[illegible]碑）

右三人俱見世系

劉忠（見玄帝廟）

沈能（見二官廟）

孫堂（見圓覺寺）

陶景（見小吉鋪）

吳[illegible]（見玉皇廟）

隆慶
萬曆

王登儒（見廣）
嗣嶽碑
王步脩
周言辯
右三人俱見集

唐際可（見三）
神祠碑
唐際淵（見承）
慶寺碑
應徵登（見[illegible]）

魏良寶（見觀）
音堂碑
魏繼正（見三）
清徽碑

楊茂材（見觀）
音堂碑

碑
孟詔（見世）
系
蕭大尾（見世）
系
金騰
劉浩
李承恩

孫甫（見鄭[illegible]）
沈榮（見[illegible]）
碑
孫九思（見[illegible]）
嶽寺碑
黃繼武（見[illegible]）
系
孔亞周
孔文奐（加[illegible]）
名宦提刑
李化[illegible]
[illegible]

武廟碑
國寺碑

王化龍（見三）
仙行宮碑
熊占群（見[illegible]）
見觀音堂
西
孔文炳（見[illegible]）
樓亭
王[illegible]都（見[illegible]）
城樓碑
王[illegible]（見玉[illegible]）
碑

右三人俱見貞武廟碑
金榜（見學宮祖[illegible]）
[illegible]殿碑
唐釗
姜騰蛟
韓耀
右三人俱見觀音堂碑
鄧一泰（見三）
宮[illegible]碑
鄧承勳（見系）

龍翔
孫九功
孫九章
右七人俱見世系
李逢
李陽春
姜天保
右三人俱見觀音堂碑
李三變
沈國璽

慶寺碑

右二人

傳見宏慈寺碑

劉恩（字懷）德政碑

劉國顯（見雙）祭德政碑

劉克顯（見祖）師廟碑

劉國政（泰）

王儀（見）廟碑

天啓

崇禎

楊成美（見宏）慈寺碑

臧養才（見孟）千兵德政碑

臧（失其名見）

楊良材（見三）仙廟碑

孟國忠（字心）明有德政碑

姜洋（見宏）慈寺碑

雜…

閻可蔭（見三）清廟碑

閻鴻勳（見聖）寺碑

陶洪（見真）武廟碑

李進朝（見西）門大悲碑

孔之俊

劉其俊

孫世纓

宏慈寺碑

碑

姜化鯤（見世系）

右三人俱見直千兵德政碑

王登第

施文光

右二人俱見宏慈寺碑

沈一嵩（見世系）

右明時世系可考者指揮使二人僉事七人署僉事二人千户二十二人百户三十六人碑碣可考者指揮使十五人同知四人僉事四人署僉事三人衛鎮撫二人千户三十四人百户五十一人九一一百四十五人

國朝	順治十年	康熙元年	十二年	二十五年		四十年	四十五年	雍正四年	七年	八年	十年
千總				湯進忠（衛營經制）	徐允鳳（祥符縣武生衛營經制）						
經制把總											李明（河內人）
外委把總	王進忠（衛營塘撥）	周豹（衛營塘撥）	白儒（衛營塘撥）			李化龍（衛營塘撥）	王仕彬（汲縣人衛營塘撥）	蔡琇（汲縣人衛營塘撥）	楊建勳（汲縣人衛營李）	杜起龍（衛營外委）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乾隆元年	二年	三年	六年
					徐起祥（懷慶人拔補寔授陞千總）	李世全（懷慶人拔補寔授）
王國瑞（懷慶人衛營委署）	孫繼禎（懷慶人衛營委署）	曹生璧（懷慶人衛營委署）	崔亮（懷慶人衛營委署）	樊魯（懷慶人衛營委署）		

右　國朝可考者千總二人經制把總三人外委把總十三人凡十八人

舊志曰諸君子宦茲土者令庇百里佐屬勤勤師勉倫範雖身去百里而甘棠之蔭虎率之跡怡悒悒有餘思者代不乏人顧邑乘不作名佚無稽自唐歷元幾八百年僅得令九人而已而名宦所識尤多難考丞以下無聞焉逮我國朝以來[illegible]雖未遠亦多闕佚即姓字具矣籍且有不能知者尚何望其鏡前修而憲懿則耶沐浴膏澤宦績不傳竊誠不能無憾於斯也姑記所知者以俟

順治新志曰春秋時衛多賢大夫蘧瑗公叔君子之風皜皜乎尚已漢世吏治近古新中昔隸汲郡虞詡崔瑗治行在汲者不述焉隋唐迄元八百餘年爲吏所稱姓氏可考者九人而已明循吏傳尚多闕佚唯於邑志取焉食其德而不爲傳著可乎夫長吏布德行仁而師儒敎古道以表士行皆教化之本風俗所自正也故備志之

新鄉縣志卷第五

選舉表上

古者鄉舉里選漢始分科取士今之經義亦猶唐之詩賦宋之策論也參用古法多其途以廣彙征之路志選舉者豈專在於科目也哉新鄉科目盛於前明獨怪自隋迄金八百餘年而舊志不載一人文獻無徵姓名之湮沒者不少矣後之視今猶之視昔志之不可不備此亦其一也

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例時新鄉登仕版邀蔭叙者共得六人志未詳莫可稽攷

明洪武三年開科舉六年詔罷之別令有司察舉賢才新鄉以人才舉者一人十七年詔復科舉頒行鄉會試式又令天下府州縣歲貢生員一人新鄉之中鄉試及歲貢生員皆於是年始中會

試者十八年始弘治中行選貢法後遇覃恩又有恩貢俱自萬歷時始宣德十一年特以廩生年四十五以上者充貢謂之取貢後天順六年再行之景泰元年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新恩應例者自成化始中武舉者崇正十二年始任子有官生有恩生天啟崇正時各一人

明史選舉志任官之事文歸吏部武歸兵部而吏部職掌尤重吏部凡四司而文選掌銓選考功掌考察其職尤要選人自進士舉人貢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監生儒士又有吏員承差知印書算篆書譯字通事諸雜流進士為一途舉貢等為一途吏員等為一途所謂三途並用也　續文獻通考國初保舉孝廉人才秀才及山林隱逸本部即行所屬委各正官選求其間果係名實相副素無過犯之人有司起送到部咨發吏部驗用洪宣以後純用科目之士而貢例吏員相間選用然爲資格所拘無復顯擢

國朝仍明之制新鄉中鄉試者順治二年始中會試者三年始拔貢亦始於順治二年歲貢始於三年恩貢始於十年副貢始於十四年雍正七年督臣保才猷可供任使者新鄉得一人乾隆元年保舉孝廉方正應詔者一人中武舉者自五年始自明至今無武進士

元	薛蕙		
至元	劉仲方（授彰德路治書）		
	官武昌推察選 侍		
	蔡完 有傳		
	（右一人出身無考按列入）		

明 洪武 十七年甲子 十八年乙丑 二十年 二十三年庚午 二十六年癸酉 永樂 乙酉 九年辛卯

進士 鄒寬 有傳

右元時鄉薦明考者一人

舉人 邢覺 李寶（歷西充昌樂教諭陞禮科給事中） 楊仁（萬載教諭鎮江府任） 尚忠（貢津教諭） 劉順（堂邑縣知縣） 馬良

歲貢 鄒寬 萬□

獨貴（□縣教諭陞判） 李炳（有傳） 王誼（□縣知縣） 盧大章（歷□府長史） 呂惟德（歷應天府丞） 右年分無考 趙寧（無為知州） 許浩（經歷） 李徵（平陽府通判）

十□年 庚戌 十八年庚子 二十一年癸卯 宣德

馬良 有傳

張□ 張翼 涂讓 李述（歷山丹衛經歷） 李齊 劉濬

劉如□ 李素（歷御史湖廣僉事） 王生（歷任南京御史） 李益（泉州府同知） 李叢（德安府照磨） 右年分失考 劉睦（南京刑部司務） 楊用（絳縣縣丞） 王制（吏目） 王璉（瀧府奉祀） 羅劍（青州府照磨）

				趙綋 有傳
				郭永熙 有傳
				右年分無考
[illegible]三年庚子		劉瑛 蘇府右長史		于鑰 任通判
		尚佐 慶陽府訓導		張莊 霍州州同
[illegible]		李恕 郟縣訓導		楊榮 忠縣縣丞
		戚寧		謝恭 王府審理
				范錦 華州訓導
				羅清 有傳
				右年分無考
弘治元年戊申		劉俊		張貴 西充知縣
		劉斌 河東運判		劉信 寶應縣丞

		王寬		呂[illegible]
		岳峻		郭[illegible]
[illegible]	戚寧 歷官累陞陝西副使			唐[illegible]
				范玫
				張賓 [illegible]州州判
				右年分無考
[illegible]	劉俊 有傳			王鐵 青州府同知
		袁英 南華知縣		朱琦 潞城知縣
				杜雯 任訓導
				李節
				李鎔
				張鐸 大同教授

六年丁未

邵恭

右年分缺考

劉欽 [illegible]

梁興 葉縣訓導

韓瑞

馬寧（嗣）茶引所運

趙琳 朝城縣丞

李鐸 固安縣丞

仝庸 巡檢

龔（瀾）失其名官封

吳禮

張[illegible] 大同府[illegible]

王[illegible]

成化四年戊子

元甲子

弘

正二

丙午

樊璽 豐城知縣

楊琥

吳仲金（正）雍州學

郭洪 桃源教諭

張壽 同官縣丞

右劉欽以下十二人見貢士題名碑是年特以廩生年四十五以上者充貢謂之取貢振淹滯也故貢數特多

李幹 懷仁知縣

耶善 縣丞

李時 本鴻臚寺

志無本字（嵩丞舊）

名與籍入（蕭題）

楊善 縣丞

蕉譯

弘治二年己酉
五年壬子

李光翰
郭郁 有傳
臧綸 舊海知縣
朱錦

趙璣 知縣
楊厚
尚謙 雲南衛
梁洪 見題名
劉德清 州判
李箴 西鄉教諭
右年分無考
郭瀛 [illegible]
趙[illegible]
馮[illegible] 訓導
路[illegible] 教諭

十二年己未
十四年辛酉
十七年甲子
[illegible]
[illegible]

潘鐸 有傳
李光翰 有傳

梁紹 蒙陰知縣
劉鳳儀 延安府通判
裴克服
梁綸 鄒鄉知縣

右年分無考
杜勇 訓導
范鎬 訓導
朱環 經歷
殷頫 教授
杜承昌 訓導
呂泰
尚能

				劉寶教授
				段尚仁（教諭）
				馬駿訓導
				祝浩（訓導俱見衛輝府）
				右年分無考
嘉靖元年壬午		郭孔完有傳		馬成良（萬全訓導）
二年癸未				戚紳房山知縣
三年甲申				李光儒（宜興縣丞）
四年乙酉		路珠		王邁道（沂州學導）
		楊充有傳		
六年丁亥				馮衍可（清豐縣教諭）
七年戊子				鄭洲[illegible]
[illegible]	路珠有傳			劉[illegible]有傳
九年庚寅				趙經
十一年壬辰				張儀鳳（青州訓導）
十二年癸巳				魏克仁
十四年乙未				張紀唐山訓導
十六年丁酉				呂泰
				朱敏（補貢俱見題名碑）
十八年己亥				張文璧（大名府訓導）
十九年庚子				朱朝弼（王府教授）
二十年辛丑				李壬教諭
二十一年壬寅				李甲長垣主簿
二十三年甲辰				楊洲教諭

二十五年丙午	二十七年戊申		二十八年己酉	三十年辛亥	三十二年癸丑	三十四年乙卯	三十六年丁巳	三十八年己未	四十年辛酉	四十二年癸亥	四十四年乙丑
											郭廷梧 有傳
			張臻 有傳			郭廷標			梁問孟		
劉邦瑞（交河教諭）	王廷詔	王嘉謨（[illegible]貢籍城教諭）	尚嘉祐（滁州訓導）	路正（王府教授）	路寶（潞城訓導）	李承賁 有傳	牛健（海門訓導）	郭從可 有傳	張國政 訓導	張春（行可子內黃教諭）	王統（衛永教諭）

		隆慶元年丁卯	二年戊辰	三年己巳	五年辛未	萬曆元年癸酉	二年甲戌	四年丙子	六年戊寅	八年庚辰	十年壬午
梁問孟 有傳											
（右萬良以[illegible]三十人詭[illegible]	名與繼年後倣此）	張夏（行可子[illegible]邑教諭）	杜如栢 傳（恩貢有）	路犀 通判	張登元 有傳	裴拱元（東平州訓導）	趙寀	劉鵬運（璜之子訓導）	李若桐	路贊 訓導	劉鶴鳴（賢之子滕州學）

		十二年甲申		十四年丙戌	十六年戊子	十八年庚寅	二十年壬辰	二十二年甲午	二十三年乙未	二十四年丙申	
									郭淐（有傳）		
					郭淐						
正	郭從泰（汝靖子）	邢煥然（烈之裔武陟訓）	導	路價（正之子德安府訓導）	李希孟（訓導）	張光（有傳）	郭蒙吉（有傳）	朱貴（選貢有傳）		杜如松	武資文（補貢有傳）

二十六年戊戌	二十八年庚子	三十年壬寅		三十一年癸卯	三十二年甲辰	三十四年丙午	三十六年戊申	三十八年庚戌			
								郭浣（有傳）	賈繼春（官臨汾任邛知	縣行取湖廣道御史南直學院	歷太僕寺少卿左僉都御史）
				賈繼春		郭浣					
楊三近（選貢有傳）	尚承祖（上蔡訓導）	賈性愚（有傳）	呂逢周（恩貢歸德教授）		趙三才	李希堯	王毓岐（訓導陞教諭）	呂輔文（教授）			

四十年壬子				李一桂（有傳）
四十二年甲寅				曾三省
四十四年丙辰				李中實
四十六年戊午				張問善（有傳）
泰昌元年庚申				王自立（教授）
				李華秀（一桂子恩貢）
天啟元年辛酉		張縉彥		張維新（選貢）
二年壬戌				賈借泰
四年甲子				趙九德（訓導陞教諭）
六年丙寅				賈三策（訓導）
七年丁卯		張維新		
		周一楝		

崇禎元年戊辰				張問仁（有傳）
				賈繼賢（性愚子選貢）
				張淑俊（文璧曾孫郡選）
				（貢永平府同知）
三年庚午		尚述古		郭之佐（丁溪訓導）
		張璧輝		
四年辛未	張縉彥（有傳）			
	周一楝（有傳）			
五年壬申				楊三正
六年癸酉		張懷瑾（永平府推官）		張克家（訓導）
		鄭士望		
七年甲戌				賈紳秀

八年乙亥	九年丙子			十一年戊寅	十三年庚辰		十五年壬午			十六年癸未
					許作梅（有傳）					
	許作梅	石應麟	任文朗（有傳）				任文暭			
路中和（歲貢固原知州）	魏得寶（選拔）			武修文（有傳）	路嘉言（訓導）	張維彥（功貢有傳）	李思謙	張彥（舊志不載見郡志疑	即維彥）	許經邦（有傳）

右明時可考者進士十五人舉人五十五人辟薦一人鄉貢一百五十一人為二百二十二人

國朝進士	順治元年甲申		二年乙酉			三年丙戌				四年丁亥
										楊毓蘭（有傳）
舉人			邢若鵬（邑之發解元）	楊毓蘭	南起鳳	劉源湛	尚崇古	楊策（有傳）	王好修（仲立子）	
[illegible]										
鄉貢（恩拔副歲例）	趙時英（有傳）	趙民表（恩貢扶溝教諭）	張欲含（拔貢有傳）	王自修（拔貢有傳）	周嗣熀（選貢）	李華郁（修武教諭見選）	名宦			

（恩開科步丙戌在行鄉試會再科之策）	任文暐（有傳）			
	劉源湛（有傳）			
	邢若鵬（新昌知縣）			
五年戊子		劉源潔		郭應期（有傳）
		于芳		郭永祚（恩貢應選汴府
		趙夢仁		知府）
		王佩琦（有傳）		
		周嗣昌（北闈中式鄉副）		
		閔皎名		
六年己丑	南起鳳（有傳）			
	趙夢仁（時英孫興國知			
	縣）			
七年庚寅				盧敏政（雅州學正）
九年壬辰				郭士棟（有傳）
				武應揚（恩貢黃巖知縣）
				任玠（文暐子選貢）
				丞琁（郡庠選貢）
十一年甲午		王景晉（署南陽府教授[illegible]晉知縣）		王景晉
				許爾梅（有傳）
十二年乙未	周嗣昌（有傳）			
	于芳（有傳）			
十三年丙申				武愼徽（吉夫孫歲平諭）
				學
十四年丁酉				張度如（一麟之子副貢）

十五年 庚戌 十六年 巳亥 特旨開科 十七年 庚子

十八年 壬子 [illegible]

劉源潔 有傳

[illegible] 有傳

王時泰

郭遇熙

潘旌（年之青兗 郵訓導）

崔生瑞（字芸窓 書志作）

郭十聚（邦彥 南水訓導）

吳繼芳（號泌 學 訓）

尚[illegible]馨（思貞 有傳）

[illegible] 癸巳 康熙 庚寅 十年 壬子 十四年 乙卯 十五年 丙辰 十六年 丁巳 特恩開 戊午[illegible]

段廷鎗（[illegible]）

任昌期（玠之子 以儒士 中官太常博士）

任璿

暢泰兆

鄭圓（武安訓導）

暢泰徵（拔貢）

張圯（士吉孫 臨漳訓導）

郭[illegible]如

張[illegible]華

鄭公田（晏之[illegible] 歲貢）

[illegible]辰 [illegible]試	十七年戊午		十八年己未			十九年庚申	二十年辛酉		二十一年壬戌	二十二年癸亥	
			暘泰兆有傳	任璿有傳	郭遇熙有傳						
	郭晉熙	白受采（淮縣知縣）					暘泰徵（策之子偃城教諭）				
	郭治化有傳	王廸吉（郡庠貢）				張蔚彥（涇縣訓導）			劉源淵（衛儀）	郭際熙有傳	曹組修（郡庠貢）

二十四年乙丑	二十五年丙寅	二十六年丁卯		二十七年戊辰	二十八年己巳	二十九年庚午		三十年辛未		三十二年癸酉	三十三年甲戌
											殷元福有傳
		南周南（北鳳孫）	馬斯良有傳			馬斯祖有傳	王錫有傳			殷元福（解元）	
張翼如	王錫（拔貢）	郭業醇（應期子）有傳		郭承休	王十年（郡庠貢）			郝祁	馬斯滅（郡庠貢）	任璨（丈朗子）	

[illegible]四			白生色
[illegible]			王三重
[illegible]十七[illegible]寅			郭培祖（拔貢）
[illegible]		馬作礪（寧州學正）	孟銓
三十八年己卯		李遐齡	
三十九年庚辰	郭香熙（有傳）		
四十年辛巳			楚溥仁
四十[illegible]年壬午			呂[illegible]
四十二年癸未			張欽光（郡庠貢）
四十三年[illegible]			路所學
[illegible]			吳應泰
[illegible]			王元佐（原武[illegible]）
[illegible]			王[illegible]
[illegible]			許克哲（[illegible]）
五十年辛卯		張廣穀（平越知縣）	茹季昶（有傳）
		張來甸（有傳）	
五十二年癸巳			郭以徽
萬壽恩科十二月			
鄉試八月會試			
五十三年甲午		李三光	
五十四年乙未	李三光（萬全知縣改杞縣教諭）		王璐（沈邱訓導）
			任珆（郡庠貢陽武訓導）
五十六年丁酉			孟金
			趙琰（郡庠貢開封府訓導）

五十八年己亥	五十九年庚子	雍正元年癸卯	[illegible]四月	[illegible]會試					二年甲辰[illegible]	[illegible]秋以二月補[illegible]	[illegible]會試舉
		孟之哲							張來洛	郭郊	暢于熊
夏建寅	孟克謹（郡庠貢有傳）	趙宅鏞	陳政（恩貢選中牟訓導[illegible]）	崔	孔興鄗（拔貢）	張來成（郡庠恩貢）	張天鳳（郡庠恩貢陽武訓	導）	周封（嗣呂子）		

[illegible]	[illegible]年丙[illegible]	[illegible]年丁[illegible]	六年戊申			七年己酉		八年庚戌		九年辛亥	十一年癸丑
暢于熊（有傳）								傅良臣（泰興知縣）	張資淇（懷慶府教授）		
	傅良臣					張資淇	楊起元				
						梁繼世（以廩生保舉才）獻官文昌知縣					
郭培乾（有傳）	張天麟（原武訓導）	梁繼世（拔貢見保薦）	張應桂（光章孫郡庠拔	貢）		呂汴封（商城訓導）				王棡（原武訓導）	郭汝礪（承休子）

十三年乙卯	乾隆元年丙辰	[illegible]月會試	[illegible]	登極恩	[illegible]	二年丁巳登	[illegible]恩科	三月	三年戊午	年
									楊俊（泰兆孫）	
									郭培墉（以廩生保舉孝） 廉方正（賜六品頂帶官許州）	訓導
王一華	馬誠心（拔貢）	郭培貽（士璉孫恩貢）	牟文讜	張珉（郡庠貢）						

[illegible]巳	五年庚申		六年辛酉	八年癸亥	十年乙丑	十二年丁卯
			郭均			郭泓
楊木	郭志道（拔貢）	馬起元（郡庠增貢）	張衙	張如瑄	李三德	

右國朝可考者進士十九人舉人四十二人俾薦二人
鄉貢八十六人凡一百四十九人

順治新志曰自科名盛而薦舉廢即登賢書者必獲捷南宮而後進身顯不則僕僕鞅掌而已故功名薄而幹濟無聞洪武時李綖尚補司訓永樂而後風斯邈矣余特標其治績可紀者

附於後以見科名不足以識人也後來者其感奮於斯

一又曰明洪永間三途並進故歲貢士如李炳呂惟德李孫王生皆至方伯府丞御史之職如是而降民無聞焉余聞之父老或舊志所載尚有耆老之德高逸之致爲父老所稱者遂爲表章於篇以重師儒孟子云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康熙續志曰進士之制不自明始也迨明設科以後吾邑登甲榜凡十有五人其名位之升沉事業之顯晦悉載前志中哉郡四十餘年釋褐十三人而似續箕裘者半屬家學淵源蓋有本也克紹前徽寧忘所自哉

又曰英俊挺生卓人之傑賢才輩出雖非地之靈鄉大夫之亭夫名顯當世者必詳其爵里所自出不忘本也吾邑鄉會題名卓有可觀其間服官居鄉之表者或以直聲著或以清節顯或守道終身或孝友訓後其爲邑人矜式必矣尚俟朝野之公論以備人物之高選

一又曰宋孫洙有云孝廉之得也人務本行失則詐以誇飾擧之得也人樂自修失則流蕩成俗取士之法不能有得而無失自昔然矣明初薦辟吾邑僅得邵公一人或不負所擧者乃位參府翰而行業無聞邑載筆者之咎歟

又曰貢士皆明經也而取之之制不同歲貢進士與三年大比而並行是爲大典其覃恩所以進與選拔以實成均者則爲特典及別列之寧有畸重歟蓋資格不足以限人人每自限耳觀夫公卿碩冠多從擁能載者非皆明經進乎與豈無數生此王邑必盡科目哉

新鄉縣志卷第六

選舉表下

元	至元	至正
雜進	冀信（王屋巡檢見崇慶院碑）	劉瑞（中書省管勾）
		蕭（杰其名官本御）
封蔭	劉宗（以父仲方揮使任襄城簿擢崇明州判歷中山府同知）	

右二人俱見崇嶽廟碑出身無攷姑列入雜進內

右元時可考者雜進三人封蔭一人凡四人

明	洪武
應例	
雜進	
武途	陳善（百戶以功陞進學）
封蔭	郜甫（以子寶贈封御史）

			陳敬（彭城衛千戶累陞本）	那彬（以子寬貴封戶部郎）
			（衛指揮使）	中
			李辛（府軍前衛右所千戶）	呂通（以子惟熙貴封應天）
			孫忠（忠義後衛指揮僉事）	府府丞
永樂			劉嘉謨（甘州衛千戶）	李淑儀（以子萱貴贈吏）
			傅大（隆慶右衛千戶）	科給事中
洪熙			張和（九江衛中所千戶）	王克讓（元年以子逵誥）
			徐整（神武衛左所千戶）	封御史
			陳亨（懷遠衛千戶陞指揮）	李常（元年以子素貴贈御）
			同知	史
景泰			周英（錦衣中所千戶）	戚泰（六年以子寧貴贈御）
			段友（興武衛百戶）	史
天順		李岳（興安主簿見三年城）	賈成（隆慶[illegible]衛左所百戶）	
		隍廟碑	袁成（留守後衛百戶）	
		鄭萬（鉅野巡檢）	楊鑑（留守後衛百戶）	
		劉澄（昌平驛驛丞）	鄭厚（鐵嶺衛左所百戶）	
		（俱見四年華嚴寺碑）	朱顯（寧夏前衛千戶）	
成化	梁璠（兵馬司指揮陞經歷）		周達（肅州左所百戶）	
		楊謙（光祿寺署丞見十二）	馮森（忠義後衛後所百戶）	
		年定國寺碑	孫強（登州衛左所百戶）	
			張杭（隆慶右衛後所百戶）	范錦（十七年以子治貴贈）
			段斌（忠義後衛後所百戶）	經歷
弘治	劉贇（有傳）		張保（通州右衛右所百戶）	
	王洽（鄧州同知）		右陳善以下二十二人代	

郭證（州判陞冀城知縣）
張文美（縣丞）
南銳（主簿）
王廷珪（照磨）
趙存智（吏目）
楊江（審理）
潘士質（主簿）

王貫（巡檢見九年定國寺碑）

年失考

李海（十八年以子來翰貴贈戶科給事中）
潘虎（十八年以子鐸貴贈）

嘉靖

楊道充（序班）
潘士朴

戚晃（主簿）
張思明（主簿）
戚芳（主簿）
閻肅（巡檢）
張檠（巡檢）
曹泰（典史）
李雄（典史）
李昇（驛丞）
南聰（驛丞）
李鳳儀（典膳）
劉濟（大使）

万歷

王澂（大使）
段綸（大使）
賈聰（大使）
右處是以下十四人見元年錦公德政碑
梁紳（縣丞）
李顯（典史）
楊賢（巡檢）
王鐸（巡檢）
潘士恩（東昌驛丞）
右梁紳以下五人見七年新縣碑

嘉靖

郭千之（例貢有傳）
路衛（珠之子選授都事）
南渭（兵馬司指揮）

魏萬（汝府典寶）
程馴（伴讀）
張成（伴讀）
薛義（門正）
右魏萬以下四人見十六年永興寺碑
趙存忠（驛丞）
王希賢（驛丞）

張楷（鐸之子以次女爲世廟中宮授錦衣衛都督）

張鐸（元年以子楷貴贈錦衣衛指揮）
張澍（鐸之子襲錦衣衛指揮）

右趙存忠以下二人見七年請瓊行祠碑

郭孔脩（丹峰驛驛丞）

郭天錫（汝府引禮俱見世系）

郭儀　巡檢

李濠　巡檢

右郭儀以下二人見二十八年玄帝廟

舒元貞　巡檢

路濬（十五年以子珠貴贈戶部郎中）

張鳴陽　巡檢

馮連　引禮

右杜元貞以下三人見四十二年家公德政碑

張九功　典史

原器　東名典史

段一受　典史

王巾　靈壽典史

南才　能德典史

郭玠　典史

劉拱極　典史

盧廷甫　典史

[illegible]

嵩縣

路似（珠山子趙府典寶）

郭之屏（延梧子光祿寺署丞陞運判）

梁聘丞（隴州州同）

梁賓丞（有傳）

梁旭徵（有傳）

賈邦祐（典史有傳）

右張九功以下九人見四十四年東嶽廟碑

梁大朝（四年以子問孟貴封文林郎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有傳）

南疇（元年以子渭貴封兵馬司指揮）

郭從可（十三年以子庭梧貴贈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

梁大朝（十八年以子問

郭之翰（上元生[illegible]）

郭磐（之屏子順天經歷）

張紳彥（問仁子光祿寺署丞）

郭滌（蒙吉子鴻臚寺序班）

王自安（趙府典寶見二十年大安寺碑）

杜衛（山東都事）

郜激（西安府稅課大使）

右杜衛以下三人見五年于公去思碑

徐永安（潞府承奉）

董以徵（潞府典膳）

右徐永安以下二人見十二年西嶽廟碑

孟貴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有傳）

楊大本（儀鎮恭大使）
王從儒（安慫縣驛丞）
右楊大本以下二人見二十三年自家觀音碑
劉邦魁（陝西布政司令）使見二十四年觀音堂碑
程評（太原府同知見二十）五年觀音堂碑
秦桐（清苑典史見二十四）年吉祥寺碑

郭十之（三十三年以貢）
蒙吉貴贈[illegible]
[illegible]
梁大宜（年四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素緒（梓畔鎮巡檢見）元年城內廟碑

劉顯[illegible]（見卯科武）

恩署丑
賈性慈（元年以子繼宗）貴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
梁祚明（恩貢六年以羅）問孟寧夏巡撫功任有傳
郭士標（官生元年以父）溫禮部侍郎任有傳
周淮（九年以子）一揀貴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
張問仁（十二年以子縉）

（貢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

右明時可考者應例二十五人雜進五十七人武途二十四人封蔭二十四人凡一百三十人

國朝應例

順治

吳國璠（例監考授州同）

孟克類（例監考授經歷）

楊佩蘭（文秀子例監考授州同）

王纖（自修子考授州同）

張欲合（繼彥子考授縣丞）

王琳（例監考授州同）

雜進

武途

張所養（戊子科武舉）

張志定（辛卯科武舉）

路參（甲子科武舉）

封蔭

張欲宏（官生元年以父繼彥工部侍郎任仰欲昌）

許經邦（二年以子作雍貢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

楊文秀（八年）

許惟梅（經邦子例貢）

楊濛（佩蘭子例貢歷陝西洮城府同知）

楊徵（例貢候選訓導）

王純（[illegible]子例貢考授知縣）

王維城（[illegible]子道知縣）

張欲昌（繼彥子望江知縣）

張文章（欲合子例監考授州同）

孔文璟（丁酉科武舉）

郭天麟（歷江南福建遊擊）

都有才（正紅旗牛彔陞本旗甲喇章京）

王懋修（福建都司）

（貴封江寧[illegible]府推官有傳）

劉國器（十四年以子[illegible]湛貴封奉政大夫陝西鞏昌府涼州監收同知有傳）

張繼彥（十四年以子欲合貴贈文林郎中書舍人有傳）

王仲立（十八年以子自修貴贈文林郎山西芮城縣知縣）

張繼彥（十八年以子欲合貴贈奉直大夫戶部署湖司員外郎）

郭培埰（例監考職州同）
暢中擢（例監考檢職州同）
徐昇（例貢歷鄧州訓導渭南縣丞）
楊爲祿（例貢光祿寺典簿）
楊漢（例貢滎澤訓導陞息縣教諭）
楊爲柱（例監鄒縣縣丞）
楊爲枝（例監考職州同）
王磊（例監考職州同）
王纘旦（例貢）

羅毓蘭（江西吉南贛道）
袁大醇（寧陵縣典史）
耿懷素（郟縣典史）
淵良璧（江南都稅大使）

文興明（行伍歷直隸石門寨署遊擊營參將都司僉書事以功陞貴州安籠鎮總兵）

楊文秀（六年以子毓蘭贈朝議大夫刑部湖廣司郎中）
王仲立（六年以子自修貴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加一級）
文洪（六年以孫興明貴贈懷遠將軍石門路都司）
文道立（六年以子興明貴贈懷遠將軍石門路都司）
王仲立（十四年以子自修貴贈奉政大夫[illegible]）

郭鎮都（例貢）
郭培恒（例貢）
郭培恪（例貢）
饒爲德（例貢）
宋[illegible]

丁若璋（辛酉科武舉）
王起龍（以恢復海澄縣廈門金門有功僉書[illegible]加三等提守鎮又以安[illegible]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十九寨有功[illegible]旨[illegible]加十九）

[illegible]
加二級
王希舜（十四年以曾孫起龍貴贈榮祿大夫左都督）
王兆麟（十四年以孫起龍貴贈榮祿大夫左都督）
王孝（十四年以子起龍貴贈榮祿大夫左都督）
孔衍蓬（文璨子生員聖裔係江南句容縣四十八代孫孔端隱派優[illegible]山洙泗書院世職國子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選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等授左都督餘功五級泰侍推用加以左都督管河北鎮中軍遊擊兼左營事總領餘功五大夫康熙二十三年代理河北鎮總兵官事

暢策（二十七年以子泰恩貢贈文林郎江南徽州府祁門縣知縣）

駱蕃祚（三十六年以子元福貢贈文林郎蒲州府臨吉士奉養）

[illegible]

李本（庚子科武舉）

貢贈奉[illegible]州諸[illegible]縣知縣

任文瞻（四十年以子[illegible]貢例贈中憲大夫山東登州府知府）

任玠（四十二年以子昌齡貢贈文林郎太常寺博士）

郭士標（五十二年以子晉熙貢贈朝議大夫吏部稽勳司郎中）

徐法舜（五十二年以子昇貢貤贈登仕郎河南南陽府

謹呈

帶鈞

鄧州訓導

梁鼎薫（十三年以子縉世貴贈文林郎廣東瓊州府文昌縣知縣）

梁鼎鈺（十三年以子縉世貴贈文林郎廣東瓊州府文昌縣知縣）

傅鼎（十三年以子良臣貴贈文林郎順德府教授）

張允燦（十三年以孫鎣淇貴贈文林郎懷慶府教授）

張東暹（十三年）

新鄉縣志

2

卷七　星野　疆域
卷八　形勝　山川
卷九　城池
卷十　關梁　驛傳
卷十一　學校上
卷十二　學校下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1 1929

ChL 3145: 0222.83

新鄉縣志卷第七

星野志

在天成象未易窺尋言人人殊尤難採擇新鄉隸衛準衛分野應屬室壁之次或云昴畢未必盡非然不敢並存致貽叢雜之誚若冉元亨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使知天者併載于篇

春秋緯文耀鉤以北斗七星主九州曰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樞一至四為魁唐天文志魁以治內故殷時皆為中州四戰之國地在中州太行以東為冀州域於斗之分野當屬樞星

唐書天文志自陝而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鄭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衞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后文之國也　王洪遘句

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罰而畢自鄉以張亂則冀二

蜀刑冀強起爲名卯要爲平岡躋乎甚尊其名太行　又述征

記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

摘輔象以九州繫於三台曰冀州屬錯錯謂中台之下下台之上

其地在冀州三台之分野當屬錯

史記天官書大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爲五星於辰星曰北方

水星經云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地在冀州五星之分野當

屬辰

淮南子云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神爲辰星

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並云戊巳中州河濟也地處中州十干

之分野當屬戊巳

按淮南子謂衞屬壬與天官書天文志異

帝王世紀明清類分野書月令正義並云亥爲衞分地在衞十二

支之分野當屬亥

順治新志容齋洪氏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甚不可

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陬訾于辰在亥衞之分野

也屬并州且衞本受封於河內商墟後徙楚邱河內乃冀州所

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與并州了不相干而并

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繫涼州

耳謬亂如此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按晉天文志星經杜氏通典亦曰亥爲衞分而皆屬并州爾

雅謂兩河曰冀正北曰并衞在冀州之南禹貢錐指曰冀南

亦距河新鄉爲南河與豫分界觀此則與并自不相及也

淮南子謂衛屬巳與諸書異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氏注云星土星所主土也陬訾衛也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帝之虛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陬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地屬衛爲冀州域十二次之分野當屬陬訾

唐地理志河北道占幽冀二州之境漢河内魏勃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廣陽等郡國又參有東郡河東上黨鉅鹿之地孟懷澶衛及魏博相之南境爲娵訾分　又天文志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叶莊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　又云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内接成周河内皆豕韋分　大衍歷議正月會於亥其辰爲娵訾　玉海星土分星注云娵訾衛也據鄭注與班固地理志分野合帝王世紀亦用其說考之左傳國語皆合但以國爲斷則疆土變易不合天文之正　後漢律歷志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鄭樵通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帝王世紀黃帝分星次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歲律爲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

汲縣志歷代史志記星辰各不符同雖皆言衞爲娵訾之次於辰在亥而黃帝分星次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史記前漢書皆不言度數後漢書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豕韋之次晉天文志隋地理志並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唐天文志娵訾初危終奎蓋一行之測驗精于前人故自宋元以來言亥度者必以始危十三終奎一爲準據也　康熙續志分宿分野之說諸家不同至唐一行有雲漢升降之論而娵訾之次則起危十三度終奎一度按之新曆較之舊志將差十度而壁星入降婁之次矣所以然者七政東行恒星亦東行每七十二年星去節氣一度積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而一周天故宮次有定者也星度亦有定而未及周天之期寔無定者也吾志星野姑準唐志而已諸家紛紛不復並載爲書其說以釋疑

按陬訾亦曰豕韋左傳云歲在豕韋疏豕韋亦陬訾[illegible]東北紀豕韋之次一名陬訾是也

天文星指云室壁衞輝府懷慶府彰德府大名府文獻通攷圖書編纂字通志一統志並云室壁衞分地在衞二十八宿之分野當屬室壁

前漢地理志衞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内之野王朝歌皆衞分也衞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邱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邱故春秋經曰衞䙴（古遷字）於帝邱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邱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衞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絶故獨爲分野　唐天文志

營室東壁娵訾也初危十三度餘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營室十二度終奎一度自王屋太行而東得漢河內至北紀之東陽北負漳鄴東及館陶聊城又自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而東得東郡之地古邶鄘衛凡胙邢雍共微觀南燕昆吾豕韋之國自閼道王良至東壁在豕韋爲上流當河內及漳鄴之南得山河之會爲離宮又循河濟而東接玄枵爲營室之分　明天文志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其所配直隸十三布政司府州縣衛及遼東都司分星錄之危十三度至奎一度娵訾之次也河南布政司所屬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北平之大名府開州山東東昌之濮州館陶冠縣臨清三縣東平州之汶上壽張二縣皆室壁分　順治新志天官書經星當宿中外宮星氣之精皆古州國宮官物類之象春秋書災異推其應不明甚據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天文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稱魏地觜觿參之分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爲觜觿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爲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義亦以河東河內爲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歌爲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爲前所失之衛與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爲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

錫於周分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魏與屬衛之別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爲狄所滅齊桓伐狄而更封衛於楚邱是爲文公子成公遷都帝邱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內屬衛天王安能奪彼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啟南陽蓋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而河內遂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寔非魏也且魏分晉地在刪詩之後詩之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唐即晉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即衛之東郡浚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爲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歷之說各有不同樞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其纖星羅錯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爲據又況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脈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以爲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

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疑也近見河南志以河内爲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爲衛室壁分野且河内南接河南不百里即爲栁張之分野北接河東不百里即爲觜觿之分野而東去濮猶殆千里室壁分野又分敍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爲室壁分野乃越峻遼遠分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壁爲幷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太廣分其西北爲幷州即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謂則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惑滋甚括地志以觜觿參爲益州分野星經曰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内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爲益州即今之四川是也與河内相去萬里諸儒於地理之易步者尚紛紛無定而謂天文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詳而地里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内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郡在山東今屬河南郡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古地山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雖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河内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内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惜悁介心多憂思也河内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内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爲魏地則星爲觜觿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疆域志

九州五服疆域各有區分三代相因不無小變秦幷天下置郡縣而縣之大者猶足方古子男之國新鄉爲縣肇于隋至明初而疆域始定雖四履縱橫不踰百里而化行浹境亦必有道矣

隋置縣在府治西南東自臨清店至西大家店廣五十里北自陳堡鋪至南椿莊袤七十里

東界臨清店[illegible]十里又三十里至衛輝府

南界永城店二十五里又三十五里至陽武縣

西界大家店二十里又四十里至獲嘉縣

獲嘉縣志漢初立獲嘉于新中鄉東抵汲西接修武其地甚廣隋開皇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割縣之東境隷之

北界陳堡鋪二十里又二十里至輝縣

西南界張家庄五十五里又十五里至原武縣
東南界顧固寨三十里又四十里至延津縣
西南界杏庄四十五里又十五里至獲嘉縣亢村驛
東南至小店二十里又四十里至胙城今并延津縣
東南至江寧陸路一千五百五十里水路由黃河自徐州二千里
由衛河自臨清三千一百里
東北至京師陸路一千四百五十里水路至張家灣二千九百
七十里
東至山東臨清五百五里
西至陝西潼關九百六十里
西北至山西鳳台縣星軺驛二百三十里
南至湖北漢陽府一千五百里為湖北湖南廣西郵道
西南至湖北襄陽府一千八十五里為雲南貴州郵道

康熙續志曰周建千八百國井邑郎甸若燭照數計焉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所以正封域杜吞并也今鄰邑疆土綵在寺見山者有碑可攷隸在賀家屯者有冊可憑為隣封所據爭訟經年視昔虞芮閒田無乃滋愧歟

暢俊曰按括地象曰地二億三萬五千五百里中國居其一黃帝立萬國嚳建九州舜分十二禹復為九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興存者三千九州如故周初千八百國九畿屬於職方東遷後見春秋經傳者國百有七十末年僅七國焉秦置郡縣立守宰星羅碁布左濱海右流沙方以計之萬五千里為一國漢唐以來州縣之設有時變置山川之形亘古不易新鄉天下一指也然幅幀實當孔道星軺如織未諗息肩豐圖經野測景

相宅者固所不遺蓋京邑身也王畿背也四方指也一指轄臂臂之憂也故不遺也因地善俗因俗宜民其斯為發廙三回之吉矣

都屯附

舊志新中鄉嘉善鄉南嘉平鄉歸德鄉貴賢鄉共五鄉不可攷

明曹璉新中鄉詩一入新鄉望李臺李臺轉遇塊村來壽岡祠馬遊芳草冬到竟農訪落梅藏海秋風彫細柳赤城夏日映高欄東莊西社無飢饉文教長興育俊才

邑分東南西北為四路益西南路為五

五路轄三十六都

康熙續志三十六社在城社大遞社永康社小冀社藏滿社張青社李臺社郭柳社介二堡社塊村社司馬社辛常社大常社馬社王村社龍泉社大興社大隗社西寧社北社長興社米莊社呂村社楊興社永城社丁家社曹村社東龍崗社西龍崗社嶽泉社介三社原莊社陳堡社郝高村社豐安南社裴村社興寧社見存升十三社又張門總堡龍廟高莊賈城歌留永安正莊入社董撥

國朝新舊共三十六社地多犬牙相錯或一户分於各里或極東之民隸極西倣古昔比伍閭聯之意殊覺繁而無紀乾隆七年開現詳斷為三十六都俾其各相維繫縣下所屬村莊分列於左

第一都城大街四

東大街　西大街　南大街　北大街

右在城

第二都攝村十一

呂村 河頭 臨清店 路州堤 東洲頭 宋國村 高庄

屯 聶家庄 栗家庄 孫家庄 秦家庄

第三都攝村十一

閻家堤 陳家庄 任家庄 下王庄 原家堤 保安堤

張家堤 趙家樓 于家庄 小介亭 南小屯

第四都攝村十七

北新鄉屯 姬家庄 宋家庄 紙坊 柳園 大村集 南

新鄉屯 坡頭 東新鄉屯 張家庄 新庄 古固寨 史

介亭 王庄 孔家街 南小庄 庄岩

第五都攝村七

史亭屯 張興屯 申家店 北小庄 張八寨 [illegible]

第六都攝村十二

三官廟 東關 飲馬口 張家廠 張家庄 段家村 [illegible]

灣 官村 喬鋪 鴻門村 馬小營

第七都攝村三

西台頭 中台頭 東台頭

第八都攝村八

劉家堤 馬二庄 王家廠 楊村 王家灣 荒堅 高村

劉家營

右東路

第九都攝村十

石村 三永康 東西原逢 南陳庄 店後營 皇庄馬

文家營　合河鎮　西合河　北陳家庄

第十都攝村十三

大名營　劉大名　丁固城　張固城　全固城　王固城

李大名　中名　絡絲潭　路家庄　八里營　唐家庄　沈

家營

第十一都攝村六

潘家屯　楊家岡　王小屯　原庄　范家嶺　小栗村

第十二都攝村十六

石榴園　城西庄　壇後　小楊庄　姜家庄　水南村　水

南營　十里鋪　西元庄　高庄　火家店　三高村　東水

東　西水東　大郭　小郭

第十三都攝村七

北翟坡　野虎林　張任旺　段任旺　楊家庄　南翟坡

任家營

第十四都攝村十三

張唐馬　李唐馬　岡頭　百耕營　大宋佛　城南庄　金

家營　周家庄　朱名　梁任旺　八里鋪　劉任旺　任旺

庄

右西路

第十五都攝村八

劉司馬　孟司馬　王莊　路家堤　賀家堤　趙家堤　牛

家堤　油房堤

第十六都攝村四

張街　郎公廟　固軍　荆家樓

第十七都攝村八

劉二庄　位家庄　陳家庄　苗家庄　小張庄　毛家灘

賀家屯　溝兒峪

第十八都攝村十

孟家營　臧家營　李村　趙村　賈家屯　長興舖　西辛

庄　寺上村　焦家庄　田家庄

第十九都攝村四

八柳鎮　陽興　龍泉　李台

第二十都攝村七

張家灣　小河　浮水村　大泉　土門　西趙堤　吳家店

第二十一都攝村七

獨州寨　塔庄　東辛庄　永城店　王府庄　李庄　永安

右南路

第二十二都攝村二十一

上庄　玉女觀　劉全庄　宏門村　薛灣　口頭　塔兒岡

秦窰　馮家庄　馬衙衙　沙庄　神頭　六台山　黃稅口

白馬峪　韓窰　沙溝澗　窰兒頭　牛家窰　田家灣　牛

王廟

第二十三都攝村十

三張門　三魯保　小朱庄　白小屯　楊家庄　尚堡　王

門　尚同古　郭柳　黃家屯

第二十四都攝村十一

三家庄　牧村　暢家崗　茹家崗　御寨　朱庄屯　大朱

庄　黑堆　楊小屯　前戒海　後戒海

第二十五都攝村十一

尉村　寺庄頭　丁家庄　壇後　馬坊　東郭　前陳保

羅家庄　後陳保　王小屯　楊家崗

第二十六都攝村十

黄崗　北馬頭　豆腐營　棗焙　南栗家屯　牛家村　馬家庄　李家庄　西王村　寇厰

明郭澆初冬牛村詩霜落高天樹色殷烏啼深巷數家開傷心自照門前水東去悠悠雙鬢斑一官何事空能老轅下於今歲月深名姓卽看鐘鼎上閒身何似卧雲林

第二十七都攝村七

大魏村　招民庄　東王庄　北原庄　北招民庄　苗塊村　郝魏村

第二十八都攝村九

前辛庄　後辛庄　前五陵　耿家庄　尚碑屯　李[illegible]屯

君子村（俗呼蓬里）　後五陵　金燈寺

第二十九都攝村八

史家屯　尚家灣　高家灣　小栗村　栗家屯　大栗村

賈喬　西家村

右北路

第三十都攝村五

大吉　梁家庄　小眞鎮　孫家庄　杜家庄

第三十一都攝村九

吉家庄　崔家庄　豆腐村　秦村營　周家庄　梁村　杏庄　侯家庄　西寺庄

第三十二都攝村六

七里營　曹村　丁家屯　劉家店　王家店　佘家庄

第三十三都攝村六

馬家庄　趙家庄　王府庄　張家庄　夏家庄　曹寨庄

第三十四都攝村十一

張張青　位家庄　大興　許家庄　賈城　楊家屯　閻張青　苗家庄　高村　王家屯　王家庄

第三十五都攝村十

康家庄　石碑　李道堤　敦留店　羅家灘　劉八庄　丁家庄　樁庄　楊家庄　楊家堤

第三十六都攝村八

東興營　西興營　東大場　西八場　壽庄　唐法鋪　[illegible]家庄　吳村

右西南路

屯營十八處

西北耕營（王下南伍）　店後營（王下北伍）　秦村營（吳下南伍）　東北耕營（閻下南伍）　大趙營（姜下南伍）　東元豐營（姜下北伍）　宋佛營（宋下北伍）　七里營（宋下南伍）　塊村營（翟下木伍）　西元豐營（王下北伍宋下南北兩伍）　文家營（吳下南伍）　水南營（姜下南伍閻下南伍）

右前所

孟家營（李下東伍孫下西伍）　臧家營（孫下東伍）　馬家營（沈下東伍）　劉庄營（劉下東伍）　金家營（劉下西伍）　塘家庄（李下西伍）　八里營（孔下上伍孔下下伍）　沈家營（沈下西伍）　任家營（沈下西伍）

右後所已上十八屯營計二十一村已分列三十六都內因

另編賦額且爲明時脩防之地故特詳焉舊志無文家營馬家營金家營唐家庄任家營有嘉平陳杏二營嘉平營無攷杏陳杏營隸于獲邑列入新境誤也又夫家店營宿今後營東王岳營西王岳營即藏家營孟家營也

新鄉縣志卷第八

形勝志

勝之有形者在地理勝之無形者在人心故制勝以人不以地新鄉用太行爲屏障而王國五陵畋陀峚禪黃河故道形蹟宛然四達之區中州一大都會也攬勝槩於天成而以無形者制有形則得人得地不徒一邑之苞桑鞏固矣

史記左孟門右太行大河經其南常山在其北

宋地理志朝貢聯絡舟車交集

文獻通攷左右山河古稱重鎮

元志蟠龍奇峻地當衝要泉甘水溫

元蕭璘衞輝記衞室璧之分野汲之西獲邑之東新中之鄉即屬衞邑也北太行而南洪河西百泉而東淇澳墳衍廣陸皐隰沃流貫

東州之巖邑也

元王惲汲郡圖志引北通燕趙南走京洛河山之間一都會也又劉君去思碑銘云太行東麓浸以清泉桑土衍沃民俗殷阜

明潘嗣衮官行驛馬記路通入省星軺絡繹

河南通志面黄河之流搏五陵之險

按黄河舊自縣西南鼓留店入界迄元至元中始自源武縣决而東南流經陽武封邱兹河乃絶今縣境南去大河三十里有古黄河道兩河形勝猶宛然也

衛輝府志左衛河右孟津太行峙其北黄河繞其南

舊志按置郡縣必擇山川風氣所聚盛以阜民生設險也今縣左河濟右孟門太行峙其北黄河經其南而內帶衛河之流搏五陵之險蠻夷連絡舟車輻輳爲河北要地據其勝者恐亦以守可

張采雜志王岡陂陁五陵翠拱行山之支脈也

唐宋之間使往天平節馬約數陵于昴新鄉爲期及還而不相遇詩入衛期之子寧何嘆不步當時人去何處淇水日悠悠恒碣青雲漸衛漳白露秋知君留新鄉不是愛封侯　明劉臧新鄉道中詩極望新鄉見五陵山形迤邐鎮臨清絡繹潮迴雙濤淨渡秋入閘春草生聚合復斯井獄决郊公病去石橋横因尋古蹟憩行役重王漢家馮石城　謝榛新鄉送李于鱗之關中詩路出新鄉煙樹重石橋曾別李攀龍總喜謝朓驚人句獨立秦天落雁峰　國朝王鐸新鄉詩荒原存古廟烽火更[illegible]田阜聲陰陰野霧遮三秋懸鼓鐸百戰厄龍蛇縱有偷安日知看何地花　沈元滄贈陳榆庭詩與君訂交記乙酉畫船一正繫

金閶柳翠草清暎樓天字一面匆匆遶禪手雲若景附向金臺驪駒余亦從人後青衫猶彿染天香未敢生涯怨不偶長安落葉又逢君剪燭深宵便易酒共輸懷抱敘生平淋漓意氣良非苟尾大從來有不掉勞勞又復家園走關河絕遠合并難寸心時藉鴻鱗剖天旋地轉不暫停星紀迴環尚未以織嵇好夢驚黃粱倏見浮雲變蒼狗依然落拓返鄉閭自分棲遲終隴畝扁舟君忽武林來訪我茅齋剪春韭小樓一榻對吳山情話纏綿開笑口驪歌門外促征鞍燕樹江雲幾搔首樗材自合有疏用大器懸知非小受當今廊廟正需才百里應匡亦何有余也支離憔悴人秋卷叢殘同敝帚胡然見獵喜忽生林壑初心不自守攬轡來過馮石城太行左峙淇泉右野外猶存君子邨溪頭或有垂竿叟五陵森樹帶三岡靈氣盤旋鍾太皁使君坐嘯風自淳嘖嘖誰聞稱杜母短轅纔投遣馬迎拂塵置醴情何摯疎簾晝永海榴紅頓覺穠華照衰朽人生聚散湖海萍世事升沈屈伸肘但須各保歲寒心白水青松期不負他年遊宦事粗成二老風流君許否

浙西沈麟洲先生以詩名宇宙所著滋蘭堂集哲嗣椒園侍御已乞閒學歸愚翁爲之選定集中有贈陳侯訂交行一篇令姪樗莊錄以示余敬爲編入陳侯爲政風俗還淳夫三岡五陵靈氣盤旋寓賢歌詠及之山川亦藉以生色云

劉正宗新鄉逢立春有感詩使車回萬里已見客途春麗味尊中酒東風陌上塵閒愁藍鬢改舊恨與時新衞水溶溶綠銷沉百代人

林清甲寅秋客鄘南詩黃花綠酒客中筵簾幙秋風動管絃造物送人行素地飛仙遲我謁鈞天重陽幾過無多日

甲戢棍逢又十年醉爾大賓開大口要看滄海變桑田

引褚其高新鄉境賦世有洞寥子者以儒為業處世則迂志不僥倖行有廉隅詩書適意日夜盱盱萬物靜觀臥則與俱一日幡然起曰士君子之居世也蹟未歷於五嶽腹空飽乎詩書紙上糟粕甕中游魚訪名勝以登眺詎臥遊之能如於是釋書佩劍行首京都燕山易水帝業皇圖荷聖明之御世兼宰執之效謨鷦鷯窺鄧林之廣大魴鯉竊萬頃之江湖挽轍而南將入吳楚腊覩荆衡江漢為酹肆胸中之遊龍愧人間之首鼠行次河朔別是鄘墟入新鄉境憩故人居下陳蕃之榻設馮驩之魚十日之歛滿床堆書意萬里之邈此發軔之初若謂此邑之可忽乃知浮慕之為虛問之主人曰今之郡邑葉分碁布欲投人[illegible]山川天賦今昔殊風遙邐異度主人不歸亦能進其[illegible]

曰是邑也自昔分土創始曰鄘一降春秋再降秦封漢隋相繼唐宋登庸初并入衛後屬三川以地為鄉在卯金之季從鄉名邑在開皇之年無何而州縣之屢易未幾則改隸之迭遷最後則縣廢而為鎮不以乃復列于邑編天厯元祚兮亶聰明之崛起厥命維新兮與郡縣而更始仍以其邑隸衛兮垂永久之定矩乃聖聖之相承兮頌萬年之天子昔雖變遷無常兮今歸一統之疆理承高明之下問兮試披搜乎故紀幸匆厭乎耳聒兮願不辭夫頰齒爾其星應室壁野分冀兗堯舜首善禹迹先週自殷鄘墟乃入于周為康叔之舊封衛武公之紹休歸皇明之版圖已二百之春秋畿南首藩河朔要地八省極衝一方重寄孤城突突如岡如陵千村落落如御如企區傍大瀆之濱邑入守州之治東眺濟水南帶濁河北襟孟行之翠西環沁水之波

若夫境內則山因寺名三岡如附衞水發源于蘇門瀕城湛湛函東注倉儲移之小灘賴水運之便路再而牧村陳戈之野馮石封侯之城防水之堤有塊村賈橋之固瀦水之潭有白馬絡絲之泓御寨土紅漂杵舊跡李台寨設俗謂避兵老君庵爲燒丹所在白鶴觀有仙子題名古堤則修築之可據金灣則草怪之難明乃其[illegible]瀆大河勢平而下雖染殷受之淫風尚賴康叔之治化丹雘飾治以成終酒器禁飲而不假稼穡借河潤而常盛民風脫習俗而漸淳虢免飢饉境無艱辛貿易平而未有折閱之患水陸備而易爲嘉禮之陳天之司牧厥亂爲民取千村而社席合四季以同春兆民嚮化五品皆親外翰堯李禮教維新章縫抱璞科第聯珍出則展布所習歸則肥遯其身前修規範風激後人他若武龍諸封賈芳孝行仁人君子鄉邦愛敬宮披文[illegible][illegible]閣之廖居指訶數簡册輝映又如昔賢塋木歷歷遺跡名咸休以從義而不衰恭完明以持法而猶封是皆有先哲泉壤今猶宿草之莽茸至于貢賦供上之具祀典祈神之休[illegible]遞應往來之用徭役多胥徒之儔四墪爲防兵計六橋爲病涉謀北堞之外旅櫳商舟發居居邑雲集飈流兩關候長途之客鄭武艦訓百勝之戈矛斯則一邑大較舉一該百乃若民生之利害自有不易之碩畫往牒歷歷而可尋時勢昭昭而可繁主人或當春秋之候騎馬花村勸而農事藝而郊圃循行郊野未審鄉煩時而聽牧野之耕歌觀衞波之晉鯉踐鴻門之平沙飲原庄之甘水瓦陵之草木朝鮮李台之返照夕美天寧之寺幽查無方絡絲之潭淵深莫底登一路之清致應吟情之未已又或豫齋宿戒毖祀神祇檢商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操一念之寅亶斯

黍稷之馨馳恍洋洋之降鑒知神明之格思山川以寧雨暘以時神之所歆兆民賴之又或寮牘無文四民安作退食自公罷庭綠步應弦鳴清齋紈搖素思昭明之休風懷乎成之永護斕衛康叔之遺黎諷詠淇澳之佳句繹齊治之謨猷籌皐安之展布上以報乎君恩下不遺之民蠹又有之矣地頗肥饒不費耕鋤人心怠惰惟樂安居女不務夫蠶事男不重夫積儲俗之剛戾猶在性之執拗難除一雖災疫田野為墟遺少者之不更事多外從而揖盧極目盡荒蕪之狀南畝難望其豐禽以致招集流戶代耕輸租及督限而入稅類與會之常虛成固結之夙病乎國用之何如衛薛氣蒸兼通貨易貢賦所由公私兩利昔沁水驟決乃一瀉而至盧舍蕩然何有乎地民幾魚乎今猶可記患或不測籌在當事近有議者慨沁漲河欲開之而入衛乃利害之孰多彼河濶而衛狹沁急湍而衛平波其可否之較然抑詞抗言者何儻茲議之再起要執守之莫阿洞寰子聞之作而嘆曰嗟嗟一邑之故盡矣備矣四方君子或邂逅而問新鄉可恃以是對矣援筆賦之令童子歌以侑觴客與主人至于洪醉

國朝王嗣槐七述賦壯郭子再遊河朔郎次鄘城從元隱先生登城闉壯樓而樂之曰美哉山河之固此衛康叔武公累世攸宅（達各切）者乎元作維新究用咸作何必溯命冀於禹州詳分幷於舜邑（舜分冀為幷州故河北亦屬幷）遐哉邈乎以追美其馨澤元隱先生日啓闢登高而賦者大雅之尚也懷古攄情者博物之選也僕少長斯土周履原隰多識耆老傳聞竊喟然而興數子未悉其終皆謡與陳說今古子其遥詠而論撰乎壯郭子曰唯唯走墨筆錯殘觴命矣元隱先生曰昔祭邑之分土也所從來遠矣叟

逮商祀武乙以河決用遷越在甸服維鄘彼淳（漢疏云鄘殷畿內地名紂都之王畿內甫濕惡厥彼之類是也）傳及四世而商命革蘆（動切）五戊午渡河六蘇姬武奮兕總于書厥旅于牧之野（丑與切蓋蘭太公臺牧野）本謀依宗廣迹烏得而毀（後五切）諸乎簫叔之不臧命孟侯以屏王家聽丁歌而美世德儔辟雍而靡濟（多何切）自時晉并其地而魏斯劃兩河秦城延津以編處（延津新鄉舊延津關詩所云垝垣是也）卯金不競曹袁相鬭白馬延津斬將辟易漢壽亭侯神威莫加焉夫大業倡亂東郡臨清一夫阻關而玄感倒戈武穆恢河北奪纛轉戰至今行營壘處而嚮爲谷哇蓋大河之導積石排龍門而來也浩浩瀚瀚太行阻其西夾河而治兵于茲爲門戶焉北達幽燕南浮鞏洛東連聊攝西接豐灞古稱三晉中國樞而吾鄘其三晉重坤（唐詶乎切）北郭子曰河內巖邑茲其要衝（倡王）矣扼吭拊背者有不于斯爭衡哉元隱先生曰吾于既知之矣鄘竟涉邱墳衍紆回山大川以營之然而三關陵陸五陵鬱盤如虬如龍起伏蜿蜒草木葱蘢于其上鳥獸號翔于其巔（[illegible]音分）此固行山之支麓也而峻其陻（烟伊眞切）乃若湛湛衛水發源蘇嶺泝百泉（泉號名）以奔流合丹河以入境繞城北而後隍屹如金湯而寇來莫敢逞志焉通滿以成鵠過激湍而爲防捷村費堤則利人名堰櫃陰鷂沛則涉無褰裳合河浮黿於二水邵公垂虹於石梁（合河邵公到二橋名）漕通饋運舳艫魚貫絡繹京庾彼穎以灌溉疏達於溝澮泉麻清芬黍稷藹藹白藏西成頤需未解築場納稼國有秋鄉擊鼓吹豳田祖是賽日殺羔羊兕觥稱會若其仲春陽月風和氣清桃李蔚郁倉鶊哀鳴元鳥始至卜蟄祈靈分鄉立社壹于有（新鄉舊六社名數）父老坐飲分肉維均以燕以衎樂我賓朋故其里閭

相賙烟火和洽重義輕財尚氣任俠舊染維新而克繇其世業詩不云乎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相彼築郊舍此奚適矣君郭子曰邑井鱗次棠宇蟯峙而頹牆墳壟多有其亂無存者豈神明所憑依可得而考其舊乎元隱先生曰漢氏之命邑也以志武功開皇劃地始築垣墉累土數仞若渠邱邑恐無虞而可憑（蒲崇切）創余侯（名相）再築米公（名蕣[illegible]）鐵石列雉扃鑰維工官合辦方傳置式供庫藏啟篋倉庾備凶禳遺百神享祀邕豐洎夫兵燹橫流里舍蕩滌魚飛武庫火發連城護翼頖宮大化尚昭式修廟如鐘離發祥戒建講肆若穆由鄒能而群士來教伊百度其來舉升孔堂而薦溪毛文教斯彰釋氏不廢國中郊外元緇濟濟碧瓦參差雕樑畫棟其煌燦有金碧為地者耶爰有石佛上流若浮航而至屢傳游存遺跡靈寶千局金題（去聲）壁灑飛亂書手皓壁譚乎游真神于秘祠（祥吏切）鶴觀松壇列山彼守鼎炳然紀載焉四郊遨賞從倚儓伴於牧村之良耕蔭修欄亭泉庄坐夜月乎鴻門永寧台之夕陽又若園名依木居稱茅竹倚舊潭以構宇乘灞風而高築斯又比淪漣乎輞川同茂林于金谷可以脩禊託處而忘榮遺俗者也壯郭子曰壯哉縣乎古稱十望伊衛及相（唐分天下望州有十河北居二焉新繁其望邑也）蓋以此焉今其村烟斷續田疇卒荒其故何也元隱先生曰邑土薄濱河宜蜀牧而難鹵爲（息寯切）星應室壁廠有火辭四國同災胡瓘營其可詛（宋衛陳鄭同日）之（火辭姓曾言之後亦不驗）天應祆飛戟有事山川討邪非早備為此何與焉五穀不升人有菜色噍康薦臻而米酪充食神廟之大祲（萬曆十六年邑大飢死者枕藉）至烈皇克劇（崇正十三年飢亦如之）蠲卹賑廩郡賢是力（邑[illegible]封君倡首賑濟等事迹）作法維涼加賦無極頭會箕斂重以諳刻户版虛耗

十年弗息矧曰墾田不貫而履畝是亟通道入區繇役無已時輦行及瓜絡繹驅馳大家車牛小家擔負擺鞭笞譏其後致曰奔命其民疲憚河工之不成日築怨于沙堤柳稍歲有加徵發無後期薪不屬今衙人罷咏瓠子而重咨（嗟夫而亟全漆苦之新鄭同患焉）豈其五遷蕩析靡惟舊哉壯鄭于曰鴻鳴嗷嗷使民樂其土而重去其鄉則奈何元隱先生曰養民在乎善政善政在乎良吏治國如烹鮮戒其擾也琴瑟不調取而更張之貴其除害而興利也昔三仁戴商商民作蟄蘧瑗公孫枝教澤所被于今賴之漢吏長子孫非治如虞詡者不足志蓋陶如也若乃陸璪布惠而立祠裴雲發伏而遷擿御博以利涉去思李璋以康敏折獄劉理修右序而民復性張廣捍水災而負我育其他治績不傳猶勤名于簡牘名宦樂祉其所得而禮故近世若張拱簡靜王襄擊奸劉夢熊强暴斂手王維翰老弱攀轅斯又乘黎瘼而撫之因噢煦而暄之者也況其坂官爲墨如東濕薪又何殊乎苛虎歐鶴者哉亦越定鼎兵凶數起流亡轉蓬莫有寧處莊舄在蕘而悲吟鍾儀入晉而垂皇仁招徠漸復而所此猶挺獸不擇陰驚禽聞弦而虛解以近安人維生維聚不此之務而安事乎社郭子曰昔季札之來也衛多君子至今有其儔焉何得而聞與元隱先生曰虞以還名不得而知已周革殷命大化斯開崧惟康誥申以梓材哲士代興寗爲世閥公族多才遊孔門者厥有十人（如切）之三四無分鄘豈獨無其儔歟若呂尚者里人也行年五十賣飯棘津年已七十猶屠牛城南販漿天滚開澤微野非其出入里居耶（太公望衛人史遷以孟子云辟紂居東海之濱稱東海人考其世系及外傳其爲衛人無疑特爲辯之今新鄉牧村多呂氏猶以狗屠爲業云）若乃楊申尉之簡聽呂

秘校之博洽劉治書之令名慕行御之執法設猶或其豐域生巳光乎竹牒又如李炳氣識邁人邢昆清操特著光翰擊奮賢而有聲滿鑠廷靜而蓄青史路虛使承佛孝而智深張司訓裕彊藩而行矩絜中丞以謹徵而戲蝶切諫郭宗伯以邊臃而力疾奮武又如張公善行克昌（名登）劉晏教鐸被俗（名玉）國孝行純篤則屬慕不衰（如郭孔亮等）操嚴冰霜則栢舟繼躅（如李氏等）遯者英髦特起蔚若人宗或近台衙而輔政或拜瑣闥而陳封或居冰廳以驅撫或分百里以展庸洵足以黼黻鴻藻而銘勒景鍾者也况其擬文相質郁乎彬彬大業經國爛如星斗又足起衰葉而振聲正大雅于中原者乎北郭子曰美矣備矣蔑以過矣若其有隆而無污如之何則可也兀隱先生曰夫天有時地有利言之人殊然要之以人爲政矣邑有良宰潤澤照灑其[illegible]

風教斯應沁水之假道也非力除其說不免有其魚之病焉小灘之改漕也非切指其害不節有築室之聽焉庠序之頹廢也非增修横舍不免爲鞠草之徑焉賦役之滋蔓也非剴切疏論不免爲維獸之穽焉方今兵燹休息反側底定　皇風迪地漸乎濟寧（去聲）蔚爾下邑榮懷斯世[illegible]所以垂安紀于億年浹凱澤于四境不藉乎登高順風者安哉[illegible]見違而遜聽以長保其泰平世郭子趣而再拜曰鄙人固陋僻在海隅側聞先生之宏論以之治天下而有餘走雖不敏述而賦之

山川志

新鄉無名山大川三岡五陵皆太行之支脉也黄沁之故道載在圖經衛河源發蘇門而衆水類多入衛其他則一阜一泉志備書之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辨其山川豈獨爲太守之事也哉

寺兒山在縣北三十里以山巔有古剎名

鳳凰山一名望虎山在縣北三十里五陵岡麓即潞墳

鹿臺山在縣東北十里

牛心山在縣北九十里

五陵岡在縣北三十里其阜有五林石欝翠與汲邑山彪相聯睹先輝耀勢凌碧落可以遠眺遣情爲八景之一題咏分見景致

明盧大謨詩五陵爭獻麗雕繪費春工夜鶴初翻露晨星半綴空扶疎林樹月爲旋野花風清湛碧雲際長霞散曉紅 郭房

梧詩曖風常拂五陵堤曙色先分唱曉雞殘月未沉千樹杪紅輪已映數峰齊桃溪誰問漁郎路緱嶺猶傳仙子樓記得披衣曾一眺彩雲深處海天低　唐仁興詩勝景爭傳嶽岱奇五陵應羨此中稀不矜屼嵂狂凌漢獨跨平原先得暉曙色淡涵千疊巘煙光微啟萬家扉登臨勿憚侵衣濕湛露沾濡瑞旭晞　周遷邑詩屹立層巒玉露微憑虛極目曉靈暉祥光遠映孤雲渺瑞彩懸看萬象輝躍馬峰頭初日麗臥龍岡畔曉烟飛我來司牧勤耕鑿未許嚴陵認釣磯　國朝尚濱馨詩策蹇五陵道會聞日首東嵐烟逐霧散林樹浸晴空雲靜晨光曉山明夕照紅漁樵時問答偃仰羨冥鴻

三岡在縣北三里許龍岡鳳岡龜岡東西迤延數里鳳岡相傳爲太公鷹揚之所周武王拜呂望爲尚父即此地今太公廟存路史國名紀汲太公居今汲郡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鄉縣東北四十八里有太公泉及廟（水經一云故居）　明劉理順詩太行如率然迤邐尾還生拔地松筠滿瞻天星月明肩聯同浩蕩鼎立各崢嶸王烈修眞處石開尚有精　盧大謨詩渭水求熊鬂若霜漁竿未掛已鷹揚後車歸載前徒亂東海雄風此一岡　國朝尚濱馨詩衛水之陽環秀岡丹霞紫霧日飛颺叢竹茂林藹鳥道斜崖堆阜絢晴光春輝掩映谿流緩培塿逶迤苔徑涼縈迂曲屈天錦繡突兀參差地勢昂高下蜿蜒似龍處向背回翔若冠距方員盤旋應元文峻嶒蹁蹮宛元緒岡形袤延橫空翠黃童白叟時嬉戲脉穴凝結在東南名世間生方攬巒鄘城佳境此爲巔未知誰堪人物誌君不見陵谷滄桑多變遷三岡巋峙幾千年籬舍郵中望雞犬聲相連圻壟

沙棲雁金隄柳裊煙岡阿閑士笑溪邊方瞳碧眼衣褊襬今日溯洄復醑酒珠玉霏霏灑綺筵登臨宴賞清歌發氣吞雲夢劍倚天　王鐸詩起伏盤河干蕭疎樹色寒斷溪荒草没繡阜古苔乾龍鬭秋雷迅石言海月殘祥光旭不竭相望浩漫漫　張縉彥詩三岡分不遠一水互相連高接蘇門雨平鋪牧野烟垂楊臨古路荒棘蔭新田鼎足多形勝巍巍共前川　張縉彥詩不獨西峯好岡壠亦半開遠巒疎鬢髮空氣識湖山大野圍天潤輕雲向日飄應知春嶺雪東下復河灣　李登瀛詩四靈歸有道鼎足列三岡王屋嵐烟合蘇門黛色長鷹揚終自老石髓尚餘香策騎踏芳草相看已夕陽　山脉迢遙接太行人言此地是龍岡山神法像新香火石塔清鐘舊講堂半俗半儒齊徼會欲晴欲雨好天光不須更唱巴人曲一派漁歌在夕陽

塔兒岡在縣東北九十里碧峪山內上有二塔相傳昔有僊人化其處因作塔壓焉

紅土岡在縣北每過雨其地水流如血諺云紂帥倒戈血流漂杵之所

明盧大謨詩千年藏怨九泉中漂杵流丹土色同衛水餘波洗不盡一番雨過一番紅

土阜在縣西五里凸起數十丈下瞰衛水有古松盤礴上有老君菴

黃河有故道自縣西南教留店入界東行經胙城縣北南宋紹興十年岳忠武飛擊金人收復河南州郡留後軍團練使王貴郎王鵬兒守八柳渡口今縣南四十里八樹鎮也元至元九年河決二十五年復決而東流經陽武封邱藍流遂絕水道一變

河南通志古黄河道在陽武縣北二十三里新鄉境內南去大河三十里　舊志舊自縣西南敦留村入境今經陽武過汴東流徙決[illegible]分修築　順治新志黄河舊在境內防修歲計不啻[illegible]南其故道在縣南二十五里莽莽黄沙耕人墾地

[illegible]魚骨嶌

梅河上曲黄河千里曲滾滾自東流乾坤今不改非下幾時休　逢人荷鍤來近水無乾土日暮大河濱官衙尚簫鼓　浲洞河之水萬古逐[illegible]滾祇今思漢主曾將璧馬沉　夫妻輕離別細雨達中宵公旬有程期河上莫逍遙　泛水無鳧雁當道有豺狼他鄉相守望處處柳爲墻　茫茫銀漢明汩汩金堤決此地有神龍何人怨蟻穴　河滸羨浮鷗悠悠遶水洲朝飛青草渚暮宿白沙頭　古渡沙爲岸新堤柳斷烟生近黄河水不敢怨皇天　大塊堤爲冢長城骨作泥可憐風雨夜猶有[illegible]春閨　道畔問流離流離增慘悽自言桑柘盡兒女幸相攜年年秋雨罷逢人罵鐵牛一身當地軸獨立幾經秋　樂上新新鄉遷徙復嘆呼傳聞淮水北歲歲起丁夫

沁河

源出沁源縣自武陟縣入縣界決則衛地被其害今由武陟東南境入黄河有故道在漢堤西

河南通志沁河源出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自武陟流經獲嘉縣界東南接新鄉縣界流至開封府境入黄河　又云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南有清風嶺瀕河東有沁水自河內縣至南賈村入河其支流入縣北東引灌田二千餘頃西南有廣濟河沁水分流也今涸西北有小丹河即丹水分流之長明溝今淤又有上清河即沁水分流之蘇溝也自河內縣流入東入脩

武陟之三橋陂入衞東北有蒲花池在沁河東岸舊名秦樂店去衞河百里明萬歷中沁河從此決入衞

衞河源發輝縣蘇門山至合河鎭入界合小丹河東流遶縣其城下折而東入衞輝府今爲運道一名御河

大清會典衞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會淇漳諸水經臨淸分流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入大名東北出臨淸合會通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此水既濟北河運道兼溉輝安河内二縣民田故於源頭建仁義禮智信五閘隨時啟閉漕運民田均有賴焉　河南通志衞河發源輝縣西五里蘇門山掬刀泉（即百泉）東流經獲嘉縣新鄉北界至衞輝府西北轉而東由濬縣之淇門受淇水又東北至濬縣城西又東北經滑縣内黃界又受洹漳二水至山東之臨清州城西會于漕河至直沽入海　順治新志衞水在城北自蘇門山發源名百泉縈迴六七十里繞城而東上流有粳稻蒔藻蒲葦茭菁魚蝦之利過衞入大名則舳艫啣尾漕運津通軍國之所資焉

按河防一覽謂掬刀泉經新鄉等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淸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下全賴此水濟運

唐李頎詩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殘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明李承寶詩河源北自湧金亭流遠新中更向東水勢瀰漫雲際外波光蕩漾月明中續來過往機無定濁足清纓取不同欲向宣尼窮道體先從此處覓神工

國朝尚濱馨許爾梅白受采郭遇熙任呂期聯句詩臨流衞水

上尚被禊執蘭芳許細栁分唐苑白脩林汎晉觴郭遘逢元巳日任恰是又三陽白漁棹輕風煖許鶯鳴麗日長許紅飛桃片片郭綠暗絮揚揚任酒醉清溪曲白詩裁石梵傍尚陳肴疑素瀨許得句慙華光白雨灑油花卜任雲深金斂翔郭源泉潔北郭任小會憶東堂尚精舍青鞋滿許詠歸樂未央郭尚濱馨

王時泰暢泰兆許爾梅郭遇熙任璿元宵前一日泛舟衛水聯句詩二首春禪初泛聽笙竽尚鎖岸樓臺萬象殊王鰲駕三山依綠水暢虹橋千樹引華襦許檣搖徐捲牽風幔郭綵結斜飛綴錦鳧任髣沸仙槎天上坐王夕陽倒影入明湖暢繡帆蕩漾起金波尚旋鷁廻灘麗日過任寶炬玉繩連射浦郭梁糕麪藕共徵歌許姮娥斜倚冰輪轉暢太乙先將藜杖拖王猶憶黃柑傳禁苑任明宵莫負放燈蛾許

王鐸詩古木芳皐接城濠濬一源抱城臨牧野帶雲下蘇門地軸環千嶂海鑪會神谿[illegible]年潑保障無替是靈元

張縉彥詩清池搖漾石城遶護似昆明渡漢年夾岸菰蒲連草色中流荇帶落漁煙尋源極目蘇門曉覽勝長懷令尹賢憶昔春遊賦淇澳垂楊娟娟水潺湲

又衛水脩禊詩白社聯幽討春帆趁晚渠孤村入鳥索遠樹滿山餘牧野風前笛河陽竹外廬夏雲片片好吟嘯望天涯

又元夜泛衛水演法華經放河燈詩十里紅霞外步虛聽梵經客舟穿夕霧溪水帶春星人就佛光白竹增酒氣青楠林滿月出宿鳥翻寒汀

許作梅觀瀾詩參流何處是野水漲愁生甘雨千郊洗洪濤萬谷飲靈鷲爭水處鷗鷺送秋耕誰鼓山陰棹聊爲表子情　獨有湖光靜鷺看濤流爭劈洲不可乘畫艫又難行極望桑麻影孤懷牧笛聲泪鴻多少路漁浦桂溪橫

劉源濬

寺人自鏡河畔洗心常自簡發舟聊轉望惟澹愛青山　郭濬

新柳詩韶光何處逗芳新爽蔚青青映綠蘋疑似錦江垂弱線縷絲猶帶雲和春　棲纖婀娜楚宮腰着畫彎彎號國嬌映日暉暉舒翠葉凌波渺渺弄青條　輕飆帶解嫩金肥亂舞綠垂碧氣難欲向隋隄飄舊絮還期染汁到春衣　千行青鎖曉煙重眠起亂攢軟態濃張緒風流堪再見王恭春月正相逢

任昌期元夕泛舟詩春來波始綠蕩槳過郊東三世同樽酒百年羨海翁遠村凝霧黑近水映燈紅漸喜觥籌錯檣烏佳雨濛

王士正詩朝來衛河上遙見蘇門山蒼翠雜諸嶺清濛分百泉緬懷松舟趣長詠竹竿篇及茲限躋步擊汰失負緣邊憶嘯臺翁山中方晏眠兒孫繞膝下洞壑當門前采白蘋脩竹蓬舟隨稻田少年任豪俠白首此終焉無由逐高鳥矯翮青冥邊

清河源發輝縣西南山陽鎮至合河鎮西與衛水合今自獲嘉縣界卿入小丹河此河北有故道每遇雨集衛水淤溢民受其害

峪河源發輝縣西南五十里太行山麓南流經縣界入衛河

小丹河源出山西高平縣至河內丹谷自新太丹河小丹河發石斗門曰分流小丹發合濟受入衛卸今合河鎮

[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二十五里峪河小丹河水齊於此會入衛河

明張[illegible]登詩河水東西流合流衛[illegible]是古神州已知運道通[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鼓競[illegible]芳草王孫隨溺渡靈槎使者任長遊翻[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釣[illegible][illegible]江[illegible]不可禁　郭濬詩剡幛蕭當時詩溪[illegible]各流纔成梯落島橋滿通鄉舟林樹霄光斷野晴參氣霽無朝存鐵市今固鈔吟碑

國朝張[illegible]渡詩西山空翠遊匹馬入

瀧漾天碧靄煙外日昏水氣中野花開滿露高鳥亂啼風[illegible]

合河水𣸪𣸪共向東　暢俊詩禹績仍東注洋洋西衛河派從

三郡合瓻映一舟過市集商賈疇俊王粒多川巒多照嫋嫋

咔鄉漁歌

滄河在縣北九十里源出蒼峪山向東經淇縣界至汲縣下馬營入衛河

孟姜女河不通泉源自縣西南任旺村白水坡折而東北由延津界西馬村達汲邑小白古橋入衛河命名失考

塊村河在縣西北長二十五里至縣北曲里橋入衛河

曲里河即塊村引河由輝縣西北來經縣北陳堡東流至曲里橋入衛河

塊村小河在塊村堤南長二十里

四庄坡在縣北有岡其坡春生澤蒜葉如葱韭根如小蒜人採食之

多水坡在縣北君子村

國朝王鐸詩古瓦古邱空綠水水碧清苦見其底衛之君子幾千年池上芙蕖以香死

芙蓉泉在縣北金燈寺後逢旱禱之輒應

新開減水溝在縣西北自新輝交界起至合河嘴入衛計長二十餘里

新開官道溝東路西路西南路俱有溝大路兩旁各一道

舊志曰舊傳有清泉甘泉寺後泉入角泉今不知所在豈湮谷為陵不可考耶

康熙續志曰舊志鄉邑四望平衍無崗山異壑以為融結而科

名不乏人多向學何歟考邑脉自王屋蜿蜒而左繙衛水自蘇門紆折而右繞堪輿家言所謂雌雄交度者有合此固靈氣所鍾也抑亦弓冶箕裘觀感而興起乎

新鄉縣志卷第九

城池志

學山爲城法川爲池自古盛王所不能廢新鄉當南北之衝築城鑿池恃以無恐然固國莫若保民守玆土者能如尹鐸之於晉陽則衆志成城功高保障矣

唐武德元年始築土城居衛水之陽中高四下聳一丈八尺狀類覆釜陰陽家稱爲甕背城爲門四東曰迎恩西曰來賓南曰朝陽北曰拱辰周回九五里四百二十二步

按新中舊爲獲嘉邑西南一十二里有獲嘉故城蓋漢所立縣也唐始改置今處

明景泰間知縣侯麟重修

天順間知縣楊清增築之

正德六年十月府同知張經以流賊刼掠山東河南幾破大爲修葺周五里二百四十二步高二丈五尺頂闊九尺底闊倍之池深闊各丈餘建敵樓四座四隅建角樓四座周圍建鋪舍一十六座垛口三千七百五十有奇

邑人潘鐸記新鄉乃武王封康叔地立邑肇自隋建城始於唐武德間歷代修築不可考我朝景泰天順間邑侯樓公清侯公麟相繼新之年久頹圮正德辛未流賊倡亂於山東河北蔓延滋大枕骸遍野朱殷千里邑人皆危懼遣巡撫鄧公璋巡按李公元及憲副何公鵬少參王公溱衛守劉公鐸勅修城練兵以備邑耆士以同知張公經請諸公可之公來越三日賊至乃率邑人各持器械示以死守賊知有備遂遁去公於是量度經營命工立限以築修之城則高二丈五尺闊二丈有奇池則深闊各一丈有奇築外堤以附池植叢棘其上四大門爲守禦小樓於外工既層樓外爲甲稿務在經久不爲粉飾計又選精銳議夫明將總鎮一日忠職諸公多許爲不負多師尹鐸之保障晉陽何加焉事於邑人感其惠請官礱紀其事以文屬予勒之石示後人有所考焉

隆慶四年知縣張策以土堞每爲秋雨坍塌年勞修砌改甃磚堞

萬曆六年知縣俞相繼修

十四年知縣黃亦以濬濠水通衛河

二十三年正月知縣盧大謨增建北門樓

邑人郭應稱說按志新鄉古鄘地春秋併入衛隋開皇中置縣至唐武德元年始建城垣大槩因隋舊籬歷代沿之至皇明正德末流賊剽掠兩河無敢攖兩臺申嚴城守增修高深抵今賴之

舊有西門汭邑當孔道東西二門客使絡繹樓櫓莊嚴南北二門雖屬以土壘方僅丈餘節經風雨頽圯因循既久咸重改作驚摩事邑侯盧公蒞任視學後因飭武闗城抵壯門見行山右拖直接蘇門衛水經帶城下瀠繞而東寘曰邑之形勝其萃在此門乎顧頽圯乃爾厥責有歸既數月又閱宋詹文修學記稱是邑也其地饒沃河山環淑之氣孕毓才賢獨甲他邑益切建樵以迎聚風氣無何而衛河下積有大木若干章長枋若干葉詢之乃先年天子出封潞藩迎運河達衛邸有司用以閘水濟舟已而棄其木河干者公曰此天幸樓之材不事市矣遂度址鳩工命耆民官楊士奇等董其役四周各拓若干許起層樓三級加以重簷繚以軒窗崇峙翔起畫棟翬飛不數月而翼然改觀矣落成之日公延余同邑博士登樓會讌是日春明雨霽水山澄碧雲樹參差烟雜居廛光連雉堞極目眺望恍對畫圖因其[illegible]爵屬余爲文以識歲月余曰春秋重改作而力役之征聖賢不諱勞民先王忌觀兵而赫齡作師成周不嫌挨衆況城池所以捍外衛内樓櫓所以壯觀威設即以佚道使民民將忘勞且是役也材木無勞於市採瓴石匠役之需耦亦近門士民好義者樂輸之無煩于里甲不仰于官帑即閭閻之民亦若不知有興作者噫可以觀公之政矣雖然公之心惟有民也興學造士緩征省刑柔遠能邇顧此遺黎直欲登之春臺惟恐墜之溝壑則人心有金湯矣不然雖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樓臨不測之谿非民將誰爲守公然其言遂書爲記並以告後之省觀於斯者公名大謨別號敬南起家鄉進士壯猷之永年人

樓成盧公招飲分韻詩三月花繁鶯亂啼新成飛閣插雲霓一

[illegible]擧落千家市九陌晴曛萬景齊斗近光搖豐并劍風高絃徽武城鶴與來莫問江樓賦極目長虹釣海鯤萬里風雲入壯圖危樓高會坐來壺雲開嶽色來王屋風湧河流下直沽四野煙空清禹甸古臺經始慷文讌屠然談笑濟蜂蟲醒酒吟詩到日晡

二十九年八月知縣方承恩重修北門

司訓江夏唐輔賢記夫自王公設險以守國故城郭之建捍外衛內雖世代有更遷郡邑有沿革而城郭規模前相承襲新鄉原土城週圍五里四百二十二步高僅一丈八尺甚門有四東曰迎恩西曰來賓南曰朝陽北曰拱辰建自唐武德元年時湮時修爲弘治甲子始備迄今五十餘年是秋霖雨澇田又兼黃河二河水洋溢北門一帶[illegible]使城崩塌維時憲副百泉[illegible]公大尹南園楊公憂之相與質於龍川方公公曰余不佞辰之茲土民社賴焉今若茲敢不早圖詰朝往視之抵其基址度其高下飭其樓觀聳其雉堞擇日經營舉禮告祭命陰陽官潘繼武工吏路舉董其役錢用若干力若干灰石木植若干隨宜區處纖毫不取諸里甲庫藏令方具越一日積土運石民如子來與工於八月之望訖於十月朔鄉進士家北門者若張子臻輩感德之相率礱石請余記以昭不朽余謂方今爲政之難者惟守令爲令者尤備之卽不得已與作或見抑于當道沮撓于姦狡亦難矣公始以識備明決爭於上體恤備愛結於下故能舉事不擾而集而是城之修畢中尙有不識不驚者匪才孰濟焉公姓方諱承恩號龍川其別號也湖廣武昌大冶人

崇正七年知縣鄭時可同鄉紳張孝謙閻任鄭憲副游等增土高

涵各三尺餘衆捐貲爲之周圍砲臺一十三座則鄭濬之施磚創也

二年知縣米壽圖創建磚城

順治新志崇正十二年寇入內地知縣米壽圖同紳士耆老議守余父時在里同潤公一棟等議於城北衞河築土爲堤改濬濠池繞城爲阻捐俸勸輸創甎城高三丈七尺濶二丈餘砲眼女墻門樓角樓一一具備垛口一千有奇窩舖每門各二廿四外建重城左右各安石竇施放火器經始于孟夏落成于季秋屹然稱金湯焉撫按具題該工部題覆奉旨張縉彥郭濬周一棟俱許自行豎坊內張縉彥郭濬仍加勅賜獎與祥啣等分別扁旌有差米壽圖行取考選邑人張縉彥記略云皇上嗣服廿有二禩念疆圉多故儆虞揆邊修繕備缺一一不可爲創善宣示海內先畿內次河北山東以及梁楚川陝江南各有斯會其時承平久郡邑土垣短且圯遽易而甃咸謂非常之原煩難之所在長吏持文書走吾莫敢先議又夫畿里中父老苦徵輸畏勞役動以爲言撫按藩臬諸使者馳檄如雨下邑侯楸然起曰城所以衞民若罷民以城何衞焉然無城亦無民也進邑中紳衿及大姓而正告之矣子詠寇擊不能執戈于役有財者自宜輸矣況因圖安宅亦自爲謀也於是向之動以爲言者又咸自競輸金錢粟米有差仍不足侯又捐俸以佐之其金錢之出入以邑之紳衿主之而侯不與也經始於十二年之五月至九月而告竣廣延計一千一百丈高三丈七尺基以巨石肩以重闉砲臺女墻足以示敵人而壯封域屹然爲河朔雄區矣余京邸有關省直報章修備一事疏如楚音闕邑役迄澤嘉之而又纔

時紹舜癈怨其久而不繕乃數月而底千載之利新其保焉竣之未有以遇人者矣古人云保障繭絲其我侯之謂與城北衛水浮流而東侯今修鑿水自西北周環由東北復入於衛映帶新城洵湯池也周詩兎罝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侯之和戢人民而被于上下無形之險眞險也若夫無俾城壞勞役不已詩人憂之我侯恫焉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易之謂也余且賡兎罝爲我侯志不朽侯泰之變化人議壽圖號青碑其時都御史臺李公仙風直指使高公衛守道袁公弘道等咸嘉惠疆臺克底厥功敬爲編書

勅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近據河南新鄉縣知縣易揚城流壞設備惟爾捐貲倡義集衆築城工保障嚴備奉來親論茲維桑百雉已徵前箸一時特賜勅獎諭俾與修建坊以昭激勵欽哉故勅

郭湸守城會序曰吾縣孟克禮等欲合其耕人暨隣村人爲會名曰守城會各捐貲制火器等件暇時習之領邏糧于城中共守一城置簿書名有事入城無事歸耕照名查大各儲糧食久之不匱人心固結城池無虞善乎此舉乎然又有善者焉政尚因法使百姓百姓未必肯從何也法愈嚴則人心愈疑疑則無所不慮其慮也爲其身家計耳守城之事各保其身家即以襄朝廷之事善有大於此者乎

國朝孫徵蘭詩二十四郡多義士誰憐河朔無堅城但使金湯隨地奠君王何必識眞卿君不見新中雷封頗似米夫子關中知四啟偶聞烽燧動官泉驅走山村以鎗礮轟不打石張走雉堞崇隆制作精金堤銀岸壯崢嶸十洲不數老蒼識　張縉彥詩河勢迴如帶濤聲合在樑巖鼇處潮聲水響中丞人語

沙邊鶴漾舟月下霜唱酬憐此友便欲老滄浪

國朝順治間知縣王克儉踵事增修上為馬道

康熙四年知縣王克儉四隅修建敵樓以便瞭望東曰太和西曰威遠南曰虞絃北曰長澤又於東南巽地置樓祀文昌名曰來雲

邑人許作梅虞絃樓記虞絃樓者王孟安令尹建城南樓成而余為署其名也樓廢久令尹修之未擾公藏經始於乙巳秋杪不五旬而落成高去地六十尺方廣三丈其橫欄疏櫺規模莊麗譙比登其上則道路之輿者騎者行者荷蕢者畚土盛之負耒橫經者靡不寓目而嘉嘆于此生焉斯樓固捍禦之資而亦布德行惠之所也昔有虞氏撫五絃琴歌南風之曲以解慍阜財余於此樓故名

許作梅虞絃樓詩太平官府重威儀廢直兆[illegible]歲[illegible]見翠微[illegible]紫鑿金湯高雉堞山川帶礪俯巖扉輝煌斗拱凌雲起縹緲簷牙燕雀飛臺使閩更賢令尹重書題額下形闈　任文朗長澤樓詩高城水臨城闕行山對戍樓白波吹粉堞青嶂插雕桴直訝天光近轉看日景浮人烟圍岸柳星火亂漁舟牧野旌旗古龍岡翠黛稠參差林木秀縹緲暮雲幽稅憩風人頌康衢父老謳依簷棲燕雀入座賦新穎宓子鳴琴逸王喬飛舄悠臨風歌覆幬把盞意無休　任文暉詩嵒城百里枕河流北闕風雲滿西樓檻繞澄波涵太液總合翠璧接丹邱長林歸鳥倦爭宿肅羽鳴鴻勞欲休栽酒幾回思作賦登高材媿大夫儔　縹緲層樓拱帝京燕飛雀躍喜新成濛濛宿霧朱題濕淡淡朝烟西棟明露晃開轉眼良夢鳴琴數政見餘清多君願著王喬履旦暮高騫入禁城　許作梅詩烟火平居罷鼓休七年休沐此登樓行山北送

無窮碧樹水西來不盡流寒絕秋笳應放馬田多暮笛早歸牛
無端雜事生惆悵指數門闌幾舊遊　王時泰來雲樓詩城出
重樓逈碧霄飛甍五天春星垂層角臺閣鎖雲烟檻靜流霞疊窓
虛宿霧眠曙鐘初向暖晒日已高躋健步無徐疾層梯利往還
到來光燦爛環顧興翩翩雪盡山容媚風柔柳色鮮村墟晴更
潤市井曉相連瑞靄康衢直香生曲徑偏錦江浮衛水芙竹粉
洪川牧野堪懷古蘇門可飲泉清暉瞻海岱淑氣望幽燕夜逼
元宵近人爭剪綵先春燈搖雉堞火樹照桑田長嘯渾如醉凌
空半似仙憑軒懷舊德回首念前賢經始文同頌子來事並傳
躊躇遺愛遠登眺自年年　任璘詩計日追歡有故侯乘風躡
履一登樓爭看闕柳猶青眼莫嘆城烏已白頭磬欬疑從天際
落雲烟齊向望中收定知高會風雲處留作文昌紫氣浮　李
登瀛詩負乘方辭百里侯暫陪仙[illegible]平眺
白日青雲在上頭狂態盡從豪飲見好風須向[illegible]
辭聯文宿天關餘香滿座浮　許爾揚詩松關暫駐有賢侯循
念文明上雉樓已見哀然先舉首還期蔚若進竿頭他年霖雨
蒼生溥此日淵源赤縣收我欲攜軒同岸幘甘棠蔽芾瑞雲浮
南周南詩漢代循良關內侯近隨五載復登樓村村綠樹遮
中野片片白雲在上頭高閣清風雙袖滿長天瑞色一時收佇
晉奏續天顏喜燦爛文星日夜浮　暢子熊詩七月登城堞悠
悠放遠空文光聯北極淑氣藹南洲竹葉浮樽滿春雷震響收
河東應有興更上一層樓　來實如聽月循磴望前溪十里琳
琅近千家瓦翼齊雙柑邀勝友午正醉鳴雞欲假麾戈衛留茲
日漸西

乾隆九年七月知縣楊開元捐俸增修來雲樓甃以甓砌以石上置奎宿邑人郭武銘專董其役復更其名曰重光

邑人郭武銘記吾鄭城東南隅來雲樓者祀文昌地也按甘石星經斗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天官攷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魁枕參首杓攜龍角厥象文明而世所傳文昌司祿之神特出於東晉之越巂張氏則妄矣康熙初邑侯王公克儉來蒞茲土適吾邑人文蔚起之時公因念衛南野分室辟巽方又文跡於祥地宜建文樓於是相土布宜屹然起樓於城闉而太僕許君作梅書其額曰來雲說者曰茲樓也以神則柄文衡以地則踞文方以高則逼漢以迥則凌空故名來雲也兵書曰衛雲如犬烟火蒸滋西京襍記云彤雲繚繞文治攸彰其謂斯歟迄今歲久日深樓漸傾頹而吾邑人文乃不逮昔斯樓之廢興所關大矣奚奉新趙質齋夫子以西江名進士來宰茲邑甫下車即以文教爲急務爰立義塾延名師勤月課謹日程啳啳殷殷數進掖之士四方聞而至至而願沐薰風化雨者屨交錯允矣宏琴言歆之至泒也日者公以退食緩步登城見斯樓之圮進余而言曰邑之興衰視乎文運文運鼎昌邑因闡淡無色矣城東南隅文脉旺地也舊祀文昌距鄭南書院特咫尺耳今廟貌頹然若是增修爲急汝其敬董厥事余曰唯唯公乃捐俸三十緡以倡而邑紳士均有佽助經始于乾隆甲子秋七月丁酉至八月辛未而告竣於是頹者葺圮者脩暗曖者耀以高明偏仄者擴以爽塏簷阿棟宇巍然嶙峋牕軒檻櫺燦然珠玉矣夫臨春結綺非不華且麗也齊雲落星非不高且閎也不旋踵而化爲丘墟荆棘滿目彼蓋樂管絃之淫響貯燕趙之豔姬故人存

則存人往則頹曾何足以動賢士大夫景仰興慕之思哉若茲樓之有關於文運則雖盛不若凌煙勢不逮偃月而賢侯振興人才之美意與於無窮雖謂兆與日韓榜五雲可也誦讀絃歌之士瞻棟宇之輝煌凛神靈之赫奕而穆然思所以大造於茲邑奮泥塗而致青雲是不可不勒諸貞珉故記之

邑人暢俊重光樓記吾邑學宮桂香殿外東南城埤於康熙初年復構文昌樓蓋天官書言戴筐六星離明有象而巽方祀之得相生之義也維時鄉先達鴻軒鳳翥巒起闈人列朝紳以直節顯居鄉閭以仁厚聞匾曰來雲蓋取摶扶搖而上意也日月其逝物換星移雖春秋不廢祭享而岌岌然孤立漸卽傾圮邑侯奉新趙公旣興復書院聲教四訖一日登城睹樓之頹而慨然曰是宜改作以矣且文光肆應與書院毗連斯樓亦曷可少哉遂自解養廉銀數十金屬邑諸生郭君武銘董厥事邑人士亦相與佽助共得緡若干鳩工庀材落成於甲子七月并奉奎宿於其上時余蒞領書院事每於課文之暇拾級從容憑樓瞭眺則衛水漾洄金堤流遶隱隱在望而太行王屋積翠浮青亦自宜人乃嘆公之德盛矣夫邑猶家也邑長猶家督也今試入一家之中見其庭除潔几席分經籍雜陳琴瑟在御其子弟耳目濡染亦皆王謝風流崔盧軌則吾知餘慶致祥而蒸蒸醇厚有必然者絳縣大夫以青年甲第教養斯民凡造士興賢敦德勵化之舉無不心布手畫邑子弟蒸道從風必且翕成雅尚不稽聲利不溺文辭而鏤心正學如鄉先達之華實並茂則我公樹人之澤固已多矣且夫道之顯者謂之文非有道不得與焉故古之祀文昌者正所以答其默相道統之功豈教人禱祀爲焉

鑿利地哉是樓也前或祀奎文昌今亞魁宿而崇之則符於方位協於文明故更名曰重光與大易重離重巽之象庶有合焉賦云歲在閹茂月惟涂于焉致創遂以成觀覽鎮鎬之結構忽鏘鏘其曲綰輻嵯峨殷梁洛陽桑柳重光赫濯樓第究埋梓橧靄乎窈之蛾鄂若千仞之嵥峗仰層臺之崇巒羅對院之琅玕藹其地依然位光燭城隅風簷軒翥雲路崎嶇昔有指攜之設今茲丹艧之塗飛欄則高矣美矣反守其巍乎煥乎若乃巘巚獨峙盧若無人瞻高卑之門楹有上下之屋栿卑仰高而蛇結上瀉下而龜蹲倚過元圃之奇已登二級如覿白雲之色更歷重闌步是三光賓薄五色氤氳佐佐以北[illegible]其捕雲蔽璇珠以繁彩若星辰之相窘恕合璧以揚[illegible]循分每縱紛而若紛亦際爛乎有文排乃[illegible]賴公于焉誌美捐清俸而經營惟書院與表裏自此縣之士民感公德化遊覽是娛長幼相過爲覩晥于暮春草青蔥於初夏此漸漸兮麥苗彼油油兮禾稼脫思眺遠不媿山林若欲登高可當臺榭況乎斯樓之作不日而成爰鍾俊乂肆啟文明天承星躔咸聚璇宮之樞文昌宿列寶臨華蓋之閣既矗矗而崱屴復繚繞而迴縈覩其表裳裀被冠帶翩翩乃駿奔走以執豆籩神靈森兮升降童冠進兮周旋緣拜禮以神往覺山川其雲連念師友之稽居也爲雨地望淵谷之出沒別有一天誰爲肆筵授几洗爵奠斝朱丹盈于棟楹紫綠徧于田野覩同遊之俊髦茂濟濟以鏘鏘觀自出之山際復高高而下下既縱覽此情形遂放筆以舒寫

城堡附

臨清鎮城在城東二十里唐初設關後廢明正德十四年知縣周奎重修

邑人張紀記縣治東二十里有鎮曰臨清唐初以北有衛川環遶稱險隘置有關官隋楊玄感反黎陽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即其地也人物醇厚風俗殊美固藹然仁厚之鄉而地爲衝要西通秦晉東接齊魯南達荊楚北抵燕趙皇華絡繹行李往來亦復輪蹄如織獘久關垣傾圮不可收拾值隆盛之時未有爲未雨綢繆之慮者正德己卯冬巡撫內江李公屬衛監司暨我郡守王公各移檄有司修城池設武備及所屬鎮店亦皆修門欄築圍墻深壕塹爲保安計其用意誠深且遠矣達我賢侯周公由舞陽以賢能量移斯邑百廢具舉而於完城郭練士卒數事尤先時有倫目擊斯鎮墻垣之頹謀所以修葺之奉檄之日即委儒官王鑑董其事鑑承命恐後宣德意鳩人工不旬月而就緒東南巷樹以栅欄高三丈濶丈六有奇鎮外遶以垣墉高二尋計一百九十五堵外濬以壕墻頗益以堞巍然一方之保障也興工始於三月上日告成於四月朔旦民不怨勞財不妄費豐功偉績斯民永賴軍駿大府獎勞有加異日遷崇秩歷顯要又將以保斯邑者保天下焉於戲有功於世者不可無聞於後邑之人食其德享其成欲勒諸石以彰其美故質言之以爲後之牧民者式

新鄉縣志卷第十

關梁志

爲關以禦暴爲梁以濟民王政之大端小邑所不廢也新鄉在唐時爲望縣見於地理志者臨清關在東北延津關在東南蓋衝要之區古稱重鎭而星軺絡繹則橋梁之營葺又何可緩耶中原之亭驛如流其利病亦難枚舉志關梁而附以郵傳爲政者當必有道矣

臨清關在縣東二十里隋楊玄感反黎陽越王侗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即其地

順治新志自漢末曹袁分據河朔劍戟橫於四郊魏晉隋唐五代關兵爭日劇夾河相攻新鄉有延津臨清諸關地屬要衝時設鎭兵扼之故其民技擊尚武好俠遺風至今存也

古固寨在縣東南三十里延津界

迎恩關在東門外東西俱有柵欄門為往來經商投宿之所

樂水關在北門外蒙衛河通運道民居鱗庶客商輳集

民樂橋在北門外跨衛水通共城宋政和元年知縣鄧博創建新五門行水中一門獨修容舟時人名為鄧公橋明弘治七年十一月知縣王統加修二洞橫計三丈六尺長計十丈餘總計七孔中孔一丈六尺餘各一丈四尺傍為石欄刻獸其上易今名嘉靖二十三年知縣侯東復增二洞捷以石檻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周鍊藤重修乾隆八年知縣趙開元偕邑人張資漢韓城貢生衛實捐貲修之

宋從事郎鄭滂記西北一望青嶂邐迤拱太行而屹立者蘇門諸山也蘇門之麓有水出焉噴湧汪洋南過雲門谷于[illegible]水泉逝者御水也御水經新鄉城北水清而漣以漁以溉浸潤無窮平時水淺橫木可蹈夏秋之交諸山水集則滙為洪濤巨浸行人斷絕即有檥舟河滸而一葉之細僅渡牛馬或累數月然後橋梁方成民困已告病矣前為政者狃習故常梧木構梁苟為邀利奸蠹隨以虐民梁僅竣輒壞壞則復取于民費無慮數千緡而吏胥勞擾莫寧厥居此固人所共憫拯之無術也陽羨部君儒林之英來宰茲邑思以必能有志於民然后無媿于長吏諮求利病甚得要領于是以石易木躬為經營復聽訟於此以董興作功起於政和元年辛卯三月十四日丙子幾成矣會水至止役是年秋八月三十日庚申畢諸事越十月初八日丁酉卒僚佐落成之一時咸鼓舞焉其度地也取數雖增其長一百四十尺闊二十有一尺擣其虛石而上下皆實以禦怒濤屹如

山麓析五門以行水兩傍十六尺積壅中為十八尺高二十尺有奇積五寸申獨侈一尺為客舟地列石含刃援如貫魚勒若隱輸錮金鐵翼檻楯其水射故磧厲二殷以東流乃復合南蕩於瀕隈之小防勢備滋甚懼日月之寖遠也不便於城蚌以薪蒭辟而斷去潭土為持久慮所以息民之害為往來之利者豈非一朝夕矣方橋之初營也議者咸謂水中不可以圖揭或曰掃而堰之功可致也籌其費顧大大則民益勞於是有獻計者不用騈椿列箔貯以限水挽龍骨車以遷水水已涸土立焉費不加於前功克施乎後民雖至愚咸知其利我也寧不欣然以出力以取成績而鞭朴之威曾不一施其情可知也昔者南楚之井號曰韓公賈令之賢又有生子以名之者橋名郜公則推其有志於民而相與成名有不可強者人之情古今一也雖然民心知其可德而不能口宣於詞徒使是橋與此時俱於[illegible]之久遠之人莫知其誰何於是屬予據其實而勒諸琬琰道民懷郜公名[illegible]號[illegible]為[illegible]人初到政和元年[illegible]十三月明余嘗[illegible]仕[illegible]授[illegible]陽推官[illegible]臨用事者經年必元以御史奏才堪治縣乃治七年自羅山調於茲下車以來農桑學校司府舍館祠宇廛市百廢具舉備河濱郜公橋也又東西南門外亦有河無橋夏絕渡冬病涉溺者相繼必元撫然曰禹思天下有溺猶己溺之救民者可坐視乎乃請于左參政王公儼繼郡守襄陵令公舜臣皆可之誕與慶王無幾義官藏榮成西橋致仕官王貫成東橋推壯門橋三節非獨力可成義官楊生泰琳許耆舊郭彥陳興等協力成之取材新門之麓堅石版於上巨木樁於下冶鎔鐵以錮其石橋計十丈有餘橫計三丈六尺總計七

孔中孔一丈六尺傍孔各一丈四尺兩傍爲欄刻獸其上計費百十鎰餘鄉聚貲輸官以井泉之精武以興鄭之功肇工於是冬十一月訖於明年十月橋將成必元蓋總以其始末告予予曰官不忍民之溺不惜於關爲而樂捐之民體官之心不吝其財力而樂助之非所謂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哉然則斯橋之成宜題曰民樂　明教諭南臨蕭鎡記新鄉距北循源自嶽門來曰衛河枕行負孟傑然一大澤前久建橋以便於民歲久傾圮有司率多因循民悄苦之侯公仰啟吉澤湯人也以進士蒞於鄉來臨此邑爰振綱紀備舉廢墜惻然以橋梁之未修爲政之未盡乃請於當道以便修命所之於是鳩工聚石經畫維謹又慮勞費傷而難支之精擇廉長素著者以董行督責而爲勞士民咸樂助之及暨官鎮紳等捐輸事各勸勉鎮洩嘉靖三十三年冬止三十四年夏凡廿八旬通洞易七孔九獨檻增其高文峻分水以截隤堅坻砌以絕汗規制益新且拓亦爲之雄邑而東西南橋亦先後並起公因徵言以紀其成夫國家設守令凡以爲民興利除害也若橋梁實民之大利存焉昔公孫僑鄭之聞人也其爲政之迹載諸史氏至以乘輿濟人溱洧則孟子譏其不知爲政今公乃毅然不牽於俗不詭於衆躬其勞以責成未踰年而數橋皆落成焉謂非識大體者哉則公之爲政可知矣書此以紀歲月云　邑人任璿記邑北門外跨衛河爲民樂橋建於宋政和之鄧令博民賴其惠稱鄧公橋以志不忘至有明正統諸令賢孟重修爲石弘治而平令續繼其功增七洞金谿徐宗伯瓊記之以民之樂成也更名民樂至嘉靖而侯令東暹其成增九洞弗易名迄今百餘年而復圮幾及其半邑人

危之歲已巳爲圃臣周侯蒞吾邑之六載業已飭百廢而新之矣暇日登北城戍樓眺積潦之遠來儼御水之環抱作而嘆曰是鄭之咽喉要地也當吾世而不爲一邑捍大患安用長吏爲乎謀于衆而殫心竭力以爲之官割俸而不傷廉民力作而不爲辭兆功于春三月之廿三日訖成于閏三月之廿二日規模無所殊乎舊堅完鞏固則儼然白虹之屬于天而青龍之亘於地也邑人咸喜以歸功于侯侯不受曰吾一人何得專其大事作省成有邑紳士及三老四民不量程助功有瀆河往來商賈在審勢定制飭材爲新有生員茹大椿義民趙欽占寬濟其在吾一人何得專之不佞聞之慨然曰吏之傳舍其官也非一日矣或以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雖目覩其廢墜而[illegible]不肯[illegible]審不期會一切汪[illegible]觀之相與刻日待[illegible]俾而上[illegible]與作者未必胸有成算或惑于堪輿不可知之事或憚于紛更不可竟之功始而懼繼而疑不得不姑且報罷以俟後之人嗟乎使吾邑而不遇周侯其人此橋其能久支耶周侯之爲是役也財以用給人以說使不因陋而就簡不咈民以從欲今而後諸父老子弟庶可長保無虞矣昔夏后氏之治水行所無事夫胼胝于外歷八載績用乃成而謂行所無事者何率其性適其宜瀹排疏鑿以水治水而已無與焉如無所事云爾因思易之序卦也震之後繼以艮夫不得不動者震也亟與民休息其爲艮乎侯於是不禁太息于締造之不易而愼守之維艱曰鄭人不聽長吏舍渠以就馳道蓋以賢者之法或不可更也豈惟邑一日之幸且以告諸來者

迎恩橋在東門外舊名槐陰明弘治間王貫建嘉靖二十四年知

縣侯東脩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周毓麟相繼重修乾隆五年邑紳裼爲枝暨關中貢士衛霍捐脩

裼爲枝自爲記苟有濟於物皆道之所許也苟無乖於道皆心之所然也心之所然而力行之雖以乂安宇宙無適不可矧一橋耶牛女之間星横雲漢橋之象懸於天王者法天以利民故火朝覿而徒杠成後人因之趙充國治橋七十漢世攸賴夫水割地而分之鳥不窮於翼而人窮於足能以智力自接其所窮雖惠而不免於費然固不謬於道矣余邑城東迎恩橋葢有明弘治時王貫所建嘉靖間邑侯侯公東一脩之　國朝康熙己巳歲邑侯周公毓麟再脩之逮今五十餘年又復傾圮夫物之成毀有數存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終始乾坤數之所然大者無所逃之橋豈獨能長少年也顧此地爲出入城者之所必經又齊晉楚蜀四達之衢橋雖小固康莊矣一旦斷去行者非自厓而反則難免於病涉苟坐視而不爲之所固道之所不許而心之所不然也故捐貲特爲脩治木石工役費白金近三十兩而不足又得關中明經衛霍踴來助余故經始於乾隆庚申二月越月遂告成焉夫物無久而不廢之理適當其廢者任興之責願後之君子嗣而葺之庶斯橋可以不朽云爾

衍慶橋在來賓門外明初邑人梁海建以木爲之名咸濟成化二十三年義官臧榮因之嗣捐貲易木以石并更今名嘉靖二十二年知縣侯東重脩萬歷八年知縣余相十一年知縣苑侳踵事增建南北二橋崇正十二年知縣米壽圖增脩中竇高闊可以行舟明主事蜀人王嘉慶記　國朝誕膺天命寵綏四方經畫遐邇通達遐里九夫都小郡肢流脉貫而普天率土猶人之身焉政令

之宣布南荒之通遙水浮陸馳舟絡梁濟無不四洽猶氣血周流而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爲病矣故若橋梁道路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察其休廢間亦民有富義者募力造建此爲令之先務也新鄉乃衛之屬邑素以雄稱道途周坦津渡要衝西通關蜀南會荊楚暨滇貴兩廣驛傳扉屨歷涉尤劇四通八達之地也城之西南黄沁二水所經夏秋受諸方萬壑之流初漲則奔湃蕩溢勢甚洶湧消則上踝下淖難測難履前此嘗設木橋叢束以濟不堪負挈載奔度往往惴及陷溺侯凋作爲監脩者聚良用惡薄弱不固歲一脩整竊財民病不知幾年矣尹茲邑者王公素予之叔嘗諭予曰道途之間難涉莫阻於河梁功稱特急於橋者茲宰是邑下車未踰年率值水泛城門皆決計以實土而塞[illegible]輒頹患欲爲久計匪石不可畫將作又值旱人相食賑濟不暇何暇及此幸邑之大姓社有義官臧榮者閔之嗣告尹曰嘗聞積德者功及人必有後德惟在濟人每見世之人衣僧飯道搆塑寺觀以希福是昧也不惟施有用於無用且滋異端以妨世教奚爲之祐予不爲也遂底囊罄有捨財鳩工計費白金四百餘兩以興建斯橋爲萬年計庶來去之福耳於是尹以其言達太守張公葦咸可之然計石數二萬有奇鑿灰鐵鋌悉各咸集尹爲之區畫以濟不及助車輛夫役命官董之恪供朝夕用底於成其橋礎基於淵磯岸於兩作三連洞安肆中鄰析水爲三而銳刃其前以劈水怒上列石欄獅座四十有二經始於丙午八月其狹者廣淺者濬卑者湮防者堅至明年夏始克訖工其長亘十五尋其廣可行並車蓋美究而久固矣率僚屬耆英士民往視之慨然曰橋之成予之心

臧榮之力焉民來往負載之便費不侵官力不損民其功多矣遂原臧榮之心而名之曰衍慶橋夫人有善天必知有功天必報天人協應理固然也徵古人積德獲報者多矣吾知臧榮必將家嗣綿綿異日祿於朝顯於家著名於世未必不自茲膺是爲記弘治元年

邑人梁問孟記新鄉古鄘地自我國家以北平爲神京而雲貴兩廣秦晉楚蜀諸處進貢朝覲者取道於斯東門有橋橋之東即平衍大路直達京師西門有橋通西路至轉而南而北地俱窪下且縣北爲衛河夏秋泛漲又或沁河隄決斷脩武獲嘉直走新鄉一川湊合西門一橋之外遂爲巨津行人殆不可度即水稍退汪穢泥淖入冬月迄無蹊徑往來病涉者殆不止邑之編氓而朝覲進貢縉紳士每每苦之橋之南北須各爲一橋以達彼岸庶可渡云萬歷八年邑侯定所余君留心濟衆遂倡邑之耆官朱龍等經營始事伐石興工未幾遷上元令去邑之士民樂其工之興而又惜其緒之未就也十一年苑侯慰脩下車興廢舉墜捄弊補偏不半歲間威惠大行民誦有父母焉嘗以公務出西郊目擊之謂前工不可已也督舊役奮力成之官則捐俸民則輸貲其次効力効能各以所長趨事于是甫數月而南北遂各成長橋如虹如梁民坦坦焉樂由之矣是橋也計舊成者屬東西向九五梁新成向南者三梁向北者三梁工始於八年之七月停於九年之三月再興於十一年之閏二月落成於十二年之三月先後二侯皆殫心勞力以邑事爲家事以民心爲己心成始成終不同俱有痌瘝廼身之念云至其蒞官行政嘉惠元元不能盡書當俟觀風者採焉是爲記定所余君諱相會稽人慰脩苑君諱埜清苑人縣丞徐宗

舜典史王琬率衆督作亦皆與有勞勤例得備書于後萬歷十二年季春

瞻汴橋在朝陽門外舊以木爲之後易以石嘉靖二十二年知縣侯東增脩加石檻

晉渡橋在朝陽門外　國朝順治間知縣王克儉建

大慈西渡橋在來賓門外九蓮庵西明天啟五年邑紳士公建知縣李長年記橋云大慈西渡取與九蓮庵偕構而名之也每值秋水氾溢周道以西一派巨津止此路高阜可行而不免一溝爲厄往來苦之因於建庵時演大慈悲意隨構此橋以通徒輿亦幾於本極西渡云爾工肇於天啟四年落成於五年事雖草創而基有可因至於堅固增葺並庵之規制恢擴而備美之不無俟後之仁人君子而非今所載必定名謀勒諸石與首事

輸貲善人李時德等以及施財助工姓名例得並書不朽崇正三年

西門大橋明萬歷年建四十三年鄉耆張登等偕僧與魁募修乾隆五年邑生員張資漢貢生衛霍捐貲重脩

邑人張縉彥記國朝奠神京於燕市海內朝覲進貢咸奔走焉夫一統也新鄉爲衛郡屬邑地當衝要滇南兩粵秦晉楚蜀盡取道於茲蓋八省之咽喉云西門外窪下地連衛水西達沁河冬春近涸秋夏雨集遄遄成巨津洪濤不惟編氓苦之薦紳君子輶軒四出僉稱艱也故東西五梁之橋建之舊矣南北各三梁肇脩於萬歷庚辰迄今幾三十餘禩日以圮廢幾成斷津不佞先祖登同鄉耆李君時德及楊君先貞閻君君寵等僉惻然曰前人待之後人後人復然壞將何極也於是各捐緡錢鳩工

役其圖脩葺又慮其費甚夥欲仰給於縣官適值東事方殷議兵議餉不暇給也無何約浮屠輿魁募化一時仁人長者各輸貲繕其廠迺庀事經閱歲而東西南北之橋俱造成焉如虹如梁坦坦焉樂也久矣茲役也始於萬歷乙卯成於天啟壬戌暨捐金君子一並勒之以示永永　張資漢記邑有橋梁所以通往來利行人也新鄉地係七省通衢衝煩大道車馬駢闐絡繹不絶橋之脩廢所關匪小矣西門外舊有石橋一座日漸傾圯心竊憫之計工所需白金半百非獨力所能辦乾隆五年春陝西韓城貢生衛君名霍者輕財好義捐金四十囑漢重脩以便民行其不足者漢捐如其數工始于二月至六月乃告成焉夫以此邦之人舉此地之廢分誼固應然也至以異國之士而好善不倦隨地施與如衛君者其庶幾近古之風歟

因城石橋明萬曆二十八年百戶孔禎周等建

普濟橋在縣西八里營創建無考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孔興讓等乾隆六年孔毓銓等相繼重脩

濟人橋在北馬頭柴市嘉靖二十二年知縣侯東建

合河橋在合河鎮西山諸泉滙于丹河第二渠入清河至此與衛水合流故名明初建橋三竇隆慶六年知縣于應昌命鄉耆朱寵督脩易石分七竇長十五丈闊三丈有奇翼以石欄輿徒利之

還里橋在縣北二十里塊村小河入衛水處

七里橋在縣北七里今圮

康熙續志曰關梁之設百世賴焉有舉無廢存乎其人鄘邑險要惟延津臨清二關備詳前志至普濟之功與梁為最或因其姓而名之或即其地而祠之皆所以誌不忘也今古同情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郵傳附

新中驛明時設　國朝順治二年裁併歸縣站定極衝額設驛馬一百四十四匹塘馬三匹驛塘槓轎夫一百六十五名詳見賦役

河南通志云新中驛縣管極衝至省一百七十里東至汲縣五十里西至獲嘉縣四十里南至開封府陽武縣六十里北至輝縣四十里　大清會典自　京師達於四方九四路一曰中路之河南由河南者九之二路一之湖北之湖南之廣西一之貴州之雲南

明潘嗣登官行驛馬說新鄉路通八省星軺絡繹衝極矣邇年徵兵假道百姓為驛馬累窮愁逃竄疲極矣余本疎庸受茲衝疲目擊癃離日切剝膚雖親督撥差一年弊清苦稍蘇而按濮僉馬一日未除百姓一日不得安枕余遵明旨奉院劉條議派官自買馬代百姓行差申呈院道府批准如議行士民進曰吾儕身手足弗勝獨任可若何余曰衆受逸官受勞有何不可士民曰吾儕竭膏血被鞭笞弗支官行可若何余曰差繁亟以覔補之使橫額身當之又何不可也士民曰人情厭苦自茲以往保無變計乎余曰欲與聚惡勿施父母心也父母事也聞有變民所甚惡者矣未聞變民所大欲者爾士民勿疑余於是葺館驛建馬房買馬給夫製一切什物等件悉備立定規條馬須多多乃不累馬有傷即補食須時時乃不累夫有罪即更請罪票毋發馬數禁回頭恐竭馬力此其大者也行旬日立驛籌民歸業者然若釋重負矣勒石縣前司牧者目擊而心動百無承矣勿變天啟四年四月　賈繼春邑侯潘公區畫驛遞德政謹書

論令於民最親撫循其疾苦而祛除其困頓者惟令最急故善理邑者必按其受病之處急疏其血脉以徐培其元氣庶[illegible][illegible]何驛遞是已受病者何驛遞之費因是已存恤而譬言之[illegible][illegible]令鄭任也新邑當八省孔道輪蹄如織供億靡遑邑一不幸歲[illegible]走遞之馬則僉派民間肉盡皮枯嘆無如何矣且豪者力能避者盡避貧累貧害甚至僉一馬則破一家家破而僉派者固[illegible]百姓[illegible]不能釋也其給料空文則直付之散錢積弊深痼至今日而極矣邇潘公下車輒留心民瘼加意時艱所悉心而籌畫詳備者惟此應付則以驗勘爲節裁不憑撥取于議役通宜[illegible]以省另代今傳遞杜偽冒之奸恢應給之費[illegible]嚴其應輸之數一集[illegible]盡而民已稱便矣已而力爲申請力爲[illegible]當[illegible]數十年派之苦改而任之於官置馬匹建廄舍[illegible]執事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役一切與民無預焉是舉也公嘔盡心血不遑七箸髮且種種也而吾儕小人乃一旦出湯火而濯清冷矣豈世之塗民耳目借口興除以苟且了局者哉大中丞馮公而加嘆服高置薦剡而憲察司道暨本府諸公祖無不擊節稱賢者其定心寬政有以先孚於上下也方今海內驛騷所在民窮財盡倘公此舉天下皆倣而行之庶其有瘳乎公今以內艱去吾儕小人攀轅莫得用記貞珉以永其思垂其範云公諱嗣奕南直之淮安人應泰昌登極選士天啟四年四月　　邑少尹徐公遵音栽草里馬

私帮濟政碑兵科都諫張縉彥請驛站差一疏八款內一款私帮之當議禁加驛站既有額定工食裁差裁銀自足支應若藉口不敷另取帮貼或按地畝每畝派銀錢若干或按馬匹每季帮銀若干派之既有難稽之數收之且有火耗之加而裁站竟

爲有司口實也等因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帶管兵部事楊嗣昌逐欵具覆奉聖旨是這清驛諸欵俱着嚴飭行內官員承差額外多索夫馬載運私貨鼓吹旗幟遂擾夜行者即着該巡按御史參拏輕則遣戍重則擬辟差完具報考覈如有縱徇等弊查發一體論治欽此嗣蒙欽頒釐驛事宜一書通行到縣于崇正十四年冬月署縣事徐公欽遵出示曉諭將里馬私帮立行裁革萬民感德勒石以垂不朽　國朝巡撫賈漢復更定正驛路疏奏爲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早謹繪圖進　覽伏祈　勅部速議以蘇難支重困以免遲誤軍機事案照中州驛遞衝苦緣由臣先據陞任驛傳道僉事郭四維詳稱河南驛遞向日雖曰繁難官民猶可支持自從黄河決後東道水阻九江浙等省一切差使舊由山東馳驅者近皆避道河南且邇來湖南等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切動用馬百匹或數百匹鄧至少亦不下數十匹是以河南既苦本省差多久苦別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萬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錄馬另詳呈請外察河水已歸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遶道河南者總由奉差員役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憚遶道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斷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中州驛站傾廢在指顧間矣且無論驛站一倒興復爲難萬一遲悞軍機干係非小等因呈詳到臣臣以事關驛遞通塞軍機遲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省原由河南行差某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畧有幾許南北之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紆遠備細詳明開呈去後屢催于五年七月初四日據驛傳道僉事程滂詳據開歸等府察報到

道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斃之報殆無虛日酌補之請交牘如雲本道每接申文痛心攢眉眞有臥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今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參酌大約山東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遶而遠如自京城南下從涿州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入山東境經高唐東平汶上兗州等處而入江南省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餘里爲直徑即各省舊日所行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眞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爲遶道此即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弦弓背之喻謂山東路走弓弦直則近矣河南路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決以來奉差者憚受稽遲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遞者困於支持而莫訴亦未暇

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困苦至今豈可不極而思返乎今日河口以塞水歸故道山東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晰奏請嗣後凡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夫該省赴任齎奏解餉及事竣回京者即於勘合火牌內實塡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京齎奏解運等務勘合火牌內實塡由河南路行若此則兩河赤子因其慶再生即捧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則還其所固有在河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蘇驛困而濟軍機豈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爲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愼諮訪之圖因再批布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實跡便否確情核明另圖妥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一日據布政司左布政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察與該道相同

繪圖呈送前來該臣看得中州之苦驛遞爲甚驛遞之苦遊目爲尤甚何也在當年衝雖通於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衝達官農尚苦莫支後因黃河衝決東路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於豫而豫之夫馬是以廢倒離逃豫之官役遂致累逃累斃如郭店等驛驛丞張爆等其明驗也矧今湖廣提報頻傳差使如織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倍蓰昔日者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傍倒斃馬騾不可勝數甚有驛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夫禁之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言將來馬必盡倒夫必盡逃遲速軍機一悞言已無及即將官役盡法嚴懲於事奚濟今欲蘇驛困而濟軍機惟有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之一着耳且山東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況黃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路原經河南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衆擎易舉偏苦則獨力難支總是 皇上之地方總是 皇上之赤子一照舊而疲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悞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府一旦而復一使仍舊東路官役諒所弗悅但臣惟知爲地方計長便爲軍機計直捷誠迫于勢之萬不得已又何暇更爲瞻顧也臣謹將驛路繪圖會同鄖陽撫臣張按臣李合詞具疏恭進 御覽伏乞敕下該部速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順治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奏八月初九日奉 旨兵部確議速奏驛圖併發 兵部覆奏該臣等看得河南巡撫賈疏稱中州衝通數省差分兩路後因黃河衝決東道淹阻天下差使率皆取道于豫今湖南提報頻傳差使如織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倍昔

由驛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夫將來馬必盡倒夫
必盡逃貽悞軍機今欲蘇驛困惟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且山東
路迂而直河南路紆而遠黃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
廣雲貴等省路原經河南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
粵等省路原經山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等因併繪圖前
來緣河南天下之中輪蹄絡驛衝繁爲最又兼湖南等處提報
如織向有東西二路分道而馳相沿已久近因河南河決黃河
由山東入海爲水阻隔一切差使遶道河南以致驛站倒廢官
民俱困今河水既歸故道東路無阻相應如豫撫所請凡過差
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該省齎奏解運及事竣回
京由山東路直捷者即於勘合火牌內塡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
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京齎奏解運等[illegible]
西路直捷者即於勘合火牌內塡由河南路行以均勞逸等
遵守請敕下臣部遵照轉行各該督撫按遵行可也奉旨依議
（康熙續志自河水泛溢西路輪蹄如織新鄭不能支新鄉亦然應孔亟矣賈公爲地方計題分東路而驛騷漸息眞百世良規也）
沈荃遵　旨條陳疏奏爲遵　旨條陳仰祈　睿鑒採擇
事一西南驛站之宜酌補也中州路當子午輪蹄絡驛驛站之
困倍于他省今專江浙等處分遶東路而大兵南勦勢必由豫
入楚日今傳塘報提日無停晷每日用二三十騎或四五十騎
前差未發後差踵至額馬有限僱覔不周自新鄉以南由荊州
路者必歷南陽府新野縣由德安路者必歷汝寧府信陽州通
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以日爲歲甚至亢村郭店等驛官死夫
逃整頓不起軍務迅急關係非細請　敕部議即將該省驛站
額設通盤打算酌撥補衝庶各驛免倒斃之苦而軍機無遲滯

之廣矣一河北養馬之宜輪值也大兵入楚喂養馬匹原酌道里之均向議河北彰磁歇馬邇年蕩平滇黔撤班征調每歲不下二三次或當春耕或值秋稼雖搬運糧草置辦槽鍘原有各府協濟而本鄉百姓供億獨煩竊計河北尚有懷衛二府直隸則有廣順大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衍可以飼秣請勅部議嗣後應於六府中輪流分駐彼此協供至襄城葉爾小縣距彰磁不過四五百里似難再議歇馬庶酌勞逸之均而無偏累之苦矣奉 旨該部議奏 兵部具覆議得西南驛站酌補一号號稱大兵南勦由豫入楚必歷南陽葉縣汝寧信陽州通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亢村郭店等驛官死夫逃等語查豫省要衝滇黔新復馬少差繁應請 勅下該撫按確查驛路繁簡分衝僻酌撥具奏務使勞逸適均不致偏累又養馬[illegible]大兵喂養馬匹供應浩繁難以偏累一處應如該道所請副[illegible]大兵出征臨時于直隸廣順大三府河南彰懷衛三府輪流養馬至州縣止許照例協濟不必在彼喂養等因奉 旨依議行（康熙續志各府輪流養馬前經省臣李公實秀條奏及東京[illegible]兵仍多駐新鄉彈丸之地供應難繼沈公爾晼部覆奏）旨（[illegible]本府軍民兩便矣）

[illegible]所以大慶詳公署

[illegible][illegible]縣前鋪在城鋪東抵汲縣三鋪豐安車村臨清西抵獲嘉二鋪靈遞歸善西南抵亢村三鋪蘄村長興小冀南抵陽武一鋪

[illegible]靈共鋪司兵五十一名

府志新鄉縣明設總鋪在縣治西車村鋪在縣東十里臨清鋪在縣東二十里接汲縣張午鋪靈地鋪在縣西十里歸善鋪在縣西二十里接獲嘉彥當鋪蘄村鋪在縣西南十里長興鋪在

縣西南二十里小冀鋪在縣西南三十里敦留鋪在縣西南四十里接亢村鋪李臺鋪在縣南三十里接原武任村鋪　康熙續志總鋪在縣治西東抵汲二鋪卓村臨清西抵獲嘉二鋪靈遥歸善西南抵亢村四鋪靳村長興小冀敦留南抵陽武一鋪李台北抵輝縣一鋪陳堡

新鄉縣志卷第十一

學校志上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周禮黨正掌其黨之教治政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秦漢以來有博士官文學掾其後學校之置類多命官擇師至唐宋而其制[illegible]備既崇學宮闢立書院然而若文之圭圜不世出也先聖先賢累代有追封之典亦惟　本朝為[illegible]而學宮之興廢則視其官師不可謂非有關于教化之得失也

廟制唐以前無考

宋熙寧六年廟隨縣廢元祐五年四月邑令李公宗倚舊址重新之講堂齋室庖廚悉備凡為屋四十間

武騎尉詹文記新鄉衛之屬地也舊有廟[illegible]三監[illegible]以其地[illegible]

康叔爲衛侯其後九世武公繼之修康叔之政[illegible]矣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是康叔武公之德也蓋土地饒美物產阜盛[illegible]他邑爲多而異人亦間出焉然無學以居士君子[illegible]以廟[illegible]孔子此非法古意也熙寧六年縣廢而所謂廟學又[illegible]以毀元祐一年春始詔復縣而廟未及新也符離李君[illegible]衆爲令[illegible]治其民民心方喜縣之初復也於是仍廟之故基更新之講說有堂齋習有室下至庖湢莫不備飭始於元祐四年八月凡爲屋四十間不勞而就者從其士民之願也遂請以文記其成余聞之所貴乎士者爲其備其材以有用也雖[illegible]草茅[illegible]王家抒經綸之業致吾君於堯舜罔不基此而令尹之爲若舉也意在斯乎士子遊其間者果能惇懿行摛雅詞規矩鄒魯之蹤務[illegible]詩禮之幹今日樹峻[illegible]以光九民與日建非常以光熙代康叔之風將有待以振而河山環激之氣固寄之人不虛也令尹賢者也靜而有守剛而不撓其政寬明恕其民愛而敬之蓋特其善之一端耳他不悉書

金大定八年縣令段希顏增崇大成殿貞祐間燬於兵

李蘇記郡縣有學由來尚矣載在祀典固守令之事世之士夫率以簿書爲急或者治筆牘美郵傳以重往來葺衙署增什具以美觀聽至教化之宮禮義之所則反爲迂闊之務而漫不加省間有儒家者流粗識道理又拘[illegible]之說而重夫興作嗚呼吾夫子之庭宇且餘風雨以敝矣非精於吏治百事俱舉而浮議不能移者疇克以世所謂迂闊不急之務而爲之孔急哉新鄉當衛之衝師旅之後[illegible]學舍傾圮比他邑爲最而縣令

段君希顏李倚折君元老適值其時為殿俱以礎鐵闌奪過其門堂廡剝落者有所斷缺焉居二年闕然有發遂舊塑是役屬縣尉史君倫酒楫承王君仲興協力經營而人樂為服役無難三年餘為因舊基主聘良材且取舊廢刹加潤之不闕然而成總作室之數為楹二十有八殿邃而崇像嚴以尊聖門峙然廟貌儼如不朴不麗有倫有次實邑中奇勝也夫事為其難者恐不繼舊成段君以憂去獨賴折君在而又迫於代者在路乃能訖其事為可不謂之始於難終於難乎邑人既欣王化之復成又恨不見於文字而折君吟咏以紀之乃冀古循吏首推蜀郡文翁史稱其立學校以變風俗為教化先豈非治民者崇儒易俗無過於此哉知此而二公之赫奕千古直與聖廟永永無極矣大定八年四月

元至順二年縣尹邢思誠重建大成殿五楹西廡五楹講堂三楹元季復燬於兵

編修蕭𣂏記國朝紹唐虞之聖治纘文武之洪化尚德崇文俾天下郡縣咸建廟學祀至聖著之甲令歷有年矣若新中鄉為衛屬邑北太行而南洪河西百泉而東淇澳墳衍廣陸阜隰沃流衍商賈運商旅輻輳實廣濟之上流東州之麗區既庶且富則文教宜崇哉縣廟東聖祠在焉元祐間符離李宇始築在前大定八年希顏段君增崇於後乃貞祐兵荒而灰燼矣蕭條百年土木解弛牧人旅官不暇整飭之風雨不除道路日嘆惟達魯花赤畏吾氏野理進義倜儻謙撝克寬克猛莅官三載上下無怨慨然有感于是偕寮屬會議曰年谷豐登農桑有効重脩之義先協差開拓闢隘移廟易地一時捐俸負粟構大成殿五

楹西廡五楹講堂三楹經始春分落成仲夏翬飛鵠立炳煥巍峩三聖異座十哲聯堂賢廡有位中庭有槐閟宮清而不褻罍簋遠而不侵春秋致奠朔望致恭濟濟衣冠拱踵相望猶覩聖講習之盛事也監察御史何守謙既狀其事復徵文覃懷蕭琰遂爲銘曰於穆聖人如日之明惟此廟學對理是營厥初卑隘闤闠同處學士喧囂非棲神所矧多官逆迎退惟旅解馳來憫不蔽風雨仁者感激乃新斯宮是闢是闢是崇是隆殷燦丕顯門堂具舉禮樂可陳文風可覩講誦有歸設徒延師儼圖孔肖以瞻以儀孝友愷弟蹈矩循規舒錦摛章電掃神馳鄉貢良才衣冠連袂刻斯紀功後賢勿墜至順二年十一月

明洪武三年縣丞王克敬等修建

天順元年知縣楊清重修大成殿兩廡文昌祠立戟門欞星門新明倫堂時習曰新二齋有庫室會饌堂射圃亭

檢討劉翔記三代而下迄於漢魏令縣五百户置學校官唐開元中勅州縣鄉置一學擇師教授宋慶歷間學者二百人許置縣學遠我國朝混一海宇文物蒸蒸雖遐方無不翕然向化矧中州乎新爲中州大邑獨廟學頹圮官茲者厭於鞅掌匪直其力未暇亦知有所弗逮也平定趙[illegible]清起家科第筮仕邠州儒學薦擢知縣事邑人歌來暮焉謁廟觀榱題傾剝丹堊漫滅嘆曰鼓篋釋菜之地如之何弗治於是毅然以興復爲已任首捐歲俸委縣佐夏君時專董其役汰瓦礫拓垣墻首建殿廡文昌祠次立門庫置祭器又次新明倫堂時習日新二齋凡藏脩齋宿之處靡不完美始於天順壬午五月成於是歲十月與事者徵文礱石以紀其事竊以地處要衝忩疲勤而以教化爲急楊

君之用心可謂至矣二三子休息於茲與夫耕養家食者無從誦習陳言綴輯口耳以弋釣名譽而惟淬礪忠孝鋪抒鴻猷以無愧聖訓則化民成俗之治媲美成周而有餘卽楊君亦可仰荅於明廷也余故深嘉而樂道之天順八年八月

弘治五年知縣李全邑義官臧榮脩櫺星門易木以石

教諭范鏞記新鄉衛鉅邑也廟學自平定楊侯清重繕迄今三十餘禩矣閭雖敝隆尚堪棲神造士脩舉猶在得已惟櫺星門[illegible]廟之外觀歲時祀謁所必由者獨乃朽頹不任啟闔令茲者幸以簿書期會爲急復新之舉儒者不能黙者不爲否則又議之下疲上隘用是日就傾蕩弘治庚戌盩厔李公全來尹斯邑欲復新之値歲凶民多逋賦役殷劇未就其緒邑義官臧榮乃出白金首倡市材鳩工營繕雕斵以爲經久計自櫺檻棟楣節梲門扉外惟石是用其他料物亦咸具焉以壬子春經始凡七閱月訖工相厥規制靡不堅緻宏敞於乎可謂盛矣獨是脩徼舉隆有司事耳榮乃不俟勸募而奮然爲之力不勞民財不傷官功斯爲大視諸公家之尉撫可致之柄而恬不加意者其得失何如也記之於石用勵將來

十七年知縣王統增脩大成殿

十六年知縣陳璣復脩兩廡

十八年知縣儲珊增脩　正殿

嘉靖十三年知縣鄒頤賢重新之自殿廡以下仍舊制創建尊經閣于學宮右

教諭褚璇記夫學校之義載籍綦詳古者入學必釋奠於其先聖先師後世黨庠閭塾之法廢自唐以來獨尊孔子爲先聖而

廟祀焉新鄉有學舊矣日就頹圮殊不足揚教化嘉靖甲申蘄門余侯宰斯邑有志未果壬辰德郡鄒侯至首爲是舉顧者臺素者飾正殿既煌然麗而兩廡之北各建門樓一南爲戟門後爲欞星門正砌甬路戟門之兩掖昔徒壁立者亦各建耳房崇基峻起較前此巍然改觀矣廟庭後爲明倫堂左爲號舍中爲敬一碑亭左爲啟聖祠右爲晦庵祠無不廓其規模焉前制廟左隙地瀦水淤積占氣者謂不足昌文運也乃改馬道於東廡之背昇土平之仍築土爲邸臺周磚甃建樓閣曰尊經與樵樓相望層簷畫檻鳥革翬飛足以蔚人文之盛而發科第之祥其他官師有宅儒林有坊祭器有厨罔不精緻肇於壬辰仲冬落成於乙未孟秋以數十載之湮落而興新一旦大豈徒壯觀哉平其爲國家人才計固深矣諸生欲勒石垂後余惟守令職得士最重而得士之力莫大於學校蓋將以成就人才明道濟世故爲教甚精爲功甚鉅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初無異時公既于政務脩課試提誨又恐未足成才乃導渡山川之秀振才雋者氣而復修藏經之閣補色具存卽唐之四庫宋之崇文亦不過是與時經明行修者花擬桂就非公之厚賜也哉至公蒞政公廉仁恕則自有梁史筆者可畧也侯名顯賢相成者縣丞長山李仁主簿古絳王仲僖司教霍邱張晟高邑蔡寬需化王公晁而瑰亦濫厠其末故并書

十年知縣方承恩建名宦鄉賢祠於尊經閣前

司訓唐輔賢記國家設名宦鄉賢祠命有司歲舉祀事崇德勸善典最鉅獨新鄉闕焉嘉靖戊申龍川方公視篆茲土慨然急圖明年大旱未竟其功歲癸又有年議於尊經閣前隙地相

厥廣狹市材鳩工中建二祠室各三楹并拜亭門坊欄周經營規模悉解官貲於里甲無毫髮擾焉工竣乃各陳豕羊籩豆簠簋數登禮祭爲後式邑人稱快謀伐石志之余謂公之此舉擴興獨至視避疑畏狥故事者不啻逕庭矣異日鄉居而景芳躅宦遊而慕高蹤則教不必身屬絃違師不必政法愈久其與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不若有同符耶公方氏諱承恩別號龍洲湖廣武昌大冶人

隆慶四年知縣張範建啟聖祠於教諭宅後新大成殿兩廡及明倫堂時習日新二齋

邑人郭庭梧記新鄉衛之屬邑在古爲鄘地宋末入金元我太祖廓清宇內他務未遑首命天下建學明倫崇化興賢育才其來遠矣但剏建雖舊而規制未備宰斯土者席未煖率遷去嘉靖初藺門余侯德州鄒侯先後廓新之載在碑記可考也嗣後漸就圮壞歲戊辰張侯來宰茲邑每朔望循行殿廡徘徊久之乃計曰學校者所以儲英俊翼治化根本之地而敝陋若此其何以肅觀瞻彰教化乎且脩廢舉墜有司責也余不敏其又何敢多讓用是銖積寸累捐俸首倡振飭蠹壞邑父老感侯德化亦環堵貲鏹共勸其事乃鳩工掄材竣以層甃塗以丹雘首起啟聖祠繼及大成殿東西廡其明倫堂時習日新兩齋亦皆以次而竣焉堂戶迫隘不足周旋則命撤去餘垣以拓其制平坦正直洞達宏敞每視講鳴珂曳履濟濟雍雍雖圜橋聽者亦極目聳觀時當落成學諭顧乃猷徵記於余竊惟自古明王御治教學爲先侯之是舉也可謂知所先矣且不傷費不勞民而舉數十年之荒落即此亦可窺其幹濟而況持已惠民之政又有

以端其執物爲士子章程者乎噫我孔子删詩獨存魯頌非私於魯以其有道而庶事康若春秋營建者仁也擇可勞而勞之者義也仁以濟義義以成仁成功易而集事多然則侯之身任風教豈不宜大書特書垂之永久乎侯諱海人名範別號海圻學諭顧君乃猷司訓白君卿陳君芭云

萬歷六年知縣于應昌重脩　正殿

十年知縣苑垈脩尊經閣擴其制脩以層簷周以累檻鑄奎星于樓上下祀文昌各爲龕扁曰聚奎耆老楊士奇董其役郭庭梧記畧稱聚奎爲太平之象斯文之兆也考三代以還惟宋乾德丁卯五星聚於奎說者謂天開一代文明自是而周程張朱與夫王呂司馬韓范富歐諸公相繼輩出翼道統以佐熙衡有由然矣我國家揭日月于重光其兆啟人文則載之皇明名宦言行錄者歷歷可考盍又不啻宋矣新邑興衍豐儲舊名爲文物之區無間前代呂慕諸公郎洪武以來甲乙濟濟乃自嘉靖乙丑余與梁藩伯中第後二十年寥寥無聞豈氣數適然歟邑侯苑公蒞任後興除利弊人頌神明而風勵諸生之典尤切頃者葺理大成殿廟廡祠煥然一新有衛子剞之善而無因弘正之斲復從堪輿家言謂學宮左尊經閣歲久傾圮風氣不萃乃于癸未首捐清俸倡士民向義者共得若干市材鳩工命高敞其制層簷疊檻繪以丹雘一時棟宇飛翔四望軒豁樓上肖奎星下移文昌名爲龕崇奉之扁曰聚奎自是而儲靈毓秀振翼聯翩將必有敦行而能文者介出其間雲仍而與頡頏而出可預卜矣學博史君率諸生過余問記且勒所以訓者夫訓卽樓名脩矣無已則申其說古學宮以造士獻馘受成率於斯焉

見學之不專於文也若夫魁爲筐藏六星主貴而進德故士子進取多祀之其在有宋名臣輩出以王曾馮京爲不媿科名我

朝啟運後網羅賢儁盡在科目而理學名臣中陳真晟以布衣起家魁諸生又非素所服膺而目擊者乎且如薛文清諸公是理學之魁也楊文正諸公是經國之魁也不然溺志於青紫之得乃自卑於伏握移情於溫飽之後或盡喪其生平而曰斯文在茲有是理乎然則顧名思義而樂覺斯與端有望於來者矣衆曰唯唯乃次第書之苑公名岱別號蔚脩起家鄉進士直隸清苑人

十三年邑人梁問孟葺學舍五號榜以仁義禮智信爲屋二十五楹

推官武陵龍德孚記不佞孚之理衛嘗攝篆輝邑校士新鄉輝有百泉講院舊矣會江陵力禁浮譚殃及精舍大都務名高者橫議者激之風旨一承玉石俱燬百泉大梁亦在廢中業巳蕩而墟之卽不慧惻焉維歲甲申上書兩臺曰夫百泉者非詩所稱泉源乎山下出泉珠湧玉沸百泉之得名也而孫登有臺康節有窩書院昉於宋元貌先師祠十賢姚樞諸賢講業其間又才所由育也請復之兩臺署曰可會有復古之議因舉百泉大梁以復上命許之屬不慧孚領百泉事歷二歲而煥然復新四方學士先生形之歌詠襃以華藻誠快之也靜齋梁公獨爲記說致自太原蓋曰某自諸生時嘗肄業其地卽有司不復請得乃猶之有其舉之竊爲山靈誌喜爲不慧曰重本哉歲乙酉當大比士學使檄不慧領試新鄉至則首謁澤宮謁竟詢及科目蓋自嘉靖辛酉後寥寥也計其時廿年所矣心甚惻焉苑君進

曰往泮宮有書舍若干楹羣聚是而居之觀摩砥淬賢士所關今舍圮不治離羣索居見異而遷奈何有成頃者梁先生旣捐俸賑饑感舊惻今又毅然復興諸士其有裨乎不慧曰令十人睹黌宮為蘧廬出則土苴而秦越其鄉人何有于風化梁公眞本哉試之日得郭生渭卷奇而首錄之曰破廿年天荒是在吾子有雙若子切磋琢磨先之矣居肆之謂何書舍成乎願為倡率也諸生雀唯唯敢以一言請不慧曰無徵不信徵則吾能言之歲丙戌不慧移官明州戊子復當大比士賢書祇明閩衞所舉士則郭生渭也不覺軒渠曰梁公其有造乎明士間故不慧道其詳如此歲庚寅諸生復緘書請曰中丞梁公葺庠舍若干楹每五楹一號榜以仁義禮智信識備士子朝夕祗事居肆破荒起而獄教昌而願遲彬彬蹁蹁諸生亦儼徵矣願終記之以樹梁公之伐不慧曰嘻舍安以伐梁公乃其重本之思梁公所由伐也原泉混混四德根心非爾諸生所誦而習乎大河出于崑崙長淮源于桐柏浩淼泙湃東入滄溟名曰有本條而汪洋條而涸竭則蹄涔之流陂塘之潦也泰山松栝上拂雲霄下蔭千畝詎根岩阿勢使然也蘿蔦寄生芝菌蒸出朝生夕賈無本故也士華而不實無為貴士矣源深流長本厚華茂以處樹風於鄉以出樹勲于國梁公所楨幹家國者太常紀之月旦頌之光昭當代流芳後祺何者非重本之思流而滋蕃而昌哉五德名舍百泉寄思思深哉梁公諱問孟新鄉小冀里人中嘉靖乙丑進士

一擬建三友亭於號舍之杜為學博會文所後知縣張赤心教諭余大忠熹公盛舉易名流芳

二十年邑人梁問孟邑令盧大謨修名宦鄉賢祠撤舊制各爲三
間

名宦位次宋知縣郤博元縣尹李璋劉理李思敬明衛輝府知
府何廷魁知縣曹睿王政李義侯麟張拱張範王素馬朋教諭
張鏞 國朝增祀知縣房建極

鄉賢位次 五代周户部尚書呂咸休 元湖廣武昌推察運
使劉仲方 衛郡公慕完 明左都御史邢昆 四川左布政
使李炳 提學僉事馬良 徵仕郎梁海 漢中衛經歷郭瑄
浙江台州府知府李光翰 浙江左布政使潘鐸 湖廣武
昌府通判郭郁 伊府長史郭孔完 陝西按察司副使路珠
贈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郭從可 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梁大朝 山西遼州知州張臻 寧夏巡撫梁問孟 四川名
山縣主簿郭千之 江南蘇州府同知郭蒙吉 贈禮部尚書
郭涓 貴州巡撫郭庭梧 遵化州吏目賈邦祐 封湖廣道
監察御史賈性愚 陝西西寧參政道郭滉 山西太平縣知
縣楊允 封兵科都給事中張問仁 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周
一楝 國朝贈户部貴州司員外郎張繼彥 封江寧府推官
楊文秀 山東武德道僉事劉源湛 頤德庶吉士于大庠 贈
兵部督捕司主事王仲立 江西廣信府推官任文暟 廷試
歲貢生授知縣郭士棟 贈禮部儀制司主事暢篥 刑部湖
廣司主事郭遇熙 贈吏部稽勳司郎中郭士標 工科給事
中暢泰兆 山東登州府知府任璿 衛永補參議楊毓蘭

二十一年知縣盧大謨復脩 大成殿

雍正四年知縣劉文才脩尊經閣

邑人貢繼春記余庠有尊經閣巋然傑構自國初迄今閱亦一再脩飾而歲久荒頹矣學博鍾巖郭君秉鐸是邦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喟然于斯閣之廢也輒捐俸不憚於是邑士紳又力襄之時邑侯壽張劉公暨司訓吞符諸君俱費有差焉工庀材備肇立樂閣六月而輪奐之美并翬之眞奐實如也郭君屬之言文昌閣以奉舊祀文昌神而索記于余余惟經者在人之神也神者在天之經也文昌神之傳宋不必如諸說所稱但洋洋六經爲文章祖有此文章而日以之明月以之光星辰以之朗岡陵川瀆以之流且峙人倫物則以之靈且活則神熟神於文昌文章之理便是文昌之神顔之曰文昌猶其曰尊經也工始于崇禎四年五月朔日竣于本年十一月既望日九三楹高五丈有奇仍舊式也

國朝順治間醫士游孔亮募資重脩晦庵祠

按舊志晦庵祠三間在教諭宅後其建置始末未詳

九年知縣王克儉重脩大成殿兩廡櫺星門尊經閣聚奎樓敬一亭啓聖鄉賢名宦諸祠

許作梅記古者建學明倫四時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漢以前廟無聞焉漢高祖以太牢祀於闕里明帝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而天下知鄒魯之教矣然位居先師無專祠也唐武德二年詔國子學另立孔子廟郡縣立祠則是貞觀四年始宋咸淳三年定四配十哲享於廟中大觀間廟門增立二十四戟而殿廡之制備天下官師弟子員入其中始聽尼山鐘鼓焉明嘉靖九年御製敬一箴頒學宮建亭置之更崇所自出立啓聖祠十二年復詔天下學宮建鄉賢名宦二祠凡治行卓然不磨皆與經

祀俾官斯土者得其效法長斯土者有所矜式此右文之世敎化行而風俗美也我　國家崇儒重道學校遍海内以甄陶士類俾之講道以端治本郁郁乎遠邁前古矣乃新鄉學宮漸卽傾側名宦一祠復成瓦礫順治乙未令尹王公立安學博楊蘊東合力葺大成殿未及丹雘也壬寅秋令尹入廟有修復之志乃時絀舉嬴又慮請則損國募則滅民於崇儒重道均無當焉乃捐俸錢若干繕飭棟宇堊墻垣自大成殿東西廡櫺星門崇經閣聚奎樓敬一亭啟聖鄉賢名宦諸祠罔不聿新與講縣祭酒史君約諸生復起明倫堂而新之猗與休哉文明其有象乎慨自吏道日非膠庠茂草黷貨利者剝民以自豐急功名者擢金以說上卽不然亦僅飭郵亭新衙舍以博軒車之譽或又有應功令畧事粉飾而獲天官紀錄者今令尹蒞政多端屢經叙謝不希此尺寸之功而崇儒重道則深有合於建學明倫之意異日循良報最德音孔嘉當必以是爲拜手靖獻之先資矣史君請余記之因嘉其事以書公諱克儉貞安其字也海州世家康熙癸卯

順治間司訓楊方撰欲募資重脩不果行

邑人張縉芳疏余嘗過闕里游孔林松檜鬱然尊嚴如在而人士彬彬以禮相進未古聖之遺風焉及入濟南謁泮宮肯像祭品皆上世制作蓋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也越二年拜聖瞻先聖祠廟則焦卑門以内荒草塞逕堂廡傾圮卽正殿亦上漏下濕不蔽風雨矣然念學衞之邦素稱兄弟夫子嘗過衞嘆其富庶又將爲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則邶鄘之墟有聖人之車塵焉足跡矣記載卽有遺風遂衰未其如鄉學之鄉傾頹廟貌觀其

猶者服其教習其器者淑其澤步趨古先而風氣翩然丕變不可得也廣文楊君篤古志學慨然有興復之志欲全新樓桷爲人士倡始將謀之邑大夫與鄉先達及博士弟子員共襄成之雖兵燹之餘時絀舉贏似有未易然經之營之漸次改觀亦以云救也今　天子親政即覲祀國學釋奠孔子且諭凡百有位仕優則學以佐右文之治則治飾文事以式仰止亦達化維俗之盛心非徒輪奐觀美已也況吾鄉人文蔚起科第聯翩異日者如鄒魯之風車服禮器彬彬相進則庀材鳩力用心甚微所造不已多乎吾衛之風竊願比之鄒魯之間也

康熙八年邑紳捐資重修聚奎樓

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增脩大成殿加石檻又增東西廡新龕于櫺星門前增聖域賢關二坊湧圖砌花磚牆又增脩聚奎樓易名奎文閣懸匾四面東曰光騰海岱西曰秀毓太行南曰精鍾河洛北曰輝映神京又改建敬一亭于啟聖祠前

邑人任璿記新鄉有學創於宋元祐五年自元明以洎國初凡五繕三葺閩臣周侯蒞茲土其清如玉壺冰其直如朱絲繩而於與城作士尤摯摯焉瞻先聖祠廟嶽然就敝春秋饗祀豚肩不掩豆喟然歎曰此大事也豈有愛焉爲之亟復其舊又以廟祭樂舞載在國典有其舉之弗可廢也考音脩器簡邑中子肄習之一時禮樂文物蔚然備舉邑縉紳先生以余夙膺館職司紀載屬書而文之石余伏睹　皇上幸魯盛典與表章諸儒之事其重道視歷代爲加等而士風猶不古若者何哉裴行儉云士先器識而后文藝器不足則身心皆爲習氣所驅使於是內忌而外躁務守而多營日盻盻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不急

相于有司望見引避惟恐或後故循例謁廟方且排列殿呵疾趨以出又寧肯徘徊廊廡之間乎獨是邑舊鄘地也春秋時爲衛附庸康叔武公之遺化在焉其以新名也殆有取于作新之意乎今邑大夫既完繕而斧藻之地不敢闕事不創設入其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棖闑櫺檻甚設而具善非復向之廢缺若森也升其堂而聞金石絲竹之聲其初將竦意臨之而不敢以不軌不物之身自玷于賢關以將陶然樂之而不自知外新其耳目而内新其心志庶幾仲尼之徒以無負新學之意矣余竊私有感焉壬子秋邑人東始楊公視學山東過梓里謀所以補葺宮墻者先司李賁竭力左右之迨己未而南宮獲售同邑三人得未曾有此其嚆矢也猶規制若此增壯而物采若此增煥則此後人文蔚起不僅獵取上第當必有不愧科名如王曾韋其人者爲邦家之光也乃若嵗月財用掾吏有簿籍邑矦善政小民有口碑無庸贅康熙戊辰九月

三十三年知縣李登瀛葺明倫堂

邑人郭遇熙記余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諸生後謁 先師廟即詣明倫堂見堂皇巍峻棟宇輝煌司鐸先生坐臯比宣諭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至詳且悉始知人倫之道雖發于至性而明倫一席地爲人心風俗之原所關非細故也閱廿年通籍每逢邑中鄉飲賓射諸大典復隨薦紳先生後肅衣登堂見向之巍峻輝煌者已瓦破垣頹矣宰茲土者類傳舍視之惜哉蕪廢無與己事君子傷焉甲戌秋余由粤東謬膺 內召道經里門復登明倫堂巍峻輝煌如三十年前況余嘉嘆久之詢其故曰鄘邑之北寺見山石盧溝舊有鄘田數頃爲輝邑蒙梁

侵占文學張君養素爭復之每歲田租近三十金爲義學束脩之費迨華亭李公下車百廢俱興卽取田租所餘飭工庀材先葺茲堂不足者捐清俸爲助董其事者仍張君養素也經始于甲戌春三月落成于秋七月歷言若指掌余聞之不禁有所感矣夫人之生也自總丱以迨耄老由貧賤以逮富貴所遇不同而其爲倫則一倘覩茲堂之廢靡莫之省視則忠孝不講禮義莫辨而凉薄暴横之害先見於拾青紫列膠庠者矣矧爾蚩蚩愚詖哉公旣興此堂每乘公餘與學博郭君萬纚繹纚呼青衿于堂下講習討論教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深切著明則自今以往人心丕變風俗淳良固鄙邑之幸亦豈非　聖天子明倫於上之至意也哉余今者不敢修陳淳詞遠述唐虞三代漢宋元明以飾人觀聽但書茲堂之先後廢興班班可考以勸吾鄙之能明乎倫者而余亦因以自警云康熙三十五年

五十七年知縣陳璋重脩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

邑人郭晉熙記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古聖主賢臣經綸大業莫不以是爲先務今　天子太平有道海宇晏然文教聿興士風丕振則惟歷勵學宮興賢進士之所致頽久而必敝敝則必脩所頽以主張而倡率之者在郡則有守在邑則有令誠分之所不容辭而情亦不能以自已顧其謀之而成欲之而得且速者則有乎主之者之賢且能而卽爲其地之福而人之幸晉之來守新安者四年矣甫下車謁　文廟見所爲明倫堂者已頽敗不可收拾安得賢且能者爲之更其新而復其故乎陳侯新安之婺寧人大儒名宦之裔也其爲令於茲者亦五年所其愛立成行政清訟簡之善不可枚舉顯著從親族故人郵筒中知強

已脩學事且竣具言其積工而不以爲勞繁費而不以爲苦[illegible]
烜閣壯而不以爲侈者屬吾言以記之噫新鄉之陳侯吉州之
李侯也晉之家世新鄉不啻歐公之吉州侯脩新鄉之學則夫
謁諸廟觀其士問其俗行於郊歐公之所得於李侯者侯畢舉
而萃之於余余誠願立石於廡以俟余矣顧余之有新安郡庠
卽侯之有新鄉邑庠也晉方欲藉手於士大之賢者卽以侯所
舉而萃之余者畢舉而萃之於侯立石於廡以俟侯而未知何
日得而落之也余滋懼矣其何能以有言雖然晉與侯有所共
勉者而晉尤致望於侯侯方在強仕又賢且能也繼自今庚止
泮宮萃吾邑之子弟而與之論道德則先儒之綸緒也議政體
則先賢之遺範也侯以所得於家學者示諸生諸生而舉於鄉
而登於朝卽以所得于賢侯者明禮樂脩政教以佐郅隆於不
朽所以福而幸之者又何可量而是役寔爲之綿蕝也是又爲
得不走筆爲之記

雍正三年知縣王業賜奉　旨建忠義孝弟祠節孝祠於學宮之
東

忠義孝弟位次　明禮部尚書殉忠郭淐　孝行士梁移粟
孝行士王輿　孝行貢士張登元　孝行尚嘉慶　孝行士張
發　孝行龔薙節義尚憓　國朝賑饑奏表楊文秀

節孝位次　明羅統妻朱氏　李海妻馬氏　牛維妻張氏
生員朱舒妻李氏　殷科妻梁氏　生員楊三宅妻張氏　生
員張[illegible]妻王氏　劉鑾妻朱氏　國朝金才妻喬氏　生員
梁興龔妻劉氏　監生暘中振妻郭氏　苗蕙素妻王氏　郭文
蔚妻邢氏　曹標妻張氏　李永秀妻張氏　廩生王邑妻郭

氏　杜名棣妻王氏　杜子利妻盧氏　嵩體仁妻張氏

十三年邑令裴鉞重脩尊經閣匾曰文在於兹

乾隆二年知縣時正脩梓潼祠屬邑人暢中掄楊為枝郭培墉張資漢共勷厥事

教諭潘德人記從來地靈人傑文教為先要必賴主持一邑者鼓舞而振興之乃能垂永遠而不散學宮東北隅舊有梓潼祠其先名曰講堂邑士人敦詩說禮會文肄業之所也迨邑侯李公以名進士栽培多士賞識拔尤一時聯科第登翰苑者有人彬彬乎稱譽髦矣而溯其本原固自有司文衡者默相之以故既肖文昌之像尊奉維殷而祠之東隅則附享以公之祿位乃掬建日久垣壁圮壞棟瓦傾頽有志者脩葺而未逮且[illegible]時公於丁巳冬來蒞兹土崇尚文教倡邑之[illegible]夫化瞻拜之餘即慨然捐金修整延屬紳士暢君中掄楊君為枝郭君培墉張君資漢共勷厥成閱兩月而工竣但見棟宇一新丹雘交映南耀層閣東繞清流文星朗照四壁光生猗歟休哉既復吉地自發人文從茲文治隆人才起於以增國家之光而並永長之福者皆邑侯振興力也鄉人士屬記其事余曰此盛舉也不揣鄙陋而勉應之勒石以誌不朽云

九年邑令趙開元增修嚮庵祠閱月修櫺星門內外墻垣兩廡泮池及明倫堂圖不整脩

趙開元記新鄉縣廟之東為學宮廟制雖不甚軼麗然殿廡粗且尚可揆神至櫺星門內外墻頹木朽往來者視若通衢而兩廡泮池及明倫堂所在亦多傾圮若廟中祭典固陋相仍禮器佾舞殘缺未脩　先師俎豆之區狼籍至此何以興賢育才佐

天子右文之治也是宜先崇廟貌以肅觀瞻將一切散墜者謀所以修葺之計工度材約需白金八十邑值災眚之餘積賦未清實力未可以勞爲捐俸以舉其事而監視之周區畫之善則學博潘君寔董其成也肇工之日遣領新製祭樂器收貯廟中因語潘君曰此正禮樂聿興之時也講明修正匪異人任當與君共之潘君勤于鐸職素切釐定絕不河漢余言爰購求大清會典及通志各書公餘與潘君共相考核補造　先儒之神主以定位次詳稽祭器之品物以肅灌將至禮節有一定之儀文樂舞有自然之度數綴說繪圖彙成一帙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循而守焉庶幾入廟生敬臨事而尊致其精明禋既得所憑依而又能盡其所以交于神明之具將見聖人在御羣賢陟降是則一代文明之治而余兩人旦暮望之者乎

新領祭器　白磁爵三十六隻　銅爵二十四隻　爵七器

鉶七器　簠二十五器　簋二十四器　牲俎二十八器

樂器　大鼓一面　琴一張　排簫二攢

六年知縣趙開元捐俸重脩聚奎樓屬邑善行生員張賁漢董其事規制宏敞匾曰奎樓

暢俊記國家之興因乎人才人才之興關乎地運自昔然矣然而人才不自興必待有以振作之而後興地運亦不自盛必待有以脩治補救之而後盛吾新繁宮内舊有奎樓雄峙巽方考舊記創自前明上谷苑侯其後踵事增華規模究好壤屏龍信之華多資點相由景運而毓名儒豈曰小補越今已來秋露雨爲災棟莛大壞砂磧沉零向之巍峨崇隆者幾莽蕪荊棘之慨焉夫奎璧主文故五星聚奎則天下文明吾邑之分野適當其

次歲在炯照之中自獲孔臧之福然使神無憑依誰能致久輸阜夥之效哉邑長奉新趙公下車之明年以儒雅飭吏事百廢俱興、文廟殿廡門樞既已捐俸次第塗塈又念辛酉屆大比奎樓舊址卑隘亟宜脩整昕夕規畫捐俸數十金鳩工聚材將拓而新之家君思齋祗承德意置簿首倡邑紳士識大體者輸貲致力衆志僉同公乃進諸生張君資漢耑董其務張君更相佽助肇工於是歲五月落成於七月棟宇矢棘丹雘日晶是科郭君均果魁一經謂非地靈人傑較然而不爽者乎時余歸自楚南同學諸君子屬一言以紀風美余惟公文章致身勳為矩矱口振鐸聲試從衣冠輿誦下賁巷議衢謠其稱清流萬調名教干城者更無比倫區區土木之事豈欲勒石示人藏諸古有云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人培風氣以淑髦英育人材以翊　聖治官守之責莫大焉今日者工而不侈華而有制春秋昕鑾雲旂風馬神之格思有不陰騭冠佩之雍容與詩書禮樂之盛也耶他時踐文赤墀承明紫禁翩翩接武如杲日光如豐城劍當有熊熊莫掩上燭於閣道之間使人按籍而指之曰此新產也此縣大夫興行所造士也豈惟地以人重而我公之盛德於是為不朽矣若夫董役効勤則張君亦諸生之祭酒得附末光云乃為鐫石副在瞽宗

九年知縣趙開元創建神器庫三楹於明倫堂之西貯祭器樂器

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捐貲重脩大成殿明倫堂敬一亭肇聖宮名宦忠義孝弟節孝等祠儒林坊及教諭宅增文昌閣門檻週圍盡砌花磚垣墻命邑庠生張資漢董厥事

邑令趙開元記新鄉古鄘地行山北峙衛水中環扶輿清淑之

氣于此而萃康叔武公之教化所自興也邑之有學創自宋元祐間數百年來壘圮疊新其廢興者屢矣今復日以漸傾欹宇壞垣所在多有噫學宮之不完職誰之咎也歲庚申余蒞是邦入廟祗謁瞻顧之餘愀然病之又念邑之有吏凢以作人揚化正其三德尊其六行齊其五典同民心而振士氣也顧于興賢育才之地傳舍視之可乎且我　國家崇儒重道文教覃敷訓飭士子有文增定從祀有典　先師五代王爵優封崇聖一祠啓名特錫頒　聖諭布經書懸　御額以爍黌宮發帑金而資書院煌煌鉅典不可殫名乃百里之寄者惟是綰銅章紆墨綬豢臯比籥垂琴清鶴逸日擊芹宮之剝落漫無整理其何以仰副聖朝崇隆學宮之意乎且文廟固釋菜地也今將使有恤之宮飄搖風雨仰涓上下爲明祀無乃其褻已甚於大典爲不類

乎嗚呼是誠守土之責也惟是邑當災眚之後時詘舉贏殘癈民力疲視工之緩急酌而葺之今已六年於茲矣幸遇年穀漸成又邑之人士不以令爲迂濡上下志同捐俸爲之倡一時薦出橐金得白鏹八百有奇致善行博士張生資漢董其役鳩工庀材盡撤朽蠹易以堅良卑者舉之高者抑之欹者正之廢者復之文以藻繢繚以垣牆不數月間已煥然維新矣嗟虖新鄉河北一望縣也前明以來文章經濟之士接踵而起數十年間亦既陵夷衰微矣得毋膠庠微壞以致儒紳不振乎今而後廟貌丕新諸生以時考業其間而學博潘君復勤秉鐸從此文教聿興當必有魁士偉人特出其中尹茲土者行將旦暮覩之矣

新鄉縣志卷第十二

學校志下

祭樂器明初無考天順元年知縣楊清始置祭器嘉靖中廟被寇燹之後以生員張搢攻爲世廟繼居搢脩造祭器欵式皆本古圖哉久缺壞所存無幾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知縣周毓麟遵檄准古製脩禮樂器乾隆元年知縣張鉞遍爲脩補六年知縣趙開元請領祭樂器創神庫三楹貯之

國朝任琊脩造文廟禮樂器記葢聞先王之制禮樂也所以格天人和上下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粵稽姚姒子姬之代樂質文異尙興衰損益異宜非若乎撫衰而裁究之術由今經曲之優律器之節縣久而無弊乎以邀歷代設施以隆報稱禮樂四代樂用八佾至哉　朝先知縣焉號彘取圖經謂發已

敬先聖宮牆而輪奐之復進紳士爲之曰春秋祭享國典攸關廟中之器僅有前代臧曉提擧所造者數事其爲不倫不備殆甚焉是褻祀也神其享之乎乃稽典制新其舊創其新禮器則犧尊銅豋鉶爵以及籩豆簠俎之列罔弗飭樂器則簫鼓柷敔琴瑟以及鐘磬搏拊之屬罔弗具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循而守焉庶幾將享之際牲醴豐潔蘋藻飭修宛若神聖之在御群賢之陟降於左右也洋洋乎於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偉歟不佞於禮樂大典漫不之省幸際人文化成之代又當聿興禮樂之時乃吾邑之講正而脩明者自周侯始可謂知本矣謬記其事而系以銘銘曰廟貌皇皇德音孔章籩豆攸薦佾舞攸揚器無雕鐫音無厲傑載獻載歌以禘以祀金聲玉振展也大成勅石永爲安我聖靈康熙戊辰十一月　祭器燕一花瓶二銅一洗二雲雷罇一犧罇六象罇十簠簋十四豋三豆百三斗爵三十皆銅器竹籩百二十盥洗一拌架祝板一祝桌一香盤一帛匣十四樂器麾旛二笙簫二笛二瑟二琴二篪二塤二鳳簫二搏拊一柷一敔一編鐘一編磬一鼓一　知縣張鉞修補祭樂器記從來禮以將敬樂以昭和所以格天人而通乎上下者也自西京制作而後中規中矩有條有理稱明備焉迨愈傳愈遠經曲之儀律呂之節已十不存其二三治至於今更多殘缺夫一器不具不可以言禮一音不全不可以言樂禮樂不備何以昭格惟　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歷代祀典載在類宮至于我　朝尊崇尤重追封五代春秋享祀禮行三跪樂用八佾尊莫上矣詎可任其殘缺弗脩應虛文而習故事也乎余於雍正癸丑秋　欽奉簡命宰治新邑恭遇大典五夜虔祀目不覩

典物輝煌耳不闓金聲玉振雖束帛陳牲歌詩佾舞而制作淪湮不倫不脩贖職而褻祀莫有大於此者矣俯伏之下念切維懸捐俸集工脩殘補缺又奚辭焉禮器則若鉶登若簠簋以及樽俎籩豆筐篚之列無不皆備樂器則若鐘鼓若琴瑟以及鼗磬柷敔搏拊之屬無不悉具乃于未祭之前集諸生而演習之務期贍拜之餘豆登攸薦佾舞攸揚以禋以祀耳目聿新雖鄒邑偏小非如司成之所陳太常之所掌煌煌然爲天下觀而器無凋殘音無曠厲承祭者藉以輸如在之誠與祭者得以覩文明之盛將至聖在天之靈庶或臨于上而群賢亦無不陟降于在旁也豈非一時之盛舉歟自茲以往邑之士大夫蹤而習之揖讓之容載道絃歌之聲盈耳彬彬乎禮樂之遊也康叔遺風稱再覩焉可勿易諸茲將祭器樂器之數并紳士捐助之姓名以及課工之人悉勒於後載諸鐵筆以垂不朽脩補祭器小錫爵四十一竹籩二百六大錫爵二十一錫簠二十四錫簋二十豆牲俎一錫爵二十五木櫃一樂器麾二石磬十六柷一敔一笙二鼓二簫二塤二篪二舞器旌節二翟三十六籥三十六雉尾三十六

知縣熊開元貯禮樂神庫記

乾隆庚申余來蒞新鄉因謁文廟徧閱學中諸器敝者脩之缺者補之然猶未備辛酉請於方伯祇領新頒祭器樂器爰詢故所貯處則散寄各舍並無專所夫虔於享聖而畧於藏器豈以是爲細務可以不經意乎一物者道之所不遺也一事者人之全心之所見端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其所由來者遠矣道不能虛而無所寄故有器以傳之而禮莫大於祭樂亦莫盛於祭之時先王制器纖悉詳盡郊社以之宗

廟以之學則釋菜於先聖以之排虛加之也中心之誠濃而不能諭必有所麗以達其油然不已之意焉簠簋玉帛與敬而往琴瑟干戚載和以行器不徒設則亦不徒藏要於制器之精義與用者之精意而藏之也物雖至細自下而上泝原其本壹爲崇先聖而設此則所以周是物者其本固已重矣道雖至大由上而下必究其來吾以此而施先聖則所以藏之必備道爲其來亦不得輕矣苟不潔其跡之之地適以形吾心之慢而禮失其所自始亦以形吾心之華而樂喪其所自生人心之精意也即禮樂之精義也雖實明行事由灌獻以迄於禮成而加之以敬亦具文耳聖人其歉之乎故卜地於明倫堂之西南創神庫三間命張子賁溪董其事經始於乙丑冬抄落成於丙寅春中專以藏禮樂之器若以與其物祭之舉事則封鎖以待祭然後祭畢復藏之庶幾明潔之意周於事之前後始終而不以非祭之時而有怠心且室若器煥然一新亦與衆更始之義也舊存祭器斝一犧尊六象尊九香爐十六鉶一雲雷尊一花瓶二簠五簋六豆二百四十五爵五皆銅器新補祭器小錫爵四十大錫爵三十一錫簠三十四錫簋三十四竹籩一百六帛篚二十四牲俎一樂器麾二金鐘十六磬十六鼓一搏拊二柷一敔一琴四瑟二笙二簫二笛二塤二篪二舞器節二羽三十六籥三十六新頒祭器白磁爵三十六銅爵二十四錫尊七磁鉶七木籩二十五木簋二十四牲俎二十八樂器太鼓一排簫二琴一

贊禮各邑庠文行兼優者司之

康熙續志先師位典儀一人通贊一人捧帛五人執爵五人司尊五人進福胙酒二人撤福胙酒二人四配十哲位贊引一人

捧帛二人執爵二人啟聖位與儀一人捧帛三人執爵五人司

尊三人先賢先儒位贊引四人捧帛四人執爵四人

佾舞擇民間俊秀子弟爲之乾隆六年巡撫雅爾圖聘請衍聖公

樂舞生三人來豫教習

康熙續志旌二人翟三十六人籥三十六人歌章四人麾一

人引旌一人舞生三十六人笙簫笛琴瑟箎塤鳳簫各二人搏

拊鼓鐘磬柷敔各一人　知府劉謙札云新鄉縣昨因公赴

省知開封府祥符縣文廟內樂舞生前蒙撫憲聘請衍聖公樂舞三

名教習諸生樂器俱已嫻熟因思各縣事同一體已與開封府商

定即擇尤內學成者三人吹簫一敔一笙一延至衛郡公所各

邑俱就本學內擬選三人到郡一習吹簫一習敔一習笙兩月

即可成功將成回縣鄉各三人轉教通學諸生亦限一月成功

明年二月丁祭時即可鏗鏘[illegible]奏于大典有光也一切經費

該縣承辦事竣均派共勷[illegible]勿遲緩此札乾隆六年十一

月

學田五十八畝坐落不一租例[illegible]

藏書二十一種

上諭十六條康熙三十九年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一冊康熙

四十一年頒　御製錢名世詩二冊雍正四年頒　上諭四十一冊

雍正五年頒　聖諭直講二冊　上諭二十四冊雍正十年頒

上諭一冊雍正十一年頒　學宮相見儀注八卷雍正十三

年頒　學政全書二冊乾隆元年頒　孝經易知二冊乾隆三

年頒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　欽定四書文二十二卷俱乾隆

六年頒　學宮備考八冊乾隆七年頒　欽定訓飭州縣條規

一冊乾隆八年頒　大清律續纂條例二冊　御纂周易折衷二套　欽定書經傳說四套　詩經傳說四套　春秋傳說四套　性理精義二套俱乾隆十年頒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八十冊乾隆十一年頒

碑刻五

進士題名碑在明倫堂成化十二年勒石鄺璜記國家興學育才褒揚之典至渥也士子於時挾道義取青紫得人之盛較唐虞之俊乂成周之濟濟無少讓焉新鄉賢才輩出遠者不可稽洪武初逮及百年其奮身科第接武雲衢者視昔有加焉額盛而弗傳則久而易湮憲副天臺陳公督學河南按部新鄉學謂獨無進士題名缺典也已升者無所表識未升者無所激發命有司勒石題之予郎政未幾首承是舉乃考邑志詢文老得數

後氏名若干大書深鐫以傳其盛俾人物存歿有光亦奇遇也雖然與於前可傳則繼於後者可法題名之作以昭揭亦示勸也諸君覩是刻者景仰芳徽尚其飭躬勵行抒厥蘊藉無徒使前人獨擅其美則盛世之大化重賴是題也直有裨世教矣若然而侈盛誇榮附和標榜其何能爲國家效一日之用哉　貢士題名碑在明倫堂成化十五年勒石張甫碑記人才之由於學校尚矣歷代相因其制不一無非以期得人而已我朝自科第取士之外復歲以貢舉賢者能者於朝陞入胄監以次擢用或授以官守或任以言責是即唐學館生徒之設宋三舍之制也書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又曰野無遺賢萬國咸寧國朝立法之備數求之廣宜其得人之盛海宇寧謐也故題名勒石俾垂永久以詔後來者知所振勵云　程子四箴註在敬一亭嘉

靖十年勒石　卧碑在明倫堂順治三年勒石　御製孔子及四子贊康熙二十三年勒石　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雍正十年勒石

匾額二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在大成殿康熙二十三年頒　御書與天地參匾額在大成殿乾隆三年頒

康熙續志曰邑志所載以外翰而稱好學作人為范公鏞馬公明鄭公光溥李公坫以先達而啟佑後進建立書舍為梁公問孟今　天子欽崇聖道禮明樂備而邑侯周公復整飭學宮輪奐其美則分科校士如胡安定其人者伊誰之責歟

書院義學社學附

省身書院康熙三十四年知縣李登瀛建於縣署之西因邑東北君子村舊有蘧伯玉廟以廢改建此祀之

李登瀛記省身書院記衛大夫蘧伯玉也新故衛壤衛名君子而伯玉尤著邑東北故里猶在土人號曰蘧里或曰君子村蓋取其姓氏與德行名之以誌仰止千百年愛敬如一日也予效蒞新之四載邑之廢墜或脩或創次第舉行因念先賢遺址近在郊垌而祠宇弗建俎豆藐然是亦守土之咎也且崇德報功載在祀典大賢廟享誰曰不然爰捐薄俸建書院於縣署之西而顏之曰省身蓋寡過若未能伯玉志也落成致祭率諸生往拜座下企仰芳徽如覩几杖因告之曰諸生今日亦知伯玉之所以為賢乎傳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精進之力久而彌篤故年彌高而德彌劭其檢身不及之念一介使人能道之此伯玉之所以為賢而後世所

當法也其所以法者亦視乎人之能省身與不能省身而已今夫一技一能高自位置堯時伯鯀彼以爲大舜不如也周時華士彼以爲太公不如也若君子則功蓋天下而不居善過一時而不伐學窮千古而不矜其視人常賢于已視已常遜于人兢兢焉惟懼不克而至于悔尤故夫功也善也學也人之見之則然彼且以爲愚夫愚婦猶足勝我而我渺無一能也夫豈獨無能而已哉我之身日與悔吝相周旋欲求一念之即安而不得矻矻孜孜没齒後已此能省身與不能省身者之大較耳子曰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孔子之聖而止言其無大過且必假年學易而後免甚矣寡過之難也伯玉之心亦如是而已矣諸生幸生君子之里讀其書想見其爲人顧瞻廟貌悚然加敬其亦思所以自省者而可乎諸生勉乎哉遂以斯言銘之石

邑人郭堉遠詩國去名賢遺事聲猶在蘧尼山義士[illegible]冰壺寡過勤朝蘇知非信有無鄉南闢勝地俎豆任吾儕

德化書院康熙三十五年邑人郭遇熙等爲邑令李[illegible]建

郭遇熙記募引在昔文翁治蜀而教化日興昌黎蒞潮而文士日進二子之澤皆至於今不衰吾鄉非蜀潮比不過古衛一下邑也地瘠民貧而風淳俗樸農荷一耒士守一經詩書禮讓之風猶有武公之遺焉詩之稱武公曰有斐君子蓋言學也又曰終不可諠兮蓋言學之及人也終春秋之世如蘧史如端木彬彬儒雅古今稱爲衛多君子倘非武公之好學切磋琢磨而能造就人才累及數世而罔斁乎吾邑侯李公以白下士爲名進士筮宰吾鄉下車之日政清刑簡庶務允釐簿書稍暇即進多士而課之不期年而吾邑門下士奪解標入翰苑爲　天子文

學侍從之臣鄘人士咸鼓舞奮發爭自磋磨以期無負侯雅意作人之化蓋二年于茲矣侯又好學不倦政事之餘手握一編常至夜分猶聞誦聲亦多士卷牘纍纍積案侯摒擋披閱親加點竄曾無片晷之停留噫嘻想文翁昌黎之善教未必如是之諄切篤摯也詎非有斐君子衛之武公者歟今年春余自京師予假歸里適值侯校士之期鍵户而三試之先爲賦言以示選遍其告誡殷懃詞文煥麗已足以炳燿日月而式靡起衰矣又分俸以建義學延師以訓子弟闔邑之英俊黃卜出入擁匝咸欲占片席以爲榮而屋宇湫隘户外履滿常有立星露宿之虞甚非所以廣施教鐸而收羅人材至意也于是鄘之父兄耆老聚族而前曰侯加意作人講論不輟而義學片椽曾不足以蔽風雨可奈何余曰善爲[illegible][illegible]授生徒前後設絳帳擁皐比以[illegible]虎以傳六經古之師道尊嚴莫不有講席以爲授受之地今義舍雖狹而前廈尚有餘隙不可度材鳩工以爲邑侯講堂地乎倘異日者櫋楠初成丹雘伊新邑侯坐于堂上乃召諸生于堂下而講習討論如昌黎文翁故事則執疑問難宮牆有立雪之基鐸道闡經堂構來御續之與菁莪棫樸垂于邦家杞梓楩楠儲爲柱石豈特師儒之慶亦盛朝之光也僉曰善請以吾子之言佈告于鄘士紳甲之好義者

鄘南書院在城內東南隅舊爲許同卿別墅後經西商購爲會館雍正元年署新鄉縣事開封府同知吳元錫捐俸贖之以爲義學額曰鄘城書院復置田一項五十畝以養諸生會火日久廢壁室毀就頹田亦易主乾隆五年知縣趙開元重爲振興解囊贖田創建大門一間東西耳房三間增築西齋房四間易今名延師主席

前廢三楹爲敬業堂後廳三楹爲退省齋偏東三楹爲諸生學舍乾隆九年復捐金拓地增建一十二間肄業雲集鄰郡咸來迄今不廢

吳元錦鄜城書院記古之時民多嗜學邱索典墳覩若性命或荷耒田間戴經而鋤或負笈四方擔簦而來初不必羣居辛廡納之庠序之中然後德修而業進也後世志於學者不古若故窮鄉僻壤閭閻負販之中往往以琢磨無資遂致冥行而罔覺義學之設所由重焉　聖朝加意作人宏敷文治薄海內外聲教四訖復念孤寒子弟所在咸有爰命直省郡邑有司皆立義塾毋徇名失實毋有始鮮終士生右文之世何其幸耶新邑據山川之秀玉屏踞左衛水繞右考其遺跡蓋大夫故里存焉宜乎誦家絃彬彬稱極盛乃頻年科第寥寥人文未盛豈時會遠然與抑亦興起之道有未至乎客歲余以非材代庖適當荒歉錢穀簿書日無寧晷然培養人才之念固切切焉弗[illegible]先是城東南隅有鶴園者乃許岡卿別墅其後裔式微一再售而歸于西商爲會館都人士以新邑靈秀毓起文風所關攤不欲爲于客子咸以其事質成余正念新邑義學之缺而未有其基也爰稍倖贖歸改爲鄜城書院其墻垣頹圮傾圮敧折者悉修理補葺之又置田一頃五十畝供館穀資膏火乃延主席進四境有志之士肄業其中對泉石之峙流無非悟境睹鳶魚之飛躍盡是文機從此英才傑士雲蒸霞蔚上副　聖天子棫樸之化豈非新邑之幸而亦長民者之光歟第俸微力薄弗克大其規模又復爲時無幾不得見諸生大化之成茲用歎焉後之蒞斯土者倘與余有同志以時培植俾日新月盛後之視今不

致如今之覩昔是固余所厚望也夫　邑人殷元福記

國家設學校以育人材雖下邑僻壤皆與詩書禮樂之薰陶顧非列博士弟子員額不能入而郡縣承

皇上菁莪棫樸之化于是有義學之置既使單寒未遊泮之子得卒其業而諸生欲廣聞見亦講習于中而得之道也然求其頭角崢嶸氣象不凡如舞陰之于膠東文穆之于彥國一見决爲公輔之器曾未有其人焉何哉天下事舉之者貴崇其志而培之者務固其基泰山之溜可以穿石專攻也豫章之木七年而出地基之固也專且固而人才之不底于成者鮮矣昔昌黎先生蒞潮不一載處里閭從生少所師承丞置鄉校延請趙德而潮之人士至今比於上國試當中原文獻之域矧功更何如耶新邑夙號易治其窮經講藝者亦頗盛于五邑邇來浸以衰微司馬錢塘吳公代篆于茲[illegible]愛文士一[illegible][illegible]無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以長養之不可夫長養非一日之功則又曰天下之事非甲爲則乙爲何已何人吾盡吾心焉耳矣又曰囂塵湫隘非誦讀之所城東南隅高敞而爽塏吾所購許同卿之舊別業葺其破缺新其漫漶繚以墻垣其永爲肄業之地焉若經書措置之顛末見於紀叙者詳矣不復贅惟是目擊盛舉追憶此地往鄉先達多以鍵户藏修己未歲同時捷南宮者三人一時稱地靈人傑相值聞今四十三載而公捐清俸假計沮絃誦復聞中阿重家因稔于衆曰此詩所云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也而今得於公乎志之專矣培之固矣精神力氣百世不磨諸君其知之否顧公之所以望于後生者又非徒異日之科名已也余不暇班史九品之第諸君試思王楊盧駱之上不有韓李歐曾乎韓李歐曾之上不有濂洛關

開乎知陟山者愈陟愈峻如涉海者愈涉愈深朝斯夕斯尊聞行知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洙公書澤於無窮而公三不朽之業亦概見於此矣皆曰然遂次第其語而勒之石庶來者得以觀焉　趙開元增脩鄘南書院記　士習之下究也爲風俗而其上章也爲治績人才之蕃不可以不豫故古者造士之法最爲詳愼今之學宮緣古而喪其眞者也今之書院變古而不失其正者也書院之名始於唐而其作人也盛於宋然亦二三大儒各就其所至之地教育一方而非天下之通例觀胡瑗以蘇湖二州教授入爲太學一時名臣碩士往往出其中降及南渡李綱罷相而太學生歐陽澈陳東其起而力爭之雖死不避則宋之人才猶多出於學宮不[illegible]書院也後世而變其鄉縣學遠[illegible]

亂其耳目心志者實多釋菜之名存而造士之實亡畧無[illegible]之才故其勢不得不盡天下州縣別置作人之所以聚其[illegible]聖祖仁皇帝上下古今之變特命各省並建書院其具既設而所以誘掖激厲漸摩而成就之者又復詳而有法使并此而怠玩之則士習益偷而不可救藥下既無以振頹風而上卽無以待朝廷之用然則書院有興廢而人才之升降因之人才有升降而風俗之醇疵與治績之隆替由之豈可謂天下之小故耶守令受天子方面之寄而不加意於是則雖百廢具興皆苟道而已余自庚申來吏於斯首欲爲朝廷作人訊知故有鄘城書院雍正九年建迄今不二十年而室既就頹田亦易主廢興之故必有任其責者矣余既捐貲贖其田復創建大門及東西耳房增繕西齋庠舍遂卽此以課士然來者漸衆將不能容越

四年甲子又復捐金拓地增置書室十二間規制視舊爲稍展云易名曰鄘南紀實也夫新鄉古鄘地而入於衛爲呂望發跡之所迨康叔有作新之化旣革紂都故俗九世而武公繼之以金錫圭璧之德陶鑄其人故古稱衛多君子卽近自有明以迄昭代文學之士有猷有爲有守者鵲舉鵲起何其盛哉康熙中葉以來而少衰矣豈衛河沁水三岡五陵山川秀傑之氣有時而歇歟抑士不克自奮歟又或養士之澤入之者未深歟天時人事之剝復往往反覆相尋從之必復其所始蘧瑗史魚之風尚可溯也諸生苟不安於凡近而以古人自命精研義理潔治身心而敦尚實行爲明道經世之文發從前所未發則人才何遽不如昔且或過之庸可量乎故詳紀其事於石俾後人知其[illegible]之也主其人參而凡[illegible]與在一新主者皆[illegible]

[illegible]暢後鄘南書院記先王建學造士教之[illegible]始於鄉而升之黨州以達於國然後論材而官之則栽培[illegible]而非朝種暮穫者也此人才所以獨盛也迨有宋明道先生宰晉城令多設鄉校擇秀異登萃類居復親至爲正句讀晰文義使知進德之方由是熙豐中儁傑迭收科目而風俗以厚其後嶽麓嵩陽與石鼓白鹿宇內稱四大則書院於是乎昉而以視古昔鄉術州黨之學理則一也邑城內東南隅舊有先達別墅前此輦上諸君子纍纍若若發軔於斯先大父黃門公亦與焉來幾變廢湮口康熙壬寅錢塘吳公賤爲書院建置之始余曾趨陪觀盛事明年挾三寸管走長安道偶過里門旋如逆旅信宿席未暖行矣卽有視知故道如桃源中人問外事不知有漢何論晉魏以故縣大夫先後學爲之方與未獲深考歲辛酉歸

自發南見郡人士行誼修美春絃夏誦乃知興復書院惟我邑風氣公用心獨至而大賢之所爲固迥異緩文者流耳盛公文章醞釀凡百可師討多士而敎迪之固已身爲坊表口誦鏗音繼復捐俸延師表裏學校俾諸生得以遊精摛思儲爲棟梁所謂體　恩綸以永風教卽易之教思無窮詩之德音不已胥由是焉又越癸亥已歷三載矣爰不佞去其事噫九瑕十瑜之凉修轅車棧馬之跡足方心境塵封安能專一於鼓篋之區乎顧余闢軒靜掃聲價日增何況詩書禮樂之場得以領袖其間詎不幸歟乃本昔所闢於父師共相勸勉一時聲氣應求河朔魚從百人咸忻躍雖各自矜倚余乃倣古年敬業樂羣之意以匯選變復思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書院非講學之肆乎學品厚者選雖非同居焉而雖[illegible]文[illegible]焉不專事與雖居同[illegible]繫心向學甚或矣其非僅獵文詞以弋譽也其必敦彝倫崇德命以聖賢爲規矩師友爲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幹廉恥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斲底於成斯我公之振作爲不虛雖然俾紛離爲功塗墨易爲惡其與子瞻翰墨之清虛僅一間於擊邑[illegible]賄之惑溺說相類也若是則無論首尾橫決見誚士林卯綴[illegible]口耳競斧藻而趨捷徑一旦遘會纂名拘拘泯泯又豈我公承流宣澤之意哉且不聞虞仲翔乎天下得一知己足以不憾而韓昌黎上書當路往復千言每以此爲難今我公薰陶砥礪無甲乙錫指南洵呂明一會矣瓊玖之報永勒心版宜也其或言言所經愛有所忘決防毀維如邪怨廢在三之誼而恬不知媿則妄矣諸子欽容而退乃敬壽貞珉以紀始末若夫曩日齋舍門坊永倫公旣鳩工添建復買民地而拓之屬縣尉韓君經理

規制煥然一新則有目共覩毋庸贅及公諱開元字希軺號[illegible]齋江西奉新人丁巳進士

義學一在太僕寺舊地建坊一在東關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周鋐建久廢一在縣治西郎省身書院康熙三十四年知縣李登瀛建一在縣西南小冀鎮二共糓費修脯銀二十四兩修理房屋銀六兩係邑增生張養素捐施粉漿池地五項租課内辦用

邑人任濬官建義學記長吏養民之官也然移風易俗使天下廻心而嚮道則未始非教民之官矣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籍之斯為農教之斯為士官之斯為吏人國一再其為吏者德行道藝足以師表人倫而又各掌其郡邑之政令[illegible]治教化行而風俗美職此故哉近代來守令備以[illegible]爰為[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期會刑名錢律此外纖悉他務焉簿會其官甚卑

新鄉縣志

[illegible] 3

卷十三 公署
卷十四 河渠上
卷十五 河渠下
卷十六 賦役上
卷十七 賦役下
卹政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1 1929

C4L 3145.8222.83

新鄉縣志卷第十三

公署志

官所居曰公署別於私家也數仞之堂非奉天子命來守茲土者不得而居之則朝廷建置之意其義已隆臨民者公而忘私蚤考夕省不以嚴撲喧囂犯其慮不以牒訴倥傯褻其懷則訟簡空而案牘清堂上鳴琴絃歌響應矣其他廨宇或廢或興統繫於官並載于後

縣治在城西北隅始於隋復置於唐廢於宋後復置之

元至元三十七年知縣劉理重修元季兵燬

明洪武元年縣丞王克敬重修

舊志正廳三間前有抱廈穿堂三間退思堂三間退廳五間幕廳三間堂右官庫三間堂左儀仗庫三間架閣庫堂左迤貯單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署東西司房各七間誡石亭一座儀門三間大門三間土地祠
三間在二門內獄神廟在獄內二門外西吏廨前旌善申明二
亭在縣門外東西知縣宅在正廳後吏廨在主簿宅前
按河南通志云明洪武三年建衛輝府志則云隋唐時建明
洪武元年縣丞王克敬重建俱與舊志異
天順六年知縣楊清弘治八年知縣王統俱重修
十八年知縣儲珊復修之於縣治前將宣化坊改建土地祠於大
門外東進撫蘇舊遞縣治至是移置於大門外為屋三楹下為正門
康熙續志衛神祠舊在二門內知縣儲珊改建大門東
按衛神祠即土地祠
隆慶四年知縣張範重修
萬曆三年知縣王開建虛受軒三間於土地祠前迎賓今圮

三十年知縣盧大謨建儀仗庫於土祠（已圮此舊不存）
坊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知縣周毓麟於正宅左捌建幕室顏曰思永
堂
三十四年知縣李登瀛建息訟勸善二亭於縣治西
息訟亭碑記登瀛筮仕新邑歷歷識有三年逢朔望宣讀上諭至
第三條即曰和鄉黨以息爭訟至十二條又曰息誣告以全善
良不禁怖然太息以爲我　皇上愛養元元周詳懇摯而於尚
德緩刑之意諄諄三致詞焉此誠不難登斯民於雍睦而進風
俗於醇良迺至視事之頃猶有紛紛投訴詣公庭者有不能
一自已者則又退而自思悍然自責夫朝廷德意至渥而有司奉
行不力未能觧爭寧人使我民互相爭訟豈非上負　皇仁下

婉職守歟雖然民猶子也吏卽德薄不足感動恐頑然齮之以禮讓曉之以禍患抑豈有終於難化者哉於縣治右築立一亭顏曰息訟所以宣上德而使民無訟之意也而或者曰訟之不能無也自昔然矣況朝廷設官分職固將使枉者直之抑者伸之俾良善有所憑依而頑梗有所畏懼惡與威權不攬之自上聽于應之曰刑罰所以輔德教之不逮也如使訟而可息則公庭可以羅雀桁楊可以卧草俾我民家室安全同里無猜不亦善乎不然儼然有父母斯民之責而不能輯事寧人猶有是紛紛者留錮於公庭則吏斯土者有餘罪矣

三十五年復修縣治增置譙樓門楄

登叢自為記余涖新五載年穀時登居民樂業既取邑廢墜者力為振舉矣獨縣治自敎明蔡侯建之今百數十年傾圮不堪官舍草職吏卒露居坊亭載邑乘者僅存遺址是豈堂皇出政之所宜哉遍訪者老僉曰此社民責夫民力有幾而以此瘐之非仁人心也且經手里胥費一言十費十言百其不至剝肉以應者幾何爰捐俸鳩工庀材計日告竣乃為文以序之非特誌事且自儆也傳載子產語子大叔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是言也非今古所奉為法戒乎然誦詠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謂豈以强教弟以悅安夫强教悅安正不同於猛之謂卽周公有言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與子曰寬則得衆初無一言及於猛也况士君子秉豈易之心推學道之素立本朝則佐天子[illegible]然物於春和登斯民於衽席職方面大則圖屬蒙休小亦一方牧賤士大夫皆吾同氣比肩迎賢明有德語師長朋友也編戶齊氓吾子弟也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人吾家人之

困悴可憐者也方撫恤之不暇何武健之爲高操切之是尚歟或曰昔武侯治蜀政尚嚴峻法正曾以爲言斯又何說余曰劉璋闇弱綱紀廢弛賄賂聚於權豪金業盛於輿隸孔明救以法限以爵乃所謂寬嚴有章耳不可云猛竊意子産爲政嘗曰惟必如此故夫子稱之曰其養民惠其使民義惠則無論已義如朱子所謂都鄙上下封洫廬井之類以是而謂之猛可乎且夫治民有法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漢史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三代以降如龔遂治渤海張綱理揚州又何嘗專用刑殺乎鄭國多盜其原亦必有故而以多殺爲止盜之方毋乃疎乎若然則子産爲政不事姑息則有之必不以猛爲訓也史氏失辭遂以千古遺愛不韙之名而後世操切之徒縱恣睢之性以灑毒於後世而況亦猶爲護之吁其可哀也已余故亟爲之辨斯堂既成遂銘之石并以見此方士民古樸猛亦無所施也　又鄘署逢春詩淡淡東風撓李香十分春色到河陽困人偏是逢花信解悶還應入醉鄉作客三年琴劍在寄聲千里水雲長杜鵑枝上催歸切桑柘休令小園荒

五十六年知縣陳璋重修

乾隆三年知縣時正建坊於照壁東西匾曰四民景附百里風宣今俱廢

十一年知縣趙開元重修識石坊構小室於思永堂之東堂名退食

開元自爲記余令新鄉七年於茲矣既喜邑之士民之馴而易治而邑士民亦安余之拙也爰構小堂於內署左爲燕息地顏曰

退食蚤取羔羊之義焉夫以文王之聰明睿智百倍於衆人然且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而南國大夫獨得以委蛇自公之餘謂其辦給敏捷勝於文王耶則天下不宜有過於聖人之才謂西伯獨精勤而南國獨晏安耶則不得謂之被文王之化也意者視民如傷既以治岐諸政淡王室如燬之災而成咸和之治則當時大夫得所觀感而奮興亦必念切民依夙夜匪懈輔其君以經畫於廟堂而布置於江漢汝墳之間然則文王之雍雍在宮未嘗不委蛇而南國大夫在公之時亦未始遑食也但非公爾忘私則雖終食可以少息而身家之念累其中將有不勝其邅迴勞瘁者安能從容自得如此哉余念新鄉古衛地爲紂故都沐浴康叔武公之德化而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其遺澤之長宜可以久而勿替然至春秋時而衛風已不逮古則自隋唐以迄於今千有餘年其間安危治亂美惡之變反覆糾拏益亦屢矣夫豈民情之靡常撫綏之術教化之方有至有不至斯亦守土者之責也余自下車以來凡民生之休戚風俗之淳漓未嘗一日去諸其懷必勉盡其所以培養變化之道而又河渠之濬築駐防官署府藥神廟之建造學校書院城樓橋梁祠廟之增脩層累狎至幾於日昃不遑食矣迨建是堂自以爲可少憩息已而兼篆殷州且復委檄交馳東西奔逐日不暇給所謂退食堂者曾不得而久居之又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夫時事有日生之勢而在官無息肩之候竭誠盡慎日邁月征猶懼不克免素餐之誚敢曰吾將棲遲偃仰於此堂哉然而妻子之計利害得失之數不入欸爾在公之胸則亦庶幾其可以委蛇自得也

縣丞衙在正廳東建置無考　國朝康熙五十五年縣丞吳鋐重修

照壁一座大門一間廳事三楹左右吏舍五間廳事之後二堂三楹西書室三楹宅中室三座凡九間草房二座凡六間

主簿衙在正廳西明隆慶間裁主簿萬歷間改爲吏房今廢

典史衙在正廳東縣丞宅前　國朝雍正元年典史朱茂成修乾隆五年典史韓嘉正增修

照壁一座大門一間廳事三楹左右書辦房五間廳事之後二堂三楹東西書室五楹宅中室五座凡十四間

嘉正自爲記公署逆旅也縣尉過客也然郵有道宿郵舍必灑掃而後去之明暫寓之不苟亦必有自盡之道況居官者君命托之民生托之百度之脩舉托之苟見爲可以已則雖事關天下之大百年而仍其故見爲不可已也隨所處而且葺可以興新物無久而不廢之理適當其廢者任與之責前人不能作而待後人後人不能作而復待後人是待之無已時也新鄉之有尉署久矣余之來適當其廢蓋衙本敝陋而已未之春前尉既去卷無居人夏秋霪雨不止所餘輒頹逆冬月余至而所謂敝陋者已不可復識矣廳事僅存亦瀕危殆夫無署何以布政無政何以治民餓屋而居亦苟道耳豈長理乎故於庚申四月勉力葺其舊而增其新廳事以臨民也廳前兩廡爲房者五以居吏也後爲內堂經畫政事與士民燕見皆於是乎在左右書屋以居任事之人最後爲居室及庖湢廄圊共十四間於是廢者興矣今之攲蹐攲寧即昔之蔓草荒墟也今之有覺其楹即昔之攲斜欲傾也今之墁光可鑑即昔之雲補破壁月射床頭也

天下事寧必有常哉在人而已余一命之微祿入有假又下車未久顧汲汲於是豈以圖一己之安亦勉思古賢者灑掃郵舍之義自盡其道與民更始不敢以暫寓之過客而有怠忽居於是而小心勤政庶有以勷縣大夫之德化無負　聖天子設官之本意云爾

唐刺史岑參題王釜驛壁詩云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賞不足俸錢供與人城頭蘇門樹陌上黎陽塵不是舊相識聲同心自覩

新中驛舊在八柳渡明永樂十三年驛丞樂文燦改建東關弘治十七年驛丞萬榮修毀久傾圮嘉靖十六年知縣梁承福重建萬曆二十二年知縣盧大謨修建前後大廳房各五間　國朝順治一年裁驛丞歸併縣管知縣李森藥移置舊馬廐地康熙三十年知縣閻毅移置城西北隅即今馬廐

按舊馬廐在縣治西隙地弘治十七年知縣儲珊建喂養驛社見年老遞馬匹今名上號即其地今之馬廐為梁興德地計四十一畝一分二釐四毫每歲代完賦糧以為租值

衛郡丞晉城黃齊記新中驛驛自驛丞樂文燦重修於訓科趙瑁弘治十七年驛丞萬榮增修今三十餘年牆垣傾圮瓦飛木蠹過客之館於此者寧無憂乎而有司之因循者往往列嫌憚改復不為葺或不得已則負假植取土磚糊紙塗泥苟且一時一經風剝雨擊遂不支矣戊戌春余承乏從郡縣飭驛傳以責之丞係榆永請於邑令梁承福承福因福貴過請於郡守王君命意自給舍附任患政上請於司院報如擬爰計邑庫無礙銀得百三十餘兩命主簿王仲傳主之財不費而工有期比乎

再至則已輸其餘事前後一新無退舍之復館者莫不驩嘆今昔之異洪令以記請予謂予有先令也予嘗觀鄭子產如晉壞其館垣而納車馬深罪晉不能經營文公業大諸侯之館士文伯往復詞命曲折備至晉終爲築館高閈閎而厚牆垣無貽遠客憂者豈非通邑之先務乎是事也王太守公之政洪令尹之力主簿王仲偉實督工焉予何與也乃爲記之太守名聘舉秦進士利津人

遞運所舊在八柳渡明永樂　年大使顧淵始建東關厢弘治八年知縣王統隆慶六年知縣于應昌俱重修今廢

通志云新鄉遞運所在城東

邑人梁問孟重修遞運所記新鄉縣舊有遞運所建在東關與新中驛左右相望蓋自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八方通[illegible]璨稱貢圖不由斯應付諸務咸取具焉是上以奉將國事而下以無憂客使實典之不容缺者舊有廳宇年歲漸深傾盡[illegible]隆慶間官茲所者往往賃民房居之而馳驅王事奉以周旋者亦僑寓無定在焉嗚呼敝亦極矣隆慶辛未晉陽于公來尹是邦宣慈布和興利舉廢越明年正月概所之圮壞而遞舉之一瓦一木皆自節愛之餘多方鳩聚以應用凡五月而告成舉自官吏巡事之所以及公私諸事罔不備具噫嘻美哉所大使石汝琙等欲勒之石而遺以制去繼任劉奇謂茲舉終不可已遂率某等徵予言爲記予惟王者之治以懷諸侯柔遠人爲大義而委積之厚送迎之勤儲蓄之備黜陟之役率皆於公署乎資之是故賓至不致饑困里不擾館國無寄寓縣無廢舍單子憂之而館如公寢庫廐繕脩車馬有所僕從有代予嘗深有取

於晉也乃于公以節餘財豐大窰務當絡繹之通衢為堂構之壯麗由是以濟蕭各役應務公家舉無廢事浙之稱也君子謂之知務矣使山西洪洞人諱應昌別號晉山嘉靖辛酉科鄉進士者協力勸勸則縣丞薛君廷珍山西蒲城縣人典史傅君相浙江會稽縣人同得並書云

駐防官署舊無定址　國朝乾隆八年知縣趙開元奉文估值捐地建造

預備倉在北小街明萬歷六年知縣余相重脩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撫都院顧汧復捐俸添設廒房二十間積貯經頗為今名常平倉計廒四十間

李登瀛增建預備倉碑記預備倉者　國家所以廣積貯濟黔恤使旱潦不登之歲一邑之民仰給於縣官無逃亡流離溝壑之虞德至渥也新雖大邑廒僅數楹而又傾欹過半登瀛自下車以來雖稍為葺理每嘆力薄不能增置而廓大之今

聖天子憂憫元元令大中丞各邑定額當穀酌盈濟虛多方籌畫使足以為凶歲之備遴選大中丞顧公以參勿名臣秉鉞中州百廢具舉念常平諸倉為天下本根至計下令核實報聞又念倉宇寥寥量地大小給資建造不煩公帑不累小民於是新邑得添設二十楹凡捐輸之粟陳陳相因無寄頓借廳驛館之弊無胥役侵蝕之虞甚盛事也登瀛備員斯土敢不殫力經營務俾完固是舉也用力省而成功速胥役不得因緣為奸庶幾仰副憲意於萬一後之君子念撫建之匪易時加整葺使　聖天子憂憫元元至意與大中丞顧公為天下本根之大計永垂不朽則幸甚矣故樂得而銘諸石

新預備倉在新街察院前萬歷二年知縣于應昌建六年知縣增建廳事五間今廢

順治新志今存其址積貯之道不講廒庫皆空雖汲長孺之矯發無從矯也

社倉舊大趙李臺郭柳張青等社各有義倉三十間基址尚有存者久廢萬歷六年知縣余相查復

順治新志此古常平倉遺意也各社皆有倉豐則可以入穀凶則可以給賑近皆易之以贖穀卸倉庾滿而民室空矣況折贖乎又何益於積貯之術也　許作梅社倉說吾人聽吏籌而知邑令之賢否吾邑百廢維新惟公署圯而星館無以館史居預備社倉廢尚未復常平之遺猶非備美興舉廢墜其先務乎

按舊志大趙社中趙村義倉一所基二畝李臺社八仰渡義倉一所基八畝二分郭柳社魯保村義倉一所基四畝二分張青社孔村義倉一所基四畝三分所謂基址僅存者今又廢爲民田矣

新建倉在東門内　國朝雍正二年知縣王崇賜建計廒房一百四間

廣盈倉在故黃河北岸今廢

元史云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八月又崩百八十三步其勢未已去倉止三十步

附錄月魯不花傳新鄉縣設廣盈倉至正間月魯不花以保就輸糧數十萬石于新鄉民苦弗便請輸京倉以便之

養濟院舊在八蜡廟東今改華嚴寺西草房九間

普濟堂二處一在東關瓦房十間一在西門内草房十間　國朝

雍正十二年總督王士俊題請捐穀

育嬰堂在西門內草房三間

畦桑里在城東關外明成化間知府張謙知縣鄭璘建園植雜桑於內令民取栽飼蚕久廢萬曆十六年知縣余相復置

草廠在城隍廟西南舊太素觀後廢入儒學以易東學地建新分司

按城隍廟西十二祖母堂壁石云舊草廠地也今廢為民居

每年納租儒學

孳牧馬廠明初未之有正統間山東寄養方添設之知縣侯麟建置在於城東弘治八年知縣王統管馬縣丞周軏改建於舊太僕寺東側有門廐官事今廢

按舊志山東高唐州恩縣等處因年荒寄養久假不歸遂發長城之累隆慶元年都諫梁公問孟條議折價馬廠遂廢

演武亭在東關廟內明弘治十八年知縣儲珊更正門基鼎建坊牌萬曆二年知縣于應昌六年知縣余相二十年知縣盧大謨俱重修今廢

演武場在東關北

陰陽學在縣治東新街明洪武初建今廢

醫學在縣治西明洪武八年知縣王統徙置臨川街今廢　府志云弘治八年知縣王統徙置臨川街

僧會司在華藏寺

順治新志云宜善知識居之近皆以富厚僧充任輪轉取其賄望禍官府水旱祈禱而已

道會司在城隍廟

太僕寺在新街後改察院
察院即舊太僕寺明嘉靖二十二年知縣侯專改建萬歷十六年重
葺知縣余相修後廢
　按康熙續志云以其地建義學今幷其址無考
布政分司在西街迤東明洪武二年知縣胡南濵建弘治八年知
縣王統修十八年知縣儲珊萬歷六年知縣余相俱重修今廢
　按康熙續志云改察院今俱廢
按察分司在縣治西明洪武二年知縣胡南濵建萬歷六年知縣
余相重修今廢
　康熙續志今建督學書院祀蘧伯玉
新分司在布政司前西舊東學地明萬歷二十二年知縣應大猷
創建今廢
府館在按察司西明成化十七年知縣李全改建萬歷六年知縣
余相重修今廢

新鄉縣志卷第十四

河渠志上

灌溉者河渠之利也衝潰者河渠之害也疏濬脩防聖人所以興利而除害也新鄉自隋迄金每受河患至元時河徙而南此患始息然衛水合衆流入會通河既濟轉輸不愁氾濫獨沁水之溢每至壞民田而浸縣境故歷代以來有言引沁入衛者當事輙力爭其不可非特爲漕計也利不什者不變法害不什者不易制審斯土者尚念之哉

漢永興元年秋河水溢

宋治平七年黄沁河溢

金大定初黄河數爲患沿河築堤設埽置官屬治之

金史河渠志金始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

十年閒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五埽則兼汴河事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於河陰以蒞之懷州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則兼沁水事設黃沁都巡河官一員於懷州以臨之崇福上下埽衛南淇上四埽屬衛南都巡河官則居新鄉武城白馬書城教城四埽屬濬滑都巡河官則居滑城曹甸都巡河官則總東明西佳孟華凌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則司定陶務推寨山金山四埽者都巡河官九六員後又特設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凡巡河官皆從都水監廉舉總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萬七百餘束樁杙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恒制也　河南通志濟堤自新鄉縣西南入境長八[illegible]

[illegible]州界又北入汲縣界或云獲嘉縣南四十里下接新鄉縣一云在胙城縣西南上接新鄉縣界西北接汲縣石岸在城西南

金衛州河平軍節度使敦公所修也　胙城今省入延津

二十七年沁水入城縣令張籛率僚屬塞之是年令沿河長貳官銜兼帶河防

金史河渠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以衛州新鄉縣令張籛丞唐括唐古出主簿溫敦偎喝以河水入城閉塞救護有功皆遷賞有差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管勾河防事如任內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疏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於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邱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illegible]

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溫鄭州河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西閿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之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

明昌六年詔修新河石岸十四里有奇

河南通志新河在新鄉縣南

貞祐四年三月溫撒可喜議復黃河故道上尚書省不可乃止

金史河渠志宣宗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隘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堤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為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堤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於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尚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行溢而出分為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

元至元九年秋廣盈倉南河北岸屢決尋塞之

元史河渠志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勢未已去倉止

三十步於是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丁夫
併力修完之

二十五年河決陽武徙而南縣境之流遂絕

河南通志先是至元九年河決新鄉是河猶在新鄉也至二十
五年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一所而新鄉之流絕水道一變

明洪武間知縣胡南濵築塊村堤開洩水溝以防水患

舊志塊村堤在縣西北三十里舊高八尺長二十里自塊村營
跨洛民楊家等庄達蘧里橋明洪武間知縣胡南濵築以防衛
河

河南通志新鄉縣新開洩水溝在縣西北自新輝交界起
至合河嘴入衛河長四千七百四十三丈寬三丈深六尺

十八年秋修黃河衛河堤

河南通志洪武十八年九月詔修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等
堤

永樂元年通淮運於八柳樹

明史食貨志永樂元年納户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
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
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

十三年黃沁河溢移兌糧水次于小灘

宣德九年以沁水溢入縣境成河築馬曲灣堤從知縣許宣之請
之

河南通志宣德九年正月新鄉縣知縣許宣言比年沁河水溢
由決馬曲灣經獲嘉縣至新鄉水漲成河遶城垣城北又滙爲
潭蓋因馬曲堤岸不堅所致乞令懷慶府督工堅築上命工部
鳩工以時興役

正統十三年秋河決八柳樹口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發工修築

壽議止

明史河渠志正統十三年秋八柳樹口亦決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徐呂二洪遂淺澀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東修沙灣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決自衛輝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令山東三司築沙灣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樹疏金龍口使河由故道明年正月河復決聊城至三月永和濬黑洋山西灣引其水由太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堤大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設分水閘二空於沙灣西岸以泄上流而請停八柳樹工從之

景泰三年僉事劉清上引沁入衛議行人王晏附之都御史徐有貞侍郎趙榮言不利議遂寢

明史河渠志景泰三年僉事劉清言自沁決馬曲灣入衛沁水衛三水相通轉輸頗利今決口已塞衛河膠淺運舟悉從黃河營溜險阻宜遣官濬沁資衛軍民運船視遠近之便而轉輸詔下巡撫集議明年清復言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請自滎澤入沁河濬岡頭百二十里以通衛河且張秋之決由沁合黃勢遂奔急若引沁入衛則張秋無患行人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北達衛遇漲則閉閘漕可永無患並下督漕都御史王竑等覈實以聞明年給事中何陞言沁河有爲港已成河臨清屯聚膠淺之舟宜使從此入黃度三旬可達淮徐及都御史徐有貞開之既而罷引沁河議初王晏請濬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爭吏部尚書王直請遣官行河命侍郎趙榮同

晏往滎亦言不利議乃寢

四年築大堤免徵稅

明史河渠志景泰四年命諭德徐有貞爲僉都御史專治沙灣時河南水患方甚原武西華皆遷縣治以避水巡撫暹言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爲二一自新鄉入柳樹由故道東經延津封邱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郾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沒田數十萬頃而開封患特甚雖嘗築大小堤於城西皆三十餘里然沙土易壞隨築隨決小堤已沒大堤復壞其半請起軍民夫協築以防後患帝可其奏大理少卿黃仕儁亦言河分兩派一自滎澤南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入柳樹北流入張秋會通河并經六七州縣約二千餘里民皆蕩析離居而有司猶徵其稅乞敕所司覆視免徵帝亦可其奏

是年江良材議通河於衛霍韜主之奏聞不行

明史河渠志景泰四年運艘阻張秋之決河南參議豐慶請自衛輝胙城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入衛舟運抵京師命漕運都督徐恭覆報如其策山東僉事江良材嘗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則猶古黃河道便一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宙全氣所鍾河南徙氣遂遷轉今於河陰原武懷孟閒導河入衛以達天津不獨徐沛患息而京師形勝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邱陸運抵淇門入衛今導河達衛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清以北抵京師且修其溝洫擇良有司任之可以備旱潦捍戎馬益起直隸河南富强之勢便三詹事

霍冀大恐其害具奏以聞不行

成化九年沁衛河水溢

嘉靖間邑人潘鐸脩擁挑村堤

二十二年沁水決入城塞

隆慶六年潁州同知鄭元明請開衛河以受沁水以衛輝府知府王天爵議不果行

王天爵議止交沁入衛公移畧衛輝府爲查勘黃河上源支流以免將患事隆慶六年六月十三日蒙管河副使曹案驗抄蒙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萬案驗前事又蒙巡撫案驗准總理萬咨亦爲前事俱蒙行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事理即行所屬潁河州縣等衙門會同委官潁州同知鄭元明細加查勘要見分沁丹等[illegible]水[illegible]從某處發源由某處經流至某處入黃河如分沁丹漳等水河以北者由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衛河以南者由某處可以開渠至某處入淮逐一踏看明白圖畫帖說具由通詳以憑轉報施行蒙此行間據委官潁州同知鄭元明揭開查勘得沁水出沁源縣經流至武陟縣南入黃河今欲令其北歸於衛合於武陟縣西北地名大樊口決開堤壩引至修武縣西直抵新鄉縣西北灌入衛河相去一百二十里沁河水面寬一里衛河水面不滿五丈所出者大則洶湧之勢可知所納者小則決溢之患不免若欲一舉兩全上自新鄉至臨清於衛河南北各闢十餘丈將所闢之土沿河築堤則河身既廣翕受之量必弘隄護既長澎湃之勢可禦一吞一吐上下各得其平在衛在沁彼此穩流無恙矣第以道里計之陸路則三百餘里水程則八站有奇勞力孔多費財不少等情

揭報本部院看得事體重大相應復勘轉委開封府管河張同知親詣黃河沁水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官率同濱河同知耆民細加相看轉采民情要見引沁入衛無有後患如若沁水洶湧衛河難容上自新鄉下至臨清作何捍禦禀可免後患本官依蒙關行本府煩爲轉行新鄉等縣掌印官准此卷查嘉靖十五年七月內爲因天雨連緜沁河水勢洶湧致將大樊口堤岸衝決一次沿路懷慶及本府所屬俱遭淤沒之患彼時隨該武陟修武等縣各申合干上司詳批委官查勘併力堵塞後至十六年間准懷慶府關爲黃河水患事蒙管河副使張案驗蒙巡按王批據本道呈蒙本院批據鄭州管河判官姚熙呈稱黃河水泛漲欲將沁河不容入黃河要自樊口開三十餘丈令河水北行流入衛河行間隨據武陟脩武等縣人民鄉官人等告稱若因黃河水泛漲南決輒挑大樊二十丈使沁水北流不惟勞民傷財兼恐衛河狹淺若添此水入之不免有衝決淤沒之患臨河居民房屋田苗傷損不少自修武獲嘉新鄉汲淇等縣彰德回隆一帶地方俱當受害若計臨河三十丈纔算自懷慶所屬長延至回隆該開費地二萬五千餘畝又小民不免俱爲魚鼈據申停止訖至隆慶二年十二月內本府抄蒙總理翁鈞票爲敢興沁疏上游以防河患事仰府即查沁河木欒店到新鄉入衛河地里若干有無故道伏秋之後水勢若何夏秋之交水勢若何作速查勘申報依蒙帖委新鄉知縣張範親詣查勘得木欒店沁河至新鄉衛河地里一百二十里俱係民田原無故道先年大樊口一決瀰漫無統水來如山淤沒新鄉獲嘉衛輝平地水深二三丈餘禍上行船地方受害緣由到府具申本院詳

批非常之舉黎民懼焉今據該府所申似亦未可輕舉仰該管河道不必再行查勘此繳案行本府遵依訖至隆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抄蒙守巡河北道左參議徐僉事曹會案爲地方水利事蒙巡按楊批沁河決之北行以分黃河水勢果否分殺導入衞河以助漕渠以遠民患地方有益百姓蒙利應該開濬作速查議明實呈報如有窒礙難行亦要明白聲說毋得含糊依蒙行據汲新獲淇各縣申稱查得嘉靖初年曾蒙議與水利改沁入衞以分黃河水勢自武陟縣沁河經由之處下水平線至衞輝[illegible]三千餘丈若開以分黃河之水恐就下之勢不可挽遏盡導黃河亦未可知各申停止訖則導沁入衞以殺河勢蓋有先之者而卒阻於勢之難行此其準之今而可見者也再考諸衞志元至正間董文用爲衞輝路總管時議通沁水合衞以便漕運文用曰衞地最下今每大雨沁輒溢出今若通之則與太名俱沒矣會使相地形上言衞地浮圖最高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則導沁入衞以濟漕運蓋亦有先之者而卒阻於勢之難行此其酌之古而可見者也今蒙本部院欲沁河決入衞以殺河勢期於必行但以事關本府地方利害有不容以緘默者爲照本府城池建置低下西拱太行之麓東道大名之區一望斥鹵時常旱溢伏秋水發衞沁輒溢平地水高數丈城門之外闤市撑舟臨河一帶居民房屋田禾俱遭渰沒若再將沁水決於衞水則本府所屬地方難免衝沒數萬生靈付命於天而太名山東滄州以下則又非本府所敢與知也今此河北人民自縉紳以下悉皆恟恟然似若不遑有居者且將來衞決渰沒勢所不免本府於此不言有厥咎矣望本部院賜之

採擇則地方幸甚爲此一申巡撫梁蒙批仰管河道查報又蒙
巡按楊批管河道會同分守河北道查議通詳報繳又蒙總理
萬批所云以沁入衛者原無意必益云關廣衛河直入天津乃
可若下流不關則上流誠有如該府所慮者下流一關是爲上
流止水患者在此衆也而又何患焉衛之民將恐不速爲之矣
但云關地事體重大則可耳又沁河發源處本部院知之此暴
水耳消長不長凡治水必先下流仰河南管河道會同河北守
巡道詳勘下流國計及河南山東徐邳衛地民瘼所關勿得草
草朝廷事體多方窮究如衛下流不可關則沁上源未可決也
繳又蒙分守朱批據議酌古準今利害明白益不待智者之辨
也老成長慮該府選焉服服仰候總理河道詳示施行又蒙分
巡徐批此議深爲地方之遠慮矣且考據精詳必不可輕舉仰

候兩院明示施行又蒙管河曹批改沁入衛以殺河勢果有成
功當世永賴茲該府援古証今則其利害亦在目中矣第謀貴
集思本道於念日巡新鄉仰府約懷慶前來不妨一面關之繳
又蒙布政司蒙批據議利害較著且歷有證據仰候各院詳示
施行繳又蒙督糧葛蒙批開沁通衛疏導之功潰決之患所關
甚大該府爲一方黎庶慮良爲有見仰候三察院詳示施行繳
衛輝府爲查勘黃河上源支流以免併患事隆慶六年八月
內抄蒙副使曹憲牌前事今該本道按臨衛輝府新鄉縣督同
該府知縣于應昌及新民人等郜孟陽等親詣衛河沿岸相勘
大約與該府及張同知所呈相同但事貴集思民難剙始尤當
博訪廣詢以成永賴爲此仰本府照牌事理卽行王知府該知
縣于應昌會同士夫鄉民及懷慶府再加查議速連前詳速併呈

報以憑轉詳施行蒙此案驗先蒙本道批據本府呈同前事蒙批依蒙本府隨行知府王關會懷慶府知府王督同新鄉縣知縣于應昌服同士夫鄉民郜孟陽等逐一再加查勘羅議查得衛之與沁小大懸絶一以里計一以丈計於勢委難吞納縱使竟拓亦不過止於丈數之閒終無益於翕受盈虛之數如欲廣衛入沁則自衛輝大名以東俱當改闢竊天下之功竭天下之財而功有難成者且沁水性甚狂急夾帶流沙果使通之自臨清以北亦屬河運衝決淤塞勢所必至欲殺河南之患而重河北之憂所關不小伏望本道轉採輿情特賜轉達施行擬合呈請爲此照詳蒙管河副使曹會同守廵道呈蒙部院詳批引沁入衛蓋以河南山東直隸沿河運道利害言耳據呈沁河之身難拓下流之道難疏是利害相等也姑罷之以俟再議此繳

又蒙廵按楊批據本道呈前事蒙批改沁入衛既査不便候河道詳至行衛輝府曉示居民安心樂業毋再妄行告擾此繳又蒙廵撫梁批據本道呈前事蒙批參詳勘議沁衛二河源委利害極委明悉矣仰候總理部院詳示行繳仍備由呈守廵河北二道知會

明郭庭梧郡伯王公勘議改河辨嘗謂議河者貴相時以辨治審勢以宜民蓋時有古今因而相之則不拂理以撥治勢有輕重發而審之則不執己以病民故治無巨細及民無慮無恤施遂爲民澤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之謂也我朝統一區宇成祖建都燕京漕會通之河輸東南之賦法甚良也向因二洪梗澁取濟黃流亦天啟其會者然慮者又謂引沁同歸則潰溢不免於是有導沁入衛以殺河勢之議按記衛古御河無源

蘇門山峯巒羅布每伏秋水泛淹民居田禾歲苦久之議下之日河北之民益惆惆然若不適有居者乃以白之郡伯王公曰荅哉是予之責也古稱民之昏墊蓬然之數也是安忍恝置之乎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言水莫大於海以其能翕受也今夫黄河之溢而導沁流於衛河縱闊其東隘而廣狹淺深相去迥甚欲其能翕受而不横溢也得乎善治水者當以水治水猶人之一身手病則療其手若以之而移於足謂非身之病可乎今病黄河之梗漕乃即引沁而之衛焉恐未必能減於大河之流而洪濤汎衝衝齧不時且將進衛河之運而病之矣是手且未瘳足又因而病其足也尚何利哉矧瀕河之民歷懷衛而下達大名德州直抵天津衛關三省非尠小也夫究精不化則甘冒不降人有抑情則天有鬱氣是可不深長思哉公遂毅然力白於當事者中閒酌時勢具是非陳利害其詳已見之改河公移中茲不贅以故當事者可之遂寢其事民乃安業因徵記於庭梧梧曰體國恤民公之盛心也議成而遂寢之見當事諸公之心一而已矣以此及於民則爲大患垂於後則爲永澤心相感口相誦者固聰嗚也胡用記之咸曰此議由來者久恐後之剿是說者復感當事以禍斯民也是議也微郡公力主則吾民其魚矣是可以無記哉嗚呼公由名御史擢守斯郡其昔所建白皆彰著朝端海内炳炳可覩不獨此改河一事然也若他清操善政造福斯民者又備見之當事者各薦剡中茲亦不著惟著其用以議河者云王公名天爵別號古庵徽之歙縣人萬歷元年四月

附錄康熙續志改沁入衛議撓沁入衛元明以來議者紛紜

始以管河同知鄒元明之妄誕累經查勘而斷然不可行者非難與慮始也葢為害甚巨焉沁水出山西沁州經懷慶武陟縣入黃河今議者欲殺河勢合北歸於衛擬于武陟縣西北大樊口決開堤獨引脩武縣西直抵新鄉西北遶入衛河然徙欲殺南河之勢而不知重北河之憂其害可得而數之沁河水面約寬一里衛河水面不滿五丈所出者大所納者小則決溢之患不免其害一也其勢必闌入河身須上自新鄉下至臨清于衛河兩岸各開土築堤隆路則三百餘里水運則八站有奇他州縣不具論即如新鄉北門去河僅二丈衛輝府西北城去河僅半里其城垣驛遞官舍民廬將徙豈別地乎其害二也新城低下四面平衍設秋水發衛河激溢所在渰沒至先[illegible][illegible]總督董文弼遣官相度地形衛地浮居最高纔與沁水平若再引沁入一遇猛漲其決衛漂沒不獨一郡受之矣其害三也至于臨清一帶運河雖藉汶水與衛水通流其勢並行其原俱無沙沁水狂急更帶泥沙倘遇水緩沙停下流勢高非決臨清則淤張秋是塞上源之咽喉以致漕渠乾涸之患也前此沁河決木欒店突入衛河並運河漫閘禪閘七十餘里舟行閘面不容啟閉兩月水退泥沙沉積將南板新閘二閘淤塞二千餘丈河底與閘相平糧運不進其已事可鑒矣其害四也及考漕運通志徐州洪碑文言昔日水淺洪險萬夫挐舟不進必藉沁水南達黃河接濟二洪是沁水亦大有造于漕今以其助河為患而遽決之衛既受其毒而二洪復損其利其害五也明萬歷年總河萬為黃河利便委勘沁衛原由河北守道朱巡道徐督同衛輝知府

王懷慶知府王會奇據鄉紳耆民俱稱不便曾經元至正間議通沁入衛以便漕運總管董文用力言其害事遂寢至嘉靖十六年復經巡按王亦據武陟修武等縣告稱不便停止隆慶三年總河翁隆慶五年巡按楊亦以汲新獲淇等縣申稱不便罷其議蓋導沁入衛爲濟漕運則嘉隆議之而不可行導沁合衛爲濟漕運則至元議之而不可行此其利害準古于今灼然可見者也

萬曆七年知縣余相脩塊村堤

明邑人郭從可記按塊村堤在縣西北隅高八尺長二十里許自塊村營跨陳保而戒海王村辛庄等社相聯屬堤與輝邑接壤堤之下有河一帶通濟衛河濶三丈深尺許洪武間前令胡公南濱所築嘉靖間邑人方伯潘公鐸曾一修之輝邑地故高塊原庄諸社地勢低窪且當諸山之口纔一雨輒成巨浸歲不一收自有堤以上有河以洩前輝之水大都有所歸矣但歲久人玩堤河壅塞堤者多爲豪右所侵水無所洩一遇水溢即盜決堤口濱堤邑近多種田禾作壩行水以灌溉秋收之後無復用水堤口不掩彼水會漲此地盡淹不能舉鋤及水涸則冰膠而麥不遑種矣坐是民率逃竄歲負難諸見在一二殘喘之民比歲令新者間亦憫其弊思爲復築舊堤而兩邑君往往各自爲心近堤土民方且聚訟堤決愈久愈大而用力愈艱逡巡坐[illegible]有年矣萬曆丁丑邑侯余公下車即詢地方利弊聞及於此[illegible]之喟然嘆曰夫民害孰大於今茲堤廢者耶堤不復吾誠不能晏然縣庭視他事也於是即躬詣堤所相地高下度工難易且毅然卜日經始矣會郡伯暴公孟奇方念切民瘼檄合薛公

良杞素稱卓犖敷政不膠故撤余公乃上其議於暴公暴公可之即移檄輝而聶公遂慨然許協力旋就集諸夫使輿吏顧一鵠省察崔伯友趙光代壽官朱寵董其役不踰月而堤築如故夫郡邑之吏各受地而長之即孰不急其所部異也乃仁人君子視天下有分土無分民利害勞逸之間要在各安其所宜居而已於勢之難者猶欲委曲調停而均平之蓋應利而不盡取不應害而不盡卻者寧有之矣矧可不計所宜居者何如而槩欲損彼益此以市惠哉且天下勢利害鮮不相依也奈何數十年輝常上流之利而委其害於新新受下流之害而固未嘗割利於輝乎今茲堤築而河濟也是新才以卻其害爲利耳固未始援取諸輝所利也若輝不絕見損於新者則豪右失其所矣侵者哉乃兩邑協供役是亦比舍居者矣爾各疏其溝渠以相加也故新與輝其利害勞逸所宜居而茲堤今昔興廢應否狀豈不章章較然哉顧數十年來堤與河日就湮廢者則狃於苟安惑於私恬兩邑各有當其咎者矣今一旦余公毅然圖之暴公爲斷于上而聶公與協力無異議焉吾於是而知仁人君子相參會而後天下大功可成也斯不謂千載一時耶因詳記之以詒後人俾勿墜三公之緒萬歷七年孟秋

十四年知縣張赤心濬塊村閘

河南通志新鄉縣槐樹閘在縣西北二十里水田宜稻　衛輝府志槐村閘在新鄉縣西北二十里萬歷十四年知縣張赤心建

附錄許作梅屯營說塊村營西臨衛水分流環抱夏秋之交秔稻盈疇蒹葭夾路持竿可釣藕芡可食景物清美爲邑中

勝地昔人於西北隅衛河之中建閘截水東注則邑西北涯

湖之壤可盡成水田閘成而潰遂寢興舉水利以俟後之君

子云

按閘在塊村故名塊村閘通志槐樹府志槐村俱誤

是年沁水溢

十五年沁水決縣境盡淤没工科給事中常居敬閣督河楊一魁

導沁入衛議請堅築決口開河身浚衛河總河潘季馴亦請築沁

河石堤並從之

明史河渠志萬歷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屹嶺新

鄉獲嘉盡淤没廷議築堤障之都御史楊一魁言黄河從沁入

衛此故道也自河從而沁與俱南衛水每涸宜引沁入衛不使

助河爲虐部覆言沁入黄衛入漕其來已久頃沁水決木欒運

由[illegible]東一魁因建此議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衛輝府治卑

於河恐有衛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不如堅築決口廣[illegible]

河身乃罷其議　河防一覽常居敬查理沁衛二河疏爲查理

沁衛二河以濟運道以安民生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道僉事

余希周呈蒙臣㨿撫按兩院憲牌前事牌行該道會同分守河

北道即便轉行各該掌印管河官要見衛河上源有無淤阻果

否引以灌田作何禁止沁河經行有無衝決當從何處導引作

何隄防引沁通衛是否可減黄河有裨運道即今蓮花池口應

否急塞逐一勘報務求經久長策以憑會議施行蒙此依蒙會

同守巡河北道及牌行懷衛二府掌印官會同勘議去後隨據

衛輝府呈稱依蒙行委輝縣主簿周時禮帶領熟知地里人役

郭朋等查得衛河上源並無淤阻無事挑濬其旁河居民引水

灌田在四五月之後兌運漕糧在二三月之間前後相隔日期頗遠自國朝二百年來臨清漕舟直達天津並無淤阻再查前此雨暘時若衛河之水運道通行今因連歲天旱源泉枯竭不獨下流淺澀上流源頭幾至不流以此阻塞其理顯然及查沁河經行懷慶府河內縣出武陟下合黃河與衛河相離甚遠亦無支流相通等情又據懷慶府呈蒙依蒙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看得沁河經行武陟如蓮花口等處屢決而屢議與脩舊隄寧不惜工力艱難必不肯姑順水勢使入衛河者誠以衛輝一府屬縣在河下流而橫流一發被災最甚且臨清運道不能賴其清流之利而每遭其淤阻之害節經歷年詳議卷案可查今談者以謂足以殺黃河之勢而有賴乎運道此不過據舊說及臆度之耳況潞府新封衛城利害所關不敢遽議仍詳果從會衛濟漕之說則懷慶一府既免頻年脩築之煩而武陟一帶地上永無水患卽本府首當主其議者但以國家大計通論斷斷乎有難于行合候詳示轉行各委官照舊將蓮花口隄上緝督修築使沁水仍歸黃河故道各緣由具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又經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親詣細勘另報今據懷衛二府會呈關行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隨該汲縣知縣李賦秀會同新鄉縣知縣張赤心輝縣知縣龔世仰獲嘉縣知縣張論淇縣知縣崔璵河內縣知縣黃中色武陟縣知縣李日茂俱親詣衛沁二河躧勘開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劉應逵高進表宋廷珏師以正楊濤德等各連名告稱衛河發源在於輝縣蘇門山下其水陡峻通流灌田不過些須並無

淤阻其沁水河身寛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寛不過三四丈先年曾遭沁水衝與木欒店蓮花池堤口附近地方俱受渰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屯塞漂流民舍渰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廂巷口行舟衝倒民房八千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二水合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况潞府新建方將高其隄預其防惟恐不固而敢引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會申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爲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漑非敢阻塞以專其利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澁因此衛流愈覺微細此議者不知不歸咎于居民灌田至于引沁入衛謂于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可以通衛今欲因衛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塞則既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爲深長慮也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趙以康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勘會看得衛水枯澁併沁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清沁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等處遂至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增運道之梗斯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殊懸必須創開河身沿河築隄此其費地費工固爲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滔天則生靈城

池不可不爲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害較然如曰姑舍是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敢擅議也至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末流之微細實起於源頭之枯竭卽今三年亢旱泉源幾至不流有如昨歲運道阻澁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劄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槁而衛水不增則其故誠不係於淤川也惟是漕運重務關係匪細合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與民同利亦可也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濟漕等情具呈到道卷查先年陞任曹副使奉總理河道萬都御史查勘沁丹等水案行開封府管河同知張崇謙會同各州縣掌印官親詣沁河上源會看得沁河北岸大樊口先年原有決開隄壩故道一處詢問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隄岸致將修武獲嘉新鄉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渰衝官民受害彼時郎令官夫併力築堵見今遺有河形及修武縣西北有清水河一道經流獲嘉縣北六里直至新鄉縣西北侯家橋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口稱苦皆曰此處原有山河數處每年秋水泛漲渰沒民田以致小民逃竄若再開沁河則滔天水勢入於衛河本縣城郭鄉村盡皆漂流及相度地形西南大高東北卑下以修武縣較之大樊口地下十五餘丈衛輝府誌開稱地形衛城浮圖最高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在新鄉則河流城下兩岸居民千餘家在衛輝府西北一面離城僅有半里兩岸係商賈之藪居民稠密公署俱建於此若欲開濬兩岸各數十丈則新鄉衛輝城郭居民公署俱當改移數里方可動工況沁水猛漲勢比黃河稍有一線之決溢入衛河則臨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查得嘉靖

三十五年管河工部擢郎中題稱河南沁河衝開木欒店相隣大樊口三百餘丈決水橫流突入衛河水半泥沙漏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板閘至磚閘七十餘里泥沙沉積二閘淤塞二千餘丈阻防運道應行河南管河道作速修築以保糧運議先遵行今若復引沁入衛則昔年壅塞運道勢所不免其患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漕矣等因到道又該曹副使復議三難一河身之難闢二隄岸之難築三下流之難濬遂一條議具呈總理河道許先停止訖今奉文覆勘該本道會同分守河北帶管分巡道徐參議會看得沁河自武陟縣遶入于黃其來已久木欒店[illegible]衛河相去百餘里自西而東地勢極下其流甚易但先年引沁入衛屢議屢止益言利害相關莫敢承議繼今又奉欽依勘議命委多官悉心相度及查先年勘議檔中條析詳明利害較然且所爲引沁入衛者益一以爲稍殺黃流一以爲有資衛河運道故紛紛建議欲舉行此策今無論前項工力之難與衛輝一帶渰沒之害即於黃流雖能稍殺而衛河運道仍有留塞則沁河之阨猶之在南河也況今潞府建設利變所關尤非往年之比相應呈請合無將蓮花口隄工並淤塞河身照舊疏築大加工力疏河身必令寬大通流築隄壩務要堅固一勞永逸不得苟且塞責若衛河泉源之水所稱五六月間正係漕船過閘入衛之時難謂與民間灌田不過妨害相應嚴行衛輝府查其如遇亢旱漕河乾涸則嚴禁居民不許分引灌漑庶不致阻塞河渠矣等因會呈到臣據此先該工部題稱去後春夏間天久不雨衛河之流幾竭以致漕舟淺閣備漕御史吳龍徵奏報本部亦行北河郎中吳之龍查勘據稱漳衛兩河上源

多有引以灌田以致末流日細行臣查勘應否許令引灌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總督漕運都御史楊一魁手本內稱引沁水以濟運河欵開要將武陟木欒店決口免其築塞因而通衞助運一節已經臣等會行該道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衷貞吉巡按御史王世揚會議得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哉然而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可以嘗試而漫爲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内沛然東下勢若建瓴惟至武陟城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以故昨秋暴漲東臨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欒店決蓮花口[illegible]沿東注則引沁通衞其勢良便也但細查衞輝府治地既卑下河復狹小狂流灌注容受爲難即今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illegible]浮齊該縣城垣去河不遠衝決之患殊爲可虞况今藩封新

關係尤重昔人所不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輕議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恐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也既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親閱稠同勘應堅築堤壩寬闢河身務使南行無滯應爲長策至於漳衞上源撥編及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溉壅遏泉流致傷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拆毀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道分理遵仍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拿究如是則沁不得以病衞衞又得以濟漕其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又潘季馴申明河南條守巡查得沁河發源于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至武陟縣而與黃河合其瀰漫之勢不下黃河兩河交併其勢益甚而武陟縣之蓮花池金垸堤最當其衝射受害愈甚也去歲沁從此決新鄉獲嘉二縣俱爲魚鱉今年

潜渠築有埽壩奠但係浮沙恐難久恃且灘內盡爲民聚集之處廟毀不下千餘以護爲命灘係不小查得要險之處僅四百三十丈甃之以石方爲可永免每歲修費亦不貲積之數年與石無異倘難爲築爲那已行該道查估隨守隨築遲以三年之效必可撥事議覆一歲百年永賴矣伏乞聖裁

二十一年總河舒應龍議引丹入衛以殺沁勢知縣盧大謨極言不可乃寢

康熙續志改丹入衛議改丹入衛猶改沁入衛也其地形之高下水勢之緩急泥沙之淤塞開築之但絶與沁水同衛不能容沁而受其害矣獨能容丹而受其害乎丹河源出山西穿太行由峽坦坡狄家嶺南注而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俱民間引爲灌田總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其間衛水相通者係上下溝渠內東流第二道由清化鎮南有金鎗狗跑泉等水相聚迤邐而東經脩武治南北轉城東門外又東經獲嘉治北又東名蔣河至新鄉縣西北名合河店入小清河而因以入于衛相沿凡數百十里名爲丹之支流而實非丹水矣若欲將丹水全水由張店改折而東過狗跑泉達衛則丹至張店地勢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從上而東流第三道小溝渠決河達衛則丹正自山嶺而下奔潰傾跌橫截不住何由東流議者徒欲引丹入衛殺沁勢一二耳而增衛害者什九焉豈可哉總之改丹改沁爲殺徐邳以南漕運計耳而北地運道爲兗豫燕齊所繫猶腹內而塞咽喉此所謂救一河患添一河患者也萬曆間總河舒委勘本縣知縣盧大謨痛言其害事遂寢

三十三年茶陵知州范守已以引沁歸衛爲言或請建一石閘經勘議乃止

明史河渠志萬歷三十三年茶陵知州范守已復言嘉靖六年河決豐沛胡世寧言沁水自紅荊口衮流入衛近年始塞宜掘武陟陽武地開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會盛應期主開新渠議遂不行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欒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荊口之說信矣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河形直抵衛滸至今存也請建石閘於堤分引一支由所決河道東流入衛漕丹自卭迴河而上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廢帝命總河及撫按勘議不行

泰昌元年總河王佐請開丹口以濟衛不果行

明史河渠志泰昌元年十二月總河侍郎王佐言衛河流塞惟挽漳引沁闢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丹水則雖與沁同而丹口既闢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閘築堰可垂永利制可亦未能行也

崇正十三年總河張國維復言引沁闢丹亦不果行

明史河渠志崇正十三年總河侍郎張國維言衛河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抵臨清會閘河以濟運自漳河他徙衛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議建而未行宜導輝縣泉源且酌引漳沁闢丹水疏通滏洹淇三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撫按勘議以聞不果行

新鄉縣志卷第十五

河渠志下

國朝順治十一年沁水決壞廬舍田禾給事中李實秀請塞決口

李實秀條陳沁河衝決疏題爲[illegible]闡沁河衝決異常衛源受害獨慘據實直陳仰乞 睿鑒勅查修築併一賜蠲恤以保封疆以奠民生事竊惟河北衛輝一府地居子午之衝世受河患而沁水爲尤甚蓋沁水發源於晉盛流於懷慶逼近行山地據上游父老相傳高衛源一百三十丈以故沁水之發也勢如建瓴直衝衛城不可救藥昔日原設有沁河銀兩歲加修築以防不虞頻年天災流行羣黎窮民漸闕有歲修沁河之舉自去歲霪雨亙月衛民已受其患而今歲之淹没衛突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昨接家信自五月以來大雨連綿累月不休本處河水

泛漲直逼城下兼以沁河衝決水勢洶湧波浪滔天一股由修武而來一股由黃河故道而至東西夾至以致郡城內外洪濤汩沒平地水深丈餘往來行人淹死無數廬舍半為傾頹田禾悉被漂流一派汪洋竟成澤國居民舍卑就高露處無依嗷嗷號寒之聲慘不忍聞見今土屯東西北城三門地方官民日夜防禦未有寧宇臣聞之不勝駭異嗟嗟衛民二麥既已不收秋成又屬無望轉瞬隆冬蟻命旦夕莫保賦稅出自何所一郡縣如此他郡縣不知更何如也在督撫職任封疆自有確報臣桑梓廹切聞此異常水災又不得不亟為請 命者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大沛 皇仁勅部亟議賙恤以全民生併請 勅部確查沁河決口處所勅限該管地方官亟為堵塞勿以鄰封為壑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永受河患而 國計民命兩有攸賴

矣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知道

十二年工科給事中許作梅以沁水屢為衛患請責成衛河分司經理之

許作梅疏為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河沿河州縣節年水患頻仍人皆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蘇門水性有常即伏秋水發亦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水源出絳山每年夏秋間合諸山之水遊流懷慶由武陟入黃南岸高而衛決時少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堤為障比年無專官料理致隄防未備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迤東一帶水患不保近歲奉 旨飭許備錢糧酌議故事去年十二月隨塞隨衝道臣張落魏縣河干料理決口始塞幸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分司係新添衙門一勅書內雖開載沁河

然自設官以來錢糧不與聞衛塞不與聞衛河歲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消河患也臣謂衛水分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合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道夏秋駐武陟防脩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併歸本官經理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徵不足酌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徵有餘留為次年之用其沿河堤岸增高加厚勿滋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水患可息民生可蘇矣仰祈 勅部從長確議覆請 明旨施行奉 旨著議奏工部知道（順治新志此疏與改沁入衛之議相背較然留心地方者不可不詳也）

是年督糧道佟鳳彩請移兌軍水次于衛輝經勘議乃止

順治新志運漕不便移衛濬衛河不過輝縣一分之水議者欲盡濬以輸運逕改河衛竟灘本淺撥小灘而為衛輝患之河行不待再再計而決也從來交兌漕米多在春冬衛河淺涸無與漕渠艘重難挽貽誤軍儲勢所必至若必通身大挑嗣後歲設淺夫工程錢糧非可數計況所挑濬地方如內黃棗園一帶木椿半塞河內椿藏水底勢難盡起議築壩以截上流恐有潰決之虞議旁控以殺水勢復有岸石之礙又如濬縣則郭家渡五裔村老鸛嘴等處皆係走沙淤淺隨濬隨淤倏盈倏涸輕舟

一屢閣重載難浮最險莫如屯子鎮東有石岡一處橫亘中流必剷平行運而盤踞水底無從施工將欲控鑿旁引使水落石出則兩岸沙礫堅陡非人力所能遽平若從衛源築壩數重過截

一上流紳士耆老僉云此岡太行支脈由善化達大伾延袤甚遠

一盤根極固所關甚大再如縣治西門大石橋洞不甚高水漲洞

一滿行舟難過仍舊則恐礙漕艘議毀則路當孔道皇華絡繹商

買鹽車皆出其道葢河流大小全在本源若有別水奔湊開濬有益雖竭民力亦合與工今衛輝一帶別無支河可導所以明
朝數百年來斷然定運于小灘也某議謂該府平流每百里設夫二百名棗園大石橋溜俱在大名界五百里內用夫必不下二十名每夫該銀若干小灘去臨清二百四十里給軍撥淺銀四千三百兩今加五百里又多淺溜則應加軍旗又該幾何況五六百里間能不增設官司防兵乎泉源河堤能不增設淺夫堤夫乎河氷一合正月方解小灘二月開帮猶恐其遲今衛河取道更遠何時始抵津門乎兌軍輓舟五百里而上一艘阻塞千艘不行于時多盤則亂少食則鬨又何以計其口糧乎況石與水必不能鬪鼎與淺必不能不闔糧必不能不損軍必不能不賠則中州雖歲益十萬金之費尚未敢必其有濟也而貪臟之吏胥蠹者之幽黠漕運之悠緩種種繁于費種種害于成式
在其外者乎時順治十三年四月以漕撫各院守巡河北二道及大名道同赴會勘管理衛河許瑝親督河官用丈竿點水細察情形瞭然嗣經各院具　題戶部覆議得　旨小灘交兌永著為令矣

附許作梅議河南漕糧兌軍水次舊設衛輝府永樂間沁河決厫倉淪陷撫軍會疏議衛河不能行漕乃改小灘鎮以避其害至本朝幾三百年無他變也順治十二年間督糧道佟公鳳彩疏請仍改衛輝一時有事漕糧者于役小灘往來皆由陸路足跡未履河干故群然是之而督撫因如其議以覆余使浙復　命自衛輝登舟北上沿河躬親目睹灼見其不可行者有四其一　倉庾之難建也衛河去衛城里許高阜皆

[illegible]有民居而空地窪下秋潦成壑將置倉廒于何所如因仍潞[illegible]府設于城內恐裁費搬運勞民更無已耳其一月廪之難增[illegible]也小灘至臨清纔二百四十四里耳而剥淺給軍裁四千三[illegible]百兩今衛輝抵小灘加六百里則給軍又當以萬計恐額設[illegible]水脚不敷而加派何可訓乎其一淺夫之難設也衛河水淺[illegible]商賈行舟僅一二百石至小灘三水合流舟始通行無礙今[illegible]漕艘重載難浮勢必全河挑濬且郭家渡等淺流沙壅阻亢[illegible]必裁起丁夫動衆傷財大違言者之初意矣其一河道之難[illegible]通也衛河抵大伾東行至屯子鎮山根横亘河底巨石嵯峨[illegible]數里水深尺許下流内黄浚園亂椿蹭出挑拔無盡余舟[illegible]經此補漏者皆地形險阻使然所難施也又雲溪橋舟礙難行善化山龍脉所係以及築倉廒河將沿衆廠尚非所計時大司農滄州戴公以漕運與河道相關議水司作何備濬經阻藩府作何移從倉廒請　勅督撫再議而衛河分司許公琳次名道晉公淑軾所見畧同皆以仍舊小灘爲便撫軍亢公得時上其議部覆報可群議乃息其往來文移已畧載司空議中語云利不百不變況水次自衛輝移小灘所以遠害而趨利也若復于衛不待智者而後決其不可一事之興革關無窮之利害故詳議焉

十六年定河夫輪派例從工部右侍郎張縉彥之請也總河朱之錫序之

張縉彥疏爲河工爲　國之大政脩防爲民之命脈謹遵　上諭條悉利害祈發定經制以垂永久事臣自外藩蒙恩内擢肝腦塗地不足云報初入署時查本年二月十七日奉有凡興利

除害許各衙門滿漢大小官員商確具奏之　諭臣部職掌夫事首在河工臣自河南來親見河勢泛溢役夫顛癈百姓庭啼號當事時時萬目欲保河伯效靈井里安堵雖明者不能見其終也利害甚大安敢緘默夫黃河有衝決之害非自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于元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已決則用衛未決則用防亦非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于元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故河決之害大則修河之費鉅若河決之患平則防河之費輕大王廟之決也總河臣楊方興屢奏陳請原有經費河南募夫一萬名此外則山東大名濟之故夫有定數每夫日給工食一錢故銀有定額計地出夫四十五頃募夫一名故地有定規此脩河之額近事之可稽者也若伏　皇上洪庥禦衝堵塞故道安瀾今日之河仍是未決之河則防今日之河當照未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其勞費矣考河道舊額守堤堡夫不過滎澤陽武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封邱考城等十縣招募夫不過八百餘名每夫工食不過三四兩不等但以為瞭望之用若有事脩築則舊額河夫銀除撥荒外尚解庫四萬餘兩部移此內動用募夫興工此防河之額古今相沿之已久者也今勞民已甚徭役不息經制不定差提無時是以度臣有徵派當更之請省臣有發銀募夫之論若不從此而定畫一之制經久之圖則民命之孔亟不待陽侯之怒矣臣聞河道條議派夫臨河州縣每縣地十五頃派夫一名其條遠河百里加地五頃共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不勝驚訝夫築大王廟之決口河需不過募夫一萬名今無事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名是增十分之二矣築大王廟之決口不過每地

四十五頃募夫一名今無事之時而十五頃派夫一名是加兩倍之多矣里下每雇一夫月工六兩計一歲每夫費銀七十二兩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夫歲加銀九十萬餘兩是加正賦之多半矣夫司農告匱　皇上宵旰殷憂廑朝會議曾不敢以加派二字輕出諸口乃以數十萬之加埋伏于派夫之內臣不得其說也況防河如防盜其來也忽焉其去也倏焉倘如此議若行十月以後霜落水消萬餘人逍遙河上畚鍤何施所費之夫將爲下役包攬折乾之用乎抑盡動河銀錙銖歸何所也況通省地方遠近不一郵如盧氏固始等縣離河九百五十里若待事急而調之一旦河勢泛溢近者不足用遠者不能到躊躇四顧安能取辦哉頃蟻穴之潰嗟何及矣此又防河者之不得浮辦者也計莫如防河即照防河之額無事以堡夫爲瞭望有事以河銀爲招募如[illegible]　雖以坐募則檄行州縣發給見集而[illegible]勤行巡察務保萬全若有叵測之勢非常之衝就河勢所犯之處照工派夫一面調集一面題明不必拘一定之數窵遠之地大工然後協之隣省中工然後協之隣府小工則協之本府尤年原有題定規則無容更也河漕所關豈惜一方之筋力以塞較前之寬乎如此則有經有權有常有變脩有脩之額防有防之額募有募之時派有派之時而河防可恃無恐百姓亦可寗更始矣河柳砍伐尚議栽植今戶口淪亡異日興工發派何地是樹人不如樹木也利害顯然事有兼濟哉　皇上行成典豈功垂可以別河工大政而可無畫一之制以立萬世之利也總河臣新經　特簡撫按臣親見民隱必有駁議詳覆者臣謹循職掌指實以　聞若愚言可採祈　勅部覆施行奉　旨這本

內河丁壽等著察議具奏工部知道　總河朱之錫覆議每地畝五頃派夫一名此議原起于開封府而河道推而廣之又定為去河百里加地五頃之額開封歸德照舊一例定額至于彰衛懷河汝南六府汝州一州編夫舊制已難盡復近者二十二頃五十畝募夫一名遠者則有過于四十五頃募夫一名者夫數甚減亦間一調用較開歸兩府每歲于役者不同相應將前定夫數分為三分除本府夫足自不輕調外需用協濟則先調一分再不足然後調第二分如今歲認至二百里止來歲即從三百里接調數年之間始一調用內有駐兵喂馬處所酌減均勞等因　工部議覆查得臣部右侍郎張　條議定堤堡夫與派夫諸欵與前任按臣李及秀亭同一體既經總河臣會同河南撫按酌妥除衝決大工亦查照歲輪分為三分數年之開始一輪流調用庶民有餘力勞逸得均相應如議永為定例仍請勅下總河臣與河南撫按嚴飭道府嗣後凡遇脩築俱依議調用徭役既平而河工可以無悞如未調之先有司于額數之外擅行加派該督撫按指實參奏可也奉　旨是依議行（順治新志自河決大王廟口新鄉每歲有派夫之苦十五年河道議派二百五十名邑紹彥奏請總河朱公議覆工部請　旨遵行數年始一調派民得少甦因　朝廷之德意朱公之嘉惠地方蓋不可泯也）

是年巡按李粹然請衝邑免派河夫之累行

李粹然疏為河夫第一苦累屢議終無實着謹摭末議仰請睿裁事切惟論治理者首重保民務保民者亟課實政度緩急審時宜斯可以言為政矣言必行行必信斯可以言實政矣若地之見緩而實急民之似逸而偏勞者則今日之中州也若事之議多而鮮成情之最苦而無告者則中州之河夫也河夫一

節稽之古制原出僱募合之人情原應僱募今之以派為募者格于時勢故也其如地劇人稀差煩費重處處皆然大路尤甚歲有本處之工有協濟之工有塞決之大工有補葺之小工雖工有停時而派調殆無寧日將謂既有工食雖派而即募詎知工食不敷雖募而仍派也且開銷每於隔歲官役多有侵漁即此不敷之工食尚不得如數依期是全無募之寔而僅存派之名矣在窮民之身役者未免悞農失業在殷實之倩人者不無被勒多端里下有催提僉解之需及工所有攬頭夫棍之刁難輒見逃而復提解而復派一夫之累可以傾家可以喪命雖內外節經條奏迄無良法此臣所謂議多而鮮成情苦而無告者此也臣自入境之初即親詢河夫之稱苦曾先以堡夫之累上陳而尚未槩言及此者誠恐非奉諭文會議臣力求補救之賛乘欵空言其苦日達准總河臣朱之錫為河工　國之大欵會藁併河夫徵派當更一揭凡派夫之原委遠近之分析及衝疲之臨期酌減言之已詳無庸復贅又據分巡大梁道臣沈荃條議六欵言多可採如河夫之均派酌調立法稽查定期更替以及脩濬內河四欵俱臣與河撫諸臣可以酌妥而徑行之者臣正在區畫期得一平易而可著之實行之而立見蘇息非請　旨不敢擅專者則衝途免夫與首地免派之二事也河工必不可缺則河夫不得不派民力必不能支則衝途不得不恤若曰臨期量減仍虛語也若曰加之僻邑而僻邑亦非不苦恐致比例而呼又將誰諉臣愚以為衝途業有本處之苦累河夫亟應全免計中州一百八州縣處於大路者如磁州安陽湯陰淇縣汲縣新鄉滎澤鄭州新鄭禹州襄城葉縣裕州南陽新野

許州臨潁郾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州一帶不過二十餘處在小民減一名便得一名之實惠在公家少一夫須有一夫之着落若縣言僱募似難輕議於此時而所減無多應責河官之募補如其謂僱募之難也則河官各有衙役河千向有攬頭獨不可照民間雇工之例一效備覓之力乎如其謂工食之少也則民爲　朝廷之民官爲　朝廷之官設官以治民分職以治事郎爲民稍任其勞稍分其苦亦不爲過況官則可以詳議設法而民則求若莫伸變通之法或亦有人心者所不忍辭乎若上歲自首地畝雖蒙　恩旨從前止徵見額而民多剜肉醫瘡之若寧有三年五年之蠲並徵兩年之額繳于一時良非易易如再派河夫等役則地雖有增而民猶是民也催呼一迫必至逃亡一切差徭悉宜免派養其餘力圖其恒心正所以培至於道臣所言踏勘灘核以抵報地之虛懸者臣亦早慮及此先已嚴檄藩司通察無則取結存案有則另行入告臣總爲　國計民生起見減之民而責之官難也將見天下大定衛者爲緩勞者成逸又何亭衆之驅役也予之蠲而示之寬暫也將使四方來歸藉息漸蘇荒者漸闢又何有賦之弗克也民不累而工不曠斯爲折衷言可踐而事可行斯爲贊畫愚昧所及悉以聽之　睿裁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順治新志河夫之苦無紀後經總河張公覆奏分爲三分輪流週轉似得息肩今李公復請衞邑免派新鄭暫蠲庶於前議有實着矣真仁人之言哉）

康熙元年知縣王克儉請移黃河額夫專脩衞河

康熙續志順治間河決大王廟口歲派黃河夫役復以衞河闢係漕運歲派挑濬夫役民苦重困於康熙元年知縣王克儉詳請移黃河額夫專脩衞河蒙總河朱批飭經該司道查與他縣

不同其人夫准留俻衛河仍移該司將做過工程按季報查詳先在案又於康熙五年內蒙總河盧批黃河工程固屬重大而衛河俻防亦關漕運新鄉與輝縣兩處額夫俱留俻衛河詳允在案又於康熙八年內蒙總河楊批新輝二縣人夫照例留俻衛河詳允在案

二年七月沁河決浸縣城

康熙續志康熙二年秋七月沁河決沒城知縣王克儉屯閉三門

十二年巡撫佟鳳彩條陳變通河夫偏累議以豫省河夫停其僉派

佟鳳彩疏稱河夫之偏累宜通變也臣查修築黃河每歲用夫或萬餘或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起直至十月終止俱按地畝起派似乎公矣其實弊竇有不可勝言者如狡猾之徒將自己田地飛灑於人勢豪之家將他人地畝包攬於己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加以不肖有司或礙於情面不能秉公持正以致懦弱鄉愚愈累愈貧每月或三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即以初雇每月三四兩而言以一歲萬夫計之每年費至三四十萬矣在 廟堂之上止知河有裁俻而不知裁俻之夫費百姓如許之金錢爲今之計莫如官雇一策查舊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歲預估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縣按地起派若官雇每夫每月雇價三兩足矣每歲上工九個月每夫止用雇價一十八兩即以萬夫計之止用一十八萬較百姓之自雇每歲三四十萬不啻天淵矣莫若每歲雇夫若干該銀若干除裁徵河銀外不足者於河衛八府一州地畝分別等則每畝派銀若干算明刊於由

單內出納亦照地丁錢糧年終河臣奏銷備有餘剩留爲下年之用如是民知有定額不但狡猾之徒勢豪之家紳衿衙役不能影射倖免卽河標夫頭管工官役輩亦無所施其巧矣臣入境時體訪輿情無不以官傭稱便倘謂我 朝制度凡錢糧俱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此項銀兩似屬加派不知派銀派夫均出於民而派夫較之派銀所費不啻數倍曷若稍一更變每畝不過加之毫釐俾得安心於畎畝併不知有河夫之擾不亦大便於民乎疏下九卿科道會議派夫派銀仍屬累民應將豫省河夫停其僉派如遇歲脩工程仍動河道錢糧具題可也奉旨依議

按此疏見河南通志迄今閭閻無派夫之苦殆權輿是時乎

二十九年總河王新命請塞八渠水歸丹河以濟衛巡撫閻興邦主其議

懷慶府志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撫院檄文轉行到縣內敘總河部院揭帖內開竊照臨清以北一帶運河每重運經臨歷多淺阻細閱丹河發源太行山至丹口分渠九道大丹河直歸沁河其餘六渠民間引種竹灌田約計一千四百餘頃止小丹河上秦河二渠灌溉所餘之水仍流通衛臣仰體 皇上濟運民田均關要緊之至意諭令每歲三月初用竹絡裝石橫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河入衛以濟漕留涓滴之水以溉地至五月盡重運過完則開八河渠用竹絡裝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士民咸爲稱便其小丹河經脩武獲嘉以達合河鎮之處若有淺阻責令印河各官量爲疏浚所有微臣查看過丹衛河運道情形理合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河南通志康熙三十年四月工部覆會議得河南巡撫閻興邦疏稱丹河發源晉省流入黄流因百姓開渠灌田外又開大渠直達運河始有小丹河之名前河臣議竹絡裝石塞渠濟漕議務可行但今重運俱由中河壮上較昔甚早如雨水匀足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塞口濟運灌田倘遇亢旱請於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後聽民便用再搠刀泉出輝縣蘇門山下乃衛河之源建立五閘蓄水灌田每年五月初一日封板濟漕但五月正民間需水之候應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堵塞使泉水直流濟運餘水灌田至萬金渠出自彰德府安陽縣西應善村山下至高平村昔人建閘開渠灌田之後仍歸洹河暢流入衛濟運亦應照河臣所議如搠刀泉用竹絡裝石使大流濟運餘水灌田既能濟公亦無妨於農業從之

附錄巡理河道俞森詳爲飭暢流丹河等事案查本道自初五日遵奉憲檄由汴赴懷一路將衛丹二河查明水勢督催挑浚并將小丹河石斗門盡折于大丹河中心攔築大壩遏水全入小丹河于大丹河之上折堰三道于小丹河之下折通橋閘挑引月河脩敘緣由于本月十三日詳報在案本道實遵憲行念切漕輓撫刻敢寧于本月十二日自清化鎮減俗閘以下督率夫役親行疏濬共計水碾子橋堤子口閘烏橋老馬營橋金墻口王家保迤南橋王家保西南新磚橋小劉村東橋等處挑月河九道計各深四五六尺至七尺五寸寬五尺至一丈不等滔滔暢流並無阻滯自此以下概不蓄水惟飭令挑浚寬深十三日又親從大丹河三道堰以上

細探水源山路崎嶇騎行艱難本道步履逐節探去計路上二十餘里晨去夜歸見有許家灣堰一道柿園石隔節山路平壩各一道奈見溝堰二道奈見溝河東堰一道引洞堰二道引洞河東西渡大花石堰各一道共堰十三道其地皆兩山夾水高下懸絕從上十漢則涓滴無餘居民寥寥亦無田地堰蓄此水以爲礦磨之計堰皆疊石重重漏水流下遲遲因酌量從下放上放時滋潤應衝擱河大壩飭督夫役百計防護流之既久水勢又平再放一堰以次漸放計十四十五日逐節放去今放至大花石而止其上則路愈險仄不可行水則勢平淺窄來源微弱不復有壞但發源之地屬山西澤州地方隨委懷慶府陳通判并差家人賫糧前探候探得情形溝報本道于此河竭盡心力冀得遄行糧艘以慰憲廑乃今之水勢將大丹一河全入小丹攔河築壩涓滴不漏下流及其通暢上流無復餘波而河憲憲臺檄須猶慮淺阻意者河流既遠其勢自分流經兩郡河身上窄下寬水勢自緩又且北直東省事關隔屬或有淤塞或有旁洩本道難以越俎惟是最可憂者天道亢旱異常來源枯澁連日尚賴十二堰之水可以接濟下流萬一雨澤再愆堰水放盡來者不繼則亦力竭計窮無術可施矣本道仰體憲心復嚴行府廳縣官力行防察民間勺水不敢擅用并令河憲憲臺差官親行看視少見本道竭蹶赴公之意并備述連日放水情由仰祈憲鑒經宜具呈除呈總河部院外爲此令備前由具呈伏乞照驗施行　又詳爲飛飭勸議丹河以濟漕艘飛挽事案蒙總督河道部院王憲牌云云等因到道蒙此本道隨詳撫院憲

臺請假於四月初五日束裝初七日到丹河處所濟寧道先期在彼即行會商遵檄內情形深以漕運爲重急圖利濟臨將斗門中間石塊盡行拆去於大丹河中心攔築大壩遏截全流小丹河兩旁引水渠口悉行斷塞使大丹河之水全入小丹河其大丹河之上流折堰十五道而來源之地毫無停蓄小丹河之下流挑控月河二十八處太子庄而下河身皆寬一丈五尺深四五六尺不等堤子閘等以上至小丹河口寬不過數丈窄處止七八尺而滔滔之流通暢入懷驀近河田地涓滴不沾矣折斗門築大壩之際有河內縣許良鎮士民姚若森朱偉等萬壯鄉士民程世統鄭世雷等萬壯鄉新庄村居民黃春申等河內縣利戶生員李克峻等民李正等小丹河兩岸居民生員司達昌等民賀[illegible]等河內縣民賈[illegible]

嶢克等萬壯鄉新庄村士民張汗等河內縣利戶生員馬如璧等民胡守國等各各具禀哀號原詞繁多另錄呈電其時漕艘重務又兼濟寧道達來放水何能復爲緩計以取悞漕之咎因爲宣布憲慈指示漕糧羈阻有關國計暫行借用不過旬月旋當仍令灌溉再三開導懇切勸諭士民等始破涕爲笑感頌憲恩歡呼而散但查小丹河者原分大丹河之支流而小丹河兩旁所謂董下三郭等河者亦各分大丹河之餘滴其始皆爲灌溉民田而設其後壯河運道淺阻始資小丹河之水以濟之以小丹河之下流通入衛河也至於董下三郭等河其最寬者止五六尺最深者亦不過三四尺下流入沁不通衛河故每年惟飭疏小丹河不許旁洩灌溉而董下三郭等河灌溉如故也至於大丹河平時安流山水暴漲則

水高丈許從未嘗過之使全入小丹河也今以天庾重大濟寧道遠來而各渠盡塞大壩橫築以小丹河而受大丹河之全流暴漲衝沒已有隱憂而河之兩旁方廣數十里勺水不敢擅用天行久旱雨澤久愆田土焦裂河內水田賦高數倍錢糧所關民命所繫本道雖無地方之責而目擊情形何容膜視伏讀　皇上俞旨於衛輝彰德渠泉舊案有曰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何以使衛水有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溉等語又於今年總漕部院題請五閘放水改於三月部議行查果否不悞民田灌溉再議奏　旨依議仰見　宸衷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今丹河之水急濟漕運權時借用小民何敢怨咨惟是通融貴有定期運過急宜復舊且細繹憲行原謂斗門拆卸維艱也而今已盡拆矣止令將董下王郭二河斜引入石斗門也而今已引入并諸渠亦盡過塞大丹河絕流矣若不明示小民以開壩之期用水之日則遙遙無定涓滴不沾國賦何出民命難支不特本道失信小民而使憲臺渥恩亦無從下逮本道將何以副厥職將何以對此民在憲臺明照鞏方疾苦罷悉但駐節遙遠不行詳請或致壅於上聞為此據實備陳伏乞憲臺軫念漕運民田均關緊要在糧運羈遲之日借水通漕在糧船已過之餘還民水利飭令濟寧道一面確報漕船過臨日期一面移行本道并檄懷慶知府即令丹河仍復舊制撤去大壩謹護斗門啟各渠口以為民田澆溉之資且以防暴漲衝沒之患則賦辦民安憲恩真同天地再者民情望水不啻如金緩待憲批往返動經旬月本道業已另行委員前赴臨清探看水勢及糧船過臨情形具報

郎時宣諭少慰小民之念但借水濟運原遵憲行不奉鈞批何敢輕動涓滴民情惶廹實為可憫仰祈憲臺酌定日期或俟濟寧道報糧船過完日期一面報聞憲臺一面飭民用水又或水勢全注北河漕艘業已通行尾幫尚在遲進而或于五月之中令民用水一日俟過盡始寬水禁均俟憲臺批示遵行本道職屬河官豈不知漕輓為重但民生亦不可輕況今日既已全力濟漕事畢亦當以水還民正所以仰遵聖旨廣布憲恩而非敢有沽名市恩之心惟祈憲臺慈照理合具呈除呈某院外合行開册呈請伏乞照詳施行（康熙續志）（丹沁河之不可入衛燎若觀火舊志所載改河公移言之詳矣其畧具司空二議中丞因天時大旱漕艘淺阻暫浚丹河以濟一時適值澍雨而漕艘以通則衛不至其魚者朝廷之福蒼生之幸也細讀河道爾公詳文而為國為民之心可概見矣）

三十五年巡撫李國亮請復衛輝兌運從之

河南通志康熙三十五年三月部覆河南巡撫李國亮疏稱豫省漕糧廒舊設衛輝府北門外嗣因監兌部員駐劄直隸大名府小灘隨將漕廒移於本地相沿至今上年十一月閒臣親詣細看衛河一帶舊為行漕故道直抵通州相應改復衛輝兌運以本省之銀買本省之米就近盤剝至便從之

雍正元年築太行堤

河南通志雍正元年六月築太行堤又沁黃交漲由懷慶府地方姚其營漫灘而出水與堤平

五年巡撫田文鏡請設河北守道修防小丹河等水利

河南通志雍正五年閏三月巡撫田文鏡請於河北彰衛懷三府復設守道一員統轄三府稽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以兵備職銜將河北一帶堤工埽壩廳汛各員河兵堡

夫幷一應錢糧令就近督率修防小丹河等水利一併令其悉查此外再有零星小泉可濟漕運者俱令斟酌疏通彙流入衛以濟漕運幷稽查民間截流盜水之弊部議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

是年開官道溝增五閘以益衛流濟運道

河南通志新鄉縣新開官道溝東路西路西南西北俱有溝大路兩旁各一道寬四尺深四尺雍正五年開　又云衛河即隋之御河也源出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之百泉亦名搠刀泉方池二十畝許泉出其中不可數計舊建仁義禮智信五閘雍正五年又建斗門三座石堰三道更增五閘南流至新鄉縣境水漸深廣可通舟楫蜿蟺而東至汲縣界小丹河自獲嘉入焉又東北經淇縣至濬縣境斮脛河淇河入焉又東由滑縣城西北經滑縣湯陰縣內黃縣湯河自西入安陽河自北入焉過臨漳分而爲二其一北出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河其一出河南境歷大名元城館陶至臨清州界漳河自北入焉至南板閘與汶水合流即運道也由發源至會汶處共計九百二十三里

七年知府馬駿雲疏浚水溝修塊村[illegible]堤之南開塊村小河長二十里寬一丈深三尺以灌稻田積水

河南通志新鄉縣新開泄水溝在縣西北自新輝交界起至合河嘴入衛河長四千七百四十五丈寬三丈深六尺雍正七年知府馬駿雲詳允疏鑿

八年駿雲開塊村河於縣西北長二十五里面寬三丈底寬一丈深六七尺不等至縣北曲里橋入衛河復履勘塊村堤飭新輝二邑濬出河形分段挑濬於舊河之杪另開引河長七里寬一丈深

五六尺不等至汲縣之曲里村滙塊村河入衛即名曲里河十三年知縣張鋮疏塊村曲里孟姜女等河修塊村堤濬塊村小河

張鋮疏濬渠防轉詳爲水利已有成效顧請轉詳入誌以垂永遠等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據縣北鄉居民王夢熊鮑自貴等呈稱情因某等居縣北陳保塊村等庄與輝邑連界地形低窪輝邑北山水發一直南注某等二十餘村庄田禾俱在水底雖有東西古堤一道堤根小河一條其如年久不修以致堤殘河塞水無去向某等受累無窮至雍正八年間輝民猶謂水不能暢流竟將殘堤大挖數口淹壞新邑田禾前曾控告蒙本府今陞河北道馬念切民瘼親臨查勘相度形勢飭令新輝二縣分工脩築計長三十餘里新邑認脩二十餘里輝邑分修十里舊河一條面寬三丈底寬一丈深六七尺不等并於舊河之北另開引河一道至汲縣之曲里村入衛計長七里寬一丈深五六尺不等以洩來水又於堤南挑挖塊村小河一條計長二十里寬一丈深三四尺以洩稻地積水某等咸受鴻恩不煩督責踴躍爭先將河開挖深通堤築高固並刊碑分界以垂永久在案數年不遭水患實賴開挖引河之益但事經四五載河身漸淤堤亦殘缺上年縣主奉督院與脩水利復又關會輝邑親督人夫照舊脩築現在河水暢流堤更高固雖遇驟雨水發並無冲決漫延淹没田禾之患某等二十餘村庄子子孫孫蒙福無旣爲此公籲詳請上憲載入誌書庶新輝二邑村民遵循修濬永享昇平等情又據縣南鄉生員馬逢伯李若梅等呈爲河水有歸小民有賴懇乞詳請入誌以垂不朽情因新鄉縣南太

行堤北舊有孟姜女河一道通延津走汲境直達衛河可容四圍無涯之水但地勢有高低不能自然流入又河身淤平以致本地白水拔至闞家堤東西計長二十餘里共二十餘村庄歲歲秋禾俱遭淹没之苦本年春月奉督院興脩水利按臨查勘周詳指示蒙縣主闞會汲延二縣一同興工開挖疏引以防水患今工程告竣雨水暢流並無阻溢漫延之患從此某等二十餘里之庄稼有收瘠地漸成膏腴子子孫孫戴德無涯爲此公懇詳請上憲將脩濬孟姜女河事由載入誌書庶日後有所遵循水患永除福垂不朽各等情前來據此該新鄉縣知縣張鋐查看得卑縣北鄉塊村陳保等庄離城二十里地形低窪與輝邑毗壤兼被輝境北山之水衝潑田禾不明洪武年間知縣胡南濵築堤掘河以防水患但事經三百餘年河成平地堤存土埂且此堤河跨新輝兩邑推諉不脩多爲鄉民侵佔一遇水發無從洩瀉均聚於塊村陳保一帶窪地是以新輝二民每以掘堤堵堤爭控雍正八年間經前任本府今陞河北道馬親詣查勘飭令新輝二邑濬出河形分段挑濬將挑河之土即補築殘堤加幫高厚並相度形勢設法洩水於舊河形之抄開挖引河一條直達汲邑之交界曲里村入衛即名爲曲里河於是數年並無水患兩邑居民爭競始息又於堤南另開塊村小河一條以洩稻地積水四五年來河亦漸淤堤復殘缺上年奉總督部院興脩水利卑職隨即詳明照舊與輝邑分工濬築並堤南塊村小河俱如式疏通業經報明在案至南鄉孟姜女河一道西自縣境小河口起經汲延二縣通入衛河不知始於何時並無泉源流通惟消各村坡水因年久日深河身淤平每遇夏秋雨水

連綿即成巨浸水無歸路淹沒田禾今歲春月蒙河北道按臨查勘水利指示開挖以防水患（卑職）隨一面關會汲延二縣一面親督人夫開挖深通亦經報明在案現在曲里塊村孟姜女河雨水暢流並無阻溢從此田禾有收永無水患各鄉民既感戴憲臺利濟鴻恩又恐年遠廢弛無所遵循請將脩濬舊河古堤開挖引河及塊村河孟姜女河等事載入誌書以定成規以垂不朽等因（卑職）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據情詳請並繪畫各河圖呈送等因於雍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蒙本府徐批據詳脩濬舊河古堤開挖引河及塊村孟姜女等河均係河北道指示開挖從此雨水暢流水患悉除各鄉民感戴憲恩恐年遠廢弛無所遵循允宜載入誌書用垂不朽仍候各憲批示繳圖存

鍾山[illegible]此之

白鍾山疏為勘明沁衛情形據實奏覆仰祈　睿鑒事竊照奉發布政使晏斯盛條奏請籌河淮全勢摺內有沁水仍分入衛作滾水壩于武陟境內以資節宣以殺黃河水勢一節緣由臣等准工部咨即一面行河南管河道嚴并懷慶衛輝等府確查沁水入衛故道並令相度武陟建壩處所勘估詳報一面訂期會勘據該道府廳等將沁水不能入衛情形條晰剖切詳覆前來臣等隨同赴衛輝一帶逐細履勘武陟至衛輝並無沁水入衛形跡詢之年老土人僉云明時係因沁河決開堤壩橫流修武獲嘉新鄉一帶突出衛河原無故道康熙六十年吏部尚書張鵬翮同赴[illegible]河[illegible]等勘即無河形今又十餘年愈無稽考等諭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至原奏武陟建壩

之虞查武陟境內沁河長一百九十餘里兩岸悉係沙灘廬舍十[illegible]參錯千百難以建壩臣等查沁水由山西發源經過之河內武陟自濟源至懷慶以下俱有大堤障護今如建壩分沁必挖開大堤另開河道始能引沁入衛但大堤一開自撤屏障沁水穿堤奔注黃水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能分沁而且引黃其可慮者一再衛河淺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得開闊寬深查衛河兩岸鉄田廬墓不可勝計兼有汲新濬三邑之城垣逆從為難濬滑境內尚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尤為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再衛沁合流水勢浩瀚非常又必得堅築高寬隄岸查新滑等縣近依太行諸山山水發時全賴衛河歸宿若因東沁築堤則阻山水歸路勢必橫流為害其可慮者三伏思導河分水攸關運道民生非若出萬全不敢輕試查沁水本歸黃衛河歸運其來已

之明河臣潘季馴有言曰黃河防禦為難而中州為尤難自漢以來東決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明河臣萬恭亦云河南沙鬆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正河必淤小穿則水性不趨遏則平陸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由是觀之以原歸黃河之沁水攸歸衛河穿渠于土疏之地不能保無奪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則力合流急不無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論說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利斷不可行者也謹奏

是年八月獲嘉人王欽等呈請開段岩河入衛經新鄉獲嘉武陟勘議乃止

衛輝府知府雜世勳懷慶府知府任應烈會看得獲嘉縣士民王良欽等赴轅呈請挑挖溝渠一案蒙憲批令卑府會同檄飭

各該縣會勘妥議詳報等因遵卽會飭新鄉獲嘉武陟三縣公同查勘議詳去後茲據各該縣勘明議覆前來卑府等覆加確核緣王民欽等居住獲邑之東碑子等村地勢平坦殊少蓄水之處南靠太行堤西接武陟之官灘坡每至夏秋大雨連綿官灘之水建瓴而下直注該村南彼太行堤所阻不能宣洩秋禾屡被淹沒唯北有段岩河身可以引水由孟姜女河至新邑境滾使歸衛河但段岩孟姜女兩河現今僅存河形俱係民間墾成熟地難爲洩水之區是以民欽等遂有挑挖溝渠之請今據各該縣公同勘明段岩孟姜女兩河雖係兩縣出水之地可以通流但非有源可導原係康熙元年間沁河決口漫溢新獲水就下流衝刷成形因獲邑境內有段岩村名新邑境內相近孟姜女老河後人卽傳有段岩孟姜女兩河之稱現今河形寬有

[illegible]引沁入衛之議元明以來屢議屢[illegible]其彰彰可考者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illegible]監漕司議通沁入衛文用言衛卽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必不可開事遂寢又查明萬曆十六年漕臣楊一魁請因沁河決口之便引沁通衛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復狹隘狂流湍注容受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盂府城去河不遠沖決之患殊甚河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坐指陳利害議又寢止　本朝康熙六十年吏部尚書臣張鵬翮奏　旨查勘黃沁兩河情形奏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南窪沁堤內平地較沁河灘低一丈從此而東地勢愈低且此處沙底爐鬆將來建閘築堤難以堅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建瓴之勢恐牽動全沁

灌入內地黃河隨躡其后又云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二河河身皆極淺窄勢難容受奉　旨張鵬翮等查河回奏甚明極好卽令照依所奏不得稍有更改欽此欽遵在案歷觀從前諸臣奏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于衛輝浮屠則害在衛輝且及直隸大名常蘆如常居敬言沁水沙多善淤入漕淤閘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五年沁决入衛至臨清並流上攔運河七十餘里沙泥沉積磚板二閘淤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漕運如張鵬翮言若動全沁黃河躡其後則黃河之水勢分流緩下流勢必淤墊泛溢四出其患又在黃河而懷衛一帶為害更不可勝言矣夫使利多害少哉利害相半猶當審擇而善處之況有害于城郭民生有害于漕運而并有害于黃河是豈明以違前人之成說改數百年之成規而漫為嘗試也抑臣等聞三十餘丈深僅一二三尺不等但以為新獲兩縣居民熟地我水涸後佈種麥苗歷年倍收閒淤引導衆水會歸停積難消則河身地土竟成沼沚且恐山水驟長水勢洶湧一時不能容納近河之廬舍田禾均有未便卽如今歲六七月間雨水稍多而新邑城濠水勢陡長闔漫城門二尺有餘若無開獲嘉之東碑子等處溝渠接引武陟官灘拔水向東直注恐新邑之被害更甚於東碑子等村矣不特新鄉境內四十里居民不肯廢已地而引闢水卽獲嘉之大新段岩等庄亦不肯棄自已熟地為他人出水之所地似應俯如該縣等所議止就東碑子等村數村土地形勢分段自認各于地之四傍開挖深闊溝渠將所挑之土卽加于地上則地勢可以畧高而水又有所蓄其段岩孟姜女兩河仍循舊制無庸開挖順其水性自然使逐漸歸漫兩河

東流入衛庶東碑子等村西來之水可免漫溢之患而毀岸宣姜女兩河熟地不致屢棄矣衛輝府先應請飭令獲嘉縣相時度勢親身督率各該村居民分彼此之疆界量工力之多寡或令分認或令合辦或宜連溝或宜斷渠各遵其願[illegible]毋掯勒更不得累催約地分派亦不得濫差里役滋擾仍飭將興工完工日期通報查考等因於乾隆二年閏九月二十六日會詳院憲

乾隆二年十月初七日蒙撫院尹批如詳速飭獲邑相時度勢督率遵照辦理仍將興工完工日期報查繳

四年衛河溢

七年築舊河決口

是年知縣趙開元濬陳保塊村孟姜女等河

趙開元詳查得卑縣北陳保等村離城二十里與輝縣接壤地勢低窪自東而西舊有河渠一道中有舊石橋一座橋西面係輝民承脩橋東係新民承脩自舊石橋迤東由曲里引河至合河嘴入衛計長二十五里查勘舊石橋東西河渠各有淤塞堤岸亦多殘缺必須一律挑濬使上下暢流無阻即以所挑之土補築殘堤加幫高厚以資捍禦惟時農務未畢轉瞬又屆寒冬亦難興工動作應請俟來年春融關會輝縣各照舊例分認土段撥夫挑築務期寬深完固以防水患其陳保村南有塊村小渠一道西自塊村營起東至曲里引河入衛計長二十六里其中亦有淤塞之處應照舊督率本境民夫疏濬深通又縣南太行堤北舊有孟姜女河渠一道西自白家坡起東至喬謝與延津縣河界止計長二十五里其下游由東北延津之馬村汲縣之焦家庄至小白古橋二十餘里入衛查上下河身各有淤塞漫

窄處所並請俟農隙時關會汲延二縣各照本境地面責令村民按地出夫一體疏濬深通則遇水即不致壅滯彼此均有裨益　又移汲縣延津縣畧查此案前經敝縣申報縣南太行提北舊有孟姜女河渠一道西自白水坡起東至喬謝與延津縣河界止計長二十六里其下游由東北延津之馬村汲縣之小焦家庄至小白古橋二十餘里入衛查上下河身各有淤塞淺窄處所應俟農隙時關會汲延二縣各照本境地面責令村民按地出夫一體疏濬深通則遇水即不致壅滯彼此均有裨益擬合移會　又移輝縣畧案查敝縣申報新鄉縣社陳保等村離城二十里與輝縣接壤地勢低窪自東而西舊有河渠一道中有舊石橋一座橋西向係輝民承修橋東係新民承修自舊石橋迤東由幽里引河至合河嘴入衛計長二十五里[illegible]石橋東西渠身各有淤塞堤岸亦多淺缺必須[illegible]一律挑濬使上下暢流無阻即以所挑之土補築殘堤加帮高厚以資捍御並請俟來歲春融關會輝縣各照舊例分認土方按攤夫備築務期寬深完固以防水患擬合移會

八年獲嘉李道堤民於邑境杏庄開渠知縣趙開元勸議不可事乃寢

趙開元移汲縣丞畧為劣衿填塞溝渠復行[illegible]弊等事乾隆八年五月初七日准貴廳牒前事牒開希將前案會勘由馮姓地內開挖入孟姜女河身如武生馮淳輪服即速遵依移賜過廳以便會詳倘開此渠有碍下游不便開渠之處亦希移賜過廳立等詳覆等因查乾隆七年十一月內據獲嘉縣士民趙炘等在前府憲案下呈控蒙批委貴廳會同新獲兩縣秉公確勘具

報正在會勘酌議間於乾隆八年四月內據新鄉縣劉宏任旺崔家庄等十七村庄士民劉有光等以補陳渠害等事赴前府憲案下呈告蒙批仰獲嘉縣會同新鄉縣查明趙炘等呈請開渠處所是否即係乾隆二年王民欽等赴憲具呈檄飭武新獲三縣會勘之處即速報奪等因復經貴廳會同敝縣暨獲嘉縣查明乾隆二年獲邑士民王民欽等赴憲轅具呈檄飭武新獲三縣會勘之處在獲邑境內係段岩河新邑境內係孟姜女河西自新獲交界起由新境之崔家庄等十餘村庄東至新邑城濠入衛今獲邑李道提士民趙炘等呈請開渠之處亦由滿流遶中引入從前三縣會勘之孟姜女河經歷崔家庄等十餘村庄東注新邑城濠入衛是王民欽等與趙炘等先後呈請開渠皆以新邑崔家庄等處之孟姜女河為泄水之匯前後[illegible]

縣查乾隆二年武新獲三縣會勘時以孟姜女河係康熙元年沁河水決沖刷成形與新邑之老孟姜女河相近後人即傳有孟姜女河之稱實非河道現今僅存河形俱為民間墾成熟地佈種麥田歷年倍收若開渠引導衆水會歸停積難消則河身地土竟成沼沚且恐山水驟漲水勢汹湧一時不能容納近河之廬舍田禾均有未便乾隆二年六七月間雨水稍多新邑城濠水勢陡漲圍浸城門二尺有餘若再開獲邑等處溝渠引水向東直注恐新邑之被害更甚應仍循舊制無庸開挖等情詳結在案今敝縣會同貴廳暨獲嘉縣勘明沁水被遏西自新獲交界起遶東由崔家庄等十餘村庄至新邑城濠計長四千餘里寬三十餘丈不過地形稍低與河身兩傍地土接壤田畝併無民間行糧熟地居民承種熟地歷有年所[illegible]

為獲民溲水之區不特地失種植之利民有賠糧之累且新邑窪家庄等處為獲邑李道堤之下游地勢本屬低窪若由馮導地中開挖溝渠引入沁水故道東注城濠入衛倘遇大水之年各處山水暴發衛河漫溢隄岸有倒灌之虞不能容納則新邑本境積水尚無去路又加獲邑李道堤等處之水由馮地溝渠會歸沁水故道奔騰而下直注新邑城濠一時宣洩鬱至衆水滙歸沁水故道地上及河身以外一帶田禾悉淹皆成巨浸而城垣更難保無虞關係匪輕是馮地溲水之利猶小而新邑被水之害甚大前據趙炘等欲在馮導地內開渠引入沁水故道曾溲之處斷難舉行自應仍照乾隆二年武新獲三縣會詳之

案一體停止開溝勿使以隣為壑俾新邑無淹沒之患庶城垣無虞田廬可保地方幸甚黎民幸甚擬合移會

新鄉縣志卷第十六

賦役志上

分田於民此天施澤於地之義也納賦於君此地歸德於天之義也周制有近郊遠郊之別蓋近地役多故稅輕遠地役少故稅重耳唐宋而後戶役之制日詳因差因雇曰義紛紜雜難法立弊生　皇朝軫念民艱賦役未嘗繁重頻年蠲賑叠沛　恩綸新鄉一邑之民亦皆沐浴膏澤矣因志賦役而以郵政附焉若夫寓撫字于催科則又父母斯民者之責也

戶口

宋元以前無考

明洪武二十四年戶四千三百三十二口二萬七千六十三永樂十年戶三千八百一十二口三萬一百一十三成化十八年戶六千六百三十八口三萬七千一百三十八正德十六年戶六千七

百八十七軍戶六百一十七民戶六千一百七十口五萬六千五百八十二男子三萬六千七十一婦女二萬五百一十一萬歷八年戶六千六百三十八軍戶七百二十五民戶五千八百四十一匠戶七十一口三萬一千七百二男子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婦女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十四年戶六千七百八十九民戶六千三十三軍戶六百一十七將軍戶一校尉戶七廚役戶一十五力士戶八工戶一樂戶一十一僧戶五匠戶九十六口五萬六千五百八十七男子三萬六千七十六婦女二萬五百一十一（衛志[illegible]志）

明史食貨志云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其後黃冊紙凡役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

遇編審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另造清册奏聞其徵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册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六十年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九十丁雍正四年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二丁徵賦人丁仍如原額是年巡撫田文鏡題疏丁隨糧派以雍正五年為始

巡撫田文鏡疏畧浙省丁銀不隨地派民間苦樂實屬不均茲據布政使費金吾詳稱丁糧同屬朝廷正供派之於人與攤之於地均屬可行然與其派在人而多貧民之累孰若攤在地而使賦役之平況盛世人丁永不加賦則丁銀已有一定之數按地均輸更易為力查各屬人丁多寡不等今就一邑之丁糧均派於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如某縣原額丁銀一千兩攤入地銀一萬兩之內則每地銀一兩應

加丁銀一錢以此核算在丁少地多之區每兩不過增至分餘即間有丁多地少之處每兩不過一二錢而止如此則地多之家力能輸納而無地之民得免光丁之累至豫省州縣每年均有報墾陞科以及遇閏之年糧額無定嗣后地糧如有陞增應將丁銀隨年另行均派攤入正閏銀内照數收納統於雍正五年爲始攤入地糧之内收納至各屬丁册及更定賦役全書俟題允部覆至日另行造送

九年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三丁乾隆元年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三十八丁六年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三十九丁十一年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四十三丁自康熙五十年起至乾隆十一年止共審增人丁七百九十五丁造入盛世滋生册内不加賦餘實在征賦人丁九千六百三十七丁每丁派銀一錢共征丁銀九百六十三兩七錢按每地銀一兩該攤丁銀三分五毫七絲八忽二纖一塵九埃四渺二漠共派丁銀一千一百四十八兩五錢四分六釐七毫

按戶口登耗之故舊志云隆萬之際生息二百餘年而民數漸減於舊者煩賦重轉徙日多也新志云世廟英明總核過嚴故軍民匠竈男女皆入圖册神宗靜攝無事海内晏然而丁口反減蓋時和年豐法網稍寬故有司不事誅求明史食貨志云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由於土木兵戎二說似是而實非也竊乎王氏之言曰有司之造册與戶科戶部之稽查俱同兒戲殆篤論云

屯丁 明末戶口逃亡册籍無存 國朝順治十六年寧山衛前後一所歸併本縣編審見在人丁三百七十八名口每丁徭銀三錢

五分八釐七毫共銀一百三十五兩五錢八分八釐六毫舊例存留本衙進表霜降官役俸薪工食支用今官役奉裁一併解部康熙一十九年實在人丁九百五十九丁共徵銀二百七十二兩五錢六分八釐三毫（康熙續志）

府志原額人丁無見在人丁七百八十七丁每年共徵銀二百八十二兩二錢九分六釐九毫按此蓋三十三年以前數與續志異附錄之以備攷

三十五年至五十年歷次審增人丁八十六丁連前共八百四十五丁實徵丁銀三百三兩一錢一釐五毫五十二年欽奉　恩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五十五年至雍正四年歷次審增盛世滋生人丁六十五丁不加賦餘實在征賦人丁八百四十五丁五年奉文丁[illegible]派[illegible]準額人丁四百四十九丁原準額丁銀一百六十一兩五分六釐三毫逾額人丁三百九十六丁逾額丁銀一百四十二兩四分五釐二毫除免荒銀外定攤派丁銀一百一十八兩二錢五分四釐八毫遵照部覆均派於本邑地糧內一體輸將計算

九年至乾隆十一年歷次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七十七丁連前共八百三十八丁不加賦實在徵賦人丁八百四十五丁每丁派銀三錢五分八釐七毫共徵銀三百三兩一錢一釐五毫隨本邑地糧[illegible]將[illegible]有[illegible]除地畝將攤徵丁銀隨年另行均派

[illegible]周禮秋官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獻其數於王王拜登之誠重之也明嘉靖間新邑戶口[illegible]稱盛焉迨明季遭奇荒彫殘實甚我　朝生聚五十年愛養休息亦云至矣亦籍之數視舊額未有加焉孰撫循之勤

招輸之務守牧者盍亦省哉

貢賦明朝歲納皮二百三十四張鹿皮十四張獐皮二十張羊皮四十張雜皮一百六十張鷹三隻折鈔三十錠獐六隻折鈔一百二十錠兎三隻折鈔二十錠共易徵價銀八十七兩七錢五分洪武永樂間夏地一千五百八十二頃三十二畝二分稅麥七千九百六十九石二斗九升八合絲四千七百六十二兩二錢六分秋地二千二百六頃六十八畝九分一釐糧米二萬五千五百二十七石四斗八升九合成化間夏地一千六百一十八頃四十二畝七分七釐九毫稅麥八千七百一石六斗六合七勺九抄六撮絲四千九百二十九兩七錢三分五釐一毫二絲折絹二百四十六疋一丈四尺六寸零農桑絲折絹五十四疋一丈三尺三寸二分

府志秋地二千四百八頃一十四畝七分八釐五毫糧米二萬五千七百九十四石一斗六升二合四勺七抄二撮正德以來飛灑日甚地糧偏累不均嘉靖十年奏行丈地均糧一條鞭分派地分三等上地共三百一十四頃九十一畝五分一毫中地共六千五百三十九頃五十四畝五分三釐三毫下地共一千九百七十四頃三畝四分六釐一毫共地八千八百二十八頃四十九畝四分九釐五毫夏稅麥八千七百一石六斗六合七勺九抄六撮外官民桑絲麥五石三斗八合二勺四抄四撮五圭秋糧米二萬五千七百九十四石一斗六升四勺七抄三撮外官民棗子易米七百一十七石二斗五升五合（舊志）

府志明馬草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一束一兩六錢三分零　又云明起科官民地洪武二十四年夏地一千五百八十二頃三十二畝二分秋地二千二百二頃六十八畝九分一釐永樂十

年夏秋地同成化十八年夏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四十三畝五分七釐秋地二千四百八頃一十四畝七分八釐五毫正德十六年夏秋地共一千四百八頃一十四畝五分夏地一百一十六頃一十畝七分秋地二千二百九十二頃四分　不起科共查理夏地一千三百一十三頃五十三畝四分三釐秋地七百八十三頃五十畝八分八釐嘉靖十年夏秋上中下地共八千八百二十八頃四十九畝四分九釐五毫　按府志與明志詳畧互異又明志官桑五百六十三株舊科絲綿三十三兩七錢三分折絹一疋民桑三萬一千九百七十三株舊科絲綿一千五十五兩一錢九釐折絹五十二疋今俱易麥官棗一百三十三株舊科棗子一十一石九斗七升民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二株舊科棗一千一十二石六斗八升今俱易米麥米數見

前志附錄以備攷

萬歷十四年官民夏秋上中下地共八千八百二十八頃一十六畝四分九釐五毫（府志）

國朝原額折中地八千四百四十頃九十一畝內除廢藩籽粒增占海棗共地一十五頃六十六畝二分實在原額地八千四百二十六頃二十四畝八分原額銀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二兩六錢六分九釐五毫五絲四忽九微九纖又萬歷年間每畝加增九釐原額銀七千五百八十三兩六錢二分三釐二毫共原額銀四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二錢九分二釐七毫五絲四忽九微九纖每畝照依則例派銀五分九釐二毫七絲五忽六微五纖三沙一塵四埃九渺三漠遇閏加徵銀八百六十三兩九錢七分六釐七毫九絲每畝照依則例派銀一釐二絲五忽三微三纖九沙八塵五埃

四渺五漠於順治二年十六月內奉撫按窮覈題擧十四年九荒覆熟除蕪生荒地二千四百三十頃二畝二分七毫二絲荒蕪遞閏銀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三兩三分一釐三毫四絲四忽九微九纖（[illegible]）順治十五年除荒徵熟新舊熟地三千四百七十九頃四十五畝四釐每畝連加增九釐派正供雜辦銀五分九釐四毫零共額銀二萬六百七十四兩五錢三分四釐零此照萬曆年徵派其漕米濶布牛角俱係一條鞭徵銀買辦並無另徵本色除紳衿優免雜辦銀四百六十六兩實徵地銀二萬二百八兩五錢三分四釐零順治十六年共銀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八兩七錢六分五釐九毫九絲六忽除漕米濶布牛角辦解外各項倉口俱折色起解餘存留支給府志康熙二十九年分見種成熟地五千九百一頃九畝八分一毫三絲每畝照依賦役則例派銀五分九釐二毫七絲四忽六微五纖三沙一塵四埃九渺三漠共派銀三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兩五錢五分三釐八毫並扣解紳衿吏攢優免銀二百八十一兩六錢在內又補徵漕耗銀米並布價共銀一千二百二十三兩三分二釐九毫四絲八忽五微照依本年行糧熟地每畝派銀一釐二毫八絲三忽一微二纖七沙三塵六埃四渺六漠（康熙續志）

任璘曰則壤成賦自古爲然吾邑田雜斥鹵民非沃野况自隆萬而後荒廢者亦過半矣延時長吏招集有方離民亦漸復業乃復水旱不時使卽欲賦登舊額恐其掉臂而去也寧爲晉陽之尹鐸勿爲西漢之王成當事其留意焉

府志康熙三十三年丁地本折起存等項原額共銀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一兩七錢九分二釐七毫九絲遇閏加增銀八百六十三兩九錢七分六釐七毫九絲今除荒征熟連閏共銀三萬

七千八百八十五兩六錢九分六毫一絲
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勸墾並首地四十八頃六畝三分二釐雍正五年首地十三頃四十七畝八分六年首地十五頃九十一畝四分七年首地三頃三十二畝五分四釐八毫八年首地二頃五十六畝六分三釐三毫十年首地一十八畝七分七釐五絲八年十年首地均於十一年科賦共成熟地五千九百八十四頃六十二畝二分七釐二毫八絲乾隆元年巡撫富ㄑ題准豁除飛沙塹礫堤壓共地一頃九十三畝一分五釐四絲實在成熟地五千九百八十二頃六十九畝一分二釐二毫四絲五年新陞雍正八年首地一十五頃七十三畝三分二釐二毫六年新陞雍正十二年報墾夾荒熟地一頃一十二畝七分又陞十三年報墾夾荒熟地一十頃四十七畝六分三釐乾隆十年見在成熟地六千一十

數與民田起解之數正相符合至存留派于丁銀致較民丁爲重查直省衛所錢糧有民重於軍者亦有軍重於民者且軍民欵項不同若一概齊一則頭緒不清稽核殊難應交部覆准照衛所原額欵項附載州縣冊尾識別弊之要道非惟於更張之上不虧國下不病民計莫善焉事屬創舉故再詳之
康熙二十九年分原額中地四百九十五頃七十八畝二分七釐毫比照民田則例除補征等項不征外每畝派銀五分九釐二毫有奇共銀二千九百三十八兩七錢三分四釐七毫五絲八忽其續成熟砂地一百五十六頃五十七畝四分七釐三毫奉文照民起科每畝實徵起運銀二分四釐四絲五忽共銀三百七十六兩四錢八分三釐九毫有奇成熟礫地二百九十九頃八十三畝五釐九毫奉文照民起科每畝實征起運銀一分八釐三絲四忽

共銀五百四十兩七錢一分四釐四毫有零內紳衿吏書優免銀八十一兩四錢一併扣解

府志現在陞科熟地九百五十二項七十八畝三分二毫三十年至雍正七年共首砂地一十三頃二十八畝四分五釐四毫二絲首礫地四項五十九畝二分一釐一毫二絲乾隆五年新陞雍正八年勸墾沙地二畝又勸墾礫地一畝四分六年新陞雍正十三年首報額外夾荒中小地一十畝九年新陞雍正十二年報墾老荒沙地三十一畝十年新陞雍正十三年報墾老荒沙地二頃三十四畝見在成熟地九百七十二頃八十五畝八分六釐七毫四絲

三等科則中熟地四百九十五項七十八畝二分七釐除補征等項不徵外比照民田賦役則例共徵銀二千九百三十八兩七錢四分四釐七毫五絲八忽沙熟地一百七十二項五十二畝九分二釐七毫三絲每畝實徵起運銀一分四釐四絲共征銀四百一十四兩八錢四分六釐七毫四絲七忽九微九纖五沙礫熟地三百四頃四十四畝六分七釐二絲每畝實徵起運銀一分八釐三絲四忽共征銀五百四十九兩三分九釐二毫二絲六忽六沙　額外夾荒中小地一十畝每畝比照衛中小地賦役則例共派徵銀五錢九分二釐七毫四絲六忽五微三纖一沙四塵九埃三渺　已上共徵銀三千九百三兩二錢一分三釐四毫七絲八忽五微三纖二沙四塵九埃三渺並扣解紳衿優免雜辦銀八十兩在內該攤派丁銀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三分六釐二毫丁地二項共徵銀四千二十三兩一錢四分九釐六毫七絲八忽五微三纖二沙四塵九埃三渺例不征漕

加閏

荒地國朝黃册原額折中民地八千四百四十一頃九十一畝除廢落籽粒墳占海濠地一十五頃六百六畝二分並見種成熟地外實荒地二千五百二十五頃一十四畝九分九釐八毫七絲康熙二十七年內奉文勸墾知縣周麒麟履畝查勘申報砂磧不毛不堪耕種坐落黃水口白馬峪鹿台山寺兒山萬虎山土莊新鄉屯紅沙嶺莊岩村九龍廟八柳渡沙河底韓家窰沙溝澗等處荒地一千二百七十七頃三十九畝九分三釐見存荒地一千二百四十七頃七十五畝七釐八毫七絲

府志國朝查明明季原額折中地八千四百二十六頃二十四畝八分今除有主無主荒地共三千四百七十四頃七十二畝六分四釐四毫止存見在熟地四千九百五十一頃五十一畝一分五釐六毫此順治十六年由單舊數康熙三十三年現在陞科熟地五千九百一十三頃六十七畝三分一毫二絲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勸墾未陞科地二頃二十九畝六分後年限起科今三十二並三十三兩年自首地三十二頃二十畝六分一釐當年起科下剩實在荒地二千四百七十八頃七畝三分八釐八毫七絲

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勸墾首地確數册籍散佚無從稽考今以雍正五年首報各數及現在荒地之數由後推前得實在荒地二千四百七十七頃八畝六分七釐八毫七絲較府志時墾荒地一頃太寧三十四五六七等年首報成熟故也

縣志曰按鄉邑荒册其版圖亦甚寥廓哉山陬斥鹵久稱不毛或遠至一百里二百里豈犬牙相制之遺意乎地不可耕而勸墾

之令頻下任斯土者良亦難矣縷悉詳請荒額減除庶民不至重困耳

雍正五年至十一年歷次首地成熟外實在荒地二千四百四十一頃六十二畝五分二釐七毫二絲乾隆元年豁除飛沙鹽礫堤壓荒地一頃九十三畝一分五釐四絲實在荒地二千四百四十三頃五十五畝六分七釐七毫六絲五年新陞雍正八年首地六年新陞雍正十二十三等年報墾夾荒成熟外實在荒地二千四百一十六頃二十二畝三釐五毫六絲

更名荒地康熙八年收併廢藩更名荒地三十三頃二十九畝五分二釐二十七年申報不堪耕種地一十六頃八十四畝五分見在荒地一十六頃四十五畝二釐雍正九年至乾隆五年新陞首釐並報墾夾荒成熟外見在更名荒地三十二頃六十三畝六分八釐八毫

衛所荒地順治十六年收併寧山衛前後二所荒砂地一百一十二頃六十三畝一分九釐礫地九十二頃一十六畝一分一釐康熙二十六年以前報墾成熟外實在荒砂地五十二頃八十一畝六分一釐七毫荒礫地一十三頃九十八畝五分八釐一毫二十二年申報不堪耕種荒砂地二十六頃七十一畝九釐荒礫地七頃七畝四分九釐九毫見存荒砂地二十六頃一十畝五分二釐七毫荒礫地六頃九十一畝八釐二毫三十年至雍正七年首砂礫地成熟外實存荒砂地三十九頃五十三畝一分六釐二毫八絲荒礫地九頃三十九畝三分六釐九毫八絲乾隆五年至十年新陞勸墾砂礫地成熟外見在荒砂地三十六頃八十六畝一分六釐二毫八絲荒礫地九頃三十六畝九分六釐九毫八絲已上

項荒地共二千四百九十五項八畝八分五釐六毫二絲府志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勸墾未陞科地一項七畝九分三釐八毫俟年限滿起科今三十二並三十三兩年自首地一項一十一畝四分當年起科下剩實在荒地六十三項一畝二分六釐

〔力役〕縣舊因單雙甲丁糧不等合徵銀五千一百五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分作二年之用力差歲二十二項共用銀九百四十四兩六錢津貼之費不等有一二倍者[illegible]四五倍至十倍者視銀差爲重而民夫班夫快手青衣等役不與馬歲差共銀一千六百三十四兩一錢八分九釐雜差馬步民壯共三百三十名內有馬四十四名每名銀十四兩四錢　步行二百八十六名每名銀七兩二錢河夫二十八名每名銀三兩　堡夫五十名每名銀十二兩照甲公費會銀八百兩原額青夫二百五十名後裁至一百八十七名每名銀七兩二錢府學馬一匹

萬歷六年銀力二差議少裁革

〔力差裁留欵項〕新中驛鋪陳庫子三名　本府大俻庫庫子二名半　本縣啟聖公門子二名革一名　本府看監禁子四名革一名　本府皂隸一十三名　本縣直堂庫子二名　本縣看監禁子十七名　本縣皂隸三十四名革四名　本縣布政司門子二名　本縣按察司門子二名　本縣太僕寺門子二名本縣府館門子一名　本縣直堂門子四名本縣預俻倉斗級四名本縣儒學斗級二名　庫子二名門子三名　本縣官倉斗級二名　本縣巡攔二名廠夫四名　修河堡夫五十名各舖驛司兵九十名革十六名

銀差款項

本府柴薪銀六十兩　府第銀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四釐　本縣各官柴薪銀八十四兩　本縣各官馬夫銀一百二十兩　本縣儒學齋夫銀七十二兩　膳夫銀三十二兩　新中驛館夫銀五百六十兩　本縣歲貢銀二十兩　舉人牌坊銀三十兩　風雲雷雨壇祭銀十八兩　文廟祭銀四十兩　鄉飲銀一十四兩　馬神廟祭銀三兩　啟聖公祭銀五兩　八蜡廟祭銀四兩　社稷壇祭銀一十四兩　邑厲壇祭銀一十五兩　本府各祭銀一十兩　工部胖襖銀九兩　戶部富戶銀二兩　本府大備庫庫子工食銀二十兩　周府各王民校銀一百七十六兩　麻斤銀七兩二錢　本府修城銀一十兩　本縣修城銀三十兩　新增館夫銀一百一十二兩

進士牌坊銀七兩四錢九分五釐

里甲差馬附

走遞正解馬各三十六匹　正馬一匹徵銀二十四兩餘馬一匹徵銀一十六兩共銀一千四百四十兩支應公費銀一千兩二項共銀二千四百四十兩

舊志按新中驛當午道使節絡繹夫馬支應供億浩繁往歲里甲排夫二百五十名議入該縣丁地五年一次編僉今尚仍舊正餘馬各四十二疋每疋編給戶由任其攬收每一疋不下四十餘兩其支應一節則分派日時令其支給勞逸不均相去倍蓰而有司復不相念百用取給率至傾家萬曆六年知縣余相請于郡守蔡公孟奇減正餘馬各六疋每疋照議定銀數召募代當按季給領支應則徵收在官里長歸農當官支給自有查覈季有循環截省過半而民困稍甦矣

天啟四年邑令潘嗣家除糧僉馬議行官馬代民行差法

大清全書除荒徵熟裁減有差俱照部頒由單派徵此徭役舊例自河決大王廟口歲派夫無算費等正賦又　工師駐牧供應苛欽順治十六年兵部覆大梁道沈荃條陳州縣不許養馬民力稍息總河朱覆縉彥疏以衛郡歇馬減派士民感之　新志

續志曰新邑徭役自勝國萬曆間銀差力差已同歸一條鞭內國朝因之民稱便焉自師旅興而供應維艱黃河決而脩築不已民始疲於奔命矣今海宇昇平黃河息役而衛水屢涸每值漕艘疏濬之功尚不可緩體恤民隱幸賴良有司耳

新鄉縣志卷第十七

賦役志下

起運明起運夏稅麥二千五百八十四石秋糧米一萬[illegible]一十六石草二萬八百五十束戶口鹽錠銀七十三兩五錢九分八釐六毫零

國朝折色起運項下折色運關共原額銀四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兩五錢八分九釐九絲四忽九微九纖一沙除荒實征銀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九分九釐六毫一絲一忽六微五纖一沙內除糧解糧道六八漕折輕賚折蓆等銀一千三十八兩八錢一分九釐六毫四忽六微五纖及教官補俸各役工食補額廩生額支廩糧　文廟祭祀補額孤貧裁支布糧民壯工食補額　關夫子祭祀銀共六百五十六兩一錢五分六釐四毫八絲實征起運

解司折色銀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八兩九錢二分三釐五毫二絲七忽一沙（賦役全書）

按折色起運戕無定數存留補增並宮兵糧草節孝坊銀等項隨年扣支餘銀儘數解司充餉賦役全書亦舉其成數耳

本色起運原額銀八千九十六兩二釐二毫九絲二忽除荒實征銀五千八十二兩八錢一分八釐八毫二絲三微五纖補徵銀一千二百二十五兩七錢七分六毫三絲七忽七微五纖二項共銀六千三百八兩五錢八分九釐四毫五絲八忽一微（賦役全書）

本色漕米正兌原額四千二百五十石每石價銀八錢七分一釐五毫原額銀[illegible]千七百三兩八錢七分五釐除荒實徵米二千六百六十九石四斗九升九合一勺徵銀二千三百一十六兩四錢六分八釐四毫六絲五忽六微五纖外二八加耗原額米一千一百九十石除荒實徵米七百四十七石四斗五升九合七勺四抄八撮盤剝原額銀六十三兩七錢五分除荒實征銀三十九兩八錢四分五釐六毫九絲八忽五微腳價原額銀四百二十五兩除荒實徵銀二百六十五兩六錢三分七釐九毫九絲改兌本色原額米二千八百九十石每石價銀七錢四分六釐五毫原額銀二千一百五十七兩三錢八分五釐除荒實征米一千八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九合四勺徵銀一千三百五十五兩九分一釐一毫四絲二忽一微外一七加耗原額米四百九十一石三斗除荒實徵米三百八石五斗九升四合九抄八撮盤剝原額銀四十三兩三錢五分除荒實徵銀二十七兩九分五釐七絲賠費原額銀三百六十一兩二錢五分除荒實徵銀二百二十五兩七錢九分二釐二毫五絲以上正兌

改兌二項共米四千四百八十四石七斗五升八合五勺遵照康熙二十年部文每漕米一百石加補征潤耗銀五兩米五石該加補征潤耗銀二百二十四兩二錢三分七釐九毫二絲五忽潤耗米二百二十四石二斗三升七合九勺二抄五撮每石價銀八錢共銀一百七十九兩三錢九分三毫四絲　已上各項共實征米五千五百四十石八斗一升二合三勺四抄六撮又部文每石價銀八錢一例編征共銀四千四百三十二兩六錢四分九釐八毫七絲六忽八微除照舊例實征正兌改兌正米價銀三千六百八十一兩五錢五分九釐六毫七忽七微五纖餘實補徵二八加耗一七加耗米價銀七百五十一兩九分二毫六絲九忽五纖見正改兌加耗潤耗共實征米五千七百六十五石五升一勺七抄一撮每石價銀八錢共價銀四千六百十二兩四分二毫一絲六忽八微遵照康熙五十八年部文每石節省一錢五分實存價銀三千七百四十七兩二錢八分二釐六毫七絲六忽一微五纖按見在成熟民地每畝額征本色米九合五勺七抄二圭九粟六粒七顆價銀六釐二毫二絲六微九纖二沙八塵五埃五渺在額征地糧內按畝減銀另征本色漕米起運　雍正十一年乾隆二年九年節次奉文改征黑豆一千五百三十八石三斗止征米四千二百三十六石七斗五升三合七抄一撮每米豆約一石外加耗米一斗五升爲兌漕津貼銀米及縣廒府廒書役日食背夫圍户運腳等費

附三分本色蓆片稍脩三款三分本色原額蓆一千七十一分內分納稍易蓆蓆片銀一兩一錢一分五釐六毫七絲九忽四微六纖五沙纖減八稍蓆片銀一兩七錢九分四毫一絲二忽

五微六纖一分三釐本色蓆片照續減八釐銀計算該銀二兩九錢二分四釐四絲五忽四微一纖俱解糧道衙門交兌　按漕運則例正改兌米每二石科蓆一領三分本色隨糧給軍七分折色彙解通庫其折色蓆每領銀一分河南派征隨漕蓆片係斜蓆每領長六尺四寸濶三尺六寸折銀給領運弁丁辦交本色康熙二十五年奉文三分本色內減去五釐每正改兌米二石征蓆一領以二分五釐征本色付運丁交倉以七分五釐征折色附輕賫起解雍正七年奉文本色蓆片俱以茶蓆二領作爲斜蓆一領交收十二年奉文二分五釐本色內酌減八釐祇以一分七釐征收本色起運其所減八釐併入折色內總以八分三釐征收折色附解其有[illegible]以小茶蓆折交仍聽[illegible]一領收受豫省賦役全書向無[illegible]分本色征欵[illegible]三四等年清查蓆片等事案內節經漕院王將豫省蠲免三分本色蓆片征欵向係州縣捐備緣由聲明咨部其不征本色之故無案可稽新邑三分本色內兩次改征折色一分三釐實征本色一分七釐雖係正項俱未派征歷年知縣捐備

本色棉布甲字庫布一百四十五疋一尺實征額價銀六十兩一錢九分二釐二毫九絲二忽　內改折布二十九疋二寸奉文照依康熙七年本色布每疋估定時值價銀一兩征解共該征銀二十九兩八釐二毫五絲三忽除照賦役舊征銀一十二兩[illegible]分八釐四毫五絲九忽該補征銀一十六兩九錢六分九釐八毫七絲四忽又康熙二十年三月內奉文仍解本色布一百一十六疋八寸照依原估時值每疋價銀九錢三分共該銀一百七兩九錢一分一釐除照賦役舊征銀四十八兩一錢五

分三釐八毫三絲二忽該補征銀五十九兩七錢五分七釐一毫六絲七忽康熙二十四年裁定每疋價銀三錢於乾隆三年正月內遵奉部覆奏准每疋增價銀三錢五分共價銀六錢五分共該布價銀七十五兩四錢三分一釐六毫七絲在地銀內扣支辦買本色起解　本府彙交委員解部又每疋鋪墊銀三分五釐共該鋪墊銀四兩六分一釐一毫七絲隨布交兌外扣餘剩並腳價銀二十八兩四錢二分八釐一毫六絲仍解司庫

宗祿本色粳米原額六百六十八石每石價銀一兩九錢共銀一千二百六十九兩二錢除荒實征米四百一十九石五斗八升二合四勺五抄共銀七百九十七兩三錢六釐六毫五絲五忽在地銀內扣支分解開封府城守營粳米銀五百一十九兩五錢三分八釐六絲八忽解撫標營粳米銀二百七十七兩六錢六分八釐五毫八絲七忽耗米原額四十六石七斗六升隨荒實征米二十九石三斗三升六合四勺二抄八撮工部本色牛角原額三件每件額價銀四兩共銀一十二兩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內奉文停解本色除荒實征牛角一副八分八釐四毫三絲五忽實征銀七兩五錢三分七釐四毫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內奉文裁定價值每副價銀一兩該銀一兩八錢八分四釐三毫五絲該扣餘剩銀五兩六錢五分三釐五絲仍解司庫

存留　明存留夏稅麥五千一百一十七石六斗六合七勺有奇秋糧米五千六百七十八石一斗六升二合四勺有奇馬草九百八十一束一兩六錢二分有奇戶口鹽鈔銀一百一十兩三錢九分

國初本朝新舊裁減存留銀款統歸起運項下解司充納各款細

款詳見全書不具載載其見在實支者

見在實支存留欵項本府修理文廟原額銀一十兩除荒實征銀六兩一錢二分六釐二毫不補額銀本縣修理文廟原額銀一十五兩除荒實征銀九兩一錢八分九釐三毫不補額銀本府馬快二名工食原額銀一十二兩除荒實征銀七兩三錢五分一釐四毫補額銀四兩六錢四分八釐六毫閏月原額銀一兩除荒實征銀六錢三分五釐七毫三絲補額銀三錢六分四釐二毫七絲喂馬草料原額銀二十一兩六錢除荒實征銀一十二兩二錢三分二釐六毫不補額銀閏月原額銀一兩八錢除荒實征銀一兩一錢四分四釐三毫七絲 步快二名工食原額銀一十二兩除荒實征銀七兩三錢五分一釐四毫補額銀四兩六錢四分八釐六毫閏月原額銀一兩除荒實征銀六錢三分五釐七毫三絲補額銀三錢六分四釐二毫七絲

皂隸二名工食原額銀一十二兩除荒實征銀七兩三錢五分一釐四毫補額銀四兩六錢四分八釐六毫閏月原額銀一兩除荒實征銀六錢三分五釐七毫三絲補額銀三錢六分四釐二毫七絲 庫夫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二釐一毫四絲 斗級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二釐一毫四絲 禁卒四名工食原額銀二十四兩除荒實征銀一十四兩七錢二釐九毫補額銀九兩二錢九分

七釐一毫閏月原額銀二兩除荒實征銀一兩二錢七分二釐四毫六絲補額銀七錢三分八釐五毫四絲　看倉斗級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三釐一毫四絲　本府管糧通判步快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三釐一毫四絲　皂隸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三釐一毫四絲　[illegible]轎夫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

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三釐一毫四絲　本府經歷司皂隸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三釐一毫四絲　府學教授門斗二名工食原額銀一十四兩四錢除荒實征銀八兩八錢二分一釐七毫補額銀五兩五錢七分八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一兩二錢除荒實征銀七錢六分二釐九毫補額銀四錢三分七釐一毫　本縣知縣俸原額銀四十五兩除荒實征銀二十七兩五錢六分七釐八毫不補額銀　門子二名工食原額銀一十二兩除荒實征銀七兩三錢五分一釐四毫補額銀

四兩六錢四分八釐六毫閏月原額銀一兩除荒實征銀六錢三分五釐七毫三絲補額銀三錢六分四釐三毫七絲　馬快八名工食原額銀四十八兩除荒實征銀二十九兩四錢五釐七毫補額銀一十九兩五錢九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四兩除荒實征銀二兩五錢四分二釐九毫二絲補額銀一兩四錢五分七釐八絲　喂馬草料原額銀八十六兩四錢除荒實征銀五十二兩九錢三分二毫不補額銀閏月原額銀七兩二錢除荒實征銀四兩五錢七分七釐二毫八絲　皂隸十六名工食原額銀九十六兩除荒實征銀五十八兩八錢一分一釐二毫補額銀三十七兩一錢八分八釐八毫閏月原額銀八兩除荒實征銀五兩八分五釐九毫補額銀二兩九錢一分四釐一毫　轎傘夫七名工食原額銀四十二兩除荒實征銀二十五兩七錢三分補額銀一十六兩二錢七分閏月原額銀三兩五錢除荒實征銀二兩二錢二分五釐一毫補額銀一兩二錢[illegible]分四釐九毫　禁卒八名工食原額銀四十八兩除荒實征銀二十九兩四錢五釐七毫補額銀一十八兩五錢九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四兩除荒實征銀二兩五錢四分二釐九毫二絲補額銀一兩四錢五分七釐八絲　庫子四名工食原額銀二十四兩除荒實征銀一十四兩七錢二釐九毫補額銀九兩二錢九分七釐一毫閏月原額銀二兩除荒實征銀一兩二錢七分一釐四毫六絲補額銀七錢二分八釐五毫四絲　看倉斗級四名工食原額銀二十四兩除荒實征銀一十四兩七錢二釐九毫補額銀九兩二錢九分七釐一毫閏月原額銀二兩除荒實征銀一兩二錢七分一釐四毫六絲補額銀七錢二分

八釐五毫四絲　民壯四十名工食原額銀二百四十兩除荒實征銀一百四十七兩二分八釐四毫補額銀九十二兩九錢七分一釐六毫加增銀八十兩　在城等四路舖司兵五十一名工食原額銀二百八十兩五錢除荒實征銀一百七十一兩八錢三分九釐五毫補額銀一百八兩六錢六分五毫閏月原額銀二十三兩三錢七分五釐除荒實征銀一十四兩八錢六分五毫補額銀八兩五錢一分四釐五毫　本縣縣丞俸原額銀四十兩除荒實征銀二十四兩五錢四釐七毫不補額銀　門子一名工食原額銀六兩除荒實征銀三兩六錢七分五釐七毫補額銀二兩三錢二分四釐三毫閏月原額銀五錢除荒實征銀三錢一分七釐八毫六絲補額銀一錢八分二釐一毫四絲　皂隸四名工食原額銀二十四兩除荒實征銀一十[illegible]

解支河庫　文廟祭祀原額銀四十兩除荒實征銀二十四兩五錢四釐七毫補額銀一十五兩四錢九分五釐三毫加增銀五兩　關帝廟新增祭祀銀四十兩　社稷壇祭祀原額銀一十三兩除荒實征銀七兩三錢五分一釐四毫內分實支銀七兩一錢八分四釐餘剩銀一錢六分七釐四毫　風雲雷雨壇祭祀原額銀一十八兩除荒實征銀一十一兩二分七釐一毫內分實支銀一十兩七錢七分六釐四絲五忽餘剩銀二錢五分一釐五絲五忽　八蜡廟祭祀原額銀三兩除荒實征銀一兩八錢三分七釐九毫內分實支銀一兩七錢九分六釐餘剩銀四分一釐九毫　馬神廟祭祀原額銀三兩除荒實征銀一兩八錢三分七釐九毫內分實支銀一兩七錢九分六釐餘剩銀四分一釐九毫　邑厲壇祭祀原額銀一十二兩除荒實征

銀七兩三錢五分一釐四毫内分實支銀七兩　錢八分四釐餘剩銀一錢六分七釐四毫　鄉飲原額銀七兩除荒寔征銀四兩二錢八分八釐三毫五絲　以上乾隆十年補數　按存留原糧原額銀一百七十三兩六錢順治年間全裁康熙二十四年為　聖恩當重熙累洽之際等事案内奉文准復額三分之一又於乾隆元年為敬陳芻蕘等事案内奉文准照復額全支免其扣荒雍正八年為請復　文廟祭銀以光祀典事案内奉文　文廟祭祀銀兩照原額全支免扣荒缺又援大學之例加增祭銀五兩雍正十年蒙　總督河東部院田　題准增設關帝廟祭祀銀四十兩是年為遵　旨議奏事案内奉文原額民壯五十名裁減十名酌存四十名每名工食並置備器械照八兩之數支給乾隆元年為欽奉　上諭事案内奉文欽諭照正八品補增全俸三年為欽奉　上諭事案内奉文各役工食照額全支免扣荒缺是年為推廣　皇仁事案内奉文豫省孤貧口糧花布准其均勻派給每名日支口糧銀一分遇閏加增并建和陌每名歲支花布銀三錢三分六釐五毫五絲乾隆七年為請酌均祭銀以充祀典事案内奉文豫省各壇廟祭銀按一百九州縣均勻攤派每處實支銀二十八兩七錢三分六釐一毫四絲五忽以上增補各款在地丁起運項下扣支餘剩銀兩統歸起運項下充餉

驛遞明萬曆間縣額僉驛馬三十匹　外南馬十八匹使戶馬見存三匹騾三十五頭外縣四十五頭

舊志春季俵馬八匹秋季俵馬八匹制計歲課駒俵馬以備用後因駒矮小不堪每年坐派備用馬十六匹馬價盤纏每匹四

十兩俱照該縣地畝出辦歲運廣司草料共徵銀六百八十兩而喂養貼補之費不與焉舊志曰舊五年編審一易五年之內諳丁賦額調方役之事無免者此重累之弊也舊規各照户則地糧僉派給帖隨民便應當喂養之需照帖陸續收討尚屬難支近議征銀先期發究解府給領代役觀起運稅糧更急焉且加費倍之民益不堪矣調停復舊應有待也

歷後裁革不一新中驛馬二十八匹每匹工食銀一百一十兩驢六十九頭每頭工食銀五十五兩南馬十四匹每匹工食銀三十八兩舖夫銀八百八十八兩歷年裁革不一至 本朝定設新中驛馬三十八匹每匹工食銀一百三十二兩共額銀三千六百九十六兩除荒征熟銀一千五百一十九兩五分六釐驢二十五頭每頭工食銀六十六兩共額銀一千六百五十兩除荒後熟銀六百七十八兩一錢五分縣馬三十六匹每匹工食銀三十四兩共額銀八百六十四兩除荒征熟銀三百五十五兩一錢四釐驛傳銀三千九百七十六兩二錢七分四釐照糧照征原糧三萬四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六升九合二勺六抄五撮原派銀四千一百二十六兩二錢七分八釐今裁革防夫銀一百五十兩實征前數甫志

遞運所明車五十二輛牛一百四頭康熙三十三年分車一十八輛牛一百五十二隻每隻工食銀一十二兩見在驛馬一百四十四匹驛馬夫六十九名塘馬二匹塘馬夫二名擡轎夫八十名遞送公文馬夫二名探馬夫四名馬牌子二名館夫五名以上每馬日支草料銀五分每夫日支工食銀四分五釐醫獸一名日支銀三分修理號房銀一十二兩二錢五分藥材銀一十五兩五錢鞍

曆銀二十八兩六錢煮料柴值銀二十八兩六錢燈籠燭油銀一十六兩三錢五分額設內邱順德二處防秋冬二季塘撥馬工料銀一百二十兩額設常辛店塘撥馬工料遞閏銀一十七兩四分已上通支應庫櫃銀一百二十二兩五錢四分買補倒馬銀四十兩除裁解外通共支用銀六千五百二十九兩九錢三分三釐四毫

隆十一年分驛站原額銀七千二百八十三兩八錢八分五釐[illegible]荒實征銀四千四百六十三兩二錢四分一釐九毫又除荒逃[illegible]夫一百四十名工食原額銀一千八兩除荒實征銀六百一十[illegible]兩五錢一分九釐三毫解司外實在驛站銀三千八百四十四兩七錢二分二釐六毫遇閏加額銀六百一十兩五錢除荒實征銀五百八十二兩三錢九分一釐六毫又除閏月原額銀八十四兩除荒實征銀五十三兩四錢一釐三毫解司外實在閏月銀三[illegible]一十八兩又收協濟見解留用解司正項銀二千六百七十兩五錢四分九釐四毫閏月銀二百二十九兩七錢二分七毫以上共銀八千六十三兩六錢八分三釐分別解送司道存留支給

舊裁款項　驛馬六十三匹草料銀二百八十兩八錢閏月銀二十三兩四錢　驛馬夫七名工食銀一百二十六兩閏月銀一十兩五錢　塘馬一匹草料銀二十一兩六錢閏月銀一兩八錢　塘馬夫一名工食銀一十八兩閏月銀一兩五錢　館夫五名工食銀九十兩閏月銀七兩五錢　修理號房銀一十一兩二錢五分　藥料銀一兩五錢　穀曆銀二兩六錢　煮料柴值銀一兩六錢　槽鍘鍋油銀一兩七錢五分　臨清店塘撥工料銀三十八兩二錢　見在驛塘馬共一百四十七匹每匹日減草料銀一分共減草料銀五百二十九兩二錢閏月

銀四十四兩[illegible]見在驛塘損轎夫共一百六十五名每名日減工食銀五錢裁減銀二百九十七兩閏月銀二十四兩七錢五分　塘馬三匹續裁草料銀五十四兩本縣捐給閏月銀四兩五錢　塘馬夫三名續裁工食銀四十八兩六錢本縣捐給閏月銀四兩五分以上解驛道交兌　續裁舘夫五名工食銀八十一兩閏月銀六兩七錢五分解司充餉

〔現存款項〕　驛馬一百四十四匹草料銀二千五百九十二兩閏月銀二百一十六兩　驛馬夫六十九名工食銀一千一百十七兩八錢閏月銀九十三兩一錢五分損轎夫八十名工食銀一千二百九十六兩閏月銀一百八兩內分　長養損轎夫四十八名工食銀七百七十七兩六錢閏月銀六十五兩四錢　留四損轎夫三十二名工食銀五百一十八兩四錢除差夫支用外餘銀扣解驛道交兌閏月銀四十三兩　遞送公文馬夫二名工食銀三十二兩四錢閏月銀二兩七錢　探馬夫四名工食銀六十四兩八錢閏月銀五兩四錢　馬牌子二名工食銀三十一兩四錢閏月銀二兩七錢　醫獸一名工食銀七兩二錢閏月銀六錢以上小建扣解驛道交兌　修建號房銀一十一兩二錢五分　藥材銀一十五兩五錢　鞍屜銀二十八兩六錢　蒭料柴值銀二十八兩六錢　槽鍘鍋油銀一十六兩三錢五分　額設內邱順德二處防秋冬二季塘撥馬工料銀一百二十兩　額設常存店塘撥馬工料一十五兩七錢三分二釐閏月一兩三錢一分一釐以上額設二項連閏銀解糧道支發　廪糧銀一百二十二兩五錢四分除支應廪糧並催募車價外餘銀扣解驛道交兌　倒馬銀四百兩內分

買補倒馬四十三匹價銀三百六十五兩五錢　下剩倒馬銀三十四兩五錢解驛道交兌　外買補倒馬皮臓變價銀二十一兩五錢又截曠銀一兩一錢五分本縣自行備解驛道交兌不在正項之内以上乾隆十年確數

康熙續志曰邑當八省孔道往來交借供億已云難矣而星軺使者更多分外之需索乃迫於時勢即明知其過額不得不委曲以應之奈之何驛不困而民不擾也

課程國朝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十二年額銷鹽四千一百引於本年奉文減去鹽一千五百引東明縣代銷自康熙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九年分額銷鹽二千六百引

舊志　康熙五十九年分認京引一百二十道自六十年至乾隆十年每年共銷長蘆鹽二千七百二十引

府志查各州縣行鹽俱照天津七丁食鹽一引之例疏銷按之新輝淇胙四邑統係按丁配引汲獲兩縣續加鹽引未免商民交困

康熙續志曰鬻鹽之貴賤操乎商而額引完銷則有司之考成係焉新邑戱額鹽四千一百引東明縣代銷一千五百引非戶口之未豐也非私鹽之充斥也蓋引多則難銷而價重亦難銷耳欲裕　國通商而民不至食無鹽者宜思所變計矣

鈔明課鈔共三萬二千三百八十一貫三百一十一文

舊志載魚課鈔二十五錠四貫六百文又酒課鈔四十四錠一貫房課鈔五錠八百四十文

府志酒課鈔二百三十九貫四百一十七文魚課鈔一百四十貫四百文房賃鈔二十七貫九百九十四文商稅鈔二萬九千

二百四十四貫四百文門攤鈔二千七百二十九貫一百文

稅銀　國朝稅銀歲無常額茲載乾隆十年確數備載於後　原額老稅銀二兩五錢五分　原額牙帖一百四十張每張稅銀八分七釐七毫共征銀一十二兩　盈餘牙帖一百一十八張內一百一十七張每張稅銀一兩七錢五分　又蔴行牙帖一張稅銀二兩八錢一分二釐七毫六絲一忽八微共征銀二百七兩五錢六分二釐七毫六絲一忽八微　原額活稅銀一十五兩九錢四分七釐四毫　房地稅銀歲無定額除扣解新增稅銀外餘銀儘收儘解　新增稅銀九十兩四錢二分內分　新增牙帖四十五張內四十四張每張稅銀七錢四分　又柴行牙帖一張稅銀六錢七分四毫共征銀三十三兩二錢三分四毫　活稅新增銀四十二兩七錢六釐四毫　房地稅新增銀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三釐四毫　當稅按當鋪每座額征稅銀五兩見在當鋪七座共征稅銀三十五兩

積貯常平倉現貯穀三萬九千六百六十七石六斗四升五合抄九撮　義社倉現貯穀六石　雍正九年奉文分貯穀留南漕米石易穀貯倉項下現貯漕穀一萬三百四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八勺八抄六撮六圭　勸捐社倉現貯穀一千五百七十五石一斗九升四合九勺七抄四撮以上乾隆十年積數

順治新志曰昔禹貢土冀州旣載覃懷至於衛漳厥田中中厥賦上上錯故物產溥爲賦稅多自古紀也明初戶口少集成弘以後嘉靖頒籍新增未始嘉靖以來多故之事相尋所在窮益不能前額用自紬若傳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今　國家初造餉與秦河得役不息而徵屯田以實封內非搜括苛且之圖可

以經久不散也尹鐸守晉陽繭絲乎命之曰保障哉鐸乃損其戶口故賦稅輕民心集也

卹政附

老農雍正二年奉文議舉老農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是年應舉者張觀貴三年饒瑞四年魏作黃五年王爾智廿六年朱作謨卅年鄒瑞是年奉例三年一舉九年陳瑞十二年尚泰乾隆二年 恩舉八十以上老者給以八品頂帶羅孟道朱洸一佛二人

國鏡 國朝順治十一年沱河決 詔免田租之半康熙卅年癸查明被旱情形等事案內蠲免銀七千六百四十兩八錢一分二十五年於[illegible][illegible]三嫠等事案內蠲免銀八千五百八十兩三錢七分二十九年於查明被旱情形等事案內蠲免銀八千八百二十一兩九錢七分三十一年 特恩蠲免一年錢糧[illegible]

一年 特恩蠲免一年錢糧並免徵舊欠大者存於飭查旱災等事案內蠲免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九錢一分七釐一毫雍正十三年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蠲免豫省己酉年額賦四十萬兩新繁應免銀四千八百二十二兩九錢六分七釐一毫乾隆四年於飭查被水等事案內蠲免銀八百七十兩二錢二分四釐八毫三絲一忽十一年 特恩蠲免一年錢糧

知縣趙聞元謝 恩詳稱 聖主之仁愛頻敷人民之感戴倍切籲請轉達恭謝 天恩事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據卑縣紳衿陽傚趙學霖等里民田院崔尚賢等呈稱俊等幸生聖世共沐 恩波久登衽席之安戶獲倉箱之慶哉 皇上克紹 祖武軫念民依賑荒不惜再三 發帑每踰百萬攉有無而通許耗羨官國用之餘合遐邇以胥蠲迺洪詔田租之半

頻頒諭旨普徧寰區蠲免地丁一歲無徵呼之懽謳歌　天子萬年有利濟之恩現在之耗銀與積逋而俱緩田間之租課合酌減以加恩輸蠲值單閼之年氣喜重渾而重潤感德徧中原之地亦期上達而上　聞維此新鄉實為下邑耕山鑿井久戴堯天利用厚生咸歌　舜澤既優既渥既霑既足荷　皇恩之浩蕩率土同沾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仰　帝德之崇高如天廣運曷勝感激為此具呈仰懇照詳代求　題達等情到縣據此該新鄉縣知縣趙開元看得則壤成賦書以貢名有孚惠心易古益象哉　皇上頻頒諭旨徧被遐陬豫省屬在中原新鄉向稱下邑亦共知謳歌　天子萬年之利濟無窮恭不徒蠲免地丁一歲之催科不擾傳徵耗羨並免積逋酌減田租同沾厚澤[illegible]之奉宣　德意　詔語風行丑武之歲戴　聖恩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諭合[illegible]詳

舊志明崇正十三年春夏不雨秋蝗從邑人張縉彥請發帑金二萬以賑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旱知縣周毓麟與院司道府廳捐給麥種煑粥賑饑五十四年知縣陳璋設廠四鄉給米亟濟六十年於飭查旱災等事案內賑穀若干乾隆二年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賑穀三千七百二十九石乾隆四年於彙報秋禾被水情形等事案內賑穀一萬六千九百六十石九斗五升乾隆七年夏災循例借緩知縣趙開元偕紳士捐穀四百石有餘賑濟極貧

舊志崇正十三年春夏不雨麥枯無秋禾人相食大瘟疫死者枕籍饑食他鄉者亦幾于道邑人都諫張縉彥陳其事于朝蒙發帑金二萬以賑鄰衛及豐新邑得被于金壽兩臺使各捐五十金道府亦捐若干本縣朱公既設廠煑粥復捐錢千貫鄉紳

張問仁捐錢十萬郭滰捐錢三十萬潭新明濶錢二萬周翩燒捐錢一萬五千生員郭治美捐米二百餘石一時全活頗多然皆張都諫一疏之所激勸也初將金至米公即送儒學鄉紳張縉彥同廪生李思謙趙良表趙時英楊蕙才等晝夜督視各匠役鑿碎稱封至公至平毫無粘染及放時又與諸紳衿分簿按名給散無一遺漏須布均妥廣推實惠亦從來所罕覯也延至六月不雨斗米七百二十文人民更苦餓死更倍

養老雍正元年　恩賞八十九十以上老民程仁等八人絹綿米肉等項共銀十三兩六錢八分雍正十三年　恩賞八十以上老民王發等二十五人絹綿米肉共折銀三十兩乾隆元年　恩賞七十以上壽婦賈氏等五十四人布絹米共折銀二十八兩八錢[illegible]寡孀貧無資定額八名歲支月糧[illegible]共銀三十四兩零[illegible]十三年總督王士俊題請增設普濟堂收養無告窮民每名每口糧三斗鹽菜錢六十文各給棉衣二件原置義田六頃七畝係佃種又交當生息本銀五百五十六兩六錢四分四釐知縣張鉞暨邑之人暢于熊等捐助有差

順治新志曰今口糧花布裁以裕餉煢獨無告當事者設法存活爲孤寡請命何可緩也

康熙續志曰前志於積貯恤孤深致慨焉今孤貧月糧復給常平義社等倉復飭　聖天子愛養之典備矣奉行者皆得其人何災祲之足虞而窮民之無告哉

獎暢于熊檄湖北黃岡縣知縣暢于熊身任楚疆誼篤桑梓捐清俸五十金以勷普濟堂公用又捐社倉穀一百石以備積貯特差家人遠賫來豫交縣收貯夫士大夫以官爲家多有不念

其鄉者矣暢令任楚有年乃能闡風慕義任恤其里遣使賫金負粟而來惠此鰥寡以備荒歉豈非不忘其本者歟將見推其愛鄉人者以愛百姓治行報最爵秩駸遷他日功成身退歸而與諸父老相見歡然道故洽比有加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於暢令有厚望焉本部院親書綽楔一扇以旌其閭仍候彙　題請敘仰河南布政司轉飭如詳將銀兩交當生息穀石加謹收貯仍移行兩省知照除批河南布政司外合行飭知雍正十三年四月

慈幼育嬰堂

卹刑雍正十三年議因糧每年額設糧二十四石燈油等錢十二千文

掩骼漏澤園　在縣北壇後知縣王素建一在廣泉關前知縣王鑑建

[illegible]

十畝五分臨濟店一段三畝六分縣南孟家莊一段安[illegible]李[illegible]

一段一畝八鄉鎮一段一畝八分小梁鎮二段康莊一段孔[illegible]

一畝三分馬家營一段三畝縣西小辛莊一段一畝潘家店一段

三畝二分縣北丁家庄一段一畝東燒村一段一畝三家庄一段

一畝六分（側右）又邑人李若桐施地一段六畝在南門外路天錫

施地一段四畝在呂村陝西朝邑縣貢生衛寔等公捐地一段六畝在飲馬口　埋兒義塚共二十六處　國朝康熙三十二年知縣李登瀛捐建今多荒廢

李登瀛勸收埋兒塚文子孕之生土者無一識矣無舒無衛教養不聞父母斯民之責寧有間焉近訪此鄉風王氏閭族童之夭死者其父母即委棄曠野為狐犬所啖食無葬埋而露之

者燮此移撥甫離襁褓無辜棄之情而竟殘忍至此斯亦父母之不愛不慈鄉里鄉黨之不仁不義滅絕天性而戾其善之俗也然有司責任斯土每奉憲檄諄諄以設立義塚爲勸誡所以廣　朝廷澤及枯朽之至意迄今茲俗不改私使嬰不下溝壑亦有司之過歟爰捐薄俸進二十六社及前後兩衛之耆老而告之俾各捐數弓之隙壤爲收掩殤兒之義塚諒此邦素具惻隱者必不以此舉爲迂而無當也第恐鄉曲愚氓錮於惡習而上之吏德薄又不足以啟其慈愛之心惟藉縉紳先生以及明理好義之士輸資倡率家喻戶曉俾殘忍之風化而爲善之俗其[illegible]鄉民之佈施爲福田利益之說蓋莫不遵[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地一畝[illegible]

一[illegible]地二畝[illegible]分一在[illegible]社地一畝五分一在介二堡社地二畝四分一在李家[illegible]社地四分一在介三社地一畝九分一在東莊寨社地一畝八分一在呂村社地二畝四分一在司馬社地二畝四分一在劉家社地一畝二分一在永康社地二畝五分一在大興社地二畝四分一在小冀社地二畝四分一在張青社地二畝四分一在婁村社地一畝二分一在大冀社地一畝四分一在陳堡社地二畝四分一在臧海社地二畝四分一在郭柳社地二畝四分一在塊村社地二畝四分一在臨清店地二畝一在八柳鎮地二畝一在合河鎮地二畝二分一在小冀鎮地三畝一在前所地二畝四分一在後所地三畝

新鄉站

京漢鐵路巡路隊

郭管帶

[illegible]

新鄉縣志

VOL 4

卷十八 兵防 風俗 物產
卷十九 名績上
卷二十 名績中 名績下
卷廿一 藝文上
卷廿二 藝文中
卷廿三 藝文下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1 1929

ChL 3145.0222.83

新鄉縣志卷第十八

兵防志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之衰王制壞而不復唐之府兵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戰國以來新鄉爲交爭之地被兵若屢矣今雖承平日久官止數人卒不過數百人然有備無患則兵防不可不講亦志所不敢略也記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公侯干城又存乎其人

周晉文公逆狄渡河其地漸并於晉魏斯分晉有之戰國屬信陵君謂魏王曰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垝津以强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順治新志垝津即延津在汲郡城南時新中鄉屬汲

周景湣王三年秦拔魏汲

順治新志時新中鄉屬汲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漢高祖二年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魏王置河內郡（史記）

　順治新志時新中鄉屬河內

中平六年九月袁紹出奔冀州（綱目）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先是韓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三國魏志）

　按唐書地理志云武德元年以汲新鄉置義州四年州廢以汲來屬新鄉隸殷州新鄉望東北有故臨清關東南有故延津關臨清關即今東北二十五里臨清店尚有殘城延津關疑在今東南一百二十里延津滑縣界內也之南新鄉屯北新鄉故城漢袁紹守延津即此

建安四年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通鑑綱目）

　順治新志節錄魏志魏初征袁紹紹兵盛魏選步騎二千人使于禁將守延津以拒紹曹公引軍還官渡紹攻禁禁不能拔禁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

五年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通鑑綱目）

　順治新志節錄魏志袁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良可擒也公從之未至十餘里良大驚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袁紹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

營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有頃或分趣輜重公令皆上馬縱兵擊大破之

新興

隋仁壽四年十一月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隋書

大業九年六月楊玄感反黎陽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内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　隋書

中和二年二月朱溫據同州（綱目）諸葛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衆鐵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玠去入河陽自攻鄆[illegible]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玠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稍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河水爲不流　唐書

梁貞明二年晉人取衛州　五代史

龍德二年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五代史

唐天祐二年魏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梁太祖遣馬嗣勳以長直千人爲彩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牙軍殺八千餘人　五代史

八年（晉天祐）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　五代史

十三年三月攻衛州　五代史

宋建炎元年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於新鄉進次入太行金人

宋史岳飛傳略高宗即位岳飛以越職上書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因說以圖河北所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鎗夜屯石門山下食盡走彥壁乞糧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下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制之彥兵潰走保共城（通鑑綱目）

按縣南二里有岳忠武戰壘高丈餘亦稱岳王塚舊志所謂東王岳營西王岳營是也今臧家營孟家營即其地

元世祖中統元年六月詔罷解鹽司軍一百人初解鹽司元籍千戶內每十戶出軍一人後阿藍答兒倍其役世祖以重困[illegible]月以張榮實從南征多立功命爲水軍萬戶兼領民戶諸水軍將吏河陰路達魯花赤胡玉千戶王端臣等百有四人八柳樹千戶斡來軍三百六十一人孟縣麗抄兒赤張信軍一百九十人濱棣州海口總把張山軍一百人滄州海口達魯花赤塔刺海軍一百人睢州李總管麾下孟春等五十五人罷州蕭萬戶軍一百九十五人悉聽命焉（元史）

明太祖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軍皆世籍（明史兵志）

續文獻通考明洪武元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官領之

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明史兵志洪武六年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步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為程遠可到將弁百六十步軍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遠可到踏張八十步划車六十步槍必進退熟習在京衛所以五千人為率取其一指揮以下官領赴御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戶以下官領赴京驗試餘以次番試軍士步騎皆善將領各以其能受賞否則軍士給錢六百為道里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為軍止都指揮軍士四分以上不中者降[illegible]八分以上罷職後十不

令天下衞所善射者十選一輪班分番赴京較閱以優劣為千百戶賞罰遷軍本衞較射二十年命衞士習射於午門丹墀明年復命天下衞所馬步軍士各分十班將弁以應敘久次陞者統之冬月至京閱試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仍先下操練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嫻習者罰明年給五軍府比試軍士分三等賞鈔又各給鈔三錠為路費不中者亦給之明年再試不如式軍發戍雲南官謫從征總小旗降為軍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還衞署事與半俸二年後仍試如故者亦降為軍　大明會典內外襲替官舍比試本部行移中軍都督府同內外官於大教場內令官舍跪聽聖諭畢給事中點定對數錦衣衞官校看守每馳馬越一牆一溝開弓發矢凡三射畢兩人相向馳馬使鎗箭俱中鎗不避利便者鳴鑼

二聲爲雙收一聲爲單收不鳴者爲不中查例施行　又云凡襲替官舍比試洪武初令應襲子弟送都督府比試騎射閑習始許襲替若年幼者紀名候長比試然後襲替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永樂十年令再比不中仍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別選子弟襲替　又云凡各處監比嘉靖二十一年議准兩京衛所并在外都司應襲人員俱要素習弓馬起送之時各該衛門試果熟閑方許給文赴部知至大教場比試十名內有二名不中者將各掌印官參提降罰不中人員查照舊例施行隆慶四年題准行衛所備查應襲官舍年既出幼無分已未襲職責令各衛所掌印官逐月精其射藝通行校閱分別等第各省則由三

各都司官兩直隸則沖呈兵備道嚴加稽查務使騎射精閑比試得中方爲稱職如一衛有下等三員者即將掌印官照例參問萬歷元年題准此試不中候及三年例應再比除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將京操衛外在南京各衛所聽南京兵部照例會同南京中軍都督府在外十省兩直隸衛所類送御史分同該都司及各該守巡道比試中式者刻爲等第即填原給號紙用印鈐蓋准其襲替造冊繳部查考不中者照例行

按新纂爲寧山衛屬河南都司後屬後府詳[illegible]當考

永樂初設太僕寺於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馬政　明史兵志

[illegible]苑馬政郡邑舊有專管理[illegible]統轄太僕寺[illegible]營馬縣丞一員

[illegible]

[illegible]衛驛隸於太僕有正統十一年始設　明史兵志

舊志[illegible]間初設之有[illegible]都御史設之

十四年令各處召募民壯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

役蓋肇於此（續文獻通考）

府志新鄉縣額設民壯在東關演武場團操守城民壯三百三

十名內備馬四十四名內團操十名步行三百八十六名內團操

一百三十名以上操馬步民壯等項俱係明制今　國朝[illegible]

其不用

隆慶二年[illegible]太常少卿[illegible]奏[illegible]種馬[illegible]備

用備用馬既例買則種馬可[illegible]備用馬[illegible]

折銀三十兩解太僕寺[illegible]一匹十兩則[illegible]河

南十三萬[illegible]銀[illegible]三十萬[illegible]銀三十四萬御史[illegible]

條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時[illegible]之方

後儉括天下逋賦我宗可金丁部議部請養賣名來從[illegible]

舊志種馬原額八十四匹隆慶元年邑人都諫梁問孟請折價解

京每年止徵草料銀四十兩解藩司彙解　又云春季俵馬八

匹秋季俵馬八匹制計歲課駒俵馬以備用後因駒矮小不堪

每年坐派備用馬十六匹馬價盤纏每匹四十兩俱照糧攤地

畝出辦歲造解司草料共徵銀六百八十兩而喂養賠補之費

不與

崇正十七年張縉彦聞江南立國遂南渡爲防河賊所詰械至新

鄉適僞將帥千騎至新鄉遂焉張偵知糾蔡元吉假庄頭潛至一

方曰此蓄兵仍常在縉彦左右矣僞將見提刀侍縉彦者忌之縉

彦曰吾弟也遂夜匿潛調太行諸雄袖鐵椎入新鄉城以數百討

僞將見縉彦遲不發露仍相向張瞋目視之賊懾八月六日義旅

集矣僞將先一日勒馬貫矢出城門張覺其有變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遇僞將戰巷中以刀擊諸雄背言曰爾一敗皆齏粉矣前笑之盡殺其黨擒新鄉各僞官與縉彦登城而誓乃入行山之吉崗

河朔殺賊本末

張縉彦舉義疏爲舉義復讐恢復三城聯絡河朔漸有機勢泣血上聞事竊聞大廈既傾神人交痛遺孤尚在生死俱非哀哉臣絶吭越夕而復甦既甦而刻膚誓肌不敢寧死也憶三月十一日召對臣同司農倪元璐語及南都太子監國低徊泣下欲上疏而不可於面奏及之因以請死先帝雖不可然曰社稷之事卿等識之徒死何益朕望濟事也哀哉言猶在耳及追餉苦刑臣欲刺殺賊頭而不可得又欲挾臣西行臣潛結義士張一方蔡元吉於五月二十三日道途挾走黃冠夜遁徒步南渡茶就戮於陛下而賊黨馮國寧於逆旅口盤獲申報時七月初三日也賊頭李自成差僞錦衣楊英姚濟聖前來拏解於七月十七日拘臣於新鄉臣盡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潛結都司等官蔡衍祉張一方王赦宸李向乾吉士楨楊維屏路于敏等於八月初五日殺其僞官盡誅隨從縞素登城歃血誓盟乃舉義兵於合河吉崗[illegible]縣張顯龍郜鄭等修武李之椽都攀桂等獲嘉李青寰時芳等各以兵丁應原任推官解若易知縣李昇郝英總兵魯宗孔郭光復宋變蘊見樂等皆來歸一日而會者萬餘人而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天禄皆遣爲聲援彰德府黃都尉來襲我兵與戰斬其多級突遇白旗精騎數千互相殺傷蔡衍祉陣亡懷慶劉皂旗引兵東援臣假吳平西兵設計走之遇賊營王都尉與戰張光陳亡臣乃保聚山寨廣布爪牙以圖大舉用

解居易於懷慶李昇於彰德鄭英於新鄉盡布我明之官守衮朝之地南句土寨北盡衍山河朔之勢十成八九矣　清朝兵至爲國雪讐義旗西指賊騎疾奔臣一面遣合吳鎮一面大爲號召敦聘豪傑盡守險要　清朝之力足以滅闖當此機勢相險劇地通好及其成功天下信之倘寇復來孤危失援則臣之血始濺於疆場而已矣李昇才識雙優乞皇上破格假以監軍而彝宗孔郭先復假以總兵職銜寘前事容臣便宜委用闖賊一日未滅臣之事一日未了臣之心一日未安生與死無一可者也臣不勝泣血待命之至崇正十七年八月初九日具題於九月初五日奉命督治三省文武各如所請　金陵白夢鼐河朔義旅記野史氏曰天地破碎死生之際殆莫難哉甲申之變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生死又何言乎其間有死而未死未死而歷千死萬死庶幾不徒一死而究不得謂其不死如張大司馬可感也公起家縣令擢户曹又擢翰院擢兵垣父憂去國擢少司馬旋擢大司馬其立朝居官侃凛正直牴牾當世之權貴條陳天下利病與辨論人才邪正大小如燭照數計詳先後諸疏草及本傳中不及贅余讀其河朔殺賊本末不禁掩卷而三嘆也公受司馬尚譁服衰絰受事朝房中未及旬日是時危如一髮之引千鈞懷宗臨軒涕泣與語公力持激寧鎮以衛神京井研故遲之遂至不救嗚呼公豈負國者哉公受事無旬日兵餉不給者數月事權歸於宦戚廟謨阻於閣議悠悠蒼天彼何人哉國破公自縊死復甦匿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欲得而甘心時有張一方蔡元吉古義倜儻不羣公異之遜陰與訂交办賊漁怨張許可與其友夜至曰殺賊易耳非符鄭不能出虎口而

人廼投僞將羅永福永福差往河南兩人喜報公蓄亦太原之小店待賊賊疑越小店而走晉祠事雖未成而倉卒驚悸中未嘗須臾忘仇也公計脫奔豐谷山着黄冠走盤駝其時賊騎追捕甚急盤駝皆土黠炙人肝而食公困甚聞馬啼聲起視則張一方蔡元吉也遂脫於難走共城聞南帝立遂南渡爲賊尉馮國寧盤獲於芝蔴口賊渠李自成差僞錦衣楊英姚齊聖七月十七日拘公新鄉公名族姓姻友誓以大義曰吾所忍死以待者爲故君耳散家財一日而盡潛結太行諸雄八月六日義旅集矣先一日公自書其志於壁而僞將勸馬貫矢出門公疑其有變廼命一方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前賀之盡殺其黨擒僞縣諸僞長隨軍縞素登城歃血廼舉義兵於合河吉崗同時舉事者有都司等官蘇見樂秦衍祉等聞而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曹淸修武李之煥鄉紳欒杜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居易知縣李昇郁英總兵翟宗孔一日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遙爲聲援者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天翼如公所自叙云僞都尉黄來襲公公與戰斬其多級有白旗賊精騎數千爲賊援公將秦衍祉先登陣亡又有劉姓旗引兵來犯公假平西兵設計走之過賊營王都尉擁其先鋒賊勢却公廼保聚山寨屢布爪牙以圖大舉南連汝潁北盡行山河朔之勢成矣檄布中外凡山谷城寨無不知有大司馬義旅者嗚呼公之爲大司馬牽制促廼未究其用廼用之萬死一生之餘非有高爵厚祿可以羈縻非有訓練行伍可以整頓聲勢所至風馳雨驟山環川湧豈非忠義之氣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歟殺賊後公渡河而南南人服公之忠以原官官公賫敕印與公公辭不受願盡殺賊以報懷宗

至麻城山居金剛臺嵖岈杳窅嵬巃小徑與繼母胡孺人聚橡栗而食先是公之夫人依薛祭酒入涿郡間關萬里抱兒欲去以歸公經營諸寨如霍山之羊山桓山等寨蘄水之白雲大旗等寨英六之司空張山主簿等寨六安之蘇埠三尖四杜等寨汝息之任家張莊麗家等寨光山之皂旗烏龍鷄冠等寨信陽之紅旗等寨黃楊天台等寨麻城之獲生紫雲五腦等寨商城之牛氏上莊等寨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勝心血爲枯瘴癘飢寒瀕死者數祖死母死妻妾俱死亦見公之奮不顧身國不顧家也後聞我 大清朝用洪內院屢勸 詔旨迺率衆投誠如洪原疏所題者嗚呼天下名與實而已矣懷宗之仁勇英斷豈亡國之主哉而有不然者以名存而實亡也實之既亡平居體貌無異太平而一旦邊至潰敗而不可救天歟人歟如張大司馬不用之平時而用之倉卒用之倉卒而事權旁分之牽制之使賢者不得盡其才賢者既無以自白於天下迺至窮困顛沛徑山踏海爲黃冠爲楚囚出入刀俎之中委身狼虎之域母子妻妾不顧裔替一呼天地震動終歸之氣數而不有其功名也悲夫

國初衛輝營經制千總二員駐防本城一員駐防輝縣新鄉一員（河南通志）

順治十一年新設新鄉縣駐防官一員（康熙續志）

雍正七年設經制外委把總一員協防又添設民壯五十名

按民壯五十名十三年裁汰十名現存民壯四十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八兩隨營差操

年因新鄉地處衝繁詳准將輝縣把總移駐新鄉仍管新獲二

按新鄉縣駐防經制把總一員隸分防衛輝營叅將標下轄經制馬戰兵十四名每名月支餉乾銀二兩八錢米銀二錢六分八釐共歲支銀五百兩經制步兵三十三名每名月支餉乾銀九錢七分米銀二錢六分八釐共歲支銀四百七十兩赴司請領

乾隆五年改建墩臺七處以資防禦

河南通志云墩臺專防衛路要道營房馬棚悉脩內防汛兵丁馬兵有一名二名不等步兵有三名四名不等

按新鄉縣舊有墩臺八處　東路五里駱駝灣堡十里至呂村堡為衛輝大道俱馬兵二名步兵三名　西路五里堡十[illegible]里至大家店堡為獲嘉大道俱馬兵一名步兵二名　西南路十五里柳林堡又十五里至大陽堤堡又十五里至李莊堡為亢村驛大道俱馬兵二名步兵三名　每處正營房五間左右配房各三間大門一座週圍院墻三十四丈告示房一間墩臺一座望樓一座烟墩五個牌坊一座　界北三十里寺兒山堡僻路營房八間墩臺一座烟墩三座牌坊一座步兵五名

十一年議裁民壯知縣趙開元請留之

趙開元議詳遵查卑縣於雍正二年奉文設立民壯五十名續於雍正十年爲遵　旨議奏事案內奉文裁汰經前任徐令議詳因卑縣地處衝途往來護解人犯餉銀難於裁汰奉檄裁減十名酌存四十名以爲捍禦城署倉庫護送餉犯之用嗣於乾隆五年二月蒙前撫部院雅　奏准將民壯一半交與駐防汛

弁隨營差操協辦守兵差使其一半留交州縣仍照舊例以供差遣每逢半月更番輪換等因各遵照在案今又奉部咨以民壯一役技勇無長徒飾外觀復議行裁汰奉憲准咨檄行下縣卑職伏查奉准部咨內開緝解人犯則有皂快緝拏匪奸則有捕役解送錢糧防守城池倉庫則有營汛兵丁等因此就簡僻之處而言可以遵奉裁革至若卑縣地處通衢額設快役八名僅供差拘審案人犯及一應傳催事件之役皂役十六名值堂候審事件輪班更換均屬不敷其一切捍禦城署及護解人犯餉鞘全資民壯況技勇現在隨營差操亦無廢弛毋庸議革再查卑縣額設防守汛兵四十七名民壯四十名除逐日派撥看守監庫防護城池外遇有外來人犯過境餉鞘即分撥協同護送勿致疎虞一經外來匪犯過境餉多恒慮不敷分撥[illegible]汰勢益周章是卑縣所設民壯四十名應請存留以資防護於地方公事實有裨益

暢俊曰兵法曰左阻山陵右倚水澤新邑平原地無險阻可恃固非用武之國然爲南北要衝其境四達有事則肘掖被衝突之憂故延津之關防禦是亟臨清之守形勢獨雄即明末流氛四訌蹂躪日劇終不至爲荊棘之墟者未必非徹桑徙薪有以先事而預籌也顧前此駐防札繳由鎮府耑行近始受牒職方民戍守專一訓練嚴明有兵之倚而無兵之擾復飭整[illegible][illegible]袍發相應其額設壯丁亦隨營操閱蓋倣唐蓄養府兵之遺意焉法良制美雖犬無驚當永享衽席之安矣

風俗志

風俗者教化之端也新鄉之在三代爲衛風而自秦漢以來或稱其纖儉習事重義疎財或譏其怠惰性緩俗剛强薄恩禮所言不一意者風俗與化移易汙隆隨時先後之不同有如此耶移風易俗使百姓纖儉習事更能重義疎財而不至以怠緩貽初甚且剛强而薄恩禮其責自在乎教民者

詩註地濱大河其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地平下故其質柔脆厥壤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

左傳季札聞衛歌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史記衛多君子

漢食貨志其俗纖儉習事

漢地理志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又云康叔之風雖善而紂之化猶存俗剛强多豪傑薄恩禮好生分

隋志云民事農桑性多樸直前代多文雅之士

隋書地理志汲郡河内得殷之故壤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

文獻通考性緩尚儒仗氣任俠

宋史地理志當室璧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岱西壓上黨大率氣勇尚義號爲强忮汲郡之地頗雜斥鹵宜於畜牧

宋詹文新鄉學記云土地饒美物產富盛

輿地志云重義疎財有先王遺風

廣皇輿考云其俗剛武重義

府志貧富相賑耕桑是務人多貧窮艱糧逋負

郡志人知向學彬彬有文

張耒雜志山水清遠土風厚善

秦書備考風土敦質氣稟渾厚人尊士其鄉

舊志風俗與時推移明興代有變革國初猶稱雅化成弘時風俗美人矜氣節文亦近古其時才賢彬彬立朝不阿至力折權璫直聲振兩都嗣茲代不乏人里居敦素守礪有先民風而閭閻殷盛靡然康叔遺澤迺來俗漸浮華健訟不力本生齒一繁災祲遂成困瘠年或稍登輙習侈靡還醇返朴尚望於後之君子

古冠禮久廢

婚禮論門第計輩行先問名繼納采終請期庶民並同惟納書納徵親迎諸禮則士大夫家行之

喪禮三日訃遍戚賓俗曰開門以七七爲期百日薙髮卜葬失期祀親喪祠中賓具羞[illegible]以布帛延賓[illegible]題主祀土[illegible]士

大夫家晨夕饋奠遵文公禮不作佛事有僧用浮屠者更有信陰
陽家言擇葬宅兆者

祭禮鄉人墓祭士大夫家建祠堂設木主祭之生忌之日則必墓
祭吉祭惟齋　封塋　旗焚黃墓側餘皆祭于廟

娶子冒婚嫁衣服飲食淡泊自甘歲科隨牒應試以冒籍故家所
畜屬僮僕不得干犯即其人狡獪多財作奸吏然不得利上流

方言詞不諱俚俗頗近官話間有土音其四封聯界獲嘉陽武原武
延津凡所接壤係屬其邑語音即類其邑推而至於日用禮儀亦
俱相倣蓋漸染使然也

歲時正月立春前一日邑令率屬迎春於東郊士女塡闉塞巷觀
之覘土牛身色以占水火疾疫覘勾芒神鞋韈以占寒燠雨晴次
日祀芒神牛以祈以蘿蔔和麪餅食之名曰咬春　元旦長幼咸
賁廟具衣冠設牲醴糕粄祀神祭仙並禮尊屬戚里往來交賀飲
食讌會逾上元始定　上元剪綵爲燈紛披點綴合成山嶽樓閣
人物車馬之形或範土像仙佛獅象中空吐燄光彩燭灼弄鎔鐵
汁散點成虹逆落空際俗曰打梨花架木爲槅高放烟火銀花散
飛觀者如堵兒童扮演故事鳴鉦疊鼓士女往來雜遝夜分不散
飛杆舞絙間亦有之前後各一日皆爲燈夕士女齊赴城外東南
隅以艾灸杜疾又於曠地豎木以爲星橋曰天橋結草成闉方十
丈許曲折通徑男女遶行盡夜不疲謂之走百病　十九日門户
床第倉庾間燃燈殆徧光瑩奪目曰添倉是日西南路小集鎮會
二月初二日梁任駐會　初十日東路臨清店會　十五日西路
老君巷會　十六日西路大名營會北路玉女觀會　二十日東
路楊村會　三月清明插柳於門擔紙錢酒榼拜掃墳墓踏青遊

賞兒童戲風鳶　初一日東路北新鄉屯會　初[illegible]日東路南新鄉屯會顧固寨會西路合河會　初五日東路[illegible]　初八日西南路小冀鎮會　十四日西路大遼鄉會　十[illegible]日西南路七里營會　十八日城內城隍廟會南路郎公廟會　十九日西路絡絲潭會　二十日東路呂村會西南路張家莊會　二十二日北路塔兒岡會　二十三日北路王小屯會　二十四日南路八柳鎮會　二十八日西南路大陽隄會北路郭柳會　二十九日西路合河會　四月初一日北路李四屯會　初八日北路吳家堂會　初十日東路顧固寨會　十二日西路合河會　十八日西南路小冀鎮會　十九日西路西北耕營會　二十日東路莊岩會　二十八日北路藥王會柘榴園會　五月端午貼天師符佩榴懸艾繫續命縷飲雄黃菖蒲[illegible][illegible]角黍相饋遺　十三日城內關帝廟會　十七日西路店後營會　二十一日西路高莊會　二十五日西南路小冀鎮會　六月六日曝衣物合醬造麯　初三日西路東北耕營會　初六日城內八蜡廟會西路原莊會　二十日南路長興舖會　七月七夕婦女穿七孔針乞巧士女翹首雲漢卜牛女會合　中元墓祭如清明節衞河西岸民人初更放河燈泛棹招魂　八月中秋戚友交饋月餅婦女陳瓜果拜月　九月重陽餉蓬餌飲菊醪登高嘯咏　初十日南路八柳鎮會　十七日東路大王廟會　十月朔墓祭如前製寒衣焚墓側　十一月冬至往來賀節亞於歲首　十二月初八日雜米穀諸果爲粥啖之　二十三日具酒果飴餹祀竈亦有用次日者　二十四日掃除樑棟間塵　除夕更桃符易門神換春聯互相饋遺歲[illegible]恭斷木爲薪擇碟砢多節者焚於庭占達旦灰燼爲吉爆竹

通宵不斷間有少長合坐守歳者自二十四日起凡有婚娶不必擇吉謂之亂歳

明邑令劉文才鄗南儉約序古今治忽之機質與文相循環而已窮必變變始通通則久代代皆然不必夏商周合論也我國初人民甫定淫巧未開醇穆之風遠追邃古歷弘德間憶吾邑殷陳二先生一時諫臣也文章理學載在通紀考其當日饋受絲帛二方便足成禮至其手啟直捷書數行於名次之右更不別置一紙今其墨跡猶有存者於時習之而安未聞病其野馭至今日何縻甚也卑梱尊賤妨貴不遜之極釀爲世蠹以故宮室車馬衣服宴會之制轉相效尤誠如所云一席之費可當中人一月之糧一帖之費可足窶人一月之食識者於此抱隱憂匪尊爲物力惜正爲升降之世運慮也不佞待罪中州悼澌獘銅墨吏欣逢聖天子敦儉于上院司道府殷然以雅道相督勵新鄉合邑士大夫不鄙不佞進而教之託以鈴鐸之任予實司牧敢弗從事乃遵憲臺儉約復經淬翁賈老大人所潤注者凡七欵簡而文行而可久急付梓刻廣爲散布止飭行顯留於民者固多陰移於世者正不少其於院臺所云遵古之制易吟之俗端於此有振云　雍正四年九月

周[illegible]一棟鄗南儉約序人情只爲求多一念便生出許多不足念許多怨望念許多害殺念使平情一思則不足者未嘗非多一切浮念真可自廢如遇必不可省之大事乃得以全副精神滿盤材力當之則今日之省事亦自不必不省棟賦性疎拙每於人情稠疊處輒瞠乎其不及非敢好簡也大約謂一人自有一人應做之實事一事自有一事應具之本情就本實處行去不

求過多亦妄見爲少縱失之樓縷失之拙何從起經營意思何從起害殺意思試看田父把臂一語壺酒盤飧皆可見意謂何端柬盛席言不爲不巧色不爲不工綢繆不爲不極盡反饑不足情說所爭者眞僞不在繁簡耳轉每痛心於世今歲觴跡薦鄉歷盡人情巧拙之機習俗奢儉之形歸而益切切於心急以此商之吾師浮弋公吾師遂出儉約數條揭此余隱憂也姑自細以及大耳吾鄉劉老父母敦厚長者心淸致舊風有友約思行將以此奉教或可挽一時之靡靡已未幾而院道府公祖咸有儉約之示噫嘻奢極還本狹時者殆有同情乎於是遂暨邑士大夫訂一柬帖品蔬約式夫柬帖所以通往來也而往來閒賓不止一柬帖也品蔬所以燕會好也而會好閒賓不止一品蔬也往來會好人情所不免也而人情所不免實不止一往來會好也但能於一事留一眞幅便不濫觴於一事便於一事之人已俱足相安存有餘之精神材力以當生人必不可省之事請從此往來會好始

崇正四年九月

張縉彥鄘南儉約序吾邑孟諸伯翁浮弋老師崇古厭俗欲與人相見其素心久矣值劉老父師下車爲下民觀瞻始逐條儉約相期加意行之往來輸札以及牲肥蔬菓皆有定式不得意爲增益此固藥時之古道實人事本心也蓋人之好奢其本心未必如是或見人之共尚而姑效之及其世貴如漏實應且憎而不如是則恐人之誚我也甚至有不稱其家之有無而勉强應之若不如是則不光華喜褻宴集甚於輸糧償債矣噫不過以耳目口腹之事相爲尊敬而奈何以耳目口腹之事自苦而不能言自然而不敢過也此輿爲人惜德爲物惜命爲國家惜

財使人翻然各遂其本心各祛其大苦有不信如風行者與體此意也坐立拜跪之間亦可儉文問饋遺送之間亦可儉節飲食服御之際亦可儉用轉此而行之人成家當之人世成素樸之世又何求焉時院道府諸公皆有教領而此約爲眞切篤至云敬爲序於崇正四年九月

物產志

天地以其正氣生人而以其偏氣生物物之類非一方之所能盡也臨川陳受學之蘭嘗謂山附於地凌空而倚天木性愛之羽毛之族居焉水通於天臨實而行地草性愛之鱗介之族居焉山不高水不深則物產亦不富限於百里之地也若夫雉馴麥秀則德化所徵蓋即物產之盛衰亦足驗守土者行政之得失矣

穀之類爲秔稻（晚者爲秔）爲糯稻爲大麥爲小麥爲蕎麥爲玉麥爲黍（有黑白二種米黏者俗名黃米）爲稷爲粟穀（種類甚多俗呼小米亦有秥者名小黃米）爲高粱（即蜀黍亦有黏者可以釀酒）爲黃豆爲青豆爲菉豆爲黑豆爲扁豆爲豌豆爲豇豆爲蠶豆爲小豆（紅白二種）爲芝蔴爲眉豆

蔬之類爲白菜（一名菘又名黃芽白葥有白種同而稍異）爲菠菜爲芥菜（大小二種）爲芹菜

為莧菜為莙薘為茼蒿為萵苣為蔓菁為葱為韭為蒜為芫荽為蘿蔔（紅白異種又一種名水蘿蔔）為山藥為花椒為金針為冬韭菜為蘘荷（俗名丁藝）

瓜之類為東瓜為西瓜為南瓜為北瓜為王瓜為菜瓜（青白二種）為絲瓜為香瓜（卽甜瓜）為苦瓜為葫蘆為瓠子為茄子（紫白二種又生食者名水茄）

果之類為桃為李為杏為石榴為葡萄（紫白二種）為梨為棗為柿為核桃為羊棗為沙菓為花紅為梅為木瓜為荔子

花之類為牡丹為芍藥為海棠為木槿為薔薇為石竹為丁香為菊為臘梅為唐棣為千葉榴為火石榴為紫薔薇為雞冠為金盞為秋海棠為月季為玉簪為向日葵為紫花為迎春為藍菊（五色）為鳳仙為紫荊為米殼為蔦花為蓮為萱

木之類為柏為楊為柳為槐為榆為桐為楸為椿為桑為柘為楮為棠為白楊為三眠柳

藥之類為仙茅（出縣北魯王溝方書以蕊土為佳今不恒有）為地黃根為山藥為枸杞為香附為兔絲為蛤粉為艾為薄荷為瓜蔞為茯苓為益母為蒺藜為粟殼為牽牛（黑白二色）為透骨草為車前子為半夏

草之類為萍為葦為茅為蒿為蓬為稗為馬蘭為吉祥為苜蓿

鱗之屬曰鯉曰鯿曰鯽曰鰱曰鱔曰鱅（俗名胖頭）曰白魚曰馬郎曰黃顙曰鱖花

介之屬曰蚌曰蝦曰蟹曰螺曰鱉

羽之屬曰雞曰鴨曰鵞曰鴿曰鶉曰鳩曰喜鵲曰烏鴉曰鷹曰鷂曰燕曰鶯曰麻雀曰練雀曰啄木曰布穀曰鶴曰鷗曰鷺

毛之屬曰馬曰牛曰騾曰驢曰犬曰猪曰羊曰貓曰獾曰鼠曰貍曰狐曰兔

蟲之屬曰蠶曰蜂曰蟬曰蠅曰蚊曰螢曰蚓曰蟻曰蝦蟆曰蝗蝻曰蝙蝠曰蠅虎曰螳螂曰蜻蜓曰蝴蝶曰蟋蟀曰蜘蛛曰蚰蜒曰蠐螬曰蝸牛曰蠍曰蛇曰蚱蜢曰蛆

貨則有絲有絹有紬有綿有布有絲帶有檾麻有石灰有蠟有油有酒有蜜有靛有紅花有綿紙

舊志曰按此衛郡通有非縣特產也蒼岷石青則產於汲縣稻米錫鉛之類則產於輝淇本縣不與焉

康熙續志曰土物愛厥心藏物產蕃變地之肥磽俗之厚薄係焉故之鄘風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又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鄘土所宜畧可見矣

任璿曰聖王之世不貴異物貴用物吾邑厥產除五穀外桑柘之利在在有之樹果之生在在有之而拙以惰成惰因[illegible]獲大食其報所當相土之宜以佐力穡之用

新鄉縣志卷第十九

名蹟志上

物換星移倏成陳跡蓋有當時赫奕而閱世銷沉者矣千百年來何可勝道惟人既往而蹟長存則地以人傳蹟因名著望古遙集未嘗不慨然而歎興焉新鄉所紀斷自周初凡一城一壘一園一亭偹載於篇附以坊表祠堂睠　君恩而念祖德亦從其類也

妹邦殷畿內地鄘風采唐詩注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是也按此則於三國屬鄘

書疏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於妹邦是康叔並監鄘也一路史沬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沬之鄉者近紂都

古鄘國在縣西南三十三里詩疏所謂管叔尹鄘即其地河南通志鄘城在府城東北一十三里又新鄉西南三十三里有古鄘國衛輝府志武王分紂城以南謂之鄘以管叔尹之即其地路史云有鄘水出宜蘇山　康熙續志郡志云鄘城在府城東北一十三里今稽淇縣即朝歌故都若以府城東北爲是則三監以管叔尹鄘不宜如斯之近也其在新鄉之南可信矣

國朝蔣民表詩相傳此地古鄘州幾度升沉萬古秋白鶴空傳仙筆在澄潭不向故城留殷墟憑弔鷹揚跡牧野追思抱器儔時代變遷增感慨衛溪依舊水悠悠

蘧伯玉故里在縣東北十五里君子村俗呼蘧里

按君子村在邑東北由來已久今邑北尚有蘧姓且其祠墓見存茲邑則伯玉之爲邑人無疑但考汲縣志亦載君子村在府城西北三十里其人物志中更列伯玉名似伯玉又爲汲人豈新中鄉原屬汲縣新邑半分汲地地歸新而名在汲汲之秉筆者遂承訛襲謬以至於今歟

明朱壽圖詩空濛烟樹裏殘碣幾千春舊里欽君子知非媿古人芳蹤餘簡策芝宇巳荆榛爲憶當年事齋心欲共論

國朝程啟朱詩蘧子賢大夫見稱于仲尼畸嶇衰亂朝能卷而懷之孫寗爲無道寘君若奕棊絜身出近關皓白誰能緇一心事四君踦室勿忍欺冥冥不墮行南子且見知靈公不進用屍諫何能爲平生敦克復細行殆無遺知非欲寡過進修罔倦時令德不可諼世遠名益隋泉水日潺湲東流注清淇山川無改色朝市幾變移當時蝸與魅磨滅知爲誰烟草覆墟隴憑弔有餘悲

獨存君子村百世仰光儀春秋崇報享因墓立廟碑民心豈私好於此識秉彝德輝照古今使我縈深思　李登瀛詩策騎東郊行日暮至古里里中有殘碑剝落不成字邂逅問土人云是伯玉氏寡過若未能知非益自砥語默適時宜出處隨通否長嘆懷古賢落落誰可比相去千餘年遺風猶仰止月下聞車聲轔轔行復爾　又舊是鄘南地猶聞君子居棘深微見壟脊靜不聞車濮上風塵遠關門烟樹疎我來瞻劍舄懷古獨欷歔　又故國山河改如何尚有村斷碑紅蘚合古道白楊存日落惟聞雁山空祇嘯猿行藏誰復問百里望平原　王鐸詩尚思君子里憑弔爲停車心背千齡在春秋百戰餘觚稜終草莽石馬已邱墟自愧本無過蒼烟古木疎　又古丸古邱空綠水水塘淸苦見其底衛之君子幾千年池上芙蕖以香死　周嚳鑾詩每憶淇源水今過伯玉鄉野花開徑小垂柳拂碑長念友曾濟使懷君獨用藏衛多君子澤百世慕芬芳　許爾梅詩極目山彪地先賢有故居無憑訪世族寧復見安卓鄉祀荒榛裏斧封敗草餘忽驚良吏訪野老亦欷歔　又滄桑經百戰悵望一荒村衛國前周緒滑州後裔存何年來化鶴幾載息啼猿俎豆重光日應知慰九原

漢堤在縣西南西連獲嘉東北接汲縣金衛州河平軍節度使輿敦築以防黃沁二河水患

衛輝府志漢堤一在獲嘉縣南四十里下接新鄉縣一自新鄉縣西南入境東北至府城縣又北入汲縣一自胙城縣西南上接新鄉縣西北接汲縣一自汲縣東北入濬縣金河平軍節度使輿敦修以障黃河河久南徙堤址尚存　獲嘉縣志漢堤爲

黃河故道之隄半爲黃河所齧或云即漢時所築以爲河防者也按周定王時河徙而北始非禹故道至漢文帝河決酸棗東潰金堤興卒塞之武帝又決瓠子每年發卒修之皆不復至帝親臨祭而堤始就今開濮滑濬等州縣故堤是也則非此堤明矣明帝永平十二年嘗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意者此堤之築其在是時與

按太行堤自武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碭沛一千餘里名曰太行堤蓋取聳峙蜿蜒如山之狀（見河防一覽）

獲嘉故城在縣西南十二里漢武獲呂嘉首置城即此

獲嘉縣志獲嘉路通荊襄川陝爲西南要地東控衛輝西接覃懷北倚行山南瞰黃河東西廣四十五里南北袤七十里今廢漢初立獲嘉縣於新中鄉東接汲西接修武其地甚廣高齊治共城隋開皇初又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割縣之東境隸後縣雖移治於此而仍分爲二今之獲嘉大抵總舊邑西境之半非漢舊矣　又云縣治舊志創自漢元鼎六年今考隋志新鄉縣有舊獲嘉縣城此獲嘉明朝一統志獲嘉故城在新鄉縣西南一十二里即新中鄉漢所立縣也高齊移獲嘉治於共城隋開皇中移治於此今之縣治所從來矣

馮石壘在縣西南十里去故城二里後漢馮石爲獲嘉侯築城於此敗蹟後若隱若見昔土人每於雨後獲古銅箭鏃長五寸諒或屯兵處也

明劉理順詩馮侯曾受櫜戟藩遠相傳鼙鼓聲何在金僕邑尚餘水深魚鱉冷夜靜月星圖莫把青絲繫流兵跡有年

故延津關在縣東北基址無存

唐書地理志新鄉東南有故延津關

故臨清關在縣東二十里前代設置以控扼衛河之險即今之臨清店

唐書地理志新鄉東北有故臨清縣

岳忠武戰壘在縣南 壘按新鄉時駐兵地高丈餘亦稱岳王冢即東西王岳營今之孟家營臧家營是也

明劉理順詩東京淪陷後北伐更何人相望生神勇荒城自野屯兩河風拔幟百戰胆籠身秋雨蕭蕭夜如聞殺氣嗔 國朝王鐸詩猶說背嵬軍旗振衛州陸川遺廟瞻古道舊山秋灝氣真無敵雄心尚未收不應悲宋事灑淚羨貔貅 李登瀛詩故壘今猶在黄龍志未伸金牌一日詔血戰十年身却敵貧名將籌邊撫儀人太行悲義戰遺恨薄高旻 張緒彥詩芊芊岸草擁高墳鐵馬聲嘶夜夜聞殘壘已成狡兔穴空山唯見野鴻群渡河元為中原計納幣誰知宋室分日照平陵春靄綠今人猶憶岳家軍 暢俊詩八陣風雲約畧同前驅奮武仗孫忠黄龍有誓漳河北赤纛先標沁水東甯武只知身是膽夫差方恨角從公於今誰作香盆饋到處精光射寒鴻 又帝室蒙塵哉月同纛饋誰肯効愚忠書生早識師中錫猛士群憐馬百東二字遂教沉伍相兩河從此泣于公撼山剩有軍容在幾陣寒鴉伴塞鴻

石佛在縣西南三十里宋佛村宋時有石佛高丈餘黄河泛漲浮來至此而止遂建西明寺

國朝王鐸詩曾宛法王湧莫知出虎方為龕時宿鳥陳火夜聞香千歷開神咒五天發海光無心頗有目未可限津梁 張縉

彥詩天竺來靈聖慈航不溺水粲粲眞實相渺渺虛無音白鳥翔鷲雲慈風落曇華不知幾何年猶出五獅子

海蟾仙字在城東白鶴觀字如[illegible]土人揭之以驅鬼物

神仙傳劉海蟾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白鶴觀知事崔重徽忽見道人謁於堂下揖之坐不語但微哂重徽起取金相贈未入房已聞弄筆聲急回視已失道人壁間有題字以仙書證乃秦人劉海蟾之筆　金王廷直劉海蟾堂移石刻記昔天禧中禮部侍郎王曾較定九域圖凡京府三次府七州三百六十一軍四十四監六縣一千五百七十五尚古跡載仙家事實者十嘗七八宋圖具在班班可讀然考仙之所寓必福城也廷直少時讀海蟾子詩帙高風莫能企及乃書亦有仙風道骨爲時聞人隱其名而道號顯蓋避秦焚坑之患修上眞元妙之術身獲無疾仙之帝鄉唐呂洞賓自[illegible]仙亦其流也劉公於致和中問訓自何來道新鄉福地欲重[illegible]于人而示書白鶴觀前人刻之字側不必再說然新鄉居京府州監縣之一而山川秀麗形勢雄峻景物明媚巋然迥異而古觀冠城東海蟾子走字壁間翻身倏去妙書猶烺嘗爲大輩者摸之素縑以進上鑴之翠琰以示人未幾爲神鬼風雨雷霆所取嗟乎新鄉非福地仙其肯一來乎僕皇統三年來令斯邑首訪劉公碑刻惜其石刻存於頹垣敗壁之下有識者不忍闞焉因募衆成堂于水之濱移石文于堂中而奉之號海蟾堂自茲以往異人遊士名卿大夫一或假道至斯不作一美觀乎以斯事聞之上使他日有司定圖作吾縣一奇跡不爲虛筆實可書也於是命觀主崔重徽者爲我葺其堂實其碑碣人勿踐履汙

漫之抑又爲永久計也　國朝張縉彥仙蹟記白鶴古觀不知始自何代相傳宋政和間仙人劉海蟾經過飛篆塗壁之上今石刻炳然望之如龍翔鸞舞者是也先生丁晉季之亂往來燕秦間投簪碎穀茹真服氣去而上仙一時遊歷多有異跡北方之人雖兒童女子無不知海蟾者然先生去今千禩矣事事傳疑鮮所証據姑無論已即如石旁董賓卿所記白鶴觀知事崔靈徵一日見道人謁於壇而一統志則稱汲令崔重徽且金皇統去宋政和不過數十年縣令王廷直石碣乃謂先生避秦焚坑之患隱其名而道號顯似先生名字不傳於世而爲始皇時人矣塑像雙髻環耳怪陋異常絕不似貴人黃冠氣像下有一蟾仰沫吐珠又不知取何意義無怪乎世人之訛稱也余低回賞玩歡然久之夫仙字去今方數百年已爲手指摸畫漸成細淺而石旁題記數字又磨滅不可全識再經千百年有與荒烟斷草俱歸汗漫之鄉耳可勝歎哉余于是詳爲考稽如晉史列仙傳古綸文獻通考三才圖會諸書得先生身貌仕籍學道出處顛末乃爲鐫像紀事以示問奇者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晉有陶隱士東籬笑傲不爲斗粟折腰跡其桃源詩記飄然有凌雲之氣先生敝屣功名掛冠遁跡寧獨慕紫霞青苔哉去燕適秦蓋其寄託遠矣其志可則亦淵明之流亞與若夫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人隱先生化氣成鶴濟萬物一死生天隱之隱抑又未可量也榮祿者身之災也聲名者道之賊也逃祿匿名混跡歷世先生固以此成其隱耳然則謂先生謁汲令可也謂先生爲始皇時人可也謂先生蓬鬢環耳怪陋異常可也謂先生名海取精蟾蜍亦可也凡若此者皆天隱之極致先生之

實錄若夫神篆飛空偶然相涉此呂公偶傳丹篆千年衛耳豈足以窺先生哉　康熙續志王廷直海蟾堂記云皇統三年秦令斯邑作記爲皇統八年戊辰前志或云劉公于致和中至嬰按金熙宗辛酉改皇統至八年正係戊辰則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也致和爲元泰定年號相去一百八十年安得預書於皇統之時乎其爲宋徽宗政和間至觀無疑碣石漫滅以訛傳訛寧有已時今悉正之

明劉理順詩昔日函關氣。靈文著五千。至人由夙契。巨筆匪訛傳。風化一拳遊蹤留七字鮮。何年重到此。雲鶴共翀天。　國朝周光鎬詩白鶴仙蹤丹篆炳神光倏忽入雲影未曾於世覓黃金一提一挑摩秋冷何時千里盡銀鈎何事東流御水鷗一笑向來人不識祇餘七字傲羊裘　許爾梅詩伊昔海蟾子明經寧燕國乃有正陽子悟以累卵術掛冠如弘景寧受憂患還遺榮清靜宗終南遂遁跡化鶴忽冲天白氣滿門出此郊置觀初時聞白鶴集豈即仙靈至而人未之識不然政和間胡來輒弄筆不效今感歌不盡蕭疏沐颯颯幽聲振婉婉清音墮倏忽不見人墨蹟有猶濕蜿蜒龍蛇驚縹緲雲霞色證彼群仙書七字方能析至今千餘年詩蹟留堅石對之徒罔然神仙安可覩。　王鐸詩石間靈秘世尚憶紫霞餘鎮讀消人慮驚飛識道書雙龍駕氣象千日照元初翔乎不能見天風吹步虛　張縉彥詩石影靈虛積蟠桓紫氣含我來觀混混何物幻英英白蕪龍蛇動筆昏風雨驚青痕千古在白鶴又誰鳴。　又昔人乘鶴去今日空[illegible]龍蟠[illegible]不書藏無界一氣返天和千年[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蒼[illegible]驚[illegible]雲霞[illegible]蝌蚪

書劍光逐電影鶴歎久人獨御飛笙來去[illegible]疏[illegible]丹羽翼信無蹤跡　汪[illegible]詩　翩翩[illegible]難知何處[illegible]存[illegible]劍影[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今古神仙[illegible]

[illegible]詩　張[illegible]詩[illegible]士[illegible]人去[illegible]斑斑[illegible]來[illegible]劍[illegible]白鶴歸[illegible]神鬼哭[illegible]霞舞帶雨風飛仙人靈[illegible]終難渡山下黃精葉正肥　許作梅詩　遙憶費[illegible]化事無丹成羽化已冲天青羊宮裏遺踪遠白鶴臺中舊跡傳寶氣離奇[illegible]石碣[illegible]光隱現綠雲籠廣陵仙子歸何處留得殘碑舊壁前　李登瀛詩　仙翁昔日[illegible]去竹杖芒鞋悟息機開[illegible]外[illegible]水[illegible]中白鶴幾時歸丹池清淺虛明月石碣殘碑[illegible]有靈文蝌蚪在千年閃閃劍光飛　潘汝誠詩　廣陵[illegible]不[illegible]傳丹[illegible]遺[illegible]風白鶴觀前

泄霧蹟七字驚倒人間書揮手秋霞影飄瞥至今車騎何闐咽指畫目瞪詫奇絕軒飛勢挾雨龍驅光怪燿如十日出衛河下瞰青茫茫蛟蜃潛迹電搜璧我亦种陳一葦客誤讀黃庭坐淪謫將相神仙兩不成塵骨無由生羽翼前身尚憶白雲巔泠泠七弦彈霹靂　潘德人詩　形色何縹緲屈伸非偶然龍蛇飛筆底奕世有人傳　暢俊詩　了徹先天與後天遂初拂袖賦肥泉果然高蹈同浮海不信荒唐說戲蟾筆底龍蛇驚海窟碑頭風雨拂蒼烟詞人自許還丹去羽化重來亦謫仙

李臺寨在縣南三十里元總管孫公懋避兵處旁有驛亦名李臺永樂間廢

御寨在縣東北十里濱衛河與牧村毗連有紅土岡雨後水如血俗傳血流漂杵處旁有寨元衛輝路孫總管築

弇州別集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玫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鬬故也　康熙續志遺址所留傳於百世尋幽之士每取徵焉乃觀御寨之蹟益知書之不可盡信矣禹貢之別九州也爰有赤埴紅土之說蓋取諸此歟

曾總管故里在縣北十五里曾堡舊有元碑今殘缺其爲曾王溝文武貴人皆出一門明洪武時欽天監瞻此地有王氣遺使鑿之遺溝尚存

黃河故道自縣西南入界北行與胙城相接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堤越明年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以塞其舊元時又自原武縣決而東南流經陽武封邱茲河遂絕

行水金鑑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濼分爲兩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入海而汲胙之流塞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奪渦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泰定元年改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入泗入淮即今運行之河也元時新鄉雖塞尚由獲嘉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徙原武而獲嘉之流塞　禹貢錐指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　河南通志大河舊道自陽武縣北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胙城縣北河之北岸爲新鄉縣汲縣之境

國朝許作梅詩傳道金隄外天河舊曲洲一朝浮白馬千載斷黃流汜濫殷都改遷移宋室秋傷心陵谷變獨此可亡憂

沁河故道在漢堤通志云西自武陟流經獲嘉縣界東南接新鄉縣界流至開封府入黃河

明史河渠志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穿太行山東南流三

十里入河南境逕河内縣東北又南東至武陟縣與黄河會而東注達徐州以濟漕其支流自武陟紅荆口經衞輝入衞河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衞之故跡也明初黄河自滎澤趨陳潁徑入於淮不與沁合乃鑿渠引之今河仍入沁久之沁水盡入黄河而入衞之故道湮矣武陟者沁黄交會處也永樂間再決再築宣德九年沁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新鄉水深成河城北又滙爲澤築隄以防猶不能遏新鄉知縣許宣請堅築決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從之沁水稍定而其支流復入於衞正統三四年間武陟沁隄復再決再築十三年黄河決滎澤背沁而去乃從武陟東竇家灣開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達淮自後沁河益大合而沁之入衞者漸淤又云萬歴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屹嶒新鄉獲嘉盡湮沒廷議築堤障之都御史楊一魁言黄河從沁入衞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衞水每涸宜引沁入衞不使助河爲虐都覆言沁入黄衞入漕其來已久頃沁水決木欒店蓮花口而東一魁因建此議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衞輝府治卑於河恐有衝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不如堅築決口廣闢河身乃罷其議

白馬潭在縣東南二十里東莊岩村

以右古蹟

五陵曉色　林巒石鬱翠奧汲邑山彪相聯曙光輝耀勢凌碧落登以遠眺遣情

國朝李登瀛詩日色遠含空蒼然曉望同高峯先閃閃宿霧尚濛濛綠樹千章外黄鸝百囀中遥看裘馬客初起鞚花驄　周

嗣昌詩五陵霧靄映朝暉烟樹山村接翠微出作老農初夢醒呼童鴉鵲已飛飛　暢後詩羣峯蒼翠一輪升濟勝還堪拾級登底事寒鴉徧念舊依依三匯漢時陵　暢于熊詩曈曨初日映東方佳氣飛來接太行無象青紅能鑄色有情山水不韜光漢家離黍逢秋雨潞國鐘聲送夕陽暮暮朝朝霞影落五陵終古卧長岡　宋之范詩空濛片片海雲升曙色尤憐跨鶴登爲語輕肥貴公子茂陵若個勝於陵

鴻門夜月　四望白沙夜色如晝可助野趣亦動愴懷

明盧大謨詩鴻門一片月夜夜印平沙碧漢金疑墮藍田玉已芽露澄江徹岸風靜浪生花鴈在汀洲宿鶩飛字影斜　路珠詩晚入鴻門景最幽氷輪初上柳梢頭名爲邑內無塵境占盡人間不夜秋萬頃平沙寒照水一番清影豁心[illegible]幾回把酒頻相問我再來時月到不　梁海詩萬頃平沙久廢犁篆文錯落夜清淒光騰蓼渚瓊樓近色映雲汀玉宇低漠漠龍堆皆琥珀茫茫雁磧盡玻璃倒巵不盡鴻門興相伴嬋娟細品題　郭庭梧詩夜夜人知仰月華那堪清景在誰家古堤風散鷺棲鶴野戍星輝起噪鴉厭藿遺黎珍滷水服耕瘦犢妬明沙可憐造物閑長鏡不照逃亡滿路貽　國朝李登瀛詩明月當清夜落落照遠岸玉壺疑皓魄珠露淡清輝天上晴陰合人間去住違鄉關一夕夢還共白雲飛　郭遇熙詩雲樹孤郵暗寒烟起暮秋牛羊歸夕照雞犬落瞑收霜白遙含影沙明近漾流柴扉無日掩惟有雁鴻留　周嗣昌詩過客嘗思秉燭遊主人何事不登樓雖然天上無蟾影滿地清光擁九州　暢俊詩博浪惟知報主恩好懸孤月照鴻門尊前起舞知何在玉斗猶留腐草痕

宋之范詩項伯烏知國士恩直將私德樹公門何如浩浩平沙月千里氷壺絶纖痕

李臺晩照　夕陽掩映光景逼人

明佘相詩彈節西風過李臺吟眸欣傍夕陽開斷霞斜捲羣峯外暝色遥從千里來桑柘荒村歸鳥亂牛羊平野暮笳哀登臨護惜黄昏近明月前溪待舉杯　梁海詩孫公臺畔弔殘暉爍爛晴光映四圍幾處林園丹餙牖數椽野屋錦爲扉斜穿叠嶂峯含麗返照雲瀾鑑吐輝鴉噪忽驚回首望翠屏晩景此依稀　郭從可詩西風落日暮林疎猶有餘光觸玉壺倒景眞如壯士挽晩煙難倩畫工圖尊前再酌催花酒臺下休驚啼夜烏莫怪當年元尚白天應獨照子雲廬　國朝郭遇熙詩每過夕陽下依稀晩照城應知眞幻景還隱有無聲鵲噪疎林暗雲歸殘寺明登臺頻眺望處處見深耕　李登瀛詩千古孫公蹟高風尚庶幾不知文錦貴空見彩雲飛石碣餘殘日踈林帶落暉悠然遺山暮清露幾人衣　周嗣昌詩彩霞夜夜映荒臺落日揮戈何處來講武無聞鴻門月兩地光明一様猜　暢俊詩夕照西山日日來落霞孤鶩緊相偎披襟欲握千峯紫不讓嚴溪七里臺　宋之范詩聞道公私肥遯來不爐不扇那能摧夕陽殘照猶堪把目送飛雲即嘯臺

牧野春耕　牧野在縣東北八里即古牧野武王伐紂誓師之地今猶大坊尚存

康熙續志尚書孔氏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今縣東北殺村即其地也　又云舊志云牧野在府城南陵兩社篆字記在溪近郊三十里今稽後漢崔瑗所築

汲城去吾邑牧村道里正合則其爲牧村無疑

國朝賀振能驂騰高原兮歷風塵邈宇宙兮懷千春思人情兮弗易顧天道兮何觀誰從長惡而弗悛然以崩兮疇行陰善而弗大敘以俾一夫不悛四海非臣忽倒戈而向暴遷抱器以歸仁橋臺既燬寶玉成燐庶哉宗德富矣善人除水火兮妹土興功名兮渭濱終胡爲乎秉鉞始何見而垂綸倘生民之有托亦誰嘆乎長貧瞻行山兮多薇俛黃流兮有蕁嗟日月兮就暮鬱懷抱兮誰陳念天地之悠悠兮信治亂之有本將余思之渺渺兮徒望古以遥忡

元王惲詩野人川浴振裳衣況接恩波沐鳳池莫訝出門何刺刺須知去國自遲遲河橋飲餞無千騎文物聲名又一時有淚不揮離別際西風空送鴈將悲　盧大謨詩癸亥陳師地熊熊八百侯華山已縱馬牧野化耕牛社雨一犁足春風百草萊[illegible]雲猶未破營日又鳴鵂　劉理順詩牧野當年事西山義士傷白旄風日暗黃鉞電雷張億萬誰臣服三千各奮揚徘徊高阜上天命信難常　張問仁詩蕭蕭嶺上野雲多舊是鷹揚千羽過馬火流來周室鼎牝鷄啼起孟津戈三千猛士銷紅土八百諸國冷綠莎指點當年征戰地到今明月照長坡　國朝蔣家駒詩衛山蔣青翠衛水日蕭森歷此山與水頓生今古心東望朝歌城禾黍秋正深樓車不再見中原幾陸沉黃鉞埋野土鳥飛[illegible]沿陰悠悠[illegible][illegible]若何處覓知音　尚濱馨詩舊是征誅地今[illegible]人[illegible]天淡雲籠隱日細草蘼原田春計一犁雨風生萬井煙家家歡大有劇酒慶豐年　王鐸詩會盟古未見整旅此重過何似仍侯服相尋在斧柯苦煙迷壞土春草附寒坡今日樵

蕪唱疑聞琴操歌　許作梅詩牧野平疇禾黍稠興亡何代不征誅巡師寧爾歸羣后作誓誰人怨獨夫衛水東環仍戰壘行山北望此殷都三千寶玉投焚日誰爲君王數繡襦　李登瀛詩牧村舊是如林地野老猶傳昧爽時百萬倒戈空虎豹三千敦旅盡熊羆岡陵不改興王氣禾黍還生故國悲往事茫茫徒悵望夕陽衰草弔殘碑　周嗣昌詩牧野由來古戰場田園疑是盡成荒豈知放馬歸牛後百畝優悠春更長　暢俊詩洋洋牧野慶同春桓赫誰驚襏襫人騰有周原如禹甸壺漿萬古戴王仁　宋之範詩十有三年是大春歸耕放馬又東人屢豐猶憶當年盛土沃心臧頼至仁　尚重詩今昔憑搔首乾坤總戲場壺漿迎義戰牧笛悅春光穠綠沿山野花紅滿衛陽柴門雞犬靜細雨正茫茫

涼莊避暑　綠樹陰濃鳥聲上下坐臥其間可消溽暑　明盧大燕詩波面開粧鏡桑麻修綠雲泉香招北海暑薄對南薰殿宇燕斜亂溪文燕尾分牧童何處笛應是隔村聞　余相詩草樹陰森白日長此中入境上羲皇柴關雨歇莓苔靜墟里風煙禾黍香忽爾奇雲開遠岫翛然飛鷺下橫塘我來擬奏南薰曲避暑寧須河朔觴　國朝王時泰詩遥望西郊外烟波十里餘亂魚調火政蔥鬱沒村墟卑濕千英潤清香百卉舒耕雲兼釣月不嘆食無魚　李登瀛詩別有清涼境人間暑氣收微雲飄水面好鳥囀枝頭夜月千林雪松風十里秋玉壺冰更冷散坐且忘憂　周嗣昌詩每逢逃暑過原莊千頃波流天共長迤邐百泉分勝槩年年風送稻花香　暢俊詩婆娑萬柳數原莊那用蒲葵遣艷陽一陣荷風香送晚猶堪高臥傲羲皇　宋

之范詩無風也自有餘涼綠樹陰濃罩太陽選勝如堪長卜此右丞瀟洒輞川莊　尚重詩避暑覓深徑清幽此地收高林茆屋外小艇淩溪頭朝旭風光淡晚涼月色秋北窓非願寂入世已多憂

衙水金波　水光澄澈凡百步許每遇微風拂之波紋如織

國朝任璿賦汎彼百泉清且漣兮迴瀾曲岸宛轉生姿引碧流而西下繞粉堞以東歸雉城之側駐灣之湄中有澄練爰類文漪影動金波搖蕩天而煥彩光凝玉液射皎日以增輝爾乃外絕纖塵中涵萬狀動如錦水吹滉漾之餘清靜若銀河積空明而無浪綴縟藻以爲雲絢金光以成濊方其朝露曈曨暮烟浸沒結縷兮鮫綃潛渚兮虹飲始也曙色與澄光爭妍少焉落霞與晴瀾齊映既而吐白蚌之珠旋飛寒蟾之鏡至夫宿雨霽薄霧明移殘照帶疎星明璣的皪而不定清泚掩映而文生萬道琉璃之影千尺綺縠之形遊魚駭目翔鳥奔精傾茲衣帶漩澴縈縈何以寸流之內而獨有斑錦鋪繡之名吾聞至治之世海波不興上理之代河伯效靈方今天惟瑞聖地不藏寶則茲盈盈一水用于民惟地之利用于國通運之道寧僅誇近郊之波濤翻勺水之麗藻已哉

暢泰兆詩湛湛藕門水城隅澴漩過晴暉珠吐浪斜照玉飛波鼓棹澄光碎連天素練多川流長不息隔浦聽漁歌　李登瀛詩藕門一帶水瀲灩繞城隅斜照疑明滅流光半有無平沙還作練噴露不成珠絕似秋江景清輝入畫圖　周嗣昌詩百泉流水遶城隅日映迴瀾入畫圖更有江帆來蕩漾令人不敢說西湖　暢俊詩湛波十里繞城陰映日星差萬點金此境由來

空單父高山流水助清音　暢于熊詩波迴曲曲遶山城幾度臨流試淺清新月乍升浮素練斜陽返照漾空明但知東去歸溟島不問西來落玉京破浪乘槎誰得似晚風遥颺水雲平宗之范詩一泓清可測淵深直似西湖波湧金巧笑有時和佩玉來蘭舟上聽商音　尚重詩百折泉源道平波漾碧漪微風金縐湧輕棹浪痕無日麗明沙岸月涵老蚌珠悠悠烟水色不亮繪鄭圖

故城絡絲　在縣西南十里故城村馮石城濟瀆廟旁龍穴深邃百綆以絡絲探之方及底今淤淺

明盧大謨詩舊潭深幾許猶有絡絲名東海桑田變西湖桃柳陛蛟龍天上去星斗夜間明歲歲春風裏鶺鴒坐樹鳴　國朝王鐸詩一泓無有內沖濵摩其中紅碎沉光響綠乾摅始終兵戎俱有刼天地此何窮但見笛風外山烟昔昔濛　李翰詩飛龍誰控御穴處政蟠泥鱗角豈不全飛騰未及時神物滋待惻臨淵嘆數奇誰知泓灝中雷動澤即隨潭光寒星碎樹影亂琉璃浩渺終不測垂綆空爾爲　李登瀛詩曾是蛟龍窟猶聞吟嘯聲仙靈成幻跡潭水尚留名夜雨青苔濕春風綠草生滄桑總無定憑弔不勝情　周嗣昌詩聞道絡絲不見絲此中深淺有誰知桑田滄海渾無定勝景傳來勿用疑　許爾梅詩深潭今盡涸城闕已全非莫採蛟龍窟空驚鳥雀飛齋淪寧影髣井發尚依稀海過舊秋側流連不欲歸　郭遇熙詩春色何時到澄潭影日華有山皆翠壁無樹不丹霞錦繡林間石醒蘿枝上花露逸齊步月騎馬更驅車　潘德人詩可識潺潺裏洋洋活水來倏然時雨降點綴入青苔　楊俊詩散沃當年似鄭京

迷衰地說小鄴城髑髏豈必眞千丈到底波光一樣淸　宋之范詩地險誰言莫與京萬家烟火即金墟淸潭可似桃花水望斷金陵一片情

司馬神移　畛域縱橫長堤斜映至其地往往方隅莫辨

明梁海詩典午當年稱智慧何爲沙界說迷魂虛廊寂寞黃雲鎖古殿荒凉碧草繁陣演八門誇相續師旋孤竹羨王孫幾時親駕軒轅輅盡辨堯封禹甸邨　梁問孟詩自古戰兵先地利何年司馬此迷魂江頭陣磊風沙惡廣武城荒草木繁老馬識途驚霸畧石人指路憶王孫車書四海爲家日野寺蕭蕭倚暮村　潘嗣袞詩極目迢遙孤刹廻幾回搔首暗迷魂陰陰古砌荒苔合漠漠烟嵐野樹繁岐路當年悲黑子南車今日憶公孫輿前牧子歡相視化雨何分南北邨　國朝王時泰詩黃河遺故道雲樹暗長堤寺構荒烟古日隨望眼迷頓聽思向背恍忽辨東西門外神移處從來話不齊　楊俊詩攜得雙柑酒一瓶長堤如帶席頻移莫愁迷却桃源路鐵笛橫吹野老知　宋之范詩甫田如鏡復如巵一望迷離景若移彊里卜南眞識得夜來風雨卜三時

右八景

明孔謨詩五陵曉色日曈和閶宴鴻門夜月歌司馬迷魂非布陣鼓城絲絡爲成羅李臺晚照霞千里牧野春耕雨一簑闘到原莊觀夏景同看衛水湧金波　國朝任璿詩殷家甸服傳鄘土命冀分并井邑雄幾度升沉成往事千年興廢見前功惟茲景物無新舊誰使山川有異同古寺晴暉迷司馬荒原夜月落飛鴻臺依眺照歸何處絲絡澄潭探已空一葉輕舟浮錦水半

霽森雨快農丁漁竿燕尾橫塘北澹月紅輪曉嶺東鳥跡碑殘
眞氣動象王石送法雲崇岳軍血戰留殘壘帝子魂棲祇故宮
八擲寒烟龍古渡三閭疊翠老非熊從來勝地鍾靈傑況復重
城氣鬱葱康叔武公遺化遠登高還欲賦流風

衛龍灣

卧龍岡

黄龍窩

桃花池

右四景失攷已久仍列其名

康熙續志曰舊列八景以今考之非盡勝槩也然前人每多題咏豈時和年豐有足樂歟抑別有取爾耶時勢遷移盛衰之感矣四景無考脩載其名亦存羨之意也

暢後曰井鼃不可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虫不可語於氷者篤於時也由今日以指往古遠矣然精華所留終古常存寧遂泯滅迹也哉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

名蹟志中

卣水園在近城衛河北岸爲明鄭中丞旌梧娛目處也今改居舍磊石尚存鎸虎岩二字

暢俊詩磊石誰爲主殘雕記歲時朱欄沉舊檻花逕覔奇詩獨步堪與客遥生紫霧懸絡衣縧有類翁自撫門楣

綠竹園在城北衛水之陽明郭大宗伯淐別墅園中有松關竹徑横洛荊田叢林百花廊梅花塢牡丹園紅藥圃紫香谷芙蓉陂春亭荊芬亭綠雪齋秋水居荷斐堂嬲後樓紫霞居涵虛洞雲芝館來雲軒綠筠山房叢竹山震臺今俱圮

任瓚詩何干怪石連雲起綠竹圍荒尚書里偃卧舞蕭荒蕪冀拱揖恍見鵷俳趾倚闌石來自何年孤立荒村夕陽倚檻普東

林推八君嘗時海內一蘇門賢名雜負恭宗鑾道廣能共公卿
尊指陳邊計如觀火東宮啟沃數箴臣氣節那避權璫怒門户
漫釀鉤黨禍更有孟諸彌循良才地闔望貞雁行太守但飲南
昌水持節不減隴西耀宗伯大參身名著晚節林泉共來去早
植奇葩遶碧渠力葦石翁遵別圃從此高卧穩汀沙後來我輩
應難還四海烽烟喬木遷干戈何地着平泉新蒲細柳年年綠
憐彼樓空竹澳寒惟有石翁全無恙壁立弗容螻蟻穿迄今猶
為人愛惜雲根雨氣接層巒垣傾圃蕪何足道草制作銘屬象
賢吁嗟乎五如之亭三品珍終須零落委荒榛紅石屹然無與
比倭尋風雨昇且軒紗落盤礴原待地實發孤高寧傍人休言
材大難為用應端袍笏拜𡾰峋　歸來郭外攬春華綠竹餘烟
鬧水涯一陣和風吹弱柳無邊旭日醉晴霞圃荒猶立千尋石
垣斷難遮繞砌花非是吾曹甘寂寞昔人有夢穩鷗沙　渭皐
為詩淇上茆堂水一限高雲凉月滿荒臺青青綠竹秋相掄粲
粲黃花晚自開從把魚竿雖病骨偶隨鶴步散清哀霜鬢已欲
繁華變世事新醉澆酒杯　自卜青山甘采薇舊遊時憶扣嵒
扉偶從蕭壁謝秋色數向孤峯數落暉黃葉寺前僧共語寒松
天半鳥雙歸得逢海宇於明日何用桃源與世違　綸閣秋生
今古恩風雲天地自他時金華書接龍顏露玉佩晨搖鴻羽儀
憂國直如葵向日憐才寧與草同萎百年世故眞相賴四海何
由怨飲離　千秋勝望紫宸班廿載長思識聖顏人世何由嘆
杼袖若玉奇萬河山離光欲照誰煬灶曆詔曾煩司賜環獨
詔幸逢堯舜圭華封遙祝五雲間　桂蘂繁香白玉堂槐陰傳
日紫雲深華班偶接仙人侶綵筆常簪御座傍欲並芙蓉孤照

水並逐孤雁自還鄉流光霜色侵閒鬢賴有青尊遣興長　蟹
蟋蟀軒逐雁群江星明浪動秋文匡廬鳳翥衡雲露滕閣將歸
悵白雲錦字機中催夜織班衣庭際迴中分孤樓久病逢凶闕
腸斷王臣四牡勤　浪跡昨思供奉年宦遲身世一官賢拔秋
山色朝迎馬月暗江聲夜泊船懷鱠能回千里棹懷人空賦四
愁篇深蘭衡粧多葉柳客到行時愁暮蟬　學道空悲鬢有華
仙源何處飯胡麻已將心事同秋水未必人生似落花金谷幾
時還茂草玉關何日識良辰得歸茅屋依丹井便似吹簫訊碧
霞　松關詩言向花間遊且從松下立細懷眞韻人詩與清風
入　竹徑詩猗猗綠蒼寸奇然淇澳處我屨深林中晨昏自來
去　荷溪詩荷關冰紋靜冰滴荷氣香彌生塵外想數點池邊
鶴　菊田詩有田唯種黍有黍須種菊待到花黃時挑菊酒熟

爲致豈必絕塵脫迹哉終南之徑以塞北山之檄尚存首陽非
清柳下非濁若利害禁其情得失移其慮即寢處蘇門百泉之
間公和堯夫其笑我矣　又自題寂寂秋偏曉空齋意自微菊
紅月際見草色露中歸戰門餘今夕江湖見舊磯雖堪憑暮望
北雁又將飛　聖主能憂傷田家尚苦辛兩年虛諫草一水妄
聞人落月蘇門樹寒天牧野榛無端秋籟至颯颯又何因　林
光搖街滿帶岸水蕭蕭露益寒光氣秋隨弱柳條支藤三徑淺
歸鶴九山遥檻外看新月分明露畫橈　小城喧戍鼓林處自
秋烟霜折初乾月風欺不繫船山川迷獸跡燈火婿詩編獨坐
高吟後平沙鳥背眠　有僧宜茂樹拈韵偶平泉欲接千山氣
猶令一水專高林圍斷石深洞守蒼烟小舫兼鷗影悠悠受月
濺　題畫竹詩斜陽小閣半溪通石角荒深樹色空何處秋風

淅淅起滿天烟雨畫圖中　石丈峥嶸倚綠筠酸風苦雨幾經
春子猷清興稱奇絕潑墨元來屬孟津　孟瑤詩冐雨出門遊
渾如出塞遊黃花負九日白髮亂三秋別後逸詩格愁來厭酒
籌故人今夕夢端的在何洲　許作梅詩勝地私吾黨相思寂
寞多朱亭迎白日綠岸逝晴波幾載看花去今辰乘馬過風塵
秋又老幽賞竟如何　波淺仍魚麗林空厭客遊安瀾堪結網
勝友且臨流泉石身何賴風塵意已休漁舟了生事東注水悠
悠　滄江難聚處此日泛蘭舟荇采清溪老花香別墅秋亭虛
學士竹客坐讀書樓共對夕陽外湖山醉白收　盤桓風雨後
與處記還真樹杪縣朱檻樓陰蔽綠筠何當把酒日竟是惜花
辰默默聽黃鳥拔松問主人　山抱四十里潤河流嘉客開樽花
外樓天上故人青眼在林中佳致綠筠收幽蘭空谷分香遠細

草長松倚樹秋幸假平泉莊內樹經數午夜錯觥籌　任璘詩
別業陰陰溪水清閒庭散步不勝情壁間書竹烟雲暗石上題
詩苔蘚橫悵望北天空抆淚蕭條南雁杳無聲傷心最是春花
發何事芳菲向日榮　許爾梅詩九日登高華露深平泉莊上
坐蕭森正冠正憶參軍與無酒無傳刺史音松栢歲寒欺菊蕋
梧桐秋老等楓林共尋樹石猶依昔空對寒濤聽暮砧　許作
撫撫嵐亭詩撫嵐亭一望客樹亂晴空室遠東陵客花明十畝
宮簷虛當錦石響答隔林風衛水多情極溶溶日向東　林亭
遶野濶低樹出墻來幽事看朱李空堦見綠苔墨藏擔不改草
細徑仍開歡娛獨心折鳴禽妬幾回　張縫彥詩頹然白髮卧
松蘿羞見西風改素柯欲覔魚蹤依荇去回看鳥跡傍雲多縈
河夜靜拾星斗牧野秋聲老黍禾寂寂夕陽忘去住隔林牛背

一聲歌

東園在城壯街任司李文薖構倚第宅背城陰藜杖幅巾行吟坐嘯有古處堂綠筠軒旁藏二室宜冬曰內省宜夏曰也足子太守璐增築似舫與柏臺規模固由舊也今頹

嗟自為詩結宇依丹壑寒流戶外沄簷虛常度月林靜自棲雲課讀懷庭訓樂天看雁聲何知楓葉下淅瀝九秋分　幽棲成獨契別爾欲何之露白花甘冷年衰人尚馳清秋光易度名嶽遠相期玉女峯頭月登臨慰所思　長年何事掩荊關壯志蕭蕭鬢髮斑高卧繩牀午夢醒推窻且伴此君閒　柏氏揮絃理素琹悠然一曲響空林子期既去人千古誰識高山流水音　半畝為園學種花雨餘草長漫興嗟輞川金谷今何在剩有荒烟啼暮鴉　璐詩風雨數椽留圖書四壁肅嗟翁手自題古處耳避俗　小築起蒼烟悠然一徑窄歲寒無與儔珍重數株樹攬壑搆簷楹卧雲在幽獨清風拂檻來薄暮鳴脩竹　一室繞容膝遺編祇自尋箇中清百慮形影愧孤衾　誰道廣陵絕猶傳爨下音春花秋月夜曾撫一絃琹　面山漫欲移袍笏莫相嫌月夜倚孤節頻來吟瘦石　披夾宕荷風狂來弄碧筒黃昏香欲散池上月方中　小苑香枝瘦半庭山月斜清寒渾未去疎影弄橫花　沙石何攢攢量磁斗貯寬欲徵燕姞夢長蒔有幽蘭　午枕涼侵夢濃陰綠未開情深猶種樹手植是雙槐　似舫盤規地雲封一片塵忽聞鳴鳥過轉覺臭蘭真揮麈還須耳提搆纔入春新年來勝友逢徑自生春　甫柏臺下柏為陸塋據層軒在城闉牆外清溪映斜曛雲繞烟鬟一水沄峰巒登眺誰家山借來暇庭素對晴時上重宴處敦巾無煩筆硯與

憐爾有客邀我同吟嘯可將風月許平分幽徑宛轉怪石嶙竹
籬蕭疏池荷翻衆芳開謝錦作茵四時點綴花有神摩娑老衲
手澤存霜皮勁節幾經春京山李子標題新竊取遺以名吾園
許作梅詩達人高卧處一壑水浤浤世路憑蒼狗林壑愛白
雲鳴琴何獨樂秦鶴有同羣勝日常華裡優游風雨分　振府
囂塵息悠然一鹿門藏寒松不老風細竹常喧小苑休亭樂東
山睹墅存武陵花滿眼許起洛陽園　不問朝堂內涉園趣自
賒梧桐冒暮雨楊柳幔朝霞築圃松筠自親人魚鳥斜栽花匈
勝事塵土染東華　雅道宥山在窺園思入禪青蓮心蕊出春
草攀花懸事業東籬見風流北郭陸桔槔灌葵藿大隱與君先
許爾梅詩昔送春歸處春歸今再過舊歡仍浹洽新句好吟
哦奇勝猶為變更深不耐謹徘徊幽徑裡老態漫婆娑　東涯
羣賢集相看獨我狂浮盃紫架快指點洛澗齊不信蒼鬢繁深
衡衣葛涼醉餘强道別蝶夢效莊　登茲古處堂古人如可
作念念何能忘遺書滿高閣　千畝亦已奢兩三竿未足處幾
此君軒東坡不云俗　屈曲通與變黝然見明窓雖然幽隱室
一皎皎天日光　柏不因臺植臺因柏始佳登高臨望遠縱目趣
無涯　郭遇熙詩最愛東園好悠然一水浤城陰常宿雨裰背
同飛雲建市無塵似幽居即道拳坐來不覺晚梧月正平分
高卧松崖下棲遲獨掩門不聞鳥語亂但聽水聲喧鼓瑟無人
問鳴琴只自存浮雲看戶外藜杖老鄉園　主情殷更篤客與
復能賒投轄飲清露掛冠眺碧霞紅蓮傍竹響綠樹倚風斜江
上秋烟冷何如此地華　世人無白眼吾道肯逃禪入室芝蘭
茂登堂花萼聯鮮開雙雀步林藹幾人跬白雪由難賦郢歌近

獨先

鶴園在城東南隅許同鄉作梅休沐時築中二星石林木陰翳藹有正誼明道堂堂東畋井得泉其味甘洌又爲寒泉亭木秀亭心遠廬幽雅之致豁如也來雲樓爲邑巽峰正相輝映戊午冬邑孝廉下帷園中己未成進士三人

作梅自爲記邑城巽隅一區曠土余休沐爰築圃焉柳陰夾巷槐影盤門門西向余自署鶴園園中馴鶴故云入其門徑一石鱗鋪東壁盆立一石天然寒瘦南步東折旋北登其堂曰正誼明道堂其古人先實後名之意歟踰堂而進則書舍三楹其聯云蘭香清入室梅影老橫窗蓋言慎友脩己也世人征逐于名利場中敝精勞神息肩何日故題其書舍曰軒軒軒堂之東有詠閒堂讀書賦詩所也西南牖下有石源璞一得之邑西北衛河之陽爲明萬曆閒隕星老人猶有記之者一得之汲塚田中相傳爲隋唐閒隕星云其名寒泉亭者詳載亭記其亭北檐題曰心遠廬高隱正不必避朝市耳正誼明道堂階三面花垣護繞垣內外三石缸鼎立缸蓋潞國舊物也直前當面有蓮一池上亘石橋亭亭淨植故有取焉過其橋轉太湖石臺而南望之翼然於槐陰下者木秀亭也豈與仙花靡草同腐朽者耶亭垣環砌潞王石刻東側稍北建臺高僅數尺額城垣麗譙如畫又何必振衣千仞始爲曠覽與垣表井泉別於邑井即築詠閒堂所畋鑿者夫人生貴適志耳園有堂可宴有室可唫跡窓宜暑燠榻宜冬蘇桂南產則植之盆桃李北芳則種之地貴客可以容軒冕農夫可以話陰晴騷人墨士可以烹茗清談飲酒賦詩明於天之道察於地之宜盡乎人之事此中樂致當不讓終南佳

處耳

寒泉亭記鄘城井多鹹苦羨茗難嘗壮負衛河邑人之饒者飲食皆取汲焉厥壤然也余築鶴園於城之東南隅花木樹土之宜弗敢爭衛正誼明道堂東穿井得泉味猶邑井康熙甲辰思結亭其地爰移井於園之巽區穵二仞餘古井舊甃存焉及泉味甘洌別於他井方異之有長者言此地南北數丈東西亘有井皆然余又信大地生物其妍媸美惡夫固有不易者歟適然逢之率筆記之云寒泉何因結亭而改井因改井而得泉故仍因得泉而名其亭　又詩園花紅間白錦樹綠含青堦面荷香洽槐陰木秀亭消愁唯獨樂不醉更誰醒夏屋天風到軒軒坐畫屏

煥園即許問御鶴園後歸任氏任太常羽詵有志林泉其嗣石南承父意因鶴園之舊葺而新之益增厥美易額今名一再傳而絲

西商會館雍正元年署縣吳元錫捐貲改為[illegible]書院

郭培達記余表兄羽詵補太常之明年語人曰余不樂久居京師欲卜林泉以自娛家君石南曲體父志修葺[illegible]池沼臺榭有雅人深致可以暢敘幽情閒舊名鶴太俗請余為題于上石內請呂祖仙筆更易新額遂大書煥園二字太常[illegible]師歸置酒于亭上邀同邑薦紳先生舉卮而問之曰[illegible]意乎僉曰煥然一新更何言歟郭子曰不然[illegible]方向午之義也煥義為文園居鄘邑巽地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數武即為來雲樓樓祀文昌非天文燦爛是[illegible]慶雲之[illegible]乎由[illegible]邑人文之盛莫盛于己未先大人西曹公與儀制[illegible]公[illegible]太守任公即太常叔父也三君子並捷南宮而湊發祥之地實[illegible]帷于茲園不獨地傑人靈而文章煥燿甲于海內爾時余以諸

生亦濫厠圖中効文墨之勞迄今二十餘載歷歷言之恍如昨日享天文萃于上人文聚于下語云煥乎其有文章不在是哉太常曰吾子之言與寧心有默契焉于是俯仰左右歷覽園中之盛堂曰一經文章教子者此物此志也齋曰默緘默云爾子默識心通至文生焉東則地山居爲太常别號謙謙君子于易有之西則觀德亭文而兼武升降揖讓亦無爭意也堂前有橋橋下有池綠荷亭亭金魚出沒可咏伊人宛在之章橋前爲凝翠亭牡丹芍藥雜列于旁亭左砌石爲山登山眺望與來雲樓相應宛如文筆峯横插雲端撐山架木爲臺額曰愛山山前種菊臺後種竹百冉芬芳悠然在目尤可愛者園中二石一似飛鳳一似卧龍更有星石巖然古樸不知墜于何年來自何方氣象萬千允爲兹園之大觀太常復于一經堂簷自題來鶴索予弟健若書之說者謂有不忘故園之思予又曰不然太常教子以文章故園一經自處以清高故曰來鶴高士也文人也無二致也煥之時義大矣哉林泉之娱特餘事耳是爲記康熙四十六年四月朔日

别園在城内華藏寺後楊參議毓蘭歸休處也棟宇池樹隨意經營今改爲居舍

西園在城西街周明府嗣昌構于居宅之旁輝縣孫徵君奇逢顏曰也成趣中建蓮亭上有煙波向此歸扁額則孟津王文安鐸書也

任文嗤詩

逸時成小築近市不聞喧風過花香細雨餘砌草蕃世情老愈淡吾道拙能存識得陶潛趣悠然卧一園　誰與恣元亮如君能任閒躭情唯綠竹對語是青山參月醒幽夢孤臺

老素頽相期學士隱不必問雲關　張欲含詩多病無營最愛閑承麻別業三間亭軒茝擬平泉李堂搆今爲陋巷顏依水圍前谿逝水地山居內借他山堪憐世態如蒼狗破衲蕭條壁坐關　許爾梅詩悠哉城市隱三徑絕囂塵室遠幽蘭發臺臨明月鄰山池不厭小蕉桂有時親逸興無窮已何曾定酒巡

許作梅詩宅築休亭三不宜歸來便是鹿門棲彈棋漫道謝安墅愛菊何須元亮籬徑石苔濃痕日潤窗紗花密影時遲精廬勝友年年賞莫羨洛陽城外奇

坦園　土侍御自修搆于城東之隈西起月臺可供遠眺今爲新建書

許爾梅詩稍清煩暑疾得向坦園遊雨足暴風肅雲開夜氣秋羣賢皆作興獨我未忘愁速窟誠多術其中不可求、殷元禧詩石角參差亂舊行蒙茸草色掩池塘名花委地鳥啼日奇樹空中聳作房臺榭雨餘成漫滛窗櫺紗破白飛揚昔年同學今誰是爲感晨鐘欲斷腸

芝園　在邑西南絡絲潭張署正紳彥搆前有曠臺王文安鐸題留客處任雪潭題及荷亭課雨軒齋置幽雅種梅成林園産芝三次因名今廢

釣臺　在莊衛水之陽許問御作梅歸省後築故址存

許爾梅賦伊蘇門之並峙毖金玉之泉源遂噴珠而咽石旋南向而瀉溪會丹流而東注叢碧柳於西灣望鄢城而偃月有釣臺而臨淵非嚴陵之故址寔濮水之遺蹤豈渭濱之尚父匪旋溪之陽陵憶伊人之肇築聊樂志以從心弗拜闕而問夜不數焉以爲恭與鶴園而偕建藉鳩杖以來登當夫日麗風和來鴻

降鷺葛葉柳蒸雲鮮水浜沐兎浴烏沉星倒漢雜花繁而幕漣翠草靡而裡燦想舞雩之芳塵羨蘭亭之歡晏懐曲江之春遊慕斜川之賞玩灑金燈之淵紋取青湖之如願之曲水之流觴慨溱洧之祓與頌麥秀而薺生驚春光之早換及其氣炎火熾龍見鶉棲金流石爍雲吐峯奇李朱柰素木蔚草滋覽恢台之畏景樂長育之無私佛慶五香之浴人憂三閭之饑悼曹娥于上虞訪黄石于下邳競渡異乎越俗浴室戀乎樊溪願入水而調息想踏氷而避曦伺丹魚於中夜採芳荷於淺涯熱望黄梅之雨時歌榮木之詩倏而土王火流風凉露白月朗天高日晶漢奕雁陣悽慘蟬音蕭瑟梧桐落而林疎蒹葭蒼而署滌叢菊葩分幽蘭香溢瞻漢渚之遙光浮蠟嬰而叶吉如觀濤于廣陵擬泛舟于赤壁北湖之句聯吟汪渚之風一席忽斗横于北壁輙候終夜商律至於露凝水涸風切霜嚴龍吸鶴語爲蟄鱗潛藁氷彌澤白雲依山吹櫨檀之新火鑽松柏于歲寒宣成杠而成梁乃以漁而以佃感茹春之詠直喜晏嬰之歌傳悲凅氷之孝苦憐求堇之心堅作起瀾橋之思漫刺剡溪之船而且惜營營之舟子哀綿綿之農夫眺三岡之蜿蜒矚五陵之盤紆望原莊于長夏睇牧野于春初仰太行之冬雪俯衛水之秋菰歷歲時而迭運經寒暑之推遷歎炎凉之險巇欣卯蹬之安便逵城市之煩囂遊麋市之喧闐遇偶暇而必往若興盡而輙還憂年壽之易邁恒凭予于茲焉夫何嘗判篠爲竿蜀繭爲綸餌用剖粒鈎用芒鍼引厥盈車微彼楚人夫何嘗竿投東海身蹲會稽志在大魚以年爲期如任公子大鈎巨緇夫何嘗梭成龍蜺水浮鹿鱗半苦倚柳餌桂鈎銀美白蛟而垂鯉獲鯛魚而沉豚詬

刳鱗以得術無刳腹之書文惟是述滄浪于孺子稱烟波之釣徒吟蘆花于洞庭發秋思于蓴[illegible]歎楚江之酒一束放翁之書招良朋而共躋聚家人以爲樂[illegible]幾何時人去臺存以余菲薄致此圮傾雨榿未老春草徒生踏平石而增感寄深酒而交横

嘯風亭在茹岡上張贈君縉彥構今廢僅存老栢一株虬枝翠鬣蒼色參天每雪後攀躋高枝可眺郡城

張縉彥記太行東盡至新鄉而平衍居其土者鮮所登眺邑中園亭多遊覽沃壤堆阜然山氣盤鬱蜿蜒出沒于林坡之間城墉以北迤衛河而東有高崗連錯如鳳者鳳岡如龜者龜岡如龍者龍岡土人因勢指名焉伯兄園址在龍岡之左遊由徑斜升龍背亭上一矚曼然標空北望蘇門嵛九山烟雨飛遊景寘宜林野而適寥濶徙松柏桃李楸梧之屬蓊蓊森陰朝暮遊觀每撫勁節友輕飈目送飛鳥風霜獵獵如振衣孫處士臺顛之亭下有前代古陵石獸嶙峋對之肅肅如見鬼神稍東即古牧野而伐處雲物風聲有戰氣焉伯兄有田數畝場圃一區主人力農僮無廢耜凉秋落葉新穀登簀倚杖徘徊斗酒自問豐歲之美以饋宿友高士雲來陶陶然而古懷空身外之物不以嘗白眼之一盼也余作一水閣去亭南二里許挹百泉之波以瀉之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無禁伯氏支筇高岡余垂釣烟水于造物固不爲貪取也夫　又詩若有蘇門嘯隨風落碧虛山香浮白色花氣到春餘眼盡大荒白天空老樹踈支筇逢阮子寥廓意何如

任璿曰山川之秀必成勝區林圃之修半非俗士吾邑佳境仙

蹟之歷歷可數者今昔不殊也乃或一邱一壑聊寄遊情斗畝數椽饒有別致謂非一時騷雅之所旨與乎存其名即以存其地存其地即以存其人與文耳

名蹟志下

宣化坊在縣治前弘治十八年知縣儲珊建

儒林坊在學前弘治八年知縣王統建

進士坊七

一爲洪武乙丑科邢晃立一爲永樂戊戌科馬良立一爲景泰辛未科戚寧立一爲天順丁丑科劉俊立一爲弘治己未科李光翰立一爲弘治己未科潘鐸立一爲嘉靖己丑科路珠立

万伯坊二

一弘治十年爲李炳立一正德十六年爲潘鐸立

豸繡坊永樂十七年爲王生立

繡衣坊二

一永樂十七年爲李素立一成化二十年爲戚寧立

司諫坊三

一永樂元年爲李襄立一弘治十八年爲潘鐸立一弘治十八

年爲李光翰立

折桂坊洪武庚午爲李襄立

雲梯坊洪武癸酉爲楊仁立

桂林坊永樂己酉爲尚志立

慶餘坊永樂己酉爲劉順立

攀桂坊永樂辛卯爲劉俊立

登雲坊永樂甲午爲張逵立

鳳鳴坊永樂庚子爲曹讓立

衣錦坊永樂癸卯爲李達立

文明坊永樂庚子爲張翼立

步蟾坊永樂癸卯爲李濟立

登瀛坊永樂癸卯爲劉濬立

接武坊正統辛酉爲劉琰立

世美坊正統辛酉爲尚佐立

騰雲坊正統辛酉爲李恕立

鵬摶坊景泰庚午爲劉鐵立

麟翔坊景泰庚午爲王驥立

攀鱗坊景泰庚午爲孟峻立

鯤化坊天順己卯爲袁英立

騰魁坊天順壬午爲趙恭立

文魁坊成化戊子爲樊璽立

觀光坊成化辛卯爲楊琓立

榮光坊成化丙午爲吳仲金立

冠英坊成化丙午爲郭洪立

蛟起坊弘治己酉爲李先齡立

鍾秀坊弘治己酉爲郭郁立

世科坊弘治壬子爲戚綸立

濟美坊弘治壬子爲朱錦立

鳳騰坊弘治壬子爲潘鐸立

凌雲坊弘治辛酉爲梁緒立

鳴陽坊弘治辛酉爲劉鳳儀立

雲龍坊弘治甲子爲裴堯服立

舉人坊嘉靖壬午爲郭孔完立

世恩坊爲貢士郭璜等乙丑科進士郭庭梧立

先啟坊嘉靖乙酉爲楊允立

天寵褒封坊萬曆元年爲御史庭梧父郭從可立

西簡名躔坊萬曆四年爲御史郭庭梧立

北闕絲恩坊萬曆元年爲都給事中梁問孟父梁大朝立

南宮高第坊爲嘉靖乙丑科梁問孟立

京兆坊萬曆六年爲順天府府丞郭庭梧立

黃門都諫坊爲兵科都給事中梁問孟立

關鎮朔方坊爲寧夏巡撫梁問孟立

都憲重恩坊爲先封文林郎復贈都御史梁大朝立

兩臺總憲坊爲都察院協理院事梁問孟立

五朝恩命坊爲贈[illegible]正梁賓子孟大理寺副梁[illegible]立

世賢鄉飲坊爲鄉飲耆賓郭開子孟賢孫[illegible]承聖旨以禮存問[illegible]文學郭[illegible]立

劉榮旭徵賑輸金立

登第進士坊爲萬曆乙未科進士郭淐庚戌科進士郭湸立

兩京翰林掌院坊爲詹事郭淐立

尚書坊爲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淐立

勅旌坊二崇禎十二年捐輸築城奉旨勅建

一爲張緒彥立一爲郭湸立

恩卹坊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郭湸建

貞節坊七

一爲羅統妻宋氏立一爲朱軒妻李氏立一爲張汝桂妻王氏立一爲李海妻馬氏立一爲牛雄妻張氏立一爲劉謹妻宋氏立一爲楊三宅妻張氏立

孝子坊隆慶六年爲歲貢生張登元立

右據舊志錄之

舊志曰以上諸坊俱自舊傳但年遠者節爲風雨摧敗嘉靖十八年世廟南巡道經本縣拆毀尤多然振興士類之典不可泯也故並誌之庶宦蹟民風有所考云

聖諭坊在東嶽廟前知縣周毓麟建每於朔望申講　聖諭十六條

義學坊在臨川街口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建

苦節坊在金家營爲金才妻齊氏建

右據康熙續志錄之

太宰坊在西絃歌街爲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周一棟立

御史坊在南歸德街爲湖廣道御史賈繼春立

解元坊在南歸德街爲康熙癸酉科解元殷元福立

冏卿坊在東崇化街爲太僕寺許作梅立

司諫坊在北安仁街爲禮科給事中李曩立

翰林坊在北安仁街爲翰林院庶吉士任璿立

青瑣承恩坊在北安仁街爲工科掌印給事中暢泰兆立

父子都諫坊在北安仁街爲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捐建磚城立

四朝科第坊在安仁街爲順治丙戌舉人暢策康熙己未進士暢泰兆雍正甲辰進士暢于熊乾隆戊午舉人暢俊立

孝子坊在北安仁街爲廬墓孝子郭培墉奉　旨旌表

知縣趙開元詩鄘南孝子標汾陽陟屺不得心悲傷長號血淚斑枯楊夢寒墳畔三星霜友麋鹿兮侶牛羊悲風苦雨穿哀腸晨昏定省存視亡荒烟蔓草安如堂狐馴兔擾徵嘉祥嚮邇不顧烈燄張抱主拾像先祠旁祀融爲之遠巡藏巋然存者曾幾光祿大夫收子蒸天良咨嗟嘆喟乎渤滂錫類逾及嗣孫[illegible]褒豐碣輝煌煌姓名日月昭垂長嵯峩添得新中坊新中長吏情爲狂

節孝坊五

一在西絃歌街爲生員梁鼎奭妻劉氏立一在北安仁街爲監生暢中振妻郭氏立一在金家營爲郭文蔚妻邢氏立一在小冀爲張鶴翼妻任氏立一在陳堡爲王邑娶妻郭氏立

升平人瑞坊在穆家圪壋康熙四十三年爲一百三歲穆魁立

貞壽坊二

一在馬家小營爲李文謙妻田氏一百四歲立一在李村爲張全母劉氏一百一十四歲立

彰善坊在東關外爲善行生員牛夔陽孝行請明旌善行貢生衛建立

郭氏宗祠在定周村

郭遊熙記余少遊吳越聞見江左世冑族有譜家有祠禋守譜牒凡遇春露秋霜之感若時妥祀而族之老者幼者貴者賤者莫不肅衣冠潔蒸嘗奔走趨蹌禮成而後退大河以北禮制久湮鮮有爲此舉者心竊異之因思余郭氏之在鄘南也縱不敢與江左世冑齒而宋元以來鄘南七姓郭居其一始祖以農事起家陵川公守正無私勳垂山右別駕公剛方磊落績著翔南長史公之忠孝兩全典寶公之朴誠動物俱已焜燿寰區至我叢階公本聖賢之體抒豪傑之用丕振家聲以故宗伯公忠義立朝爲東林領袖大參公仁恩遠播爲社稷幹藩允稱盛事祀之庭祗有家祠三楹在尚書府内而規模狹隘祭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麐公體先人之志常欲建祠於外而不果歲值辛亥先代勅建坊遭陳氏囘祿之變邑令白公斷給修坊銀百餘金宮麐公遂於定郭祖居擇地一區有叔與祠堂之舉鳩工庀材命族之老成者董厥事建堂三楹廂廈稱之大門扁題郭氏先祠左右配房若干爲族人讀書之所二門左右爲子孫出入之戶左庫右廚後建尊思堂五楹族人享胙於此祠中廣闊若干丈圍以高垣與祖塋相望咫尺焉又設祭田若干畝族人均輸國課每年所入供春秋享祀之需餘以助族中婚葬之不給者規模永定廟貌聿新爰擇吉日書歷代祖考妣神位敬列三龕俎豆馨香以時告虔復懸條例牌於東西壁數十年於茲矣已未春余承祖父之澤倖捷南宮官麐公命余勒石以垂永久余慮初登仕

實求卜食藉何方賦歸何日安知不以一日之短長上玷祖父清白之操下增子孫印實之譏哉追戊辰仲冬筮仕從陽齊遊羨人之訓清白自誓幸無隕越復於簿書之暇纂修族譜刊以垂後歷任五載奉覃欽召育及考選歸里而余母蘇太安人即世喪服闋補西曹貧病相因余弟晉熙家書郵寄諄諄以祠堂記爲言而不知余向日之無文以記其事者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撫今追昔依然庸庸自守雖竊祿于朝而職居微末不足以光大先人之命緒能無赧然愧怍乎但念吾家世爲舊族歷三百餘年官屬公守而不失克紹先志　而余不能不有說以處此者祠堂之義孝子順孫報本追遠之意也一念不誠非孝也一事不敬非順也黍稷不豐粢盛不潔非報本以追遠也必誠敬以相與豐潔以將事則愛自豐始而尊祖敬宗亡孝之成也然以生而歿克歆克享祖父泉下之靈不至有懷怨恫也[illegible]獲福矣自今以往願吾族眾恪守家訓少長遞有無通患難恤喜則慶之憂則弔之維持家運者共相勉也聯合家道者群相睦也至於敗類之行匪僻之事族望族長始以一人勸諭之繼以眾人督責之不已則告諸祖以懲其罪再不已則聞諸官以繩之法毋聽其不中不才而如秦人之視越人焉庶有合於收宗睦族之道也不然者雖陳爾俎豆割爾犧牲神豈享之乎凡我族人入斯祠也凜厥訓也登茲堂也永無替也祠堂之義大矣哉而祠堂之成叔始於壬子春三月工竣於本年冬十月爲文以記之者時在康熙戊寅秋七月

任氏宗祠在關家堤

楊氏宗祠在暢家崗

道之遂敦本堂記本者何祖也敦本者何敬祖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爰著大宗小宗至爲親切而有杕之杜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父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夫由同父以推同姓則九族脩是而齊治之道存焉今暢氏而以敦本名堂其取於此乎暢氏望出睢留代有傳人華冑迢遥來敢附會而惟傳其可徵信者則自陽城遷鄘南鳳崗傳數世有遷城居者有流寓他郡縣者贈君蘊齋公既建長房家廟久廢矣而吾師素庵公又慮無以萃渙也乃建合族宗祠於鳳崗前　恩榮坊一座次大門三間饗堂寢室如制東西廊房各六間庖湢庫貲各有處所祭田祭器義倉義館並如家廟祀始遷新鄉祖以下歷代神主於其中每值祭期耆壯稚髦式敘在位觴豆靜嘉揚觶致戒如譜載規例行夫以風俗之敝也士大夫後張聲氣交遊遍四海而或不識其族人文章滿天下而或不及其高曾甚且吾宗莫宗而顛通慇勤敘譜牒於非其宗者噫鞹之不衛毛將安附今吾鄉以暢衛興起不惟聚其親並而並聯其疏昫一本而推之雁行魚貫雍雍彬彬既務登豆於先以伸水木之報而復慮其族之所不逮急其鄉之所甚病爲舍贍卹以溉於鄉糜粟灌輸以保其族凶札無虞秀良有教斯非三代之遺公其義而不私者與宜乎推其利濟之澤洽桑[illegible]城望隆　升陛宇內仰之不啻祥麟威鳳孟子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詢不誣也遂於門墻知之甚稔故爲綴其大都以垂世並望副君守義勿替作述重光使人稱於來禩曰新邑之敦本善俗倡自暢氏豈不盛哉

右據採輯所得者錄之

楊侯曰士人崛起若夫致身通顯即得勒名貞珉表表都邑閭
朝廷激勸之意至渥矣其他閭里婦子節行懋著亦且蒙顯旌
永垂不朽士習民風爭自奮勵固不僅王烈之鄉名君子鄭玄
之里號通德也新邑稱樾頗具年久額圮載在舊乘與新卹崇
飾者猶可考記曠喬木而續箕裘惟後賢是望焉夫國有世臣
則家有宗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蓋坊表以昭　君恩而家祠
以念祖德祠坊從類也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一

藝文志上

藝文之有志或因其人或因其事非如操選政者但取其文采之可觀也舊志彙錄以類相從今仿史例登著作之名其餘則散見於各志矣夫文章與時高下變態不窮其精深閎博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而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此歐陽公所以有幸不幸之歎也

甲部經類

定疑講意十卷李光翰撰

讀書寤言四卷郭孔完撰

四書大全要言六卷劉源潔撰

邑人殷元福序四子之書萌芽於漢氏表章於宋儒宋儒推宗

子爲集大成而四書之章句義理備焉自講章出而朱子之書厄而四書之義晦故吾謂今之講章朱子之罪人也顧朱子四書大註語約旨微學者習矣不察而或問小註問答非一人一時又苦於折衷無窮此吾邑一六劉先生四書要言之所以作也先生以名進士辭官家居寂寞著述默而好深湛之思似楊子雲憫講章淆亂乃採集儒先說敷衍白文珠貫絲聯氷解理順俾閱者一覽了然總期不背乎朱子而止書既成顏以要言而先生不得已之心見矣難弟學博愚齋先生爲余業師服膺先生之書教授生徒憫學者不達要言之旨流爲滯僻固陋乃於語氣之外又復參互考訂轉相發明以求一是總期不背乎要言而止是則吾師之爲此其亦不得已之思也歟雖然使學者能究心朱子註疏以上泝于鄒魯則劉氏要言藏諸家塾不

荀訓名學之可類意夫固留之以待幽人放逐之臣[illegible]予嘗出東郊[illegible]又嘗游西郊彭氏之屯登虎山北又嘗東北泥難屯有山似閩之武夷者同諸友往觀之以[illegible]阻河不能至[illegible]自所往得一洞[illegible]休爲青峰千仞高巍邐以亦可得其大勢[illegible]東京[illegible]無沒中猶見[illegible]又恨卧石河[illegible]一廣在東北隅其幽深處未可量也然登高遙瞻西傾[illegible]煙靄渺青在天際上人言到處有高峯絕巘以人跡遠多虎狼不能至矣嗚呼窮鄉僻壤耳自有窮意與無徑又烏可以已乎乃與吳江錢德維吳滄槎謀再搜索撰爲山記山無名姑以其地以其里以其所居之人姓氏名之亦曰由其山性與幽遠之人見棄於世者同歸之無名焉臨鄉宗元作愚溪記因山賦于囿陋放逐之怨不絶于心故强爲之名如此

乎文詞不逮宗元困阨放逐固自宜也亦曰願爲泰豆集蕪之跟以相渾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豈敢以浮名貽誚於羅浮天台廬阜巫峽也哉

從人般元福跂天地精英鍾於山水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流者峙者何可意計一遇偉人奇士刻畫摹擬遂以呈造化之靈而洩清淑之氣故柳州有子厚而山水之勝流傳千古非然荒徼絕塞豈少名勝如柳州者而湮沒無傳可勝道哉吾邑坦公先生以公輔弘才被謫瀾滄流離患難不廢琴書披覽之餘輒與同時被放騷人流連於山巔水涯以抒幽懷凡所經歷必悉誌之其文雄深雅健與子厚相頡頏即零記碎書皆露堅光較其爲作始削盡鉛華獨存真液者也司馬遷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先生之文其窮而益工乎而域外名勝得公諸海內也可

大易解二卷郭士棟撰

四書解十卷郭士棟撰

麟經要旨三卷郭遇熙撰

四書酌言十卷尚重撰

夏峯孫用正序此鄜南尚威如先生所著四書講義也言何以酌蓋酌夫四子之言進而酌之於四子之心再反而酌之於我之心轉轉而質之諸家之言使之言言相證心心相印靡弗曉暢紛貽傳讀者咸了了於立言之旨者也宋儒陸子之言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夫六經何以註我古聖人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著之爲言以傳示後世皆所以發明吾心之理者也然則我註六經豈徒在語言文字哉聖人在千百載以上一堂授受尚

有稟礎于理之善生其後者乃欲從斷簡殘編句櫛字比而已聖人之意已盡於此此註疏愈多而聖人之旨愈晦也葢聖人亦天而已矣天者何理也理安在即此日用飲食知能行習不待造作安排而自然曉暢熨貼聖人以躬行者發之爲言後人即以所言體之躬行故曰東西南北海千載上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無不同也然則經書果無待於解乎幼學童蒙知識未開訓詁亦何可廢要亦提醒於字句之間反而得夫吾心本然之理而止此朱子集註能使四子微言不異同堂面質亦以體之躬行者質之古聖反之我心自然曉暢熨貼此之謂我註六經遠不具論鹿忠節有四書說約先徵君有四書近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是豈專在語言文字者專求之語言文字俗學之陋也先中翰亦有四書醒義一編要皆此意惜未卒業余小子獨與流俗伍徵君先生常盛暑燕處倏遇熙侯兄至必肅其衣冠改容致敬曰吾望汝提攜後進不啻陽明先生之一見王艮而心輒爲之動也蕺山諸弟子如孔伯湯公暨陸魏公皆視爲畏友而熙侯兄亦時出所得以相發明有水乳之合由是學自益博造日益進歸依衛河之濱築精舍于蘇蓮齋植花修竹陶然自樂因號爲河干叟者葢有取于羲皇上人之意也或手抄先賢語錄寒暑不輟或咏歌嘯傲托物興懷視乎今日之坐卧西齋景雖無異而中有所得真氣流行非予之所能及也至於鄉人中有不孝不弟不仁不義者聞熙侯兄之風而速於感化倘所謂至誠動物者乎予亦從事徵君先生久而自顧生平竊無所得觀茲年譜不能不抱慚于河干之叟者是爲序

[illegible]錄日記　一卷　郭遇熙撰

蓬池吳寬儒序水不一也帷黄河之水來自天上其派之大者疏而為九其流之細者不可枚舉然大以成大小亦成大皆稱勝觀帷其有本故也水固有之文亦宜然我郭夫子為古鄘世家於書無所不讀而又從夏峯孫徵君先生遊於身心性命之旨有所契焉其積也厚其流也光自登賢書以至成進士分符濮陽數十年中著作如林無體不備授之梓人一時紙貴穗城洋洋乎包宇宙之奇萃萬彙之盛所謂大以成大者其在斯乎逮甲戌治從五載政成民和頌聲達於京師　天子下璽書寵召復有粵歸日記一編寔受而讀之則由粵東返旆而歸里而入都鞅暮之行止有書時序之燠涼有書其間登山涉水過郡邑凡風雨晦明之紛錯物情人事之變遷無不歷歷有書與附落筆輒成雲漢之章能使讀者如逢其境忽發思古之情[illegible]以悦或愴然以悲則其溫厚和平慷慨淋漓之致動人於自然而莫之禁也將謂是小者乎而有識者且於小中見其大矣蓋文章可覘經濟其識宏則必能持大體其心細則必能勤小物以夫子之宏識而又細心若是則他日立槐棘之間籌國是而許民生應出萬全以襄盛治也不可於今日知之哉信乎學之貴有本也

邑人許爾梅跋駿臣郭公奉　內召過里以所集粵歸日記示余其行役之所感遇莫不一寓於詩或曰此固得志乎時者之所為作乎吾獨疑郭公起家名進士作宰名區勝水名山何弗紀之於往而紀之於歸耶余曰子意郭公之奉　內召為可喜耶詎知其喜而未知其所以喜也郭公負大過人之才具有餘之望不獲覩草鷺坡吟咏於八磚花影及捧毛義之檄繫臣參之念又不獲宦近地迎母輿入清署而義在從王

遂離膝下此際此情蓋難言矣謂公能假爲此耶故其在從陽也雖政成卓魯頌歸召杜而晨昏念切夢繞萱堂乃移孝以作忠者遂因忠以展孝名標殿柱榮擢　鳳綸寵檄方頒即以諦署纂辭大吏爲急周旋甫畢而錦帆北發矣試誦其入京書懷有捧檄早歸問視親之句知郭公之喜蓋在此而不在彼至其紀叙上追三史格律直逼三唐當與習之來南録永叔于役志同垂不朽又何俟余言之剌剌也疑之者豁然意解遂録其詞於集之後云

右編年二種

河朔殺賊始末一卷張縉彥撰

縉彥自爲序彥以旬日中樞丁國大變才既鈍短時已倥傯痛哉辭墓出門時已永訣母子昆弟矣朝房終制故任亦未蒞廨投繯又死而未死天乎何沉孽纏綿使我至此極也賊縛僕牛金星說降具揭抗之賊于是使權將軍張能加刑拷矣制將軍王愛臣施羈縶矣降賊內官王德化加困辱矣傷哉此際絕吭何難儲君尚在血誠未了死亦不足塞責耳乃結義人趙之亨逃溷逆于亂軍匿名于深山變形於黃冠苦楚於跋涉決計南渡勢志報復又被僞都尉詰獲于儀封押解於延津僞錦衣又追捕於新鄉于死萬死隻影間關痛哉此時自分罵賊而死所志已矣書述變歌於書壁與衛紫崎訣絕翌日即破家呼義捨身撲殺幸而義奮雲集遂殲僞將賊兵數百人馳告睢陵大盜旗麾晉豫響應連舉三郡彥謂此時苦難堪矣一面馳奏一面蔽身面　國朝諭閩山犒其師以　大清爲明雪仇也孤臣釁浮舫爲極難躃殺賊潰忿未補毫毛而母祖妻妾流離客死家

破以人亡萬刼未盡讖將疏繳覈札諸項皆手記之然訖無善爲

商麻應詔始末一卷張縉彥撰

縉彥自爲序李賊大仇也滅李賊大恩也彥斷不忍死不忍生不忍宦只爲李賊未殺夢魂亦呼痛耳今 大淸誅賊爵無宦痛以論恩之輕重大小宜何如親見明之諸王宗室非 大淸不能爵封明之士大夫非 大淸不能優容明之百姓非 大淸不能撫育由後以論恩之輕重大小又宜何如耶此彥自係茶山欲目見爵死即已矣 明旨再頒當事諸嚮谿山澤維望聰良多辭去諸項疏揭以見當事諸公實深知己之痛云

荆州三事記一卷鄭亮撰

亮自敍云天啓丙寅六月亮已到天津任而楚省按臺追奪亮其疏中原無贓跡所指摘者三十事而已今述三事始末以後來推諉不肯一語失眞原案具在亦無所容其不眞也

右故事三種

俊傑傳二卷郭士標撰

容城孫奇逢序予過公望之多景樓樓頭一几一編曰俊傑傳傳凡八人漢之子房孔明唐則懷英子儀宋稚圭希文與元晉卿劉伯安噫此八人者眞千古之俊傑也哉八人而非俊傑詎當得俊傑者水鏡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不甘以凡民自囿便是以俊傑自期爲之卽是其誰限之公望靜息多景樓日與此八人對也其識趣過人遠矣憶茅止生寄居鹿伯順座頭謂予兩人曰劉玄德一庶宗耳四海無家徒以一言結無地樓臺欲卧元龍於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專屬玄德他人不得過而問焉今我三人

固各有百尺樓也不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止生曰吾欲卧郭子儀李光弼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靜王伯安矣予曰陳太邱郭林宗吳吾客也今公望卧此八人于多景樓其好客過吾儕遠甚多景樓當與百尺樓並峙千古矣公望爲蘊門先生嗣負高才守先廬李德裕一流人甲申後銷前代麈公望一意恬養絕意仕進非所稱識時務者耶其手錄此八人也亦所謂寄他酒杯澆我壘塊耳公望定以予爲知言

隱逸傳一卷郭士標撰

士標自爲序易曰天地閉賢人隱隱之義大矣哉當天地閉塞之時正收斂之華夏之茂秋之實蘊蓄其中以待時非脫落其神理而槁萬物之生機也由是觀之必德合天地斯可言隱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又曰用行舍藏然則隱與見蓋殊途同歸乎凝觀帝王堯之無能名隱中不可知之神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隱中不可動之體也卽商周之際禮樂繁興亦不過隱中斯須不可離之意趣煥發也是隱與見豈二事哉近求一身喜怒哀樂之未發者隱也發而皆中節者見也然則一身之未發已發亦可岐爲二乎所以孔子敘列代逸民若夷齊惠仲之屬詳矣終之以無可無不可是孔子亦自附於逸之後也孔子而自附于逸之後、益以無可無不可爲古今隱逸之正則已然考當年行事乃皆席不暇皇皇然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與聞四國之政其於隱之理是耶非耶及時不能用始成竊取之義刪述之功雖無位無時而天地之綱常賴歷三代之治法遂昭若日星是孔子未嘗隱實未嘗不隱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無可無不可不較然乎予嘗射衡千古三代而下合孔子之隱者寔

寥也不耽枯寂則流爲放誕甚至山中宰相田連闞洛亦寘人隱中壞世教而欺後人豈淺鮮哉惟宋茂叔堯夫二君子以內聖外王之學遭時不遇或結窩讀易或借乘田委吏以尋孔顏之樂方可云世不用我非我不能用世也庶乎得無可無不可之宗旨哉至元靜修先生深究性命之奥素位而行持一禮樂文章之身常對古聖先賢之世此眞隱德也若必曰進而不用然後退隱則又有所可所不可矣故周邵劉三子者孔子之所謂隱也予曾與孫鍾元先生語先生曰是也然吾輩旣追嚮蘇門之阿亦當取近代隱士嘗置座右予曰然復取隱士諸傳讀之得四人焉非隱士少也合孔氏之隱者少也併合孔氏所取之隱亦少也孔子所取之隱非不降不辱則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矣三代而後惟東漢林宗太邱能處濁世而自全且保全一時善類可謂中倫中慮矣魏宋幼安元亮能峻守高節而綸衆不驚可謂中清中權矣合前共七人因質之鍾元先生先生曰誠所謂龍德而隱者也德惟龍或飛或躍或潛時固不同總之此龍德耳非具龍德者烏足語于隱哉余前有八俊傑傳今復有七隱士傳八人乃行義達道仁覆天下者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下歸仁者也求志者求此仁行義者行此仁此孔門用行舍藏之旨孟子所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者耳先生此言正余欲合孔氏逸民之意也遂録之以爲亦師亦友之助

兩義俠傳一卷張縉彥撰

右傳記三種

五嶽名山志一卷張縉彥撰

寧古塔山水記一卷張縉彥撰

緍彥自爲序山何自而名也華之形華故華之嵩之形高故嵩之恒之形亘而長故恒之衡以其上應璣衡也泰以其長衆山而獨大也昔人肖其象取其義而名之若生山之初洪荒始判造物者亦必果爾云云也嗚呼蒼頡不制文字大禹不鑿山導河黄帝不封不禪即宇内名山皆嵯峨歷落于混沌之中名之爲山爲嶽夫豈山之性也哉歐陽修曰羅浮天台廬阜三峽皆在下都小邑僻陋之鄉此幽人囚阨放逐之臣之所樂也夫既處僻陋位於下都小邑而猶不免爲人所稱嗚呼此亦山之不幸也予竄身萬里自邃濬出陰溝關道經十八道嶺十八道河詢之土人皆不能名予以爲驟遇之不能知也及再歷百餘山百餘河亦迄無能名者迨至今所已二年環堵皆山即予亦終不能指其一峯一壑也乃知域外之觀非耳目之可及心思之先生而始傳是地與人之相遇因有時也嗣君出其遺編剞劂問世而豐城龍劍光耀人間矣然則杜武庫之石未必永留而

先生撰著洋洋巖巖如江流嶽峙千秋不墜奕禩而下應有慮翻之知己也化鶴歸來又奚憾哉又奚憾哉

新鄉縣新志四卷張緍彥撰

從化新志三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康熙癸酉秋重修從化縣新志既成士民請余弁言其端或曰重修者何異乎舊之稱也何以復言新志也曰以別于前此之重修也蓋余蒞任之初各郡邑志乘皆告竣限期甚迫不容更緩遂驟括舊志裝潢成帙圖已達之史館矣然前志稍述其梗概猶虞舛焉而未備詳焉而未詳越二載退食之餘再加校讐徵文考獻畧者補之疑者闕之論斷則謬持以思

見焉故曰新也或曰新之義如是止乎余曰唯唯否否從邑廢國以前毋論已自王師入粵設學宮為炮廠廬舍盡墟迨高沙盜起遂致連兵數載又其後逆藩搆亂閩寇肆毒豺虎擇人而噬從邑已不堪命矣甚至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水旱疾癘死亡者幾于十室而九空斯時也天地為之晦冥山川為之闇昧幾無異于三百年前邑治未開溪峒獠獞之俗而已發蒙新啟之數相尋于無窮而待人以更其新作之余才識譾陋雖不敢謂百廢俱舉然心力所及如雩壇之建浮屠曲江之設津渡偉形勢有所凝聚不可以新前此之黃茅白葦乎修魁閣以啟文明創鄉約亭以崇聖訓俾風教有所維持不可以新前此之頹垣斷塹乎至東山之祠興而知先賢獨德在人景行則效之不容斁非所謂舊染污俗咸與維新乎卽如志中之名勝猶是也而益之以題詠人物猶是也而加之以綜核兵防猶是也而纂之以守禦更成亦安往而非新之義也哉或者曰紀載之書務為誇飾如會稽扶風一邑耳而向者地連數郡邑志往往襲于其間今從陽向隸番禺獨不可稍假借以為重乎嗟夫丹青不貴於美而貴肖其形章服不貴於華而貴適其體從固猶邑也必如客之言是猶繪笑貌衿途人而明光之錦且裁為負販袴也此從來修志者相沿之舊習也烏乎可烏乎可

黃岡縣志十卷楊于能撰

右地理四種

郭氏家乘二卷郭淐撰

淐自為引淐自少時以及今日先大夫庭訓維嚴既入官誠勉尤諄切嘗云吾生世而來仕者辟厥職居者力厥田正直忠厚

祖宗無二軌家未嘗有不義之財行未嘗有近名之事此猶百年之木水本根自達花實相符小子勉之無隕厥聲如栽枝接蘗柯葉頓改傷哉訓也不可復聞矣先大夫貞心直節隨遇師古涓綴述遺行僅存形似於千百有十一焉仁不足以與明不足以見何身之能追因念耳目睹記已復如斯而況遠者百年近者數世今猶失之後且何述將遂泯泯辜逝不可追乃絜淚列次據所傳聞不敢一語失真以上誣先人下誣後裔正如寫真家務求肖貌一毫不似便是他人雖美容觀能不內怍弱先世大官未有顯者無奇獻絕蹟煒爗當世之事而懇懇一念微顯以之秉田委吏固地自勉竊特其大畧云

容城孫奇逢序余於壬子與二三同人讀書京師每措一秋東君潛冷鈕公鑒錄公遂所知泰閱已而知有蘇門先生許因往謁之側聞緒論不意四十年後浮家共城乃得交其嗣君公望獨負遊焉乙未夏留多景樓十日讀先生蒙竹園詩文悉其偉畧觸目手澤凡貽厥孫謀者慮固深遠也故子若孫彬郁英秀覺四十年覩面未罄之旨猶可追迴德音髣髴於四十年之後復慕孟諸先生清貞亮節爲當世名賢仁者有後豈待揭耶公望慮先輩世系或湮子孫枝繁衍紊且欲彙從前遺文教澤而歸於一以寄如在之思急思修明族譜與余商定其規模次第此可以知公望矣譜之義事關仁孝自道喪教衰斯義不明而興泮與弟所以難耳是舉也蘇門先生舊有家乘一編公望繼述其意而增益其未備以表率一方人有同然之心相觀而善此實敬之君子曰公望知所重矣

王氏宗譜四卷王孟和撰

邑人郭遇熙跋王子孟和譜其宗系任子太史序其編首余何能再贅一詞因念人各有祖祖各有宗余家郫邑垂三百餘年歷世數十生聚數百舊有小譜而不能續今讀王氏之譜不禁汗浹焉王氏起家忠厚力耕行儉歷五傳有諱某者以素封著又歷數傳有諱某者以文學顯自五世以來家貲蓄積豐而好陰行善故其子若孫綿綿振振書香累世不絕即如譜中所載讓產施濟數事非古所謂積厚流光者歟今王子孟和攀祖父之餘業恪守家風髫年輒試冠軍教子復嘖嘖有聲名於前人以文學稱者孟和殆無愧嗣徽焉吾邑自　國家定鼎以來殷實舊族家產靡不凋零王氏之號素封者至孟和已斐斐單寒守矣孟和初不留意於此又潛心岐黃施藥恤貧四方薦紳先生不遠千里騶騎僕輿而來造者户外之屨常滿以故王氏之家稍稍復振而孟和却金不受謙約自處令子又五夜攻苦學自磨礪將來之富貴功名正未有艾也余盱衡王氏上下數百年間覺始以文學顯者孟和獨精制藝以啟佑後人始以素封著者孟和雖極困窮而篤耕節用不墜家聲是前人之創固難而孟和之守更不易也於戲孟和亦人傑也哉余與孟和素辱知交其先家世又皆耳而目之者故不敢以不文辭

郭氏族譜十二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余聞之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皆所以昭紀載明勸戒也然史志則事出於他人其爲筆削也顯而易譜則情關於骨肉其爲筆削也微而難故蘇老泉之作族譜引假他人之事述他人之言以示勸戒亦春秋於定哀間多微辭意也吾郭氏自元以前無可考巳又不敢妄爲牽引以誣先世謹按宗

伯公家乘粵稽上世自五老公始當元季時自十里舖遷居定郭村三百餘年以來未之或易迄今宗支相衍蓋十五世矣而鄘邑之稱巨族者謬以吾郭氏爲最且以明經起家再傳而登賢書數傳而列公卿祖孫父子兄弟之間甲第聯綿黌宮葳蕤之士纍纍若若於今不衰而鄘邑之稱文獻者又謬以吾郭氏爲最至於別駕公之清風亮節長史公之理學孝行進階公之正直不阿而宗伯大叅兩公忠貞自勵文章政事炳耀寰區可不謂偉與故鄘邑之稱清白傳家者又謬以吾郭氏爲最於戲吾郭氏當元末之際孑然一農叟耳遞傳而后子孫盛茂科名蟬聯忠孝之績載諸國史功業之隆編入邑乘德仁施於百姓令望著於桑梓使世世孫曾農服先疇士食舊德者孰非祖宗之積厚流光而貽謀無窮也哉余小子負質愚魯學疎才謭何足以颺言先德表彰世勛獨是仰承父兄之教敢不日夜編纂以相期於有成乎譜成登之梨棗余得弁以一言以告族人曰吾郭氏之子姓日繁也乃祖宗之餘蔭也覩生齒之殷蕃不可不思教養焉吾郭氏之文運克昌也乃祖宗之嘉訓也沐詩書之餘澤不可不勤課讀焉吾郭氏之行誼表著也乃祖宗之勛猷也爲高賢之苗裔不可不敦志氣爲善乎老泉之叙族譜曰同族之中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一人之身散而爲數十百人之身則情渙矣渙則不可不有以萃之吾今日之叙族譜者非止昭紀載明勸戒也蓋將以萃其情也情萃則倫叙以敦族誼以睦孝弟禮讓之風油然而生於以光前徽而繼先志勿難矣吾與族人共勉乎哉若夫捐本支之骨肉視若塗人乃遠取塗之人顯且貴者而聯爲本支

焉亦見其惑也夫

右譜系三種

異物記三卷梁祚明撰

鶴園菊譜一卷許作梅撰

作梅自爲小引陶元亮愛菊古今人艷稱之余則謂此玩物遣懷耳非性之癖也何以言之人生苦樂之境非身歷者不能知亦不能道元亮自解印綬歸隱居柴桑其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也當九日獨坐籬邊摘菊盈把時設無白衣人至則元亮亦索然三徑中耳余奉　環召諫苑六年清卿數月歸省後築林圃於城隅豢四鶴雜植草花數種以悅親志溫凊歡然兄弟怡然叨薦紳之榮享林泉之樂可謂遭時過元亮矣無何喪子一年愁炎愴目動心何能遣此此日此情實苦於元亮余賦性既不

能如元亮之高而此情亦非元亮之菊王弘之酒所能解玩物遣懷藉有此書作鶴園菊譜時甲辰重九日也

海棠小譜一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海棠一花其名來自海上其種盛於蜀中其香獨發於昌嘉諸州余尚未之見也劉淵材五恨海棠無香居一杜子美寓西川又於海棠無詩以此後人薄之爲不足稱踰二百餘年宋眞宗御製後苑百花品定十題特以海棠爲首章勅賜近臣唱和此花遂艷傳於世故沈立爲之記焉又彙輯諸名家詩歌編次成帙名曰海棠譜今讀其詩大抵皆慕春故事非正初之景也余嘗往來京師每於臘盡春初見有擔荷海棠售於燕市其色淡紅斂蕚大抵皆人力之催促非天然之開放也丙寅仲冬余臥病西齋聞有賣花老傖遂撿囊中青錢移卸海棠

一株置之盆內伊時枝幹枯涸自度已無生理不意月餘萌蘗弄影纍纍露芽細如粟粒晶如蚌珠後數日開其葉也遂長亭苗矣又數日開其苞也潔潔乎蕚矣於是吐瓣於臘際放花於元辰至於人日穀朝紅葩盛艷黃鬚綻金枝上數朵姿態繽紛似較暮春之期邑先兩月比長安之花顏色更深矣時適遇同人携酒過我或聯韻或分體更爲廣徵詩篇以歌詠其事一時小齋書案名作如林竟不覺蜀國詩中果少子美之發揚否也惜乎名花雖早藏于小齋亦止供友人之歌詠已耳假如真宗當日春正得此花于後苑不知晏相諸人當如何屬賦沈亭譜中又如何記載以鋪張盛事也余姑不必競爲修麗乃取諸同人什什命童繕錄授之梓人以補舊譜之缺略庶不負名花開放之苦心云爾

卉傲亭小景襍記一卷　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余莅從之半載簿書稍暇上憲不以余爲不才畀委付中宿旋攝寶安走馬東西日無寧晷望榕陰而思停驂尚懸想之不前又妄計片厦之憩足乎迨辛未秋杪扶病歸署復有增江之檄余固辭乃獲命遂擇堂之西隅覆甓爲亭築坪成垣取魯論之仕學兩優而各分其半以步趨焉乃運甓意也亭之中一琴一書恐其羞澀焉以香粟粥以硯石昕夕把玩可卻吾驕子而怡其神思有客過予曰離羣索居古人慼之不有君子可以入室乎遂移幽蘭數莖而蜀之紅茶月之丹桂相與晤對識焉訂余石盟當是時悠然南山偃臥北窗可比羲皇上人矣遂寢於斯食於斯吟風嘯月度寒暄而破岑寂初若不知從陽之暑爲叢爾山丸也乃臚列亭之小景而呼爲二十四朋凡

在櫩外者其景有九曰蘭圃曰桂林曰瑞香碞曰蜀茶枰曰菊嶽曰荔子檻曰茉莉櫺曰蓮渟曰移香檻凡在簾內者其景一十有五曰瑞溪硯曰斷紋琴曰莞香山曰孔雀尾曰錦石屏曰花梨憑曰烏木凳曰西瓜枕曰花梨榻曰龍鬚簟曰英石峯曰沉香菩薩曰蠟石曰龍尾香曰玄宰眞蹟皆得雜撫數言紀揚勝梗詠以詩而係之銘

右食貨四種

梧垣奏議一卷梁問孟撰

撫寧疏稿二卷梁問孟撰

蒓居封事二卷張緒彥撰

緒彥自爲序戊寅五月今上御中左門召對諸郡縣吏以徵書至者緒彥於時以戶曹改史官明年正月又改諫官儒生孤陋不知所報恩耶宋司馬光曰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汲於名猶汲汲於利夫名與利高卑判矣古人猶諄諄於此致箴史巫紛若口過叢焉可不愼所發歟年來金戈之氣未滅民窮盜竊四郊多壘皇上午夜焦勞思掃氛祲則言之所亟欲治救者何如士君子分卿大夫之辱可忘所以報乎今封事存笥具在矣於細大緩急之間深懼無當然無所爲而爲即動成口過不敢隱也若曰古人焚草豈其然乎則余罪深矣

掖垣疏草四卷許作梅撰

西蜀胡世安序傳巖許子孝友篤行澹寧自盟當其家食跡絕公庭口無臧否里有簡重之稱人惟矜式恐後其待時而駕職思其居行志重於梯榮矢辭期於裨國歷梧掖知無不言雖娓娓毅持不肯唯諾而將以公誠歸諸平恕數陳利弊多切實

可從今其疏草具在也咸得耳而目之公私之鳴世有能辨之者因是而飭職業厚民生端趨向化矯虔未必非借磬也先正諸公事有陰陽未著字以前則屬陽陽主生通變由之孳字以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夫治人而先之自治立言其可以苟乎此許子之所以亟務自白也夫豈不知避人焚草古人以爲美談乃賢者各有深意昔韓魏公見王沂公劉子儀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故魏公在諫垣三年所存疏藁欲斂而焚之以效陳羣高士廉韋慎容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釐爲三卷自序而題曰諫垣存稿且自謂諫止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則知所以[illegible]擇利與近名者意自深遠矣然則許子疏草之刻將無行魏公之志乎

右奏疏四種

凡吏類七種十一家二十三部五十八卷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二

藝文志中

丙部子類

敎言一卷梁海撰

敎倫要道一卷任文朗撰

語錄日譜二卷劉源潔撰

讀禮要鈔十六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余不孝出而爲政則萬里投荒入而還家則三月孝[illegible][illegible]煢孤子烏號何已數月來窮愁之狀旣株守于一室柴骨之形復饑饉之相終身兼之逋賦盈千斷烟竟日以致含歛之具缺畧無補[illegible][illegible]恨于終天喪經之饑舛錯多端更貽訕于當世嗚呼已矣豈天命之使然亦負德之難逃也乃和淚濡毫摭

拾先慈懿行無舉予役稍獲暇晷便思讀禮竊念吾鄜爲禮義之邦冥會亦習禮之士而典型云亡簡篇遂缺欲求參制之儀節而咨詢之無人拜跪進燕襲奠何據不得已丐于鄰友假手數編不憚炎天溽暑之中血汗交下遂爾博採旁蒐之內瀚墨相爲校其同異訂其繼條以家禮會典之名目印于王浚川孫徵君許典三之評論手錄成帙藏之家笥以貽子孫以備攷究異日者倘逢秉禮之大人先生不我遐棄俾得執簡求正庶可以有受教之地也小子識之矣若云借以問世則吾豈敢

家訓庸言一卷孟克謹撰

壯平劉芳永序曩予佐治鄜邑得交邑之縉紳學士與夫故家大族因知司馬孟氏世爲鄜南與望而惟寅爲最與予尤友善稱莫逆簿書之暇時相往來互訂所學語日用飲食[illegible]爲莫逆也後予季子當婚即聘公淑媛爲室而卜居于鄜未幾予以秩滿遷晉之大寧令已歷有年以老疾休致歸鄜復得與公爲聚首樂嘗與諸男論公德行之優及文藝之工季男云外父雖工于文而不輕于著述所集庸言家訓一書未嘗示人予因以詢公公曰先識有此然書果不敢自是姑以自儆耳何可使觀予公聞予勸請後乃稍稍出公所躬行心得之言布帛菽粟而[illegible]其見當與許魯齋薛敬軒諸先生錄並存也公自序云勿以吾書遽稱吾行勿以吾行更冀吾言蓋公天性孝友篤學崇禮與人謙恭和順雖小子後生咸知愛敬且律己甚嚴崇禮義薄聲華遠勢利暇設義館以讀書自樂教人以孜倫修行爲諄諄公之此書殆即以身示教而非僅言之云爾也自序之語適足見其望道之著耳予與公先世無葭莩之親萍

蹟乍合傾蓋如故竊聆公之誨勉已非一日嘗書紳是編爲嵩莊之佩公真吾師哉遂不避膚陋僭題數言于簡端

婚禮撮要一卷孟堯謙撰

錄襄王瀛客序嘗謂移風易俗莫大於禮古士庶之禮今之儀禮是也自漢歷以來廟堂不議一切婚喪天下各從其俗縉紳先生未免泄視大抵婚禮聽之媒妁喪事問之術士惟侈靡相尙釋者是求取悅親族而已求其合於古喪祭之禮者蓋無有也即有一二留心學問者考稽朱文公家禮亦惟含斂服制數節目斟酌行之其言不用浮屠不延賓客諸事遂置而不講矣摯其獘者又未免矯枉過正徽羹[illegible][illegible]擇以聖賢中正之道恐有未盡合也竊欲不揣固陋參酌諸儒之說而論訂之又慮徇尾續貂貽笑大方蓋徒抱此志[illegible]

汪踈濫膺師儒之選秉鐸於鄘鄘邑之南有明經孟惟寅者與余相友善稱莫逆余嘗數造其廬促膝談心一日於案頭拾得一册乃喪禮撮要係公所手訂者余伏讀之用古而不泥於迹崇今而不徇夫俗因分定禮緣情起義誠大儒之言可師也昔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過求何害余亦欲效文子求是書而藏之以備不虞因識而爲之序

鄘南書院條規一卷張資淇撰

資淇自爲引吾衛古多君子說者謂淇園菉竹人靈於地嗚呼習俗蕪穢蓋作新之化漸摩既深而盛德至善之君子能令人一不能忘夫至於不能忘則感發興起蔚爲雅化君子之多顧不以此聊歟　皇上聖謨天縱學與日新澤繼敎化之原用隆書

院之設各大憲以暨長斯邑者罔不御體 天子作人雅意以蕆其事惟我邑侯趙公囦創立書院教育多士際其盛者可不謂千載一時哉則感發興起以應維新之化今寧異於古所云耶顧誦習講貫學者事也授業解惑則教者事也余不敏懼不克倡導以勷大化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故教學相長說命亦曰惟斆學半敎宜先與率宜謹與余之責也亦二三子之責也二三子勉乎哉勿却行而求前勿反鑑而索照他日質有其文庶幾乎彬彬之選邦家之光非惟有榮桑梓亦庶無負賢邑侯作養之美意余日望之

郯南書院課則一卷 暢俊撰

錢塘繆琴郯南書院課則弁言士到中州學宗伊洛客來梁苑句吐風雲汩汩河流翻入文人之墨浪巍巍嵩翠聳入學士書岩而況地接朝歌未遠賢人之里居隣牧野堪尋君子之村郯南舊號名邦河北今傳劇邑佩衿濟濟殊多魁士之稱總角師師不少聖童之目然而樹誇杞梓非需斤斧以何成玉重圭璋盍借磨礲而特達三餘可用長無繼晷之膏四術堪師那有代耕之粟囦是元亭閒寂空求槐市橫經致令絳帳稀疏虛擬杏壇講業珠少坐風之席宜闕立雪之門爰有賢侯董興雅化闢鱣湖之學闢延到玉通設鹿洞之講堂招來游酢服脩一束貽從蒲邑慈君帷帳千重設自潁川明府鱣堂日暖聯粉堞之參差臯座風清對雲樓之突兀近則草庭絲細映來一幔皆青遠則麥壠雲迎望去千畦都綠時主教者蓋余同年友逸羣暢君也陳蕃座上特高懸榻之風黃澤堂前大展執經之禮丹砂玉亂盡入醫師椶閒櫛櫨咸歸匠氏袪衣負笈居然嶽麓之名英鼓

篋和鐘宛爾嵩陽之碩彦課則數陳乎座右善比文翁箴言臚列于案頭嚴逾常爽言言導竅直通苦孔之情字字警心曲畜鑄顏之術器識文藝先後攸分學問交遊正邪必辨春風秋月每按日以攤書㴱屋紙牕輒分期而搦管燈方吐焰咿唔雜單父之音筆盡生花藻續映河陽之色佇看風高泮水槳聞飄出野芹香躍古月冷蟾宮席上吹來仙桂馥侯誠有斐河方綠竹猗猗君亦彼姝不負素絲孑孑

右儒術八種

金剛經疏義十卷張縉彦撰

縉彦自爲跋黙疑和尚生馱灣演法華閉關者九年辛巳以先君子大事出臨經堂與余詮釋了義多所契合既又入關以十五年爲期少年緇衣立定脚根精進求佛無如和尚潞一日從寶中呼余曰我欲廣布金剛證果録手抄不能也大人能爲了此因緣乎余曰此爲下乘説法耳憶令池陽時與張君密談金剛經義機鋒互出要妙相授散見于書記者尚有存也請公諸禪悅令天下人識精堅之淺而證果不更大乎或曰經義不以色見我不以音聲求我故尊覺禪師曰佛之一字我尚厭聞今疏其爲色也音聲也多矣余曰六祖不立文字而見地作佛則于佛外有四句偈偈外有三十二分經經外又有數千百言詮從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悟入是仍以文字悟也善悟者從偈可入從經可入從疏義亦可入不善悟者即滅燭焚鈔尚無把鼻終空虛魔障耳疏義者金剛之把鼻也若能剖出了義得大堅利以破貪癡嗔之世界何處有我相何處不見如來乎和尚猶唯余方應天子召典兵戎欲與一時高衲訂正而苦不暇草

草付之其同識者白雲僧又元步室僧東渤杏庄僧孤雲元樞

僧素賓也

右釋家一種

楊林記事一卷梁問孟撰

醫卜閑談一卷李承寶撰

荊川日録一卷郭孔完撰

覘古録一卷梁祚明撰

銷金録四卷梁祚明撰

古字集略二卷梁祚明撰

右襍家六種

遁甲八陣圖二卷李承寶撰

右兵家一種

凡子類四種十二家十六部四十六卷

丁部集類上

曲水園文集一卷郭庭梧撰

敬齋集一卷郭汝靖撰

綠竹園文集二卷郭湝撰

宦草文集一卷郭湸撰

獲嘉賀仲軾序文章言也而人之精神載焉精神者識見作用之主也有大識見然後有大作用有大作用然後有大議論此之謂至文而詞藻弗與焉文不適用譬之繪事有形無神粉飾雖工有識之士展卷不盈尺而思睡矣雖謂之無文可也李昭昔日以宦草示余余笑曰李昭故奇於文今宦遊既久文章當更進及取而卒業則皆總理治荊州時與夫爲南司農及備兵

天津諸事也司農事簡天津不數月皆未足以見季昭獨剸最稱衝劇而近年加以黔蜀用兵徵調更爲煩苦即才者束手而季昭應之若承蜩應上撫下安靜若無事然而上下咸倚賴之今觀其所爲官草有先幾之識有應猝之才有敢斷之勇一言一議論一字一精神乃知其自爲司農時而天下事盡已了了於胸中故左右投無弗如意之不偶然也嗟乎天下事惟人爲之苟得其人則有事化爲無事非其人則無事化爲有事才如季昭又何事之不辦耶季昭惟不專事簡而從之則事業在官草季昭苟事事推而行之官草即事業也季昭之精神具在此矣文章云乎哉然非天下識心人未可與論天下事非有心於天下事之人未可與論季昭之官草此其故殆未易言也今天子拔材異泉石之中將不能久私吾季昭行矣努力今日之官草異日爲[illegible]之爾牙也

遂安毛際可

序

有明三百年以[illegible]取士士之爲干祿之文者父兄之所責戒師友之所督率皆以詩古文詞爲雜學禁不得從事于其間有白首于舉業之外無夢及者迨倖邀一第應酬遊宴或間爲有韻之章以綢繆而古文詞則非窮年攻苦不能涉其堂奧故家藏集者絕少至於居官案牘一以古文詞行之如賈誼陸贄通達治體而文采炳耀使人掩卷流連而不能釋者則庶幾于大參郭季昭先生遴之矣康熙癸酉先生之孫駿臣以遺稿見屬爲序先生與其仲兄宗伯公俱登進士高第歷中外生平撰述自序記碑誄外多議奏條教之作而治郡荊州爲尤著如抑强宗之侵漁藏保戶之科斂募兵之始末有記視學之講誦有規至條革荊關外料諸稿謂蜀省竹木充爲國家之正供而江陵彝陵諸外料

止爲關榷之公費浸致日用樵採不免誅求隸胥首告盡充中飽甚且有以匿稅入告而破家畢命者究于國課無毫髮之益不禁其言之剴切而沈痛也余讀焉而擊節稱快繼以流涕更願駿臣異日宦轍所歷當紬繹先集而一一釐剔之斯可稱繩武而無媿乎若夫先生以忤榷使左遷而操持益厲遂致屢起屢躓有古大臣風節讀孫鍾元徵君所爲傳自能得之鄙言何足爲輕重焉

南園先生集十卷楊允撰

依水園文集二卷張縉彥撰

桐城方拱乾序詩言志文斷理古之擅一家言而戔戔自鳴者曰惡庸兼安在乎惡庸兼兼之實難班杜賦有類而學鮮克充其雕耗詩若文者不知凡幾即以其餘力肆涉於古習以爲有韻味厥自終焉古昔有也雖或引寓斟思遐心歌詠亦復如衛巖之於邯鄲而語於風雅之奧瞠如矣至若陳發秘藏較理時韻數六藝之芳潤以敷古今治亂之原則又劉子駿所云尊已守殘以自儋於末師已耳烏睹所謂坐言起行費以黃員外供奉詩人也況音高致至今師之而其書乃無他文廬陵臨川古文之一變也謂之原本六經高步史漢則可謂之詩人可乎南豐氏且不能以詩諱矣若然余安能不欽心于張坦公先生云坦公以名進士爲循良令異等讀中秘書未幾而陟諫垣又未幾而陟大司馬凡所爲皆極難耳爾時海內是何如時雖余接席氷銜亦未敢輕以詩文事溷公今年夏公乃自集詩文若干卷遺門人劉東表屬予敘予始得而盡讀之嗟乎公於詩文何其深又何其濂乎詩必敦乎理以爲志漢魏之元音理勝也

齊梁以降則離理而謀聲靡靡之隳厥志矣公抗志幽探既麗以則復典而風既戛戛乎金華復悠然而儁泉石散而爲文贍之瀾於蒼也奇離之婆娑於寥泬也博大之遊於莊衢也茂陵扶風且當儁易是又理之軼乎志以挹之有本而舒之有緒不翔于兼而兼矣前代信陽媲踪徐李惜其早世而未覩厥終二李高華沐浴日月秇壇不朽其在斯集歟余生平守一編今已耆猶然冰銜之步趨公轉恨銅龍馬首未罄周旋至今日而乃以詩文名公也若夫崎嶇百折爲人所難爲詰屈而號風雲又昔人所謂窮則益工天之所以益公詩文者良在是而合論公之詩文者不獨在是也劉生曰是足以序坦公矣　西陵孫治序

蓋關陟崑崙之坂者驚抵鵠之奇輝泝灘瀨之波者眩[illegible]之麗采雄文絕藻大體如斯然而文緣情發標旨彌高才以氣溢抒辭逌卓屈大夫蔚爾清暉卷舒雲夢司馬氏犖然[illegible]汀淮文因人顯人以文傳治乃讀公之文而歎絕者不能不[illegible]服公之人也公才高龍翰挺秀商壚望表鸞姿凝章蘇嶺漢師高閣承黃石于飛狐梁相清門煥元文于墜鵠博浩藝林縱橫理窟拔羽林之纛鏃析嵩隊之殘行古學彬彬其天性也加以志闢雅宗力扶風尚篠驂猋犢斥蕪響于蕙樓吐鳳懷蛟探洪音于蘭圃以故曹毗裁音尚識製錦溫昇染翰僅許傳碑風雅淵源于斯尚已洎乎飛步秋闈連鑣春苑援百里以烹鮮屢四封而最驥河陽閉館夾植高槐榆次清郊雙棲威鳳遂乃超擢京兆端居京被横霜氣于青蒲振風規于白馬于時天行雖剝國眚紛纏公露章摩切對仗披陳雖孤論難持而同官傾屬一時若倪司徒矢懷忠讜庭議屢聲黃鞠楙砥志靖共群摧衆職

莫不握手交歡傾衿結契時議紛紜良規納鑒反覆垣疏重增慨息既而大憝豨突巨猾鴟張塗炭生靈虔劉冠帶公旬日典樞禽皇輿難辛苦流離崎嶇奔伏豫讓吞炭憤氣薄于晉陽申胥倚庭悲聲徹于雍里集南荊之三户斬銅馬以千羣服縞從戎探鞍草檄臣力竭矣天道如何巳乃混迹窮墟海邐荒谷依林泉而棲泊侶鹿豕而優游自比遺民斯願已畢而鼎建惟新敷求舊齒勅列郡以蒲輪引崇班而側席公鴻材蓋代竭志殫心苟利蒼生惟力是視至于兟述典墳婆娑藝術正如郤縠建牙幕府守學彌惇公綽攤節轅門鈔書不輟振風騷之墜緒登大雅之雄壇不朽有三庶云無忝茲者彙傳浙右作牧雄藩鄭侯人傑何有運儲元凱經笥豈惟國用左顧長城羣懷列岳治游息甘棠晚依叢竹時從野服仰挹清塵雖復飛觴西苑竊隗

應劉摛賦平臺實慚鄒馬而颯采鴻章流連藻咏詩愛大[illegible]軼黃初奏疏凱切賈陸連驪論序雄渾韓蘇並轡正使山藏玉被鬱雲霧于高崖水泛金函繞蛟龍于浮艦雖非操蠡測海[illegible]識揄揚固亦執管窺斑有目欣賞者矣斯文未絕必有領[illegible]此推公何多讓焉

蒙居文集二卷張縉彥撰

古閩黃文煥序世代相壓軒歸前輊歸後百事胥然吾固[illegible]前人而藐後人寬弗軒之繇契時綜勢艱百倍前向令移[illegible]以立徑代縱每事全軒未堪臂攘亦何遽黯魂全輕哉遡[illegible]十有二盧稱耳統辭耳其所實轄視今文物廣狹奚似疆[illegible]簡則纖少羅遴務叢則纖多取後郡劄較昔郡劄而謂二[illegible]生不益增其病懷吾弗信也習文不復還質習齋不復返[illegible]

澆不復返濟每陷愈下欲令不相耀以和其心安嚮土以生蕁杳乎扶樹之末從馬則後之民風又視昔之民風艱矣戎巖春烁鏠鏑猶未慘彼此進退依判於車戰不鬭上首功以數萬計孫子津津火攻祇屬東蘊砲銃神器一切未與迨後而益械百出彼此相當卽起古良將誰其敵曰吾志易逞者詩文小技耳躋地在歷代後欲獨創一別體一異句前之人固已先得我間而我失其獨矣在彼出之蔑非創在我出之蔑非襲求歷何處肖似何代衆人之所譽志士之所憤也此四者民風詩文以日失前而艱邦制戎事又以日倍前而艱坦公年翁所與余揚扢丞畧同慨浩慨者何限旣身不履坐諳足不履行間三慨非所只也循覩月課商振艱於詩文屢發曰吾守其一自有肩其三者繼而聖主四顧樞垣之長特簡坦公以糾正宰執核兵機蘇氓困俾棄其一務肩其三又繼而余緣鐵纛拱樞系犍守其一坦公亦以讀禮歸廬不復肩其三鱗羽嗤隨郵筒忽來則坦公寄余詩文曰吾未能棄其一也其爲我删定之嗟夫歲月幾何時務日與國急矣誰能爲聖主肩三者而吾乃閒商於守其一然則見坦公之詩文追遡往慨何忍思何忍讀也不忍思而思不忍讀而讀味其文巍巍然八大家之擬味其詩渢渢乎原本盛唐國家之氣運以坦公詩文之氣運卜之玉者猶玉洒者猶洒迄可嶋乎再出肩三而從閒商守一捨劵吾藉以無慨矣

謏箋一卷張縉彦撰

訒世安序士無不能文而文心駿亦無不能詩而詩教衰駿者醇之衰者振之非深斯道者鮮不爽若論刱興居乎吾年友窓

右劉子行塢薛子克醇振斯道者也尤甲攤坦公先生無選詞

一僕嘗發中郎之秘熊熊巍巍塡灑高奇感鳳孤騫寧愛扁靈之

一嚇郎余亦不能不甲攤逝者詩文之變莫大乎宗福名家稱善性靈以獨究其極不過衣冠笑貌之盜異不則剝蝕盡處之歟技耳其能從事性靈醞撥斯道者有幾先生立志畢取方嬰灤坐錚鑾鸞使接聽大方小乘識剔去取而獸竟騰櫝排擠宜乎

一所謂日益而月更斯道不能不甲攤矣

一濟南王士正詩新鄉司馬眞人龍揮毫落紙如飄風要耶相公

一忠復同龍吟鸞答相嚼吆一時文苑推兩雄八駿騰踏凡馬空

一百弩射潮江海來文城百尺屹高躇爾乃破壁直造如臨衝孟津學士人倫宗今日杜陵推薛公登壇左右挽桃茢旌旗壁壘何熊熊和歌擊筑漸離市壯氣欲罷滹沱冰漁陽上谷寒正濃高秋筆墨相凴陵蠶叢鳥道不知幾千里鑿山匠手今五丁誰原從此有正始紛紛江黃弦頓何敢牲同刑蔡公玉堂安耶相司馬分陝臨東封獨宥孟津騎龍天上去蓮花玉女常相從舊日鄭門高會殊寂寞蕭條長樂閑陳鎬司馬語此意慷慨嗟予小子眞凡庸泰山拔地青萬仞區區何足窺龍蹤幸從一卷求雪懷袖中聰明欲盡神相通

跋

外集一卷張緒彥撰

江左姚其章序坦公先生以文章得罪謫謫海東既十年復撰上其謫後所爲文若干卷曰域外集以屬序于其章夫公天下之偉人也以直諫致位通顯入地事功表率天下者三十年而公尤好爲文章兵戈遊宦未嘗不資筆墨以從天下之士讀公文而相諷以學古者不可勝數公亦毅然以振廻文學爲己事

雖放廢困折栖托於魑魅豺虎之區而其文益閎傑雅粹可貴豈非非常之才卓然儷于古人者耶余讀公之文而知古今文章之盛衰其所以繫乎人者甚重也唐貞觀之際材士輩出可謂盛矣而文章猶襲陳隋之陋開元中玄宗慨然復古諸學者以原本六經而時無秀偉特出之士不能承奉天子德意以復其文于周秦先漢之隆迨韓退之氏唱古文辭于貞元元和間而習之子厚復為之後先羽翼而後唐室之文始與曩古同風及有宋眞仁之時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而學者炫于楊劉之習以聲偶摘裂為工而險仄怪僻之弊往往至于不通于是永叔子固子瞻以及尹師魯諸公起而救之而漢唐之風復盛于宋蓋文章當頹廢之後變聲韻製吐咬啁哳以膠固結轄于學士之心如百川之東潰衍漫橫決而莫之砥柱迨于此時也流弊有力者為之抉其菑剔其翳以暴然大著于天下則凡古人之所恃以表裏六經而高峙乎百代之上者不幾沉淪堙滅胥鳥獸而質艸木也歟惟夫二三鉅儒相與困軛而廓清之以道之于古人之域故小儒曲士不得以肆其說而闕言備論如日星之炳爍而不可掩也則夫文章之道必待人而後盛而能盛其衰者其人固未可一世而遇哉文章至今日極衰矣世之待韓歐其人者以振之亦甚亟矣而世卒未有能振之者何歟蓋自制義取士以來士無賢不肖莫不屈首斂氣以從事于章句之中自所謂程墨房行而外其能寓之目而寄以心者蓋亦罕矣其為學也抉蝕經傳攬擷音調以求悅時人之耳目即其間名卿碩士不過擅長于帖括以取高第流榮譽而已至于漢唐宋人之撰著舉不得少窺其堂奧也弘正嘉隆之代空同弇洲應

德熙甫諸先生憫士習之陋于是作爲秦漢韓歐之文以風曉天下雖未能盡返天下于古人而有識之士亦稍稍從之故余嘗以舊明之文能頡頏于先代者數公之力也救正以還海內大亂而文學亦日以壞雖有工文之家而或爲聱牙詰曲以自詭异或爲風雲月露以侈繁富而于古大家之矩無聞焉朝海寓乂安百務就理而文章之事尚未致于古夫文運之衰于今且百年際　昌盛之朝而又　天子神聖方欲與賢士大夫敦勉以古學嗚呼上之人右文如此而文章又當衰極而盛之時意必有瓌偉卓異之才可以紹韓歐之墜緒而颺　國家典謨雅頌之懿者出乎其間余觀公之爲文也根柢乎荀孟馳騁乎史漢浩浩瀚瀚若無涯涘及細繹之則縝密之法蒼厚之色淵湛之度凡古人所善著靡不具焉猗歟此誠今日之韓歐也使如公者十二人以羽儀乎藝林則今日之文可以攀躋唐宋而上擬西京又何弘正諸公之足云耶奈何使其老於邊鄙以廢棄于荒江窮漠之間徒與邊人戍客相率爲煩冤感憤之辭也豈不惜哉雖然公之名位出處與夫生平之所撰次久已暴著于天下矣後世之士讀公文者當亦備公之才而悲公之廢棄以老也于其集之成也書此以弁其端焉

邑人殷元福詩傷心元老死窮邊命世雄裁抹數篇謾道文山歌正氣口頭笑指甲申年

[illegible]潤堂文集二卷許作梅撰

嵩岱紀遊二卷任文曄撰

邑人郭遇熙序嵩岱紀遊者雪灘先生遊嵩岱之所紀也其詩其文炳燿藏册嗣君且[illegible]對以受梓乃問序於余以余與先生

為年家子也又能悉先生之生平先生有氣節司李江右以忤上官解組歸里肆志古文辭每於山水登臨必發為詩歌以寫其胸臆抑鬱居恒舉止端肅不苟言笑人望之如泰山喬嶽凛凛不可犯今觀其紀載一咏一嘯磊落亢直無退巽為司李時則先生之襟懷可知矣吾郡居豫州之中嵩陽在其境內北瞰恒山西臨華嶽東距泰岱不滿六七百里迺南望衡陽亦止千餘里耳則吾邑固五岳之勝也余為童子時聞先君子之言曰太史公遍歷名山大川而文辭日進杜少陵困阻於巫峽荊湘間而詩思益壯讀其望岳三章各肖其氣象則知古人之奇文佳什未有不自岳瀆之精華而出者也余竊有志焉而未逮後十餘年從東始楊公校士泰安始得近泰岱而登焉見其五夜燭龍蜿蜒而上照者朝山之香火也雲影霧靆縹緲而變幻者畢不崇朝而遍天下乎於是肩輿而陟躋天門窺日觀秦碑唐碣之跡或磨滅而不存或炳蔚而日新使予古者不勝有興感之思洵哉天下之巨觀也余退而歌咏其事漫為三十章雖不及先生之所紀亦竊自幸曰余童子時夙願庶幾無餘憾乎至於嵩岳諸峯雖在咫尺未發一遊登臨之志吾兄勝臣數過其地每為吾道其盤蜿之奇如所云太室少室盧岩崇福諸名勝與先生書中所紀略同余雖未遊嵩山而嵩山之蹟已歷歷在吾目中矣然泰岱與吾稍遠尚有攀倚之樂嵩陽近在吾境反不獲一攀緣騰踏豈山水之緣與吾亦有幸不幸耶方余之登泰岱也與家人劉雷門發笠備蓬扁而躡歡則攜手困則卧石泰松漢時之下時留余三人題跡焉今王御整往南陽近嵩山矣續識二三弟子一往遊之來必不如吾三人泰岱之啟事也惜

乎當門云亡余之登岱諸詩又為伊攜去遺失至今隻字無存者亦猶乎嵩陽之未遊是余與山水終無緣也已然一游亦足使不得往一擴其稿使不復存此又何說耶嗚呼先生遊嵩岱於今十數年矣嗣君具裝刻遺稿以傳於世使先生之詩文與嵩岱二詩並垂宇宙先生可以不朽矣余既幸先生之不朽而猶自悲其無緣也夫

石居文集二卷劉源潔撰

學古錄一卷劉源潔撰

西齋文集四卷郭遇熙撰

遂安毛際可序義旗在麥郷余以李官承乏豫闈時主試者為西樵王先生不以余之庸鄙見謝每獲佳篇必命之反復披覽始定其甲乙循撤中秋月色正午撤一卷與西樵先生挑燈共讀余決其為端人正士且沈酣于古文詞者遂為麟經之冠及撤棘則郭子駿臣也其後三十年余遊端州而郭子令從化亦以公事至端摳衣來謁時余頭童然白矣而郭子之儀觀益偉相對話甚忽忽如夢中事已而出其公餘偶刻為之流連吟諷而不能釋蓋明季詩文怪僻空疎之習時中于人心迄　興朝啟運風會一返于正而卓然能以古人自命者亦指不多屈郭子原本大家而涵泳乎六籍之義蘊崇雅黜浮披文相質至有韻之章則瀏然自寫其胸臆如閒雲之出山如清泉之下峽絕無摹擬剽竊宜乎以問世者也端州雖距從化數百里而詢之輿論頌聲翕然因嘆余三十年前暗中摸索已得郭子之為人况今者服官從政報最可期而詩文中愛民悱惻之意又時時于筆行腕行間見之尚安有疑為者乎近　聖天子側席以求

良牧而又崇尚經術之儒吾知應運而膺徵名者舍郭子其誰屬也郭子之伯祖宗伯公與祖大參公皆博學工詩文郭子已搜輯校定付之剞劂更知家學之淵源有素而孝思不匱亦于此可推矣然則纘前人之緒而光大之郭子其益勉之哉

寓理集十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張文潛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文潛從眉山兄弟遊蘇氏論文標氣而文潛更標理其所得有出於師資之外者矣顧嘗思之六經尚矣至若諸子百氏騷人辨士多離經背道之言而以爲寓理之具何哉及觀延平之論二蘇語孟說曰天地間只是此理隨人所見但其見處却有病乃知其見處雖有病要亦各據其偏至之理氣以鼓之而雄偉震盪軒豁呈露足以開人心胸終

古不廢學者精擇之而已矣昌黎謂荀楊擇焉不精其自命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然不能辨鶡冠之僞識反出柳州下而集中讀墨篇與荀楊所見何異則折衷不綦難乎但千慮一得不必文人學士而時有精詣之語可壽金石無他理之眞也故余雖學識闇昧而讀書近三十年亦未必無一言之幾于道者嘗前後所著得若干篇顏曰寓理集以俟就正先覺若謂擇之已精折衷焉而不悖于六經則余豈敢

吳隆元序人得浩然之氣則人傳文得浩然之氣則文傳求之古人兼之者其昌黎乎諫宮市論佛骨奉詔宣撫鎮州疾驅入王廷湊軍其氣可謂剛且大矣至其論文則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其人其文於浩然之氣皆不愧顧氣未有不本于理者子程子之論昌黎曰退之晚年爲文所

得甚多如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然則昌黎所以卓然為豪傑之士而其文可以佐佑六經者非有得于理而氣以鼓之歟鄘南殷夢五先生今之昌黎也先生由庶常外調兩綰黃綬敦本善俗以張子雲巖之治為法直道事人不媚上官不附權要令蘭陵時與儀封公道義相合值制撫交訟屬吏爭趨熏灼儀封之門羅雀矣先生慇勤如平日期不負楊臨賀也在達官前論事面目稜稜是非可否如食之必吐卒以剛直觸禍机顛頓狼狽中手周易一編嘯咏自若也今年春扁舟來武林大中丞朱公延主敷文書院講席與諸生昕夕論文歷舉時輩少所許可顧獨以此事推余出其寓理集十一卷屬余序之余謂先生之為人行峻而言厲孤撐特立之概似昌黎先生之文具光淵然其色蒼然殆所謂戾刻劌僞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汪洋文肆者亦韓子之文也夫浩然之氣生于集義而及其既得之也又足以配道義道義者理之謂也理與氣相待而有昌黎既以其不朽于古矣而先生又何多讓焉抑昌黎生于孟子之前其于聖人之道大綱已得而以博愛為仁以荀楊為大醇小疵先儒猶不無遺憾先生生于五子之後折衷至當故集中性命之文造微極詣大含無外細入無間視韓筆不啻突過之此又古今人難易之別也歟先生方坐皋比以六經之學開悟後進發予精蘊力在洗經翼聖之列故余論次是編舉先生風節文章之大畧為學者告焉學者欲為先生之文必先效法先生之為人因其氣之剛大以推求其理之精微如昌黎所云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庶乎

可以步趨先生之後塵矣　無錫鄒升恒跋韓子云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乃距韓子後百餘年而濂溪周子遂生于衡岳之間一時相繼而起者河南二程夫子暨明月川新吾二先生並能接洙泗之薪傳豈非九州為四海之中而豫州又為中州之中尤得扶輿清淑之正氣故鬱積者越數百年而一洩而其精者遂鍾於人歟吾鄉南殷夫子生於其鄉伊洛淵源耳濡目染得之最真以為理學之傳其任在已而汲汲彌縫使亭自十五歲即能倒誦小學至于今幾六十未嘗一日去乎儒先之書蓋先生于歸根立命之學好之者出于天性而非猶俗儒欲標榜以為名也故其不得已而著之于言無非理窟之粹精性命之主旨不求工而天下之至文莫加乃讀其文而其繼往聖開來學之意概可見矣窩理一編先生嘗柳城[illegible]南[illegible]所作釋經衡史必折衷于至是上下千古剖晰精微具有不極于理不止者豈非又與月川新吾二先生同為聖塗之津筏後學之指南歟恒謬荷青昤請業暇先生命校是集爰不揣檮昧而綴言其後

高鄭紀遊一卷暢于熊撰

協隗集稿一卷郭培乾撰

紫庸文集一卷郭培達撰

逸園文集一卷郭湯銘撰

右別集十九種

古好錄十卷郭士標集

讀史彙編五十卷梁祚明集

右總集二種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三

藝文志下

丁部集類下

曲水園詩集一卷　郜廷梧撰

蒸竹園詩集一卷　郭淐撰

宦草詩集一卷　郭湸撰

廷尉漫草一卷　梁旭徵撰

菉居詩集一卷　張縉彥撰

海上左懋第序余辛酉讀大隱制義而欽其爽邁之氣幸未同進士識大隱於余子美鄉大隱子美與余俱館試副墨而子美伯子美雖請肆業於金馬之門大隱出為清淵令余亦令韓城未幾而大隱為三原令皆為秦令益驩乃得讀大隱蕪城集

而敘之蘄城謂清淵也余嘗惟詩之興所感而作者其言[illegible]而不可得其意之所在大約言詩者本三百篇曰風雅頌人之能為朝廟音者寡所作皆國風數風有所自必有所感感物而動而後已之性與人之性交至果如無感之作使讀之者尚不知其意不知古太史何用采之以獻於天子哉吾夫子言詩謂其可以興觀群怨而徐文長之選詩也曰要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乃是興觀群怨之品嗚呼吾人命詩時必有冷風襲人肌骨皆栗不覺悲來之致而後能使讀之者有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之況徐子可謂善說興觀群怨矣嘗讀大隱危城紀事一書大隱初至清淵值賊寬序將士震集微賊頭顱不可勝數其間大隱觀賊虛實上當事者書授將士略完孤城斷戍功嗟乎登陂陀愁從灰之城黃沙漠漠閩水奔流聽鼓角聲與鐵騎相襍塞上悲風來吹鬢髮大隱其能已於此哉蘄城之詩大隱有所感也夫然大隱令三原又值賊大擾於嵯峨之間蓋以寘單日啜啜不可止大隱皆有以禦之不至亂然則有感之言與有本之氣相將而並行余又欲觀大隱郵池之詩矣

銅龍歌一卷　桑緝彥撰

邑人殷元福跋吾鄉少司空張坦公先生國初于燕市見明宮中銅龍半身方鱗謂龍鱗之方無可考作長歌以俟博物君子予甲戌成進士與館選時舉以問同學皆閧然大笑問諸前輩亦無能言者因思坦公先生為中州文獻兼所與遊者王孟津葉樹畿史局自負三長當時亦必促膝質疑而諸君子不能言也夫然後筆而記之予承乏柳城結習未忘退衙後輙與文字作緣偶閱徐文長賦麟三絕序萬歷十三年二月十八

日未時汝寧府光州光山縣高里氏曹國隆暨里長李章等呈國隆所畜牸牛産麒麟徧體及頭尾四蹄皆龍鱗鱗方棱凑縫所在並襯現紫色戢毛十九日未時絶乃曉然于龍之方鱗信而有徵宮中舊物非是杜撰但麟而龍鱗鱗而方則更竒若有良史必爲籍記以考災祥乃僅僅得文長之三絶句可歎也文中子曰遷固文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壽者亂而無序乎嗚呼豈不信哉

四種詩集四卷許作梅撰

作梅自題夫人不出則處不動則靜非勞則閒不必其長林豐草也余通籍遂遭當勝國之變　本朝拜夕郎未幾以多言自劾跧伏八載是處而閒也迨　章皇帝親政賜環左掖五年待命一年回署五月雖出入東華供職不遑而退食之暇不敢蜀務未嘗不從容卿舍烏是靜而閒也余性不耽詩感物引興亦不廢詩惟其閒也詩以詠閒抒懷也或曰詩亦癖也子雲之賦何如公和之琴爲沂道乎余曰人之精神必有所用不用之此則用之彼富貴用之聲色貧賤用之貨利此比也與用之筆墨其孰得而孰失耶余之爲詩其古人還發之意乎或曰河上曲亦閒中所作也胡爲乎別爲一編余曰黃河自汴梁淪陷而後十三年中無年不決無年不脩脩而決決而脩脩旋脩旋決旋決旋召徵桺僉夫歲無寧晷民困於役矣雖閒中偶成實以代勞人之浩歎何得云閒河上曲者志慨也如余兩賦皇華初試於越再行河潛其閒紀行有作弔古有作懷人有作賦物有作咏遊以志莊遊亦正不忘君命也庚寅客東趁廣陵春色鍾山佳氣江湖之浩森巖壑之幽深草木之葱蔚何地不堪遊矚然以

君平之卜賣阮籍之途則揚州鶴醉翁梅祗增旅人愁思耳不能成咏爲足言遊楚吟云者亦挚情比事而有合非與咏閑之抒懐河上曲之志慨同詞而異情哉或揖而退因授剞劂知人生出處動靜皆　君之賜也

休沐集二卷許作梅撰

張浯序傳巖先生所著四種詩及紀行諸什予已樂誦之湥矣壬寅予役紆道鄜南謁先生於里中復讀其休沐近作因念先生以名諫議筴治安抨權貴封章數十上　天子動容海内聳聽與長孺敬輿先後頡頏已擢同卿騷登三事乃愁然念兩尊人春秋高急請省覲余時在長安餞舍賦詩六章送之先生既歸佩用視具所以奉晨昏歡甚篤里之人咸稱頌之不啻一口時以餘閒作爲詩歌述烟巒啓故舊勞長牧贈交遊邑固嘗子午衡舉凡羽騎牧屯芻糗儲峙戶口滋息租調追呼皆不能不有慨於中且蘇門淇水之間苑囿存焉青巖矗矗珠泉湯湯訪安樂之遺蹟尋平仲之舊址嘯響猶存竹林無恙一俯一仰弔古情湥已見苑棟蛛絲陵閣玉盌山河常在風景頓殊則又太息以之於是屬詞比事託物寫懐詩滿篋中矣蓋先生依依子舍湥愛積中婉容孚外以故隨其所感長言短詠有嚶諧之德音無噍殺之厲節其爲三百之遺無疑也夫三百篇寄寓雖繁歸趣則一原本性情宣揚倫紀微獨南陔白華蓼莪鴇羽矢報劬勞即卷阿蟋蟀鳴鳩征邁北山鞅掌楚茨肆將亦何莫非移孝作忠錫類之吉詞歟信乎詩者思也本性則所思正詩者持也聲倫則所持大也先生當大雅荒榛之日一埽綺靡獨追正始遡洄而航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嘗考漢石郎中令建每值

洗沭輒取親廁腧身自湔滌而無所建白於時僅僅焉首尾五將其迂謹以彼其人第可置之里閈矜式後昆顯揚大義槩乎無聞也他若晉温散騎侍郎嶠唐狄右相仁傑戡亂回天功在社稷乃絶裾貽譏瞻雲結慕格於時數未可如何其亦有所恨焉以視先生出則忼慨輸忠歸則婉娛致孝子臣兼盡遘適靡慚今讀其休沐諸詩令人想見衮衣繡裳翩躚戲綵之樂事何其盛也不寧惟是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武侯亦謂澹泊寧靜可以致遠則先生之休沐意念深矣僅稱詩乎哉

歸舟紀行一卷許作梅撰

共城王紫綬序許子傅巖藎嘗兩賦歸來矣其一見於乙酉掖垣疏凡二疏其一疏留中復補一疏自劾當其時挺身虎圈皆髮齊張碎首龍鱗檻裾欲折天地震動矣人生之境莫危於此乃卒至轉喉虹貫仰面霜飛嗟乎此忠臣之厲氣也然而不慹其一見於己亥歸舟詩五言近體凡五十八首當其時掌尚銀漢鄉月升華日近栢梁殿霞散綺風雲直上矣人生之境莫順於此乃頓如春鷗叫露秋雁驚飈嗟乎此孝子之憂思也然而不傷持是二者以往雖與星辰爭燿可也適劉廟民有自白下來者索余槩無以應乃趣許子刻之許子前此刻各體詩凡四種行世已久茲五十八首唐惟隨州明惟清淵能臻其妙其點定評騭葉有吾鄉薛張兩前輩在余即千萬言何加焉

卧園詩一卷張縉彥撰

孟津王鐸序洙源張長公坦公兄也文章奇肆以千古自命乎避地輝州山之嶁水之麋雪饕膠雨夜漏與偕而公望公隆郭氏昆季又時載酒泥飲後寇棘與予遇於京口北固爲周遮遇

兵患長公力襄同搆嵬壘雲房備糗鑿泉皆舍之如夢中事也夫時之危嵯峨唯恐不遂况值金甲茀茀情幹驚惻又得不冀竄湫潞鍉邦假托也耶洙源詩大畧感憤坎壈之所爲也其致震震熻熻於蠨蛸町疃離别不堪之况蓋有憂悴之心焉今天子大饗格祭肆靖南蠻百神旣柔天下燕衎矣洙源思之壯山嵬壘仍咏詩于兩雪松泉間耶以遠大之才經綸偉器可籍其雄略匡倚天之劍塊然與迅帷孤獲伍耶蓋發於篇什細也施於蒼生巨也物不可終屯也坎極必亨洙源其告壯山曰辭岩嶤巇瀑漯出而展采民事海水不波獄犴不秘粤雲滇霧譚笑畢埽士君子利見之期王師之終車書無疆之會乎明明非夢也洙源得不舍山之嶁水之靡旣而幡然出林與望長公之廓而大之也勿以詩沾沾老也

澤畔吟一卷任文暟撰

文暟自爲小引風雅一道余初有志而未逮焉及待罪李信州以不克善事上官被放居蕭寺心迷意亂莫知所持有客憫余困憊時來弔唁一日出少陵詩數帙授余曰讀此可忘憂也因得夜就如來玻璃光伴闍黎子讀之讀至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之句不覺掩卷太息曰爲人受過今古同轍余倘書空咄咄也然少陵憂君愛國寄托深切乎義之下讀文具見至陳濤斜之敗房琯被譴抗疏救之卒之人參出界而身已及溺與余今日之事大小不同其趣一也獨其詩慈雖憤慨怨而不怒三百篇而後惟爲絕響余今者心雖憂慕徒能誦習遺什而已諷咏之久觸境情生勉趣學吟亦聊以自舒懷抱也積久成帙顏爲澤畔吟因嘆古人之詩類多以窮

而工余今者牢騷困頓而詩齟齬鄙陋未符乎律擲其窮有恭至與余滋媿矣黃山法若眞序余丙戌諸兄弟四百人時鑾雲雷荷先皇帝入關定鼎思得天下瓌瑋之士擢郷家以故諸君子時乘龍飛皆自砥廉隅不敢曲學阿世以鞫且功名之所爲猶憶雪渾出理貴江余偕諸兄弟祖道西郊瞻逝車悉把臂橫談皆私喜曰任天下事者必此人未幾余以不能於乎勅歲去官掌贛粵臺者七年纔而護軍壺公婁城二紀得不死於海寇提刑武林大獄繁興得不死於失出應賦江干荒邁饑蠹又不死於夔虎及待罪國門歲貧聖恩又不死於道路理骨荒山曆今十五載前得良二千石以太史出牧合樓晃同譏和璧致書不遠而理盡然山猶始識雪淹先生邂逅追憶死之狀嗟乎夫先賢者不大其用不長其年催落落不合上官悠悠髫德歲月豈竟雪南康濫寇桐樹木鮑宅流冗扶掖忠義之舊瀾拔文章之彥而亦與余之懸忝同幕聖代古人嘗云人生榮獨志雖百歲亦夭先生其往爲蒙雲扶髭於洞霄八天之上從善莪卷阿廣颺先後耶近披篆畔長吟露洗審微風含蘧芷六十年間大半皆忠君愛國勞走逸人悲歌慷慨之聲讀其滕王臺山諸什可以告東皇讀其鷄湖惜山諸什可以答天問讀其嵩少陵福諸什可以謝山靈讀其白霞香泉諸什可以詠江離讀其東閣長淮諸什可以痛哭於雲浦待經讀其名山諸勝遊可以笑傲於武陵擁霄撰青天數夜鐵鎖然熱病起忽至白社少一人不禁潤澤重音悲動大路當路治平今載其遺騎箕豈終於新榮無諸晝寧於海上鮑魚當流於東里貢江豈盡於澤畔嗟乎四十年中籠蘇伊人者往往發於太常少室之巔而萬岳煙

霞伊洛禊波祇求諸籬落藪菊澗底桃花賢者之關運伊何如哉雖然千秋事業留之太史萬賢四子劉殷七業呂蕭國奇器其譔書具宰相才者一人至才軼百代如太白少陵五柳先生猶致嘆於棗栗恩懃而殷殷袖簡闕符山頭出其明光驗諸貞享聖主下麗生民即今日者滄濱蕊藹鶴墨椽航翔陽年旭齋見螢樓朱履拜歌木鳳懲治三首不塞由麟白華其存蕊乎斧亦將愧我黃山瘞痴勿虛此百五十餘年家世之清白云爾

東園集一卷任交嘩撰

邑人許爾梅序雪潭任先生之兄爲瞻菴先生瞻菴先生爲先太僕兄丙子同年友伊時鹿鳴宴後攻苦下帷爲公車計即與雪潭先生爲筆硯交越歲己卯而余始生迨壬午而先生捷秋闈癸未滄桑既變兄以將時歸里先生以丙戌售南宮丁亥朝築蘸進士司李信州明先之聲價動朝野先兄亦復宦燕聯翩天分南北而不隔鱗鴻彈冠相慶喜可知已迺先生以不轗軻上宮得過此澤畔吟之所爲作也及先兄得子子假省覲兩家兄弟聚首里門東園之杯盤既徹鶴園之杖履方深切切偲偲恰恰如也伊時余始世弟子職得親先生道範聞先生與先兄坐談間有論說所謂詩者而余懵如也先生乃不遺棄余亦復時教誨和曾幾何時追思若前日事而先父兄與先生兄弟遂同歸地下耶耶兩楹一咏東園詩於是絕筆矣歲在丙寅具秀年兄以遺稿見示摩挲手澤不禁涕零拭淚讀之於澤畔吟則見其忠厚和平怨而不誹焉於東園詩則見其沉鬱者雄渾者悲壯者嶙峋者嫵媚彬彬耗之興觀群怨之旨繼之事父事君之大焉嵩岱紀遊名山賴以不朽而先生遨遊五嶽之懷不能無遺

憾云繁霜一編感蓮藩之變而徵於詩其他年詩更乎哉而會蓄潑矣茲三集者又取東園詩而別出之者也至東園唱和余亦厠名其間余滋媿矣具茨年兄視余爲先生忘年友俾有言於簡末余何能言思先生與先兄坐談闈所論說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聊敘世好與後先撰著之時以應之而於詩道終懵如也如付千秋而以余言玷焉余滋媿矣

清商詞一卷任文睢撰

牂牁陳名世題辭天涼雨寒雪飛氷乳鮫綃一片臨堂廡客窻彈鋏咏瑤篇琳瑯字字清商吐　豹隱全文光懸片羽從來尤物難多覩辟如西子采蓮歸捧心暫把腰肢舞（踏莎行）

懸胆集一卷南起鳳撰

邑人暢泰兆序懸胆集者同邑南羽伯先生爲諸生所著也意弱齡趨庭即聞先生除湘鄉浮粮事心知爲學道愛人者成禮而退自先生歸林後得聆謦欬習見其口不離杯酌雖貴介要津往往於醉後責呵之余因是知先生爲志士爲循吏爲步兵青白眼迨讀懸胆集而嘆先生之仁心爲質也先生之落魄也以獲怒權貴權貴之肆毒先生也以從兄之訾産從兄始篤友愛終惑貝錦以史家大義責之猶亭長之爲德不卒耳乃先生比其恩於父母有高厚之感無怨懟之辭蓋深惜權貴之誤兄而知兄之愛弟非有初鮮終也昔袁昂隆從兄服史稱其悌心之高如先生顧不足備輶軒之採耶至其痛父無祿傷母尸饔有南陔白華之思焉稚息屢殤同杜少陵之阨而感恩堂姑其京兆義姑之銘乎友朋之好先生自况之矣所云張范尹班是也母李雨祖父之大書周張郭三君子之不忘非徐孺子磨鏡

赴予之義乎衛奴弗較以視韓安國之待獄吏殆前後一致歟二姊之不能相爲或亦姊嬃申申詈予之意乎而其辭婉其旨微矣若夫憶燕婉痛炊臼思深哉情文之相生乎迨琴瑟再調内外茹荼雖伯鸞之不因人孰德曜之舉案齊眉何以加此然則先生是集愛愉悲歡靡不畢見而要以滿腔惻怛流溢於風雨漂搖之時而托酒以全其天眞宜乎天相仁人效收兩偶入致窮而後出禁嶽縲而卒解居鄉居官皆卓然有所樹立同時構之後進傳之而湘鄉之歌思至今不衰也抑余猶有感者權貴之奪人營産也爲子孫萬世計耳乃羊舌之祀已殄而若敖之鬼久餒今其墳距城東數里見宰木翁仲今皆化爲烏有雉高塚突乃爲樵牧之所往下因賦曰老松砍掘無餘蘚遺礎鏽題紀後賢噫視先生之食報爲何如哉序以歸其後人门是其中有寶符焉尚什襲藏之而子子孫孫勿替可也鄉後學[illegible]

語若出諸袖焉已也

歸去來草一卷周嗣昌撰

南遊草一卷劉源潔撰

北遊草一卷劉源潔撰

水竹居詩集四卷許爾梅撰

閩遊草一卷王時泰撰

莆陽張豐玉序憶昔壯上時尋驛車過中州歷衛抵諸郡邑皆風氣之渾厚土俗之純朴意其間多大君子可以爲維挽世道之人物今於王侯見其一班矣侯以鄰南名進士出宰書劇以寧邑彈丸黑子屬大君子製錦海内無不爲侯嘆惜而侯獨[illegible]懶下車亦不以此爲戚戚況寧值屢遭兵燹凋殘之後市無[illegible]

寧城惟青草寥寥數村里甲蝸廬奉公侯一琴一鶴蕭若無之以實心行實政常賦之外無日不為百姓分憂無時不為地方請命以故山野孑遺得保吾十室之邑庶幾乎孔子所稱道若侯於簿書之暇獨處冷署觸景歌吟相忘乎身之在氷蘗中從壬戌之秋予偶浪遊至寧侯邂逅知己隨出詩草相質頗得風人怨而不怒之旨因思向之人為侯惜者予獨為侯幸焉使侯筮仕於通都沃壤不遇盤錯焉別利器今惟寧之顛連困苦俾乃煦之育之輔之翼之則寧民得侯而更生侯因寧民而益自濬治明志撫字勞心他日為 天子股肱臣其所以造福於天下國家者端於斯基之詎此仲彼豈非天道玉成之至意耶然則侯之志在大不屑屑於富貴詩言志也掃盡浮華獨存真氣可以登開元天寶之壇躡雲泉花鳥諸傍詞壇已哉

西齋詩集三卷郭鳳熙撰

華亭李登瀛序　予讀放翁入蜀記而知古人宦遊所至未嘗不憑弔山川留連朋侶雖數語點綴而有尺幅煙雲之勢至若探奇陟勝輒引少陵詩句實之則詩與記殆互相發明者耶予自任鄜邑政拙才踈悠悠庶務案牘幾廢筆墨之緣已恍惚若夢中事古今人才分相越詎奈可以道里計也此邦鄉先生郭駿臣出其西齋詩集與粵歸日記屬予為序簿書之暇挑燈夜讀不禁喜然自失夫先生以名進士出宰東甌政成俗理當事以治行入告為一時循良最遂膺簡命方且展其嘉謨以應前席之求乃猶不廢簡墨吟詠問作其所紀之程即郵亭于役之道也其所咏之篇即山水經臨友朋聚散之作也一尊風雨明月扁舟語無不雋句必驚人又何古人之多讓焉顧先生名位方

隆將使崇論儁議發册陳謨極文章禮樂之用不然翱翔皐路藻飾宏規又非徒于山巔水涯一吟一詠與古人爭其能事也予哉幸而得脫塵鞅追陪麈尾備觀先生鉅麗之製與夫清廟明堂之什則予雖不敏敢不竭其尺寸援筆而從後哉

研齋集一卷任璿撰

呂人許爾梅序歐陽子曰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其難兼也又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余讀在菴任公研齋集而竊以為不然在菴讀書中秘正錢思公所謂非文章不可其大涵肆於風雅宜也及分猷郎署綜會計之繁典刑名之重不謂其有不能蓋將有不暇者矣在菴患君愛民之志順親信友之情無不形之於詩彼韓柳無聞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公固已兩得之也乃其既窮其詩則工非構思俞所可同日語者蓋其才大故能兼其學富故能工其氣堅以昌凡窮通憂樂倉猝繁劇舉不得以移其志故能亦其身而彰其學然研齋一集猶其京邸之所作也今復作郡蒼梧敷政教之暇覽之翠丹崖之勝探十洲三島之幽觀海市日出之變幻離奇收拾而壽諸梓俟取丹崖全集讀之必不能測其所至矣在菴公方將吟嘯靈臺闡敷太平歌賡明良詩重雅頌與詞壇騷客風雲月露爭較短長也耶余故於研齋集而預及之

泉園自吟一卷任璿撰

雒嘉賀振能序吾讀虞書命夔之辭謂詩言志而尼父亦稱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於乎盡矣合自束髮執簡讀之言長益好之故雖坎壈拓落可饑可寒而不可已於詩即告

之是能爲之而不屑焉志之所寄不能弃也然自斯荒陋無所師法徒取古人糟粕咀其味以神遊彷彿而已會鄜南太史舉奘任君以淛太夫人命假居里既壤相接乃余以莫苐末誼又同小阮諸得時過從奉顏笑曰若手一編示余則所爲卧吟詩也驟讀之而冷然善雜然以和復之穆穆乎淵淵乎而不可盡也每見近世災梨之集若披金於沙歷數葉不得一當心語類然思枕矣茲泱泱者豈金石之悅耳而雲霞之奪目移吾情甚鄉已未之役嘗與君偕計飆塵追隨燕市提命之好惠我良多時雖口不言詩而俛仰閒美秀而文聲欬皆詩意也無何奪跡沐天追今數年始及披斯卿函音潑而文明源雅而流風和平忠厚可誦而法焉歟謂如此其志而行諸遠道不在茲乎或以韻瑕吶乎神慮不流不知宏才所際何用嘯賦昔吳國倫於詩欲歲晉一體以極其變意亦如此迺識吾豫騷壇牛耳所在僕將偕二三君子奉盤敦佐齊盟以時還往覓樽細論樂當何如也雖然君之志忠孝人也太夫人方健七箸而石渠承明之廬又虛而待君以管絃鏞鼎之業吾知卧者且起而庸吟者將入而廢矣吾又得私君乎哉抑聞之古人賞音之契要於終身甫之武序詁之浩然皆牙之期也於隱顯乎何關由今以往君鳴高閭僕嘯蘇門迹遠而心恆近庶幾相信不孤遙同神賞期各好其音以明其志可也集中所謂剩有業千秋與君共勉之耳

邑人許爾梅序曉夫吾讀東園卧吟而知其奘任君之純孝也歲庚申余浪遊京師鮮故舊惟往來於任君私第其浹洽之雅不啻在東園時七月值地震余報國寓圯矣遂移榻於其私第中且月餘任君無厭色亦無德色日促膝談天井罵蓋地震且

久昏晝弗敢假寐視垣恒若傾視屋恒若崩也一夕語余曰吾以謭劣售南宮本不欲即來家君促之家慈問我曰爾入都能即返乎我思爾奈何家君撫掌曰恐吾家無福耳不即返甚幸遂匆匆戒裝今幸以君恩祖德得濫厠庶常然家慈之言無晷刻忘也屢於家報中請命爲省覲計而家君弗許聞子旋有日矣盍爲我圖之於是欷歔泣下余知其情切亦不以諛詞相勸承命惟謹及十月朔余始踉蹌抵里其尊人雪潭先生過我即曰淵子久矣吾當飲子子爲我道燕臺景色也余素嗜酒更欲爲議省覲事輒擬東園婉言之直言之反覆言之先生曰吾固無恙彼既以身許國即圖晏安不可終弗許未幾而先生病病亦不令君知也家人秘聞之方請假而先生歌梁木遂棄箕尾矣是任君之孝其黙有以相感也如此服闋後乃迎養太夫人於京邸太夫人殊弗樂也無何即以送親例予假歸里宗伯秦存張公於太夫人壽序中言之詳矣是任君之孝其愉然以相順也如此今東園卧吟一集則其思深風木而養志承懽之餘之所爲作也或寄懷曠遠切憂時變國之誠或微言刺譏亦不戾於雅正猗歟旨哉吾知任君素抱斂之則和一室放之則瀰六合間無慮外求已至於蒼古之色沉鬱之氣洋溢三十章中必有能悉之者若余也又何可與言詩

東園吟四卷任璿撰

邑人許爾梅序東園者雪潭任先生歸休樂志之居而課子讀書之地也東園吟者嗣君在菴公所爲詩也雪潭先生以名進士司李信州明允之聲震於朝其德義洽於鄉里所著東園詩集已幟騷壇而規後進矣方課子讀書時惟制科之藝是督不

以詩教而在菴或私爲之蓋其志宏也及射策彤庭果中庶常之選廼爲詩卽見推於當代宗工哲匠同館皆敬服之才人冀不可量哉在菴公氣剛而才敏好學深思才足以達所學而氣又有以攄之九所爲詩古文辭皆與時異今擢守東牟取癸亥以後詩之作於都門者別爲研齋集取甲子以後詩之作於里門者名之曰東園吟其弗忘先訓之懷蓋有足多者已若詩之追踪漢晉矩步三唐自有世之宗工哲匠邃於詩者能別白言之余何敢贅

丹崖草一卷任璿撰

益都趙執信序守登州面神山主溟海難其人矣況踐蘇端明之迹乎弇者既不足責文者類附託耳猶未必工也余居近海上欲一遊且不敢而吾友在菴任君日夕遊之及觀所賦詠前人如復作者噫是乃其人乎請列之圖經俟余按而遊焉

東園遺稿一卷任璿撰

邑人殷元福序憶戊寅仲春朔外兄在菴偕余遊白泉訪安樂窩登公和嘯臺兄慨[illegible]懷古謂中散有懷公和若步兵其庶幾乎鼓蓬池與白泉並傳千古因談詠懷詩五君詠旁及漢魏六朝三唐諸家下逮宋元源流正變如指諸掌余曰公和步兵深乎易者也中散龍性難馴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矣詠懷詩之多感慨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詩也卽易也夫詩與易非二易者象也詩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類乎易象兄謂登山云詩于遊最大謝昔人謂易爲有韻之書兄時擊節曰吾溪哉今之言詩者未之及也吾兩人當共勉之次晨兄先余返新中余尚留共城未歸無何而兄已赴道山矣鬼腦之罹

一何速哉余自是有漆園叟自惠子沒無以爲質之痛而緘口此道者數年九一時騷壇宗匠謹避之不則頷之而已嗚呼此虞翻所以數恨于骨體不媚而欲以青蠅爲弔客也今年季冬余需次都門閒月燕及寄東園遺稿一帙懇求爲序余繙閱數過見其審音赴節因心銜口皆有合乎七情之正而無詞人雕繪綺艷之習顧枚公慨然曰使在菴今日尚在所就當不止是惜乎其學之方進而沒也廻思百泉同遊時宛然心目已忽忽十有一年吞交有夢趨時無術亦且浮沉老矣進退存亡之故可勝嘆哉而燕及猶能寶其先人手澤完好如新脫稿求名公論定與以行遠而亦不鄙遺于余虛懷遠質可謂子克家矣因追識夙昔之商榷如此而以稿還之燕及俾付剞劂

似舫詞一卷任𤸫撰

辨派饒名世題辭爐火激紅蒸翔淡宅屏似舫詞一卷行間纔哀玉潤珠圓勝讀中郎黃絹真是好句天開秀奪江山香詩清艷笑邯鄲學步一般依調情餘音遏之　看他那學擅雕龍才高繡虎把賀新涼頻換清新俊逸纔藉風流向來詞宗都古推手烟雲滿紙喚醒鶯花同司筆硯聽聲聲殘月曉風付與雪兒豐案闕餘音慢

槃齋小言一卷任昌期撰

昌期自爲序予束髮幸登賢書正有事於帖括風雅一道茫然無知也同邑諸先達飲酒賦詩予在旁竊默識之後微有會心偶觸一景若或起予自省腹笥寒儉如夏虫不可語冰返而求諸東壁漢魏晉唐咸足爲我師表又不禁岐路之泣因思詩發於聲吾第抒吾志適吾情存吾性爲小言詹詹與無言同仍不

失默齋之意云爾

居播吟一卷任昌期撰

昌期自爲小引古播州相傳非人所居宦斯土者往往皆不樂蔵癸酉冬添銓授遵屬之綏陽適當其地雖耳聞是言而究莫知所指意者田疇濬鄉人民饒敷苗蠻雜與疑信以之及下車後果然風雅一道置諸高閣矣復自慰曰山水之緣其何負于人哉爰歷遊邑之名勝見鄭子厚書院在焉詢其故皆云以鄭易播亭雖未行而心已至吾播獨高其義遂搆堂而祠之余聽此不禁喟然而嘆豈非非人所居之中猶有可居者在乎播雖邊隅文教易入簿書之餘尊處家譚被兆山川所歷人事所接歲序所猶輒敢發聲如雞母率其本質悲其鄙陋何許予敢辭過而蝴叢殘

朴窩詞二卷任昌期撰

昌期自題方域有山名載朴窩竊取以思於義云何既卑且平無是陂陀哉之所救彼之所呵麗詞未賦少雪兒歌下里巴人屬和者多初焉學步調寄蹈夢于今知命終類磚磨歲不我與日月如梭聊將災木也號朴窩

蠶河草一卷尚濱馨撰

鐵樵草集一卷鄭晉熙撰

讀易草上集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或曰子以讀易命集而中多讀史何也曰子不聞伊川之說易乎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余於讀史爲隨時之誼焉曰考亭又謂讀史使人心粗何也曰考亭此言意在鍼砭永嘉輩之則矮人觀場矣且理無精粗學有互發達者雖

淺亦深迷者雖深亦淺視乎其識耳居嘗謂天地萬物皆易之案而易卽天地萬物之史故康節云須信畫前元有易又云三十六宮都是春此擊壤集之所自生也然則易爲史之案而史爲稽實待虛之證亦其然與曰易也史也可一貫之於詩乎曰昌黎謂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之四象含詩詩之六義通易其緣連繩貫正猶孫子所云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尚書之渾噩春秋之謹嚴具焉以故少陵號爲詩史奈予有志未逮何若雕蟲小技卽非壯夫有所不爲而同甫漢唐自囊經術函蓋予亦竊其心糊也

讀易草中集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自客歲杪冬廿四日至新正人日得詩廿六首付梓如左譬如時嬰起雅業誠有不能洎焉可以[illegible]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雖老莊摘其語然無[illegible]藏身漆園不受世羈蓋亦頗窺易理非老莊而已也篇始北溟書號南華水火之義了了矣故終之以讀養生主焉

讀易草下集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起人日及淡辰得詩十四首過此交盤審錄兩事互乘不暇爲矣嗚乎余書懦也風鶴警心草木亦兵簡官何足借正非自卽幸耳折楊皇荂覽者或哀其志焉

讀易外集一卷殷元福撰

候鳴集六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昌黎云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予嘗思之氣無不達者聞必先此亦如徒漢論之各自逍遙也郤子溪於先天觀物皆歲四時以易書詩春秋分屬春夏秋

冬乎嘗即時代以論詩而四序皆具三百篇其春乎其鳴也嘲陽夜半鳳嘯鵑啼騷其夏乎其鳴也雲奔霆奕石破天驚漢魏晉其秋乎其鳴也蟀凄螿寒雞猿知夢唐其冬乎其鳴也飛沙走石谷嗀叡噫即唐詩以論有初盛中晚之流變是春夏秋冬一代皆具也即初盛中晚一人以論有喜怒哀樂之互異是春夏秋冬一人皆備也持此而宋元明作者可例舉也今夫秒蕣蜉蝣一日之四序耳潛移乎一日之景而一日之氣應之故取候鳴名集紀詩若干首借邵子內外觀物之意爲卷候之先後云又後序若六卷多赴任郴城暨郴三年所作前後待梓者僅十之一憾余辛巳掣籤得郴觀串溪以瘴癘爲憂同門謝芝山酌余言曰昨聞子詩有真氣此行必無傷迨抵郴竣用備後謝死劉病而余獨三年無恙公餘輒易縈詩幽窮緣有太極是生兩儀真氣之流行也茲以言者尚其辭詩尤言之精者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可爲詩所取材也又易之爲字取象日月而伊川以日月爲陰陽之氣之盛非有物焉無他惟其真也余取候鳴名集者以候蟲效鳴雖拘墟篤時難語大方要皆天機之真不可已也而并志芝山之言於不忘

知非草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余初不爲詩甲戌館選一時徵詩者凡孝子忠臣義夫節婦烈女以及壽親舉子諸事皆於館中求之余苦不能作而又難於倩人常內發慚後見諸以詩名者所作意頗肆自是乃執筆爲之而無復前此之恥意矣辛巳外補郴城令天末荒僻纍日淒凉凡有感觸輒形於詩久之覺夙作多可笑發憤刪落欲成一家言故所刻候鳴集強半郴城作者前後什之三

而館中詩一不載焉今距辛卯日忽忽十載而余已半百有二矣未刻諸雜咏間有可存者斷自五旬以次編年名曰知非草取鄉先生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之意以志余愧於終身而未敢云過此之皆是也　丹陽蔣家駒跋嚴氏謂詩有別才而非關乎書詩有別趣而非關于學蓋所重在性靈春雨先生亟稱之至載其集詩評中近常熟錢氏竊非之而其所宗仰乃獨在前明之李茶陵茶陵之學誠博矣其詩氣象亦逼杜而或者猶以其保護善類為未真則其性情之於杜同與否耶後學不得而知之也獨以詩本性情則嚴氏之說雖未睹其大全要不可謂不近詩人之本旨者蓋才趣本之性情而性情陶乎學問學問極而性真呈應酬興而詩道絕以此辨之可以言詩即先生[illegible]編集存其[illegible]城詩若什之三館中詩一不載其[illegible][illegible]之賦聊以故讀其所存往往異趣出乎思慮之外令人一覽不知其所自來杜工部云佳句法如何吾誠不知其如何也竊是讀破萬卷胸有萬里養性真乎遺經世史之中發至情于觸目感懷之際以此跋詩即以此箋詩則先生之存詩愈作愈少而先生之評詩不屬之詩人而忽以屬之絕不作詩之蔣某或亦不為無意焉而世之主張詞壇者其將羣起而笑之也

穀庵詩集一卷郭培遠撰

學吟集一卷張來極撰

臨川陳之蘭序凡立言之道視其言前之身與言後之用兩者具而不朽之業成而詞之工拙篇之多寡不與存焉詩者言之有韻者也三百篇其人往往聖賢之徒反是者存之以示戒其用則在勸懲之際無裨者刪之而不存聖人非以意為去留道

宜爾也古人非關於人倫之大有所深感於中則無詩以周公之聖尹吉甫之賢而其可見者不多後世而一人且數千篇矣詩正而葩然出以簡樸言如其心而止後世而擲地作金聲矣郤堯夫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豈苛論哉其人既未必賢聖而又言之出於己也少真性被於人也多諛詞字奢而義儉文盛而質衰勸懲之道兩亡故曰無詩也人必大小之分明而後取舍之道得嘗愛諸葛武侯梁父吟無聲色臭味之可尋高絕千古張睢陽詩亦不減盛唐諸公然皆不以詩名世大掩小也然發乎情止乎禮義至今讀其詩如見其人小藏大也得此意者可與讀張子兩生之詩張子爲人慷慨有古豪傑之風世人坐擁有餘昧裒多益寡之義雖甚親朋與褐之夫覩之耳而張子遇人當厄一淚事動輙數百金利日損而義日增真其言前之早[illegible]已不圖流俗矣先立其大不必以小自見雖無詩可也而況[illegible]有詩乎詩止一卷余取而閱之南嶽思神禹之功西湖感武穆之烈悼天仙之去於黃鶴樓傷人事之改於白鷺園蘇門[illegible]之窩慕名賢之樂道瀟府公洞之禱嘆天命之[illegible]如[illegible]三代之盛王則有金山寺弔貞家之弱女則有銀瓶井傷絕[illegible]之難則有卧氷池笑封禪之妄則有無字碑其言不必如世人之工且多然皆一往情深猶髣髴可見其真性使讀者有所感發則勸懲之道存焉若必繩之以盛唐求之聲色臭味之間則失之矣

冷香吟一卷暢俊撰

跬步草四卷暢俊撰

黃岡程後潦跋此吾師進舉暢先生有韻之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刻[illegible][illegible]奇

妄於書無所不讀弱冠即才名藉甚不獨以詩見長迨挾策雒
造得江山之助造尤精於詩畫閒寫性真不事雕飾自然名貴
天王書得句輒自寫之遒逸儁爽讀者謂可追步中晚少陵生平
際備歷吳越燕趙而於蜀為最久其峯劍閣之嶮瀨瞿塘之
險峨江之澎湃[illegible]濤花岸足以擴其見聞而鎔其胸臆故
其詩雄渾精勁蒼鬱沉深然固由憂國傷時之忠愛積而出亦未
始非江山之助也濂寔於孝感家蔚亭太史案頭得先生詩所
志者凡之一毛耳歲辛亥秋餘仲公宰團邑先生偕至濂莊話
[illegible]行之思暇因授與步韓詩纂箋并得窺全豹後失
[illegible]之詩然非深法少陵之變[illegible]者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猶[illegible]少年遊策其馬而東遊則行數千里[illegible]
盡[illegible]而不知頻去之轉遠矣余恐侷侷而失其故武[illegible]
吾集耳濂於是益嘆先生所見足砭塵俗而詩之貴於書[illegible]
蓋詩以言志識高則意邃而趣遠少陵之所以千古端在於是
然則先生之詩雖極穠藻而皆有真氣行乎其中其所由來者
非偶然矣豈獨借助江山而已乎或曰先生家世閥閱又兼氣[illegible]
[illegible]而詩頗辛惋如蕭劉何耶則先生亦自言之人之悲歡
感如[illegible]自知有難與他人言者非拘拘學楊子所謂言
心之聲[illegible]旅[illegible]之詞也然則先生言益深而意益厚
[illegible]頻[illegible]安能解[illegible]之[illegible]浮浮
[illegible]詩[illegible]一種
[illegible]二千九百六十五首[illegible]

新鄉縣志

Vol. 5

卷廿四　祠祀上
卷廿五　祠祀下
卷廿六　邱墓上
卷廿七　邱墓下
卷廿八　祥異　拾遺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UL 11 1929

Ch L 3145.0222.83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四

祠祀志上

明則有禮樂而幽則有鬼神蓋王者治天下之大法[illegible]義有其舉之莫敢廢焉湯王[illegible]而下微子太公俱有祠廟鄉千首祭於茲矣鄉賢名宦之祠今[illegible]日且崙寰宇當之而無愧者與夫若夫白馬齊牛流傳已久[illegible]寺觀非敢崇信釋老也

先農壇在東門外壇廟[illegible]一座壇後[illegible]間[illegible]先農神位壇西旁一間為籍舍籍田四畝九分置壇東

社稷壇在西門外洪武三年建舊制狹小乾隆十一年知縣[illegible]元擴其制臺高二尺一寸陛各三級東西南俱長二丈三尺五寸左社右稷以石主之長二尺五寸廣尺有五寸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明洪武三年建壇制如社稷左風雲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壹兩右山川以若圭之
邑厲壇在北門外明洪武八年創立凡厲壇有大厲國厲邑厲鄉
厲等名邑舊有鄉厲每社一入廢
廳治新志稽古壇壝之設士以新設或以禦災其致力于神者
非其大祖為民逆災和而後神享之爾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神所憑依精在德矣今且若往牲豐潔祭祀以時其亦思過
壇之本意乎

城隍廟在縣治前明主簿王謙之洪武二年封英靈伯天順三年
知縣楊滿重脩嘉靖二十一年邑李偕寅等復脩之建後正宇兩
戟門門內新舞樓門內外治甬四十五年毁學遷等創石獨杆
萬歷間知縣李應昌嵬代盧大相繼重脩寢宮五楹則大謨劉
進士公啟李丞如尚李時德曹修　國朝雍正十三年陳

以安民無事也又令不建將安侍於是乎出帑金若干緡枋木等亭陛命令民鄭天倫李應鳳俾維與其事之時樓以後拜殿兩廊房舍自翼煥然一新而寢宮五盛坐會前爵案進者瓢瓦米糧從役工滿俱領於公惟少有不給者則僧人募安鄉為募他為不數月奐然告成煥然高敞視舊制加數倍余習爆從豐新收觀民人懽忻奔走禁禱者道絡繹不絕則又倫等因請于公求勒石以記公曰余此舉酬夙心耳曷記爲竟不朱為若等新神人之胥悅思盛美之弗彰以記屬余余自不慧敬祠之靈蒙公庇護者有年于此爲文益本志也愧駑鈍何天倫等懇至不已余乃言曰國依於民民依於神神棲於廟宮廟宮既建神靈必妥神靈既妥民必獲福公之此舉其爲民造福者無窮矣嘻謂敬鬼神非務民義乎且是役也上不煩官帑下不擾民貲

曠然出乎倖齊懸旌所謂瘠已裕民公已謙之遺今厘廟猶歷年穀數登民安物阜又孰非神冥冥中之惠乎自是益綿壽祉大昌其後神蓉有崇蔭矣公諱武人諱大謨別號敬南起家鄉進士科第相望勳業彪炳著術爲中朝冠冕永必非疑明

素格云萬曆三十一年仲冬　郭亮記吾邑之城隍廟建者不可考矣我太祖定天下之始鼎建茲廟時洪武四年辛亥也其後屢圮壞亦屢修治景泰乙亥修之嘉靖壬辰修之萬歷乙亥修之由乙亥至壬寅未三十年而復圮毀矣邑人曹南等修其後宮暨其圍廊圍垣而新之迄已未邑人和守業等修其正殿丟勸之至庚申縣館貢使于廟而火焉莫汚毀廟者極矣邑人李時蘊等修其殿宇暨其神像而新之矣廟以依神而修葺甚[illegible]落成以汚[illegible]之精[illegible]

[illegible]三祭合壇於社稷壇

明梁問孟記廟自初來漱[illegible]蠹塵潔虔安神無當焉嘉靖辛丑艮諫議李公肖寅憲路公去駐慨然興思相與請諸上謀諸衆募隅廠之財拓而宏之飭而新之後闢正宇前列戟門夾華甬路路起樂樓廟貌偷之攻而觀而春祈秋報得免弟欽之愆迨今四十禩久而傾圮爲我邑侯晉山于公來尹茲土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衆務聿新學宮齋舍既已煥然而驛遞公署臺不整頓井井復念民之所依在神神之所憑在廟名者哉程語揚孟冬等於廷令之曰城隍神一邑民人賴之捍禦禳於祭不足以成享污其宮不足以祭神其吐之民將奚賴耶頹葺之廢前人事而重葺之可乎於是朝等集衆議立斂會擇日計募聚財鳩工飭其所墜增其所缺而潤色其所未美不踰月而告

之改觀者如故焉鄉人爲余記之余曰民之福惟神是錫蒞之一林惟靜是宅廟貌如故神斯靜矣自今吾民蒸蒸錫福後豎於茲永俾無斁萬歷三年　陳至言記新中故有城隍廟其附言殿宇基址堦礎雖云淺狹然亦備有規模節經脩治亦頗足觀惟前爲寢宮者舊因陋就簡卑瑣晦暗爲風雨所壞邑人患不克任者亦非一日阻於力量不逮更新未能也無何邑侯盧公來令是邑自齋祓廟宿時顧瞻周道蓋已愀然弗寧亟欲更新之初下車百務鞅掌當俯舉者蝟集公不得不以次經理故若有關于政事益于民務者先遂一舉行若城池若學校若廨宇行署若館驛倉廒舖舍業已修舉殆盡至今年四月一日緣天旱謁廟祈澤禮畢召[illegible]持賈道昭謂曰廟貌漸壞寢宮卑瑣不成近有肯爲修飭者下對曰未公曰寢宮弗飭神未安也神靈

紳衿軍民男女者有名氏于是南等相率而求記於余仲兄大宗伯蘇門先生先生許之乃未及就草而終今八年矣嗟乎余豈敢以不文辭乎夫古之人建國分邑未嘗不立社稷祀之爲一域之履土而食穀者報也於是社稷之靈亦昭昭于一域矣而城而隍一域之衛也夫豈特玉之所不及者乎而今世之祀城隍則異于古在郡視守在邑視令守令初受事則齋于其廟虔祀而後入凡朔望各率其屬恭謁之亦祀社稷矣然壇而不廟春秋有事竣事而止城隍之祀則家家衆之凡有患則禱已則謝焉有許之于先獻之于後有禁之于先責之于後有爭則質有誣則懲凡在此城隍之一域者官師士民咸凛凛於神之靈爽也而視爲昭鑒之所禍福之司焉然神之靈爽亦時時有顯于人矣蓋人之所嚮者神之所行也而制之所因祀之所起

在是矣然事神有道也若邑之人爭則質之誣則愬之是矣乃若有患而禱之而獻之而酬之而貴之也是操一餐而冀神爲消災延福也士大夫之居官而自好者不肯以求而亂法謂神可求而移人之命乎不止此佛法清虛而人求之冀其爲消災延福也士大夫之居鄉而自好者不肯以求而居間謂佛可求而關說乎神而移人之命乎惑矣然固有消災延福者人未之思也蓋教及乎人之心而法及乎人之面法所不及之際官所不可詰也師所不可臨也而獨無能越神之視聽也人之禱也入廟而凜然不敢有越思禮神而儼然不敢有逸志夫豈爲[illegible]廟貌爾而神遂不及察乎一番于是而常無忘其禱時之志則[illegible]行事無不可告人者書云爲善降祥爲惡降殃此禳之當求[illegible][illegible]以消災延福矣[illegible]而人亦知所以求神乎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黷之而貴之也不亦過乎夫祀以獨恭則不瀆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所以要神也然人不知所以事神而事之則瀆神矣此亦余伯兄之所嘗言者而並述之時南等首事之人亦大半棄世矣余與住持李教談等歎息而勒之石崇正二年九月

國朝暢于熊記余讀易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是城隍之廢置爲否泰之鍵關有由然矣夫城隍之重如此自有明神司之以保障一方非所謂越禮而瀆祭也是以聖王御宇並崇禋祀而承流之大夫師長導民爲貴者教化刑賞必求降鑒以免獲戾于華黎新邑爲河朔要區土地廣衍户口孳乳四封內凡邑之長所得治者城隍神皆治之則廟猶堂皇也顧閱歲既久半就傾頹道會陳冲霖鳩善士某某得錢穀若干補舊增漸由正殿曹廊以及禁樓寢宇工力完美復塑侍從鞍馬宜其儀

嚴設總兩年而告成高宇綺牖金碧交輝視昔有加司事者求垂永久臧其始末請余爲記余時承乏楚竊不及搴香祐以從顧惟城隍之祠亦猶行古之道也古者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境內山川大夫五祀門戶其一城隍爲一邑門戶人所由以行止無虞而歲時伏臘飲食燕衎者也但五祀各于其處城隍廟像疑非古制然一邑中官長有署士民有舍神獨不飛其棲室乎況夫神職司監察其檢身不及有司所欲褒揚自爲神所眷佑其怙惡不悛有司所欲懲創亦爲神所厭射也他若雨暘時若百穀用登是神顯其靈斯民與有藉賴焉或淫雨烈風金飢木毀乃以警戒示罰咸而士庶有不悚然凜肅然省者乎則夫廟貌莊嚴以崇宗祀其庶幾神光普照福我枌榆致一邑之泰寧寔宰令之咎也乃敘事鄭邑俾勒于麗牲之碑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

關帝廟在東門內正殿五楹拜殿三楹舞樓三楹東西並有廂房元至正間建萬歷崇正間先後重修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王逵儉增修四十七年邑人王旬公又修之厥後春秋閣亦建於康熙三年嗣知縣周毓麟邑人任昌後等相繼重修乾隆十一年邑人張來震等改建爲五楹臺高四尺廟前旗杆二樹以青石臺翼之則邑人宋璘之創置也廟舊有香火地一頃七畝坐落王村係戒海社荒地康熙五十八年知縣陳璋因里長爭訟斷歸廟內爲香火之資每年收租銀三兩六錢乾隆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斷增租銀至五兩

國朝殷元福募脩春秋閣引

吾邑舊有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殿三楹嚴背建春秋閣從侯志也侯義勇雄傑稱萬人敵好

讀左氏春秋呂蒙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是侯之剛直坦白寢食麟經卽敵國亦心服焉眞英雄而聖賢也哉而吾邑爲報曹依劉取道所由威靈尤著關久頹圮任太守具关目覩心傷議修葺之有志未逮遂赴玉樓之召賢梳蕃及欲繼先志又恐獨力難成乃醵金同城士夫而問募引於予予謂王安石高才博學自負擬古人豪顧目春秋爲斷爛朝報至使人心頑鈍無恥遺親後君崇徽欽之禍實始於此而侯當天下分裂干戈搶攘之際手不停披是必於尊攘命討之義有心會神領者此非獨同時虎臣所不及以武侯爲百代殊絕人物援後主以申韓而國不立史官迨典午之興陳壽奉詔修史正統予魏論者追咎於武侯是侯之器識高邁卽武侯亦少遜焉史稱侯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銳夫豈氣矜之隆亦春秋之義有以褫亂臣賊子之魄侯眞英雄而聖賢也哉此闔邑藹然則瞻拜者肅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所係豈淺鮮哉捐金整飭應有同志其持予言以募之

又廟記余讀史於蜀漢得倫義之君子二人一爲諸葛忠武一爲關壯繆忠武之言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壯繆曰不計利害誤死生又曰日在天中普照萬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是皆盡性至命巍然以將相爲師儒上接孔孟之薪傳而下開程朱之鍵鑰杜工部云聖賢同時誠篤論也顧武侯有儒者氣象人能道之若壯繆則止稱爲雄勇冠世而已亦孰知學問之宏大精密洵非漢氏之所及耶本傳摹擬形似襃貶俱失蓋豪邁之氣易肖而性命之理難言司馬子長不足以知孔孟而謂陳壽足以知壯繆乎惟是至誠動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有莫知其然而

然者亭祀遍天下豈為過哉邑舊有廟頗稱壯麗年久傾圮風雨不蔽上舍王君甸公蔭金修葺更數始得告成而礱石屬記于余余曰春秋之義伸正不伸邪惇典庸禮首嚴廟貌後世佛寺道觀所在金碧輝煌無貴賤奔走祈禱薰香膜拜而二氏之徒張大其教釋入壯繆于伽藍道列壯繆為四帥怪誕不根趨利如騖其弊極于遺親後君可勝歎哉若上舍可謂知所務矣從此入廟瞻拜者輪奐聿新莊嚴肅目恍如壯繆之神武臨之在上而洗心滌慮悚然師保之惕彼剛而自矜之詩輕慮殞身之議皆不足以累靈爽而春秋大義不啻日月光昭岳峙川流為正人心而息邪慝禆益豈淺鮮哉上舍洵可謂知所務矣一時邑侯學博丞尉諸縉紳士大夫以及黎庶工商助役有差共成盛舉是宜悉鋟碑陰以志不朽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　張

褒記春秋經學也孔子作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寶書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於柱下春秋成以授魯史官左丘明執掌典籍計萬有六千六百七十二字以繩檢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真千古救世之具實聖聖相傳之道脈也傳至戰國孟子猶稱之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降及秦漢聖人不作曹董鋒起僭竊之端日滋已甚誰復有秉春秋明大義而振鐸於其間者乎惟我　關夫子夜看春秋秉燭待旦扶炎漢之末世精忠貫日紹尼山之真傳大義同天世之人止知頌其武功而不知有功于文教者尚在春秋之經學也我　國家崇儒重道振興文教設科取士明經首選故自畿甸以及通都大邑建文廟即建關帝廟修尊經閣即修春秋閣誠以千古春秋之統止此兩聖維持於其間而他無聞焉因而祀春秋亭太

宰其祭同也追五代封三代其尊同也則春秋闕之所係者重而所關者誠大也其可任其傾圮變爲瓦礫使三代神牌無地可棲 朝廷大典無地可設此亦士子之所不忍者也余年邁花甲不憚勞瘁敬約同志捐貲重建告竣之日廟貌增輝文光照耀豈徒壯一時之觀瞻遑能於閶閈哉實所以妥聖所以尊經更所以重 國典也至於闔邑捐貲姓氏共勷厥美者另載貞珉以傳不朽云乾隆十一年十一月

按帝祠遍天下在新邑者如城關內外暨集鎮村墟葢指不勝屈茲概置不錄存此者重祀典也

八蜡廟在縣治左後街 國朝康熙三十三年知縣李登瀛修雍正三年知縣王業賜乾隆四年知縣時正倶重修

按曲水村亦有八蜡廟

馬神廟在縣治東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重修

按已上壇廟各有額支祭祀銀詳賦役

龍王廟在城北郊正殿三間東配房三間乾隆二年知縣張鋐建乾隆七年知縣趙開元修

張鋐壁石余承乏新邑四載於茲值時和歲稔宮吏慶于庭士民忭於野正藉于所云優游以樂於此之時也撰厥所由賴

聖天子協靖寧之撰各上憲燮理之功而好雨及時陰無伏而陽無愆者神亦與有力焉鋐敢飲水而忘其源乎爰倣古雩

祀敬龍王神祠於城北將像而虔禮之敬署其額曰霖雨蒼生答神貺也於歲最雀候賤春秋必薦合實無負於神也雨暘以時禱求有應神忍負於今邑神所憑依將在是矣敢于落成日

磐石誌之乾隆二年 鋐後記古人不作無益鬼神不享非禮

故有功德于民者上下祗肅秩莫維殷久之陰陽胥應淑氣旁流年穀屢登閭閻繁殖而號曰平治之世後人失其義流于黷淫于顯則神亦有應有不應焉吾新爲衛郡巖邑山川社稷之祈先聖昔賢之祚靡不宏規制而妥精禋乃龍王之神能降靈液澤枯苗蔭芘生民厥功匪細而祠宇久缺栽復一歲卒無郝舉以壯有赫之觀者邑侯清苑張公以名進士宰是邑撫庸而才敏四年來利興弊除教漸化洽先符與誦要惟本于惠之心行仁人之事而無日不汲汲于民瘼猶慮雨暘或愆旱潦傷本致吾民之踣且殆也爰于丁巳春卜城北隙地大啟龍王神祠立廟以撫茲一二黔首佑以穿謐者意深且遠矣維時鳩匠選才解月俸以倡士民復邀鄉耆經紀其事毋奪人毋妨農乃遠郊近郭私鏹衆共力趨事于來不數月而由門及殿輪焉奐焉又列屋翼其旁者十五爲受胙更衣所有朔望縣衣冠搢香幣以禱神湖其舉奉者又何至焉由是而雨暘時若比戶盈寧民和而神降之福也父老子弟世世食德蒙休有不求矢弗諼而與廟並隆隆者乎因思天下事初不特有千萬人而惟患不得夫一人得其人雖千年之蠹壞可振興於一旦否則衆如符秦粟如浮寄而終不見于後者比若拔風淘不朽之一人異行見循良報最膺朝以隆大事泰山之雲觸石膚寸止不崇朝而雨天下當將新邑之惠雨長流與甘棠並茂也豈顧念風塵擾攘今昔息肩既來錄其勞焉能傳厥美借面對人殊不禁撫筵而三嘆也乾隆三年五月

謹按龍王廟乾隆九年祗領　欽定祭文恭錄爾著生功能潤物允宜崇報賢尹克新厥廟其意爲可師也

湯王廟在南街元至元間建明嘉靖間知縣方承恩重建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周鍾麟增修以二祖配享乾隆三年知縣特上勤復修嘉慶二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捐金重修之屬邑善行生員張翥董其役

周鍾麟記余以癸亥夏來令新邑戎馬之餘供億靡寧民疲奔命敉斯土者勞來安定之不遑而暇計其他哉惟是享祀之際頽廢古學暨湯王廟從殿廢墜宇傾頹中心如怛迨己巳民得休息緩且慶登先將學宮殿廡門牆啟聖文昌名宦鄉賢等祠尊經查稍符明購貲創修迄茲畢觀又建設堂講　聖諭牌坊經崇義學以正人心與文教繼以壯馬頭之氏樂橋漸次告竣又縣治內歸德街建有湯王廟摧殘已久不知昉于何代惟原其故以都殷墟在昔成湯代罪弔民修德行仁功垂萬世則並廟享祀固宜與天無極也可使榱搖摧折簷宇傾隳乎乃殫心籌畫捐貲飭材計工授食始于季春竣于仲夏傾者起廢者舉輪奐負與發廟貌聿新庶幾駿奔濟將威儀咸肅于以崇哲王而光俎豆亦千秋盛事矣第基址弘敞創制未備端有賴于繼起者云康熙二十八年七月

張鉽漢記古之帝王開天建極使兩儀以位羣生以育而仁風至化雍熙盈溢豐功偉烈載在方策者羲農二代而下僅以十數至于巍然其宮儼然其容俾數千載之下誠時為享愈久而愈不忘者惟成湯為然吾鄘屬有商畿內地南門內有湯王廟想當年孫李所至士民感戴後之人為立廟以祀之此亦理之固然而可信者廟之右方公祠在焉方公為明嘉靖時邑侯其善政多端往牒所陳班班可考士祠于此毋亦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故以類合乎日久棟宇

俾圮墻垣頹然荒烟蔓草之況無以崇德而報功也乾隆庚申邑侯趙公光莅兹土尤重祀典首新文廟次及壇壝亦已罔不飭脩洒于丙寅之春出俸五十餘金鳩工市財一新厥制命遣董厥事因而豐其棟宇高其墻垣旬月之間廟聿新矣即方公之祠亦革其舊焉從此聖王之靈旣宅其所甘棠之德久而不忘而我　侯之功德且與之並傳不朽矣漢恭勷厥事謹勒石以記其畧云乾隆十一年三月

微子廟輿地考一統志郡志皆載今無考相傳湯王廟東隙地即其址

太公廟在鳳岡宋紹聖元貞間重修　國朝康熙間知縣李登瀛修復之置祀田後裔春秋奉祭

宋邢澤民記德厚者流澤遠功大者享報豐綿祀寔久澤有時而竭報有時而息非人心之薄德與功微歷世既久可以忘也祭廢而不講廟圮而不修其以昇夫新鄉縣東社距邑二里衛河之傍茹岡之上有太公廟載在祀典享血食幾世矣廟像摧毁元祐年間里人有郎而新之殿宇廓然塑像儼列乃人心有無窮之報以太公之澤無窮也州之西有公之泉碣石以紀其譜牒文古書隸斷缺不完而尚可考由是知公其衛人然石記今在丞相塋寺跡其兆應飛熊功歸揚鷹賜履分封韜經遺世宜其位饗王爵禮崇西學編戶皆呂姓繼世有顯跡比年大丞相汲國公因祀曾祖塋域覲謁祠下稱四十七代孫廟去公之先塋踰水相向有院曰報先旌德噫春秋祈報億萬斯年而無已者以今日之人心較之即後日之人心也有繼而莫之忘也里人張慶實爲之倡始其子天保嘗從儒學願得文以記之且

以附識月云紹聖元年五月十五日　國朝任璿記華亭李侯宰鄘五載百廢維新嘗巡野而過君子之邨知伯玉之賢實產於斯爰立專祠以昭仰止于是乎文教既炳秀民用章鄘南煥然重闢一理學道德之區域甚盛事也今春侯以政成登薦剡內名有日復進余而告之曰鳳崗之上太公廟在焉其村編户多呂姓繼世有顯人雖譜牒不可考而此廟之建殆有由然乃歷宋元迄今而棟宇頹廢殊不壯觀既爲整飭之矣竊惟三代上以功名顯者惟伊尹太公爲最著葢夏商之際生民塗炭實甚而天民者出其先南巢有放己自任以天下之重迨武王之尊爲尚父也八年既久前途倒戈此而欲不爲孟津之麾得乎救民取殘公以一身肩之而不辭與孟子云伊尹聖之任實異代而同揆世或以所爲多陰謀秘術與孫吳同類並稱初不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順天應人昭昭若是也然則古人出處大節往往爲流俗所借口者率此類公血食此地世代已遙而朝歌衛水間餘勳猶在今仰視榱桷斕然几筵庶幾功德之無涯乎余聞之乃知是役皆秉成于侯而邑中呂姓復捐金買田二十畝以備春秋祭祀之用若僕識謭多勞愧戔戔者固能款贊于萬一爾李公諱登瀛江南華亭人乙丑進士以清廉愛民行取康熙三十六年四月

李登瀛詩　麗日新逢初夏時肇禋閣上拜遺祠丹書北面尊元老黃鉞東征佐太師漢樹雲埋樵牧路荒亭苔沒宋元碑龍韜豹畧歸何處俎豆衣裳萬古思　尚父當年罷釣還西風颯颯鬢成絲時逢且作漁樵叟道大終爲王者師望遠千秋存古貌象賢今日見遺碑相攜祠下羣瞻拜歲歲蒸嘗慰所思　暢于

熊詩把釣非魚氣獨雄鷹揚千載合蜀崇清明曠有殘碑在衛
水東朝一色湖

蘧大夫廟在邑東北留子村因墓建廟久廢　國朝康熙間知縣
李登瀛建祠於縣治西即省身書院
李登瀛詩特崇明德祀不為大夫村劍履遺踪遠行藏載道存
宮牆新釋菜詩禮舊登門咫尺尼山座瞻依共此尊

崔府君廟一在大家店邑人張宣建一在北小街常平倉後按公
名珏祁州古城人唐大觀舉賢良任山西長子令有虎噬人檄諸
縣殺之政稱神明改衛州衛縣令德政甚彰人多立廟奉之
國朝張縉彥記凡世之所謂神者皆古先哲王及賢士大夫其
精神注射為造化所不能滅以故祭法所載或施法勤事則祀
之若厲山之為稷后土之為社是也或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
之若禹之鄣水湯之除虐是也至如後世子胥之在吳則靈爽
存焉者也桐鄉之祀嗇夫則曾任官其地民去思不忘者也不
然者非濫則誣矣吾鄉縣治有府君廟列先傳載譚公處端留
出神於此及至衛則仙人在焉益廟為吾新名蹟久矣父老相
傳預俗倉背其舊址然不可考前明廢興不一永樂嘉靖中兩
修之兵燹後幾以水患廟貌頽圮不蔽風雨而基址亦為淋雨
所蝕不能置廊廡善士李廷植洎居人王治國等憫之醵金重
新既啟棲神之所而殿楹垣墻亦煥然改觀又恐其久而淹沒
也焉石記之按府君姓崔氏名珏大觀中舉賢良任晉地有虎
噬人乃檄致殺之遷滏陽辨負債之冤任衛擒巨蛇厭水患及
宋高宗為金人所迫時傳府君接渡以泥馬事至奇夫驅虎釋
冤厭水此施法勤事之在祀典者也又官于磁于淇此靈爽在

人與仕宦其地不能忘也至陰相宋帝之興則所云禦大災捍大患精神射注爲造化所不能滅淑其澤者思其功服其敎者懷其德游其地者瞻其威廟貌之修不亦宜乎余嘉與有底遂助金二十並闢地二十尺可容焚修居址焉尤異者余既諾斗陽李公之請爲文以記時適越于寧陵道中憑輿屬草憶府君官蹟未眞便倦欲卧宗乘馬已前追止之則巍然府君廟也古碑半滅載神蹟甚彰豈神之呼余而告之乎亦欲余之次序其事而以異蹟示之乎奇矣時丙申閏五月朔一日也順治十年三月

順治新志曰成湯太公望漢壽亭侯唐崔珏宋岳忠武皆功德垂于萬禩或其都邑或其舊里或仕跡所經歷或其戰地君子嘖嘖小人樂利此皆永載祀典可也狄仁傑不喜淫祀于數公

無懷禹

蕭晏二公廟在民樂橋北河北岸明弘治間郭英等建　國朝順治間重修

邑人劉源潔記二公唐行人也奉命詽封海外入海中拔山不得行將逮宋使海外者過其處見其人指脫水患歸而入告封爲河神以故濱河之區多祀之則經所謂以勞定國者非耶夫以身殉命而光一代之皇華豈不能報祀典以拯兆民之胥溺能致身于專劾竄于宋以監王事而全天使豈不能襄上國濟下邑以通貨賄而利漁鹽能顯靈城山指滄溟授洪濤巨浪之上遂不能默檣艫靡[illegible]出膠滯于坳堂杯水之中然則公之廟食于新繁歷歲與而祀典不忘者乃以德彝以功纂其與圖林臺榭巋然共存者豈偶然哉余故記之以告天下後世有

功德于人者

玉皇廟　一在翟舘村宋時勅建一在老君庵前明萬歷間修一在縣東四里許有高關郭氏建今廢

明縣令孟記邑西北五里許有玉皇廟歲丙午鼎新之鴛瓦甓沓金碧輝煌望若蘂珠瓊宮蓋亦本始答靈貺也鄉人磬折而謁說於余余惟神之最尊者玉皇也居則絳節藹羅祀則陶匏繭栗禴則天子荐瓚于圜丘茲舉也或近于褻與鄉人乃復磬折而請曰聞父母之恩與天地埒民輙家廟而戶祝之矧天之大德曰生為人之大父母乎衆庶憑生焉可緩也余遽爾正襟曰噫嘻不敢謝有聞於泰山之旅然其心則可嘉矣蓋唯芹而美獻之若夫沼沚之毛可羞王公夫芹也沼沚之毛也微乎其微而以之獻君子者豈以明潔與明信也噫鄉人而明信明潔不嫌於一芹之微豈鄉人而齋祓沐浴不可以祀上帝乎爰一時耆老某某某又稱悉心為善不遺餘力者詎可泯沒歟既為記其落成月日復思歲有豐歉時有盈縮數之奇偶從此徼天之庇護福田利益民鮮天札物無疵癘五風十雨嘉禾[illegible]生則報應之理亦自然而然也此舉詎可以已也或疑何以與柱下史並曰聃天之客星似與大帝並位儼亦理之或然一在萬歷三十四年夏

玉帝廟　一在城北王村一在暢家窯

三官廟　在東門外明弘治間邑人[illegible]等建

東嶽廟　在東關唐清和間邑人彭城氏戴宬氏建元至元[illegible]相繼重修明永樂間邑人劉某重建成化間典史龔順嘉靖間知縣施紀萬歷間知縣余相苑堡俱重修

元陶師淵記至元癸巳春三月二十八日[illegible]力重修
岳廟正殿暨東西廡神守二門告成主簿東魯劉秉貞率賓僚
鄉耆備牲醪香幣侑妥神像以落成之[illegible]營建之
來狀丐文劉石義不獲辭按圖衛州[illegible]之廟
記並興於五季唐廢帝清泰二年縣[illegible]於
崇化坊闤市之東漢乾祐宋乾德開寶間復加修葺其舊像司
曹廊廡一遵奉符岱宗祠制殿宇崇峻翬翰藻飾奇異怪鬼
物屬𦂳鎮奠一方以代禳考之迨今逾千[illegible]有
奇矣歲月既久興廢屢經風雨剝蝕[illegible]戎兵
廊廡悉罹燬蕩惟正殿及前闕[illegible]三楹存[illegible]至元壬午年[illegible]
[illegible]公默溫軍屯於縣命其屬周[illegible]
修完任費費供力役[illegible]

大邑鎮于衛水之陰良有以夫年來人文煥發所產多英人杰
士其大者固光明雋偉卓磊不羣小者亦能敦朴豈弟不失儒
風地界無根亦未必為神所敎培也乃必欲誣之以為無鬼神
造一旦緩急譟蕃禍亂奔走甚于細民鄙事之謗瀆何與居恆
之慢侮如彼自相剌謬也與吾邑滑陽李君方西楊君華封崔
君素穀發其殿宇告成請余記之余曰三子乎且所以禱鬼神
者不在是是無以營建之事而並書夫古人立廟之意與吾鄉
崇奉之舊之旨傳後之君子咸敬鬼神則又不可不書　任瑀
記禮玄武聖帝者是武當山也世人之廣其知也而祠宇最遍
天下其神氣則無所不之爾吾新安仁街為城社門舊有廟焉
昔人卜基肇造非無說以處此安仁街之人遂世世相率崇奉
以蓐之輪奐以新之前輩宗伯郭公司訓張公記之詳矣爾先

生爲吾安仁望族其記亦咸勒之石以相昻其於先王神道設教之意不大有合焉者乎在昔先王不囿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是故先之五教弼以五刑庶可免其不善以就於善然而教則易褻刑則易玩非示之以不可測則無以待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嘗試語人以爲善莫爲不善則者必應語人以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則弗敢有遺者以禍福之中于人心猶可用以爲轉移化導之機也今吾安仁街之人虔厥祀事蓋玄武之神不在太和宮而在咫尺間有患則禱已則謝焉實有以攝一方之善惡而爲之消災延福也者非誣也蓋以禍福之原趨避之端也趨避之端鬼神之用也借鬼神之用以助教化之所不及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不然則宗伯司劍商與之往乞余文從爲神明顯赫祐國庇民之說以詒後世耶己巳繼重修理一冊異王子養輯屬余記之余復何言第就昔人立廟之意與宗伯司訓兩先生所訓之旨而推廣之以爲吾安仁街之居人勸康熙二十八年　張來極

記真武聖祀於武當之太和宮久矣而通都大邑以及鄉村里巷亦靡不設廟而虔禮之其號爲元帝尚矣故稱元天以龜蛇爲護法蓋天一生水北方坎也元者水之精龜蛇以爲水族故真武爲龜蛇之主也鄭邑城取象爲龜閣以作鎮亦取得其所主止而不遷之義耳北門東關兩廟舊有碣矣其建在城北者乃明萬歷年建崇正十二年羽客李某募衆積資剏建拜殿三楹擴其規模美其輪奐復置廟西院莊房一處園地陸畝陸分康熙二十五年路道人復募修呂祖殿三楹又道人置田五畝以爲贍養之資香火雲集遂成巨觀奈歲際易過風雨摧殘丹滅金消繼起之功不能不望于守成者

其法徒邪一圖寄跡元門棲心筆墨刻志岐黄以覘田肘後之餘濟以衆善醵金之助恢宏先緒頓改舊觀但見層臺廣廈崚宇雕梁玉龍碧瓦金鳳朱欄真武端嚴其上羣聖拱列其旁晨鐘暮鼓夕拜朝焚有不龍虎俱伏爲寰中之蓬島也哉工竣乃敬疏以付石俾永垂不朽

靈君廟在民樂橋北

濟瀆廟在絡絲潭明洪武間建

九龍廟在固軍東南有潭祈禱最應

黑麓廟一在楊家岡一在縣北張門村　國朝康熙間知縣李登瀛重修

李登瀛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有其舉之莫或廢焉可也況乎功在斯民有禱輒應者以轉災爲豐而頓使之廟宇傾頹神栖無方寸人心之所安也哉閱考於輝邑誌有山曰黑麓之山有潭曰黑麓之潭其地丹崖翠壁茂林陰翳清流激湍杳不可測盛夏暑氣不侵正晝日不穿漏斯真靈異憑依之地也上建黑麓神祠歲時致祭莫敢或缺蓋以神能效靈於山川之間每遇亢荒之歲士人匍匐以禱祠輒以甘霖應之其廟血食之固其宜然新之去輝僅四十里神能爲德於一方不難旁及於鄰壤茲亦建廟於縣北三崗之上白雲往來丹霞舒卷其間爲靈氣之相接洵可知也第歷年以遠積就荒蕪棟宇榱桷爲風雨所飄搖剝蝕者殆不可問於是里之好善者顧而咨嗟太息亟謀重新之舉鳩工庀材一時告成乃來請記於予予既嘉神之明德有以感動斯土之民而令斯民無不盡其誠敬而又嘉吾民之能不忘神惠不惜己貲羣趨而落成也故樂得而爲之書康熙

三十三年季春

天仙廟在縣南范家堤

碧霞元君廟在北馬頭邑人王輔建一在南門外

三仙廟在縣西南翟貓村宋時建有逍遥樓黑龍池今廢

越王廟在縣西明洪武間邑人張忠等建

康熙續志云勾踐去此甚遠其像九旒無所攷也

禹石廟在故城東二里

三仙廟在原莊石門有三仙湿禱雨輒應相傳原莊是其故里三

姑存焉

金龍四大王廟一在北馬頭一在縣東衛河南岸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五

祠祀志下

何公祠祀明郡守廷魁在東郭三里

明邑人郭淐記邑爲新鄉屬衛輝府萬歷甲寅天子封親藩河洛由漕轉黃達之如景藩入楚故事而瀕漕規免者屬漕臣以河險爲口實謂西抵衛輝登陸甚便中外諸臣不能復爲衛謀幸臺使者調何公來守處糾紛游刃立解事已而人不知害省費惘勞若慈父于愛子然由是士農工役無不舉手加額謂如涸鮒游泳西江之間而所愁然慮者公守歸德業已幾二稘在吾鄉爲日幾何當遷且去也明年乙卯河洛開弗靖臺使者果再疏調公河南衛之人走衆上官願留公不聽將詣闕而籲音下不可爲矣乃相聚而謀曰公有德於吾民大矣不能婚者婚

之耕藝無資且給牛種訟不相下則反覆開諭而寬其罰或爲民害則加意剔除而戢其狂飛驛遞累公鏹發必以時歲荒民流百計活之郡城圮壞修繕以時凡此無非爲吾民者小人雖無知甘苦其亦能辨矣公今且去不可留惟爲祠宇貌公像以時瞻仰焉知公常在衛也遂相度地爲屋三楹東西廡各三楹門三楹重門一請余記之夫公守衛僅一載于茲而已何以得此于民哉蓋公才既明果足以有爲而孳孳爲百姓之念又最眞百姓亦自有心也無以動之則藏於其體而不交有以恩之則感於其中而不已其固然耳顧守而祠之郡者有矣在在祠守則守之爲守可知也守之愛在邑也吾願夫後之蒞茲土者以無忘吾民之故而併無忘公使其祠巋然千百世與余言長在則幸甚公諱廷魁山西大同人起家辛丑進士

渠問孟詩春風披拂柳絛輕爲送鶯聲出鳳城四事已沾餘也
惠一棠還見名公清摩霄蒼翠蘇山合暎月芒寒衛水明野叟
數年雞犬寂若耶溪畔簷君行

附錄孫承澤何忠愍傳何廷魁號觀欽山西大同人也生而秀整稍長嗜書以博學宏詞稱庚子魁鄉薦瓶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辛丑成進士授南直涇縣令發奸摘伏老吏不如就琹溪架石梁爲數世利以與邑大紳忤攻令寧晉秩滿當遷攀輪咽路名入拜刑部主政治獄平允癸丑出守歸德郡郡故囂凌難治有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爲名幾成揭竿公授意邑令漢甸龍縛時共推定變才亡何調衛輝復調河南蓋以福藩就封衛輝實爲孔道而朱邸建雒陽中涓侍衛爪距新銳又非賢守不任彈壓也歷三郡著能聲丙辰擢

西寧副使尋丁艱去而憾者猶煽蜚語中考功法幸得當調降黎牟守辛酉以原官兵備遼陽時遼事將潰拜命之日慨慷自誓願以身殉既至區畫兵事與袁經畧多牴牾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 大清兵濟河請于經畧扼河勿使渡不聽未幾城陷從容歸署西向雲中拜先靈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毋我顧也懷印徐步自投于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事聞贈大理寺卿謚忠愍廕一子賜祀昭忠祠

于公祠在合河鎮公名應昌

方公祠祀縣令承恩在湯王廟内乾隆十一年知縣趙開元重修

邑人張行可記祀之典大矣非有勛德于民則不得祀祀之

者民之所以報也新鄉地衝政繁古今以良吏稱者不多見嘉靖戊申冬十月我侯龍川方公奉天子命宰兹土甫半載政善民安上下咸信之鄉老路朝陽等僉謀曰我侯庇我欲報大德垂之不朽其惟生祠乎爰相告于憲副百泉路公大尹南園楊公諸君子皆曰是足以協人心矣又謀于邑庠路子子仁李子惟善路子邦直曹子子修王子子士勉輩皆曰民之心卽鄉大夫諸士子之心也衆議以孚矣于是建祠於湯廟西既成而屬行可爲之記行可嘗讀宋史得一眞西山官潭州民立生祠祀之爲勛德也我侯非大有造于民誰從而祠之乎兹姑擬其政之大者言之建城樓以戒不虞課諸生以育人才修廢墜而館舍新均田疇而民心悅名宦鄉賢二祠前未有也立之以勵風化湯王城隍二廟今將頹也新之以感人心非公之勛乎偕科不

擾而撫字切留心漕兌而起運先禁淫樂以正風俗抑强暴以安善人旱魃爲虐羣生其皇皇也親率寮屬步行祈禱而天乃雨撫按求言衆官囂囂默默也條陳庶政悉合時務而當道悅非公之德乎夫有是勳則澤足被于後有是德則惠足蒙于時歲而立祠固其所也潭州民不忘西山新鄉民能忘侯乎過此以往凡令茲土者得有所觀法而興起矣嘉靖三十一年三月

方侯政畧附 一申請免本縣二十九年周本府米五千五百餘石免本縣三十年民兵工食銀二千二百五十餘兩 一廵按御史王按臨申雪被誣久禁追贓徒犯鄭維朴馬按臨請釋被誣軍餘趙鏘等五人 一邑人王宗佑幼適王怨婦新寡幼子七歲幕夜從閭抛一嬰孩旁二人執匿名帖誣之從斷之曰是誣也寡婦産兒幕夜誰其見之即使有此豈不遂置乃遺從閭令人聞其聲乎匿名文書時有明禁遂以造言之罪罪之王氏名節始得全 一本縣五十二里逃亡過半侯到任釋逋負蠲煩苛招撫復業民幾至千人俱籍名附卷 一本縣宏農原庄二社連年水旱災傷民皆思逃申蒙存恤 一嘉靖二十九年春饑請發縣倉大小士民均沾不許欠糧攔阻不許私債准折不許酒食誘引并親隣代領里書科索 一嘉靖三十年編審遠年消乏者降二則近年消乏者降一則遠年殷實者照舊則近年富盛者升一則年過六十與年未十五殘疾極貧者俱免丁 一凡遇往贐送本衙自備傘轎整舊爲新酒席盡行禁革 一凡有役使止用班夫有工食者不用地方火夫民得樂業 一改王府折色銀麥價如故分太戶輪班役民力少蘇朝覲惟額定路費不加毫末見監止處決重犯倉內並無一人河夫

親定保夫親編門禁皂快嚴以關防鄉村市井多為撫恤孤老衣糧依時不缺夫馬供應酌中不逾　一上批集至憐留原被干証餘各令回詳下發落本縣詞但覊戎首餘令歸農並不多差勾攝招必親議罪必親定晨出夜退率以為常　一本縣夏秋稅糧共三萬四千五百有零立限勸輸不動鞭朴各以時完　一立名宦鄉賢祠北城門西門禱儒學道修大成殿修尊經閣湯王廟察院廳力役則取諸班夫之餘其甎植則取諸小過之贖故不勞力不費財安然就緒有不知誰為之者　一興學校每月朔望必會諸談類紙筆膏火自備人文蔚起　一本縣驛遞縣馬消乏過客阻滯申請驛傳道革除積年光棍另招上等富民將縣馬夫車取保編籍各州縣原編協濟工食申呈本道解發本縣令驛遞官吏親領督同應役人領給附卷

余公祠在東郊外祀縣令相其孫煌天啟乙丑狀元及第面新鄉設牲醴祭之

米公祠在西門內今廢公名壽圖

王公祠在靈治庵內祀邑令克儉

邑人前作梅記邑令王公蒞新十有七年民和化成正宜膺寵錫建大業而乃以奔邁懸車邑人士扳留不得為建祠尸而祝之之樹豐碑以永志弗諼屬余為之記余自媿不文不足以頌公然分歷蒙府歷觀善政誼不容辭公慈惠豈弟篤長者行特立之節不肯隨時俯仰其所為皆與俗吏異俗吏以巧取為能公獨廉于持已循惟正之額去無藝之征建城修橋悉捐俸而不以累民俗吏以嚴刻為長公獨慎于用法宥小過消深文聽訟析獄一切用輕與俗吏簠簋每高崖岸而公悃愊無華一不求

灼灼之名俗吏尚掾切作威福以伏物情公則平易近人辟壅愚民皆得達其所欲言之隱公之善政不既多乎然交際之禮時俗所重公獨恥以餽遺求聞達因是歷五考滯淹不遷而公不以介意視民益親邑土瘠民貧歲多逋賦公斟酌用緩委曲完解不使民罹于法又邑為八省通衢值滇蜀多事飛騎往來如織公養馬雇役不煩里甲節省浮費公私無擾亡命徒或詐爲逃人誣陷平民有藉以為功每不為辯明而械送京師公廉詰得實痛懲不復株累是以四境安堵雞犬不驚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始公之涖與十有七年福蔭其民而遺愛之繫人思者長矣昔漢何武居官無赫赫名而去後令人思擬之于公何異代同符哉公諱克儉字立庵遼東海州人戊子貢士順治九年任康熙六年致仕記之者康熙七年二月也

陳公祠在東門外祀縣令毓麟

李公祠一在縣治左後衙中祀文昌一在楊家岡東公名登瀛邑人郭邁熙記自古文運與國相關而人文天文並重孔子係易之賁曰觀乎天文又曰觀乎人文文之時義大矣哉求其鼓舞振作專司文教者惟良有司是賴吾鄉素稱文物之邦科第蟬聯甲乎衛郡比年以來兵燹之餘五穀不登士荒于學文運寖以替矣東阜李侯以雲間名宿來蒞茲土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禁私派緩催科勸農桑息詞訟尤以文教為首務甫下車即講義學延名師以訓來學之修脯不給者月試諸生寒暑不輟衡文以傳註為宗取裁以先輩為法于是小子有造成人有德鄉之人文一時大振門下之士蓬有冠中州騰薛英者僚之有

造吾廬也豈淺鮮哉邑人戴德不忘共謀建祠貌之于畏壘之祀而予爲記予因功令森嚴謝不敏閱數月　天子遴選良牧保障茲邑宜有能者　名入陛見撫軍泰公特疏薦侯勤敏俾綏邑之父老子弟倉皇失色攀轅臥轍發號呼留而不得留遂而言曰吾侯行矣流澤者永食德者報俎豆之舉此其時哉遂于義學中建堂三楹奉侯位于上予與邑賢士大夫及田里父老俱環拜而祝曰願　天子勿奪吾慈父母願吾侯亦無遽舍吾鄉而去也及命下果得留署以俟高擢闔邑士民踴躍歡呼迎于道左即請侯詣祠瞻拜下侯蹙然遽謝曰余奉　天子命還蒞茲土百役不遑猶恐辜負貽羞敢當此過情之舉乎乃塑文昌像于上俾鄉之人士得歲時俎豆焉夫文昌司文運者天文也侯司文教人文也天文明于上人文著于下無二道亦備自今以往士爭自琢磨以道德爲文章而功名事業炳燿一時則文治之盛比美前朝我侯之功將與文昌共垂以遠而吾鄉之所以報侯者豈有替哉侯諱登瀛字寶王東皋其別號也江南華亭人康熙乙丑進士康熙三十五年五月記

順治新志曰循吏之祀典凡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郡伯何公祀于新且百餘年猶令人感歎而不忍忘况父母孔邇者乎則數公之賢其尸祝之固有由也

許作梅曰語云所在無赫赫名去後人常見思明遺愛也故有功德於人者則尸祝之何公爲政余不及見也然以郡太守而祀於新邑則德惠宜民已可槩見至於殉難表忠血食京師且千載不祧爲米公令新殊赫赫矣而父老至今傳頌之於戲子産相鄭火烈人畏孔子曰以惠人米公祠祀其有以夫

寺觀附

華藏寺一名大寺在歸德街洪武間建置僧會司合節廐羅於內

福建林清源大寺見梅詩結伴同遊逸興騷上方何事爍梅花

山僧笑謂花知趣留待先生句易來

圓覺寺在五岳營亦名臨濟寺

邑人張繡彥記如來以萬法萬行普渡羣生其教平等識眞如者非在本識佛智者不假燈是以西方聖人闡三乘論演菩薩旨轉十二輪度生死海定人天之要諦凡聖之寶筏也主岳營舊有古剎高甍喬雲畫棟凝綵法容瑞相種種具足闕號既[illegible]金碧落謝激雨漂風爰及兵燹繡衣惜之余亦瞰惆隆印隆[illegible]瞻禮發願親請禮[illegible]處大喜捨乃至瓦落瓦空過者由是[illegible]任功畢而歸方西祖妙制南成靜守地藏龍坐青蓮之承[illegible]盤旋菩井花鬘那羅一殿中閟外寂而石磬木魚晨昏相嚮善信膜拜如佛出世因持貝祇乞言永壽余按此寺肇自國初古佛願化脫瞞忍辱頓錫不去見身說法以此世人皈依不疑勝宇有沉淪佛光無明滅既敘次其事迺說四偈以告來者　又脫縛和尚詩大師尚解脫撒手自蓮宮有相疑非相全空半已空袈裟斜映日麈尾少含風識我參禪意擎拳向佛攏　許作梅詩法雨恒沙落風麈不礙禪勞勞臘手足寂寂幻人天面壁原無法舌蓮非有緣相看若海岸解脫聽談元

大寧寺在司馬村即大迷魂寺金承安間建　國朝順治間重修

邑人劉源潔記夫佛者吾儒所不道為其說荒唐易于惑人也不知而為之溺惑也知而不就中分別是非從為紙排是益之惑也夫何言乎佛國也曰淨土也土之淨者豈必在大宛月氏

雪嶺蔥河及蜀之峨嵋燕之五臺浙之落伽乎九土之淨者皆佛國也淨者何也絕客塵出火宅卽聖經定靜之謂也世人不知以人定爲空守靜爲寂獨未思六宗首有相楞嚴有空不空之解耶但定中慧香靜中衆香惟上乘得解而下乘不識海汩沒乎色愛貪三慾海中非大法力其何能渡大雄不得已以解脫香現身說法離家髡頂以渡一切愚痴爲金人而示以相霍將軍于隴西得之佛相遍中國而是處有淨土是處有佛國矣吾鄉南司馬村寺曰天寧創于金再造于明至明末廢殘僧印朝懺思修復日夜募化土人馬永壽等力勤厥成惟大殿未建順治七年衆會首冀事聞風雲集捐貲而大功就成謂給孤園靈鷲山莫清淨乎此雖然大地一是居一塗無岸淨乎否耶嗣是印朝老矣無何焚修不復荒穢及晨鐘暮[illegible]皆淨土清虛中而非所謂雞田者也故奕之傳愈之表[illegible]之論啟爲雞田之偏說而起使人知衆生于靜慧生于定貫通于大學入像統會一德之義而無雞田桑門離棄虛滅之惑則佛所謂淨土始非勞于物累之地洗心藏密之一境地何必分異同而職排也哉是爲記

鄧閬孟詩　自古讒臣先地稠何等司馬此遺蹤[illegible]風沙漫廣武城荒草木繁老馬[illegible]王孫草書[illegible]蕭爲家日野寺蕭蕭倚暮村[illegible]止陽輝大[illegible]樹銘聲負有舌石氏果爲鷗宛轉[illegible]而流樂邊豈是夢心息向秋秋

張縉彥詩　天一精微不可倪星官善變化多迷將軍若識浮圖與八陣縱橫因馬蹄

許作梅詩　天高佛日一輪孤司馬遊魂信有無此地方隅終有定八風吹動草

靈蘊

龍泉寺在龍泉村西

古衙寺在李臺村

定慧寺在東社耕營

定覺寺在水東村萬曆三十九年李仲仕等重修

千佛寺在永興堤

邑人張縉彥記歲己丑余自武陟謁先子之祠而歸俄而風雨驟至翕蔚於路獸漂於野余無蓋與僕同冒雨至杏庄千佛庵而休焉孤雲上人跣足而迎至禪室見有弟坦公所題佛相非眞相我聞豈有聞之句又聞孤雲上人善解論文之語談至夜分全不涉子影孫響次晨禮佛瞻仰莊嚴壯麗令不肅然起敬孤雲曰余與彝兄性良并山主張君聖化[illegible]本村世居善人聶珣聶瑁施白地一方以定基址肇自大明崇正八年歲在乙[illegible]月逢夫錙銖積寸累勸導經營屢更朝代方幸告成[illegible]此空可稱功德否余曰且問汝造千佛作何[illegible]曰即象會心余曰心[illegible]名心象可會心即不名象且問汝見千佛是爲一相是爲[illegible]說是一相亦具衆象說是衆象實共一相余曰既已一相當碍異相既已異相當碍一相汝既見佛象佛亦見汝象汝相佛相豈滯兩相安得法身無相乎故善讀書者紙上不留一字善聽言者耳中不掛一音吾謂善見佛者眼中不着一相政如畫工于空虛中潑墨一點寫山即山寫水即水盡是妄作明乎此者所謂金沙布地也琉璃爲階也三十二相也八十種好也千百億化身也皆吾佛之影現譬如以空拳誑小兒孥指示之一一

無有若此見未除吾恐金屑着眼翳同病矣昔有客向佛而溺一僧勃然曰此間有佛客曰還我無佛處來余安知對佛而溺者非能見佛者乎孤雲憮然曰向坦公居士云佛祖非眞祖我聞豈有聞如是如是余曰汝悟如是于禪其近之矣郎爲說偈曰嗟汝世間人耳目何顚倒浮雲點大虛秋空自杲杲纔見紫金光靚而失眞實無去亦無來亦非無處討眞如一影明大小盡可掃千身與萬身總自汝心造欲知佛法身着汝劣頭腦又三年嵩岳　兄過蟬馥齋告余曰孤雲上人求文以記余不暇作也遂述其當日問答之詞以示之順治九年二月

西明寺在送佛村

邑人宋問孟記去鄘西南鄙將三十里許曰送佛蓋余先母氏家所居里也里有刹鄉人傳誦聖宋時有石佛自上游隨水瀑溪而下至此迺止因建以刹故里亦以是名刹之居林壑洄澳鬱乎蒼蒼頗擅川麓之勝故凡歷其地者無不稱盛蹟焉所有宮殿廊宇積歲不葺浸以頹圮居斯地者苦於厥費浩繁興作無力用是沿習廢惰以趨朽蠹無何有鄉耆昆弟張君諱登號古庵諱第號少泉諱寶號岐山者慨然議於衆曰噫是菩提法門自有宋迄今不知幾歷歲月而不毀者何至於茲而任其傾圮也縱無具論吾懼乎神之無棲而我儕之心爲無神也僉曰然於是首倡義舉醵貲聚而詣處者金帛米鹽咸出橐予以佐其需市材鳩工不踰歲而告成殿宇簷垣迥於昔而加豐麗焉龍宮貝葉咸儲鷲嶺之域聚塵蓮花遍滿眞丹之覽盡[illegible][illegible]蹤予心焉詳余索記余與心吾爲帶因厚且與吾子共筆研不得以不文辭余惟西來現象古人蓋欲繇是以懲惡勸善覺世迷

廣教化耳今者毅然興新千金之費裒諸旬日歷世之廢興諸一旦洵非道登彼岸標羣昏而獨照者詎能爾乎爰拾其言以紀歲月萬歷二十八年四月

王鐸詩宵寤法王湧莫知出虎方爲龕時宿鳥應火夜鬪番子歷開神呪五天發海光皈心頗有日未可限津梁　張縉彥詩

天竺來靈聖慈航不溺水巍巍眞實相渺渺虛無上白鳥翔鷲嶺慈風落曇蓋不知幾何年猶出五獅子

清涼寺在土門村

觀音寺一在八柳灘一在豆腐營

邑人暢俊記舉天下事無論難易鉅細經始時銳意猛行如飆騫揉海愚公移山必來其至而不憚其勞無他志之專而氣之勇也若叛殘矣則視爲無甚緩急率皆興事之念每每格於因循宏基中墜而福慧無緣才智者深惜之邑城北豆腐營舊有禪院供奉觀音男女膜拜香烟叢盛越歲既遠壞壁暗其丹晝蹤簷摧以風雨圖像黯昧腐敗無光諸生李君夢發修二梵之福以募葬自任精白庀材首修殿宇以次山門廊廡亦既架日荐雲更護以垣墻樹以名木實堂香積法鼓齋魚無不燦然大備焉今追昔豈非隆替之有時乎斯舉也洵所謂土地幽贊因緣會合者矣夫翔殘在天地間起顛値仆固非孱力所能勝然一倡百和合尖之功未嘗無人所望才智中懷挺拔力矯因循見而必爲爲而必勇則金繩覺路茲務宏宣即不言因果而作善有門休徵滋至吾儒徵之於理亦共握算而得者也乾隆五年九月

八庵寺在丁家屯

宏教寺在翟泊村

宏道寺在永康社元至正間建明永樂間修

雲勝寺大素觀改建久廢

興國寺在唐馬村宋太平興國間建明洪武間修

聖壽寺在小冀鎮

邑人張縉彥記自秦穆公得金神祝以祭蘸而佛之名已入中國非自漢明帝始也列子云西方有化人其教不為而自成故化人者佛之所以為教也中庸曰動則變變則化化者聖人之所不易至而佛所有事也自世失其教君以治之師儒以道之設詩書禮樂以薰習之刑名科條以震攝之而人卒不式于訓俗卒不底於善于是釋氏者流嚴八戒以救三途俾世人咸由戒以得定由定以得慧山河大地盡耀光明化成天下而不可指名于是佛之功德遍恒沙而從佛氏之剎宇亦遍恒沙然小冀邑南雄鎮桑柘滿野雞犬相聞舊有聖壽寺極巍嚴之觀創元大德中燬明屢經修燬順治四年有極越杜相與謁緇衣宗淵戒行清正命主募化七年來丹堊燦煌新舊殿凡七莊嚴像教者凡數十方丈禪室齋房凡二十餘間至十一年而告成將貞珉記之適余藩浙過里宗鳳踵門以請余曰此佛化之最廣者也何也君治之而不從師儒勸之而不馴詩書禮樂刑名科條遍施之而不服而釋氏者流振錫持鉢乃能使千萬衆捐金出粟發大喜捨成大善果是非革面革心之明驗與夫德及鄉國者化鄉國德及天下者化天下至于窮鄉僻壤村夫野婦無不稽首傾心聞風而景從此佛化之所以大而為與師儒不得不借此以補政教之窮者也夫君子游過者能化從諸吉帝主面

雜言之今宗鳳足以明佛之化又足以明宗風與相與之式於化又足以明大衆之咸沐浴于化其與君子之所遊似其蹤則昌黎以佛爲西方聖人夫

百官寺在魯堡村

入於寺在小陳堡

崇德寺在馬坊村

佛堂寺在尚堡村

崇慶寺在介三社

邑人任文曜詩南去停征旆今來山更秋門開荒蘚合寺古野烟稠鬼火吹郵舍佛光渺石丘終當祝髮老飛錫與雲遊

定國寺在定國村明弘治間重修

知縣王統記弘治甲寅夏予謝官委自綿上以新中爲四達衢民之服役駿奔走不暇比年旱澇相仍瘡痍遷播者過半處其治凡與僚寀耆舊俊髦士接談頃必廉其所以利病休戚之源間亦拜其古迹形勝如歌臺舞榭禪林道院暨戰爭壇壘亦每每詢及時聞定國寺者禪林之尤者也予以塵俗既久安得一至其地以豁吾之心目耶已而郵使者東自胙城來予迓之兼詢關門但見雲樹蒼翠瀰瀰然堆積於馬首者豫知其爲定國也又數里許恍聞山鳴啁啾載飛載止於綠樹陰中而數輩僧徒翩翩洪盛服候謁於道左及門則鳴鼓擊鐘坐予于堂上而衆僧以次參拜畢則二僧掖一老僧鶴髮童顏傴僂而前四體投地久而方興問之爲誰僉謂長老了明始以叚氏子禮華藏寺僧覺朗爲師今年已七十餘矣長老侍旁不言但目使頤指而衆徒咸祗肅雜事或茶或瓜或杯盤以次而見噫以緇流

而能剎實識序長幼如此彼能移其爲彼者而爲乎此則其厚[illegible]獷悍俗尚又當何如是未可以緇流目了明也乃縱觀其新營但見三寶有殿鐘鼓有樓坐禪有堂藏經有閣與凡方丈廚房三門寶塔皆金碧煇煌照耀人目咸了明力也費出乎已者十之三施乎衆者十之七使天下有國家者皆如了明之爲其崇職業闡風教當不止是何寥寥無聞哉是又未可以緇流目吾了明也然雖古剎而屢經兵燹碑刻漫滅存者無幾不知剎自何代廣順二年僧清海嘗修之大觀二年僧淨秀又修之累修累壞國朝景泰三年以迄于今而了明與厥徒義憲義讓等始大新之蓋其規過於古而今之談勝境者不得不與定國並縱觀未竟而部使者至登山之興敗落無餘而此心終戀戀永忘他日以事至寺者再了明以寺記請懇予方有事于皐澇瘝瘼而爲閒散遊觀之舉識者謂其不知類矣矧操觚染翰爲文人才子之文哉顧是寺爲古今名剎而了明爲人如此又有可取者皆不可以無傳也是用記之弘治九年七月

壽延寺在**宏**農村

白馬寺在白馬村

興福寺在辛村

法海寺在大李村

大雲寺在揚翟村

大林寺

宗壽寺在陳堡村

邑人殷元福記昔韓昌黎好闢佛至欲火其書廬其居絕之抑何力也迨左遷南海得大顛書驚爲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夫

乃知昌黎之所斥者特福田利益之說而未悉其精微之指也然蚩蚩之氓不事詩書諭以周孔之教未必知篤信夫因果報應而善念以慕而生惡念以畏而止則福田利益謂非釋氏之善誘不可吾邑之北二十里許其聚落曰陳堡舊有崇壽寺創於明初歷明末而象教不廢以屢毀而屢修也我　朝順治五年王姓化寺復鳩工新之越久風雨剝削漸就頹壞其里善信男女醵金整葺共襄盛舉殿宇法相各極精嚴無憾事既竣而索記於余夫余非佞佛者也何以言佛况佛捐四相淨六根超乎三界豈復規規然注意於此刹乎然因果報應鄉人之所篤信也入廟思敬而天堂地獄喜懼交集卽孔子所云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意也且此刹北近蘇門百泉煙雲出沒波濤浩渺則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所謂[illegible]人[illegible]迥得於意言之表者又寧止益於蚩蚩之氓乎乃援筆而爲之記凡與斯役者皆鐫諸碑陰以示夫有美必傳云康熙己卯

萬聖庵卽潞王妃墳故址　國朝順治五年僧眞息改建

邑人張景極記萬聖庵者乃慶潞藩趙妃墳舊址也當勝國時石垣四出蜂擁淵東層臺峻宇滴翠流霞古栢蒼松森陰布護與若狼轄入者哉　朝世祖章皇帝龍飛御極德普賚天飭部清查廢藩房屋地畝估値變價其墳瓦石玲瓏鐫雕龍鳳爲民間貲物且山岡蹊野道途荆棘累然無人承買有僧眞息卽今[illegible][illegible]之師瓶頻羅文澡諸精岐黃順治五年攜鉢南來駐錫於新鄉之靈冶庵往見其規度整飭幽靜可人欲置爲焚修禪院乃不避寒暄以財役之勞奔走晉秦結緣募衆載餘而回具稟新邑侯梁公郡守呂公司李宋公將藩妃二墳金井房屋東

至金燈寺交界西至寺兒山墩臺南至五陵岡界石北至大山並地畝共估價銀四百八十兩陸續交兌解藩司巨盈庫批收附卷給有布政司印信實收永遠執照僧始購工畋建佛舍中門塑真武神樓陽關帝閣廊取萬聖載在邑乘每逢令節慶祝皇經祝　國佑民衆駒騾易避風雨摧殘簷楹崩脫難以妥神僧復百計圖維心枯力竭次第補修不致傾圮迨老僧茶毗後其徒多福濟美兩延法師設壇開講發生滅之要機釋牟尼之與昔飛者仰而如麟鷟起菩提之心潛消作惡之念而往來達官行旅亦無不停驂駐足瞻禮贊揚誠哉兩河佛國天中祇園與戴之典樂其亦蕊珠之仙境與是爲記

林濟詩城北逸逸一徑通躋巔遙瞻紫霞中禪關未許塵姿抑已御輕颸傍嵐空　又望入烟靄一派山同人乘興到禪關千[illegible]敵破三生夢驚憶當年客木蘭

圓通庵在南門外明萬歷癸丑建

[illegible]雲庵在縣西十五里明崇正間建

[illegible]勒庵在小灘卽十方院爲往來軒車停憩處明天啟間梁祚明[illegible]僧普安募建

[illegible]濟庵在縣東五里駱駝灣

[illegible]庵在縣北三里　國朝順治間僧輝光募建鑄佛冶中現鍾[illegible]純陽二像因名庵內有藏經閣

邑人許作梅記鄘城北三里許靈治庵余外舅吳國學家世奉[illegible]游迎邑少司空坦公張先生建閣藏經于其後冶人鑄佛成離逐之得仙佛二相不模不範而肢體具足因以名庵創不紀年　章皇帝壬辰呈韓立安王侯來尹是邦百廢興起判牘之

餘閒課農桑慧此見相未莊嚴棟宇金碧雲門精舍未備美也慨然有出金布營給孤獨園之意越歲辛丑秋捐俸錢經始歷壬寅春暮成功臺殿通天居然香國雁堂安僧維亮圖立石以誌其事余曰佛何昉乎西方有聖人焉降生四瑞現廣長舌伸兜羅綿手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越千餘年教乃行震旦漢明帝用傅毅之言遣十二使取佛經及釋伽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建白馬寺于雍門外以處之中國之佛寺自此始盛于是合香積歡喜安養蓮化莊嚴諸界靡不聽梵唄而耳願望招提而膜拜而天下游惰之民孤貧惸獨之子既得出入其中解一切苦厄卽强有力者亦將革其邪僻而歸于善良以補王政之闕而助大夏所不逮然則三車之教固非小乘也況瓔花片片是玉視不以目傳而十寸當昔與[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可居安知無化人者隨機赴感說經度人俾天花亂落頑石點頭[illegible]天中之天也哉庵在人煙盡處彼行道者流疲于風塵入祠[illegible]其車馬作已度想生安穩想又非險道中一化城乎然則韓愈佛骨之諫非與曰佛覺也自覺覺他成已成物也釋伽能仁也善慈智也大雄猛勇也明行足致知力行也闢而不聽無受潤聽而不思無證有趣思而不修終無證理思學兼至也蘇爲黃能儒書有爲老泉夢眇僧而生子瞻相傳爲玠禪師後身終其身與佛卽相友善是釋氏輪廻之說也不然何其禪也又正經云四大和合指色皆歸于地則彼佛骨者宜于白雲而不宜于紫殿設當日于國門之外崇戒壇優供奉俾沙門梵香禮之如造浮圖藏舍利者退之寧爲此激烈之言耶蔭伏雲于眞際火宅最涼辦香日于康衢重昏夜曉其王侯爲庵之功德與余將

以祇園雙樹作甘棠蔭栁也檀那共襄其事者備書于碑陰

又藏經閣記云釋經者世外奇偉廣博之書也說自釋迦牟尼其弟子追述遺言綴集為十二部漢以前東土無傳焉張騫使西域乃聞浮屠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令伊存口授其經域中仍未信祇明帝感神行殿之夢遣使天竺以白馬負四十二章歸中國釋經自此始夫此四十二章者其詞淺畧平實其指歸則因七情之感應別其眞妄究其終始明智愚賢不肖之分使天下之大億萬之衆無貴賤聖狂皆知止知足而止非如後世鬼怪詩句俳優誕誑之說也厥後引源分流循枝數葉傳布翻譯至梁武帝華林之集曰經曰律則有五千四百卷之富浸假而或戒或讖或贊或頌或銘記與疏録紛見錯出而不可遏紀其間撰自沙門者固多而聰明賢豪之士處世末流無所施其能以讔謎之語抒其憤世嫉邪之懷者亦正不少然于釋氏正法之妙鮮有當焉甚而五燈焜燿三宗矛盾尚謂其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無異乎變幻嬲惱矣好高者遂吐棄一切秘典眞芥子悟意佛原不在語言文字間懸此禪矣而非佛也夫佛以空為宗也惟其意明則性定性定則慧生而萬物皆空若以有法同無法則等眞空為頑空矣亦祇要鶻突人耳不誦經持律而心於何端念於何亞諸般惡趣往來憧憧皆自一心無着而生如實心可以作佛彼釋迦者何必出家學道勤修精進始覺悟一切種智耶故經者所由適於佛之路也如珠走盤如盤走珠非經非佛也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無經無佛也金剛明心之功楞伽印心之法華嚴闡法身之體楞嚴辨法身之用卽經卽佛也得兎忘蹄而不能無蹄得魚忘筌而

不能無筌此見經不可不讀而亦不必多讀也蓋其菩樂在迷悟之間耳迷則泥恒河合沓塵悟則鏡花水月猶跡故得其奥旨而五千四百八十部只金剛一部盡之放大光明而金剛一部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字盡之九字者一字也一字者覺也中庸之所謂誠明也何必曰非孔孟之書也而火之隋開皇詔通邑大都官寫經置于寺内後世競相景慕而吾邑張大隱先生生秉靈根註金剛經行世列之大藏順治戊戌由浙藩遷右司空過里門拜佛于城北吳家堂見鑄佛治中現二眞人相旣以靈治題庵復將購攜嘉興府楞嚴寺方册佛經一藏建閣貯之作鎭曇雲迨辛丑邑侯王　公式廓梵宇工竣乃礱石屬記藏經盛舉余爲志其歲月云藏經計一千六十八種内七百八十種計四千四百三十八卷每卷目闕者二百八十

而備録　郭培遠疏云蓋聞金輪寶殿皆爲覺岸津梁暮鼓晨鐘莫非宗門花雨鄘城北郭古道舊有靈治禪林大冶鎔金現出雙神妙相慈航飛翠放爲八寶毫光坦公張司空題扁額而鈴鐸增輝傳翁許太僕撰篆文而碑碣輝煌所以衞水東流萬頃琉璃涵皓魄行山西照千重翠黛映斜陽溯厥當年地係郭氏之先業詢諸今日堂名吳姓之福田佛供如來僧居舍印少宗孔孟已登文士之場長遊釋迦遂皈佛國之域貫支硎之僻地闢門鄧是深山印慧遠之禪宗隨處皆成淨土但祇園之成毁無定故梵宮之興廢有時幽靜靈治庵幾見廻廊破瓦崔巍藏經閣時倚曲欄頽甍余也睹景興懷印也曲今邇昔爰意癸卯之夏余步東壁且鍵户下帷闖從廣武而來印投蕭寺正自逃禪削髮村舍相望談經同是少年歲月無多數莖忽成老友

時當菊月偶和僧扉綠樹青山點染短垣半壁黃花紅葉照映
佛殿禪燈曾日月之幾何而風景之頓異樓臺香閣似隋吳宮
之一飛花石砌梅臺難容東郭之敝履于是合印上人出諸袖中
之錦貝索余弁引之蕪詞惟願宰官大人善信士女慨施布地
之金如散天花慈雨廣輸千鍾之粟可作地湧岳山幸及時以
圖新應因人而成事將見星簷積翠聿響鐘磬之音斗栱流霞
常護雲山之氣共成勝果永戴弘功謹䟽

詩作梅詩曇雲蔥嶺外龍象幻中分慧焰彌天遠空香此地聞
經塵安淨土高閣秘靈文不盡登臨興悠然坐白雲　又尋秋
秋不老野水見行艖蘭若波咽石筠林僧供茶人從禪性靜日
轉午陰斜滄海浮沉路津頭已有涯　任文睦詩日暖登初地
凌空梵宇新化城雄壯岳碧殿俯南濱雙樹天花渺三車雲水
春何當塵世外伴衲老間身　又秋老波猶潤野田停去棹夜
潮侵丈室漁火煮山茶蕭颯西風壯飄零暮景斜茫茫泛大海
何處是津涯　又松梢何乍轉錫返卓東林百丈猶憑律黃梅
止印心色空香自滅山靜鳥無吟乾竺途非遠拈花暮雨沈
周嗣昌詩松枝東向轉猶是舊叢林城郭千年迹煙霞萬里心
寺容榮野色鐘響答清吟識得西來意坐忘非與沉　任瓚詩
日霽郊原麗烟籠野寺平祇林雲欲墜講席午偏明響漸孤鴻
遠秋驚一葉輕虎溪今又度三笑悟前生　又曾傳俗佛日鐘
鼓賽祇園少婦連雲袂山僧餉午飧偶從禪逕東來踏雨餘痕
耕具爭相易農人不憚煩　任昌期詩齋宿安禪地雷音震旦
鳴月藏林鳥靜風動雨煙輕鐘響喧幽寺經聲遶壯城石鱗頻
在望寂感悟生生　劉源潔藏經閣詩空中函大藏何處問三

乘開篋餘花雨洗心斷葛藤山遥雲作幔天近月爲燈欲覔西來意人閒卽是僧

如是庵在河壯岸卽張司空縉彥別業依水園改建兩壁有王文安鐸書竹郭山人世元松鶴

許爾梅詩枯樹猶然鳥雀喧行來無復舊亭軒不看宗伯東牆竹誰識當年依水園

任瓚詩步屧隨秋風長歌倚衰柳我來逼九日臨流登土阜盤列牛心炙杯傾茱萸酒座中語雜遝日夘將及酉僧送過前溪寂寥人散後佳辰復勝遊吁嗟爲之乆往者有明季尚書踐台斗風流首盟津雅稱金石交到此濡醉毫夜半狂呼走龍雷護墨莊風雨驚戶牖聲氣相頡頏盛事成不朽盟津騎鯨去尚書化鶴否與可竹猶新盧鴻宅誰受猶傳塞外言作供瞿曇叟可中意已忝如是名焉取試問平泉墅曠逸何曾有寺田茂葵菽佛火明栱枓是節東籬菊莖茸多踐蹂來看此地花未落樵蘇手白露滿前川秋期莫相負

九蓮庵在西門外天啓年間建

老君庵在縣西高村

尚濱馨任瓚郭遇熙任昌期許爾梅呂應王時泰聯句詩聯鑣迎紫氣（尚）春草碧於藍（任）金闕五雲起（郭）瓊樓一水涵（任）登高賭壯極（許）凭檻眺城南（尚）好鳥鳴新柳（郭）野花明遠嵐（許）跏趺聊趣俗（呂）吟咏漫成酣（任）小飲依蚕市（任）輕陰薄道庵（王）

任昌期詩正是花朝日西郊入道庵還看近柳綠好對遠山嵐傳

臺臨溪酌聯詩就野談雲迷遊子去歸路傍寒潭

石佛庵在衛河濱

尚濱馨許爾梅白受采郭遇熙任昌期聯句詩臨流衛水上 尚 祓禊執蘭芳 許 細柳分唐苑 白 脩林汎晉觴 郭 適逢元已日 任 恰是又三陽 白 漁棹輕風煖 尚 鶯鳴麗日長 許 紅飛桃片片 郭 綠暗絮揚揚 任 酒酹清溪曲 白 詩裁石梵傍 尚 陳宥疑素瀨 許 得句慙華光 白 雨麗油花卜 任 雲湲金劍翔 郭 源泉瀠赴郭 任 小會憶東堂 尚 精舍青鞋滿 許 詠歸樂未央 郭

呂祖閣在民樂橋北乾隆五年韓城貢生衛霍建

邑人張來極記呂祖道號洞賓又曰純陽子舉唐進士不仕從鍾離祖師學修煉引息法道成登仙籍度城南之柳覺盧生之夢其驗也他若新豐鸞鼎應衍數呈靈萬世利賴永爲趨避指南吾邑迎暘門外大橋北之真武廟右有殿三楹規模狹隘將淪朔望老幼接踵拜不容膝適有衛君瑞徵陝西韓城人也賢喬梓貿易新鄉樂善好施剏未有修廢隆功德未易僕數丁巳春發虔建閣因旋里不果欣覩嗣叠山君鳳毛濟美善繼善述庚申春相形度勢購工告成而規模頗飭遂迎呂祖于其上瞻仰之際歧舌而贊稱備績爲古云作德日休不可爲衛君詠哉是爲累數語以誌功德云

白鶴觀在三官廟內宋時建有劉海蟾堂潞安郭世元像贊刻石

邑人路珠記新鄉之有白鶴觀其來遠矣蓋因有白鶴先祥故以名觀政和中秦人海蟾子過斯地留仙跡飛篆於觀之壁好事者摹之以素縑鐫之以翠珉皇統三年縣令王廷直斜劉海蟾堂刻爲石記繼時嘉士名公假道至是無不寓目留詠觀事

之盛蓋可想也金元兵燹遺跡尚存歷國朝至成化間沁水衝決頹圮殆盡弘治癸亥邑人王君佐與其族姪琮同慶興復又捐己地以恢拓之協力贊襄者凡十有七人為正殿拜殿三門兩廡內三官三清四師諸司以激勸善惡命道士王守章等主之人守焉有求必禱凡禱必應亦一時之偉觀也至嘉靖癸卯沁河又泛門廡就圮道士趙潤與義官王讓等起圮植頹越明年而告成欲併前重修者而鐫之石請余記之余惟有觀則儒可依也有儒則觀可名也鐫石則傳可久也吾茲記之雖非白鶴復巢海蟾復過從之緣事而探仙跡之微或不至於湮且沒也

上德觀　在縣治西南久廢

太素觀　舊在城隍廟西界至元四年建雲勝寺今並廢

順治新志曰古云佛如日道如月儒如星其言固不足道今人尊佛剎等踰于樹犍孰爲之耶黃老家崇奉則色[illegible]二氏而已孟軻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詐作僞曰韓愈上佛骨表范縝作無佛論千古韙之新中彈丸邑耳佛寺至二十有八豈真西方聖人教演而東者哉儒董孔子淨土顏子逍遙老子載在釋典何其誣也雖然以至狂[illegible]之人語以仁義則茫茫語以輪迴則戰戰匹夫負心有時[illegible]於官而不敢誓於神曰諸六宗聖人以神道設教[illegible]附非正德昔人有涉葱河雪嶺以從者何意乎[illegible]祠之理公先生纂新志而於古刹皆仍存其名其此意也夫

康熙續志曰新邑人文之區二氏之學非所尚也而剎宇殺列指不勝屈或亦神道設教之意乎故以是終焉

任璿曰一方建置皆非偶然無論城郭準乎王制橋梁備乎考

工莅茲土者不可令其廢墜卽梵宇琳宮之輿誌之形相家亦
必有故苟非濫設胥載篇端肇造斯勞用寔始事以勸善也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六

邱墓志上

從來墓以人重死士之壟樵採有禁焉新鄉有蘧伯玉墓爲志乘之光知洛王墳在故明時規模宏麗今已改爲佛舍矣若夫掛劍徐君之墓下馬韋相之墳與韓愈之爲文以祭田橫其相感之深又別有在也

周蘧伯玉墓在縣東北君子村

漢袁紹墓在縣西南十里故城昔土人曾掘一石刻云漢袁紹墓順治新志一統志則云在鄴未知孰是按紹領冀州牧留此葬津軍敗後病發七年憂死葬此

五代呂歲休墓在縣東南十里呂村後周戶部侍郎顯德元年殁葬此

宋呂大防廟墓在縣東三里近衛河邊數塚相連

元魯王塚在縣北十五里魯堡

慕完墓在縣北三里茹家岡完刑部侍郎至順間封衛郡公葬此

元虞集慕公世德碑至順辛未衛郡慕公完自參議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行臺江南且行來告於集曰完承祖父之教以有位於朝官正三品祖父皆有官封重雖朝廷寵光之厚祖先積累之淺弟克金石以表神道是無以報君親也子執筆太史黍在同朝幸有述焉既行命其女之夫前翰林國史院應奉進士伯顏以其家世爵里之狀來謹按而錄之慕氏本慕容後有所避去容易完系出隋西河府君三歲至宋進士承直郎丹州宜合叛始顯號之後曰憶憶生攄及五郎攄生津津生子曰完養子曰寧女二長贅周顯應衛輝路判官次適高尚德全完三十有璡玠卒女瓚女三人長適尚恪寧及二子俱亡五郎生源源生子曰琦曰賓曰憲曰尚曰宣琦生福典賓生瑛琪女一人適李世英瑛生鈞鐸鑑琪生錫憲生琛瑞璦瑜女一人適張從政宣生璡此其世次也諱攄府君事逸不傳贈加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衛郡侯夫人馮氏贈燉煌郡夫人諱津府君字巨川自新鄉徙衛城以學稱推爲吏歲壬辰金亡率老稚五百餘口內附明年夏眞定五路萬户府辟知管補衛州提領案牘累授衛州等處提領至元十八年七月二日卒壽八十有六後以子完貴累贈加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燉煌郡侯夫人孟氏蔣氏皆追封燉煌夫人今贈集賢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衛郡公兩夫人皆衛郡夫人賓新鄉縣課稅官完縣憲司察院禮部史累官刑部尚書特進中奉大夫侍御史妻賈氏

追贈衞郡夫人繼室李氏封衞郡夫人贊前太常禮儀院太祝官此其官牒也衞之新中鄉賢里者慕氏之先塋也郡公侯之墓有表者蘇完而貴者也完十三歲而孤家貧蔣夫人教之有法讀書以自立慎重寡言笑及試吏有能聲在刑部重囚之獄必求所以生之時宰擅刑以作威獨不為屈治獄平允寬明人咸服之所以能歷任顯要恩及祖父非偶然也集聞方金之亡國家之初有中原法令未周悉征調係於長吏之重輕郡公之仕不出于州里之間遂終其身其陰德必有過人者雖不獲見于傳聞觀於完之處心行事亦足以見其為德哉銘曰我聽衞城其樹渠渠昔來臣附我居卜諸有籍有圖有簡有書慎我奉行端我走趨保爾父子安爾室廬樹有加蔭田有新畬保完撫綏司牧之劬來命于朝守宦焉渝官之弗渝積惠永響相在其子衣冠舒舒踐省歷臺論議謀訏謨因時寬譔此圖孫蔭功其躬高蓋軒車歸覲其家廟寢孔除命服來錫印懸綬紆徽周之墟先世所居赫然封君自伯公侯源泉溶溶其木千千神道有碑昭德之符至元二年夏五月吉日

明潞王墓在縣北二十五里五陵山麓次妃趙氏墓在右祠宇規制恢廓金碧俱存今改為梵宮

明史諸王列傳潞簡王翊鏐穆宗第四子隆慶二年生生四歲而封萬歷十七年之藩衛輝初翊鏐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莊徧畿內比之藩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侈翊鏐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者其後福藩遂緣為故事明初親王歲祿外量給草場牧地間有以廢壞河灘請者多不及千頃部臣得執奏不盡從也景王就藩時賜予槩裁省楚地

曠多閒田詔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萬頃部臣無以難至福王常洵之國版籍更定民力益絀尺寸皆奪之民間海內騷然論者推原事始頗以翊鏐為口實云翊鏐好文性勤飭恒以歲入輸之朝助工助邊無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問至翊鏐悲慟廢寢食未幾薨世子常淓幼母妃李氏理藩事時福王奏請輒取中旨帝於王妃奏亦從中下示無異同部臣言王妃奏陳四事如軍校月糧之當給發義和店之預防侵奪義所當許爭議祿之欲先給王莊之欲更設則不當許且於王無絲毫益徒令邸中人日魚肉小民飽私橐將來本支千億請索日頻盡天府之版章給王邸而不足也不報四十六年常淓嗣崇正中流賊擾秦晉河北常淓疏告急言衛輝城卑止惡請選護衛三千人助守捐歲入萬金資餉不煩司農朝延嘉之盜發王妃塚常淓上言賊延蔓漸及江北鳳泗陵寢可虞宜早行勦滅時諸藩中能急國難者惟周潞二王云後賊躙中州常淓流寓於杭順治二年六月降於我　大清

神宗賜祭文維萬歷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皇帝遣伏羌伯毛國器行人司行人鄧要修賜祭潞王文曰惟王國之懿親肆紛[illegible]之數宜膺備嘏胡遽長終訃音來聞良切傷悼特茲遣祭用表親情仍命有司為營葬域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又諭祭文維萬歷四十二年皇帝遣司禮監管文書御馬監太監金忠諭祭潞王曰惟王誼體先皇疏榮介弟勳高磐石望重維城何意茅分遽云蘭萎悲深同氣悼切本支特遣中涓載修秩祀歆茲眷渥用妥明靈　神宗追封潞藩傳媵趙氏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定制惟王正配得冊為妃至于侍媵側斬不封而効

有勤勞情有可恤者亦得推恩而追錄焉爾趙氏係聖母欽賜隨封之國難拘常例特允王請追封爾爲次妃以彰朝廷篤念親王之意靈其有知服此休命萬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神宗遣祭潞妃趙氏文維萬曆三十年歲次壬寅三月甲子朔越廿六日己丑皇帝遣本府承奉正馬圳致祭潞藩侍媵追封次妃趙氏曰惟爾性姿柔淑出自天關隨從親藩條聞淪逝特頒祭歆此殊榮　熹宗賜祭潞王生母次妃楊氏文維天啟七年丁卯七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皇帝遣承奉正寗濟時賜祭潞王生母次妃楊氏文曰惟爾毓德名門嬪于藩服慈溫且惠宜壽而康胡遽棄捐殊深悼如儀遣祭尚克歆承

潞國新阡作樹詩壯麗羨門半蘚苔有墓蕭松華何處落馬鬣崇寂寞獨見王孫草綠懷妃子寸步空山人影絕白日野猿哀　劉源淵詩帝子今何在空餘千載墳古墻棲佛日金井護慈雲殿在僧難守田憑野老耘鳳凰山色改無復氣氤氳　周令樹詩策馬前王墓蒼茫龍虎形壑深一水白天近萬山青風雨精靈集松楸黎兕觸年來中使去碧瓦坐流螢　李登瀛詩昔年帝子分藩地今日蕭條遂佛場紫鉢高僧談大乘白頭道老說昭陽松風夜撼龍蛇窟錦幕春添燕雀堂望帝靈魂竟誰在金輿石馬一時荒　又彤門無復漢諸王園寢依稀蔓草荒高閣連雲棲鸛鶴空山落日下牛羊數聲清磬添朝課一盞明燈作夜光極目銅駝荊棘裡百年遺蹟總滄桑　殷元福詩高邱突兀倚蓮岡前殿空門作講堂避俗同來當夏熱登堦何意覺秋涼老僧猶說分桐葉我輩曾聞盜便房千載興亡成一夢十三陵寢更淒傷　王紫綬詩中官化老僧故殿改新寺林外散鐘聲

循髮銅雀至　許作梅詩五陵原上一荒邱白石蟠龍滿地愁絕恐詩人歌麥秀瓊花鋪徧遶山頭　又巍峩佛殿倚山隈古木無人門晝閑極目空山春雪徧不知何處是陵臺　張來極詩悠悠細雨濕沙塵古栢蒼松夾道新石鼎空餘香篆冷如何不見上墳人　又憙巖巍峩夕影流屏山帶水向來幽松杉曾是當年樹風雨淒淒幾度秋　畢鴻賓詩路王墳是梵王宮翠栢陰陰夕照紅可憶分封當此日一天歌管醉春風

邢昇墓在縣北二里豆腐營

梁海墓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敦留店

潘鐸墓在縣北十五里原庄

郭郁墓在縣東十里定國村

鄭從可墓在縣北五里黃岡村

郭天錫墓在縣東十里定國村

明張行可汝藩引禮郭公墓表郭君諱天錫字元寵別駕誠齋之長子也美儀狀善謹守且嘗究心于詩禮以從誠齋往來京都弟卒業焉心亦不肯少馳雖居富而自視欿然若卒未見有疾言遽色耻言人過與人言亦不妄發每見邑中少年羣聚嘯嗷則趨而避之其介又如此尤不喜談官府事或當輸官者以時供納必不後終其身率履弗越正德丁丑奉詔拜官汝府引禮端謹自持恒蒙國主垂念是時有嘲之者曰子素尚質朴今既居王臣之列不可少加乎君正色而言曰先人忠厚傳家以紛華戒子我何人斯佩服庭訓嘗恐弗克負荷為先人累而敢妄加毫末識者莫不稱難有古君子之風配李氏給諫楚齋喜女也天性孝友好讀書傳常晝修婦道暮讀經典自歸郭氏洪

家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舅姑舉得歡心下至臧獲皆加恩恤芝齊曾遘危疾氏割肉求濟危愈載邑乘孝文傳元罷吾爲風狀憂成寒疾氏自視醫藥調持愛護卒賴無恙噫嘻仁者必有後若君與氏非仁者歟天顧靳其後而不有何哉此則數也言今人亦多有仁何足以病今哉四月初四日君卒矣距君之生成化己亥四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氏哀毀過常義欲不起以猶子之請勉起治塟事且請銘于余余知郭君者其何辭遂述顛末用碣于石若夫世系之先後門第之詳畧則載于誠齋之誌茲不贅

郭孔完墓在縣東十里定國村

明張行可伊國佐長史進階中順大夫前川郭公墓表定國村

之中有大賢曰郭公以己成之德爲可見之行其處己待人居家臨政咸有條理生雖未克柱石廊廟以大伸其所學既卒行爲人所傳頌者不衰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休光于弗朽者也公諱孔完字元成姓郭氏別號前川新鄉戚海人也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初四日以疾卒于官王聞之痛悼不已累致奠賻遣官同子生員術之護柩還家卜以明年九月二十一日從塟于先塋之次以行可知公者也不可不表夫誠齋先生六子公其最幼者誠齋以詩中弘治二年河南鄉試任湖廣京山令有政聲既以憂去復爲山東臨邑令政聲視在京山者益著尋遷武昌卒母扈氏初扈氏懷娠每有紫氣充庭越異日公遂生甫數歲能解書傳大意誠齋嘗授以詩隨口成誦及其長也善屬文識者見而奇之曰此國家材也正德四年入學十一年食餼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誠齋在官以疾卒公解髮脫屣號泣步奔

直抵官舍扶柩而來既葬遂廬于墓側日夜哀號有鶴夜鳴人以其孝感所致三年之喪畢不起或勸之公曰凡人求仕雖忠君大抵爲親也吾父既終矣吾胡起而求仕或曰公不起爲父得矣獨不爲母乎公惕然曰完有罪矣幸君教我遂拜謝而起今上龍飛之初實嘉靖元年也公即以易領河南鄉薦再以議論不合于禮官退歸田里凡五經義暨秦漢以下諸文章大家一覽輒悉其旨趣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母卒哀哀懇懇相諸兄以舉喪葬咸遵禮度既襄事謂厥屬曰吾始不能養吾父今又不能養吾母以死吾徒矣復廬于墓側誓將終身焉君子曰昔孔子語曾子以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子盍思之公感激之遂謁銓選陝西興平令興平素爲豪悍時號大縣而賤文尚武好訟獄猾黠逋負公至拷掠不加使訟獄者必審其情逋負之在民者爲緩期而督徙侵寇必置之法時弊一新民皆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我興平之得賢父母也如此數悍亦皆斂跡是時邊警交馳上官以各縣城卑行文增修興平獨先期而完池下無水公欲引馬嵬泉以固泉去縣四十餘里說者曰前王父母曾鑿池從來未得今引之恐難公曰水性下因其勢而導之未有不至者遂作文以祭使其瀦渠而水至矣民稱之曰神郭翁咸寧缺官守巡觀察使僉議咸寧省中鉅縣必得賢能者乃可遂以公白于撫按委以掌之興平有訟獄者亦赴咸寧以辨而曰郭公至公無私城隍廟有生祠存焉居任五年中丞任公劉公直指使公魏公咸登獎薦未嘗敢以興平令視公矣其政蹟累經上奏將候考滿而吏部檄到以公守涿興平百姓扶老攜幼送于郊且哭之

曰我與平之無福也奪我賢父母矣共刊石志遺愛焉至涿密
通京畿豪右富强與官爲家勢獨卑微靡所依控兼之近侍紛
紛誅求無厭故守涿者率多以是見累公方以治與平者轉而
治涿皇上以國家稽諸周制封建親藩爰設長史之官以統僚
屬責任攸重恒難其人特擢公爲伊府左長史公則敷陳仁義
輒寓規諷凡厥藩政多所裨益六年之間勞勣著聞王敬重之
請于朝進階中順大夫服俸如之方荷錫命而公卒豈非天哉
距所生弘治五年八月初一日至卒之年得壽盖五十有九矣
公自少讀書便以天下爲已任有大志恥以文士取名愛慕張
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天性至孝儀狀魁傑見者
莫不改容自三光五嶽之氣分士無即義君子往往與時低昂
求之古人若漢董仲舒唐韓愈宋韓琦范仲淹諸公磊磊落落
迥出千古公皆可以並駕齊驅以數與時遭弗究太庸[illegible][illegible]
之德可見之行則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其他則略之
已俗于幽室之銘云

郭庭梧墓在縣北五里黄[illegible]村

[illegible]球墓在縣南五里[illegible]莊營

[illegible]墓在縣北三里郭家阡

梁問孟明滑邑尉衛川王[illegible][illegible]藩人郭氏合葬墓表世宗肅皇
帝時邑賢庠間見有與師生相聚歡而語若之不急也者貌則
亭亭然如野鶴之姿雖寡言則琅琅然如洪鍾之應巨筵二章
六典以對廣律書數靡不攬精一時及試[illegible]自勵邑中大姓王
君議尊宗孝學者衛川其別號也先是衛川君以卑舉[illegible]異爲
藩省李君所識拔曰何不攻舉子業對曰先太夫人以[illegible]給諱

時疏遊獷凡不測遂戒勿讀書公曰惜哉為掾吏可乎然不去
其材無以破當代格也於是投閒局以觀其志又投繁劇以習
其守無非歷試玉成意也嗣上銓部曰身曰言曰判曰書閒有
傾駭觀聽遴選滑臺簿夫滑臺畿輔重地院道錯落卑員[illegible]
號稱難治君至殫竭精力櫛沐風雨應務如響勸農有時有
有歌徵輸立辦而卒不以催科病民捕緝甚嚴而竟不以
生事邑之老岸鎮巡檢司獲盜袁姓者九人擬重辟署中
也其贓則自救護而拾盜所遺諸物合從輕易結之[illegible]
負盜張姓者十餘人吏書賄囑嗚呼君之心仁哉蓋君上
宋元歷我明時四[illegible]某貴顯九江口家[illegible]
街倜儻不群[illegible]
邦英女孫

畏所稱無讀書者若其長也長生員投例得官次即衢州君也
生平峭直無偏無曲里有不平者輒詰處分其不然者寧甘罪
又懼為君所知至其賑貧恤苦則意尤豁如無疑也解任之後
除課子外與一二親友就東籬菊畔白雪亭宮商聯吟不以介意
亦不問世事若於其意為何如知其知命而安土者乎亦大姿之
近道誠然乎倘與保其[illegible]結髮之恭人郭氏知縣郭諧女孫庠生
郭秉亨女也端凝淑慎毖慈勤事翁姑養生送死雖家無
怨心所最難者優側室田氏以廣儲嗣內外姻親賓客饋自甘
淡泊供饋不缺田二子幼臨終之日尚以未經完娶為歉推是
心也即古任姒奚讓焉衢州君享年六十有六以戊子五月十
八日郭享年七十有五以丙申十月二十三日俱考終正寢濬
●德者年非不幸矣祖葬孟洞甄村令卜丁酉十一月十五日起

君窆同郭氏葬於邑北三里茹家崗蓋遵延趣禮命也男四長曰鏞岐邑庠廩生娶南京誥贈右通政鄭從可女孫庠生鄭居楷女次曰鍍濂娶庠生杜近仁女三鍊浦四鎮準俱儒士孫尚幼女三長適鄭貢士郭夢言搦四長適邑庠廩生孫溫之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三適四濟邑庠生苏適邑庠廩生楊三正三適儒士楊三元皆安平知縣楊先孫也男女之長嘗鄭皆餘皆田出者其世德所積蟬聯輝映卽千百世未艾然光前裕後爭勇紹靈則衛川君之功居最焉長垣主政夏公紀其事而曰水壺其清祥風其惠灑灑秋月其明闢闢處乎其謹嗷嗷其蓋德者也衛川君能濟厥志獲此良哉又以想見其大略矣余盡銘岐之請亦欲雜數語附闡爾表爾峻宝讚命録之說故為之誌以爲後人式

高閣老墓在西郊三里

明韓爌詩公昔乘雲侍紫皇下臨濁世浩蕩迤邐箕風是降衛陽一鳴驚代鳳高岡精研道脈闡書倉吞吐日月創天然筆峰一無歛識顛高獨歷英流上苑翔福星初曜信安郎謂最溫綍燦錦綸詠垣拜命入奮行雍容侍從職巨襄靖翁讚劍猶新銘忠節貞標帝祈莊洗天霖雨濟川樽屏藩萬里深汪洋攫貴側日翁顧頻琴鶴清風飄故鄉紛然對虎遍八方宙合人願祝穹蒼歎術皇家主鑒彰復畀良社佩鳴璫郤金八萬凛秋霜卓異聲闡茂嶽廊柄衡西夏搖撥捻冠酋繫頭走且偃明燭幾先知萊閘建城拓地墾田荒頒金賜縉勒旂常綸文再渙郁輝煌獨座崇班振紀綱夾輔日轂上扶桑萱庭枝彛白雲飄行山歸隱赤松藏寸類栽成霄路昂造黎賑恤出溺湯名著彤廷績著鐘朝

野傾心舉牘揚丹壯鵬南仰瑞祥悠遊七十壽而康仙使迎錄
箕尾傷哉夏同悲失所望懸辭翩翩重行墳香生御盌映空塚
晉秩聿承王甄光泉壤猶欣多福滂中峰巍巍星派長留公道
德與文章河洲北翼雙鸞鳳冠霞披翟五雲妝飛鳴宰木棲元
堂千秋合璧蔭靡央

郭之屏墓在縣北五里黃岡村

郭千之墓在縣北二里石馬園

宗伯溫璐鳳陽府通判後山郭公墓表郭氏世爲新鄉人所居
安仁里自勝國傳至今城東五里許庄址存焉先世塋壠相傳
在尚村東畔以兵燹譜牒不可考明興始祖欽祥定國村是爲
定國里人欽生永堅以蔵貢任陵川主簿廉正自律嘗解萬鐶
錢千會場火監者欲移期趕解正色拒之懸釜嘗藉詳見邑志永
堅生溫溫生郁弘治己酉舉人歷武昌府通判秉直好義才贈
磊磊八尺餘人望之若神明然所至有惠政稱循吏見臨邑志
郁生孔嘉配王氏生府君諱千之字自強號後山始爲諸生有
聲邑庠亡何曾大父捐館舍家務劇遂輟業以賦爲入成均歷
官名山主簿趙府典寶府君性仁厚里稱長者事親以孝聞母
病卧榻乘十四年非大故未嘗去側飲食必躬進便溺起抱殁
爲哀毀骨立老殯葬文公禮屏浮屠不用既葬奉主飲食不祭
下先嘗且暮焚香禱墓至終身不少替伯父没乏嗣多藏諸男
弟爭取之獨爲斂含器不一問也曾大父積貲厚邑人持去權
子母事貿易輒數百金曾大父變乘之臨貧約數千金持空券
而已邑令禁索券爲訴求以春歉辭且秋成則又索府君念豈
無饑籍焚下若集諸券焚之以火災對令猶懊惋不已嘗議會

盧容裴生一者府君從妹夫也素不撿以一語左酒嗔府君面拭之起竟去諸弟侄不能堪峻止之曰此安人者何足與較不爲姑妹地耶嘗於閣中卧而同舍生某徑入持錢數貫趨去竟不發一語里舍生某輩每聚譁好媟詆人府君輒怫然去不欲聞居久之對府君言不敢及人私亡頗于方橫行肆然誰何見府君輒沮退君子曰實德之感人猶湯沃雪也郡守陳公濬有古循吏風出入屏騶從嘗單騎行縣閭民疾苦時號金帶縣丞廉府君行誼每至邑必造廬訪焉坐語良久將爲具飲食命以粗糲進每具飲食爽蔬菜數盂而已後以事過邑必來訪令請入公署則曰吾自有賢主人欲晤時或以事他往必坐俟之嗟乎府君儒生耳行不致則閭不孚德不可以挹取則禮不可以府加陳公者忘分下士脫然世俗之表而猥施禮遇久且益隆其敦欵必有以也代既降矣王公鮮禮士之風守牧闕延賢之典心知其賢而倨不能降節不可折也曩者所爲豈晉見于今世之人哉吾以爲陳公者尤賢官武岡慕清約自甘遷名山無道路費刺史蔣君憐之遺有妓院嘗撤諷之市晡纔發語見府君面赤已之自爲餽數十金以行至江陵不給則寄家逆旅舍獨往誠餘蕭然歸屏居村巷課讀督農事而已治家嚴躬率以謹厚循理不敢使一念獲罪於天故於事之成否當斷以理人之休咎恆必以天往往不失尺寸其篤信而不敢屑越有實証云邑令嘗讌客同儕中有故爲失禮者其先實有數百金負歸而偶與先君言之且戒曰勿令而兄知也彼償薄向人言之矣其處念每如此生正德庚午年二月初五日卒萬歷壬午年三月二十四日年七十三先君玫績贈鳳陽府通判配李氏贈太安人

太安人萬曆丙子七月二十七日先府君卒病且革謂先君曰必葬我衛水之陽旁女書舍我魂魄長依女丁丑葬茲西原壬午府君卒將謀改卜重違遺言旣安厝矣宅兆未卜姑爲待之而誌銘未脩先君奄忽棄世可勝痛哉形家者流僉謂吉天之報施善人若是輿人事何與也因絮淚列次據所記聞表之墓左特其大畧云

茹拱墓在縣東北三里茹家岡

明郭滈東泉茹翁曁配楊氏尚氏墓誌銘　茹翁諱拱號東泉其先山西之陽城人國初有令遷山西人實河南北而翁之先有諱四老者遷新鄉新鄉之東北二里有岡焉占居之世業農其後家日饒子孫日蕃遂爲縣巨族而岡稱茹家岡焉四老生順順生玘玘生毅毅生鉞嘗祭官也配常氏而生翁翁初以府掾起家仕爲歸德府倉大使欒州巡檢歸老而其人絕不類吏胥居常率然而言率然而笑無顧慮如農叟然翁嘗祭其姻家而其家治具微惡以示翁翁但長飲劇談有附耳語翁者翁曰如是耶未必如是汝多心矣明日又之其家其家待他祭者治且豐翁長飲劇談如初有附耳語翁者翁曰如是耶未必如是汝多心矣此足以槩翁之爲人云夫今時之人機詐相習卽其謦音笑貌總不由衷可憎也然其先世之人未嘗無質行者培其脉如木有本如水有源蓋天地淳龎之氣凝結于先民是以在昔閭里之間質行之人不乏焉如翁者其人也翁以嘉靖壬辰某月日生以萬曆甲辰某月日卒享年七十有三配楊氏繼尚氏皆勤儉宜家子六其彙等以己未四月八日合楊氏尚氏而葬焉刻石誌之而滈爲之銘銘曰於鄘之野水流山峙有岡相

屬人環而並中有火蓋有質無毀不詩於俗而與天比天春維斯百祥是始

郭蒡墓在縣北二里石馬圍

叅政湸伯兄松石郭先生墓表余祖名山縣主簿後山公之仲子為余父蘇州府同知瞻澳公配余母王宜人而生男四長伯兄諱蒡字伯方號松石縣學廪膳生員次仲兄諱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次叔兄諱滌鴻臚寺序班次湸伯兄長仲兄二年伯仲童時相攜就學居然異于他兒也後稍繼有聲諸生間將應省試而時大疫伯兄疫没仲兄於是秋舉於鄉今四十餘年矣伯兄之墓木已拱而余父母之墓在輝縣趙壁村仲兄有賜葬叅魯保村叔兄附焉獨伯兄子鯀依余祖之墓之右是豈可無一言勒之石示余之後世乎伯兄生於嘉靖辛酉二月二十四日終于萬曆戊子六月二十八日年二十有八時余幼小不能詳記其言行而余父母兄皆棄世無可問者伯兄之生皆攻苦舉業之時亦無多可記記余母言伯兄之孝也記余不詳者姑缺詳一事余祖母病不食而忽思食甚穀時穀未熟也余母急求之不得而伯兄徧採之野得數穗[illegible]將熟者歸而余母伴舊穀為粥余祖母食之有新穀之味焉余母竭心力事祖母每如是而伯兄竭心力稱余母之志也其他亦類是性端方而慷慨余兒時記其見人之恤急即捐已之有濟之畧無難意記其與仲兄同試仲兄冠羣生而伯兄不與入學縣令將為請乃伯兄歸矣問之云吾不願為求得之秀才也此可槩余伯兄之為人伯兄之幼端凝而仲英敏皆異材仲兄官詞林三十年究心國務自國有遼難以來言出皆歷歷驗且

摯遺沒卽上疏言國之要急而驅車北上當時風聲大惡囂[illegible]止仲兄一人攜家北而餘皆南及送摯南者忠憤蓄凛焉顧[illegible]都門而沒有志者皆惜曰如假之年其經綸克有濟於斯時者余伯兄若長年其所就豈不亦有可觀者乎更可惜矣伯兄之配王氏先伯兄一年沒生一女在伯兄沒之前一月沒夭靡[illegible]載而世遂無余伯兄之育可痛也夫伯兄沒後余父哭之痛[illegible]余曰竭誠時祀之則彼之神存後余丈在太學思家信不得而夢見伯兄無言而手指月余父曰於是月之杪當有家人至已而果然余母哭之痛時夢見之有言皆非偶然一日夢見之語余母曰無慟哭矣看吾弟吾弟後當作尚書後果然是皆可異者余母歿之年持伯兄藏衣巾之箱在祠堂者之[illegible]納曰吾交爾爾時時祀者伯可痛也夫余父母之[illegible]無祀也凡吾子孫世祀吾伯兄內則其祠外則其墳必誠必敬毋但以文行山如屏衛水如帶永焉爲期擧酒以酬

郭湑墓在縣二十里寶塋勅修

熹宗諭祭文維天啟三年歲次癸亥三月辛卯朔越六日丙申

皇帝遣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右叅議蘇光泰

諭祭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郭湑曰惟爾亮節通才清標儁識南宮射策中秘燃藜三長抽金匱之藏五色覩鑾坡之草涖登宮寀屢握文衡搜石室以貢奇市金臺而得駿爰從端尹晉貳春卿拂衣旣望竣東山夙駕復憂深北闕借籌邊塞志獨烈于吞胡易簀郊闕忠實餘于裹革有臣如此良軫予懷覽嗣子之陳情飭所司以示卹儀尊委奠特疏桃蓟之榮馬鬣崇封永貞松楸之色英魂不昧渥典其欽

又維天啟三年歲次癸亥冬十月戊午朔越二十日丁丑皇帝遣河南等處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右參政鄭茂華諭祭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誥贈禮部尚書郭湸曰惟爾經綸備器文武壯猷望以儲于夔龍畧更閑于頗牧悼王臣之蹇蹇嗟良士之瞿瞿埋玉有期加籩載錫用昭異數以慰明靈　諭葬部文工部爲先臣感時赴闕賫志以沒懇恩給卹以光泉壤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開禮科抄出本部題覆前事奉旨郭湸感憤時艱輿疾赴闕宜與優卹以勵臣節准加祭二壇仍給與全葬欽此備咨到部奉批速察行奉此案得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郭湸男士標所請父應得祭葬既經禮部題覆已奉明旨該本司案照會典二品官全葬例該科價銀夫匠銀共四百兩相應請文照會河南布政司備辦前銀送赴本宅造墳安塟仍委廉幹官一員前詣墳所督理工程完日報部等因稟堂奉批准照行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行照會該布政使司察照來文事理卽便速行料理完日報部以憑回奏施行須至照會者

賈性愚墓在縣東南七里台頭村

張問仁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卽王岳營

張縉彥卜兆異記歲辛巳余丁先君別駕公之變泣血歸來越明年正月將卜地于西原聞長垣杜月湖孝廉精堪輿言往聘之念日抵余家憇一日策蹇以出周視近鄙少所當意又次日偕郭公望趙敬臺郭嗽六汪用襄及余兄弟再出西郭乃得於衛河之陽去高村半里許其右有老子菴崇岡峻阜高可數十

丈孝廉指畫龍脉鑿鑿可聽以爲此地具有鳳形以菴前二里之高岡爲鳳首以菴爲鳳脯以所得地之左右沙土爲鳳羽翼又聚米成圖以極其形容然余覩之不甚了了稍疑之余兄弟復親從孝廉遍覽城之南北遠者二十餘里近者十數里其少所當意如前孝廉乃決意西原地于念九日區畫方徑約余同往其日晨起孝廉語余曰此地甚美是夜我熟寐若有大呼者三驚起命价燃燈相向今日定穴爲神所示也其時同往者余兩兄吉妹丈等引繩削木依癸丁爲向穴在桃李林大壘石爲表余覩之仍未了了若有格余意者甚疑焉孝廉廼乘馬向余兄弟一一指點之指某某阜土曰此三台星峰也言訖西行突有異風盤旋傍馬首而起飄擊樹葉習習有聲同行者數十輩卻立相覩乃邀孝廉覩之孝廉大駭曰吾輩隨風而行言已風微動徐徐而南直至所點之穴後五七步許而沒焉咸下拜長兄曰是必余父神治先告孝廉曰是或鬼神指引上穴余獨疑焉曰是或前代公侯將相舊塚依居耳然地已定矣孝廉翌日東歸是夜余夢貴官三人邀余至一處曰武場余麻冕爲襲黑帕曰吉禮宜爾方席匡坐陳列皆瓦器酌皆冷泉余不敢沾口一官人起自執瓦豆汁之則熱水亦不能飲余問姓名曰鍾也驚而寤寤則長兄蚤至且餞孝廉行余以夢告之兄隨詣孝廉孝廉曰是夜我有奇夢予知之乎因語兄以赴神名至處所有長几書卷不見其人但聞大呼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長兄大異曰吾子且勿言恐涉附會試見家給諫言之孝廉卽過從相詢聞余所云鍾姓者與鐘鼓二字合愈益駭因知前日大呼三者非偶然也傳驗不敢去余兄弟爲位拜神以

另筮所向得南郎赴城南適訪二日無所合孝廉約吾數輩各任所之見似者以告初一日自脫膊寺散行半里許聞孝廉招呼聲兩兄急往余沿寺而西至一地山水龍虎恍然若得余立馬顧盼語家僮曰無踰此矣語未竟見孝廉馳而來語兩兄曰大奇大奇適又見旋風所指即給諫所立適余招呼益爲此也然盤桓日晡竟無所取乃再卜址于城之西隅規方粗定擬初二日將發矣是夜孝廉復夢至一處林木茂密有刻碣曰睢弓既長土木乃昌一中大可俾壽而臧雖心異之然不解所謂因語余再過城南見僉院賈先生之墓有大水數道土塞其下曰此上必有大地遡脉尋之節節稱善曰盧鞭龍也龍氣最爲貴重細審之即前日孝廉所見旋風余所立馬地也今透出其背逵遡而始見之奇矣奇矣其地正在縣南前後有兩墳拂碣視

周一棟墓在縣北郊二里

張紹彥撰勅員外郎雲來周公暨配墓誌銘崇正己卯給封員外郎周公卒于家先是公以封翁入在[illegible]請假歸里其時[illegible]中

大飢道殣相望西山縣民肆掠無虛日公一一譬諭其衆與嘗事言得所請邑土垣不可守公倡義改築高廣倍舊址甃以磚石數月告成公以此勞瘁至病再疏調理逾九月不起悲哉余與公同里同學同歲進士公請歸時余于張翼門外移樽相向居指春明當北轅公抵里折柬寄我慷慨悲思一似重有慮者未幾扱疏言病而訃音至余爲文弔之其子營葬北原以誌銘丐余謂余固深知公如公深知余也按公周姓諱一棟字雲木別號桂明以世變失家乘其王父名禮者生封公七齡而孤已能刻厲爲善子二長一松次即公公未生時有表衲指其閭曰此當誕奇兒予之食不顧及公生而慧寡言笑稱長者在氏春秋爲文通肯之名噪邑中遣學使者比士會母觴同輩趨入公不顧曰吾寧有親負米豈顧什哉服闋背田陳公奇其卷拔冠郡子餼丁卯舉鄉試辛未成進士壬申官大行奉職使淮再使周晉繼之建康又繼之凡四畏簡書謙人牧圉巾車經過未嘗受饋贐役竣天子嘉勞晉徵仕郎贈兩尊人如其官時中州欽差司朝議僉屬公公引差以避急驅歸里旋名起拜天官舉朝帖然公尚不知也補稽勳歷驗封庭無私謁常揭壁曰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爲高處京都門雀可羅也丁丑送妻眷歸引父老問以利宜出粟飼饑全活者衆如卹亡姊賑孀嫂解兵訟焚營參雖古所稱長者慷慨大度不過此城事竣當事聞于朝有旨褒獎予坊表尋染病卒卒之日家人環泣公正色曰吾以死勤事如歸耳何慰爲諭遺產與兄子均言訖而逝學使者聞其賢旌式之通鄉賢祀春秋公生于萬歷戊戌六月十五日卒于崇正己卯九月二十九日壽四十有二室孺人王

氏男嘉績早卒孫男先公卒繼室封孺人王氏給諫少巖公孫[illegible]先公一歲卒子一　贈孺人出今年十一月日葬衞水之原啟兩孺人之壙合焉是日墓石成銘曰塹太行之尾以繚衞淇與中有宮淵靜則祀河流湯湯高堞如彼是安是依而卬巍巍曰康且貞嗣人永矣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七

邱墓志下

國朝楊文秀墓在縣西五里高村

薛所蘊萊竹楊公墓誌銘公諱文秀字右君號萊竹水部主政東始之父世居新鄉西城父曰先良公通詩書餘文章敦厚溫醇古石奮張叔之流也乃恂恂以孝弟力田終其身三子公最少氣貌瓌瑋言動不苟父異之年十六慨然發憤謁賈先生卞雅讀書賈奇其志而教之三年歌在泮稱一黌之儁胸懷磊落於家人生產泊如也每讀史至古名臣如張釋之于定國諸君子未嘗不反覆吟諷想見其人故樂善喜施尤好爲人排解紛難閭里不能自給者濟之事不得其平者以身直之崇正己卯流寇熾中原邑侯登陴捍禦公躬親指畫倡議修繕雉堞上其

事賜褒嘉焉兵燹後士多徙業公課子不少懈乙酉秋赴試東始領鄉薦丙戌捷南宮公猶以治理未嫺命讀書孝經並與故傳云子之能仕父教之也公贍行者之遺與丁亥東始對策成進士授江寧司李公自張釋之為廷尉獄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古今賢之爾職刑民與廷尉等其無忘爾父言隨之任東始每出鞫事退必問今日治何獄平反若何當則歡笑異于常時有弗當輒怫然不樂東始亦體公志小大之獄必以情繡衣使者至嘗秉燭治爰書公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勿憚勞我為爾檢之情可矜疑者一一指出俾解網牒上藩使讞之得釋者八人今江左嘖嘖稱揚司理遺愛比于鄭國僑公之教也以覃恩受封如子官癸巳東始遷水部主事公歸里踰年疾作時水部有造舟淮上之役疾馳省視未至而公遽卒易簀惟篤念水部遺教以作忠云時少子及二孫在側公覩之曰讀書為好人餘不及私彌留之際有治無亂誠古人所難也公生于明萬歷辛巳七月十日終于 國朝順治甲午十月七日年七十有四公配董孺人生二子長即東始丙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娶歲貢趙時英女封孺人次佩蘭廩生娶儒官楊汶梅女女二長適庠生呂好儒男璘微次適生員蔣人吉早卒孫二長深聘廩生張鳳起女次激聘乙未進士周嗣昌女孫女三長許聘廩生杜于苑男肇碩次許聘增廣生員孟克類男銑一許聘廩生郭治華男宗堯卜以順治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塟公于高村隆岡之南銘曰伯僑之裔固桑氏楊勝茲哲人繼德孔彰有子能仕作宦青堂察獄以情江表稱平恩綸載頒三錫攸榮

郭士標墓在縣北二十里魯堡

李振裕中水郭公墓誌銘公諱士標字公望別號中水姓郭氏河南新鄉人也其先自明初有諱欽者始居邑之定國村歷四傳至孔嘉是為公高祖考孔嘉生名山縣主簿千之千之生蘇州府同知常吉常吉生四子其次曰淐明神宗朝為禮部尚書季曰滉仕至陝西布政司參政公第三子也後尚書公以廕為官生郭氏故世族尚書公兄弟皆以進士起家貴盛甲其里中子弟多翩翩自喜公獨深沉有大志自命儒雅不屑為貴游豪縱態其師易讀後張公光諸君皆嘆奇之年十八尚書公殁居憂遵禮飭身治家斬斬有法度繼念尚書公未膺卹典徒闕號疏陳請卒得俞旨賜祭葬如例人以是知其能無何參政公受命分守河西迨時流寇蹂躪秦中大亂參政年已老其長子失明弟克從將單騎之任公蹙然曰當此寇盜充斥時奈何令公親獨往吾輩顧優游家食乎即從參政公赴陝至則日夜籌畫思所以撫柔百姓捍禦盜賊參政用其言勦賊屢有功既而寇入河北參政以鄉里為憂公則復自陝馳歸佐郡縣吏繕完城池修甲兵名募壯士為守禦計一方賴以安諸寇既退有司上其事於朝以參政公名奏聞蒙帝賜璽書褒美參政公寔宦遊未嘗知其事也居二年參政卒於官二子相繼沒公益孤立無所倚而大河南北仍歲大祲家業日以衰耗盜賊並起茲益多州縣多被刦掠公以一書生外為鄉里謀扞患助其芻茭糗糧內庇家政代兩兄撫䘏諸孤衣食百須雜然待其咄嗟指麾無不辦其當是時也人咸以經理之才屬公公亦慨然自負留意天下事思出其才以有為然終以不遇而賊勢益熾國事益不

可收拾洎李自成陷京城愍帝殂公遂絕意進取其才卒不見於施行君子蓋深惜焉公素有志聖賢之學自其從簽政公在獄雖軍旅倥傯時暇則相與議論經史質疑問難不少休既絕意進取乃益肆力於學問家居日取五經諸子下逮宋儒語錄沉潛反復究厥指歸擇其純粹者纂而錄之都爲一集會容城孫徵君奇逢僑寓蘇門公出所學相正徵君一見傾服議論往復多所符契始公雖力學不倦猶自以無所師承未敢堅信不疑及是乃益渙然無所惑也其學不自表暴以力行爲先務于孝友睦婣尤所加意事母及本生母兩得其懽心數十年人無間言本生母卒降服心喪三年如古禮撫幼弟若兒子授產授室與己子均厚于宗族建祖祠墓側歲時祭掃大會族人習禮其中置祭田以供饗祀有餘則以供族人嫁娶喪葬立家會集族之能文者月一課之又擇其文之優者分發族之子弟縉紳家傳以爲法孫徵君稱公爲六行之士門人僉曰無愧若公者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公雖終身隱約其才莫克自見而學問深謹內行醇備實足以垂法後世至其仁義之心遇事輒發時時發亦有賑人不贍鼎革以後士人或轉徙不能歸于道里貴令復其所婦女爲兵掠者贖而歸之其利澤之及于人者蓋亦不可勝數也嗚呼是足以觀公之大槩矣公生于明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七月初一日未時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八月二十三日酉時享壽八十三歲元配呂氏繼娶余氏陳氏子男一人晉熙戊午科舉人陳氏出孫男二培恒培恪今將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二月初七日葬公於[illegible]從祖塋詮次公行事來請余銘惟余叔王父忠肅公出尚書公省試所取士當尚

書初殁時嘗言公於衆次一見嘆爲遠器時時向人稱道之余自幼至今聞公名甚熟故按狀所言書其大畧如此至于公抱用世才寧隱約以老終不復思一試其志有可悲者公不自言其故余亦不得而詳也銘曰猗歟郭氏代有顯人公產華胄其才莫倫恥彼鉛刀厲我鋒鍔卒韞不施以昌其學教行于家仁溢千里身則隱焉德旣茂只鑱石埋辭辭稱厥情維公靡愧後其有徵

任文曦墓在縣東二十里闕家堤

張繼彥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劉正宗文學張公暨配合葬墓誌銘公諱繼彥字洙源先世其一別號也世爲衛之新鄉人自鄉闈承役別駕公庭訓彌嚴孝負文名每試輒冠曹儕嵩歷落不與俗伍然制行端謹饒蘊藉

孝友天生弱冠時卽爲鄉黨所推萬歷間中州學使者陳瑆若曹根遂皆號知人皆賞識恐後曹初至衛詣學宮開講語諸生曰吾入郡得奇士不覺色喜因口述文中佳句公卽元儕人中出應一時譽望大振卽毛伯侍御觀風河朔拔公爲六邑第一徵長百泉社中諸名宿無不推席讓之公總角司馬坦公先生少公八歲從習舉子業皆公磋磨相成晉酉魁于鄉海內人士仰之如山斗而不知其家學淵源蓋有自也公五試鄉闈俱不偶爲時論所惜公亦自謂非戰之罪益肆力文章不問家人生產貲蓄種植花竹闔戶自娛坐此囊常澁公處之泰然也司馬公筮仕內外值國步多艱不遑將父公從別駕公歷太康武陟兩邑司訓色養備至讀禮服闋旋遭寇變公以避地江南不及難號後遂無志進取卜地蘇門構嘯風亭按精詩酒與邑中文

學數人結蓮社相倡和為詩法少陵風格遒上無時習纖巧之樂白泉之勝有聽泉諸咏置之盛唐中莫辨也辛卯冬余奉使過衞鄉往返兩晤公皆促膝談詩至夜分霑醉乃罷公書字多英氣而絕口不及時務似有意自晦者余返長安每向司馬公道之始知公富經濟己卯冬歲大饑上發帑金屬新公代長吏之調畫有法全活數萬人誠歲徵時輩循資應以明經薦不就當事欲援訓導亦不就嗚呼公真有所執以自全者矣癸巳春公病卒于家嗣君中翰欲余已得請終養而闔門謝客余甚傷其意以銘見托何敢辭公生萬歷辛卯十二月初九卒于乾隆癸巳正月年四十三娶李氏生子一欽今中書舍人誥授司馬新[illegible]誥中人墓[illegible]平原銘曰[illegible]得天氣多豐天壽人區數伊何[illegible]早宜貴[illegible]

追少陵氏洋洋衞水公何嘗死

薛所蘊沫源張公墓表

歲在癸巳正月十四日新鄉沫源張公以疾終于正寢訃至京師令嗣中翰君爾富奔喪去北抵里走使賫幣請於新相國渠邱劉公文其墳之石而屬余表厥墓余季子穎生娶於公弟大司馬坦公與公固風教姻婭好也為諸生時即讀公文今逾三十年所集什平可謂不朽安得以不令之詞辭乎公諱縉彥號沫源一號北莊先世自晉洪洞徙新鄉遂為衞之新鄉人世篤隱君子之行迨公父封都諫貞定通判心吾公乃以文學顯公仰承過庭之訓志業精專於書無所不讀為應舉業尤典著高妙試輒前諸生督學闕里聖裔師當除曾根譔師為海內文章主盟尤雅重公文初曹蒞衞學集鄉邑長博士弟子前告曰吾入衞得一奇傑士喜而不寐即舉文中佳句相示則公文也中丁卯

毛伯為柱史時出按兩河時進諸公而課業焉旣以高文自喜負衡鑑精嚴愼許可凡爲藻繢豐滿之文飾有司目侍前茅者皆殿置之以爲齷齪猥鄙折楊黃荂耳無當古作者之意乃獨於公文深加歎賞拔冠七學立百泉社朔望次其藝咸第一以爲常是時兩河人文爲之一變而公文名亦遂子子然樹漢赤幟於蘇門衛水間矣公弟大司馬同以能文著乃大司馬弱冠出高第歷顯仕而公數困于有司僅用明經薦士林爲之搤腕云先是萬歷乙卯歲大饑神宗皇帝發帑下有司賑貸公爲邑令條上機宜民賴以全活甚衆甲申流寇犯都城大司馬羈京師公奉繼母胡太夫人攜司馬幼子間關南避倏歷危險多方詭護得免於難會大司馬入黃麻山中糾合義衆爲殲寇復讐之舉公走金陵保眷屬遥出奇計佐方畧東南半壁爲之響應

娶[illegible]庚生員瑢

[illegible]中蘇文

[illegible]館曰[illegible]

德[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孫[illegible]歲

張縉彥[illegible]縣南[illegible]

劉國[illegible]縣南二十里[illegible]南樹

張縉彥[illegible]公

以[illegible]所以親公者孫鍾元[illegible]友忠

真是[illegible]教洽一方使其化也古者有易名以[illegible]耀之

制國私謚曰德悅先生云先生殁十餘年繼室趙孺人卒公子

二孝廉君乃殮公與元配董孺人壙而合葬于祖祠左三里渡越水奉其嶽請同其不德當府君之初發也來暨耕先生大人言以謚不朽令邑冀聚數言表之墓以告後之君子表微徵矣于其誰與歸余竊以軍書旁午病骨支離旁雜叢一切事而竟以義不得辭謹按狀公諱國臣字　別號冀野始祖劉三老名不傳爲隱君子者流世居新之司馬樹後樓結廬而處三百年櫬尚存三老子二長仁美公所從出祖迪趨兄世而生貴爲公大父貴子三伯寧仲龍叔案仲即公考是生公公生而穎異嚴重寡言外傅卽工舉業應童子試爲學使撫公所器稱弟子員先是公族世爲農家業綿薄公始少時多苦中徭役遣疾且死公籲天以身代父不懌因詢所苦以思恭爲甘耳公以是益攻苦于帷及父歿盡瘁從夜篝燈讀纖嘔血力作而學業

不衰公爲文不喜沿習析理精奥匠心淵密迨近讀公文雜篇通儒使公綰符顓任天下事必有垂大名顯當世者而竟以諸生老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公嘗以所際艱難示諸子因設諸子經義而又詳爲訓說無倦色凡里中貧不能執業者皆授餐而教之是以四方之士負笈者戶外屨幾滿弟子著籍者衆入黌序者至三十餘人取甲乙榜者二人公少失恃事繼母無嘗讀書城中三年而同舍生不知其爲異母也其他復義黨之伉解里巷之爭撫業師之遺孤踐故人之約要燬行稷稷不可一悉悉其大者未申闖流氛遍河朔公留諸子守墳墓而攜長君入山山距城百里闖寇入城公號泣曰草野臣不能爲國効忠一而又無以安吾民讀書何爲因遣長君入城單騎見僞令以網一諭之俾勿殺戮人咸危之卒藉以寧時余橫被賊難誅僞金吾

一號名河洛間公令長君織余曰國事今以屬公某即老且死願父子執鞭弭以從嗟嗟不意余間道入商麻而公竟以明年死矣以公之挺然忠直方顧蹈擢胄賢以自效于國家既不可得而又以疆圉多故憤憤然恐不得一當而屬孝廉君以見志而孰知天果不可問耶公死五年而孝廉舉于鄉季子弱孫又皆能文章嗚呼天或者以不得于身將得之于其子若孫有今日也耶公明通之才恬淡之守假令生古昔盛王之世故當膺秀求之典即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舉茂才公府並徵有道然皆不以及公而僅以及其子若孫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余觀古人陳太邱郭有道功名皆不顯于時而德化至今稱之公之生也不讓古鄉先生而其歿也闔當祀之社余故表而爲之記公子四長源潔登賢書次　次　次　皆諸生能讀父書孫　世守

實爲意如大夫者惜當官三事皆其才可以正天下之爲父者矣僉憲君立身飭守惟庭訓是遵可以風天下之爲子者兼以苞苴自封殖惟庭訓是懼可以示天下之爲臣者矣執經于兄而盡禮爭過于友而推恩天下之爲弟若友可以風矣觀世之攫財席寵飾權怙勢者比肩爭爲榮寵夫何害實壞世哉但抱德青紆紫之輩而擁厚資終其身千載下徒令弔古者咨嗟三嘆方正之高者而偉偉建殊績之偶其亦可哀也夫雖然古來碩躬脩行之士積德有彰不發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僉憲君有能有爲而當　昌明之代叔子敏而好學季子諸孫生而穎異其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光大前徽爲大夫榮者正不可意量而止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竢太史氏之筆焉

王僉憲墓在縣北三十里陳保鋪

張給舍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許作梅蝶龕張公元配郭宜人合葬墓誌銘

廸官郎張蝶龕公友余執　十有九年矣康熙二年癸卯夏五月卒於京余造以假歸里聞訃悽然者久八月公從父弟官監生欲宏興櫬馳驛歸余酹酒酹爲哭之慟越明年甲辰將舉大事嗣子憲章持公行狀請題其墓石余何能無一辭彰其懿行符錄國史公諱欲舍子張其字蝶龕號也上世晉洪洞人明永樂間移民實河北諸郡縣公新鄉始祖得山公迺籍邑之迷佛邨九代而及逆贈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鄉飲賓公登爲公曾祖王父宥子西鹿明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　國朝贈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封篤公問仁爲公王父次問明次問德國學生次問誠爲篤公長子縉彥公明進士爲公父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徵仕郎內翰林宏文院中書舍人紳彥光祿署丞縉彥仲左布政使　覃恩授通奉大夫晉右司空左遷徽寧道僉事繼彥皆公叔父公生而慧敏入小學讀書輒成誦其制藝有鹿門荊川之風弱冠赴童子試即冠一軍族戚高等食餼於庠明崇正丙子科偕余決鄉舉余以無目混見收公遂按劍者抱厭錄當禮闈蹇躓與而至癸于甲戌有知者會　皇家定鼎覃恩特收國學學者貢士於闕下前學使會滿州劉清泰識公文藝其名冠諸生成均考取覃特以請使奉給遷出身來學由進士公屬府科名何識篇鑑任內翰林宏文院中書舍人承宣宰相甚識掌綸之命公蚤多推精勤於官轉職考滿應遷闕未幾公病危病篤期君息矣可再邀郡國之官猶長觀預決難矣新討少之目昔短因先遣宜人歸奉湯藥公輒請假省覲歸家

明經公體魄已降公擗踊悲惋柴毀骨立致哀盡禮三年憂當見色服闋補原官即陞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初奉　勅管錢糧務所歷勞跡功在天庾在楚陞貴州清吏司員外郎督管寶泉局蠹核心勞詳稽鑒未敢有以一錢私者則錢法以通　今上登極覃恩誥封奉直大夫職郎其則宜人陞本司郎中值歲逆世值壽春寇倡亂於山陵驟勞瘁遂疾終於郎舍公生平天篤和樂性至孝友古道學遵大儒讀書咨經論事孺慕如嬰生見而不慕其富貴權勢多志節者與興則交游無少長賢不肖皆敬焉有嘗聞功名利者惻然動之而心則逆之詩酒樂甚舍著論說賞之勳終日長歎不能新翻雜纂群譯論君子謂生于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原配康熙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壽五十有四子二女一俱殤孝　日宣舞抱孤從父

主公祀者謀諸族長咸屬擇焉公叔父紳彥緒彥繼彥均有子未舉孫序昭穆無可為公後遍取今嗣子憲章立之憲章公從祖祖父聞明公五子綸彥仲孫父生員如蘭嗣立定始卜窀於龜附王吉營之祖阡食發朔於甲辰二月十六日食公元配鄭氏封宜人贈宜人仁慈儉事舅姑以孝御下以寬克儉於家古母王淑媛也先公六年卒國史王公作志狀行於其家而余誌之銘曰哲人挺生王國之楨絲綸錢穀均著嶶聲吁嗟哲人曾幾何年終悲勞瘁隕此佳城此中山崇岑兮鬱蒼龍鳳蕭蕭兮白楊德音不泯兮千秋萬禩

許作楫墓在縣西北十五里屏村

穆毅墓在縣西十五里高村

劉澤遠墓在縣南二十里司馬村

任士瑜墓在縣東二十里關家堤

王時泰墓在縣西鄉廿里

楊菓墓在縣北鄉三里

楊泰然墓在縣北廿里小孫莊

方苞新鄭泰然楊公阡表故工科給事中泰然楊公嘗與故户部侍郎新鄭廖公蓮山同爲縣令江南浙江鄰接康熙庚午爲鄉試同考官以志相得文皆互關公見苞文大異之質之廖公亦稱善交論力薦雖卒無成而一時皆以二公爲知文廖公官江南及京師久時得從游而公終歸德再三擢雍正六年徵公之孫俊以本生父中翰命請表墓距公之殁十有七年矣公始令祁門請蒙叢華水雜秋鐵塋下雜與及補攝山僻介關塞會大師征噶爾旦有司擾攘徵輸勸捐議給散必需其大關節令惶遽公出諭郎以充正賦乃安堵辨死獄既成者二革積弊十六條邑故荒殘蔡村陽平東西衛逃亡尤衆公招徠給牛種而緩其征歸者相踵鄉鎮水道及市集爲鄭邑豪奪者盡復之稷人里爲祠歲時聚拜康熙四十二年行取補禮部主事尋擢工科給事中方欲設張忽中風痺遂告休公友弟聞于鄉事繼母誠孝其卒慟絕數日後始知次子新喪嗚呼觀公之質行吏治皆可謂修飭之君子矣然非俊求表而以鄉人崇祀之籍來雖久敬如道亦未之前聞也昔李翱曾發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曖昧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跡亦闇鬱而不章而余考韓歐諸誌銘其親知故舊或以小善見錄而衆載其言用此知歿世之稱亦有幸有不幸焉廖公治休寧及居臺中列九卿皆有聲措余從遊時未叩其詳後各分散道里遼遠卷紀莫通獨居私念

矣嘗不以自咎也以余恨于廖公之無述則俊之請又惡可得而辭公諱泰兆字子交河南新鄉縣人康熙乙卯舉人己未進士卒于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七日年七十有四祖諱四肢廩生父諱策廩治丙戌舉人通經學喪祭一遵朱子家禮　贈奉政大夫祀鄉賢母王氏　贈宜人妻郭氏　贈宜人繼楊氏封宜人子三人中振中擢省庠生早卒中掄郡廩生孫三人偉國子監生僎郡廩生中戊午舉人于熊雍正甲辰進士公以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塟于邑之北鄉平原宜人祔江東門下王旁窀穸

萬淅給諫素庵暢公誄貞元詩人最推暢當公豈苗裔生擅文章譽滿中州名冠舉場遂以己未躡雲天閽廣八三策泥金字脊惟古初門山水激峭習俗鄙嗇猝難申詔公垂墨綬恩浹黎少單車行春胡床坐嘯鐸琴學宓種棠思召三年報最促追鋒車名題　御屏身拜玉除　帝嘉汝賢容臺是居公職儒術經史胸儲佐廢典禮先稱展紓于丁亥年特拜給諫公矢報國謨彼巧宦青瑣晨趨封章夜辦補袞多能拾遺乘間雖古直臣莫之能先居官三載忽嬰鱗蔓抗疏陳疾投紱乞身　詔許調養輸歸河濱東鄰祖道錯雜歸輪疏傅高風可繼後塵歸田二年羨公清灑堂有琴書門對原野蘇門山色漫翠如滴方謂優游餘年天假豈知鵩鳥承塵悼賈白雞一夢梁木壽頹公子侍側擗踊心摧諸孫蘭玉泣下僕哀鄰里嘆息行路喧歷何況同官凶訃遽來猶記當時紫陌待直燕薊崇德同餐堂食公雖壽登髦齡尚累下直餘閒談讌小力門酒詩花被翳方息聲遽祥葬忽易星霜田思往事聚散悲歡尚冀還朝再接芬芳黃龍墮節

老圃寒香齋我老友嗟哉秋來南望白泉是公遊處自搔圖河撫棺難哭飄飄繐帷助公齒獨桂酒一杯生芻一束哲駐雲禋

李菼李書

張來章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殷元福賜谷張公墓表嗚呼此新邑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張公之墓碣也公諱來章字載見號賜谷世爲新邑著姓本生父諱如蘭邑庠生三從父戶部郎中諱月先生卒于京邸無子族議賢以公繼爲時八歲諱月先生司空坦公先生之從子也諱簽舍時司空諡肅慎爲農部又卒家業式微九會百足之徒磨牙睃目多方覬覦公器宇凝定識者知其不可欺云又好客喜士振貧扶弱一時聲稱小孟嘗司空公卒於請漸康熙三十六年逢皇恩例應歸骸而部議頗有異同時司空冢君望汀公出集經理勢難兩顧公謂機不可失緩則誤事慷慨北上歷艱嘗路卒得請而司空得還首邱公絕口不言勞邑至今稱之鄉先達爲祖若父輩行皆折節與交先是公之過房農部也祖妾李氏才且賢飲食教誨之李卒公哀感路人雖六旬餘言及李輒涕泣凡成法不變必曰庶祖母嘗云如是余心儀之以爲似公安袁中郎中郎於庶祖母詹氏解官終養文辭懇摯與令伯陳情表同壽天壤而公與中郎仕隱殊轍考中郎之事顯而公之志幾晦又公以孤孫持門戶未及博學不克辭以達志如中郎爲可惜耳然抑塞盤鬱之意若耿耿不能下令似君猶嗚咽感慨於李之德亦可知其闡於過庭者稔矣余故爲公闡幽以爲郎此一念可貫金石而他日之營葬司空安魄家山皆此念爲之根柢也而或謂禮父妾無子撫子不得稱爲庶母况在於

薦正學社而鼓舞也若所言中郎豈不學者哉見王蟠先生稱詹姑爲已稱庶祖母語固各有當耳公蓋暗合乎禮以義起之文矣配任氏公嘗稱其爲新婦遵李指畫不敢忤自兼闕政籌分鑑新井然有法能終李之志前公卒合葬王岳營舊阡公性孝子姓卒葬歲月詳行述茲不具載銘曰好客自喜人號孟嘗紹蔡之闕遊多文行余擬其神謂似中郎中郎者筆公志弗諧發之于子姓後慕者尚知仁孝澤長而生氣之不亡

祚藩墓在縣南二十里永城店

宋蘇轍伯殷公所表昔成湯以商代夏盤庚遷殷史册殷商並稱無異微子以殷王元子封于宋孔子宋後自謂殷人殷之受姓國古聖苗裔也而新鄉之殷則自澤州麥定里遷縣南永城店爲土著入傳至隱君科公祖也科生時維郡增廣生[illegible]

文公諱祚藩字祿伯生而穎異不凡母李早背依祖母梁授句讀于床第間輒能上口稍長就家塾過目成誦不忘見者呼爲小顏子年十二應童子試學使者閱所作大加奬歎曰年沖而識老未易才也拔未爲第一嗣是文益進名且日起而公岸然以大儒自期待時取小學近思錄把玩不釋手曰此作聖門戶吾當奉爲嚴師徒濡首青紫之需非夫也人以是益奇之十[illegible]增廣公捐館舍公至性過人哀毀欲殞祖母泣諭之曰爾任至重孀母弱弟何弗思乎公抑情節哀葬祭如禮服闋妹于歸悉出元配曹太孺人奩中物爲粧具時歲方薦衆難之公無慍色祖母喜曰若可謂識大體矣教兩弟先後入庠勞逸與共弟以食指繁謀析爨從便公推膏產與之自瞻以館穀繼母鄭太孺人之養則不專委所生家政井然長幼尊卑各循其分無所乖

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公先路之矣繼母有弟以讐訟被逮公挺身代辨太守叱其多事公曰本母命辨曷冤何為多事竟獲昭雪蹟其生平雍容樂易吶然不輕出語而義烈豈遜愧能蓋大儒有體有用之實學克展其才建樹未可量也會館三十有八年與于科名亦不屑意與劉君子靜為同心友嘗公病革于元福方總角援手以授子靜曰恐讀書種子斷絕哉以藐孤累足下命元福拜且曰他日不奮志讀書甘自暴棄生無拜我墓側死無見我地下子靜流涕受任其後子靜設帳于家則延元福子子姪列又或館穀于外攜之同往晨夕不相違故其學成易而獲雋早在托者為知人在受托者為有信論者擬之張元伯范巨卿不啻過之鄉大夫擅人倫之鑒者嘗曰微孫伯德器渾成黃叔度之流亞也其為名流推重類如此

公之生賦兩間清淑之氣獨多率其性眞節為正人君子無[illegible]況浸于小學近思錄諸書探先儒之精蘊始而悠之終而造之醇士林宗焉鄉閭化焉至今嘖嘖人口古云蓋棺論定今與論定而品行昭矣老于青衿為不遇享年五十有七為不壽以子貴膺贈與傳之無窮則亦未嘗不遇未嘗不壽也元福字夢五癸酉解首甲戌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與余為同年友官京師廷挑同臭味過從甚狎因子知父爰摭其學行彰彰者表諸隧道遂後綴以銘

盤庚建國　殷號伊始　姓氏傳香　英賢接趾
自遷遷衛　宅居仁里　十世滋培　家聲隆起
公具慧性　受書床第　未及舞勺　已稱佳士
硯田自供　無缺甘旨　孝友同推　洋溢遐邇
學宗儒先　條織融淬　鬱于其身　豐于其子
中秘恩榮　綸章寵被　公德是宜　受之非僞
執友曰劉　范張堪擬　托孤有終　交今生

死既昭輿論將垂信史餘風不泯水流山峙

殷元福墓在縣東五里張家庄

孫大有新鄉夢五殷君阡表

君諱元福姓殷氏先世山右鳳臺人始祖茂遷汲郡新鄉縣曾祖科績學早世妣梁孺人祀衛闓節孝祠父祚蕃文行卓越著聲膠庠卽學者所稱祿伯先生者也君誕時祿伯先生夢神語賜五福兒因以名君字曰夢五君生有夙慧八歲通四書小學近思錄十一歲而五經紛綸矣其爲制藝取法先民不逐時趨遠方問業者爭湊而至莫不以君爲工于文三十有一鄉舉冠多士明年以進士官翰林其爲詩澹懷肖物和平温厚館閣諸英交推爕和文莫不以君爲工詩康熙丁丑　聖祖仁皇帝擢詞臣堪膺民社者得十人君與焉時君得粵西之柳城癸未來兼攝融縣篆甲申丁母憂去服闋補得江南之武進癸巳兼綰無錫篆及半

十年懸車而歸展拜先塋持終身之喪焉其宰柳城也重農學變澆風毀淫祀首于蠻烟瘴雨中舉行鄉飲酒若賓興禮猺獞環觀卽願就學焉立義館傑目田主各率子弟就塾肄業猺獠如此秀良可知也其他興政種種于古無前去之日野老婦孺奔號攀留舟不得進者數日隨立祠祀之其宰武進也吏以君書生迂謹捧牘嘗試君裁決如流咄嗟之間部署宿牒數十事發奸摘伏明鑒若神縣吏豪役悉置諸法弋邑額賦十萬積逋且數十萬詭寄删役莫可窮詰君從容釐剔條分縷析後來者奉以爲法去之日邑人亦立祠祀君遙與柳城相望司月旦者以君爲粵西之慈母而爲江左之嚴君鄉鄰綢繆遂慈母嚴君其本一也謂君之工于詩與文者猶是枝葉歟予潤答亮

其量而已高安相國朱公撫浙閩數文告悉甄陶是越多士以君爲之師有德有造絳帳白鹿千里爲榮若學優而仕釋褐爲學者述數十種羽翼聖賢坐而言皆可起而行門弟子刊布于世故兆論諸其餘小德軼事多詳家乘暨志中余與君爲同年父知之最深猥甚中郎之義以有斯作並其辭曰古汲郡水黃河山蘇山毓偉人希明道希伊川惟孝友居家理治移官學優仕仕優學功循環爲神君爲慈母民所便尊碩師取良友士則旃曰文人曰詩伯窺一班其生榮其死哀有以焉謹載筆勒石德萬斯年

葬于所藝在縣北　里如是菴前

劉綂敷黃崗令敬修暢君墓誌銘

君諱于熊字光葉號敬修謨明經諱中掄仲子康熙己未進士歷階工科給事中祖鄉飲諱肇偁伯兄適群孝廉爲豫中名下士君質姿雖諸昆嚴若師弟器重則贄之偕至屏于兄所後母加意愛敬不替所生亦配輝縣孟氏繼娶磁州張氏俱出望族孟孺人于歸七載賦性賢孝相夫成名惜不永年一女字士人先大夫與迺祖黃門公爲同年友余甲辰通籍又與君同出一門孔李之好相知最深爰採行狀所紀并夙所切劇紀其梗槩系以銘曰陳留世族代有偉人繩繩繼繼以及其身弱冠爲文蚤成進士年不配德竟齎其志偉歟發康簡節蔽棠政在寧民四野咸樂祇父恭兄廣庇夏屋任優而學中行獨復雖嗟伯道終疑于公擕爾故劍永保遺封

尹會一

知黃岡縣事敬修暢君墓表

夫世有蘊蓄窮經而卒無所成名者吾見其人矣亦有英年迅發不克大展其抱電擊風馳而去者吾又見其人矣新鄉光群暢君同年友也憶雍正甲

辰釋褐君榜華而齒少莫不驚其悟之神而疑其蓄之淺及叩厥底蘊萬有在胸雖老師宿儒咸謝弗若乃知人龍材梓殆由天授而復篤志好學靡間晨昏虛懷以受師友之箴嚴毅以承父兄之訓故聞道獨早而奕奕有聲如此丙午余校士粵西歸傳新中停車爲鄒氏嘉賓而叔度澄波得窺涯岸且耳熟其居家孝友里閈賢聲又五年余守襄陽君宰黃岡代郡篆所治隣接政聲之卓越釐剔之精勤以及獎勵人材甄拔後進藹在口碑若溫溫乎洋溢赤壁龍邱間嗚呼以彼才猷展驥足是則三載報績而霖雨蒼生爲國楨幹詎非意中事哉及年甫有立勞勩云亟何天之奪我良友如是其速也雖然士貴克自樹立耳迨弱冠射策受知於　世宗憲皇帝溫諭有加一時歎爲奇遇遂出膺民社而更能不負所學是人尸祝祠禱白叟黃童觀慕

泰兆公孫順治丙戌舉人瓚主政祀鄉賢諱策公曾孫先世籍山西陽城縣明初奉詔樂遷河南衛郡之新鄉積善餘慶由來遠矣幼而岐嶷文思清勁有孝感熊相國風稽長卿與諸名風雅讀書辨析異同帖括一秉先正而尤矩矱荆川今讀其問世諸作神骨氣味愈研愈精直與荆川吏部中丞時文相倣也康熙壬寅補博士弟子員越雍正甲辰聯捷成進士其年甫十九齡耳儼封宗伯張清恪公以才品兼優保舉引見　世宗憲皇帝溫諭褒嘉有人才得之　旨辛亥秋授黃岡令岡楚壯劇邑也君少年老成利興弊除五年內擧經循使洞中機宜案牘少暇輒以文章自娛聲色貨利槩屏絶之如徵收錢米不重分釐不蓄[illegible]捐建義塾延名師勸月課定甲乙今編修萬君年茂進士雅發籍鄉貢王如旦輩皆其陶成賞拔者也學宮湫隘捐俸

倡修邑治東社舊有問津書院爲諸生下帷處貲以膏火絃誦不輟乙卯獲雋十人丙辰鄉舉又十五人科名鼎盛有明徵矣故多訟獄君以哀矜行乎中小大之情靡不犀照大吏廉治狀檄代郡纂積牘次第裁決而麻城涂如松妻命案尤遠邇口碑奕世不磨者也以幼聘之婚多爲外家嫌貧悔盟君諭以大義與遂完聚澆風咸敦古處值隴西告歉協辦米石公帑不足皆代償之奉文撥丈洲地扁舟規畫賦不擾而役不煩遠省設書齋堂不遠千里賚金以成德意制府旌其閭曰惠長嘉師其樂善不倦類如此乙卯春纂輯邑志克成善本乃八月患疽遂不起距所生丙戌僅三十春秋彌留際語不及家事但念年力盛壯當此 聖明之世報稱莫由忠孝兩虧飲恨泉壤也蓋君誠經濟先是尊先生留滯江南跋涉者再及令黃與慶甄養溫時

海而戴嚴君直頡頏于桐鄉峴首即奮袞不得傲之以一壽之修短又何足爲君憾己未春君將歸佳城題見逸群孝廉乞一言以表其阡夫彰微闡幽而華袞月旦者學士責也激濁揚清以立懦廉頑者大吏事也矧余知之最稔寧不掇舉以誌不朽乎 其家世淹華小德善政悉載劉少司冦撰銘茲不具載君諱乎能字光華號蔚修河南新鄉人甲辰聯捷成進士爲工垣諱泰兆公樵明經諱中揄公次子其辭曰大河洋洋行山蒼蒼篤生偉士世慶熾昌家學淵源筆撼山岳早擬巍科蜚以騰踔雪堂遺韵漢水澄波畏歌來暮士咏菁莪五年惠政雨袖清風一朝捐館秋雨濛濛爰擇兆此天門指魂保艾爾後騎馬輿門

馬斯良墓在城東馬家小營

順治新志曰檀弓曰孔子之喪封有若堂若防若覆屋若斧者不言擇地也陶侃牛眠羊祜鑿脉而堪輿之說遂倡然不足信也吾邑賈中丞葬其封公博求江右楊氏應祥定兆于邑東南七里許雙塚之前作壙時夜有火光如斗工人驚避弍集兵械蹤之則漸遠急追之則飛騰空中中丞遣問楊氏報云吉葬後不數年族姓凋落中絕劉侗景物畧載八里庄謝文通墓有卿太守卜地其側夢文通幞頭朱衣曰尺寸地不見讓耶太守不聽後裔式微亦此類也聞之袁了凡先生卜地不得問耕者曰曾聞此間有地否耕者曰但見戴紗帽的來尋地不見戴紗帽的來上墳先生悟而止亦可爲破冢卜地者之戒矣

許作梅曰賈中丞營親信堪輿家言不以火光爲異張垣公先生因旋風異夢爲其親另卜兆域此見鬼神不可欺而地理之説可信而不足信也旨哉了凡先生卜地遇耕者葬地上墳[illegible]語乎不然潞王以親封之貴豈不能廣求異人精卜善地命吉世血食乃不再傳而已不臘矣徒見過其陵寢者有彼黍離離之嘆噫嘻地靈人傑洵相須耳

康熙續志曰古人葢棺論乃定等死耳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試觀孔父之林鷄雀不巢首陽之椒衣冠下拜非重其土重其人也嗚呼凡人有生其尚圖死所哉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八

祥異志

志五行者本於洪範鄭樵通志削五行而作災祥畧且云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寔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繼之以五行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不絶書譴告之勤旁見天心之仁愛矣新鄉百里地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變異不少兆固關於天下之大非徒為方隅徵休咎也若夫反風滅火羿弃得梟虎亦渡河蝗不入境一邑之政能致一邑之災豈不係哉

漢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府志本漢書）

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流民居（舊志）

後漢五行志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晉武帝太康二年三月雨雹傷禾（舊志）

府志太康二年三月庚寅雨雹傷麥豆稼

隋文帝仁壽二年大水

文獻通考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

唐高宗永徽三年河清

河南通志永徽三年十二月衛州河清

河南通志永徽五年六月河北大水

五年大水（府志）

顯慶五年春旱（舊志）

河南通志顯慶五年春河北二十二州旱

元宗開元十四年大水河溢支流皆溢（府志）

文獻通考開元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汴人或巢或舟以居

十五年牛疫（舊志）

河南通志開元十五年河北牛大疫

宋太祖乾德五年河溢

河南通志乾德五年衛州河溢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五月獻金龜

文獻通考太平興國間兗州衛州獻金龜

眞宗乾興七年大水（府志）

河南通志乾興七年河北大水

仁宗皇祐元年二月黃衛二河決（府志）

文獻通考皇祐元年三月河北黃衛二河並決注於乾寧軍

嘉祐六年二月癸巳火犯木在營室（府志）

文獻通考嘉祐六年三月癸巳次紀水在營室占曰衛地有兵

英宗治平七年黃沁河溢（續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十二月黃沁二河溢（續志）

康熙續志大定二十八年三月河水入城凡二十七年

宣宗貞祐二年六月八柳樹河清

續文獻通考貞祐三年六月黃河自陝州界至衛州八柳樹清

千餘里纖鱗皆見

元世祖至元五年秋七月鸜鵒食蝗

衛輝府志時蝗生牧野鸜鵒自西北踰山來萬計食之[illegible]閭林

皆滿羅下縣饑民[illegible]作[illegible]

大德七年七月淇水[illegible]（康熙續志）

文宗天歷二年[illegible]月大旱（康熙續志）

元史五行志天歷三年二月胙城縣新鄉縣大風按漢志云溫

而風則生螟螣有蜾虫之孽

文宗至順間大風雨灾

元史本紀至順癸巳衛輝路胙城新鄉大風雨灾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夏黃河清

續文獻通考至正二十四年夏衛輝路黃河清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黃沁河溢（康熙續志）

衛輝府志漂流民居淹没禾稼壞衛輝兗軍倉糧遂移倉所於

大名小灘鎮

宣宗宣德九年沁水決平地成河

明史五行志宣德九年正月沁水漲決馬曲灣經獲嘉新鄉平

地成河

憲宗成化九年沁衞河水溢
十八年河溢
舊志成化十八年河溢漂沒田禾溺死人畜甚衆
二十年春饑人相食（舊志）
世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於營室（衞輝府志）
是月地震有聲春饑九月白晝天鼓鳴（舊志）
七年蝗（府志）
八年春人相食（舊志）
十三年秀麥生
河南通志嘉靖十三年五月秀麥生有三岐二岐至五岐者三
百餘本
二十二年沁水決入城券始塞

衞輝府志嘉靖二十二年沁河決獲嘉新鄉城中水深數尺淹
河禾稼廬舍漂沒殆盡
三十年六月雨雹（續志）
舊志嘉靖三十年六月雹縣東壯蒼山下有藺廟前有白龍潭
忽一日龍起平地水深一一丈溺死人物潭移前者百十步後
潭復平
三十四年蝗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有聲（續志）
神宗萬歷六年夏大雨（續志）
舊志萬歷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河水
卒漲入城傷禾稼淹沒官署民居
十四年穀華不實沁水溢（續志）
舊志萬歷十四年沁水溢入城西門深及丈幸盡日傷[illegible][illegible]藪

若中夜則舉城魚矣

十五年穀草不實（舊志）

十六年荒人相食大疫（續志）

舊志十六年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籍至不能殮填棄壕隍內

十七十八年民猶有菜色

二十六年四月雨雪八月復雨雪（舊志）

三十年秋蝗（續志）

舊志萬歷三十四年秋大蝗傷禾稼

四十六年蝗

康熙續志萬歷四十六年蝗蔽天食穀殆盡

莊烈帝崇正六年大水

舊志崇正六年大水縣北行舟渰没田禾

十一年三月雨黑氷秋蝗

舊志崇正十一年秋蝗蔽天翳日五穀食盡嚙及竹樹茭蘆

十二年五月雨氷夏無麥秋蝗旱大饑

衛輝府志已夘年三月大風沙霾晝晦旱蝗食麥秋盗起人相食石米八兩石麦六兩公然人肉

十三年春夏不雨大風沙霾晝晦蝗蝝大作人相食瘟疫發帑賑饑（續志）

順治新志崇正十三年春夏不雨蝗蝻大作結累渡河上城垣如平地麥盡食秋禾人饑相啖瘟疫死者枕籍就食他鄉者亦斃于道縉彥陳其事䝉發帑金二萬以賑鄭衛　舊志崇正十三年春夏不雨麥枯無秋禾蝗疫相繼死者枕籍就食他鄉者亦斃于道邑人都諫張縉彥陳其事于朝䝉發帑金二萬以賑

鄴衞及覃懷新邑得千金尋兩臺使各捐五十金道府亦捐助有差知縣米壽圖既設粥廠復捐錢十萬鄉紳張問仁捐錢十萬郭亮捐錢三十萬梁祚明捐錢二萬周嗣熀捐錢一萬五千生員郭治美捐米二百餘石一時全活頗多

十四年大蝗

順治新志崇正十四年春蝗種復生食夏麥盡忽有羣蜂飛逐之嚙其背穴土掩之踰日而蜂自蝗腹出轉轉生化旬餘滿郊原蝗遂絕

國朝世祖順治十年夏大風雷雨火　蠲租有差（康熙續志）

順治新志順治十年夏大風雷雨火其光如電着人衣不焚是月霪雨浹旬陸地行舟渰沒禾稼許作梅疏奏得　旨覆勘蠲租有差

隨錄許作梅疏爲河朔水患異常謹據實　上聞伏祈聖恩軫恤事竊惟河北三郡至衞極煩年來大兵屢餉供其轉輸河工柳梢賦過正額民疲甚矣所賴時和年豐孑遺庶不至流亡耳不謂天災流行霪雨異常又有今年水災之甚者前見督臣馬光輝水患異常一疏內開河南武陟臨漳二縣而他邑不及皆因地方呈報不齊故也臣聞河北霖雨匝月山水河水一時並發汪洋浩渺瀰漫田野衞屬新鄉獲嘉輝縣淇縣浚縣等處懷屬河內孟縣溫縣武陟修武等處無一處無水無一處不災新鄉門樓倒塌城垣傾圮南北俱成大澤東至滑縣一百里官道駕舟而行衞輝水浮於橋城門土塞各縣廬舍漂泊田禾渰沒不問可知小民無居無食其愁苦怨嘆之狀惟有呼天而天不應也前見兵部尚書王永吉

刑部侍郎龔鼎孳疏題征壯旱災皆奉有議奏之旨河朔遺黎莫非 朝廷赤子且屯政初行屯丁稀少招徠惟恐不至如此災傷哉 皇上聞之當有惻然動念者况行山伏莽未清所關更為急切臣思 朝廷固邦本非祗為桑梓計安全地至採錄事宜出自 皇恩臣不敢擅擬仰惟 敕部議奏施行

十一年沁河決

聖祖康熙二年秋七月沁河決汲城

衛輝府志康熙二年七月沁河決浸灌獲嘉新鄉城屋廬漂沒秋禾俱盡郡城以土塞門

四年十一月彗星見（康熙續志）

六年秋八月蝗（康熙續志）

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衛輝府志）

河南通志康熙七年六月地震開封歸德衛輝懷慶南陽汝寧汝州所屬

十年春夏旱無麥蠲租有差

十一年春旱

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初十日大雨水壞民居

河南通志康熙十八年秋新鄉地震

十九年秋七月蝗

二十一年冬十月初五日未時地震

十二年春三月雨四月蟘傷麥夏旱蠲租有差

十四年春正月雷雨大作

二十五年夏旱

二十七年春旱

二十八年春夏旱

康熙續志知縣周鰲麟與院司道府縣並捐給麥種煮粥賑饑

二十九年春夏旱無麥大饑牛死秋蝗蝻生雨雹蝗（以上並康熙續志）

三十年旱蝗

衛輝府志康熙三十年夏旱入秋飛蝗蔽天止則積地數尺田苗傷盡民大饑知府胡蔚先捐俸分設兩關粥廠以哺餓者因秋終得雨出境收買菜種分給貧農佈種救饑復請前院憲閻具題蝗旱民困情形奉
旨俞允發倉賑貸停運漕米本色將糧銀分年帶徵并蒙
特恩通蠲三十一年全省錢糧民免流亡溝壑之苦

邑人任昌期詩鄭邑荒旱苦連年鄭邑瘡痍豈得痊今歲無麥一望有秋倐忽遍地生蝗蝝三春雨滴貴如金六月將盡始作霖插禾播種已愆期晚苗熾茂恃於今黍稷芃芃樓隴亟方幸無饑活八口誰料天心不可知頓令五穀成烏有共說生來無此變疾首攢眉淚盈面下隰高原盡田疇東阡北陌仍留戀太行南麓連營起勢同流水誰能止明知分數命安排寧辭縱捕爲民累縱捕勞民遍四野民少蝝多何益者遺令曾經用孟青挑溝掘塹徒苟且況不崇朝蝝變蝗遮天蔽日呼呼忙赤壤千頃須刻間毒腸不飽空徬徨蝗蝝之害不可云此事朝廷那得聞繪圖賴有賢明宰爲民請命如救焚從來有人此有土無人安得田有主即今且莫慮征輸將恐逃亡費招撫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

河南通志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河南北地震

三十九年大有年（河南通志）

四十三年穆家圪壋民穆魁壽一百三歲給坊

四十七年春夏旱

五十四年春饑

六十年夏旱大饑蠲租有差

六十一年夏旱大饑糧停徵

河南通志康熙六十一年河南北旱饑糧停徵

世宗雍正元年夏蝗生民多轉徙大河南

二年二月初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會於娵訾縣民李文謨妻田氏壽一百六歲給坊

十年歲大有（河南通志）

五年歲大有嘉禾生（河南通志）

六年春人疫

十二年縣民張全母劉氏壽一百十四歲奉　旨旌表加增牌坊銀二十兩　恩賞上用緞二疋

今上乾隆元年大有年

二年七月水九月初七日未時地震有聲傷損屋角賑卹有差

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時地震

四年夏秋霪雨連綿大水陡發城垣坍塌秋禾淹沒居民廬舍傾頹蠲賑有差

五年夏飛蝗入城旋撲滅

七年秋東郊雨雹傷禾

八年縣民魏豐妻崔氏一產三男

九年大有年

十一年大有年

康熙續志曰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攷之洪範五事與五行相符而庶徵應焉此春秋之所以獨書災異也彼忠臣憤而降霜孝婦寃而不雨可曰一邑無關于天下而畧之

拾遺志

邑乘所不能盡載者稗史載之所以廣異聞也志猶史也拾遺之志非齊諧志怪之書亦義例應爾也

縣東衛河邊後有高阜前爲金家墳週圍亂塚相接明代司天監望有氣遣軍夫掘丈餘果得草人草馬隊伍成列其草截斷處皆有血流今溝址尚存

嘉靖中文廟棟產芝後生員張楫女爲世廟繼后楫倫造文廟祭器款式皆本古圖

明中丞郭庭梧外家高樓有鬼人不敢登公未第時偶於白晝憇其下果有物甫躡梯驚語曰郭中丞高擡耶應避之後果如其官

縣北張門村黑龍廟前楊樹二株俱大數圍有誤採伐者血如湧泉似神所呵護伐者遂止今猶存

萬歷五年播州逆賊楊應龍取四川偏橋衛等五寨殺官石曰宫兵取綦江縣殺樊參將等猖獗陸梁天子赫然震怒命中丞李公化龍討之調徵各省官兵五十餘萬暨雲貴蜀三省土司安疆臣等十三家官將苗兵數十萬傳檄約束勉勵擒伐先是新鄉操兵祝容等應徵之日禱於武安王之神及會兵八路容等與在行列各分信地攻打長穄桑木樓山等關備嘗險阻越明年端月進兵四月直搗賊庭每遇攻合輒見神兵若恍若惚日耀雲從逆賊倒戈喪氣皆曰河南天兵來也賊師敗績六月六月生擒楊妖檻送京師蕩平播酋而巴峽肅清詳見梁公碑記

邑人梁問孟征南凱旋感應碑記曰夫天人感召之機自昔記之然必國祚延長世運亨泰則神與人始相須而常相協矣天子之己亥歲播州逆賊楊應龍不媿幺麼於季夏廿一日取四川兵十萬容等與在行列各分信地攻打長穄桑木樓山等關百餘處渡三峽陟高嶺妖氛雜遝古木森列怪獸嘶風哀猿嗷月晝若黃昏夜若幽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越明年庚子端月進兵四月圍攻直搗賊庭每遇攻合輒見神兵若恍若惚日耀雲從逆賊倒戈喪氣皆曰河南天兵來也賊師敗績六月六日生擒楊妖檻送京師蕩平播酋而巴峽肅清矣嗟乎此蓋漢馬伏波諸葛武侯用師之地也乃伏波勳猷鬱載始竟藏功而武侯神機第限天運茲楊妖憑恃險遠不啻虞氏之有苗殷之鬼方周之崇虎也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犇兕之觸魯縞豈武安王以匡漢未盡之心而匡我明耶彼蠢蠢醜賊何足平哉容等歸寧備述其事于邑侯魏公魏公曰異哉圖聖參化育而無對者寧獨保爾蒼生耶其深有意於國家矣遂圖諸

大象揭背竪碑于廟之右儼豈若燕然之勒以圖彰伐耶蓋神

功不容泯滅余爲紀之以垂不朽

按吳陳琰曠園雜志永年王大參贊揚齋任城步嗣苗陽應

龍嘯聚千餘人警以七月七日襲城步先是王陰募鄉勇數

百人秘授計爲嘲乘暮氣出搗巢穴有左道演符咒皆不驗

衆奔潰不一里伏兵四起生擒數百人賊云空中有赤面長

髯大將乘白馬指揮神兵入面旋繞不得脫旋問我軍所見

無異公大驚悚損旅歸亟謁關帝祠仰見帝面汗淚如雨若

甫釋甲狀邑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苗患自此遂息

觀此益知　帝之神威赫濯信而有徵矣

有明三案者梃擊紅丸移宮也梃擊已識其畧矣三案亦當平言

之光廟病亟備體俱疼勢已不起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註名

諸文臣入叅名兵垣楊漣直遞上疏欲上慎起居防嬖外與群臣

臺丁亥言病已危殆諸臣召皇上一月之内善政甚多盛業丕著然

廣上對以病勢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侍奉勤勞當

生子女宜封皇貴妃朕在内亦安即呼皇長子出與群臣一言

熹廟出遂將上諭再爲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間手挽熹廟入傳以

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皇上命封貴妃非皇后也宗伯再

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因呼可灼進藥群臣待命于外藥進

少時上遽稱可灼忠臣連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九厥明上賓天矣

勿賞可灼銀加等於是群臣謂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

亂其言亦太過但不宜於賓天後復擬賞耳是時一月之内連遭

大喪朝中洶洶楊漣率衆排闥入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即羅拜

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視東宮左光斗抗疏言乾清非至尊不

可居欲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武后之禍立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聽政之事此亦過當楊左郎拉閣臣楊請郎日移宮頗受逼迫御史新鄉賈繼春遂言先帝于群臣至厚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還庇其言亦不可謂盡非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不可詆之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惶遽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兩解之其言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郎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持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癲言可灼無他意言移宮太急不失調停然以此觀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亦悞乎當東林極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轉而已受處者郎以爲不堪而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詔獄遠戍[illegible]亦必爲民盡追奪其誥命誰啓殺機出爾反爾曰甚一日則其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武家居關王廟前有大槐一株萬歷間土門劉某强採以營室方施斧斤根血湧出衆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衆賀酒方數行其僕忽見赤面人怒目指髮乘馬操刄馳驟屋上驚告賓主大駭出户視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亦疫死

梁小老者梁中丞守塚人業織履有道人求宿嘗以飯啖之久之將辭去云爾無妻吾爲若娶可乎小老云寠子安所得道人授符焚之命每食祀祠内芻靈童女四十九日忽夜有叩門聲啟覩則一姬也漸親暱與居處嗔其爲賤役止之廚下每日具飯且精潔同輩頗聞秘語私告其主突往視之小老惶懼女云伊不見也久

之泄其事於其友友強求見乃於杏花月下一見友大驚失聲自此滅跡小老思怨之極忽一日同一偉丈夫來大怒捧小老云如何賣我行再求須于瓜子坡等候遂不見後詢瓜子坡乃華山下坂也敬道人所留符則限于百日滿矣

明鄭鄤于天啟間任順天府經歷目擊魏忠賢竟惡言都下五人同飲於旅寓忽一人唱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illegible]曰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熟寢忽有人排門入以火炤其面即擒去旋提四人並至內地見所擒之人手足栽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語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宛然[illegible]四人駭欲死忠賢[illegible]以賞五金壓驚縱之出真惡魁[illegible]

[illegible]於崇正丙子七[illegible]寺主母出視照耀如白日仍流行屋簷間乃驚隣人[illegible]月作梅鄉試捷

順治丙戌鄉舉暘策字君籌居邑北小屯崇正初年往隣塾課文日晡散歩歸月色初升過一士人儒幹鴻聲談詞如雲所辨論多前代事攜行道里門作別去贈以詩曰問君誰假與誰真明月當頭慨殺人多少英雄留不住十年遍地看青燐倏不見未幾即有闖禍大地白骨如莽乃識前此鬼物也

邑東郭小庄小迷魂寺塔頂有二鐵鶴若飛舞狀康熙年間人於其下擊石音相應如鷄鳴遊者趾常錯

鐵工熊文康熙八年偶遇一婦以情挑之不甚拒反以詩箋贈遂偕從儷同輩賀得佳偶饋酒食婦不避露醉極歡既而婦携遺毋

家熊從之向東北行俄至其處松竹掩映臺榭參差幽雅宜人童僕歡迎熊登其堂與婦父母相見如甥舅禮佳殽美酒日暮寢息錦繡重茵酣醉痴迷者累日及醒則身憇廟內所枕卧者皆蒿草礫塊也熊始知遇妖怫意而歸異日婦復至遂與之絕

白受采於康熙戊午應鄉試濟黃河登舟將解維北岸有故人招甚急初竟忘其已死也受采不得已携囊復躍岸上傍人不及待開掛帆全舟覆溺受采獨免忽憶招呼人已棄世十載矣受采以瓣香招魂越日乃渡河是科果雋後任直隸懷安令

郭遇熙於康熙己巳任粵東從化令道經廬江旅館偶夢至一衙門邏乂森立若有攔阻態遇熙趨入直至堂下行拜跪禮仰視堂上長官面白衣紫衣冠端偉年貌英俊延遇熙至案前低聲語載[illegible]並留八人皆烏巾青衣若隸吏狀長官語畢而起八人[illegible]攜遞名帖須臾堂後遣二小童擎果菜而大盤品味雜膾色[illegible]豔又出爐餅二小童曰君持歸食之以補下元八吏咸曰可謂優禮極矣八吏送出堂旁別院有欲索錢意遇熙曰長途貲斧不繼實無長物可贈遣問長官之誰願以備諸君一簪遂相別出門八人中有一蒼髯老吏回首至墻角問長官爲誰吏曰姓秦進士出身乃君同鄉人也又問曰合肥公爲誰吏曰新任孝康亦西邊人但忘其姓名耳遂寤正雞鳴束裝時詰旦語人皆曰此必廬州府城隍君也當奉香楮以禱云

[illegible]林殷元福字夢五生平夢卜多奇驗幼應童試將發案前夕邑令黃陂劉之紓夢人進杏底如一丈早焚香闔名拔第一入泮癸酉元旦元福夢至一所宮第巍峩朱衣長官擁皐比高座侍從如雲元福伏拜甚恭有頃長官命侍者以刃刺雄雞首血濡縷立疊

是年果獲解首甲戌春闈元福赴山東登州宿河間旅店夢張藍蓋立柳下其年官翰林殊不驗越辛已改補縣令籤掣得廣西柳城始識事已預定又是秋九月赴粵抵岳州夜入洞庭湖中流狂風大作白浪噴薄打船金漆潤船折水半窓以近岸邊無恙閣一日霽潦收船粘四寸人不能扛距潤半里許有篙工三四人駕兩小船來邀元福初疑盜不敢就既占一撮金遇隨之一文錢辭之一二句云一字已成空一事還成喜疑稍釋又問篙工姓名姓吳名德乃就之以下二句若讒口讒人心下堪憑委也達風順解纜暇思出湖後補江南武進辛卯奉調入闈忽於八月初五夜夢拜道祥祠儼如生告云今科可以不必還出門夢中說夢作七律一首集詩曰頻於祠宇拜孤忠入夢中秋思不窮（夢中看十五日）志士行藏歸[illegible]年昆弟昆璧中玉山問答殊多事涉水源流距淺表自信

辭交直不偶致和風雨告蒼穹醒時急起書之遂以告人多不信發榜入闈果舉正鐵長科江南以場後風聞與事者多遭羅織元福獨無累其生平多占夢類如此

山西臨汾王某經商於新日久腹漸果時時轉動如懷孕一日正挨篙艘濟甚下一船中有物四五寸略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後十五年丁酉子翼英登山西鄉榜

某東甸層城北街爲里中學究謙抑下人康熙五十七年北隣市豈不戒於火來甸為其左僕障一土牆而舊窰棟宇獨無少損

梁雛雛講學晴藝至一府第其聯云共道河陽多異鶴誰知海外有奇雲越十年以教貢為海南文昌令退廳聯句恍如夢中所見而官亦止於此

縣北街民李坦雍正初年晝讌飲於隣舍酒方數巡忽見二青衣

鬼面急呼若官府勾攝狀坦頓暈倒同人驚愕莫措趨時蘇言二人引至一地仰望官府端居冠袍皆近制吏卒擁護堦下械繫多人以次陳牒如陽世治獄呼及坦匍匐拜前長官曰符命乃李坦非坦也其人住趙村亦非城內該役何得圖賄誤拘各責十板令送還二役踉蹌促出門外乃甦次日訪趙村李坦果於前夕死矣

京都正陽門舊有關侯廟三楹地僅數尺而車馬雜遝香火叢盛豈非靈讖休咎每立驗暢于熊於雍正辛亥謁選長安跪卜籤仕何方得二十七籤其語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尋規矩詢諸人多不解是秋選黃州黃岡令城北即赤壁古蹟憶東坡前賦有云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益信神籤之奇

[illegible]康熙甲午歲鄉闈前十二日書於大梁邁扶見者[illegible]

新鄉縣志

6

卷廿九循吏
卷三十人物上
卷卅一人物下
卷卅二　宦望　孝友　儒林
卷卅三　文苑　方技　廉介　仙釋　義行　僑寓
卷卅四列女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illegible] 1929

Ch L Q 3145.0222.83

新鄭縣志卷第二十九

循吏傳

若鄭之吏悃愊無華然非肆應之才不勝繁劇之任新鄭地居通衢號稱難治隋唐而後循吏幾人載在簡編可考而知也一時德政之碑千秋俎豆之祀苟無遺愛必無去思清愼勤 熙世命官要皆果達藝聖門從政良才前輩官箴可為縣譜凡在官位敢不勉哉

[illegible]璞字仲采吳人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年守朝士薦不任京畿改授邑令孫直有惠政邑人為立祠以按察使守文[illegible]為遂溫池令

李頎東川人進士開元時為縣尉文章政事見稱于時有詩集壽二[illegible]世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許作梅曰漢室循良爲盛其時新中鄉尚未置縣故宦績不彰自隋立縣而後李唐至今千有餘載何名宦寥寥也即在近世亦僅留姓名豈吏治不古若歟抑考稽未詳也李東川傾以盡爵而名傳不衰信三不朽事業惟其人不惟其官耳新志於宦鄉之賢者一善必錄不從諛焉後之觀感於斯者將洸然難測筆不勝書矣

附錄李頎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吾屬交歡此何夕南家擣衣動歸客銅爐將炙相歡飲星宿縱橫露華白寒風卷葉度滹沱飛雪布地悲峨峨孤城日落見棲鳥馬上時聞漁者歌明朝東路把君手臘日辭君期歲賒

[illegible]歸鎮去思最望縣人鐫牛筒

裴子雲爲邑令和易近人而蒞事有斷劇邑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氏李璡家五六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璡曰爾牛已死二止還其四恭訴之子雲收恭于獄名璡至詰之曰賊供盜牛三十頭藏汝家汝同盜耶令引賊面質璡惶恐曰家有牛皆甥王恭牸牛所生實非盜者子雲乃喚恭出以五牛酬璡餘悉還恭人服其神明

宋郜讜字陽叔陽漢人大觀間宰斯邑才頡廉利人吏在庭若履冰土期月庶政畢舉巡視壯郊至衛河見民病涉殫心籌畫創建石橋事成而役不擾民思其惠名曰郜公橋至今利賴之祀名宦

金蔡璣大定時爲邑令二十八年二月以河水入城閉塞救護有功與縣丞唐括唐古出主簿溫敦偎喝俱遷賞有差

元李璋字君章山西襄陵人至元間爲尹以廉敏稱案牒鱗萃剖

斷如流監司委以疑獄輙立剖有所鉏抑不復隱卹境內大治去任民爲立碑祀名宦

元洪南賈宗傳記夫守令蒞官三載能以清白著去則有遺愛而民思之是良守令也新鄉士大夫産繁實爲巨邑戰亂俗尚囂興訟猾民挾奸欺好持吏之短長頗稱猾詐臺省亦信以爲然襄陵李公來茲邑未幾大治三年之間政成化一近者代官在差公治裝促行闔境黎老咸咨嗟悵慕不忍釋遮謀鐫石以壽公名余樂爲之書自前令姬君去職後值王師南征縣當兵衝使道旁午供億送迎不給豈暇撫字設施公至人或以酒殽進卻之衆謂不情冰霜心事以而益徵每晨畧理政抵暮始罷以爲常監司有疑獄付公決之甚協執法者心聖廟舊識社倖充村爲士民倡廟貌卒美觀驛舍一仍以遊大吏新之廨廡庖湢

舉修飭且又置四門之橋梁課境內之農桑城隍兩岸植柳萬株其悴神于小民也旣勤矣其居官嚴明若神其去也若雛烏離母甘棠踏淚不足喩也公諱璋字君章大同天城人官於襄陵因而家焉正隆名臣尚書左丞之四代孫至元十三年三月

劉理壯直南宮人至元間由江漢漕幕來爲縣尹幹敏有機警均賦役杜私謁勸課農桑獄訟一不留嘗捐貲修學暇則親師儒講說禮義有古循良風秩滿民爲立石祀名宦

元宣慰使王惲序衞之屬邑曰新中鄉其地距太行東麓浸以清泉之潤桑土衍沃民俗殷阜自昔號河朔望縣惟其物衆而俗囂路衝而務劇故治稱爲難至元二十六年南宮劉君理由江淮漕幕來主縣治君資幹敏有機警旣視事思有以事集於上民便於下於是舉條章明約束均賦役却造請凡譬馭之急

遼者一馴而致之不務高遠率先以身爲度縣當關陝驛程驛使相望於道吏民疲于供頓君量其重輕處之有方乘閒侵尅之弊日就斂息廨舍一縣具瞻陋損不堪治事度材庀工易故而增新葺者十餘盤復構蕭相祠俾吏曹有所景慕鄧公橋歲久將傾乃鑿石復爲修補方之舊締既高且固役不知勞而免病涉至治平道路塡污夷峻徙行發至恒不少虞歲時勸農裹糧自隨周行田里未嘗呼集俾妨時作耕稼蠶績檢括課視切于己私復諭之以勤儉申之以孝弟使遷善而遠罪由是邑里歲會舊繁勸力生理日有滋益下逮鰥寡顛連亦適厥所流移聞之稍稍復業故賦稅輸納不及期而辦詞訟繁囂不俟約而簡後又捐出己資崇飭廟學輪奐一新人莘饒仰暇則禮師儒率僚吏與邑之子弟聽其講說使知禮義故三載閒庭無留訟至鄰有疑獄讞治而未決者上官倚之剖決辨明則於縣之治否可知已君既更者舊孫祐慕賓等有思罔置來謁文以垂示於後遂狀次第之嘗觀兩漢循吏政頗風化子視生民訓誨惠養如恐不及藹然有三代風有起思樹碑以表悠久追思之意非幸也宜也迨叔世司牧者苟簡貪墨習爲當然於民之休戚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甚者困之以吏張臨之以刑勢剝民之財膏其身儼民之產[illegible]其家使民畏之如豺虎惡之如寇讎告訐謗讟無所不至以理勢論之非才也亦宜也今劉君以勤强幹敏力矯斯弊致吏民稱道如是可謂能矣是宜銘

銘曰天下之事孰衆孰綜政發於上相臣是總相須成務匪令奚熟縣百里縣務實繁闔有社有民有獄有貢期會簿書風俗獄訟我剖我決我承我奉趨惟良能治之有統千室鳴絃五袴流

須暨我劉尹事功自憙挺身頹流卓爾爲治瘼自我鎮聲由實致所以懷思去而罔替大德三年正月六日

李思敬字克誠山東齊東人泰定丁卯爲主簿傳驛渠路修治一新舉經明行修者爲社師取自督課成就甚多吏卒掊斂弓手蠹民悉設方畧禁之己巳歲饑朝廷命使徵楮幣三萬五千籌畫濟邑思敬徐請曰新邑亦饑未合從并救人也情詞懇切使憫其誠爲留帑以活民使歸具言于朝得蠲租之半至順初又歉且蝗以計捕之遂獲有秋祀名宦

元總管孫公懋記簿佐之職有能存心愛物者蓋不多見李君思敬字克誠齊東人少讀書諳由翰林擢充侍儀司譯史調冠州監務擢從仕郎新鄉主簿泰定丁卯始供厥職其所領傳遞渠路修治一新雖僻邑址帶郡城社庠之繁舉經明行修之士爲社師吏卒下鄉掊斂習爲常及見役弓手本以防寇或反蠹民公設方畧悉禁之己巳歲饑朝廷命使賑濟是縣楮幣三萬五千緡欲濟他邑君叩請曰本邑歲貧乏者衆倉卒失申報使嘉其誠允之夏秋不雨苗槁吏莫敢申君歷鄉村遍行踏勘移文于上其年秋稅蠲免至順改元蝗蝻衆布害秋禾君設法監捕勸豪家發粟供食閱月捕擊始盡其年秋大稔自下車清廉苦介二載之間吏畏民懷興利除害不克盡錄先賢謂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於李君見之於是書碑刻以示方來至順三年三月

明胡南濵洪武間任時當草創從容區畫如無事而邑大治以最遷

王讓湖廣江陵人洪武初爲縣主簿撫流移課農桑脩廢舉墜政

行化洽良德之祀名宦

李驥字尚德鄭城人舉洪武二十六年鄉試入國學居三年授户科給事中尋坐事免建文時薦起新鄉知縣招流亡給以農具復業者數千人內艱去官民相率奏留者數四不許服闋改知東安擢刑部郎中歷御史授河南知府（見明史）

曹睿山東兗州人洪武間任祀名宦

許宣宣德間任沁水潰決邑處下游水深成河築隄以防不能捍禦因請堅築決口俾由故道既蒙俞允得成保障之功（見明史）

王政順天人景泰間任祀名宦

李義北直保定人景泰間任祀名宦

侯赫景泰間任祀名宦

康熙續志曰明初殿最從嚴吏治蒸蒸若曹王諸公業已光生俎豆意其政蹟必有卓卓當世者年遠編殘竟湮沒而無考惜哉謹錄姓氏以備採求

朱拱湖廣蘄州人景泰間任素性慈仁政尚寬儉人有過當笞者但諭以理終不忍下鞭箠去後民謳思之祀名宦

楊清字克康山西平定人正統辛酉舉于鄉授陝州學正天順間以廷臣薦擢縣令明敏果斷吏胥不敢舞文新學校課農桑聽訟平允囹圄嘗至空虛每周行隴畝呼老嫗問所疾苦事有弊於民者輒默計除之民陰受其福不知也秩滿陞山東兗州府同知

姚江徐[illegible]惟海陽雍熙生民咸遊化光郡邑循吏於古特盛頎才良政[illegible]莫新鄉楊侯若也侯山西平定州世家生而敏闓爽乎出羣[illegible]正統辛酉高第授陝州學正文化丕變秩滿廷臣舉之任茲邑良荷撫字飲和春臺中數載矣懼侯一去失瞻怙

逖述侯政蹟冀余言刻石以昭不朽余惟楊侯以清白約己以簡重接物以强毅立事吏胥不敢舞弄囹圄嘗至空虛視民之害緊討除之下車首葺學治以嚴號令新學校以振士風勤課農桑敦厚風俗城郭完修祠宇飾麗百廢之舉與夫供億徭役未嘗少爽此特三年之治耳再借寇君則綠竹之咏得不復作乎侯名清字克廉其學政之著擢用蓋未可量云乃爲頌曰愚邑賢侯懿茂清醇才隆治教學富天人風岸嶄新立器度凝遠黎庶具瞻侯來何晚我寒我燠我饑我餔農恬於野婦順於廬如彼旱暵甘澍斯至輪月當空四靜纖翳德馨猗蘭謂能其官彼讒弗容侯量緊寛以正養蒙侯實告諮眞其情所鍾惟是學校董飭世譏勵紀侯蹟福腳在土侯乃作則侯乃作則民曷敢忘鏤之琬琰誌於文章

王燾字紹之四川洪雅人以鄉舉令潛山移知縣事廉愛交孚課士不倦及大比入彀者四人一時稱盛值大水衝決伐木具舟所全活無算有巨盜近畿殺人亡匿邑中捕獲之械至京進六品俸陞階州知州民爲立碑祀名宦

楊廷和記新鄉令王侯之報政也有三五父老道侯之德於民者曰吾邑逖焉南北衝衢爲吏多不任侯至獨勤其職問民所欲惡而興舉之甫踰年百廢俱興費不侵官力不損民成化十八年邑遭大水爲患人多溺侯伐木具舟全活者千數貧者賑之二十一年有巨盜殺人近畿亡命於吾邑塊村營侯率民兵捕械之京師進六品俸於學校日程員試不斷鄉舉適四人致暇辦一從部疑獄久不決者其民德之猶吾邑相率言於部使者欲得侯守衛輝令滿九載侯然不可得留其行也史屬以志不忘余

因嘆曰天下爲令者多矣惟新鄉有去思豈邑之民獨厚耶使天下之令皆侯則侯無足多者何都郡森羅咸歎教令教黎元而獨使侯寥寥焉爲稀宿耶是宜碑之以標甘棠庶有以繼侯者侯名素字繪之蜀洪雅人以明經舉鄉初令潜山再移新鄉云

元鏞陝西人弘治間任教諭學行兼優士類景仰中進士累官都御史祀名宦

儲珊字朝珍南直穎川人弘治己未進士初任清江再起蒞茲邑詢民瘼理庶務迪忍以解有能聲他邑矜疑之獄咸委決焉值歲大旱民心洶洶珊沐浴虔禱旋大雨民賴以安學校城郭廢隳猶次第修舉其他惠政不一秩滿擢監察御史

江浦李錦記代天子分職惟令最重焉以親民得行其志也吾鄉令不知幾更在元惟李君瑋劉若理國朝惟楊君青王[illegible]新銘其愛今我侯儲公以博學明經登弘治己未進士初任清江再起綏是邑詢民瘼理庶務迪忍以解他邑有訟上官咸付侯決之其才練寬猛兼裁前四公蓋嘗考績則寄民所英等知公旃必不再復邇邇謀紀綱既于有壽惟公寬猛靜剛以御下恕以行法境內民情靡不周知時五月亢旱民息公沐浴請禱大雨如注歲大熟儲蓄充積公庭爲樞百餘不費公帑譙樓豎旌善亭申明亭宣化坊咸所渺建且修泮宮固城郭設理刑廳弘養濟院司府館舍類舉規制偉觀是彰彰可紀者余故錄之以俟觀風者若深愛論決則吾民之心壽於金石是何俟予言也公名珊字朝珍直隸鳳陽穎川世家

馬湖陝西咸寧人嘉靖二年由舉人任教諭師範端嚴篤學善誘

歷歲就甚多有巡方使者謁廟值雨將拜堂上朋抗聲曰拜下禮也御史悚然復位擢南康府同知陞晉府長史祀名宦

方承恩字龍川湖廣大冶人嘉靖戊申冬由貢士授邑令平易近人興行文教創鄉賢名宦祠朔望聚士子講藝夜分不倦然不邀士譽也邑舊有被誣以竊者七人至是力白恤刑使得省釋邑故民王恕婦孀居子甫七歲夜有豪宗拋嬰兒于其後圃執匿名紙誣訟之承恩曰寡婦果有私孕產于暮夜誰當見之且胡不遠棄乃使人得蹤跡耶匿名文書時有明禁即以造言之罪罪之婦行全其他抑強暴拾流移修廢墜善政多端民感德為立生祠

張範壯直靜海人隆慶四年以貢士授邑令明斷有治才時無公館地當下車即捐俸修葺巡視城垣甃以磚堞不煩幾修民利賴之祀名宦

李應昌號晉山山西洪洞人隆慶五年以鄉舉任邑令清操自矢悉屏饋遺執法不少屈人亦不敢干焉每戴星出入以勤公務暇則詣學宮與士子講課不倦建合河橋以便輿徒治最擢南臺御史民立祠祀焉

邑人梁問孟記侯蒞新邑適四紀以治最欽命監察御史新之民思之共立石以紀德政而乞言于問問曰令之於民若父母之於赤子其分雖懸其情則通故爲之令者以父母之愛愛吾民爲之民者以父母之親親吾令其宦於斯也愛之戴之依依然若赤子之仰育於父母而不能離其擢而去也惆然以思思之不已又即其德政而紀之常若目覩然者此其至誠相感不可解也余觀我侯其有父母之愛乎吾邑之民其赤子之親父母乎侯之德政不可勝紀姑即其槩言之以勵清操則饋遺必

紀以勤公務則出入戴星以精簿書則吏胥斂手以省里甲則冗耗頓革以興學校則講課諄切以執國憲則强横竄伏以備荒歉則倉粟委陳以活民命則寃獄暴雪以審均徭則貧富辯平議疏河則衛邦千里免於陷溺酌催科則夏秋緩急務協時宜城郭之修以固圉守鄉約之申以善風俗巡警之嚴以緝盜賊僚佐化于清慎公庭絶夫請謁軍衛籍其約束請客有禁而蠱俗以革賭博有懲而浪蕩以息和解悉聽諸民而繁訟以簡是故里無追呼之卒閭無夜吠之犬家無剝廬之釁愚者不患乎智者之詐曰我侯之能辨也弱者不患于强者之侵曰我侯之能制也良者不患於姦者之凋曰我侯之能平也四境之内兆民之衆帖帖然熙熙然如遊於春臺偃於温席日用飲食而無所虞於其躬者咸我侯之德也謂非父母之愛乎是故民於侯之未去也戀戀然恐其去也及其去也皇皇然思之如有求也於是有形之爲歌謡者矣爲贊頌者矣爲肖像而事之者矣其眞赤子之親父母乎嗚呼感而通者上之德也愚而神者民之心也惟通也故父母之愛洽於民心不容間也惟神也故赤子之親効於其上不可禦也何也父母赤子本爲一體令與民相須亦一體也一體之義侯之所持者豫也彼之無所於感而委於德之難通者外也自拂其神而罪夫民之靡應者妄也其如一體之義何其視吾侯之德何憶今之令於民者可以觀矣侯名應昌別號晉山洪洞人任之日隆慶五年六月名之日萬歷三年四月樹碑日五年六月

余相浙江會稽人少高放通六經萬歷五年由舉人爲邑令甫下車首重文教設義學置學田以資多士人文由是蔚起尤加意良

事建省耕樓朔望聚老幼課以農事值師旅雜沓鄉邑周章無措相治獨從容就理時邑悉未備暇日謀諸耆彥稽古採今始有成善陞南京上元縣尹

邑人鄭廷梧記

去思碑者余侯去新鄉新鄉之人追侯德不忘以去思也今距侯遷上元且閱六載矣侯何以令人久而能思也按侯之氣度高明坦率其治新也識體要尚平易不事儇奇以耀視聽如置學田以育士飭隄防以捍水建永濟橋以利涉創省耕樓以課農供審編撫流移折獄省刑大都可數也夫數事者非令之常職耶而侯何獨久而見思也噫善聲者非有異器而聽者悅善烹者非有異味而食者甘是必有深當於衷而不能以言喻者政之得民何異是哉侯以平易爲政不事儇利奇詭之術則所措注亦必有深當於民心而言不能喻者況所利賴非一時之近迹如之何而不思且以久爲言昔漢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夫政生思思生名武雖不求其赫赫也歷漢至今千有餘載尚使人艷羨興起高山景行焉同視兩漢循吏孰有踰赫赫者哉積今專務赫赫苟可以巧獵一時之名者逃誅文之禁足自愉快不遑求當乎民心與郎嚴事之左右惟命奉明威口盛德者比比也比其去安所庸其思也故近世吏之材品常晦於當官蒞事之日而明於解任遷秩之後何者其論定也侯之去新也已數載而新人尚思之如此與一時儇利奇詭博虛聲而愚斯民者至今果孰爲赫赫也方今聖明綜覈吏治屢允所司之請務求實政夫政實則可久余侯之政久而不磨誠今時之所急須者敢用新人之意而鑴之石儻觀風者采焉上之天子拔之要津以風有位亦善治之一助也去思

云乎哉侯名相别號定所浙之會稽人任之日萬歷五年四月遷之日九年六月竪碑日十五年三月上浣之吉也　梁問孟詩聖主推賢善命闈來輸皂蓋擁旌雲金陵父老如相問道是循良余使君

盧大謨北直永年人萬歷間由鄉舉宰斯邑爲人朴質廉而不矯下車值歲荒緩征均役民賴以安嘗閲城抵北門歎曰山川靈秀萃于斯乎曾有大木塡河于諭之乃封藩閘水濟舟者遂取劍門樓以迎風氣不煩民財而功成焉爭訟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愬民所欲陳既而爲説利害如鄉三老聚雞黍焉惻隱之心可掬以示人以是民無奸良輒相率和解雅尚文學續纂邑乘俚俗丕去民思之

楊若金山東東平人萬歷間以孝廉知縣事崇儉持風力允是一

羅頭緒繁多苦累上户因改爲一條鞭行官收官解法甚簡便會故舊偶來遊輒堅謝去之日邑民賦役不聊不能以奮皆餞賓客也友亦嘉其廉焉

毛維雝薊州人以進士任邑令沖恬好儒術有惠政以恤民緩徵拂監司意免官去士民遮道扳轅號泣隨者數千人後數年耆碩猶遊其城山士民聞之傾城徃從急匿去其高逸蕭遠如此

劉蓁燕沁州人以舉人授邑令明敏善斷性嚴厲有強力釐清諸奸弊稱能吏

徐可大號恕菴直隸容雲人由選貢任項城才幹素著萬歷間以擢繁衍調斯邑大有能聲裕逃亡給牛種嚴郵傳善政爲絶邑又自持廉潔一介不取遇有當懲者輒罰穀贖皆平精審以千無一石去任後饑饉薦至百姓仰賴倉粟得全活稱其惠焉陸開

封同知後歷御史

邑以鄭渭記徐公始爲項城令治行爲河南最會天子封禪嵩于洛陽從河南請由嵩登陸行陸之費百倍舟而新鄭爲輦轂百倍他邑適撫臣按臣難之則詢徐公至去而新鄭亦德公又三祀遷開封府同知新鄭人德之爲勒祠祀之請余記余竊謂公之令著新鄭也不惟爲民舉大患而還以遺民福新鄭之被公賜也不但蒞官之日而直及於既去數歲之後今不暇毛舉其鉅者記之始王封事有期進人飭工[illegible]等[illegible]有司臨[illegible]懼得罪[illegible]飭行殿[illegible]而宮室之類無若王宮中[illegible]稱是宮[illegible]也[illegible]行者稱虞不足擬[illegible]新道數人共[illegible]采[illegible]新鄭父老之[illegible]要知[illegible]令[illegible]其家[illegible]之令眾能辨之否耶既而徐公至行殿且成公用羅平具新道將發人徒爲之徐公言於上已之比王至從宮從官役暨廷臣宮璫送者如雲守土臣迎者大小執事之人如林公應之井井不紊王從人亦善應之一宿去毫無所侵牟而新鄭之人若未嘗有其事也者舊道亦足行他郡邑踵成轍貫行抵洛而從人矯虔究未能如在新鄭時此一役也微公弗克辦公業已爲民捍大患民之德之如慈父母惟恐一日遷擢去公俸已及瓜未久當遷擢駕輕就熟以無事行之與民油油懇懇若家人然招逋亡而人業復給牛種而荒田闢清徵收而火耗省官解倭而賠累除嚴供應而郵傳蘇他善政類如是邑孔道凡入貢者有名數而華人黠者冒之牟利爲內地蠹害人不敢詰至於肇毆監司大吏直指使者以聞新至輒逗留境上而主人黠者導之害平民公忿然詰所逗留處

具銜揚致諸使冐眞者詰其故將治之諸使懾服請即去乃已遇事人縮朒不敢爲者毅然能爲之又若此是以所至爲人嚴翼人見德有由也公清約自甘與民一毫無所犯遇有當懲者爰書具第罰穀不使新金錢穀積至八千餘公去官之明年丙辰荒旱丁巳再旱蝗繼作戊午春大饑繼公者河間董公仁愛不異公取公所積穀設場粥食之躬詣揚檢覩民賴全活無流徙者食公惠也曩使公如往制乾沒穀金錢當滿簏而邑之倉庾何以取給數載之後耶董公雖仁愛欲救民蘇之誠不易矣史氏曰良休瘁視乎爲令者桑梓間得賢令休吾民禱以求之否則其躬被之者與前乎此爲賢爲不賢可數而知也後乎此爲賢爲不賢不可得而知也當吾世而有吾徐公其德愛當爲記且以式來者焉可以不文辭公諱可大號恕齋順天之容臺

人

董用威河間人萬歷間由舉人任居官六載蒞事勤慎政尚寬和尤推誠不疑居常戴星而出夜分始息以治行擢戶部主事

潘嗣家字君黻南直淮安人天啓間由選貢爲令清操自勵不愛一錢事極冗迫終無疾言遽色晤對如飲醇邑當八省孔道輪蹄如織走馬僉派民間動輒破中人產嗣家力爲申請置官馬民困得蘇至今便之時王府校卒橫暴屢繩以法卒呼爲鐵頭使者惜以憂去

邑人賈繼春區畫驛遞德政記嘗論令於民最親辦循其疾苦而袪除其困頓者惟令最悉故善理邑者必按其受病之處急疏其血脉以徐培其元氣血脉者何驛遞是已受病者何驛之重困是已存恤而擘畫之非賢令弗任也新邑當八省孔道輪

踏如蠶供億視他邑不啻數倍走遞之馬則僉派民間肉盡皮枯嘆無如矣且豪者力距黠者詭避益累益窮甚至僉一馬則破一家家破而僉派者自若百呼籲不能釋也其給辯空文則直付之故紙積弊深痛至今日而極君徽潘公下車輒留心民隱加意時艱所悉心而首為調停者惟此應付則以驗勘為節裁不泛撥取於諸役遺竄則以官募代承應盡杜偏累之奸欺而應給之貲即抵其應輸之賦籌畫而民已稱便矣已而力為申請力為擔當舉數十年僉派之苦改而任之於官置馬匹遞應各節執事之人募飼養之役一切與民無預焉是舉也公嘔盡心血不遑七箸髮且種種也而吾儕小人乃一旦出湯火而置清冷矣豈世之塗民耳目借口興除以苟且了局者哉大中丞恭藹公函加嘆歎焉置薦剡而臺察司道暨本府諸公祖無不擊節稱賢者其實心實政有以孚乎於上下也方今海內騷所在民窮財盡倘公此舉天下皆倣而行之庶其有瘳乎公今以內艱去吾儕小人攀轅莫得用記貞珉以永其思毋替其範云

公諱嗣奎南直之淮安人應泰昌登極選士

鄭光溥北直魏縣人弘治間由貢士任教諭吉道宜人有識鑑造士多顯達捐布設資置棺恤死及遷汜府教諭行李蕭然

李坫延津人以貢士任訓導生徒贊禮悉屏却之時復杯酒論文游人不倦

楊通極陝西三原人以進士為令高才能文濟有擔當崇正間流寇逼境躬率鄉勇斬首級奪馬騾寇不敢復犯素性清介民間有不飲新中水惟着舊時袍之頌祀名宦

米壽圖安化人由胙城令調繁斯邑力折藩尉創建磚城革私役

墾荒土引衛河灌田時土滋充斥民賴以安擢南京御史

邑人郭濂革弊德政記余嘗誦大東之詩而嘆杼柚之空也夫豈賦斂即足以盡民之力乎非然也當賦斂之事者官也然有官側之役焉蓋皆巧於竊官之意而巧於移官之意以行者也官知如此則害民而彼則云不如此必負上官之額課而受上官之督責也如此且有利益焉官不知如此之害民而彼則云如此始善其所以苦民剝民者不使官知也如一縣之賦斂也而百姓之有無者孰有如里長者乎及使快壯催里長快壯持官之牌票而力可以緩急里長能無索於里長乎里長於是乎索之於百姓給之於快壯矣如吾縣又奇焉里長之外加之以快壯矣又謂快壯爲不足也於是設私民壯百餘人其廪齋皆里長索之於百姓而給之者也里長僅以百姓之財賂快壯一切官側之人而又得斂百姓之財爲快壯廪給於是里長之蠹百姓也快壯之取百姓也官能查之乎吁嗟怪事更在吾縣甲戌乙亥兩年也維時牌票之出即急發之出亦無稽無幾矣夫快壯一人而持數十牌票及急發日與百姓同起居然不見官也況百姓來見官乎官不得見快壯及百姓則賦斂皆無之有爲官謀者曰責里長預願出賦若干至期無之則嚴刑罰之里長輩不能賠也於是云某人殷可借若干某人亦殷亦可借若干至期無之亦嚴刑罰之矣於是足國賦之額者當官之嚴刑罰而負國賦之額者止供官側之役而無與國賦之事矣其他如賦斂在庫而侵費之者以千萬計起解之京而侵費之者以百千計此非吾縣之民力乎吾縣之人棄其家而徙也死也比比也傷哉何忍言乎如鄭符之役驛夫司之及驛夫逃而一縣

之人承之鄉愚而作驛棍之事驛棍之費一鄉愚之費百一縣之人有因之棄家而從者死者亦比比也傷哉何忍言乎潘公在吾縣以吾縣之額賦自爲吾縣承鄭符之事一縣若釋重負吾縣尸祝之矣潘公行而繼之者不能其事於是馬累死而不能行百姓因之棄家而從者死者亦比比也傷哉何忍言乎鄭子芸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有意寬民即熙寧之法無害也君子之惠不費勞心其費也丙子春正米公來署吾縣事數日而潘公之事即盡修百姓之重負冊釋矣及調吾縣於是盡革其私快壯即官快壯亦不差矣春旱荒停徵夏無麥停徵至秋禾登場入市八月之杪始徵也徵數亦徵多然一歲之入宜急於此時而亦未嘗急也百姓之輸將恐後矣其他如上官催徵之役及一切道兵府兵之就催其攤者皆給以散戶使自比追[illegible]故事正賦之外又有不可知之賦焉米公一切止之而苦衆[illegible]故事者甚怒公竟止之驛馬爲鄭縣所累幾至又壞然得米公而始終之矣吾縣之百姓始有天日焉夫漢世循良之名照耀史冊然止於與百姓之事使百姓安其田里而已如米公者豈可易得者乎是數年來吾縣之人受米公爲禦之大患米公爲捍之米公之法可使百世守之也吾縣且世世尸祝之可矣蓋米公之精明強肅天賦之也是以人不能惑不能移也嗟乎米公之來吾縣天也吾縣苦於吾縣之政久矣米公來而其年有秋明年有麥是米公之政天助之使行矣米公勉之由吾縣而自達何所論乎且後時國史行將採之矣潘公諱嗣袞南直隸淮安人米公諱壽圖錦衣籍陝西安化人崇正九年九月九日

周一補卹荒德政記

善理邑者務其根本而經理之察其根

本受病之處而急圖之夫邑之根本莫繫於農事而新邑受病之處莫過於邑北之波田下隰民生上慮國課至今日而孔艱矣波田坐落邑北諸社中而王村更甚夏秋之交山水泛溢一望數十里而遠皆行舟處也秋禾盡爲淤没賦稅蕩然一空矣賦逋而民逃逃民逃而田愈荒始之苦民繼且累官矣青碑米公惻然憂之夙夜焦勞其所以爲王村社區畫者幾殫心血於是設立官庄二處捐俸金買牛買籽種召募穡夫耕治擇廉能者董其事五千畝荒蕪之波盡成芃芃嘉麥招撫流移還其本業不願歸農者聽其自便不復累以差役王村里人若出湯火而社庶之相率而索余言用鐫貞珉余惟古循良有司大都與利除害而已興利而不能力爲之興除害而不能力爲之除者意猶未洽於民也米公實心實意爲民而有去是以[illegible]

一任府城令丙子以才幹調新鄉初下車即詢民間疾苦首差之不惟躬爲勞瘁焉如糧僉驛馬并里甲馬頭幫貼動破中人產公親爲擬發則一切浮費省焉驛遞稱便如府道衙門以及差王一提驛者至廬給勤派里中費不可言公自爲支應則一切之物力費而六欄稱便如東社兩關設巡攔以抽稅即予與民所稱爲豪者不難身公力爲整革別設處以供司府額例則一切之技奪去而費販稱便如驛差夫役食民之力仍擾民間公急爲撤去則一切之夥剝止而里中稱便如漕運雇船客舟商貨塑祭不行鄉戶埠頭負累而定公覓爲造舟則一切之騷擾息而商旅稱便且壽三載歲且官耕荒田代民完賦也公蓋治本矣今而後世世食公之福矣請以漢之循良證焉昔龔遂治渤海躬勸農桑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蓄積至今垂之史册不朽公之治新鄉其與公治渤海乎於是爲之以告後世使繼公者暨繼繼公者世世遵公舊政永永不變迄百姓終有賴乎公諱壽圖青碑其別號也錦衣籍陝西慶陽府安化縣人

附明史忠義列傳米壽圖崇禎中由舉人知新鄉縣土寇來犯督吏民破走之斬首千二百餘級以治行徵授南京御史十五年四月極論監軍張若騏罪言若騏本不諳軍旅諂附楊嗣昌遂由刑曹調職方督臣洪承疇既出若騏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虐辱大將遂先殺輔冒功罔上恃鄉人謝陞為內援陞奸險小人非與若騏黨朋何以繫九廟之靈會廷臣多糾若騏遂論死陞亦除名初尚書陳新甲之議撫也特甚壽圖疏陳十害又言往時督撫多用京卿今封疆不靖遇[illegible]武則爭先避督撫則另選宜嚴加甄別內外兼補因劾偏沅巡撫陳睿謨廣西巡撫林贄貪黷帝納其言十七年五月福王立馬士英薦用阮大鋮壽圖論劾七月出按四川時川地已為張獻忠所據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至則與督師王應熊總督樊一蘅等聯絡諸將號召遠近漸復川南郡縣唐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大清順治四年獻忠遺黨孫可望等陷貴陽壽圖出奔沅州十一年沅州亦陷壽圖死之

國朝王克儉字立庵江南海州人順治九年任廣額豐頤威重有度撫黎庶如赤子惟以鋤猾息訟為心轉餉建磚城著有勞績比歲歉捐賑公溥民免流亡黃河夫役舊為民累克儉申請留修衛河上官報可立埽重固後屢致有年咸以為善政所感去後民思之祀生祠

白有輝字清臣奉天人康熙七年以父蔭補邑令風力嚴整一切裁以法度羈雜健卒境內無萑苻驚循田野辨穮蓘併櫃役民咸德之十三年值吳逆作梗羽檄旁午轉輸供億有輝因時斡濟無不辦給歷中城兵馬司指揮

劉之紓字長亭湖廣應山、陂人鄉貢士康熙十九年任革除宿弊聽訟公明暇日引諸生講書賞識多不凡翰林殷元福其首選也以憂去士民老幼攀號三日

周鯤麟字圖臣奉天監生二十二年任性英敏蒞政廉明吏胥立廡下屏息待呼罔敢錯趾事無巨細輒立剖奉檄修邑志廉訪須彦考獻徵文互相折衷新祠宇傾圮者七載以憂去立祠祀焉

郭如岳洛陽人康熙一十七年以乙卯舉人任教諭襟期灑落士咸曜就之訣訓課嚴明鑑別不[illegible]之失叙[illegible]士[illegible]龍巖令

李登瀛字東皐江南華亭人乙丑進士康熙三十年任政教尚寬和不喜紛更嘗云爲政當察理驗情若參以己意人言便生障限以故訟庭得閒靜可張羅每公餘進多士講業角巾野服蕭然儒生值大比聯七作會稿門如棘闈制甲乙先當人文蔚起癸酉殷元福獲解首即出其門人以爲遇合之奇邑當南北孔道貴津往來飲食供帳禮惟適中人益諒其清操後擢御史亮節著于朝邑人爲立生祠焉

閻毅滿洲正紅旗人由監生康熙三十六年任性精敏而臨民務持大體廉知無賴子多竄跡公門嘆曰此亂政之媒也立法之初賦稅逋欠豪黠多寄名下戶追呼催迫惟貧者當毅親檢稅籍其誑寄輸納不時者悉置峻法民畏而懷之各鄉設義塾俾童子就

業有凌侮士子者嚴懲之輿情大快八載以艱歸祀主繪像者千餘家服闋補三河令尋遷常德通判道出新鄉老幼歡謊漢迎相望于道

杜亮字子昭河內人雍正三年以鄉舉任教諭貌言古朴制行端廉表節孝聯社會以獎勵人文如是九載乞休歸里

邑人暢于熊序昔漢疏公為太子傅以老乞休帝賜之金都門外祖餞者車數輛馬數匹扶老挈幼以觀者不知幾何人一時為歌以道其行繪圖以紀其盛斯亦千古美談矣吾邑學博子昭杜先生覃懷名士少擢魏科謝司教之任居苜蓿之齋坐皐比教諸生或經義或治事化雨春風直駕蘇湖而上之如文昌閣奎星樓諸大工皆捐俸以董其成是以沐先生之澤者蒸蒸興起士風爲之丕振假令先生而宰一邑守一郡則休聲所著不過一邑一郡而已孰若陶成庶士為國家樹[illegible]休大雲漢昭回之治將被公之化而化及于人詎止一邑一郡而已乎乃年才古稀神猶矍鑠遽爾興懷高蹈邑人士[illegible]計因不遠千里來乞余文余十載交情知之最稔不容以不[illegible]辭故具道其顛末若此今而後先生以課其弟者課其子若孫作式于鄉而者樹型于河內前列生徒後陳絲竹優哉游哉即洛社之耆英晉公之綠野蔑以加茲方之二疏詎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張鉞字有虔號毅亭直隸清苑人庚戌進士雍正十二年任廉介剛正臨事齋肅雖盛暑必衣冠無惰容常以清慎勤三言自勵文牘必手自裁決不肯假隻字公明善斷執法不撓專惠窮民而嚴飭士類奔競之徒無敢以私干者邑壯地多窪下陳保左右數十

嘗每戢若霖潦與鄭民爭決水成訟鉞詳請勘石分界築堤人民賴集咸荷更生尤好引掖人才少暇即進諸生課業循循不意加嚴師常語諸生曰生等惟務砥節礪操人自不敢欺即有宗轉已偶履斯堂余第持公法生等所獲多矣此外事慎勿預也聞者咸歎服謂有古循吏風焉戊午辛酉門人暢俊鄭鈞相繼薦獲出其房士類奇其遇云後五載以最擢鄭州牧

新鄭縣志卷第三十

人物傳上

志人物於新鄉而首稱太公次謀述龐伯至所謂古聖昔賢莫不欲引以為里閈之光也或八十而登用或五十而知非千古盛人覽乎尚已其餘雖蹤蹟海宇途要皆才德出衆之士不以一長一技表見者也

周太公望呂尚者其先嘗為西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字子牙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年八十餘遊紂居海濱聞西伯善養老乃之周文王出獵遇于渭水之陽載歸立為師號曰尚父佐武王伐紂定天下授王丹書之戒封于齊

順治新志太公望呂尚者衞人也避紂居東海濱周曰呂望嘗

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檀弓曰大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今衛輝府城南有呂尚墓皇覽云在臨淄縣城南非也縣北岡上有太公廟宋元祐間立碑其上漢陽郡漢輿記之云茹岡之上有廟載在祀典州之西有太公泉碣石記云世譜古隸斷缺今無可考宋呂大防自稱四十七代孫曾祖墓廟前一水相隔今城北尚多呂姓云

春秋蘧伯玉名瑗仕為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每至衛必主其家稱之曰君子夜行過公門必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有車轔轔無聲公謂夫人曰知車為誰夫人曰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言之曰伯玉衛之篤禮者也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車當闕無聲下公門也非伯玉誰能闇行而不廢禮公遣人問之果然卒後從祀孔子廟庭

康熙續志邑東北有君子村為伯玉故里迄今猶隸新邑其墓廟見存今邑北有蘧姓者則伯玉實邑人也前志不載故特書于名賢傳中

漢楊俊字季才受學陳留邊讓讓器之俊以兵亂方起河內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從行者百餘家俊賑貧乏通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者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人也避地許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見使牧羊而私讀書俊嘉其才質即贖象為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掾屬遷南陽太守宣德化立學校吏民稱之後為征南軍師魏既建國俊遷中尉文帝踐祚復任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內寬外直仁而有斷自初弱冠所歷垂化再

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鄉異黨襁負而至令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識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稱臨菑尤美文帝常恨之黃初三年駕至宛以市不豐樂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寃痛之俊二孫覽汝陰太守猗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散騎常侍

按本傳俊爲河內獲嘉人時新中鄉爲獲嘉地

五代呂咸休字德辭器度宏偉幼即超邁不群稍長銳志學問博通古今唐莊宗時從義師北征命掌軍中校書授觀察巡官仕周以功績進戶部侍郎卒贈尚書祀鄉賢

宋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遂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于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臬之法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縣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採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入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論紀綱賞罰及陳入事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

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方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敎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兵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絕遷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誣民取財因訟至庭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卽其所杖之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于書何出使錯遻不能對自是不敢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請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蓋料我急于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于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于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四五遂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

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
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
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陛下不
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
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
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九八年始終如一章惇
蔡卞與上官均等忌之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
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
年七十一兄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
鍾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
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
冠婚喪祭一本于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高宗紹興初贈太師

宣國公謚正愍

順治新志曰紹聖二年大防因祠曾祖塋親詣太公祠下稱四
十七代孫廟去先塋踰水相向御中空一間也有院曰報先旌德見

太公廟碑

康熙續志呂大防辨按宋時新邑曾入汲縣今邑東呂村有大
防祖墓邑北多呂姓則呂氏爲邑人無疑但大防父蕡已葬其
父通于藍田而家焉呂蕡今入汲志其子大忠大防大鈞大臨
皆入藍田志新志特以大防曾祖祖墓而載之固非生于邑者
蓋然昔聖昔賢孰不欲割離之以光里閈哉恐後人以獨志大
防而疑其故爲之識
又劉佛[illegible]莅兗閣撰彰德路治書歷識畧[illegible]遷使[illegible]能致
[illegible]祀御賢

葛完少孤家貧明敏有大志向學自炊自汲得書輙讀慎重寡言笑及試吏有能聲累官侍御史刑部侍郎持法平允決獄無佚諸司吏不得因緣爲奸至順間封衛郡公祀鄉賢

明祁晟字服周淹貫經史洪武初以易魁春闈任海寧縣主簿歷操清苦妻張氏躬執炊爨太祖微行至其廨會見之翌日朝謁特召出班獎諭與論國事從復不休陞戶部郎中四川重慶知府皆以賢稱後陞官至都御史祀鄉賢

李納少勤學及長識通大體以儒術開政事務不以和平易節不以嚴毅傷物洪武中三舉進由明經拜給事中歷官有能聲仕至四川左布政致仕所守儉約以勞瘁告歸卒于家祀鄉賢

馬良字劉芳少穎悟博學文才顯發登成化戊戌進士擢翰林院庶吉士歷陞御史提學以介直振興文教士風丕變祀鄉賢

梁海字德淵仁孝篤學潛修正大直方嚴舉賢良入就公門非事不入後學咸稱師表稱爲滄濱先生鄉邑好施常捐資興梁以利涉邑民便之著有救荒議歷開散晉徵仕郎祀鄉賢

郭瑄性敏好學樂施與善教子弟後學多所成就事親孝母病割股愈之有司旌曰孝篤天倫天順初由歲貢任漢中衛經歷有平盜功當位歲饑捐俸賑之民賴以全活祀名宦鄉賢

李光翰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以災異求言光翰偕同官疏劾太監苗逵高鳳劉瑾及保國公朱暉且言大學士劉健等疏陳豐法事留中不報將使老臣不安其位帝不省又與戴銑等六人連章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等帝怒逮繫詔獄杖除名後起知台州府政暇輒進諸生躬課教之士類翕然化焉與林蒞同舉治行卓異尋卒所著有定疑諸書

祀鄉賢

潘鏞字振齋解元通鑑者不再讀弘治己未登進士任兵科給事中時藩秦地震宣大章風稜峻嘗以事劾參將王傑又摭參將李稽傑結有内援奏能泰職鋒抗疏力爭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公議韙之竟爲權璫所忌出知漢中府歷官浙江右布政使英風偉抱所至有聲祀鄉賢

郭郁字文勝弘治己酉舉人性剛方而才思敏贈任湖廣京山令阜越有能聲民以事至庭下片言立决值歲歉所在寇盗充斥郁拊循有方境内晏然邑人至今德之祀臨邑名宦丁艱歸新邑丞署升釋升其弟郁再補臨縣即丞里之丞憚夙嫌二子不敢應童試郁知而招之與子同視後皆成進士其器量有大過人者擢武昌通判時楚藩縱校卒橫肆楚市中驗狀臺司束手郁忿甚繩渠魁箠殺之王震怒欲戮辱爲郁情激一夕寢疾卒王自此稍斂戢士民始得安生實郁奪其魄云祀鄉賢

郭孔完字元虚别號前川天性孝友忠厚言動不苟父郁官武昌别駕以持法忤楚藩系卒訃聞痛幾絶徒跣奔赴撫櫬歸卽廬于墓側食粥枕塊不茹葷酒人稱爲郭孝子巡撫僉憲聞之詣其廬慰勞焉監司郡守再蒞旌之因贈以詩嘉靖元年領鄉薦尋以議論不合于當道歸田里尤工經義自漢以下諸大家一覽輒悉其旨趣之八年母殁哀毀骨立喪葬遵禮廬墓畢請感屬曰吾幼失父今又不能養吾母吾死有餘恨矣復廬于墓滿闋赴銓授興平令務以德化民興平大治旁邑爭欲得之先是興平爲寇衝且大饑而猾又刁民好獄訟租稅逋負莫能治孔完至撫循不加鞭扑獄者必盡其情逋負之在民者爲餞劃

而胥徒侵蠹必置之一法時弊一新民皆喜得賢父母而豪猾亦自此斂跡時邊警交馳上官以州縣城卑飭增修惟典平先期而竣憲擇池無水欲引馬嵬泉泉去邑四十餘里議者難之孔完曰水性下因勢導之未有不至者遂爲文以祭通其溝渠水果至邑中嘆爲神奇（見王新編）會攝咸寧事士民感其惠爲立生祠至今尸祝之遷涿州守典平士民扶老攜幼送于郊界之共刊石紀遺愛爲御史大司馬老涿之權貴也宅守平勤以屬禮輒拜伏庭下孔完抗禮不肯屈見以客禮見然終以是銜之未幾遷伊府左長史入參爲王數陳仁義輒寓規諷王敬重之請于朝進階中順大夫服俸如之後以王多驕横數以法諫止之王不能用竟以憂感卒王圖之猶曰不已累致奠賻並遣官護送其柩時年五十九歲也[illegible]雅義推重于時邑有士人備其葬飯自言能啖餅二十[illegible]則曰必郭元成乃可士林至今傳以爲笑然則孔完之爲人固可知矣著有讀書窩言前川日錄等書祀鄉賢

郭田詩寒夜草廬深立談地下音震雷環塚歇草樹朵啼促躑雲高三尺白楊古十尋綱常原在我見予百年心

路琛字子明少篤學有識度負氣自喜嘗慕吳倣之爲人嘉靖己丑歲進士任工部主事陞戶部員外郎出爲太平知府任事廉慎而勇敢有膽氣時太后梓宮南祔道經太平江右山勢極險峻鑿山縈纜輕舟飛渡撫按疏其績上褒嘉之賚白金綵幣加俸一級尋陞陝西按察副使慎修兵防以疾卒于官祀鄉賢

華從可號黃岡篤學力行性孝友敦儉素由歲貢任魯寧范縣兩學訓導正己誨人學有次第整繕宮牆率禮明倫士子爲之歌曰崇祀興學誠敬毋荒事神治人作法不涼年六十致仕歸對海內

知名士日治具待賓客惟恐不至人以鄭當時擬之邑令屏騶造門敦請纂修邑志以子庭梧貴晉封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祀鄉賢

梁大朝字班蒞少孤依伯成立事之如父左右不離見人有善行極獎與之置義田以贍宗族之貧乏者子問孟初入塾教以義方皆貴不少假後成進士歷任寧夏巡撫大朝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祀鄉賢

錢臻字景福性剛方七歲能文家故貧爲諸生時同舍生王統萱憐其無衣爲製一襲遺之臻辭焉統萱環跪以進臻感泣統萱亦泣然竟辭不受督學王公慕其才行延訓子聘幣常携篋中調貧公子或不若子訓即當返之王公遷秩轉薦臻臻怫然曰事宜得賢者有以鄙饞人者從容且去諸公子環跪自咎乃已已而擧于鄉歷潞州守持躬介愛民息[illegible]俸外無纖毫染時撫軍某以[illegible][illegible]守令投贈[illegible]數百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代臻爲饋臻峻止之比弔時晉[illegible]而已某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教稍遷衡水令大璫馮某虐燔方熾前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誠臻臻不少屈一以禮法繩之諸馮無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中[illegible]不阿罷歸杜門默坐人罕見之又數年卒祀鄉賢

梁問孟[illegible][illegible]大朝之子八歲[illegible]文恂恂維謹先達見而註目嘉靖乙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授[illegible]江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稱人以包拯呼之歷兵科都給事中凡指陳國是調度九邊悉[illegible][illegible]嘉納焉有以蹀躞誘其皇者問孟直言正諫竟回帝意山東種馬以累新邑特疏改折邑人賴之以不阿權貴遷陝西布政[illegible][illegible]金八萬尋擢寧夏巡撫時哱逆方[illegible][illegible]兵問孟一見即燭[illegible]明[illegible]收兵柄廢後再用而王

衣之變作始服其明鑒云處齊阿從史等頻年內犯至是振旅擊之斬首數百生擒十四人追還原擄男婦四百口邊患以寧又創建花馬池等城堡移鹽池諸山六萬五百九十餘丈築七百[illegible]闢田引河漑獲糧儲四萬六百餘石上嘉之晉中憲大夫給內[illegible]以示優異逾月丁艱歸里薦剡數至古南野不出捐建[illegible]氣賴以培養其孰友郭庭梧同榜進士一時先後開府縉紳榮之閻孟繼不以名位自矜年六十卒賜祭敘寧夏功廕一子入監贈右副都御史祀鄉賢所著有奏議詩文集數種行于世

郭庭梧字子材號蒼齋少穎異數歲屬對[illegible]絕號為神童隨父從宦之會寧訓導任肆力學問于書無所不讀[illegible]歸應童[illegible]學使者見而奇之曰此公輔器也首拔之十嘉靖乙丑成進士任山西曲沃令有廉直聲擢御史陞順天府丞左[illegible]進[illegible]司右通政誥[illegible]論不少假借多所封駁陞貴州巡撫剛果英特深識治體行部得民入金悉賞黔民之貧不能輸租者年六十七乞骸歸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晡不暇飲食著曲水園詩文集祀鄉賢

郭千之字自強性仁厚始為諸生有聲以例入成均事親至孝母病臥榻垂十四年未嘗去側飲食必躬進夜寢起抱及母歿哀毀骨立奉木主每食必祭日暮焚香孺慕終身不少替邑人累負千金邑令索券為責償千之悉焚之以火對里稱長者郡守陳澍蕭其行誼每至邑必造廬訪焉坐語良久或以事他往必坐俟之任武陟吏目遷名山主簿趙府典寶廉介自持及歸至無纏路費布被蕭蕭然歸里課耕訓讀之外無他營焉祀名宦鄉賢

郭蒙吉字子正敦孝弟工詩書非義不言動由歲貢授臨清州同知明決廉正遇事迎刃立解歲盜發輒擒奸息暴人畏之若神前

史有例金千兩悉行裁革時稅監馬堂陳增恣虐一方無敢攖其鋒一私販者求稅監以私囑蒙吉蒙吉曰稅監職課有司執法何干耶有米商暴死齒碎棄屍河干遞死者數十人蒙吉視伊弟獰獰而所衣可異詰之曰此兄衫也衫新澣映日有血痕佯謂曰汝納辭汝兄而繫殺之猶呼碎其齒汝爲負出汝復何辭立斃杖下人嘆爲神明（見王會新編）攝武城范縣人以善政紀石焉陞鳳陽府通判一如其治臨清聲望益著臺司有大疑獄必諮決焉著府篆正己率屬公庭肅然積羨金數百悉置學田嘗語人曰不貪財不愛官不惜命但知上有天中有法下有民耳士民爲之謠曰郭公臨潁士貴民安新天永年百祿是全郭公臨潁民安士貴新天永哉百祿不匱其得人心如此秩滿勅命爲承德郎臨清鳳陽並祀名宦尋擢潁州府同知進階奉直大夫飄然歸里竭力養母恤族無

孤塋飾贖女諸叢義舉不可勝書嘗自署座右云無一事不可對人言庶其然矣無一念不可告天知吾尚勉之著有詩文若干卷人傳誦焉祀鄉賢

趙用光蘇州府同知郭公傳公諱蒙吉字子正新鄉人爲人古道自處氣剛語直不苟爲阿下以貢任山東臨清州同知臨清職盜職鹽鹽務之蠹在私販與浮出所司飽例金輒置不問公痛洗抉之尖塚盜藪流劫客舟而以賂持上下不可詰計擒若而人寘之法四境肅然陞鳳陽府通判駐潁潁三省之交也地曠浮民錯處俗刁悍大盜着隊行汝潁爲梗致主盜者蔽其鳳惡界以質令緝盜自贖戢撫暮絕盜跡矣是時值大歉自汝蔡漕粟屬于潁以哺饑者而蔡潁間省祭汪蘭故主盜時劫粟中流舟塞殍日衆公計致蘭申要束曰毋怙惡毋縱盜不且磔女

蘭諸首謝不敢粟通而民賴以活當道廉治狀亟推轂而良士亦相與弦歌之當在臨清時馬堂疏增兩關者踞山以東擇人而肉之人莫敢攖公視之無有也署武城篆有士人家頗饒亡賴子以夙憾傾之稅監屬公讞公復稅監兩人相傾以失懷酒譁耳無他故也稅監意不自得事卒寢署范縣陳增屬役行縣語積矣他縣嚴事役厚賄之公獨以草具進曰力止此矣役不敢橫也臨清富人築室獲土罌貯古文錢而傳者謂皆精鏹也兵使者語公覆之持不可謂稅璫張甚奈何鼓扇助之為楚續哉使者悟亟已之且拱手謝不及焉再陞蘇州府同知竟棄官去太史氏曰自監稅使者出舉天下爭之不勝強力者不憚以身相捍躡蹤或褫職去或下不奈其揶揄詬獄纍纍也于事無毛髮益而幽鬱之傷生氣之折觸實甚矣公嘗語人生平不愛錢不愛官不愛命但知上有天中有法下有民乃知所樹非日積也彼木無其質而浮慕慷慨事以為名譽未有立而欲求無什能乎哉

賈邦祐字導化崇祀鄉賢

賈性愚由歲貢任鄭州訓導以子繼春貴封監察御史祀鄉賢

郭渴號蘇門嵩吉之子刻意問學生平未嘗有近名事萬歷乙未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春坊庶子辛丑為會試同考官癸卯典試江西並稱得士有錦衣周某子渴有舊時與詔獄嘗欲宥人而密示之曰得郭公一言即當出其人求之不得後周見渴笑曰何太執耶渴笑曰吾所得多矣不然且為人所笑壬子典順天試以同考官開隙一時思棘場中之弊無遺力然竟不得一弊旋告歸居家自奉極儉遇荒出穀濟人不取息人利之亦

不肖負或負吾亦不問與鄉人處油油然其僕從遵約束一切不敢犯于閭里居父母喪廬于柩側土旁不入內六年如一日喪祭哀慶必以禮子姪則使布衣就學廿年仕京師大約皆註門籍子然孤處無私交于世積既久天下知與不知皆誦之淵不喜迎特有毀之者亦不顧也家居十載絕不會軒冕客不作長安書然自有邊患以來遺書當事者十餘通如觀弈者焉熹宗即位起淵更府少詹事掌南翰林院務辭不允尋陞禮部右侍郎闕廣寧之沒忠憤憤悱即上疏請兵數萬以益文龍條析如燭照拜疏即行其家止之淵曰紙上之言何益至京當面陳之遂毅然盡室以行先是遼陽失守中原風聲甚急至使方伯去兵衛逃土崩瓦解不復能支及廣寧之沒愈不可問是時驛路紛紜皆南行答遣眷屬遁歸為身家計而淵獨捐輜扯攜家北上遂以感憤時艱兼積以道憂勞成疾至京師而卒贈禮部尚書廕一子敕賜祭葬建坊旌其忠淵卓識雅操素罕交接性孝友家居四世一錢尺帛無私者立朝尚氣節侃侃不阿為東林領袖精書法工詩文有葉園集行世祀鄉賢忠義祠

郭滉字季昭號孟諸渴之弟萬歷庚戌進士爲人深静有識力壬戌秋東賊狂奔河朔震驚滉曰此逆豎耳何恐爲已而果然壬申流冦逼境捐資募丁壯造火器守禦冦不敢犯每春出粟豆分給鄉鄰不責其償居家則儉朴訓子姪布素以就學居官不染一塵惟知恤百姓生命朝廷封贈而已初任行人陞南戶部郎中山東冦亂有報乘船南下者命護于宿州臨淮以兵示虛聲滉謂此示虛聲耳若實見敵人或驚駭或逃兵聲達矣但令本地不驚駭耳

宦蹟得恤公謹言訥訥進退有度歷官廉約當嚴終守家[illegible]終無長物云所著有宦草暨家藏集若干卷野史氏曰公歷官絕無染指常取私家之積以爲在官之費雖其家素厚亦其清操一介節守之已定故不見可欲而遷公家世前未有顯秩然多實德翔孫父子兄弟列鄉賢祠者五人可謂能世其德矣

楊兆字展成號省齋學嘉靖乙酉舉于鄉以家貧親老就安平令剛方有爲吏豪猾數人首出寃婦一時稱爲清天時居水衡決廬舍多方疏導民免昏墊調大寧值世宗南巡兩臺委總諸務力抵權璫民賴以安及梓宮南祔復命董其事卓有能聲遇歲荒流移載道乃活以湯藥其死者殮之憫然不忍遂勤募鏹之念太守懇請再四免喟然曰留未盡之善以貽後人留有餘之福以還造化乃遂致政歸里隻字不入公門築草堂以讀書老去任三十餘

年卒民猶奔走存問有繪像舁至家者祠大寧名宦祀鄉賢所著有南園先生集

張問仁字心吾性介孤行教子以義不使預户外事田產悉推讓與讀諸弟撫少爭爲人方嚴有擔當邑中有大事長吏每就而問之劃然立解以歲薦司訓太康捐貲脩文廟及祭器助貧士之無依者時流寇薄城長吏死邑之大姓束載思徙人心洶洶急請逃方者嚴法治之乃定因與諸生誓志守城登陴禦賊流矢攢集如雨有張生錡者以身翼蔽矢傷其臂卒以全城上官雅重之强以邑務有夷人同宿或盜其衣被去誣他人姓名以質錢乃查點吏役而眙分當主認之其人服辜而誣名者遂得釋長吏急解衛糧三年遺書催促答曰催詞追糧非我事也名里老以義諭之借輸以應隆武陟教諭有惡少楊海投獻藩府肆害鄉曲至擬人于市且立斃長吏莫敢詰何問仁率諸生倡言于當道卒正法先是流禍每歲更易採辦苦累問仁首倡義建置一勞永逸焉訓導王雜宏卒倡諸生爲殮具路費其子感之流涕不忍去後以報最擢真定別駕嘆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吾願足矣遂引去以子縉彥貴封兵科都給事中祀鄉賢（本舊志）

劉一樹字桂明一字雲木崇正辛未進士授行人四奉簡書祭墓營繕著有勞績陞吏部稽勳司主事驗封司員外郎清謹練達給假歸里捐金以襄城守有古蕿美嵩好扶持名義與獲嘉賀忠節公仲軾友善賀子被誣陷獄一棟慨然曰賀嗣可令斬乎急救解之賀踵謝辭不受及卒賀扶杖哭甚深感其義云祀鄉賢

新鄉縣志卷第三十一

人物傳下

國朝張縉彥字泳源歲貢生博覽爲文雅有理趣性至孝父病親嘗湯藥衣不解帶歿哀盡禮每飯必薦授東陽訓導以母老不就生平溫溫侃侃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元日除夜猶聞絃誦之聲所著有詩文數種行世以子欲舍貴贈內閣中書舍人祀鄉賢

楊文秀字萊竹邑諸生讀書言下領會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奉勅旌表時承明末寇亂城郭傾圮文秀捐貲繕脩躬行倡率又兵燹之餘人不知學文秀多置經籍設義塾延師講習文風丕振歲饑復捐穀千餘石賑之以子毓蘭貴贈朝議大夫祀鄉賢及孝弟祠

劉源湛字石友號洪巖家貧無以購書手錄盈篋鍵户講習願治

丁亥成進士授湖南大冶令果毅沉默勇于有爲甫蒞任江西省鎮兵譁煩良聞風反側源湛藏其巨魁餘悉就撫報最賜袍服遷鞏昌府同知分轄涼州逆𤞍作難復招義勇殄平之莊浪土司魯蔭昌生子宏九歲被擄昌死義子魯典承襲後其母訪宏歸二典以假亂眞衆莫敢正源湛審確釐正之陞禮部郎中時荆楚多事乃以爲下荆觀察使未仕聞二親羅寇禍傾肝瀝胆以圖復讐遂成瘠疾服闋補山東武德道攝臬篆時濟鋸齒山寇刑獄之繁案牘山積雖抱病猶日夜檢閱不敢假手于人七年疑獄頓清以是嘔血卒祀名宦鄉賢

邑人郭遇熙劉僉憲公傳劉公諱源湛號石友新鄉人元末始祖有稱三老者卜居司馬村世其家七傳而生宗爲公大父宗之長子諱國器邑庠廩膳生是爲公父以公貴封奉政大夫母

張氏封宜人公幼而聰慧過人奉政公教之嚴家貧無貲購書公手錄盈笥午夜篝燈雖汗暑冱寒弗輟也弱冠入邑庠旋食餼聲名藉溢諸生間邑令崔某延入爲師公訓廸有方鍵户講習不預外事門弟子彬彬斐蔚邑令雅器之丙戌舉於鄉丁亥成進士筮仕楚大冶令冶猾邑也公撫綏之民知革面時柯陳二族猖獗不軌公戒備有法衆皆解散治賴以安又邑值兵燹之後版户逃亡公招徠有術編審如額民服其公上官遂須爲飭邑式特疏剡薦　天子賜袍服以旌卓政膺　内名例應臺垣用爲權要所持外補鞏昌司馬分轄西涼涼古流沙地番𤞍雜居狡焉思逞侵掠擾亂之患時動烽烟公謀畧肆應汔無金湯在任五年屏息干戈塞垣寧謐皆公守禦之力也時莊浪土司魯蔭昌之子宏九歲被擄後其母尋獲而義子魯典恐其逼

已倡議鼓煽發黑白無辨公偵得眞情釐然正之奸宄悅服又有吳成祖結外番買私馬公恐挑激釁追還原馬以正其罪言不株累一人秩滿仍　內召爲儀部郎尋陞下荊南道僉事前出都聞雙親被警而死遂下內外艱日夜席藁吞泣思所以報仇讐者三年如一日遂抱痛成瘵幾隕性命及服闋補山東武德道上臺欽其才命署臬篆時齊東遭鋸齒山寇肆行緝拿刑獄之煩堆積如山公明允欽䘏多所平反凡爰書讞詞皆公親定奪毫不假於人七年囹獄一旦空虛嗟乎公以孱弱積鬱之身心血枯碎曷克當此王事靡盬役焦勞況瘁乎雖刑獄頓清公竟盡瘁長逝矣時卒於臬署公堂年四十有九無子以弟之子藻樟嗣

鄰[illegible]熙曰余與公有半子之誼憶在東省時聞公言一生仕宦強半在職壘中方公之授事大治出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人[illegible][illegible]金逆爲亂適值霜降操士之時蜂擁教塲戈矛相向左右奔竄人人畏縮公匹馬衝突擊殺渠魁而其黨各鳥獸散三楚之間轟然震慴以公有文事武備之能及蒞西凉番羌雜遝又皆非我族類非有長才大略鮮不起邊釁而動寇禍公以鎮撫爲心綏輯爲事故數年之間練卒伍實務餉羌夏協和而疆場之事帖然無恙夫公始以彈丸黑子之區盜賊充斥繼以邊塞榛莽之地[illegible]羌紛爭他人視爲畏途攢眉束手而無策者公兩立治績而兩膺內召至今秦楚間嘖嘖稱道不衰若公者可不謂社稷之臣哉公與錢徵君先生友善公沒後先生誌其墓觀其言曰余與公交誼在世俗外觀公之生平益可見交卒之才不大展於時而賫志以沒惜哉

子大庠字蘊池性仁厚多陰德父病見時物于市必購以進雖高價不少惜及父歿哀毀盡禮每言及先人淚迸注不能語子芳積學成進士任臨淄縣令蓋積善之餘也大庠舉鄉飲介賓祀鄉賢

孔仲立幼失父躬耕事母非力田則朝夕不離側飲食起居必親扶掖母遘奇疾數日不食忽五鼓時喚知新穀香仲立即徧尋穀穗將實者手舂成米煮粥進乃大愈崇正十三年值奇荒徧給升種一方利賴又以寇亂戒嚴約里閈義勇捍禦坐致晏安督學上聞授袍服給扁獎之以子自脩貴贈兵部督捕主事祀鄉賢

任文睢字聯璧號雪潭崇正壬午舉人嚴毅端方不苟言笑闖寇僭據西安僞令魏鵾鵬迫之仕乃慷慨棄家逃遁順治丁亥成進士授廣信府推官執法不阿屬吏畏之有餽磁器者發憤得向金峻知之甲午分闈稱得士值王師進剿九仙諸山寇餉不能前文睢設法轉輸軍需無缺寇平諸將有獲賊婦女者悉令放還敘功最良民像祀之清江楊機部盡節贛江其子貧困廢學文睢力成就之竟以直道忤時歸里與孫徵君講論河洛奧旨後進咸請業焉年六十六稱上占句別友而卒祠廣信府名宦著詩文數種行世以子璠貴贈中憲大夫祀鄉賢

睢州湯斌任司李公傳任公諱文睢字聯璧號雪潭先世自洪洞徙新鄉遂爲新鄉人少好學爲文驚動長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曹偶壬午登鄉薦先是丙子伯兄文朗已登賢書矣聯車入都士林榮之當是時李自成已踞關陝震動畿輔而太翁年高公亦無意策名下第歸偕伯兄與太翁入百門耘斗峯拾橡栗汲石泉有終焉之意而是時李逆設河北僞官逼公入秦公慷慨裂檄人皆危之公怡如也　皇清順治丙戌始

捷南宮念太翁年高未就　廷對丁亥成進士授陝西鳳翔府推官奉赴任丁太翁艱服闋補江西廣信執法不阿屬吏奉如嚴師而太意本於寬厚南昌太守被劾讞者坐以通叛其母年八十詣公申理公力辯其枉得減等時九仙山賊楊文踞險爲亂撫軍蔡公提兵進剿委公督餉崎嶇岡嶺間轉運不絕文遂授首又同岑副將捜剿桐木山寇令軍士各帶糗糒繼以舴艋供饋克羨遂成底定蔡公舉酒勞之曰地方敉寧任司李之功也諸將獲賊妻女必審問姓氏居處令其家携歸完聚民有繪像以祀者尤加意文學月課獎拔及鄉試同考所得多知名士捷禮闈入禁苑以文章著稱者若而人衆歸藻鑑焉清江楊機部公盡節瀔江其子貧困廢學公訪給資之讀書列名黌序其高義如此公既久次具有聲望於側當內陞竟以平反疑獄許上官意中以考功法報罷公曰吾以持法受過夫復何憾且老母方倚閭得歸依膝下晉之頤也抵家承歡之餘研究性理崇論旨課子弟以學未幾太孺人卒公兩執親喪哀毀盡禮服闋時築東園遠眺大行近揖蘇門與老友結社飲酒賦詩陶然忘世後進執經問業者戶外屨滿孫己未進士選庶吉士寄書勉以上報君恩無忘祖德語不及私喜讀大易老子自號囊窩道人所著澤畔吟東園草繁霜吟清商詞篇什甚富卒年六十有六史官湯斌曰余嘗往來夏峯數過新鄉見公長身玉立美鬚髯者穆然巨德長者也因憶昔年宦豫章其鄉先生往往稱公司李時事而成就機部後人尤樂道之世有名賢哀郢沅湘而子孫淪於耕牧弗得與衣冠爲伍誰有過而問者若公之所爲真可令聞者涕零矣乃以直道忤時不獲大用于世惜哉然其居鄉

厚德里人本爲典型子姚繼獨名行克光家學天之報清白吏信有徵矣

郭士標字公望別號中水參政亮之子繼宗伯渭從以廕入監生而沉潛積學清修以著述見意外寬和而中有定力幼學于易義侯張公亮俱器異之年十八從渭歿適渭門人李忠肅邦華以巡撫天津過新邑守喪次月餘瀕行謂曰世兄器深而識定他日完吾師未竟之志無難也時流寇猖獗秦中尤亂參政亮遣受命觀察河西標從之往日夜佐亮籌畫禦寇方略累獲戰功關時政日非人有勸以廕仕者笑謝之不應亮卒兩兄先後即世標以一身持家政裕如也倉荒捐粟五百石以賑其餘待以舉火者常數百家大司農侯恂奉命援汴駐河上薦標才略徵之參贊軍事非應也[illegible]京師[illegible]卻仲賦[illegible]標謂曰計將安出標曰賊與逆耳仲斌曰君有母不得死死吾分也歸即死之標命弟集母避山中率邑人力戰固謝戶修謹益不復談舉子業時東省婦自[illegible]之遣河[illegible]總戎劉東寇所掠婦女數都守者得有姿色者二人遺之標償其值即歸其家還之無力者先祀則祭田數不敷族議推動人長吏咸敬重焉初生少[illegible]多[illegible]時撫勝支上其績請卹[illegible]太常少卿旨故遲不下有[illegible]宜與祖公崇金三千乃得命標曰是人請命終身以故位不償德今身後以賄得乎[illegible]不得晚年以素所心得與孫[illegible]章讀[illegible]之餘年八十五而卒人以[illegible]宿好錄等三十二種以手書[illegible]

三十字
有非

郭士楨字公餘泰政[illegible]之子天性孝友幼[illegible]從父[illegible]所在[illegible]力學
勸克盡子道事母[illegible]至兄弟世相[illegible]如己出視族黨之貧[illegible]
周恤無不來從我從游者每[illegible]經小學語一時人樂趨其學
篤於繼伯父夫婦伯母病[illegible]大[illegible]則之衣[illegible]喪葬義從人[illegible]
先生潛心理學以講說[illegible]爲宗於大學四書易象數解之甚詳行
順庚辰携家赴父任至咸陽聞父疾[illegible]歸西奔三千餘
里兵荒亂離[illegible]枯[illegible]血比及西寧知父殁於兵[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族悉皆[illegible]指[illegible]至[illegible]命有士[illegible]起用
者家[illegible]晉[illegible]官如[illegible]不文全家禮[illegible]中[illegible]後[illegible]
孫自教弟事家務壬辰以親負[illegible]會試[illegible]不就任及歸[illegible]
其[illegible]御內者三年[illegible]如[illegible]遂以[illegible]
鄉黨賢

楊策字君籌父四肢爲名諸生歲薦後以詩酒自娛策幼好博綜篤志經籍寒暑不輟順治丙戌舉于鄉其時例即謁選謂友戚勸之策曰父母年八旬矣事君日長事親日短敢貽終裕之痛哉卒不就問視寢膳雖吾耕而膏飴不缺遇有疾浣垢廁牏皆親爲之及殁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饋奠一準朱子家禮生平爲學力求實踐學者摳衣鼓篋華實兼茂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偭規錯矩即業贄禮隨拒而不受先是明季荒饑民載道策于供

衣甘旨外盡出所有存活之完聚甚眾子泰兆泰徵相繼科第人以爲厚德之報云卒以子貴贈禮部主事祀鄉賢

暢泰兆字子交策之子器宇魁岸年十三補弟子員試輙冠諸生藝熟儒行爲學者師父歿友弟彌篤事繼母以孝聞康熙乙未成進士初任荊門令御俗刁悍土豪胥蠹糾結爲民害泰兆悉繩以法無敢犯者舊有陋規悉革之庚午分校南闈所得如蔣家駒楊民瞻皆一時名彥再任稷山力除積弊十六條勒石永禁會大師征噶爾旦前令按地徵餉及凱旋議給散少需民大困泰兆出論以充正賦乃安堵辨冤獄讞成者二值歲饑招徠流亡給以牛種鄉鎮市集爲他邑奪者盡復之廉明大著兩邑並祠焉行取禮部儀制司主事兩成例提調場屋恐弟泰徵引避不得與試白堂官辭之擢工科給事中孤清不渝天下仰其望采引疾歸里卒于謝孫年七十四卒祀鄉賢

解州衛旣齊稷山明府暢公德政序余嘗讀史觀古賢牧宰自守爲民興利除弊立德立功者每求之三晉中無其人焉其無其人抵夫抵務虛文者多而實念愛民者寡也其實念愛民者余前于稷令暢公得之公自丙午冬蒞茲土值荒歉之餘民不事其業而頑梗難化公爲擇强抑暴啟愚蒙惻疾苦不一年各安堵如故藉非賢牧烏能若是乎然不知公一日之政可爲百年之籌何也稷邑舊有陋規凡新官到任與省旋日里民有迎風酒筵并給有填宅費旗幟祭衣運新等項悉爲裁去又花戶地丁錢糧俱令自封投櫃不得包攬而農桑驛站里馬等項舊各有攤派亦裁去又里長行戶聽門上司往來供給及朔望行香棹椅鋪條領取新歷腳費科獻兩考心紅紙張茶葉等項

合費千餘金亦悉裁去噫嘻夫小民之膏血幾何正項錢糧而外向復羅此百出之科條詎不有勉强偹辦挫骨難堪者乎不有支應不暇典男鬻女者乎為民牧者非不知之蓋忽而為之耳惡得謂之民父母哉公以從來所不能去之弊一一裁革且復申聞上憲請為勒石永遵是公之實念愛民而致然慮其後來復蹈前轍亦似以一邑之弊為可去而通省之弊未嘗不可去也其所以為之詳請者又公之實念愛民將不在一邑而並欲三晉之民咸食其福三晉之員咸效其行故也各上司嘉其實心砥礪命莘碑報查以垂永遠是公之仁心仁政莫大于此矣莫久于此矣稷之人戴公之德欲為所以頌公者乞言于余余忝在鄰治稔知公之事狀也故樂為之序

任璿字政七號具茨文暉子弱冠舉于鄉已未成進士博學攻詩著作甚富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清字司權會試同考刑部郎中平反悉當出守登州下車後庶務畢舉謁廟見殿廡頽圮祭器不偹輒捐俸葺補值遼左告饑有旨以登州倉穀四萬石海運至三岔河賑貸小艇約用千餘艘舟子聞風逃避救令束手璘亟請舂米運發可省半費未數月而竣上下咸利謂有幹才以艱歸卒祀鄉賢

郭遇熙字駿臣士棟子康熙己未進士恪承先訓折節讀書兄弟同居數十年無間言及析箸田宅多推予之謁選授從化令適邑遭洪水兼程赴任至則亟請發倉賑濟全活數萬人凡死者皆棺之孤寡者倍給之催科不擾鐵梵邑中百廢振興尤大者創建文塔增修孔廟新立書院而邑士始登賢書初從邑青衿多冒濫謁熙詳請嚴禁革寘乃得吐氣從邑之設起自大夏劉公至是為立

祠守宗民知所報焉任五載而風移俗易邑人爭立生祠祀之樂

刑部主事卒于京邸祀鄉賢

柘城李元振刑部主政郭公傳公諱渴熙字駿臣省齋其號也世爲衛之新鄉人自始祖欽遷居定國村代有顯者至曾伯祖溫登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少宗伯曾祖凴登萬歷庚戌進士歷官陝西方伯文章政事炳炳史乘其門益大云省齋父南湖公以明經授縣令有子四人省齋其三也幼而穎異過目成誦受業於夏峯孫徵君與睢陽湯潛庵先生交善研窮心性之學探極淵微同輩莫畏服之遭父喪哀毀骨立斷衣箸營殯具情文兼偹一時推爲純孝焉康熙癸卯舉賢書以第四人爲麟經冠甲辰丁未兩上春官不第遍遊名山大川歸而文益有奇氣甲寅乙卯間吳逆變亂大兵絡驛過衛源山盜竊附其後假大兵名恣擄掠勢甚猖狂省齋率鄉鄰兩邑男婦入孟店寨護之禦悉獲安堵其才畧過人類如斯己未成進士甲子秋揀選於守部選士預分校得人稱盛侍讀王君之樞餘文令盟君孝廉尤其表表者戊辰冬授粵東從化令從巖邑也其紙尚牛背若諸虞風稱盜藪行人苦之邑舊設有高埔營因急請諸撫軍移駐以施其要盜乃屏跡其十八山苗民頑梗風稱一不馴催撫以誠信咸傾心向化爭輸貢賦從自設科後五十餘年未有一歌鹿鳴者脩復泮宮立義學進邑人士朝夕講習而殿試之擇文之佳者刊行風錄用示鼓勵嗣是人才蔚起科第聯鑣雄他邑以請業至者亦踵相接也蕃其慈惠明達既無難游刃盤劇安靖民生而餘意作人其文采風流更足鼓舞多士興起文教以故治行卓越一時官於粵東者皆瞠乎其後矣簿書之暇偃息

字俊亭號具默詩嘯詠終日上官重其才委攝清遠東莞兩邑篆所至有政聲中歲特擢入都邑人遮道攀留繪像立祠至今尸祝焉恭不受先是省齋之任從化迎太夫人以瘴雨蠻鄉非老人所宜不欲迎養一生甚豐需文錢書斑表錦綬依依子舍不忍行也孝太夫人即世躃踊毀瘠幾至滅性經營大事一一如禮奇謝公時敬閣祥刑部湖廣司主事方期大展經綸乃一疾遂逝一不竟其用惜哉省齋歿後邑人以其德業聞望舉祭鄉賢以顯當章從祀鄉賢其所著有西齋文集詩集若干卷行於世孫守

省齋蓋篤行君子也余聞其鄉益見以悌友讓推田宅以讓諸弟兄季弟早歿則以己子爲之後而撫其孀可謂內行修矣若其列族譜立宗祠祀祖及良之母子歸李研發之族櫬辦鑄等鄉黨非聊乎孫繼總等呈請總督張侍以議

梁毓蘭字伯馨號東始文秀之子早歲英敏讀書日誦數千言乙酉舉於鄉丙戌聯捷明年殿試授江寧推官聽訟明決多所平反以卓薦擢工部都水司主事権稅龍江督河張秋事竣補轉員外陞刑部郎中戊申特舉賢能以御史銜巡按兩浙鹽漕隨時制宜上下咸裕復命簡山東學使公慎得人值滇黔叛逆以薦從戎補衡永郴參議蜀楚蕩平後膺博學鴻儒之舉不赴杜門優游別墅年七十卒於家祀鄉賢

新鄉縣志卷第三十二

宦望傳

幼而學壯而行士君子束髮讀書原期見用於世使置身仕宦而功業無聞良可恥也新鄉一邑自古迄今達官不少有望隆當時名垂後世者謹志於編

明郃寳洪武中以才幹辟舉任御史陞僉事

劉俊天順丁丑進士任廣宗縣令剛廉果斷卒于官（通志訛新鄭人）

郭永堅字子固任陵川簿解草銀三千墮火監官欲移期匿解永堅正色力拒憑登籍

劉瓚國學生正德初任新泰尹值流寇攻城乃囊石爲炮懸繩擊之賊知難犯遂引去境賴以寧母卒廬墓三年不復仕

郭汝靖瑄之孫以歲貢任教授學優行飭造就後學甚多陞長子

令未任所著有敬齋集

梁寶孟以國學任光祿寺掌醢署署正裁冗釐奸裁省巨萬上嘉之敎晉儒林郎

朱貴以選貢任河間府龍門衛通判所司以裁例五千金屬貴正言却之曰財入己即贓何云例也不受尋以不奉上官去遷趙王府審理致任歸終身無愠色

國朝南起鳳字羽伯號兆岐胸次豪曠每逃禪醉中幼孤力學依室兄仰渠成立情好甚篤仰渠無子家頗饒有勢要者覬覦之妻菲成隊仍執弟道不少懈仰渠卒產歸勢要因褫其衣巾公論不能平乃得申復年四旬益攻苦成己丑進士令湘鄉時湘邑初闢民散田荒起鳳歎曰石田可畫困吾民乎因決以去就力請豁除得減浮糧六萬六千有奇甲午分房稱得士經畧洪公題擢重兩晉刑同知以湘邑失城解任歸布袍革履如老諸生年七十一卒祀湘鄉名宦所著有縣牘集藏于家

于芳字蘭谷孝友質直力追古人髫年習儒業焚膏叫業雖繁猶異祲不能奪嘗引榮陽之言曰志者一直去者也作輟退轉皆無志耳順治戊子舉于鄉己丑成進士任臨淄令以經術潤吏治文謀一目了然數下以寬不輕加督責及事有關涉則較然不易其志士民至今德之

周嗣昌字顯承號闇伯一棟之子乙未科進士任鄒縣知縣巡方稱其能時察荒使以郎法丈荒圖說日數下頭緒紛挐有司罔知所措嗣昌為指陳利弊得以無擾復詳陳驛傳七難直指程公下其議以為凡有驛者勵旋以失悞牽夫謹誤罷官民為感泣立祠嗣昌構小園自怡徵君孫鍾元題曰也成趣所著有歸去來草

王佩琦字一端戊子舉人清貧自守令廣昌布衣糲食恤農惠商于正賦外一介不取寅卯間宣大軍興路艱餽運以協餉請上官蠲之遂積勞卒於官卒之日囊無一錢士庶慟哭罷市奠于館守舍越三載不能歸廣民捐金送其櫬至中途同邑郭治化劉源淵等倡義舉捐金以迎始抵里一時咸服其廉云

余欲合字子張號蝶菴繼彥子資性穎敏嫻詩文工書法順治乙酉選貢厯首拔考授中翰歷户部山東司主事歷貴州司郎中時當計殷繁欲舍鈎稽精詳官無滯物吏胥不敢爲奸監督寶泉局蘇錢法禁私鑄國用頼焉以積勞卒于官

王自修字閑卿號雲巖仲立之子長身玉立治左氏春秋由明經受知于王文貞公任芮城令有傳政芮人德之生祀卜子書院擢兵部督捕司主事轉職方司掌章政以奉曹預開册自首備始提督儀眞河防疏濬底績考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潛消奸宄其總建白多關國計民生侃侃剴方見者憚服以勞瘁卒于京師

王時泰字運熙號鍾蘓祖父皆力田時泰生有異姿幼見鄉大夫擁輿導從問父曰此何故致之父曰讀書耳遂東心學問刻意爲文同里許經邦以女妻之俞適閱所度書輒有領會弱冠儒貌修髯下筆千言立就康熙甲辰成進士初授直隷玉田令蒞事勤敏力洗繁苛丁外艱補寧洋令治亦如之再補麻陽邑處荒僻諸生不事舉子業時泰捐置義田延師講學復親爲考課文風遂振任滿歸每出必步過里門謙抑終身如一日

郭晉熙字介臣士標子性聰睿能紹先業藝工鐫篆康熙庚辰進士受知 聖祖西巡 鑾輿駐其第 命賦竹裏泉聲百道飛詩大稱旨天顏咫尺援筆立就 帝嘉之授廣東恩平令邑數荒殘晉熙恩

勤盡瘁實惠及民擢主爵郎官由稽勳歷文選司澄叙流品清望雅符癸巳恩科典粵西試釐正文體多士歡服知江南徽州府婺源有方俗信陰陽家言墳山構訟纍聚蠅團前官鏄受獨而難之晉熙踏驗懲處吏民重足訟庭爲之一變六載乞休以屬吏廉能詿累僑寓錢塘因與山水爲緣未幾以病卒櫬歸里門

賜于熊字光韋原名佶泰兆之孫沉敏好學文思清勁力追正嘉其師蔣家駒謂有相國熊賜履風爲更今名雍正甲辰鄉會並行成進士時年甫十九禮部尚書儀封張伯行薦其才品兼優授黃岡令黃岡水陸錯壤廣袤八百里幾于大都之三 上温語訓勉兼程赴任以實心行實事與除利弊洞中機宜案牘少暇不忘結習葺邑乘復書院諸生資其膏火乙卯丙辰獲儁士二十有五稱盛一時邑俗健訟舞文刀筆院吏違縱于有司習以爲常至是峻繩以法衡勘不少貸爲兩代黃州郡篆矜疑之獄多所平反有麻城涂楊氏私逃其父誣婿如松以爲拷死滅跡羅織無辜七載不結于熊廉得其情檄服衆訪獲楊氏而釋如松人誦神明民間幼聘婚爲外家嫌貧多至寒盟乃當廳諭以大義與送完娶之其他丈洲地以濟官糧嚴江巡以防暴客善政莫紀是時豫省設普濟堂乃捐金負粟勸德應制府檄曰惠我嘉師復檄下爲河東兩轄勵于熊性至孝迎養父於官舍父性嚴厲每于治事堂後鬮聽訟善則喜稍不當即嚴譴弟恐于熊跪受教以是臨政益慎兒俊爲諸生將于熊質疑請業儼若師弟居官則攜之偕至不忍離析焉乙卯以勞勤卒于任年僅三十時論惜之岡人士設主于問津書院歲時俎豆焉

孝友傳

家庭聚順爲天倫樂事至遭其變而不失其常則庸行即爲奇行雖無務名邀譽之心而名譽隨之不可沒也夫書表君陳詩歌張仲皆以孝友傳誦至今尚論者可以慨然而興矣

元張聚性至孝母疾晝夜扶卧起滌暑迎寒無間及母歿聚甫受室廬于墓側三年負土成卯大歷間事聞旌表建七世同居坊雍正元年祀忠義孝弟祠

明王興父早卒母秦氏年十九以遺腹生興守節紡績撫興成立八十二歲卒興葬之盡禮廬墓三年朝夕哀思負土成墳高一丈有青蛇盤旋墓側或隱或見又有羣雀來集晨昏不去人皆以爲孝感事聞表其門雍正元年祀忠義孝弟祠

王慶幼孤事母至孝母病禱于神願以身代母遂愈朝夕奉甘旨

閭延居二十餘年未嘗少怠鄉里化之有司以聞詔恤其家卒祀忠義孝弟祠

賜登元文璧之子貢士幼孤以授徒所得奉其母母疾衣不解帶及歿廬墓三年衰絰不去身結巢大樹杪而寢其中朝夕瞻望如母存也有司以聞表其門後登元卒其子光亦廬墓三年人稱世孝云祀忠義孝弟祠

梁鐸性醇朴敦孝友居鄉貞素自持晚年砥行尤謹舉鄉飲不赴人高其行

粲濼方禔躬嚴重垂髫以孝聞開家有法閨門肅如處鄉黨不以貧富爲冷煖邑令每就咨詢郡守比儆貞慕其誼辟至禮遇甚厚弘治間詔錫官爵銀帶卒及葬有花蛇東白兎馴于塋側羣鴉來集擁不能去人以爲孝德之感

尚嘉慶家貧有守鄉閭以孝聞慷慨好施耻言人過立義塾義倉濟困周急爲善若嗜慾然萬歷間詔給粟帛加冠帶表其門祀孝弟祠

尚忠性敦朴孝友勇于爲善祖産所遺悉以讓二弟值大疫有死不能葬者多蒱錢隨所見瘞埋之萬歷十年詔給粟帛表其門祀孝弟祠

蔡士吉性敦朴孝友服賈於外遇時鮮必使人馳送至家然後入口與弟士利友愛偕至同居四世有公藝之風鄉里以德稱之萬歷乙巳舉鄉飲大賓

王仲奎父死而貧營什一以養母兼撫諸弟母八十餘卒謂仲奎曰吾今長往矣願爾子事爾兄如爾事我耳萬歷乙卯歲饑鬻粟輿施恤貧焚券邑令旌之

梁祚明字嵩嶽以祖崇夏殲撫歷入監性厚重寡營雖經濶在褒常若不能言者承祖父業多讀書居身以德行爲先事親委曲備忘母疾侍榻前三月餘衣不解帶每夜籲天請身代之及歿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獨居三年憂思如一日嘗泣曰此身一失怙恃鄙當抉目絕脰相從地下何用餘生爲哀毀過度因得疾久不瘥處鄉黨謙謹和易親故率以行誼見許壬申寇警晝夜守城並捐錢及粟己卯邑創甃城捐輸助工勤加督勵事聞有旨嘉旌其他修學建祠賓師贍族甚衆少不合于義者避之若湯火焉米合壽圖修邑乘俾董其役訂正採補燦然可觀所著甚富有鴿金錄尤物紀等書藏于家

王世科寧山衛人三歲母歿崇正庚辰歲大饑從父虞就食嵩縣遇賊於途奪其資父子各奔散曰天殄代父何以生爲棄命詣賊營尋之獲一履攜歸立小祠奉履其中朝夕哭拜猶得父骨後復訪賊所滴血認骨一具歸瘞之觸景哭泣終其身邑令旌其門曰孝格鑒天

郭道重字洪宇國喜之子少好學授生從舉止端方幼孤依母爲命叔水必親進母歿哀毀骨立三年如一日嘗讀子路南遊故事歎泣不已子文翰文晫皆成名甲申爲官至縣拒而不見避地入山奉父繳也卒賴保全乃厚德之報云

任文朗字光璧道重子孝友篤實不慕仕進崇正丙子舉于鄉家居三十年宛若寒素甲申流寇據關中勒徵縉紳僞令迫之文朗潛以至情得留養父遘疾齋戒默禱願以身代居喪悉遵古禮邑人士多矜式之其弟文晫官江右文朗慮母有倚閭憂時攜姪若孫嬉戲階下以悅親志及丁母憂如喪父時晨昏瞻拜上食廿餘

寺如一日每生忌辰行奠禮與弟同居五十載大被怡怡尺帛一縷無私蓄有古人風時謂不愧孝廉云年五十八而卒所著有家禮撮要藏於家

邑人殷元福孝廉任公孝友實錄公諱文朗字光璧號含谷泰丙子賢書天性孝友事二人先意承志務得其歡甲申流寇擾河朔公奉二親避亂耘斗山雖在造次而菽水甘旨無不躬分自盡無缺蔭流寇勤徵縉紳入秦公以至情動之得留侍兩處弟司李公成進士公曰顯揚之事寄之吾弟定省之節吾其任之遂謝公車不就日以娛親爲事未幾太翁卽世公哀毀骨立幾不有生乃取禮弓大戴記與凡先正送終之論彙集而酌行之訂爲喪禮撮要卽服闋後晨昏必肅雞鳴必進以及時祭生忌之辰必哀慕靡寧凡所薦陳如事生者終身如一日司李公遂宦江右恐太母屢倚閭望時時遣子若孫嬉戲左右以慰其心太母性嚴重少有怒公卽戰兢不食必俟太母歡顏乃食司李公在法曹時公嘗手書誡之曰願弟爲仁人不願弟爲嚴吏苛察無徒非所以揚之母貽令名也及司李公以不媚上官罷歸公慰曰事君事親非有二理吾母年日高吾兄弟得依依膝下致足樂也遂手錄敦倫要道及內則弟子職諸篇暇則與子弟婦女講習而訓飭之嘗謂司李公曰國無敦紀守禮之臣則國未壞家無孝仁講讓之人則家道傾兩兄何望哉伯望憤然如始爲己教家道雖難同居五十餘載內外無間言其後太母歿會營葬祭必誠必信如喪太翁時邑人多取法焉晚年聚兄弟子孫群讀于眾芳園親授而嬉樂書尤好潛心五經常願假年以窮其蘊丙午孫昌期年十七領鄉薦以年少登科爲不幸教

以進德脩業不媿孝廉二字爲叮嚀生平得力于澹薄寧靜四語殁之日囑家人無倣佛塟具無用職事反覆引誰歎欵天爲教誡享年五十有八所著敦倫要道卷禮撮要藏于家史官贊曰孝友爲政自古稱之求之近今殆難其人也余生也晚不及見公猶得悉公行事其飭行門內不求聞達皆以成其潔修自好之士而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非淺鮮矣

張瑞邑庠生年少篤學有識度時邑因虜警繕甎城屬其父人董垂厥事瑞請以身代并不欲其兄經營告成歸功于父不幸早卒閭巷識爲流涕求命詩圖旌之（本舊志）

國朝楊中振字振公泰兆長子賦性溫厚恬靜少營爲名諸生母病湯藥親嘗及母殁公弟中揄僅彌月屬妻郭氏保抱提攜以至成立因屢躓場屋援例爲國子上舍生戊午試北闈途中爲水氣遘又不獲鬱鬱而歸時父爲祁門令省于署病益篤拊心自痛曰継不能分父憂而又增父憂耶遂卒弟中揄受室以長子俊爲其後俊中戊午舉人

郭培宏字度若際熙子出嗣叔父佐熙母素善病宏雖幼而篤孝由于天性事母必手奉湯藥躬進飲食依依不離左右母喜曰他人親生子恐未至此也病亦大愈命就外傅宏奮志詩書弱冠有入庠序母卒哀毀動人喪葬悉依古禮宏素居叔祖士標宅內標迨卒命子晉熙爲宏置宅及宅成宏竊喜曰此地與本生父居隔一巷出入往來問視無忝可展孝思矣未幾生父卒宏以降服子與諸兄弟均任喪葬費並躬旋里哀號泣血途中一痛仆地幾至殞命終以憂傷至死

郭培墉字勤若邑廩生邁熙幼子性仁厚溫和尤篤于孝生母白

氏殁廬墓三年晨夕哭奠終始如一日塋外舊有先祠忽燬會遺火延及祠內孺直入抱木主衝火而出倉卒遺生母像復從烈燄中撿得之旣出且衣冠向火再拜火隨滅生平嚴取與以廉介自持嘗有藥賈張姓宿其家遺百金于廡下孺呼名還之其人大感其義有旨表其門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授許州訓導

夏峯孫用正廬墓碑文鄘南郭孝子爲其生母白孺人廬墓三載鄉人化之於其歸也依依不忍舍謀勒碑以紀其事而屬余屬辭余惟出一言而不爲人所共知者其不必知者也行一事而不爲人所共能者其不必能者也聖人之道上蟠下際而實爲愚夫婦之與知與能與知與能者何孝弟是也天下無不知有親長之人卽無不欲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之人故見有親親長長之人遂不覺愛之慕之詠歌之傳頌之非阿其所好也良知良能觸之卽動如磁石引針氣應不爽滿街都是聖人吾謂滿街都是親親長長之人耳孝子之於白孺人也旣慟其命之不尤復傷其養之難再痛心疾首幾不欲生因結廬墓側晨夕號依與稍補子職于萬一此何與乎鄉人而鄉之人莫不起愛慕敬語余曰孝子之事生母在死後不啻生前依卽壠無殊膝下勤定省無與晨昏椎心泣血日斷腸枯世有不忘其親如是者乎塋之外不數武固有先祠可棲止也而孝子不忍其親之露處自圖便安乃倚墓而居苦雨淒風猿啼鬼嘯與荊榛爲友與狐兎爲群世有不忘其親因之自忘其身如是者乎孝子廬居時本庄遭回祿之變薪及先祠與先人遺像亦在焉孝子奮身奔救旣而火已塞門危急中垣忽頹得躍然出復遺白孺人像乃哭泣拜禱有童子指示竄身烈燄中撿得遺像遽失童

子所在究之祠四圖民含都成灰燼而祠巋然獨存非純孝感神能如是乎且也吾儕小人自廬舍被燬蕩析離居巳鳥獸叢矣而孝子如疾痛之在乃身曲爲籌畫俾得各復舊業則今日之聚族而居者皆不匱之孝思錫之者也如之何其能忘也況塋近荒山民風喬野鮮知有禮孝子善氣迎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恭俾樵夫牧豎得聞禮教眞不啻生我與成我也如之何其能忘也余作而嘆曰嗟乎郭君之孝人皆知之矣然心知其然而未能名其所以然鄉之人目覩之不啻其身有之遂不覺言之親切有味則其所以爲者知非借廬墓之名以偷人耳目者矣在郭君抱恨終天既非有所要結于鄉人而鄉之人亦止欲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一經提醒孝弟之念油然自生故不覺愛之重之詠歎之傳頌之而不能自已也此

理之同移風易俗之效興于一鄉而天下可知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俟之遐矣而後效者哉郭君當培塘守勤若新鄉縣儒學增廣生員故[illegible]部主事駿臣郭公第五子

奉新趙開元孝子錄序古來孝子以廬墓著者如夏方有馴獸之異蔡邕有擾兎之奇周智有產芝之祥支漸有集雀之瑞類皆當時播爲美談後世傳爲芳執誠以其事爲不多見之事而其人爲不多見之人也余庚申春由湯陰量移是邦比下車輒耳郭孝子名然猶未詳其孝之實也今年夏邑之紳士以公舉錄請序于余余披覽一過即瞿然曰孝如是乎是史册之所僅見者而顧得之今日且遇之茲邑乎孝子身列膠庠明發之懷固倍常人然居喪倚廬寢苫枕凷亦云哀毀盡禮而猶必三年

墓側寢處弗離倘所謂事死如生者非耶今夫天性人所共具雖委巷匹夫悲感終天不難慿棺伏塚哀極痛長號其呼天搶地一往而深幾幾乎欲從泉下逝日久月深餘哀漸弛有無俟從旁曲慰而已稍稍忘之其能三年如一日乎況深山曠野之中荒烟蔓草夫燐飛螢狐狸之所嗥麋鹿之所息所見樵夫牧豎往來躑躅無一不動其淒凉悲苦之思苟非深愛當存至誠固結將傥焉不能終日矣而孝子顧舍先祠弗栖朝朝暮暮露處墳傍若忘其為苦雨淒風之境者豈矯强於一時所能致歟考孝子廬居時鄰火及祠奔抱木主往來烈焰中卒捨道傍而出其事大奇一似昊天故試之艱難危險之地以觀其真摯迺倉皇赴火天鑒厥誠然後出之頹垣導之童子並顯其孝行之奇是則　旌門表閭豐碑峴然為此鄉之光稱道不置以[illegible]孝亭作民以孝守土之人所日切於心者也安得以盡如孝子者以

一副主持風化之望乎乃援筆而為之序

孔樂性孝友幼嗣族伯建周建周遊學當子口客死樂聞訃號泣不欲生徒跣千餘里負骸骨歸葬之縣令趙開元旌其門

張應鳳生平敦睦宗黨無間言兄應龍年老無嗣應鳳乃與已產為置妾隨舉一子

于庭桂性恬淡少嘗求事親得其歡心乾隆九年邑令以孝行可風旌之

割股附

明梁穆粟幼有至性事母純孝母疾篤籲天割股愈之敬事繼母及兄雖撻罵無怨言觀風者屢加獎異萬歷間有司以聞給粟帛冠帶旌之祀孝弟祠

國朝賈宗孔性至孝母病顚危宗孔割股和湯以進食之汗出耳目一清病遂愈

順治新志曰邑志所載孝友無甚奇節可表惟廬墓割股爲世艷稱然割股之事明高皇帝有禁何以訓焉昔全州孝子唐儼劃其右臂肉哭父姚太史淶以爲出于至誠發以忠孝昌黎則謂以是而致死蓋防世之好名而滅絕其生者也夫周公金縢之藏以身代武王身且可代何況一股當時不聞以好名滅絕議之若夫風俗去古愈遠孝道不彰服勞奉養子弟而且詬誶其父兄若傷其體膚重其痛楚苟非孺慕之性寧能爾哉茲閭里之人未嘗學問不知矯飾但以至性偶激天真欻然而出之不顧政可以挽澆俗而砭忤逆原不必以至當要道繩之也爰故節取而備載焉

孫徵君鍾元曰漢史無孝子傳蓋以其時舉孝廉則孝子一舉一家庭而在朝廷矣至于晉季古道漸遠其傳孝子以李密爲嗣是而後漸不可言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所謂孝子悌弟者聞亦有微譏焉乃知人人親長而天下平所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以衣帛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可見外此別無治平之法旨哉其言四敘孝友而并及之

儒林傳

理學宗傳淵源伊洛二程而後元有曾齊菴明如何文定公亦粹然有道君子也新鄉之儒林不多概見誠以學蔚醇儒非可倖而致也

明武資文字斌齋性資頴異好學不倦萬歷間以歲貢任陽武訓導歷許州學正鳳陽府教授老于經師學行重篤一時從遊者多所成就生平行立偶坐皆有法度以善交著聞有司表之以爲名賢祀鄉郭宗伯銘出其門其弟儕文亦著才名廷直有古人風

[illegible]許英字衆望方正端謹性無恚怒教子弟以躬行先之生平于書史外無他好嘗曰文者道之華未有無得于身心而能極其妙者從遊如周一楝張緒彥皆得其傳嘗夜夢空中垂絲旗額曰天賜麟兒世傳仁慈次日生孫因名曰夢仁字傳慈己丑科歲進士

任興國令

國朝劉源潔字一六天性孝友篤實醇正嗜古文辭爲文多發其所自得恂謹下人儼然有道氣象辛丑歲進士雖擬青紫而高尚志堅潛心理學與孫徵君鍾元究談性命之旨及授富陽令引疾歸辭得溫綸以進士致仕前茲未有也遂一意教授生徒不問脩脯並給飲食前後出其門者近百人皆以疏通知遠教之嘗謂制行立品須置身于千仞上覩區區名利直培塿耳豈可以培塿醫千仞乎年近大耋猶手自編摩不輟參互考訂以求一是至七十八歲正襟危坐口占二絕而卒所著有語錄日譜等書

邑城劉易致仕進士劉公傳公諱源潔字一六幼而篤識克繼從父崑野公講說書旨即識大義年十九督學陳公拔入縣學時士習馳騖老莊諸子弟誼約潔公弟哲也爲文一準于先正試鄉闈不中式乃慨然歎曰天能靳我一第不能靳我進脩[illegible]以孔門四教自勗兼以教授生徒庚辰歲大饑人相食有嫁妹君孤弱父憂之得氣疾危篤公乃邀妹同居贍養之夜則焚香籲天乞減己算十年以延父壽病果愈順治戊子鄉薦第二人聞容城孫徵君來寓夏峯往正以學之所得徵君曰此聖賢正傳也遂出理學宗傳示之辛丑捷南宮會選法壅滯家居尤篤年已六十七矣當得官乃喟然嘆曰此豈出仕行道時耶乃具呈告老未及上聞已選富陽知縣復促撫院具題得溫綸以進士致仕爲前此所未聞自是與諸同人後進講學談藝無虛日士人宗仰之康熙辛酉夏遘疾絕粒四十五日而神閒氣靜耳目倍聰明臨終名弟源淵子孳材扃以後事且曰還我靈第纏隱士毋書官閥乃口占二絕句云戰戰兢兢近八旬孔門堂奧

未全覩要言數卷傳薪火惟賴諸君啟後人祭在人心月在天
晦明弦望豈常圓而今解却天殼去萬里長空任往還夜分奄
然而逝六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八生平著述甚富有石居
詩集文集語錄日錄四書大全要言學古錄藏于家逸史氏曰
理學之名甚尊而可喜學慕虛聲者多附託焉公雖不以理學
自居而學業醇深儒行高卓可謂有其實矣舍斯人其誰與歸

劉源淵字子靜源潔之弟通經學重然諾大樹壇坫應和日廣時
稱狂狷中行說以狂狷自勵而嫉世之為鄉愿者故人殷介蕃垂
危引子元福屬之源淵視如己子飲食教誨不遺餘力其後元福
官翰林源淵乃設瓣香告祔蕃墓邑令童之扁其居曰儒宗高誼
以歲貢任新鄭訓導李于齋厲舉業一堂呼弟子與視以歸
華亭李蒼濱劉君高行足寘其對弟子靜名源淵[illegible]

百友善以道義相琢磨祿百長年舉子元福字夢五甫垂髫而
殷君病殆以不及造就為憾邀君至問起居執手言曰我于死
生之際了然矣所不瞑目者此子耳念程杵託孤義高千古今
欲以幾孤累君詩書一脉從絕在此倘不忘疇昔令此子有成
黃壤猶銜結也君謝不敏去殷子垂涕曰渠不受託我百年長
恨矣有以告君者且詰其故君曰此事有三難子少頑馴未卜
也其母溺愛其子縱下養驕二也且尚有二叔在不託之叔
而託之友焉保他日無言三也夫輕諾而寡信彼悠悠者皆然
僕存亡終始不易言乃為士行耳殷君聞之曰此久要不忘之
道也吾是以重委老友也卒以夢五屬之殷君既卒君撫視之
若子飲食教誨不遺餘力家素貧藉館穀為養其館也必決于
主人攜夢五往夢五業日進同舍疑有異聞秘授君翻然謝歸

甘家食而教夢五焉夢五學成補博士弟子員癸酉發解甲戌登進士選讀中秘書君欣然曰今而後可以報我友矣設擬春升于殷祿下之業作詩以告之華亭李東臯氏承之鄰城知其事實然曰友道之不講久矣今乃于劉君而得之造廬修謁加師資之敬焉且顏其居曰儒宗高誼若殷君之知人善薦託及夢五之能紹父志能成師教皆可爲賢矣不可以不傳爲敘始末編之邑乘俾作史者考焉

殷元福菲菴之子誕時父夢神語云當賜君五福兒因命名字惠五年姿秀甫六讀書十行俱下七歲通小學近思錄十一歲註拾五經大旨父卒家徒壁立嘗借故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誦誦爲文力追先正不遂時趨同輩詫之爲大市賣平天冠耳年二十補弟子員偶讀呂與叔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業句因嘆詫誦詞章無益而沿流溯源有近裏著已思占[illegible]業蓮至縮館金爲母甘旨奉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母方歡然而元福慘慘不樂轉傷父不及見戊寅　聖祖擇詞臣膺民社得廣西之柳城倣雲岩爲治重農課士于蠻煙瘴雨中行鄉飲及賓興禮猺獞聚觀慨慕各遣子弟就義塾肄業而邑諸生不滿百僻滯無文字緣元福爲搜纂邑志疏通簡易自成一家四載以艱歸補江南武進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元福咄嗟立決咸股栗焉邑之財賦甲東南叢弊悉釐剔之嘗熟某饒于貲威逼釀命所司鍛鍊成大獄巡撫張伯行委元福覆訊豪宗賄饋餽二萬金求免元福峻拒寘于法兩江有神明之頌擢無錫篆謁東林講堂拔識名宿鄒升恒董其後解組高安相國朱軾方撫浙延主敷文書院明體達用一時呼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居無

廣廈出無文軒一介不取以端其操直道而行以遂其志凡所設施本諸實踐精研大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手時發爲文章以疏瀹奧義積至盈尺有問講家孰愈答曰周程張朱之書發明經旨可謂曲暢旁通無復餘蘊自講章出而人趨苟簡世無眞儒矣羣以爲深造有得之言又與人論學曰陸象山云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然鵞湖之會辯論不下數百言無虛心聽受之意是溺于意見者莫子靜若也故朱子聞其歿曰可惜死了個告子陽明標良知之旨只是將致知格物看差渠以格致爲誠意工夫遂生出知行合一之說其實有知無行而所謂知者亦皆佛氏明心見性之唾餘與聖道何曾千里其標榜類如此古文學韓愈所著書有寓理集稗史斷數十種詩出入唐宋大家自選得千餘首有儀山嘯集知非草讀易草[illegible]遊懸金以購之先達名流詩文問世者得其一言弁首聲價十倍焉年六十四卒于家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元福艱于似續初產外孫楊俊口占曰慧業應知是國華東床有子握靈蛇半生懷抱憑誰說可似淵明紀孟嘉及後長才敏多學元福狀銘手紀成帙

新鄉縣志卷第三十三

文苑傳

不朽有三立言爲後然而文章華國即可以報國蓋經天緯地而潤色皇猷信乎詞之不可以已也若云言乃心聲有德者必有言則又視乎其人而未可概論矣新鄉多能文之士如坦公司馬不可與 王孟津諸君並傳不朽哉

明杜如栢字前齋與弟如松皆實學積書盈室博聞強記人稱爲雙璧赴省試遇洛陽士子辨難不已乃作梁園賦千言立就得枚皐馳檄飛書之遺意洛陽士屈服

叅問善字如吾以歲貢任鄭縣訓導武安教諭太平府教授有學行

國朝張縉彥字濂源號坦公生有敏才讀書必求根柢裒集舊聞

人稱經笥天啓辛酉鄉舉第二崇正辛未成進士授清澗令時大饑巢穴其間延安所屬十九州縣賊攻陷者一十有三乃與殘民數十食豆粥掘草根徒步登城午夜不輟設計緝寇渠公山雞等單騎馳入賊巢責以忠義散脅從二千餘人邑賴以全調繁三原值歲旱荒出錢收棄子以數百計親禱白馬山泉翌日大雨泉水湧出灌田二千餘畝至今賴之率鄉旅破流寇過天星營奪獲監軍道陳少闓防救翰林程正揆子大年于賊中行取戶部主事陞郎中召對中左門莊烈帝奇其才授翰林院檢討時將儒兵驕邊事日壞而兵部乏人因改兵科都給事中糾擊悉中時弊袖中疏文皆人所不敢發者丁艱歸陞兵部添設侍郎復陞尚書兼學士銜未任崇正十七年賊逼京師帝手勑縉彥登城察守見秦晉二王欽降賊與戶部尚書王家彥頓足毀罵併詣宮門請見不得入覲

朔城陷族爲賊所獲脅迎舉義旗功不就　國朝起用任山東右布政使禁絕私鑄轉浙江左布政使清理國儲三百餘萬陞工部右侍郎以文獲譴左遷徽寧道僉事旋徙寧古塔十載卒又四十年歸葬生平才學淵博排蕩百家爲詩文宗匠著作之富幾于充棟　國初以來邑中通籍士子多所裁成登巍然河朔一宗梁也所著有梅水園詩文集等書行于世孫來極字雨生慷慨重義獲嘉令朱體晉昇官有能聲來極雅慕之未經請謁適朱卸事以虧項被累來極傾橐佽助聞者義之工詩有聲庠序間所著學吟詩集若干卷或謂其克繩祖武云

許作梅字景說號傳巖文經邦讀儒書深造有得不事訓詁時人稱爲長者作梅弱冠有聲崇正庚辰成進士授行人壬午分校北闈所拔多奇士甲申流寇陷京師有說之受官者不從乃委差懷

宗至昌平發因妃壙凥其鄉磨二磚大書大明崇正皇帝梓宮八字置墓中間道走西山隱于蘇門　國朝乙酉奉詔入京補原官考授工科給事中疏糾輔臣失職不報自請罷歸壬辰起用補吏科陞工科右轉左典甲午浙江鄉試稱得人行視河漕底績陞兵科都給事中糾彈不避權貴前後凡五十餘疏直言敢諫朝野儐之陞太僕寺少卿省親歸里構園亭為娛親地情切桑梓多所錙絲閭巷尚能言之年五十七卒所著有奏疏詩文集行世

尚濱磬字水濱恩貢士多學有敏才

郭景暉字孝伯應期子歲貢生靜氣迎人文亦如之為諸生試輙弁其曹進宮多延之家訓子弟有弗遵教者拂衣去主人長跪謝罪弗顧其生平介節多與父類閉户甘貧以耕讀自謂羲[illegible]不繼膏火者暉延入祠堂中教之年六十二卒

張若麟字南濱都御史晃十一世孫也少穎悟博覽[illegible]舉第一邑自有科目來若鵬始冠多士又與晃先後捷[illegible]得風氣先士林榮之丁亥成進士仕江西新昌令

殷祚蕃字祿伯母早背依祖母梁氏授句讀于床第輙上口稍長入小學穎悟異羣兒見者呼為小顏回十二應童試學使者閱所作拔居第一曰此十年[illegible]而識老[illegible]才也自是文名日進以優行自礪事繼母如所生教兩弟先後入泮妹氏于歸悉出妝奩物以遣之居常樂易雍容有黃憲風遇事則無遜懷態食餼三十八載應舉不售病革于元福方總角援手托執友劉源淵且訓曰他日不讀書甘暴棄生無拜我墓側死無見我地下聞者惻然及子貴贈翰林院庶吉士

馬斯徂字嵩高家素約父以經師老諸子受讀膝下斯徂與弟斯

長並有文名康熙丁夘弟報捷斯徂益殫力于文學庚午與冀記七上公車不第下簾竟講從遊者數十人以立志向上爲諄復出爲四川營山令愈風昔寒氈苦履首崇文教一日率子衿于學宮釋奠甫拜伏以痰湧卒子起元穉幼時弟斯良任山東茌平令躬其喪乃遣使賫金扶其柩歸里起元辛酉拔貢

王爵字羹藉村居杜門慎名檢從事經史康熙庚午以拔貢中鄉舉造就門下士授經者多獲雋及卒太史殷元福歎曰羹藉立心行事神理風骨不可一世區區以鄉舉終固未酬其志耳

馬作礪字若金安貧好學日誦千言康熙己夘舉于鄉任陳州學正後學多執贄焉

茹李杞字化舒歲貢幼無師承卓然自立十赴省試不售日鈔一卷手錄誦之至耄不倦

張來旬字毅庵紳彥之孫英敏好學經史古文每一目數行俱下然天性敦朴爲人恬淡沖操尤厚于宗族率衆捐置祭田立時祭會屬族中長厚者主之擇能文子弟立家社月定以期手自課閱宗族繁疏遇吉凶兩事爲公賀公奠法以故族衆賴得數會焉康熙辛夘舉于鄉猶篇首詩書連旬不出戶牖手鈔至數十卷家學[illegible]日[illegible]授徒于家指示悉有條理時邑令設義塾聘主講席教[illegible]以[illegible]品爲先經義書旨一遵考亭理法惟師先輩一時獲雋者[illegible]出其門來旬素尚廉介館穀外門人一切禮儀毫無所受人以[illegible]重焉及卒邑令親致奠痛哭太息以爲老成凋謝云先是[illegible]學[illegible]先生講學新邑從遊皆當時名宿而來旬甫[illegible]齡雲當時爲少友與邑太史殷元福稱莫逆焉著有四書講義若干卷

[illegible]作祀字東山邑廩生能文不狥時好矢志與宗鄉大夫家藏秘

籍百計求之尤工詩歌蕭瑟跡爽得宋人遺意庚午與同里劉學標許蘭梅分修邑志多出其手惜志未遂而歿

郭培容字涵若生而聰俊過人不屑與羣兒伍年十五入邑庠與叔父晉熙同學嘗以先人宗伯大參兩公爲念曰吾期無墜家聲方爲郭氏有用人也爲文不襲常徑多取法於先輩大家小試輒不利與同社共相砥礪議論有不合者每以謙詞應之友人愧者以是服其器識之高讀書稍暇留心于詩賦尤喜作塡詞歌曲嘗自鳴其意戊午下帷別墅書聲五夜不絕左右皆憐之竟不第蓋半世無成愧老親之句人以不祥年二十五而卒

郭培祉字繁若別號怡亭溫熙長子生而端方孝友有幹畧不[illegible]獨笑總角時儼如成人讀書別有領會孫夏峯一見器之曰此吾[illegible]家象賢也遂結姻焉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旋[illegible]瀛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峯于途[illegible]萬乘處脂膏而不潤所謂廉也當今　聖明之世澄叙官方大臣法而小臣廉廉者多而廉亦不足重矣然有狷介性成終身儉約而高風亮節令人聞而興起者不可不詳志於篇以立懦而廉頑也

明趙綬以歲貢爲縣令陞饒州府同知投劾而去當事者聞于上予致仕歲給米六石以表其廉

衛三近選貢任陳州訓導梁中丞擇婿以女妻之中丞歿後避其子中翰弟與遊好詩詞輕世肆志識評當世人物與賈中丞郭憲副張心吾同學不稍爲下其氣貌有過人者以窮困死

李一桂歲貢生居共城足跡不及城市博學善草書歲試用古義被黜旋首拔之不肯變

許經邦號斗南歲貢生性淡薄寡營時當鼎革不赴廷試爲學深造有得從遊者衆有貧而向學者鬻其産爲具束脩經邦曰道義之交使之鬻屋是市行也堅却之事父母卧起與俱色養兼至叔父無子祈居已以經邦父事之子作梅歷仕三垣聲振朝端爲名諫臣由義方之教也以子貴封兵科都給事中

國朝郭應期字道亭少負才名而久困諸生間乃遺棄一切詩論古今性迂直非道不爲有餽金及粟者固卻之甘守淡薄及歲薦不赴廷試鄉里高其行子景暉字孚伯有文名達官爭延之訓子弟不合卽拂衣去人以爲有父風云

邑人暢泰瀓明經道亭郭公傳曰公諱應期吾邑定國村人[illegible]天性孤潔寡言笑宗伯公以大器許之入庠食廩餼試輒[illegible]有盛名而不遇襲前人業頗豐厚而落落寡合處世若[illegible]情[illegible]贊公輙以孤高勝之邑中丞賈公權貴傾人人無[illegible]趨炎附之獨公不入其門中丞益重焉甲申鼎革遂頹然自放一不復事舉子業丁亥當出貢公弗往庠士名在公次者促之始應學使者既給單終不赴廷試四十年家居治二氏學委家務于子景暉負重望人勸之易慢其科名弗應也公以富厚之業隨世浮沉漸卽于貧躧食蔬衣布恬如也時人弗知多誚之嘗逆闖陷京師其黨經河朔大姓多避之公獨家居如故其苦衷甘爲奴戮者久矣余蓋知公天性之真有不可泯滅者在耳公既貧益寡交接共城流寓有范陽馬公搆斯者終身不應童子試蔚州魏環極先生甚重之稱爲石處士公一見輒合延爲子孫塾師馬公者容城孫徵君弟子也公因往來夏峯間與孫徵君交甚善令二子從師之徵君有詩贈公云如君何用入山深

七十依然赤子心只不近名不慕仕任教奇險總幽尋年九十卒生平大志蓋有不忍言者世亦莫得而稱云

郭際熙字虞臣幼孤依兩叔父事之如嚴君讀書以曾勝日夜攻苦每漏下三鼓不輟文詞日富試必前茅癸卯與從弟遇熙下帷鳳閣別墅見遇熙捷秋闈益奮發而卒不售遂絕意進取終以明經老性孤高不樂與貴介伍竭力督耕杜門不出同邑有登仕宦輙遠避之或遺以札亦不答曰答之是有求于彼也惟以狷介自守與族黨居少年或偶有乖忤必正色叱之人以是嚴憚之不敢犯云

郭自省字見吾宗伯渭族也當盛時渭憂族人驕恣恒檢制之自省恂恂廉謹鄉里無閒言明末兵荒備嘗辛苦及鼎革不[illegible]産甘貧教子子繼士童試既售榜出而當事旋易之自省[illegible]勤縣令白有蝶憤怒甚嗾維士罄其弊自省不可又曰投[illegible]當為汝辨亦弗聽其狷介守分如此

李長芳字馨生磊落重義偶行郊外拾白金二十兩容貯之異[illegible]有人踪求甚急長芳詢實欵酒食出前金付之欲分其半爲謝辭不受其人拜德而去邑令聞而獎之

劉國器字公輔幼愛學乎後見國垂政著不振補弟子員食廩餼[illegible]蹈義以書遺行其抗直人稱輝之家訓至履子源湛成進士授大治令邑無城郭國器曰衆心成城一意無循何患乎治生產不斯積郵遺之以成其廉人服其義以子貴贈肇昌府同知

義行傳

仗義者必輕利有囷廩自封而不以濟人者惟好義之士能[illegible]傾倒篋不少吝惜幾如王恭之無長物焉然而解衣推食近世之不多見至於睦婣任卹急人之難視公事如己事者尤難乎未有聞也志新鄉之義行而聞其風而慕義者幾人哉

吳大綸君鄉謙謹富而好禮慕義樂施出粟賑貧邑有祀廟記[illegible]施金與新之里人高其誼呼爲善友而不名云

[illegible]蕭婦朱氏子以歲貢任朝邑縣丞曾置文廟祭器

士奇性純篤善養親志行年八十喜施不倦助修學宮及尊經閣貲數百金有司給官帶舉鄉飲

[illegible]紹徵都憲問孟之子登遊黌序工古篆好著述少時即以濟物爲心丁酉歲饑捐金以賑屢困場屋乃就仕中書舍人須倫濟寧

大理寺左寺副丁巳璉災疏請輸賑五百石户部題云身列清紀初及時憫災黎之荒爲施賑之舉其急公好義之心殊可見又寧窮匱之復輸纍千石户部題云賑輸軍餉忠殊可錄況軍興頻費正宜優敍以鼓海內樂輸之風俱得俞旨任中允賜金四疊賜魚賜胙兩膺勅命晉儒林郎有督餉彌佐大鴻臚賑屢蘊乎鶉結端凝厚重博大淵貞之褒辛酉督餉代州歸里不赴任捐貲重建鄉賢祠三楹所著有鳳池雅集廷尉漫草□藏于家

□字世平號西湖塊村營軍人世豐産能週施而不有其惠□□間饑饉邑壯沮洳之地欲止取利值錢數文衞所軍十七屯□□進字準目擊時艱以地濱衞河可□□因約衆請開□□□□□破家業至半五載始得請名齊[illegible]

□□白鄉人德之爲立碑焉

張登閣仕之父也其先世宋時有石佛約長二丈餘字水南王□村雨並圖小居焉□自白傳家仁厚道世至今歷數百年人僉稱之佛張氏有爲天無懷氣象素不與人競一物一事先親睦宗族以德感之不逞之徒不畏公庭而畏其清議以故里閈有紛爭者質取平焉輕財好施周恤貧乏捐貲修明倫堂擬建齋房長史學□遊菴之子孫繁盛人以爲德報舉鄉飲耆賓

張聖化敏練有幹材邑建甎城聖化勤于督工調度有法勞績頗著又嘗守城防河募建十方院邑令旌之

任國熙慷慨仗義樂善好施讓業同胞捐囊以振貧困德望推重于族黨焉

國朝郭治化字熙侯篤學敦行從孫徵君爲性理之學尊爲雪中

遇旨翁負小兒詢知兒單室慨然代爲養其妻子四人及者方士洪域蔡節婦墓碑爲耕者所侵仆爲封墓立碑人咸頌義焉

邑人暘泰兆明經熙侯郭公傳

熙侯者余執友蓬齋公也諱治化以郡國士廷對授訓導公幼穎異爲邑知名士聞徵君孫先生講道夏峯遂往從之爲人質直豪爽自謂見孫先生後頓悟生平沉謬于塵俗中也益奮志師古以安分知足自處孫先生作思賢詩亦有熙侯無俗習之句且嘉友性成當兄弟析居時見有紛爭者輒慨然曰願以美且饒者讓諸兄弟其瘠者吾自取之衆始帖然里中有爲其子不順義者延公代教之其父子遂至相親無異言有以孝聞者公率衆製詩獎之鄉里常私相謂曰郭君仁人君子也邑乘載其贖育吏獨兒及修蔡節婦墓碑二事皆鄉黨所素服者亦公之大節也年六十卒泰兆論曰公生平懿行大抵得力於孫先生之教爲多四方有道造廬訪焉既卒友人有輓聯云親師向道任道未終終有疑信持身全身而去去無慚嗚呼可當公之實錄矣

劉國玉字崑野幼失父母家業盡廢力學不倦入邑庠食廩餼見邑東南隅民個俗陋不知業儒乃與義民孟大觀董開基設教塾一方貧者並授以餐從學甚衆自是鄙陋之俗漸變性樂施與人告急即應不計己之有無教子必以身先子四並以文學著長亘潔成進士門人手芳等立祠祀之孫徵君鍾元子以私諡曰德純
先生

錢塘陸圻劉公祠堂記經有之以死勤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法也不在祀典然於帝之籍也師其教者百年而畏愛之千萬泰也生而祀之

是則古之祀典顧多以德升者而不必皆以功舉也以余所聞德化先生德之可升于祀者也先生事後母以孝聞研求道奧嘿而好深湛之思往往廢田宅購書設科勸鄉里誦讀貧不能學者給與廩食不復問束脩以上嘗率諸及門三年不窺户外又先生子若弟俱親受業每令其近正人聞正言行正事而先生之門内與先生之鄉里奄然化之造次被服必于仁義若一父之子乃漸漬切劘成就者衆嗣君既舉于鄉而門人于君芳又多成進士顯當世于時邑侯米公采之志乘徵君孫公奇逢以私謚而門下諸生徒皆相率貯金爲祠奉先生衣冠琴瑟焉蓋樂先生之風而頌先生之德不衰也乃吾聞子衿廢於城闕則詩人刺之鄭武公善于司徒則周人懷之德足以化人者凡皆教澤之足以逮乎衆也史稱管幼安養晦遼東下化其德[illegible]似先生而先生之列此堂也則法在祀典而莫之敢廢者也雖然先生固衛之賢衛多君子如蘧瑗史狗史鰌輩皆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而先生與之列坐其間俎豆薦之凡上無所起于壁閒諸門人子弟又以歲時習禮大屋之下聞微言之未絕而先生之死也榮得不頣而樂之歟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以余觀之庭堅忽不祀而若敖或有餒而德化先生之豈則世世禴春秋歸然獨存不誣也

孟大觀字後嶺勇於爲善與邑庠劉國玉同設義學一方士子賴之其子孟克照等七人一登歲薦入膠庠者得五人

常克敵字以安庠生家約而好施居邑北大臺山地磽确不可耕鄉人艱食克敵分所有以濟之不計其償人呼爲老佛乙卯邑置普濟堂捐白金以助制府高其居曰惠及枌榆年七十無疾卒

郭士僑字子玉庠生素輕財重義好急人之難邑人某以賦累命懸旦夕僑卽代爲輸納終身不以爲言其人亦弗償也早卒時人惜之

孟澤深字源長爲諸生性好施與雍正元年邑大饑縣民吳登恐餓自盡澤深救之并代養妻子陽武人陳舉因貧無以養鬻妻澤深亦收養之鄉人以爲難子樹信有聲黌序間

郭培乾字健若遇熙之子英敏博學爲名諸生性孝友好持大義與兄弟析居已久偶乏卽傾囊以濟困乏嗣買寧陵常氏爲妾及至詢知有本夫乃捐身價並給路資遣人護送完聚之培乾後生子人以爲善報邑庠王三德母本趙氏女也幼失父從母改適李氏既笄而嫁生三德及卒從趙姓而李氏爭之成訟邑令陳斷以禮制姓氏宜從父不從母李復上控本郡竟依李改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訴贖需八十金械比嚴切公論不能平共屬培乾乾以[illegible]閔慨然攜諸紳士力白之卒正其事三德感佩終身時陳令素著循聲解任後緣軍需賠項補苴拮据囊空無措培乾倡爲義舉得未半俄以聚衆興事之誣人心解散乃以所得移贈爲日用資費慇懃餽遺十餘年如一日丙午以歲薦授例除象州牧未任卒

李夔字歷山邑庠生性好施與無遠近感德之其孫經世克繩祖武獎進後學貧無束脩者不與計更爲給紙筆寒士多所成就於其歿肖像并其祖祠祀焉

孟克謹字惟寅性孝友幼而失恃事繼母備得歡心族弟某貧無所依以己業之十畝助之建義塾凡族中及親隣之秀者招之來學給以膏火筆札成就者甚衆所著有家訓庸言叅禮撮要藏于家

仙釋傳

仙釋之傳虛無寂滅然皆足以濟人度世故其教亦不容盡廢也白鶴觀之壁間飛篆為新鄉之仙蹟流傳已久仍著於篇而釋氏之戒行精勤者亦幷志之

劉海蟾名玄英初名操燕人也第明經仕燕主劉守光為相喜言性命之學一日有道人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問其姓字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各承以錢置几上累之若浮圖狀海蟾驚異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于此者盡破其錢擲之道人辭去海蟾是夜散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海蟾從來方外結張無夢种放陳希夷輩為友間亦作詩其詠修煉甚有黃金篇丹成尸解今修武北二十里有海蟾洗丹池丘長春

晉入道歌石碣尚存宋政和間至新鄉東門外白鶴觀觀主崔重微不能識起取金帛之忽聞弄筆聲已失所在壁間飛篆秦人劉海蟾來過七字全眞傳載十二月二十四日降生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元世祖至元六年封明悟宏道眞君觀主摹墨跡鐫於石見唐順之本傳（按王會新編秦劉海蟾本名昭遠生而戲遊甚異性游獵俗笑之海蟾曰此中至寶非人所知後于海岩下得一蟾日夜與守遂自號為海蟾久之仙去）

明郭世元像贊現像夢中應誠心上夢不虛生心原眞其爾夢及羅詩非筆非素眞以合眞不迷塵霧縱曰所觀舉手所指道貌此道壽同元始

譚處端字通正號長眞子浙江寧海人性倜儻不事羈幅以孝義見稱博涉經史記誦敏給同草字及尤工諸草隸嘗居新鄉府君廟西庵尋復寓衛州新鄉廟官溫六忽夜見廟中燈火熒然窺覷之則端面火燭坐溫拜于前端微笑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跡之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合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衛未嘗出也朱四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自是端念聖蹤甚謹衛州洪門鎮石孔目同端持念之故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災衆從之省是年大河水決如其言世祖至元六年贈長眞雲水蘊德眞人

僧隆治邑王氏子幼不茹葷不踐生草出家于華嚴寺戒行精勤通曉梵典不出山門五十年壽七十五示寂

僧慧福字祿菴古壯口人幼年入寺禮佛方叔建心若開悟既而研窮內外典籍有宿習遊方遍叩名剎皆不契最後卓錫新邑東五里之普濟庵歸者日至遂大建法幢為開山祖焚龕端坐而化茶毗舍利滿盤

性光字黙疑卽慧福法弟子儕視豐碩美鬚髯十五歲薙髮受服具入五臺山同大長老打坐七日智慧皆發覺如一老坐而老者實則三十餘許也後築室於衛水濱潛心入道用力堅苦然猶閉關十載參臨濟玄要危坐如塑像崇正間召見賜紫袈裟一襲年八十餘示寂邑人張縉彥詩云顯爽鵷鴻侶李參龍象姿心明同佛日額白自董時榻似清涼石鉢如朝夕池法門原不二十載獨棲遲一時名人和咏成帙

技術傳

方技不足信醫學亦失傳其真精其術者之難也庸醫[illegible]良可嘆息若以書畫名家則翰墨林中又自當因技而振[illegible]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然有技進乎道亦其次也舊志不而略之

明[illegible]之夫刪不果好採覽圖誌善卜推驗如響應尤精於脈理每危疾[illegible]醫敘手寶至輒起之然惟取介富貴家不樂往里巷貧窶招之必趨往與之金不受盤衣曳杖自若也著有遁甲入論圖醫卜開[illegible]諸書後以歲貢授靈山衛教授終焉

[illegible]懋字大文醫學訓科習業[illegible]難經劉張諸家書診切若有神尤[illegible]手[illegible]之術[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字[illegible]和廩生讀書能文幼遇異人授以五運六氣十

一經絡之秘及證治諸方治病刻期斷死生遂名于時當事者多禮致之嘗滅息遁人緩急然晚而產殖益厚子若孫俱世其業有名座序

徵汝楠字小鶴少聰穎劉覽岐黃術能切脈刻期斷生死互煉形服氣晚年得方外旨

吳慕生字素心與其從弟淞生字永公俱治扁倉家言療人多奇驗當事以棹楔表之曰術能壽世

蟳中掄字拔公廩生泰兆三子幼遵庭訓工舉子業弱冠慕鍾王二折筆法結構精嚴久而變化縱橫可作字數十種大車輪小錯孔寫秩盈箱與至或長廊素壁泚墨立揮不異張旭濡頭而書頭紙尾得其隻字珙璧珍之索書戶限常穿然性孤騫寡瓦苦嘗貴郎應之不貽百計不得圖書講章法待方圓之妙宗[illegible]

洪聲儒幹談詞如雲四座聳聽嘿不得語人有過輒面斥重交友急貧弱雖困未嘗無貧姻友共食也教子延江左名師襲其束脩逮戶督課如老僧坐關幼受嫂郭撫育以長子俊爲其後嫂沒服期報之次子千熊十九歲進士任黃岡令

郭武銘字清也過熙孫爲邑諸生積學不遇母善病遂究心岐黃家言以之療人多奇驗襲嘉令朱體晉延治母厲病投劑立效金緣厚酬之不受人以是高其義子泓少年能文章乾隆丁卯以易經魁于鄉

僑寓傳

古有寄公之稱其後或稱寓公或稱寄客葢其人雖非土著而風流文采或可爲此土之光則地以人重載筆者亦往往志之僑居新邑者僅得張程兩人非僑居者之少其姓氏之足存者少也

國朝張鈞字楚英江南歙縣人遭家多難葢棄餘產走新鄉僑寓以岐黄術顯于時老而彌勤爲人天性豪邁寡偶終身不娶士大夫高其義樂與交遊楸枰滿四座每客至對局稱無敵年八十餘卒

程國願字蒿磨江南歙縣人讀書遯于畫法郭熙爲山水氣韻奇古尤妙寫石竹木得梅山意遊賢豪長者間圖貌逼肖壯年挾稾至新登州守任翁與同臭味遂家焉卒日紳士多爲執紼于修已

爲已入庠能世其學

新鄉縣志卷三十四

宮闈傳

立后以德不以色前明世廟之言洵可爲萬世法也張后之生備著於文廟文定厥祥夫豈偶然之事哉葛覃樛木咏於周南后妃之化天下以婦道也邑乘載書張后於前而列女之以貞孝著者別爲立傳次第書之

明世廟繼后張氏生員張楫女嘉靖元年冊封爲順妃孝潔皇后崩上與張璁議立中宮璁曰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曠上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愼擇朕所愛者賢德非有偏寵尚色之私卿等其同議之遂立張順妃爲后十二年廢居別宮又十五年薨十九年改曰繼后塟金山（前河南通志失紀）

列女傳

漢書有列女傳作史者因之志乘亦然然而閨閫之中有四德咸備爲史傳所熟者又往往不傳所謂婦人之德非言莫顯也惟貞操烈行得膺旌褒之典而湮沒者亦多此發潛闡幽又賴有載筆者揚彤管之輝也

明蔡氏孝子王與之母也年十九夫歿遺腹生與氏守節紡績撫子成立年八十二以節終與葬之盡禮廬墓三年

按蔡氏青年礪操茹苦六十餘年撫孤成立以完名歸亮節昭然可紀奚辜大年膺錫類有以也而諸志於列女中俱不載僅附見於孝子與傳內殊爲漏脫非不沒人善之意故特標出以彰

進衆者

王氏生員張拔桂妻聘而未嫁聞夫死即同母往弔其母歸氏請守喪三日水漿不入口自縊非由節烈傾動邦國守令[illegible]紳奏聞旌表其門郡立烈女祠肖像焉今祀邑節孝祠嫁非錄遺

國朝暢棨王烈女贊貞孝無雙至柔而剛或曰未醮而執婦道反乎性命之常不知其痛舅姑一子柳癡身亡從容就義國卑然自立夫汰極而不役於陰陽十五投繯其節烈則窮天地亘萬世而不亡宜乎巍然棹楔而受郡邑崇祠以享將

續志曰戰國有嬰兒子從其蹤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威后聞齊使而發之曰是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孝女雖烈女尤難王氏以室女堅從一之志眞可與義士忠臣爭光星日趙后而在寧踏閒之敢後耶則其受榮褒光廟祀也固宜

李氏郭宗伯滔繼室也天啟壬戌滔以憂勞國事卒於京師時氏年方十五適滔門甫四月滔以其幼遺命送之歸而氏以死自誓守望扶櫬哀毀倍至自是坐臥一樓即子姪輩亦罕接見遂以完

若終身年五十四而卒以命婦故不旌孫徵君私謚之曰貞靖夫

人節志失紀

孫徵君奇逢貞靖夫人傳曰貞靖夫人郭宗伯燕門先生繼配也天啟壬戌兵警急朝臣爭送眷屬歸公里居以夫人新入門先持疏請纓隨携家輿疾就道憂勞增病甫抵國門而病轉劇遂不起瀕危時謂夫人年甚幼雖四月為婦而義激於殉國情難於君室故遺命送之歸宗伯諸弟暨子若姪欲遵治命夫人以死自誓千里扶柩哀毀倍甚既葬仍以前議令夫人族屬姻戚為言而夫人誓死益堅嗣後坐卧一樓齋素簡默不問戶外事嘗流氛狂熾避亂山中雖顛沛之際不改常度衆謀南從夫人曰吾寧死此不能反亂與大參公淑人同宅而居自奉淡薄督婢嫗輩以勤儉閨政嚴肅三尺童子不輕出入卽子姪輩非丞經撫按不一等致五十餘矣朝廷功令三十前守節逾五十者例宜旌又云貞婦不旌節以節其所應操者耳夫人自十五歲遂撫例宜旌為宗伯夫人例又不宜旌予因有感于夫人之難其難能苦節以自靖豈曰邀名嘗仰稽六經所載春秋與詩篇爾各一他經不與焉詩則共姜以栢舟自誓者也宗伯例比古諸侯而夫人之以死自誓共姜不是過以十五歲誓栢舟之孀則尤共姜之所難夫宗伯遺命請矣志從一原不可槪望之孀人女子況琴瑟未久正恐中情難慊耳豈意夫人堅貞孤潔歷四十年自靖以自獻於夫子者自問守正名已終身而不渝矣爰曰國史中當有為夫人立傳者余曾識荆宗伯公又交嗣君公望集諸同人各賦詩為壽按周禮議謚清白守節曰貞恭巳鮮言曰靖雖非為夫人設而夫人之德潛有合焉因僉稱曰貞

靖夫人夫人姓李氏新鄉人武宗朝李給諫之族女也

按命婦不旌則不從祀節孝耳列女傳不載非也今邑乘無一善不錄矧有節行如李氏而不爲之傳者哉前志此傳旣選入藝文而列女中獨闕焉何居

宋氏劉璉妻年二十二夫亡哀告翁姑謂梓匠曰我家貧苦恐後毋治棺棺宜寬大及棺成氏自縊死遂與夫同棺而葬奉旌建坊祀節孝祠

宋氏羅琥妻夫亡朱年方十九子清甫八月誓不他適孝事翁姑撫清成立入邑庠應貢任朝邑縣丞朱守節五十餘年有司以聞表其閭祀節孝祠

馬氏李海妻夫亡年二十二子光翰方二歲氏守節不移奉舅姑撫孤子雖貧不厭後光翰登進士爲名臣立朝大節侃侃不阿人稱其母教焉奉旌建坊祀節孝祠

蔡氏牛雄妻夫亡時氏年三十子健方三歲誓死靡他撫孤紡績備嘗艱苦健長入學序貢氏年八十終奉旌建坊祀節孝祠（通志訛牛鴻）

李氏生員朱軒妻軒故李年方二十舅姑早歿事繼姑以孝聞撫孤子伯名至成立守節四十餘年終始無易奉旌建坊祀節孝祠

高氏生員路偹妻偹故氏年方十九欲與偕死水漿不入口七日衆以遺孤爲言乃持刀斷髮誓守志終身事聞稱之有司旌其門

梁氏廩科妻年二十八夫故遺腹生子家貧無依撫育紡績教以孫壽並成立子時雍孫薪蕃俱入庠以文學著氏守節四十八年卒奉旌建坊祀節孝祠

陳氏生員楊三宅妻夫早卒氏苦節四十年卒奉旌建坊祀節孝

郭氏巨仲銀妻年二十一夫故無子翁姑勸之他適氏焚香祝天誓守名節終不能奪其志年八十四而卒萬歷間縣令旌其門

葛氏葆時第妻年十八而夫亡遺子紹祖甫六月撫養成立紹祖亦亡遺二孫俱幼氏茹苦撫之並列膠庠崇正間縣令旌之年九十二而卒

[illegible]蕭氏拔貢生任玠妻年十七夫故遺子呂期甫襁餘舅氏[illegible][illegible]婦未諳大義爲憂氏窺其意泣訴諸祖姑曰余幼而寡姑母[illegible][illegible]寡姑冷文寡夫天分孤苦夫復何言乞白舅氏無復過慮也[illegible][illegible]永晝百詩誓守終身值祖姑病篤日調乳湯以進病得愈享[illegible][illegible]其祖溺愛焉氏念令就塾少怠即督責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乃大之曰少年登科[illegible]高[illegible]門楊[illegible]後爲綏陽令陞太常博士氏年四十七而吾舅[illegible][illegible]縣覃辭表之

孫奇逢頌瘞蓮柏舟卷表殘闕歷九十二生平最愛節義風[illegible]天挺地三綱並巾幗冠裳功用同廿年避地蘇山裏柏舟誓況一函泉水劫堂鄰城爲比鄰釣竿時遇任家子任子家世稱巨望毋也黃門蘇公女貞淑性諳織錦詞蘋蘩素嫻盛筐筥夫子也下促修文于歸二載泣鸞分堂上祖姑暨舅氏慟慮未亡惜寡雲身難來亡心早亡躡白祖姑寬舅賜來歸老姑幼寡母天分倫行徒悲傷生難死易已分曉遺孤在抱切傍徨　厥甘依斷持斧熊丸寧辭秋月光祖姑倚慰衆顏解舅氏積病身漸康彼蒼有意憐節孝孫纔幼齡辭文豹一出冠軍横秋鶚人道母儀兼父教次丁祖姑舅氏艱孝子黨禮增湘斑苔苒冰霜廿餘載

矜維絲結始終難顏衆臺不貞倫常是貫而能忘崇簡素全節完

名闕伏逸幽史他年應相附

李氏生員劉源淳妻貞靜寡言年二十五夫亡子華德僅週歲

苦節嘗撫育成立順治十六年冬有寇至舅氏被執及孫簡僅上

餘金賊燃火炙之氏泣曰妾有坐觀其翁之死而不救者遂救之

出謂賊曰吾家貧實不能應寧殺吾勿苦吾翁也引賊及求藏於翁

死賊感動而散氏守節終身年五十六而卒

庶常任璿劉貞母傳貞母李氏者邑庠生劉源淳之配增生華德之

禮之母也其父之用食餼黌宮文學行誼並著與劉贈公爲三世

學友少嫺于女憲有德音及長議婚許字贈公仲子華三十歲時

三月後即操井臼親蚕桑蚤夜不懈內外賢之不十年而夫亡

其子華禮甫二歲且多疾病呼天籲命誓以終身朝

地下人七歲病痊即令就傅授經大學等每夕誦讀

許私歸每食必問其所讀書成誦與否夜則親課之

道師道若母可謂兼之矣時余姑翁憲公配任宜人亦遂

未嬪其舅姑四時衣履獨力成之每上食條器不[illegible]

益甚其慎也贈公歿十年不報貞母職中饋與婢僕[illegible]之

無怨言己亥冬贈公太君同遭變相繼而卒貞母哀過[illegible]然

至不起後五年舍憲公即世謀折箸貞母命其子受故產一區

惟以耕讀紡織先業莫與外事己未春寡值藏獲之變嘗事[illegible]

夜叙其子不能應留于郡貞母遣价往視日中猶痰症右臂猶

仁已而胃結令痛至戌刻遂溘然逝矣嗚呼貞母殆終身憂忌

中人坐其子日前離宋邁而志氣卓犖望而知爲奇男子諸孫

森森玉立識者皆以爲植孤之報焉史氏曰劉生之狀其母也

憂慮萬端淚殆從腹中落哉延余姊之歸劉生猶及事其姑者二十餘年但稱其柔順溫和初非刑耳斷髮者比至若保孤二以有成則又加于忠臣一等矣其妹適余舅氏曹生栖夭而不死撫子而子亡孤苦較母爲尤甚而能終全大節是可合而傳之曰李氏雙貞云

李氏郭遵熙妻進士芳辰女十六于歸逾年而夫亡氏哀毀不欲生夫兄遵熙憐其志以子培哲嗣之加意撫恤不異已出十三入庠及婚娶後抱孫泣曰吾可以見夫子于地下矣守節二十餘年而卒邑令給冰蘗清風扁以旌之

馬氏郭從熙妻于歸一載夫亡年甫十八無子歸寧時母憐其年少微言探之氏怒而返三十年不復至母家叔翁憫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子培殊爲之嗣撫養不異已出氏年六十而卒

[illegible]氏生員郭逢熙妻于歸時舅姑俱逝依從姑蘇氏未及二載夫病亡氏年二十一矢志守節冰霜自持事蘇氏朝夕問視婉如事[illegible]與同輩懽若姊娣終身無間言取姪培貞爲子篤愛如己出衣服飲食必手自爲之及長延師課讀典簪珥以供脩脯子既入庠登成均氏猶勤于紡績每夜分不倦或勸其節勞則曰此婦女本分何勞之有年七十九卒邑令旌之

齊氏侖才妻里有王運子見其殊色乃乘其夫出夜半入室欲污之氏不從罵不絕口愈廹愈厲運子驚惶無措遂手刃之事聞奉
旌建坊祀節孝祠

趙氏胙城拔貢泰祉女生員郭璐客妻也年二十六而夫亡止育一女氏守節侍終事公姑曲盡孝養撫嗣子璐銘入庠貞操歷六十餘年卒　乾隆十四年奉　旌建坊祀節孝祠

王氏桂學文妻年十七夫亡遺孤方三月闔戚舅姑俱亡氏誓死守節年四十七而卒

崔氏郭作乂妻年二十四夫亡趙氏乂弟作哲妻年二十五夫亡二氏皆無子女可依家無升斗而矢志不移俱守節四十餘年卒又製一門雙節扁以旌之

田氏郭汝霖妻年十七夫死遺孤善慶方三月氏紡績勤苦撫之成不易其節子入庠氏年四十七而卒

陳氏郭奉翔妻于歸一載而夫亡無子女家且貧時氏年二十一矢志不二勤紡織以供朝夕守節三十二年而卒合族製匾旌之

[illegible]以旌之

[illegible]氏張聖時妻年二十五夫死止生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夫死守節[illegible]

邑令旌之

王氏生員曹粹修妻年二十六夫歿遺孤甫四歲矢死靡二[illegible]撫子亦歿乃取姪子煊為嗣卿翼教誨得入庠守節四十餘年卒

[illegible]扁額

[illegible]氏[illegible]文熙妻年二十五夫亡翁姑垂老遺子方週歲又家貧無一切賦稅衣食之計悉出針鋒指血間艱苦備嘗撫子成立娶婦[illegible]壽至八十歲而卒邑令表其門曰操凜冰霜

贊[illegible]曰吾邑節婦眾矣以彼巾幗者流非由誦讀聞見而一往孤貞有為士所不肯為卽為之而未必如其篤摯者豈非愛于其性哉然符於例而獲旌典者故無憾也其他窮簷蔀屋不能一一上聞雖有懿行槩湮沒而不彰亦足悲矣表微闡幽纂述

者之責也旌獎流芳尤有望於採風者焉

吳氏生員郭培宏繼室也年十七于歸僅四十餘日而宏卒臨終囑之曰顧謂汝新適吾家僅一月餘能自守乎氏指天矢誓宏曰能如是吾無慮矣因囑以善事本生母及叔祖母氏哀痛作地[illegible]不欲生其母憐之間試以微言氏正色拒之遂不復歸寧事上撫下情禮兼盡前室遺子珮銘撫育入庠氏病卧不起母痛之氏曰吾得死所可見夫子于地下矣何以哭為守節未及三十年而卒

莊太守旌曰松筠勁節

吳氏生員郭培宗繼室也于歸三月而夫亡前室遺子琴珺尚在襁褓氏年十七矣死不移事公姑純孝性成撫孤兒恩勤備至子殁不知其非所出也年七十一卒

[illegible]氏郭文藝妻年二十三夫殁遺孤甫五月氏毀容匿跡抱幼孤

[illegible]若疾病亡于元純孫有肩相繼夭折遺孫婦路氏守賢[illegible]氏皆青年感氏苦節誓同竹僅有元孫李長春一童零丁[illegible]苦冰操益堅常春稍長氏即延師訓誨嘗訓之曰三世苦守只為汝一人慎勿輕自非薄一身成敗吾三人生死係焉淚纔泣血常春亦感動頗知守禮法鄉黨將公舉請旌氏固辭曰三世寡日夜冰兢以殞越為懼豈以為名哉又數年有司上其事

[illegible]旨建坊旌表論曰婦人而以節著難矣至以一已之節貽[illegible]為孫婦之節再貽而為曾孫婦之節三世同心孤燈獨守固其人各勵冰操不能強之使同要非有一人焉倡之于前烏能使親炙者觀感奮興易其所難如此是豈尋常砥礪名節獨潔其身而已者哉士君子動稱家傳此等家傳直以名節為飲食[illegible]則視彼褒衣博帶侈談忠孝者且不嘗過之若夫累世簪纓

詩羅閭里不足當一瞬矣張爲胙城著姓以忠厚世其業今觀閨閣婦孺悉沉酣于道義此所謂眞家傳

郭氏監生暢中振妻父治華嘗爲講經書大義于歸後以孝淑稱年二十八夫疾篤衣帶不解者兩月及歿痛欲身殉舅姑勸乃止事繼姑惟謹所生二子俱殤撫夫弟中掄成立取其長子俊爲後時俊甫彌月氏拊循恩勤逾已出及入家塾氏每引蘢岡阡表勗之俊感泣自勵克底于成中戊午鄉薦氏性仁惠乙卯豫省設普濟堂出紡績餘貲助之制府以棹楔旌之氏曰我豈以是沽名哉顧憲德不可負耳女正位乎內經也乃懸廳事後年八十卒奉旌建坊祀節孝祠

北城宋之范暢節母郭太君贊汎彼柏舟之死靡忒豈無他人二三其德三載爲婦惴惴其慄願言思伯死則同穴文六人萱差池其羽家徽節之其音如齊淑慎其身柔嘉維則有德在茲戢其左翼心之憂矣季女斯飢母氏聖善式穀似之天錫純嘏穀詒孫子春秋匪懈受茲嘉祉教誨爾子令聞令望藹藹吉人俾壽而臧人亦有言無德不報高山仰止景行是傚

焉邑彰樹麥傳節母姓郭氏系出新邑望族父治華通經學教授里中節母濡染庭訓習聞大義年十九于歸恬齋暢先生縞衣綦巾克執婦道事舅素庵公姑郭宜人唯謹處娣姒宛若以和洽黨交稱繼祖性嚴厲治家嗃嗃而獨宜節母一應中饋及紐紃織紝悉屬之無不合矩道素庵公宰祁門攜家之任留恬齋先生於舍時先生已食餼郡庠每攤書以針力刺節母篝燈佐讀習以爲常一二知己聯席切劘滌器割牲罄其窶自雖脂匱不少倦乃數困場屋庚午援例應北闈中途恃壯爲水氣侵

文不售南遊省親卒於署凶耗突至如霹靂震耳櫬歸扶服長號擗相從地下而黃口在抱舅以手書慰諭乃勉為藐孤計其如天不悔禍穉子就夭節母手是益痛入心髓矣然錦以澀而色鮮國因焚而玉現一綫欲絕中正可觀百折不回之力先是姑郭宜人棄世夫弟思齋先生甫兩月節母保抱撫持備極辛勤無難色惰志嫂鄭於昌黎殆不啻過之素庵公官於京為季子娶室生子名俊彌月嗣節母後今孝廉逸群也極弱善病七歲羸弱節母親抱繞屋盤辟七晝夜及就塾共師食不能嚥疑又不知吐刺骨魚雀類先手為剔剝旁置小碟以飼然性惡殺幼負神童譽節母時引瀧岡阡表諄復指訓稍不若於教嘗躬撻之曰爾忘痘厲時乎逸群感泣祇膺舞勺入泮邇時頗[illegible]就教職者擬以魯山之教義其後學院甘六校書

[illegible]請假定省恐曠館職輒促北上乙卯邑中設普濟堂聯孝出績貲以助制府旌其閭瞿然曰我豈以毛沽名哉顧念節不可負女正位乎內經也命懸纊事後戊午逸群領鄉薦節母喜謂天幸不負吾撫孤一念耳自是稍享甘脆色笑之奉而五十年孝慈兼盡荼苦備嘗猶不能殫述豫尹中丞以其事上疏有　旨坊表鄉邦榮之逸群艱於嗣節母奉西方教日常炷香禮佛辛酉嘉平有孫矣方張具延親串逾期沐浴更衣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海內士大夫多有挽誦而逸群與余兄弟皆同譜每談節母狀聲淚俱咽請作傳以俟採風余異姓雁行也重違斯意乃臚列其大節如此論曰居嘗讀史傳如范滂常逞節母有成至今儔之然非所圖於蓋室之隆替也若素庵公有子三人長即恬齋先生次忍齋早卒子及壯而殁不免若敖之

餘所存者惟季子耳若非節母護覩成立暢氏危矣今額節母存舅之季子而併以有嗣異日蟄蟄纏綿觀非所孚競乎以此諭之卽程嬰杵臼夫何讓焉謂非巾幗中烈丈夫聊令益用感慕不置而嘆節母有造于暢氏坊表榮之俎豆祀之宜矣嗣君為族白華之思其將永永而無極也

陳生王邑妻于歸三月而夫歿氏年十九毀容盡瘁善事老姑撫庶子體羸如已出遭家多難舊業見侵氏百計圖復之人稱中丈夫節行五十年如一日奉旌建坊

三篇士孟鐵妻年二十九夫歿事孀姑以孝聞教子成立守節餘年邑令陳璋旌以詩

孝節厚蘊闡微獨揚芬聖賢一致闡微表異今古同情是而微業冠之清撫越碑而須少娥之孝非傳彤管數萬

閨貞孟母魏太君者衛水名門淇泉望族甫離襁褓而萱草告終未詠笄珈而椿枝並折鹿車初挽遂來家督之任鴻案相莊夙擅女宗之號方期權諧伉儷簫鳳和鳴詎意運際艱危鏡鸞背舞當孫嶺發天之日正石麟蹈地之秋堂上姑幾如槁木懷中幼子未識琢釘爾乃掺井臼以奉衰嫜朘箕帚以撫弱息公父文伯之母克懋坤儀南宮敬叔之妻式彰閫範恩能逮下儉以持家母更兼師存一綫于未亡之嫠婦且代子哺老姑以待盡之年此誠壺內名賢閨中鐵漢也予忝邑宰夙聆芳徽曩者婉孌紅顏已老松筠之色今茲蒙茸白髮猶含萱蕚之香幸獲同心共為擊節松貞栢操經藻筆而常新雪句雲章照冰心而競爽傳之篇什堪為藝苑佳談壽諸棗梨永作鄘城坂事題以節孝謚曰不宜贈厥詩謳豈為過辭云詩曰衛水瑤姬冰雪

安茹荼嚙蘗髮如絲共姜節操誰其匹孟母家風今在茲對月寫心當午夜將霜比潔正香時坐看綸綍榮褒日雲錦龍章出鳳池

王氏楊名棣妻年二十夫歿無子氏矢志不二孀姑目盲飲食起卧必親扶持及歿衣衾盡禮取姪抱恩爲嗣教育入庠奉旌建坊

瞿氏杜子利妻年二十四夫歿孝事公姑苦節三十餘年奉旌表

潘氏常體仁妻年二十七夫亡泣以死殉翁姑勸曰汝方娠留此[illegible]以延常氏一綫不愈於死乎氏從之踰月生子時泰壯年以拔貢功名有成以全節終奉旌表

毋氏韓鎔治國妻性貞烈鄉人賀文炁伺其夫他出中夜破扉逼之氏抗罵不已嚙其指文炁負痛奔逸氏茹憤投繯而死奉旌表

韓氏郭兆鶴妻年二十六夫歿矢志不他適備歷辛苦教子讀書壽年八十操守謹嚴如縉紳家範邑令旌之曰節並松筠

鄧氏監生暢中耀妻沈郎訓導承休女年二十四夫歿子倫甫週歲氏治家教子內外秩然有條理事繼姑以孝閉守節四十年五奉復旌之

王氏[illegible]生[illegible]妻年二十二夫歿撫前室子恒泰教之倍至恒泰入庠氏守節今三十年

李氏監生任邑周妻象州牧培乾女夫歿無子氏年二十五撫姪爲嗣矢志靡他姑病屬割股以進病即愈取族子常盛爲嗣呱呱在抱養育恩勤邑令孫立德題聞元並旌其門詔撫雅爾圖紀其事于彰善錄

李氏孟鎔妻鎔卒年二十九守節五十年如一日學使旌其門曰

不二貞婦孝孫媳張氏夫亡後以死殉後老姑至苦撫孤遂爲庠生子鉉妻蔡氏皆青年守志苦節四十餘年人謂一門三節云

張氏生員王爾錫妻年十七于歸四載夫亡遺孤甫再期劬勞不肯復取姪爲錫嗣教育如己兩子俱成立百鈞入庠兵部三十年

任氏守貴妻年二十歲夫亡善事舅姑生遺孤無倦撫子立入庠守節五十六年卒後旌曰苦節完貞

韓氏齊生旭則妻年二十五夫亡子漢爲甫遺腹氏辛苦撫育至事翁姑年六十猶謹禮防焉

馮氏庠生郭新邦妻新邦夙負雋才不幸早亡無子氏年二十五泣以身殉其父止之曰汝死則已矣如老舅姑何氏乃終事舅姑備至取族子藻成爲嗣撫之成立年六十五卒

鍾氏給諫志兆季女行八篤愛前母兄及其子若女少多病母飲之佳味輒先姪至病篤猶然年十五卒弱女子能知大義王豐尤足多也聞者詩以紀之

邑人殷元福詩同父猶同產骨肉一氣聯細人罕達本界若諸瀟然有女資近道根器鍾先天不日前母兄鳴鳩誦堂前蓼是小姑當一味不忍偏惜哉電光逝閻浮十五年其兄弟泣道書失恐不併竊取勿殤義刻石以紀賢

卞永煜詩鄘南暢女年十五給諫素菴乃其父篤愛能從至性生體兒笑學斑衣舞倚膝荊樹珍連枝此心不爲先後岐懇懃敬長復慈幼分甘推食無纖私君不見攘鍚德色風堪詫薄俗紛紛趨日下又不見燃萁煑豆相煎急骨肉推殘向隅泣茲茲天地倫常虧可憐大義俾鬚眉者豈知剛氣鍾閨闥況復垂髫還

陽廉名教千秋姑獨有令人三復君陳篇我欲高歌[illegible]

一尺綠雲易散真可惜半晌欷歔老淚流悲吟一和蕎山客

何氏邢高妻年二十七夫亡時甴襁褓仍家計不支舅姑年老子步月甫二歲氏食粗衣敝勤紡績以供朝夕終身弗倦年六十亡李邑令旌之

曹氏李天祿妻年二十三夫亡矢志守義嫌別甚謹舅姑老[illegible]

[illegible]扶持無敢離子發榮甫一歲教育入庠苦節四十年學[illegible]

[illegible]霜扁表之

[illegible]妻年十七于歸孝事舅姑夫黨一以禮相遇[illegible]

[illegible]撫內外交稱之邑令趙開元給銀牌旌焉

[illegible]鳳朝妻事繼姑至孝終身無閒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成以爲老處合族共舉呈以旌之

[illegible]端妻年二十二夫亡子大禮甫三歲氏防[illegible]

[illegible]將奉夫木主哭奠哀動左右守志凡四十年

[illegible]氏申正體妻年十八夫亡遺腹生子林家無尺土一綫之[illegible]

[illegible]旬勤女紅以養之及殁哀禮兼盡里人咸重之守節三[illegible]

劉氏趙之璜妻年二十三夫亡守志不移茹苦教子年六十亡[illegible]終其節邑令旌之

秦氏孔大順妻年十七夫亡孝事翁姑貧苦弗怨遺腹子奮仁逝[illegible]李成立守節六十年卒儒學旌曰媲美柏舟

苗氏郭廣濟妻年十八夫亡其母以守節爲難微語勸之氏毅[illegible]

自誓事翁姑始終盡禮取姪三思爲子恩勤撫養苦節四十餘年

張氏李琦清妻年二十四夫亡無子氏勤苦自甘事舅姑曲意承顏生死盡禮取族子越九爲嗣撫養教訓至于成立守節三十餘年

馮氏鮑福妻年二十六夫亡矢志不二善事翁姑子德潤教育成立苦節三十年

李氏庠生茹發祥妻年二十六夫亡祖姑與姑俱孀居氏事之皆得歡心教子成立年七十卒

李氏馮先恭妻年二十五夫亡門户蕭條氏紡績以事孀姑教豐虔子燠入庠守節三十餘年

鄭氏監生潘銘妻年二十八夫亡撫幼子永清成立誓志不移寡孀今三十二年

監生吳尚載妻年二十一夫亡家徒壁立志[illegible]吳持節之篤一切徭役賦稅代爲辦理遺腹子兆立稍長[illegible]嚴爲督訓遂入庠後復中道而歿遺童孫二人氏飲泣撫養孤苦皇然今年八十二歲

王氏穆得秋妻年二十二夫亡取姪中秀爲子勤苦操持家計漸裕今守節五十餘年鄉里稱之

鄭氏監生周應龍妻年二十三而寡幼子亦殤守義靡他善事翁姑凡三十年而端嚴清白人無間言

李氏生員曾良妻年二十五夫亡矢志不二操作勤苦撫前室子先魁安己子克宗無異其後相繼入庠氏年今八十餘尚嚴禮防文

劉氏如宮妻善事舅姑友于妯娌年二十五夫歿茹苦守志三十年

[illegible]年

王氏楊國柱妻年十八夫亡家貧無子僅依一女不肯再醮苦節四十餘年人無間言

[illegible]氏臧光先妻年二十[illegible]夫亡子際泰甫三歲氏教育成立辛苦守志

尹氏彭文達妻年二十七夫亡無子氏矢志守義擇別某諸取姪立爲嗣教育成立今苦節三十年

甘氏望江令張欲昌小妻年十六侍欲昌禮度夙嫺欲昌卒氏甫二十竟矢志清白佐嫡撫氏操家勤苦欲昌嗣子來極事之如母長娶婦以嫡喪失明恩恤教養資贏亦賴成立年六十五以壽終

[illegible]貢[illegible]

[illegible]四載而世範沒氏年二十四孝事孀姑守節四十餘年教子國傑[illegible]于庠

[illegible]氏貢生張欲光小妻嫡趙氏早世及欲光卒氏年二十七絕粒[illegible]嫡子次宸呱呱而泣乃抑哀就食撫養成立孫資沖資浴並入[illegible]

[illegible]氏守節今三十五年

楊氏劉氏王氏並刑部主事郭遇熙妾也遇熙卒時楊氏年二十[illegible]劉氏年二十五王氏年二十四俱無子矢志守節年皆七十餘[illegible]年

孝女

割股附

[illegible]李氏郭天錫妻給事中光翰女也父病幾殆氏割股啖之尋愈[illegible]莫知也父見女面瘦黃詰之以疾對數年父殁人見有股痕

[illegible]其事及于歸事姑至孝[illegible]以下禮[illegible]至終身未嘗[illegible]笑行[illegible]未嘗動[illegible]言[illegible]行[illegible]之為世範云

國朝姜氏劉見龍妻[illegible]氏病篤割股[illegible]之[illegible]邑令[illegible]其門曰[illegible]孝

王氏[illegible]女[illegible]割股[illegible]之及于歸[illegible]氏病復割股而[illegible]年一十[illegible]入庠

劉氏[illegible]割股[illegible]之病尋愈

丘氏[illegible]割股[illegible]病尋愈

續志曰[illegible]孔子嘗有言矣守[illegible]

太守[illegible]氏[illegible]

許[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Commentar